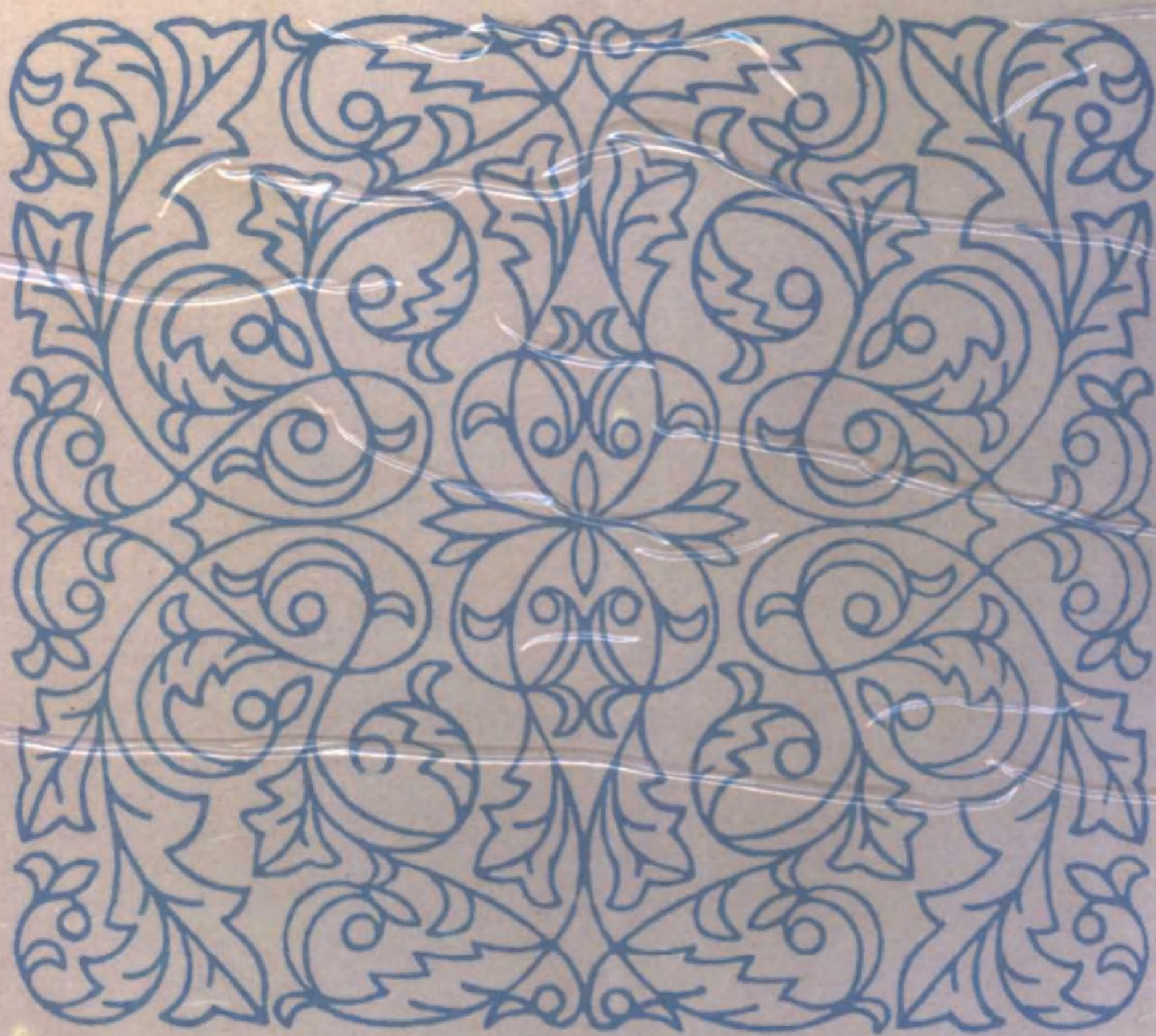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47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國技大觀

向愷然 陳鐵生
唐 豪 盧煒昌 著

上海書店

上海書店出版

國技大觀

上

向愷然 陳鐵生 著
唐 豪 盧煒昌

WAL 9-7

例言

一國技爲吾國民衆體育。發源遠在秦漢以前。代有絕藝異能之輩。往往遭專制獨夫之忌嫉。韜晦匿跡。抱技以沒。而傳授生徒。大抵珍秘是尙。間或紀載專書。綴成歌訣。亦非門外漢所能釋其玄妙。致吾國保國強民獨一無二之技術。不絕如縷。編者本國技救國之志。糾合同志。或掇舊籍。或採新著。銓釋圖解。釐訂供世。亦無非聊闢武術界之榛徑已耳。

一本書編者。囿於見聞。不能將古人遺作。近代名著。一一羅致。雖定名國技大觀。非僅此區區能極國技界之大觀者也。擬從事繼續。倘荷海內同志不棄。能以舊鈔新編見貽者。俾收廣徵博諮名副其實之效。則不勝馨香祝禱而跂望之。

一武術有五千年之歷史。其專書殆如鳳毛麟角。學說旣乏系統。支派又屬紛歧。加之士夫鄙視。甚至流爲江湖末技。近年來上下提倡。不遺餘力。已進爲昌明之域。編者附驥於同志之後。謬負興衰振敝之責。本書分四大類。曰名論。曰專著。曰雜俎。曰軼事。首

冠武術照片數十幀。頗能興起觀感。

一本書專著類中之少林宗法。并少林拳術圖說。爲盧煒昌先生得之於山西友人。經陳鐵生劉展臣兩先生略事編訂。劉先生云圖說純係廣東洪派拳。其地益爲中四平馬。乃少林拳法中之最完備者。劉先生急於赴履。不克細加銓釋。引爲憾事。茲擬於再版時。特倩劉先生悉心編訂。以供好武者之研習。深望海內同志。如陳鐵生先生所云。以夏彞商鼎視之也可。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 編者姜俠魂識

序一

馬良

歐風亞雨。震盪神州。炎黃裔胄。以柔懦見侮於世也久矣。在昔聖賢垂教。禮樂干戈並重。迨秦漢間。游俠之流。以奇技異能著者。猶復炳麟史乘。唐宋而降。士習疲靡。軒文輕武。浸漬人心。糾糾洸洸。爲士夫所睥睨。遷延至今。不幸與廿世紀龍跳虎躑之諸強民族遇。相形見拙。國勢飄搖。朝野譁然。提倡體育。爲補偏救弊之謀。效顰學步。乃取球桿啞鈴諸技。列爲蠶舍課程。是猶故家子。棄其庖廚之珍羞。乞人藿藜饜口。遺其籠篋錦繡。假鄰布衣章身也。痛孰甚焉。考吾國技術。爲世稱道者。一爲少林派。一爲武當派。按少林派。其法主於搏人。兔起鶻落。蹈厲無前。武當派。其法主於自衛。遇困乃發。當者輒靡。脫得兩派一技之長。略事研習。其充實體育之功。殆倍蓰千萬於東西洋桿鈴之術。特是門外漢。旣不足語此。而精是道者。又秘莫如深。斯武士道之所以讓他人斷斷焉。自詡於世也。余自身蒞戎行。即主國技救亡之說。曩者鎮守濟南。創設武術傳習所。令各縣遴送學生。以期普及。並鳩合同志。輯棍術。劍術。拳術。率角術書。各若干種。爲社會

導綫時唐君范生游歷山左。迂駕見訪。藉領言論丰采。日爲天下奇士。客歲率所部技手。演技賑災。道出滬濱。得觀唐君所授之生徒競技。縱橫前後。悉中肯綮。出神入化。不可方物。爲動容稱道者久之。頃者君與向君凱然姜君俠魂等。編輯國技大觀一書。徵文於良。維吾國叢書。屬於文學者。汗牛充棟。浩如烟海。獨武技簡編。則寥若晨星。卽間有斷錦零縑。流傳社會。亦東鱗西爪。語焉不詳。方今體育事業甫經萌芽。而門戶歧見。派別畫然。唐君等思融會貫通。調劑適當。令一爐陶鑄。成爲有系統組織。洵破天荒之偉業矣。洵是紙貴洛陽。風行海內。由斯道強吾身者。以強吾同胞。強吾同胞者。以強吾國。其爲功德。寧有量耶。良甚表同情於唐君等之志。率書此應之。民國十一年夏月。保陽馬良識。

序二

盧煒昌

莊子有言。道在瓦礫。殆亦慨乎人欲橫流。真理漸滅。欲起正義於草莽榛蕪間。作中流之砥柱也。嗚呼。正義銷沉。古今同慨。道在瓦礫。闡發無人。志士名流。日帶假面具。奔走

呼號於齷齪鬧市中。頻以救國事業相標榜。馴至今日。國已不國。彼輩之奔競也如故。是焉知草莽榛蕪間。尙有所謂經天緯地之至道也耶。其道維何。卽提挈人類德性最高之點。爲範圍一切材智唯一之樞機也。竊嘗論之。吾國學者。每好以常理衡人。而不予以改進之道。是不啻窒人類天賦之生機。而泊沒其德性之元素也。茲有物焉。常予吾人以取用不竭之大助力。而養成德性最高之點。爲維繫正義之樞機。吾人將等閒視之。而任其汨沒乎。抑奔走恐後。盡力以提挈之乎。斯卽吾人所謂瓦礫之至道。亦卽鑄造德性之洪爐。薪傳數千載不絕如縷之國技是也。國技流傳至今。國人視之。已瓦礫之弗若矣。又烏知其具有經天緯地之能力。爲人世間保持正義之護法韋馱耶。吾人弗欲延長國脉則已。藉曰不然。則啓發生理之元氣。堅築道義之根基。爲國運根本上之救濟。捨提倡普及國技外。其道末由。姜子俠魂。具悲天憫人之志。存拯羣救溺之心。恫夫香艷說部之足以戕賊青年德性。思以俠義號召人羣。編輯國技大觀一書。予瀏覽一過。感觸無既。輒贅數言於首。國人視之。將仍若瓦礫歟。抑視若精金美玉歟。是足以覘國人之程度矣。

序二

陳鐵生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芸芸黃族。所尙者氣節。烈豪俠。成仁取義。彪炳旂常。照耀青史。或爲國光。或式桑梓。凡此先哲。莫可儻指。然氣之成。養在平素。德以涵濡。智以啟導。鍛鍊之功。厥維勇武。三育鼎峙。各相維互。輓近以來。體育尤尙。東西各國。彼和此唱。風氣所趨。萬流一向。國技沉埋。忽然嗣響。發揮光大。精武是創。繼者雲興。一本斯旨。授受大公。不參弘意。破除門戶。無彼無此。道一風同。保存國粹。勉哉健兒。廣爲鼓吹。本爾所得。永錫爾類。製造強民。蔚爲國器。病夫醜名。將莫由致。暢快之餘。樂爲序次。

序四

陳公哲

嗚呼。武術之道久弛矣。今之人。趨習所謂體育者。胥異域之是求。而倫宗國固有者。於無用。此其故何哉。昧夫其理而驚夫其新。知其一五而不知其二十也。循是盲從。至於今日。懿嫩絕藝。掃地無餘。老成不存。虎賁入座。此真可爲怵目齷心者矣。雖然。否極必

泰。吾知國人必有憬然以悟而矍然以興者。則信夫其斯道之未果亡也。武術之能。尙矣。黃種人以此名於世者。垂四千餘年。尤以漢族爲著。曠觀往史。其所謂神器大寶者。雖嘗幾度見攘於羌胡。而其終也。必爲我所復享。而元世祖更嘗宣威域外。乃至歐俄。鐵騎所蹂。有如張遼之止兒啼。石虔之已瘡疾也。凡斯事跡。白人畏之至今。極其畏之所屆也。於是遂有侈爲黃禍之說者。問其胡以至此。則武功之爲也。然吾民不肖。不能闡明吾祖若宗之所貽謀我者。馴至漂淪憔悴。日卽式微。至有清乾隆以降。迄夫光緒末葉之間。括帖之學。靡於國中。重文輕武。蒸爲習尙。吾道遂益乎其息。於是白人嚮之畏而爲黃禍之說者。乃旋而爲東亞民族愛和平之說。更乃肇錫以東亞病夫之名矣。夫和平。則諂讓語耳。不武之謂耳。病夫更何待言。今同是黃種人。胡以人之前後稱量相異如此。此則吾民不可不深長思之者也。且武術不徒爲重於邦家也。於人亦有得焉。五官百骸。動而靈之。曙夕淬厲。務夫其玄。蘇子瞻所謂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吾以爲此非煅煉身心不可也。抑聞之。必先正心。然後可以修身齊家治國。然心何以正。此又非武術不可也。丁此萬惡皆興之時。道德藩籬。潰然大破。人禽無

別一身以外。無復有清潔之境。卽有良士。浸漬由之。雖補救之道。不止一端。而莫加乎拳術。蓋使其精神有所寄託。則邪魔何隙而來。且其心正。身亦隨之而修矣。健強肢體。猶其餘事也。夫以國家言。武術之重如此。以一人言。則又如彼。則世有能發揚而光大之者。固黃種功臣。其未能者。而知夫所以倡導而爲世法。亦有志之士也。姜君泣羣。爲文學中人。近有國技大觀之輯。其爲書。則內外諸家。一爐共冶。傍搜曲探。標列無遺。而其志則在興國人之武術心也。余旣受而讀之。而余者固十餘年棲心武術之人。平居持論。則武術頹壞爲大痛。而余愚也。其奚敢以起衰自任。雖然。邇者國人漸知趨重武術矣。中興朕兆。寔見其端。而是書又適其有成也。故不期發憤爲言之。雖不欲我族爲實踐黃禍之人。然不可不去病夫之誚也。風雨如晦。國人其念之哉。

中華民國十二年香山陳公哲叙

序五

陳杞懷

昔賢論人事。曰智仁勇。西哲言教育。曰智德體。誠以舍此三者。無由立。亦無能立也。三

者孰爲重。曰仁與智之相繫。存乎心性之蓄養。而勇則爲之基。蓋無健康之精神。卽不足維其智。其德於永久也。甚矣武事之不可已。而千古來才人傑士。以困於軀體精神之弱。至不能終其經營。擘劃者。可勝道哉。中國技術之深。於古習傳。然精是術者。多山林野老。而爲人所不屑齒。舉英雄俊傑。以草澤匹夫目之。代沿年遠。轉失真藝。從而求西方之學。以相眩尙。識者惑焉。今姜子糾合盧向唐諸君。以平素研究所得。集今古武術之菁。輯爲國技大觀。所以鼓國民之勇志。導人生立事之基者。尙矣。使國中庠校。於焉共習。益後之人。寧可斗數。剗闕將成。爰爲是言識之。

民國十二年七月陳杞懷叙

序六

張秋白

姜君泣羣。余於民國三年冬。識之於上海東方書局。彼時君編有風塵奇俠傳一書。曾囑余爲序。余應之而署張超父別名。蓋避袁皇帝偵緝也。今九年於茲矣。姜君從事於撰述事業如故。余爲姜君所校訂之書作序如故。洪憲皇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哉。是藝之爲吾人敵者。今已不復能爲吾人崇。今之爲吾人崇者。果尙須俟之何時。始不復能爲吾人敵耶。言念及此。殊不禁有撫今追昔之感。然彼帝魁雖已早就天誅。而其徒衆固猶憑陵餘威。橫行國中如故。或更加劇焉。又將奚以善其後乎。曰。有武化運動。在。顧武化運動將何以觀厥成乎。曰。有本書中余之普及國技私議在。余以該文蓋不僅爲普及國技之一方案。實可以作強種劑降魔術大同寶筏觀也。余自譽余文至此。則本書之價值更可知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雙五節後十日蒙城張秋白識於上海之寓廬

序七

烏一蝶

海上人文之淵藪。書賈之市場也。一編輯出。夕卽風行。鬼頭小冊。牛腰巨帙。幾乎寒破三千世界。而以稗官一類爲大宗。顧考其所作。或則雕刻風雲。或則描寫脂粉。大抵有傷大雅。無關宏旨。其足爲有識者之一顧者。誠如鳳毛麟角。千百中不得一二。余戚友莊子病骸者。亦以稗官家名。每與余言。扼腕而歎。謂海上無一作者。無一說部。而獨時

時稱道姜子泣羣。余雖未見姜子。聞莊子言。固已心識之。既而讀其所輯俠義諸書。如見燕趙之士。慷慨悲歌於紙上。字裏行間。鋒鏑側出。余素不好稗官家言。而手此一編。幾廢寢食。則其感人深。可以見矣。吾輩不幸而自定其業爲儒。禿筆敗硯。終日呶呶。腐酸之氣。逼人欲嘔。故所爲文。率奄奄無生氣。正宜以姜子之書藥之。姜子近又輯國技大觀一書。國技者吾國粹之一。昔日本之強也。以大和魂。以武士道。吾之武士。未知較彼之所謂武士者何如。而走馬擊劍。挽弓壓騎。其暗鳴叱咤之氣。邁往無上之概。書傳所載。千載下猶凜凜如生。則固必有可傳者在焉。書曰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之道亦難矣。海上雖爲人文之藪。而有合於立言之道者蓋鮮。姜子能托於是。以自鳴。可謂知所立言矣。不朽之業。舍姜子又誰與歸。蛟川烏一蝶。

序八

莊病骸

自姜子俠魂所纂武俠各書出版後。海上書肆。關於武俠著作。出則汗牛。藏則充棟。似乎挾彈擊劍之流。同時如麻而起。奄奄一息之中國。忽變爲生龍活虎之世界。我等不

幾驚且駭乎。雖然。此紙上譚兵也。烏有子虛之事也。若者能殺人於無形。若者能飛簷而走壁。皆憑一般時髦文人一枝禿筆。嚮壁虛造。著作者不過圖每千字若干元之稿費。出版者又不過爲每部數角之微利。按其實際。軍閥之專橫猶是也。官吏之貪鄙猶是也。紳商政客之齷齪猶是也。彼呼籲無地。告訴無門之平民。日憔悴於黑闇制度之下。蹙然不能以一日居者。幾見有慷慨激烈之士。出而爲之鳴不平者耶。是則今日表面爲生龍活虎之世界。而其內幕猶是奄奄無生氣之中國也。文人筆舌。能造樓閣。不信然乎。吾與姜子相處久。知其性好俠。並好輯武俠書。自姜子以前。武俠書蓋寥寥。姜子初不知其以此可牟利也。姜子書既出。居然風行海內。書賈見其然。效顰者乃蜂起。是姜子之爲俠書。根於性之所好。羅素所謂創造衝動也。一般書賈之爲俠書。由於有利之可圖。羅素所謂佔有衝動也。兩相比較。而姜子之人格見矣。茲者又出其所輯國技大觀。索序於余。余之文名。不能與一般時髦文人比肩。何足以動觀者耳目。而姜子乃堅請之。是姜子之意。非側重牟利。愈益可知。彼爲書賈者。每一書出。必借重於哄動一時之時髦文人以增其聲價。與姜子相去。何啻天壤。重以老友之誼。故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春蛟川莊病骸叙

序九

志圓和尚

凡人生建功立業。首在乎德。德之隆。乃在乎智。智之聰。又在乎體。體堅而後智濬。智濬然後德備。是故體育者。實智之母。而德之根也。張之則強國保家系焉。我初祖達摩菩提尊者。悟明真空。了脫生死。位登不退。果證無生。一葦渡江。九年面壁。植導壇於東土。立法席於少林。以八段之法教學者。使體質就強。輔以禪定。遂令智日深而德日茂。其法囿於吾禪宗。則足以養身修心。闡而外之。則足以捍國衛邦。功莫大焉。系莫大焉。雖然此時其萬之一耳。武術之道。人萬萬殊。萬殊而一轍。欲求指歸。難已。難已。苟能旁通觸類。供觀摩之塗。以進於道。則庶乎其可。姜子俠魂儒生也。初不諳武技。比以慨於國家積弱之原。實由於人民武學智識。太不普及。思有以益觸類旁通之機。爰是收羅文豪武士之言。編爲國技大觀。以供天下學者。觀摩研味之助。其用意亦信足嘉也。索序於余。樂爲之言。志圓上言。

序十

沈卓吾

技擊之術。莫盛於唐。吾觀唐人所記載。士大夫家之畜崑崙奴。藩鎮之養外宅男。不獨力人而已。其材武蓋有絕特者焉。然惟其不能自用而供爲人用也。亦啓人輕視之心。遂不爲薦紳先生所稱道。精藝之至。而不得其文以傳之。行而不遠。良可慨矣。吾嘗滌技擊之所始。大抵出於引伸吐納之術。而以爲己。非以禦人。而淺之爲術者。輒恃以凌暴儕輩。而益爲世詬病。其日卽衰微也固宜。吾又聞有明之世。太祖以皇覺寺僧起兵。實受拳術於少林寺僧。而張三丰之奉詔出武當。夢神授技。曾手誅數十盜。世遂稱少林拳法爲外家。武當拳法爲內家。技擊蓋中興焉。而亦終不得其文以傳之。惟師弟自相授受。而入主出奴之見。寢爲門戶之爭。派別衍而益多。卽其互不相能也益甚。或者因世不能用。卽出於殺人越貨之一途。古所謂俠以武犯禁者。且變本而加之厲。爲世詬病。抑又甚焉。數百年於茲矣。近來體育爲學人所重。其所以引伸者。不若技擊之術之精到。於是時人國技之觀感。逐漸而深。而記載之專書。亦稍稍出。所以備肆習與參

考者。主爲己而不主禦人。技擊於此。乃真有昌明之望。此吾人所爲歡欣鼓舞而不能自己者也。最今有國技大觀之書者出。所搜輯者又備於諸書。足以廣人肄習參攷之用。意甚盛也。因書吾意以序之。如皋沈卓吾

序十一

張冥飛

往歲日俄之戰。日軍以肉薄攻下旅順。以謂所以勝俄人者。乃柔術普及故。嘗與友人究其柔術之所由來。即清初蒙古人攢跣之技。當時謂之拉布庫者是也。康熙帝曾使幼年太監習之。以擒殺鰲拜。日人所習。才十之一二。而斤斤自謂武士道矣。攷吾國技擊之術。肇自上古。而見於記載者。越女獼公爲最初矣。技之精妙者。洗髓易骨。可以不死。其極粗淺亦足以自衛。徒以數千年來。游俠有禁。材武之士。苟不官者。即使之無以自立於社會間。若宋濂之傳秦士者。有深慨焉。帝制旣創。舉人之講體育者。亦復知技擊之功用。羣思所以倡導之者。而國技之名以立。研究武術。寢成風尚。所惜者猶尙人秘其傳。自矜其派。門戶之見。未盡化除。以言普及。隔數塵矣。抑且其中層累漸進之功。

向維口授。苦無專書。以備研索。偶一有之。亦多高論而不屑卑說。供不應求。殊爲缺恨。乃者國技大觀一書者出。其所採錄。足備參攷者良多。裨益學人。固非淺尠。國技普及。此其一助。於其出版也。弁言其端。並誌吾慨。所異國人不再妄自菲薄。以謂國產生貨。非經外人制成熟貨。舶運而來。卽不可用也。則幸甚。長沙張冥飛

序十二

俞印民

天胡爲而生人。人胡爲日熙攘而謀其所爲人爲身家耶。則身家飄忽甚。爲社會耶。則社會甯有窮。爲一國一世界耶。則國與世界之廣。躬奚能及。然則人生之義維何。曰人羣共同生活而已。衣爾我衣。食爾我食。居爾我居。爾我之間。直無所謂爾我。則智識備。道德全。世事之繁。莫或逾此。此其道。惟古之游俠踐之下焉者。弗及也。嗟乎。今之人。所謂身家。社會。國與世界之觀念。誠何囿之深。人生之義。在物質。豈不曰衣食住。在精神。豈不曰智識道德。而基此以維永者。軀體而已。謀千萬人軀體之康適。合作於所共居之地。以福後人。以福人羣而外之動物。則人事畢矣。將焉求乎。然則世界人羣之本。莫

急於強健身體之方矣。海上研武諸君子。集中國深藏名山之武粹。闡其玄。導其變。輯爲國技大觀以垂世。則其所抱負與所昌導。必有超乎古來所未見者。民物之懷。於是覘之。

民國十二年八月。俞印民識於泗水漁隱廬。

序十三

高天樓

我國近百年來。受外人陵侮者。可謂至矣。揆厥原因。蓋由於國民無強健之體格。剛毅之精神。暮氣日深。百事廢弛。有以致之也。語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信然。邇者體育一道。雖漸爲國人注重。顧或則取法歐西。收效殊鮮。或則傳失其真。弊多益少。識者病之。姜君俠魂。有鑒於斯。乃與同志諸君編輯國技大觀。以爲國技倡。書旣成。囑余爲之序。余自愧不文。且於國技素乏研究。惡敢以膚泛之辭。貽佛頭點糞之誚。惟以國技爲吾國武術之國粹。神而化之。小足以却病健身。大足以禦侮衛國。然則是書之刊行。詎有功於體育界已哉。余旣欽諸君之志。復爲中國前途慶。爰爲之序。

民國十二年八月古越高天樓序於上海華東女子中學

序十四

余方編國技大觀。客有造余室而問曰。國技非所以防身禦敵者耶。今世科學日進。殺人之器。日益銳利。國技已不足恃。而子猶孳孳於斯道。何哉。僕應之曰。子之所云。失國技之真價值矣。試觀古今中外之名人俊士。無不具過人之體魄精神。乃能有所創造。有所建樹。夫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爲者。亦若是。況丁此國本飄搖。社會頹敗之秋。百利待興。百弊待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苟無強健之體魄精神。惡足以膺此重責。然則何繇而得強健之體魄精神乎。曰。注重國技是。溯自隋唐以降。軒文輕武。相沿成習。卽有一二擅技擊者。亦爲士大夫所不屑道。若輩亦秘莫如深。不肯輕易授人。蓋國技之不興也久矣。近年來。國人已漸知國技之可寶。提倡研究者亦不乏其人。僕與向姜諸君之編是書以餉國人者。蓋欲使國人曉然於吾國固有國技之真理。繇是而得強健之體魄精神。以任改良國家社會之責。庶能勝任而愉快也。若僅僅以國技爲防身禦

敵之需。是直匹夫之勇。爲一身之用耳。夫何足道。

癸亥孟秋上澣吳江唐豪序

序十五

姜俠魂

俠魂慕於俠而不能躬行。託空文以輯古今武俠名著。若風塵奇俠傳若武俠大觀諸書。旣先後釐訂以供世。無非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謬蒙海內人士贊許。慚悚良多。夙念國技。爲吾國民衆普通體育。源於黃帝征蚩尤之先。秦漢以降。代有專家。惜乎上爲專制獨夫所忌嫉。摧殘靡所孑遺。下爲師徒授受所秘笈。嬗遞而失真詣。門戶各立。情同水火。支派流雜。艱於聯合。間有專書。湮沒不傳。夙乏團體。藉資研究。遂令吾黃帝神州。強種保國。惟我獨尊之技術。不能發揮而光大之。甚至流爲江湖末技。可痛孰甚。自十餘年來。幸有天津霍元甲先覺。山東馬子貞將軍。湖南向愷然先生等。創辦學會。聘師授徒。爲研習之機關。以冀其天然民衆國粹體育日普及於人羣。以圖謀生存在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場。不至於始則舍己田而芸人田。繼則他人入而代芸。終則喧

賓奪主。驅逐田主人於荒僻野曠。永永淪爲異族牛馬奴隸也。迨近年間。此種團體。更接踵而起。學者大有風起潮湧之勢。士夫尊重。社會信仰。由式微而進爲昌明之域。或亦物極必返之公例也耶。俠魂不敏。本發揚國粹。普遍武術之意志。搜集古籍。校訂新著。苦心孤詣。慘澹經營。歷時數載。始克成茲巨帙。定名國技大觀。分四大類。曰名論。以徵士大夫之卓見也。曰專著。以裨練習者之研究也。曰雜俎。以供社會之參考也。曰軼事。以資同志之借鏡也。立論務求精當。搜羅務求宏富。冶南北技術爲一爐。聚古今拳師於一室。推本溯原。開武術之先河。闡微揚幽。闢國技之榛徑。使國人對於此道。有系統之觀念。得適宜之範本。並插古今國技名家肖像多幅。俾讀者觀感起興。知所問津。蓋亦所以勿負編纂本書之初意爾。區區苦衷。尤願海內有道諸君。進而教之。則不勝深幸焉。輯竟因書其端如此。

中華民國十二年秋初姜俠魂序



寶墨先生文幼徐



錢化佛先生畫達摩祖師圖第一



今朝面壁九年多他日乘風破浪過行遍三千大功德誰人不識老維摩
又按語此幀用筆如鐵線圈成深得老蓮胎息誠錢子化佛之傑作也危坐讀之不
禁退避三舍耳時壬戌中秋前二日華亭沈翰并記題于十二梅花館

壬戌年正月五日 錢化佛





祖 鼻 家 內
像 遺 丰 三 張



高士施深峻夜雨
窮於舟中寄舍

岳鄂王

考宋史岳王本傳云

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彎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考少林宗法云

武穆少年時喜技擊倡雙推手法後世多宗之

俠魂曰宋岳武穆之退金兵明戚南塘之防倭寇悉恃技擊術收保國禦敵之效偉績昭著庵炳史冊願吾青年幸勿舍己田而求芸人之田也可



王名飛字鵬舉湯陰人用兵精而嚴平江權平殺漢賊第圖大舉指日渡河而賊稽王和議一旦上金字牌趣班師王憤惋泣下曾竟以莫須有三字獄謀殺之



林尹民、字靖庵、自號無我、年二十五歲、福建福州閩縣人、幼喪母、事父與兄、以孝悌聞、少偶傷、有大志、英姿颯爽、風骨偉岸、目瞬如電、生有神力、未冠、舉石三百斤、學少林精技於師者五稔、盡其術、沉鷲寡言、膽勇絕倫、善騎能鎗、好馳騁畋獵、嘗入山、手格猛獸、瀕險者數矣、而志意益壯、習以爲樂、性剛烈、怒而嘯聲震屋瓦、人稱其飛將軍、素善飲、數斗不醉、每逢戰時伏獵、飲則必醉、捶胸哭母、極其悲痛、已酉秋、瘧熱病殭殆、既瘳、親友切諫之、遂絕、爲人慷慨慕義、抑強扶弱、

有巡役某、負其多力、悍厲不法、尹民思有以窘之、黑夜袖刀、狙伏簷際、三更向盡、役夜巡過其前、尹民警然疾下、數其罪、拔刀擬之、役見刀光如雪、悚然屈拜



於地、但呼大王饒命、戰慄不能已、蓋尹民神威凜然、尹役疑爲綠林之傑、故呼之爲民大王、尹民大笑、釋而戒之先曰、趣改過自新、不爾、大生王定不貸汝、汝其慎之、役遺由是兇鋒大斂、懾不敢逞矣像、於時尹民年方十六七、名

噪一時、從父宦浙江、挈之往、令入學堂、時廣慶、（林文）在浙、與尹民同校、獨相友善、廣慶長二歲、尹民兄事之、廣慶爲人肅靜和謹、馴若木鷄、尹民則糾糾桓桓、頗好鬥鬪、人見其性尚不同、而親愛有踰骨肉、咸大奇之、願尹民最敏慧、雖終日嬉戲、而課爲全班最、屢試皆第一、從父嘉而器之、迨廣慶既赴東留學、尹民塊然無侶、悵悵不歡、從父曰、趣爲文言志、文佳者、吾亦命汝往、尹民喜退而爲文、援筆立成、甚可觀、從父深嗟異、遂以千九百零六年東渡、於時年甫二十、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全校

、當者立辟易、時尹民、既已及年、不似兒時狂躁、深自抑勵、其待人謙讓有禮、馭下寬恕以恩、以是人畏而愛之、廿三歲卒業、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非其本懷也、蓋尹民好武、志在陸軍、乃自費、明文所禁、不克入學、不得已、去學醫、嘗太息曰、丈夫生於此時、當將鐵騎五十、橫行天下、效檀王徐常輩、長驅逐北、收復山河耳、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遂以課暇、習中外新舊軍兵書、有所得、輒拍案快、厥狀如狂、於是遂通軍略、庚戌歲新軍事敗、映典、卽卽炳章安徽人死焉、廣塵、極悼慟、夏六月、由港返東、血淚猶在眼也、尹民嘗言今日中國、舍革命以正本清源、無可救者、見廣塵、因力求入黨、鄉人同志、知其賢、咸鼓掌相慶、以新中國陸軍元帥期之、見其字雄邁古勁、謂雖岳武穆戚南塘無以加、尹民笑曰、是幾幾者、當足道功業、能肖二公者、方無愧耳、中宵月明輒起舞、運劍如飛、嘗言曰、凡事祇當一其當爲不當爲、不可計其能爲不能爲、如以不能爲、而不爲、是薄志弱行之徒也、吾儕當切戒、尹民少定婚、父歎爲之完娶、尹民百計婉却、私謂所親曰、今日非我輩授命時耶、縱有美眷、猶當忍淚勿顧、况猶未娶、乃自覓苦惱乎、脫有不幸、將焉置人也、庚戌冬、以父命旋閩度歲、於次年春、陽歷三月七日、始到東、是時鄉人同志、殆全體赴粵、尹民閱廣塵留東、知事在旦夕、喜溢眉宇、惟恐不及、各行者諸人、胡不以電招之曰、祇作速來二字、吾家必不見疑也、今萬一弗及事成耶、人皆當先、我獨落後、不能展吾生平懷抱、寧非恨事、若其敗耶、良友盡死、我何以生爲哉、遂束裝以待、日盼舟期、以是月十七日離東、舟次讀岳鄂王集、願爲友曰、武穆在天、鑒我輩而誠如此、定當含笑矣、二十六日抵港、二十七日入省、諸人見其來、喜甚、握手忘言、相視而笑、二十九日、事發、尹民偕諸鄉人同志、轟攻督署、曠日大呼、所向披靡、力殺二十餘人、見廣塵中彈死、益不堪其憤、暗啞跳盪、目幾突出、精光如炬、擲彈發鎗而前、摧陷官軍如拉朽、身破數十創、偏體爲赤、而氣益奮、戰益疾、怒吼如雷、聲動天地、官軍皆驚而潰、卒以飛彈中腦、血湧如注、遂仆、亦慘矣哉、使魂曰、醉後哭母、尹民之至性孝悌也、黑夜警頑、尹民之慷慨豪俠也、禦敵恐後、尹民之忠盡愛國也、而尹民之孝悌豪俠忠盡愛國、實爲少林門中實踐五要之弟子、吾願練習國技者取法焉、





王 子 贈 書 撰 豪 生 小
君 平 本 主 唐 先 之 影
◀ 其 小 傳 見 雜 俎 類 ▶

何玉山先生



楊吉堂先生



楊德卿先生



秦 鶴 歧 先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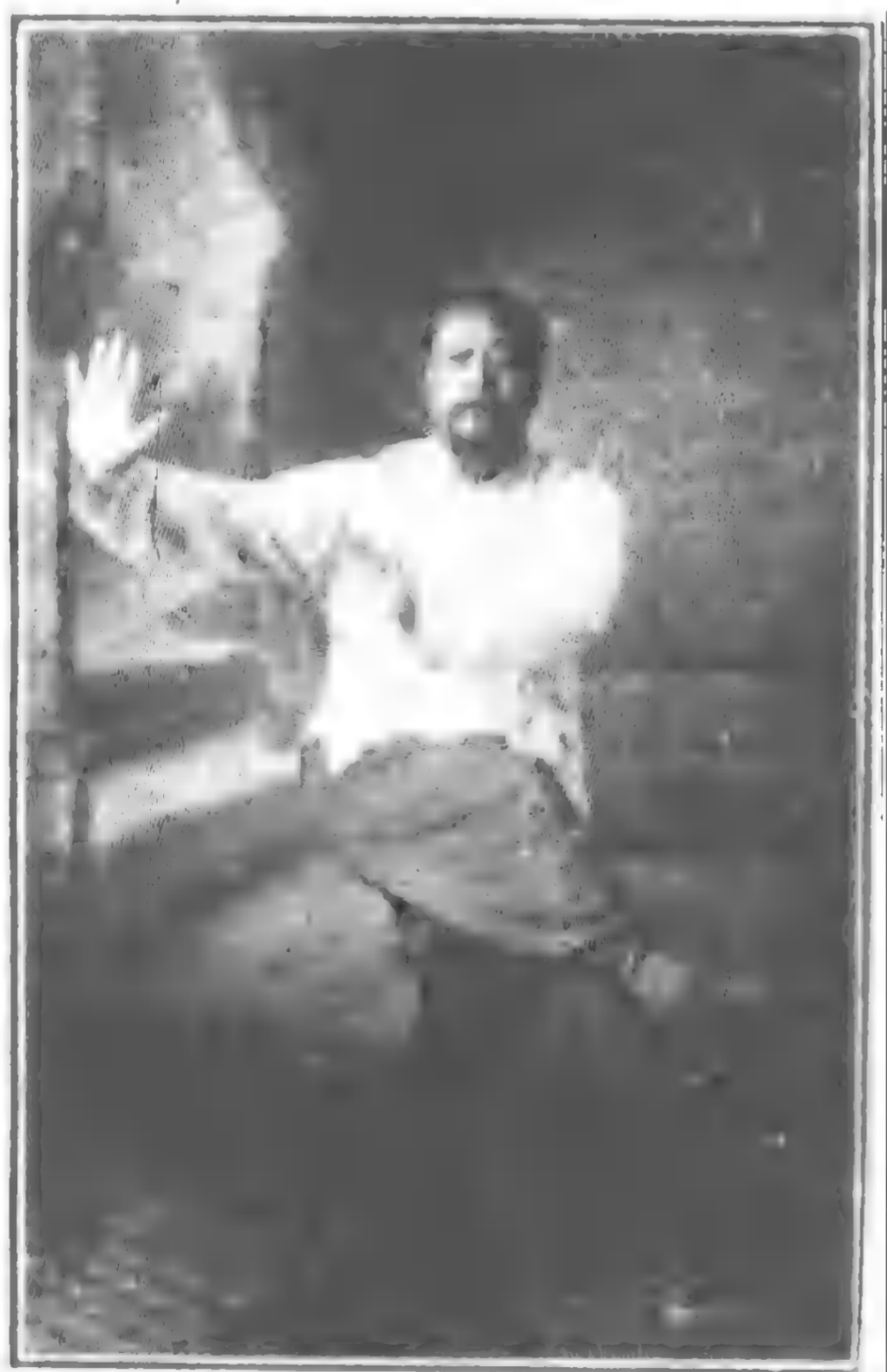


高 鳳 嶺 先 生



劉 彩 臣 先 生

翟殿臣先生



吳鑑泉先生



余斐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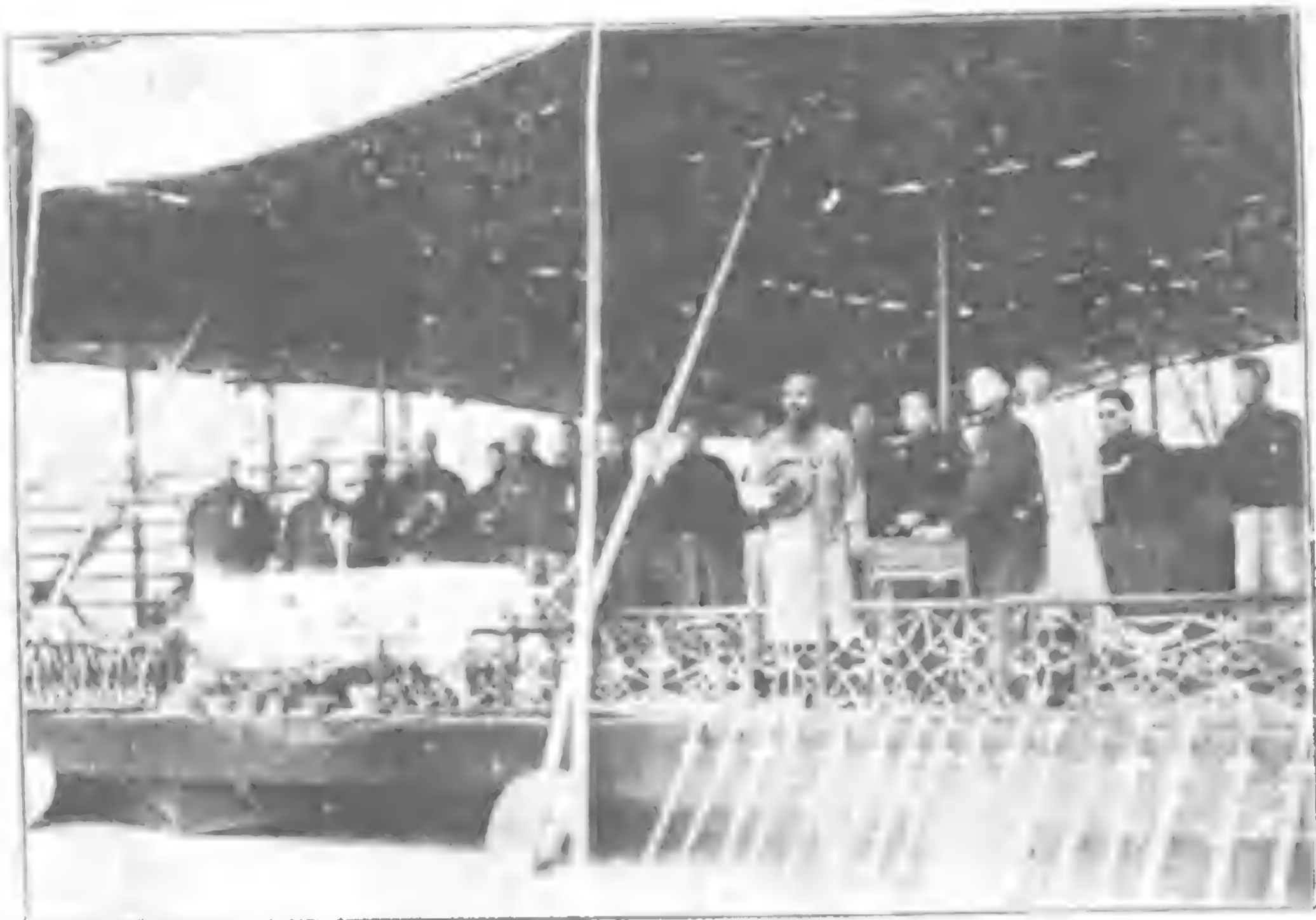
楊 鈞 韻 先 生



王 章 武 先 生



馬 蔚 然 先 生



開 會 時 之 儀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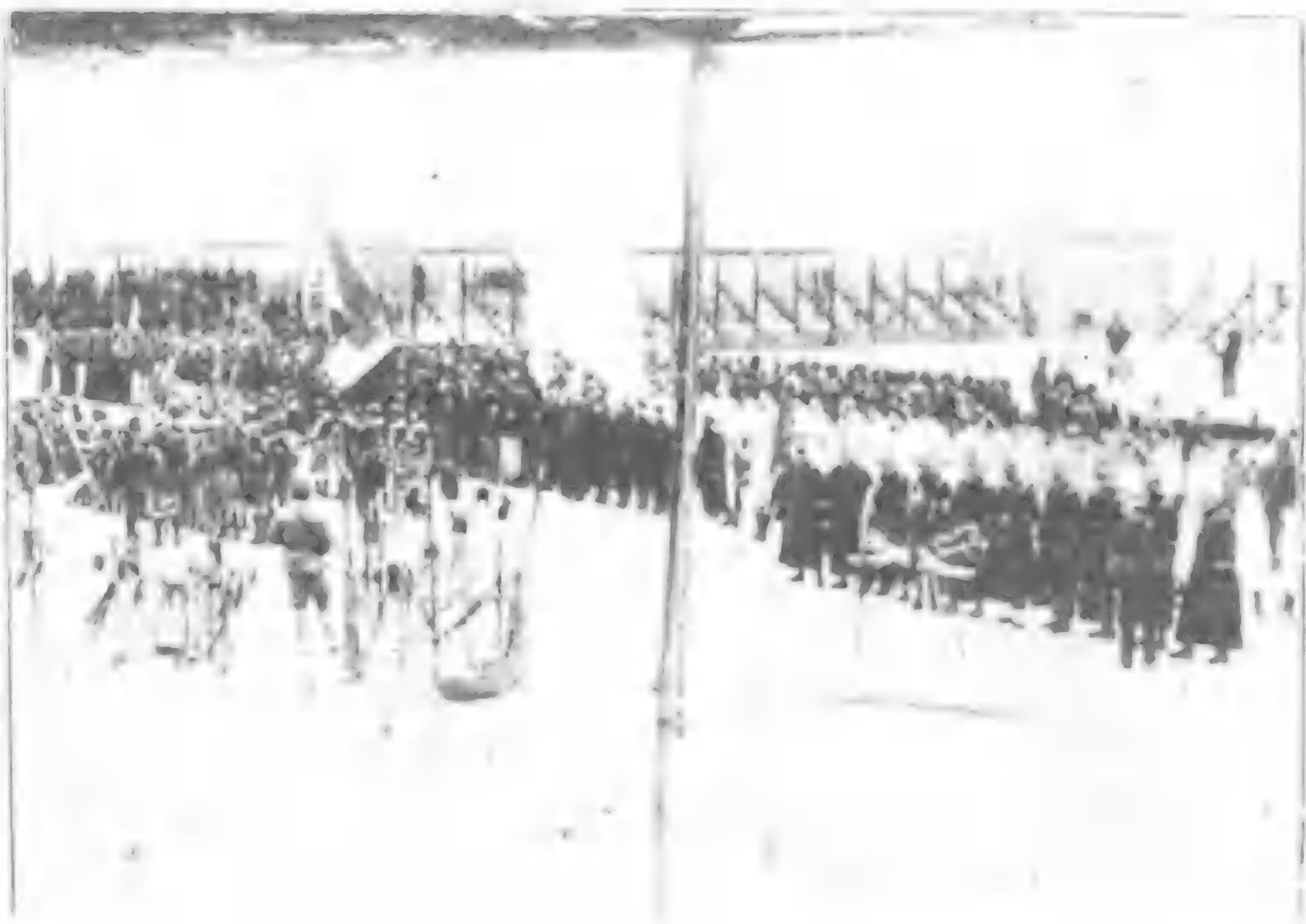
全 體 職 員 攝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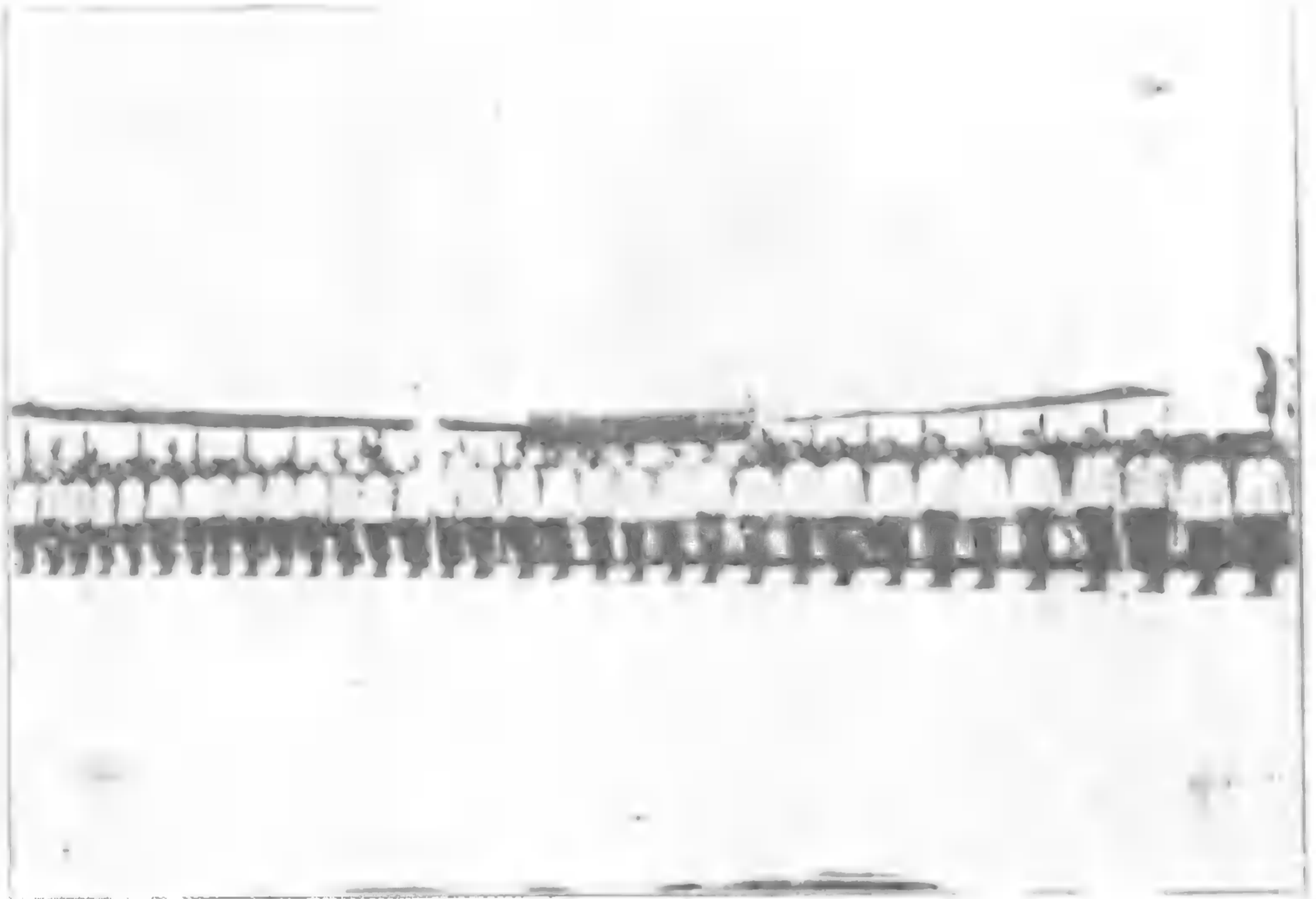


(上) 辭致林豐何長會譽名



(下) 辭致林豐何長會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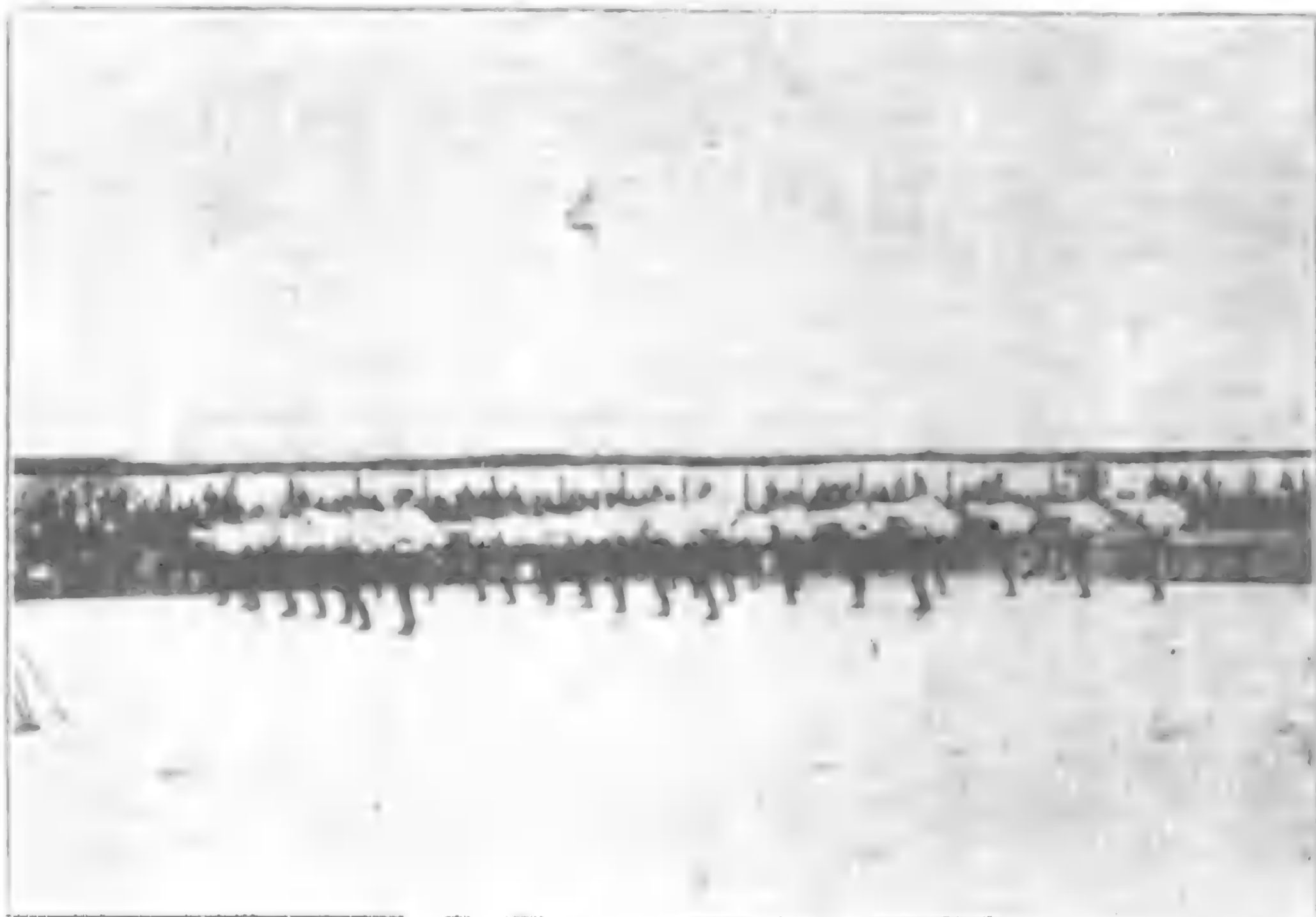




影 攝 之 隊 列 員 動 運



一 之 術 武 演 表 體 團 員 動 運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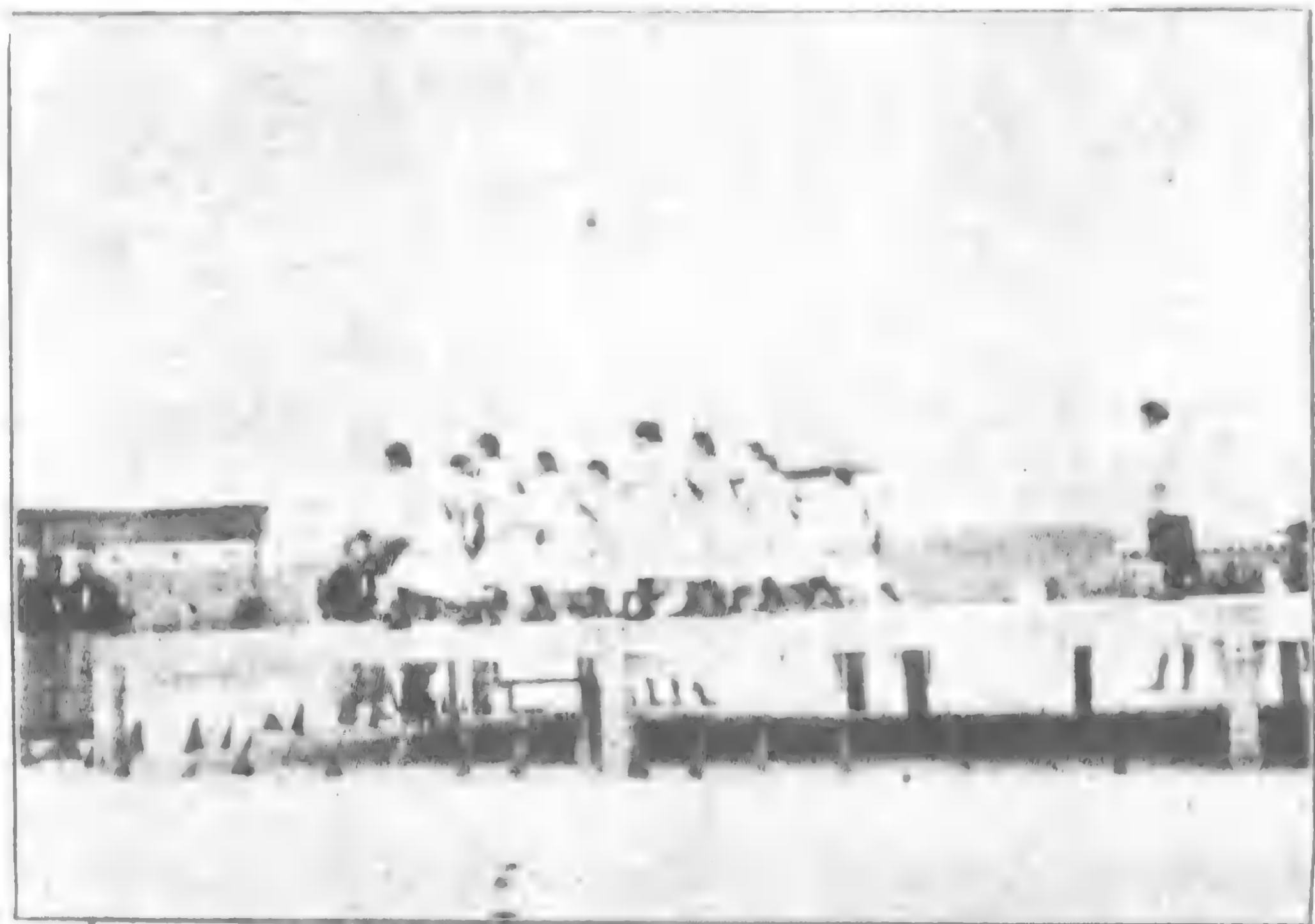
二之術武演表體團員動運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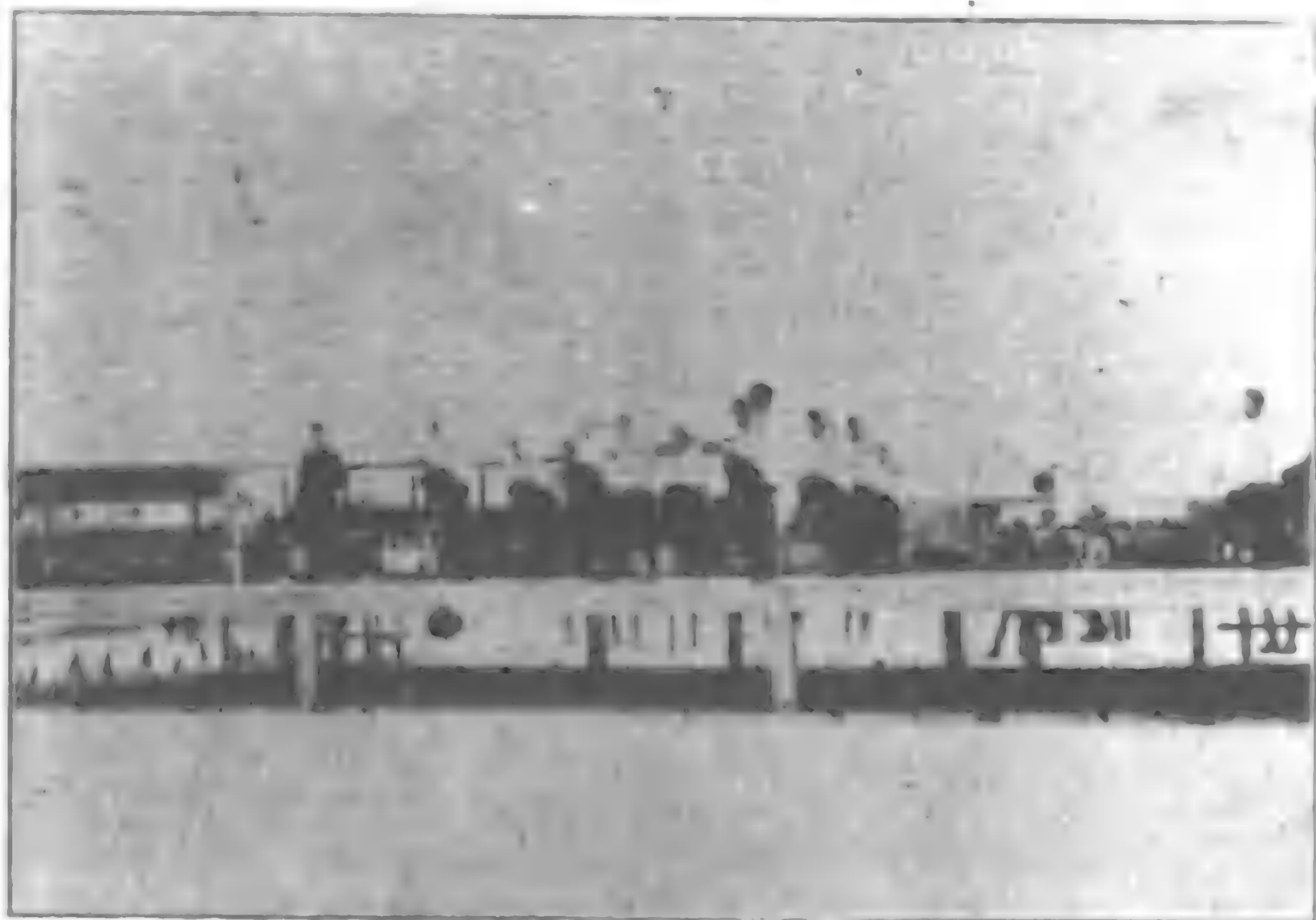
三之術武演表體團員動運男



一 之 術 武 演 表 體 團 員 動 運 女



二 之 術 武 演 表 體 團 員 動 運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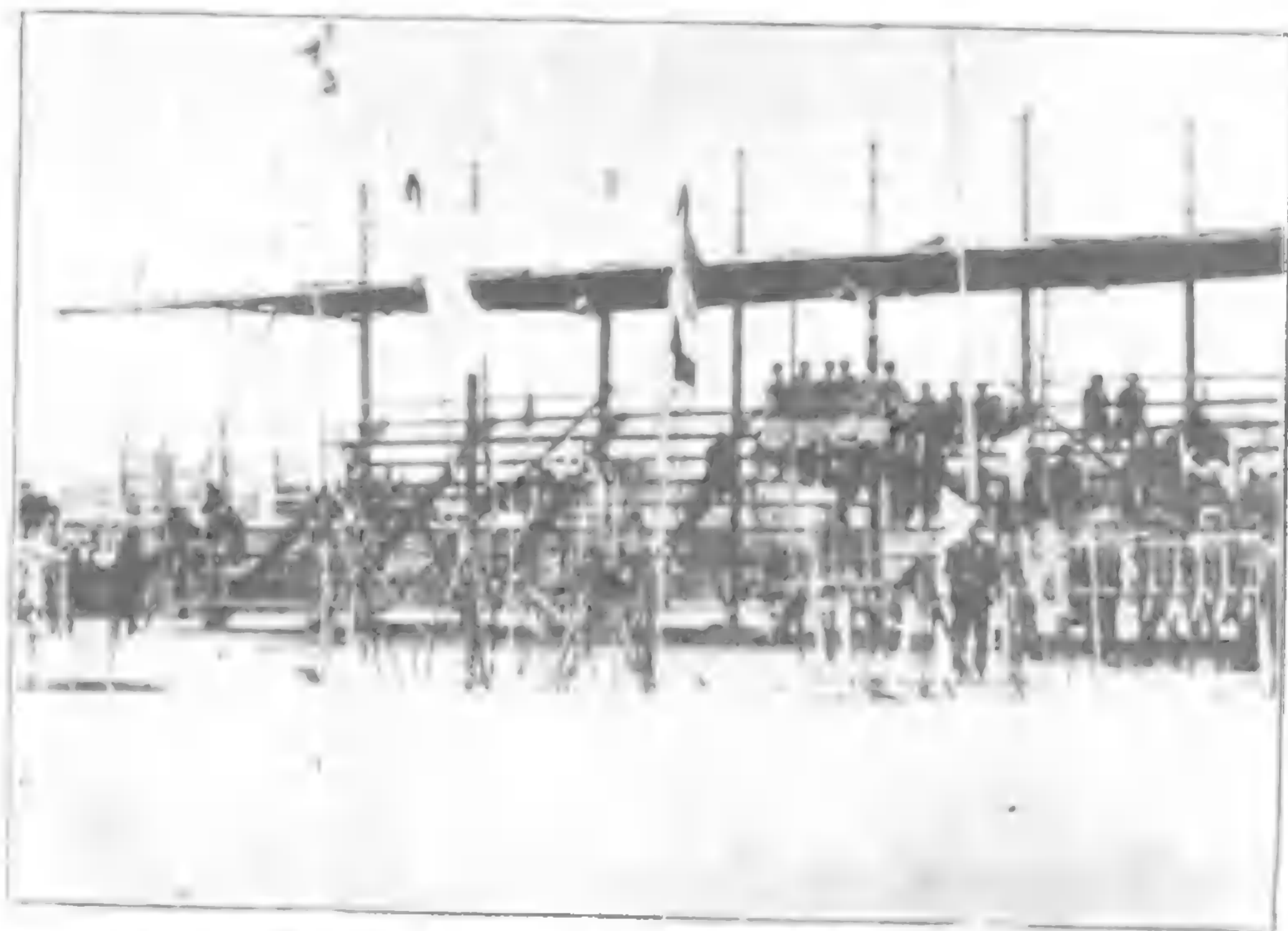
三 之 術 武 演 表 體 團 員 動 運 女



術 武 之 演 表 流 名



名流表演武術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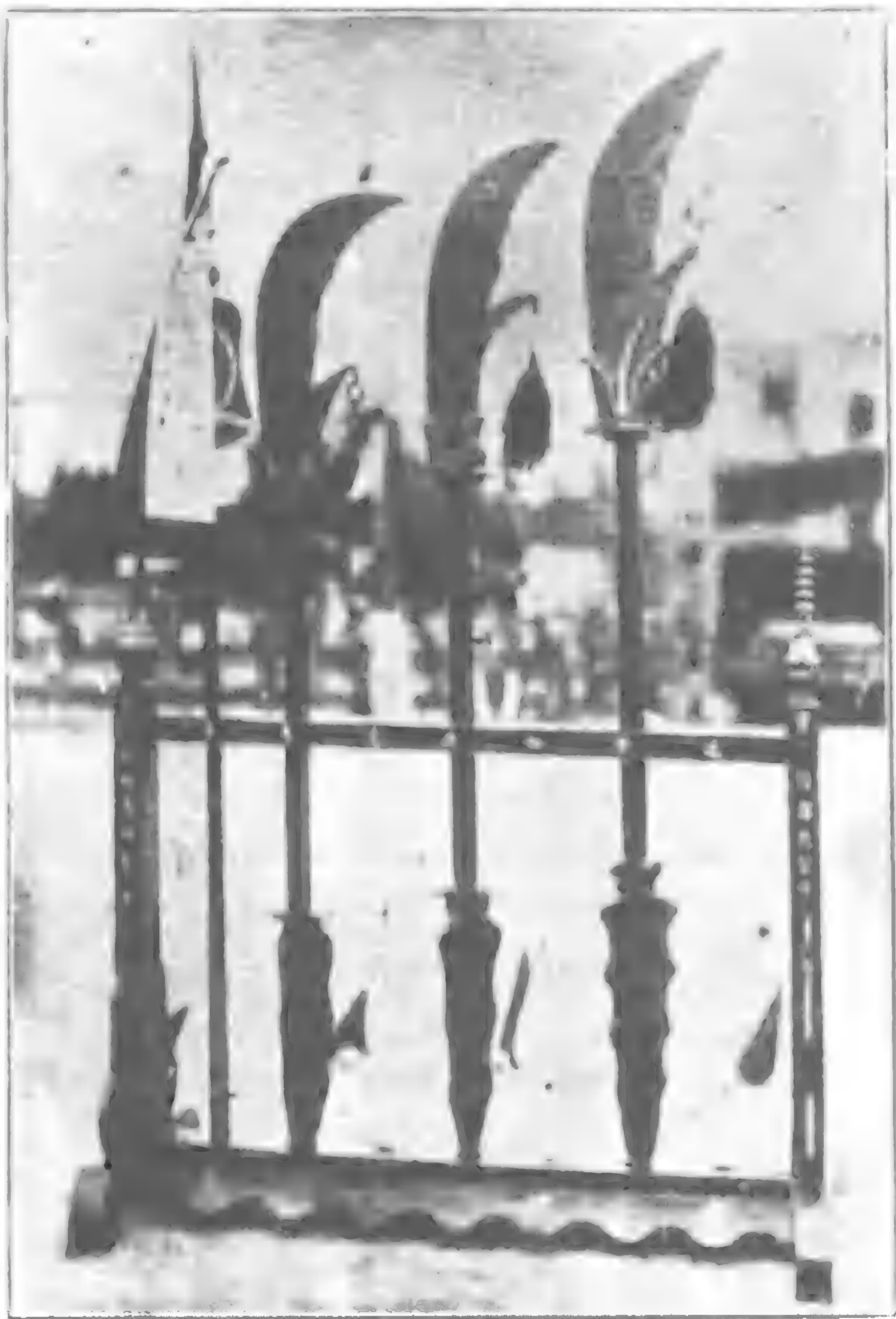
運動場所用武器之一



二 之 器 武 用 所 動 運



磴 石 之 動 運 與 平 子 王 士 力 大



運動之用鐵鎗最大之一柄重二百斤

盧煒昌先生自勵圖



陳公哲先生勇猛精進圖



姚 蟾 伯 先 生 鶴 立 圖



陳鐵生先生四十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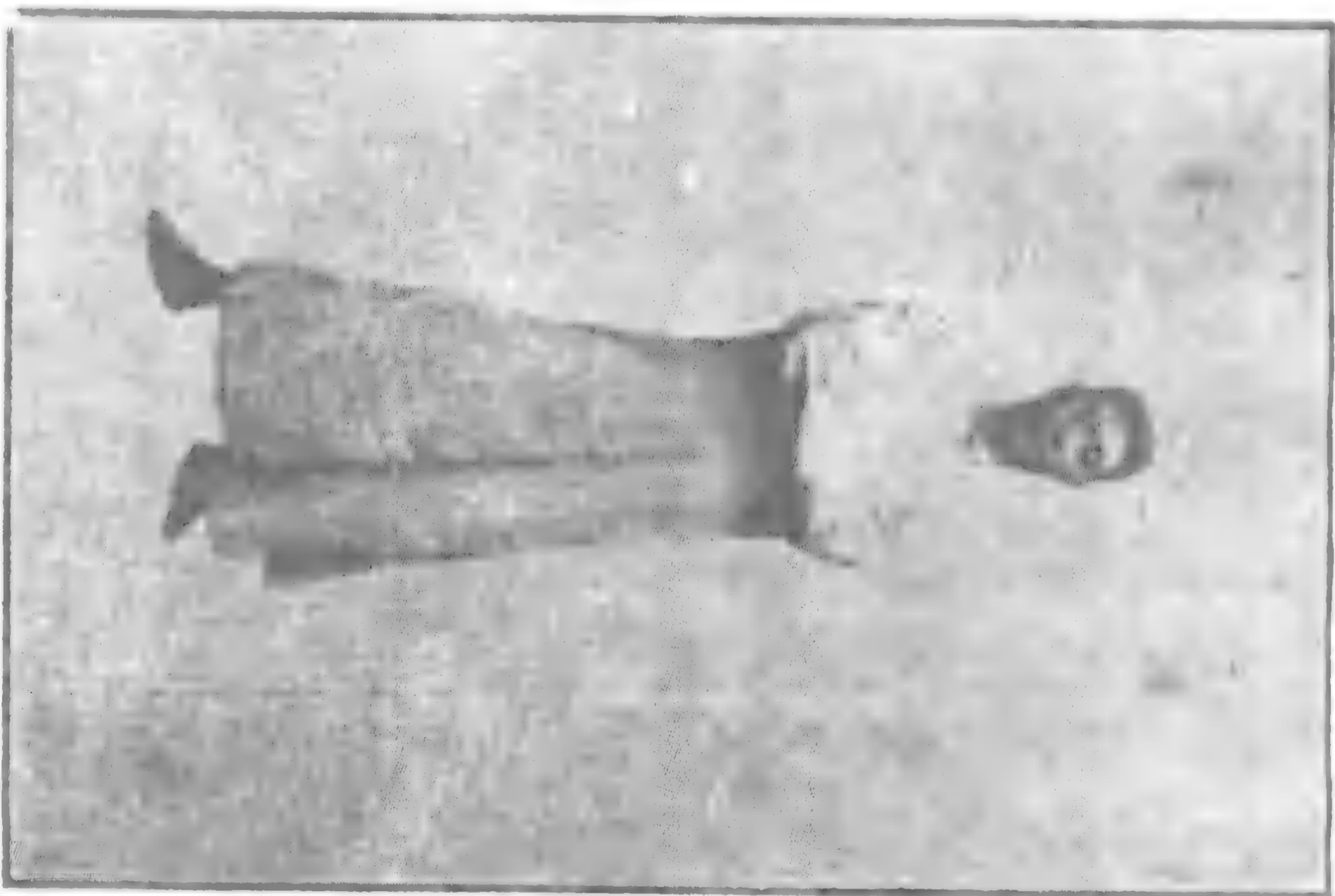
精武體育會女子模範團



外人以吾國之空手入白刃法教其軍士









國技大觀總目

古董姜俠魂編輯

序文

●序一

馬良

●序二

盧煒昌

●序三

陳鐵生

●序四

陳公哲

●序五

陳紀懷

●序六

烏一蝶

●序七

莊病骸

●序八

張秋白

●序九

志圓和尚

●序十

張冥飛

題辭

●序十一

沈卓吾

●序十二

俞印民

●序十三

高天棲

●序十四

唐豪

●序十五

姜俠魂

●題辭一

黎元洪

●題辭二

盧永祥

●題辭三

熊希齡

●題辭四

韓紫石

●題辭五

劉承恩

國技大觀 總目

二

●題辭六

虞銘新

●題辭七

虞銘新

●題辭八

蔣尊簋

●題辭九

張繼

●題辭十

褚輔成

●題辭十一

杭辛齋

●題辭十二

張一鳴

●題辭十三

太玄居士

●題辭十四

何海鳴

●題辭十五

國聞通信社

●題辭十六

中國晚報社

●題辭十七

精武體育會

●題辭十八

上海武德會

●題辭十九

救國十人團國技部

遺像

●毫端說法

明徐幼文

●創十八手達摩渡江圖

明孫雪居

●達摩祖師圖

錢化佛

●達摩祖師面壁圖

錢化佛

●外家始祖宋太祖真像

內廷珍藏

●內家始祖張三丰先生

施峻波

●倡雙推岳武穆像

賞奇軒主

●精武體育會始創者霍元甲先覺

精武會

●黃花崗七十烈士之一林尹民先生遺像

精武會

攝影

●全國武術運馬子貞將軍小影

●王子平大力士小影

●何玉山先生八十一歲表演武術圖一

●楊德卿先生七十八歲表演武術圖二

●楊吉堂先生表演武術圖三

- 李蔚亭先生表演武術圖四
- 閻奎元先生表演武術圖五
- 張鳳巖先生表演武術圖六
- 秦鶴岐先生表演武術圖七
- 劉彩臣先生表演武術圖八
- 高鳳嶺先生表演武術圖九
- 霍殿臣先生表演武術圖十
- 余斐臣先生表演武術圖十一
- 吳鑑泉先生表演武術圖十二
- 王福田先生表演武術圖十三
- 許太和先生表演武術圖十四
- 桂海亭先生表演武術圖十五
- 楊鶴龍先生表演武術圖十六
- 馬蔚然先生表演武術圖十七
- 王章武先生表演武術圖十八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會場攝影

- (1)開會時之儀式
- (2)全體職員攝影
- (3)名譽會長何豐林致辭(上)
- (4)名譽會長何豐林致辭(下)
- (5)全體運動員攝影
- (6)全體運動員向國旗會旗行敬禮
- (7)運動員列隊之攝影
- (8)男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一
- (9)男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二
- (10)男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三
- (11)女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一
- (12)女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二
- (13)女運動員團體表演武術之三
- (14)名流表演之武術

圖技大觀 總目

四

(15) 名流表演之武術之二

(16) 運動所用武器之一

(17) 運動所用武器之二

(18) 大力士王子平與運動之石磴

(19) 運動用之鑲鐵大刀

● 精武會創辦人之盧煒昌先生自勵圖

● 精武會創辦人之陳公哲先生勇猛精進圖

● 精武會創辦人之姚蟾伯先生鶴立圖

● 新闢家第一鼓吹 國技地實行家 陳鐵生先生四十小影

● 精武體育會健兒團上課圖

● 精武體育會勵志團全體攝影

● 精武體育會女子模範團

● 外人以吾國之空手入白刃法教其軍士

● 外人以番華技擊教其警察

● 美國人出版之番華技擊術書

● 向愷然先生小影

● 唐 豪先生小影

● 姜俠魂先生小影

◆ 名論類

◆ 雜俎類

◆ 軼事類

◆ 專著類

國技大觀名論類目錄(上)

古董姜俠魂編訂

國技之真精神	伍廷芳 著	敘精武本紀	孫文
德與力	江亢虎	體育與國技	爽公
國技之人生觀	王寵惠	東人西人	冷觀
技擊術衡以學理	李烈鈞 協和	拳術之關係	鐵
技擊爲改造社會之工具	周震麟	精武	雲
爲國技進一解	徐子俊	國技	惺公
世界潮流中之國技	黃漢湘 僂仙	精武體育會之前途	慨
國技與教育前途之關係	江煒 彤俊	對症下藥	達人
技擊與健康	湯爾和	精武體育會	非非
普及國技私議	張秋白	盾	達人
武術會前途之關係	吳山	粵東精武體育會成立之感想	羅伯變

國技大觀名論類(上)

平江向愷然
與江唐豪編輯

古董姜俠魂編訂

●國技之真精神

伍廷芳秩庸

鶴膝頻揮、夏服欲飛、奮烏號之弓、飾紫艾之器、技藝之術、于古得傳、自有火器、兵戰以械、橫劍設計、力乃漸薄、猛將謀士、但逐逐於鎗彈之利、更無舍馬操戈、爲短兵相接、遂至人體機能、依時代而退化、國技精神、寢將無存、其幸而口授以得者、或匿方外、或秘家傳、或出沒綠林、但有糟粕、千古武術之光華、終晦焉於山野邱壑、而莫能津逮、億世界戰後、萬邦覺悟、國中志士、發爲武術團體、以研古學、固前之法、導今之人、璀璨藝術、行成學科、竊以謂儒宗克己、佛宗平等、俠列傳、兼而有之、不獨增進體育、發展腦力、尤必普仁博愛、同懷民物、鄙夫視若昆弟、知友不相徇私、宗儒而不尚虛、言佛而不高蹈、集朋儕於一堂、視患難以相從、觀廉砥礪、優劣加勉、斯殆國技之真精神矣、若乃勞工之餘、農隙之暇、以我之短、致彼之長、貫精神於中樞、滲軀體之血脈、相息相養、臻於健康、學者無腦力太疲之傷、工者無筋肉過勞之苦、不論男女、因才而施、必康健之平等、躋人類於至安、救國強民、實基於此、斯皆國技之效用矣、方今萬方多難、社會倥傯、我國民宜自強不息、力圖奮發、以挽已頹之風、則國技之研習、又豈容緩、凡我國民、盡興乎起、

●德與力

江亢虎

德與力並稱、經籍中所常見、西文譯名有公理強權、略如德與力之比、倫理家言以爲公理即強權、

政治家言以爲強權即公理、二說相持、均可互舉證例以兩明其然與不然、余則以爲皆是而皆非、公德強權非惟二名、亦實二事、公理自公理、非強權、強權自強權、非公理、然而無強權則公理不能推行、無公理則強權不能持久、其關係之密切又如此、古今中外大改革大建設大成功、皆兩者會並之結果而已、德與力之關係正同、所謂德者、非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也、守正不阿、中立不倚、力莫大焉、所謂力者、非匹夫按劍暴虎馮河之類也、自反而縮、臨事而懼、德莫大焉、是故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強、徒德則爲宋襄、徒力則爲賁育、終亦必亡而已矣、吾華號稱禮義之邦、數千年來、弱成性、人爲無力之人、國爲無力之國、有德之士、徒咨嗟太息、束手而莫可如何、而多數人之公德私德亦日墜落而不知所止、彼東西鄰乃各炫其武道柔術體育運動以傲我、且挾其財權兵威傾全國之力或聯數國之力以陵我、我猶欲以禮讓爲國自解、真所謂至死不悟者已、夫吾國何嘗乏角力之技與大力士其人、特以傳授不廣、搏結不堅、無指揮、無組織、故終不能爲國用耳、願愛國者、幡然警覺、念德與力之不可偏廢、既須養全力以待時、復務合羣力以自救、庶幾國力可以立於兢存之世、人力可以挽回已定之天、滬上有編輯專書提倡武術者、屬爲題語、因發其所感如此、民國十二年植樹節江亢虎、

●國技之人生觀

王寵惠

舉我國四百兆之人民、問其有正當營業、不事貪婪、不事掠奪、亦不事暗室中獨爲之舉動者、能幾何、吾於此問題未答以前、當預算吾國一年中之犯罪者幾何、廢業者幾何、疾病死亡者又幾何、計以數學之比例、而所謂完全無缺之人民者、恐不及萬分之一也、嗚呼、吾推其由、吾知夫犯罪者、廢業者、疾病死亡者、初無何等劣根性、不過其軀體與精神未逮健全耳、常聞之美國法律家之言曰、罪犯之精神、往往錯亂而無條理、源由於軀體之劣弱、而無康健之能力以制之、徵之醫生之言亦

然、以爲疾病死亡、真不直歸由於精神、間接由於軀體、而所謂廢業者、亦何嘗不以此二者構造之未全、乃至無能展發其所謀、蓋自機械之工作興、人類恆於苟安、不思爲體育上之運動、漸舉其本器官固有之作用、趨於退化、而人生職業上應爲之事務、久乃不能以徒手操作、此世界之通病、而尤以中國爲甚、中國人民向以因循苟且爲得計、每事必後人而爲、斷不肯早爲之圖、其具有剛毅果敢之性者、十不一二焉、此社會個人、所以兩陷積弱、莫之能救、通商巨埠中、累累滿街衢而過者、皆四肢不整、構造未完之病夫也、於此而謀富國強民、烏乎可得、即以個人之職業論之、不有康健之精神與軀體、焉能持其永久、人生天地間、衣食住三者、既不可少一、而謀此衣食住者、端賴強健之體育、人類平等、亦惟以體育平等爲基礎、苟體育平等、則智識之灌輸易齊、而道德亦與共矣、然欲講究體育、非普通徒手操作所能已、此在實際上、若中國流傳之技擊術尙矣、技擊而能普及、則驅除痼疾也、磨練精神也、增進智識也、以至勵行道德也、一以貫之、而人生百凡問題、皆從而解決、又何患乎廢業、又何至動亂其精神之條理、以身爲法律之試驗品哉、吾謂與其以技擊爲國技、毋甯謂之人生技也、吾於國技之人生觀如是、

●技擊術應衡以學理

李烈鈞協和

吾人以科學眼光而言技擊術、必不如學校之體操、僅爲運動身體已也、其間蓋含有藝術之精神、科學之質素、而足爲人生利用、如算術物理化學同其功效、可以自衛、亦可以衛人、可以衛家、亦可以衛國、吾爲此言、吾決其必有成功之一日也、

中國技擊術之失傳也久矣、稗官野史所載、動輒曰某劍仙某俠士、眩其舉止行動、出神入化、幾幾乎與神話之怪異埒、而究其何以爲劍仙、何以爲俠士、則莫之能詳、太史公作游俠列傳、亟稱朱郭之徒、以義市天下、然而朱郭之藝術、因何所而至於斯善、卽以史公之賢、亦勿能舉也、是故中國

千百年來石室之奧、卒無人能津逮者、有之惟江湖賣技者流、此外則綠林盜魁而已、

夫以國技之菁華、藝術之真元、轉讓委棄於山林野壑、而使人以此爲竊盜詐僞之具、以眩社會、以國家、以使人無求學之機會、而坐視淪亡、誰實爲之、則以技擊術之無學理故、惟其無學理、則士人恥習、賢者不爲、而此術終於蔑視、乃與卜筮星相同爲九流之末、遂無人爲之發聞擡揚、吾深爲中國之藝術惜、

新文化興、學者以一切社會問題與夫哲學科學論理之舊、當一一而整攝之、重複估定其價值、則所謂技擊術者、又奚能不爲之所、吾謂今不整頓藝術則已、如欲整頓藝術、當以技擊術爲先、尤當以科學藝術之程序、而待遇技擊術、如言手法、則以何者爲首、何者爲次、何者臻於上乘、何者宜加以避免、諸如此類、循循然論之、俾學者知有一定之門徑、則教育普及之日、即技擊日普及之時也、若夫編制之宜、教導之方、國中不乏者、必能羅而致之、以余不敏、奚足言此、然余知技擊術之在中國、必有成功之一日也、

●技擊爲改造社會之工具

周震麟

今社會凌亂之狀極矣、一言以蔽之、則曰財力之不足、智識之不足、道德之不完也、夫人但有道德、而無絲毫智識、雖不至害社會、顧亦無益於社會也、人但有智識、而不論道德、則其爲害較無智識者萬倍矣、天下罪惡所歸、皆此輩人負之、若夫有道德有智識、而困於財力者、世雖未多觀、而亦頗不乏人、終其身以生計境遇之迫、卒乃誤用其智識而逸出道德軌道之外、凡此皆社會凌亂之由、實則即個人所患之神經病也、吾人欲祛除普通人之神經病、舍技擊術而外、其道未由、健全之精神、常寓於健全之軀體、而完善之道德、尤必賴健全之精神以扶植、此殆爲世界之真理、莫之能破、蓋使其人心曠體胖、則精神未有不爽、精神既爽、則爲事井井有序、凡人生應當爲者、

廢銷軌而實踐之、其不當者、則立時而剔除之、去舍之宜、一視道德以爲歸宿、此無他、誠以其精神之廢蘇也、反是者、言不信、行不實、放僻邪侈、無所不爲、雖曰、其人之卑鄙不齒、蓋亦有頹敗之精神、而迫其不能改也、由是而論、人生天性之墮落、直接則由於精神、間接即由於軀體、而所謂道德之不完、智識之不長、財用之不足、何莫非軀體之劣弱爲之害、然則欲改造社會、必先改造人羣之道德、而改造人羣之道德、尤必先以技擊術莊其軀體、吾故曰、改造社會之工具者、技擊術也、

夫吾所謂以社擊術改造社會者、非言以武力征服社會、而使其莫能亂也、誠以技擊術者、爲吾國千餘年流傳之舊藝術、其培養身體、壯固元氣、爲術多種、使循序而學之、則心神既定、百事如意、不以非分而貪財、不以蠻力而詐人、亦不以日夕沉思其生計之方、以益己損人、所謂普通人之神經病者、蕩焉無存、患難相與其之、甘苦相與嘗之、處暖涉寒、相與慰問之、人世之友愛、臻於此境、社會又焉能凌亂乎、吾故曰、技擊術爲改造社會之工具、

●爲國技進一解

徐 于子俊

技擊之術、惟中國創之、源遠本奧、世草得傳、歐美日本人、每得中國一學、若卜筮、若星相、若奇門遁甲、悉心譯述、以供學者、而於技擊、爲彼國人士好武之尚、益孜孜肆力、惟恐或後、我國人轉忘其所本、而求泰西輸入之體操、以爲其法乃詳盡無遺、此非中國人之故喜歐化、實亦理勢之所趨、而使人迫於無所考習、不得不轉而聽諸他人也、蓋吾國學術、向以口授手傳爲不二法門、初無學習之門徑、偶有一二專家、每秘其所得、吝不與世、流習所至、將舉玄秘古奧之學術、漸歸消滅、至今所餘者、僅爲山野匹夫之學而已、由此而轉其趨向以求西學、一若西人之智識藝術、固超出吾人萬萬者、靜言思之、良深悼矣、今國人以學者之覺悟、羣焉習於舊術、思所以爲發揚玄奧之

途、不可謂非國中之好現象也、國技之名、嶄然產出、將欲舉我國溫文就範之陋習、一舉而蕩蕩之、何其盛歟、然而窮源論本、發聞精華、以澈底之眼光、理亂絲之技術、必先式以科學、衡以論理、吾於國技、敢爲國人進一解焉、夫中國積弱之由、人民萎靡之故、嗜不曰國中無尚武之精神、民人無健全之格、此其言吾既已熟聞之矣、顧其究竟、則釀成此弊者、由於人民之自體乎、抑由於教育之不良乎、自清代以科舉取人才、而武業爲文人所不屑道、拳擊劍術、殆成爲綠林專有之學、風尚所趨、羣向文事、而其流禍、至於今日不能復振、此則教育之專制、而束縛人民者深矣、吾於國技初發揚之日、敢貢獻於教育當軸、暨國中辦學諸子、此後中國學校工廠以及關於教育事業之場合、當必課以淺近之國技、而使永保國民之精神職業、其爲利可勝道哉、可勝道哉、余此言也、非僅爲國技前途計也、直爲國民精神事業之解決計耳、舉我國民、盡心嚮往之、

●世界潮流中之國技

黃漢湘復仙

美總統威爾遜、以曾經試驗之聯邦制度、擴大主義、而倡國際聯盟、吟定氏繼之、遂有華會之召集、意以爲大戰而後、民苦兵革、蓋必以修養生息爲今之要、從而以縮減軍備、導利各國、俾躋於雍容和睦之境、世界學者、以政治戰爭之相繫、發爲極大覺悟、知今後人羣之進化、不在武力、而在思想科學、我中國以千百年被壓迫束縛之民氣、立於此際、不思爲競爭圖存之方、其將何及、各國雖感於美邦之提倡、爲一時戒戰之同意、然後此國際間之關係、乃近於民族思想之戰爭、而立國之難、且加倍從、苟非一國之人民、不自爲保衛之計、縱有良政府、亦莫能誰何、此在我國民所當注意者、宜以個人之精神能力、爲公衆團結之具、實言之、則即所謂兵工主義也、兵工主義勵行之端、首要在各人之體質精神、而此體質精神之練習、非如學校之訓練、所能發聞、尤非如有槍階級之猛攻直擊、可以持久、蓋必有科學藝術之資能、俾各人皆有抵禦之力、無間男女少壯、咸覺此武術

化之教育、抑亦管子所謂寓兵於農之意、誠現代立國之要素也、然此武術化之教育者維何、深長思之、惟有中國舊傳之技擊術、足以當 而無遺、顧此技擊術者、源遠流雜、曠代失傳、必賴精搜此術之專家、發聞討論之、如科學之有序、似藝術之具審美、國家無事、則人民樂於職業、以此而免疾病天傷之悲、國家有事、則立時徵募、以此而爲保衛疆場之具、此國技也、雖謂之曰立國之本、亦無不可、而居於二十世紀科學競爭場中、以合於世界潮流之趨勢、則國技尤爲當今之急務也、雖然、發斯術之曙光、導國民於一軌、吾知非公衆之力、不可能矣、國人其亦知所自奮哉

●國技與教育前途之關係

江 煒彤侯

欲求充量之學問、必先有強健之精神、精神者、百凡成功之元素、而尤關切於思想學術之途、蓋人之腦力有限、日逐逐於遽理玄奧、晝夜不息、未有不勞而生倦、倦而疲、疲而至於不能復用、終其身爲殘廢疾病而已、有清之季、學者惑於萬惡之舉業、殫精竭慮、竭其生平之能力於殘破敗紙中、遂致鵠形鳩面、身如槁木、一生如患疾疢然、於是中道夭亡者、有學成而不克致用者、有精力不濟、至於功隨一簣者、於此而求人才、雖得亦復何用、於此而言教育、吾見其驅人於水深火熱之中、至不能超拔之境而已、嗚呼、此中國數百年來之積習、不知青年學子、消磨歲月、從而自殺其身者、其幾何也耶、

學校以德育智育體育並重、所以革前次之弊、以養成完全之人才、然其流習、學者往往側重智德、忽於體育、而不知二者皆本於一也、蓋使人無健全之身體、不獨深研遠學、力有所未逮、卽於友朋交際之宜、己身處世之道、每格於精神之不足、從而失其正軌、無已、吾惟有操練身體、兀樹精神、以爲人生一切成功之本、而於此學養之餘、兼文武之擅、培體質精神之源、在西式之徒手、啞鈴、球桿、棍棒諸術、萬不足盡其微妙、惟有吾中國千百年所傳之技擊術、發其玄秘、演以學理、足

以當之而無遺、此國技之所以關於教育前途、爲至切要也、技擊之術、在昔日則流傳於綠林江湖、士大夫每恥爲之、一若其術之卑下、不屑與言道者、而精擅此術之士、或秘而不宣、或私相授受、以傳與一二人之手、顧此一二人者、亦不審其術之何所來、默記成法、循規矩以蹈之、初不計其有無學理也、因此而埋沒深山大澤者有之、因此而口授指講、失其真傳者有之、人不存而術亦俱亡、千古秘學、靡得而考、石室津逮、轉輾委棄於廚養饋收之手、甯不大可惋惜乎、今者國中傑士、多以爲文事武業之不能偏廢、而明乎人生道德知識、尤非有健全之軀體、不足以盡於完善、用引同志、多所講究、或採擇於山野、或稽考於舊籍、發中國古學之晦、導國民自強之能、根於舊法、參以新理、則後此國技之輝皇騰達、甯有涯涘、吾於教育前途、深所望焉、

●技擊與健康

湯爾和

戶樞不蠹、流水不腐、運動爲人生健康之源固已、然僅言運動、而不思運動適當之方、則其有損而無益、較不運動猶加甚焉、譬諸病人、朝暮奄奄、而命其奔跑於幾百碼之遙、其不心曠神怡而絕其機者幾希、反之以腸肥腦滿之壯夫、而使少爲劇烈之運動、則其爲害、亦與此等、蓋人體之構造、猶之機械、心肺腸胃、其動機也、四肢骨肉、其輪架也、血液、則爲其動機之油、神經、則爲其全部之中樞、吾人求機器之精良、先必察其內部動機之何若、而輪架則其次也、善用機器者、尤必時時撥動其擺條、而使之莫能停滯、夫然後內外咸宜、堅固穩實、其於不敝、苟或慮機械力之未足、則察其何所窒礙、而寢寢潤澤之、亦譬諸人體營養之品、一日而三下咽也、以此而言機械、則必以機械原有之能力而以序遞加之爲準、以而論人體、則必以人體適當之運動、而以時增進之爲的、健康之道、庶乎或失、此理至曉、縱常人亦能言之、然而欲求何者爲適當之運動、則豈乎難矣、

技擊者、即所謂人體最適當之運動、而臻于無所止境、爲人生健康之不二法門也、何言乎爾、則以此術之循序漸進、不爲過激之舉、不爲緩性之失、本人生固有之體質、促其壯健、而使筋肉血脈咸躋於最發達之度、說者每奇技擊者之神乎其技、謂常人所不能也、而不知驚馬十駕、功在不舍、旦旦以求、未有不成、以手術言、排山、掠雁、開弓、種種作勢、初無異於常人、惟以日夕勤練、視難如易、於是筋肉之發達、乃超於極頂、縱有大力、莫能離何、人惟自強不息、志竟於成、世界甯有難事乎、彼技擊之聖者、豈得迷信爲天才也哉、證以人生生理、吾可斷言其爲筋肉之部分發達而已、健康之道、誠舍此莫他屬

雖然、技擊之精、不獨健康已也、凡體質之不快、精神之不適、以至血脈停滯之由、靡不能運會貫通之、固不僅保固有之康健、而促進人體發達已也、舉凡臟胃心腑之疾、皆得洞燭審察而祛除之、故凡病者苟能振精神從事於此點、未有不日即於瘳、江湖賣技者流、每設藥肆於陋隘、號召市民、其言雖未必盡真、要亦不無幾微之可信、漢時華陀以此而治疾、人多宗之、此其明效大著、在往事昭然若揭者、吾人縱不爲治病計、而於個人衛生之宜、則於技擊之道、又豈能已乎、

●普及國技私議

張秋白

吾國技擊之術、不特爲東方之特出、實世界各國所望塵莫及者也、余以爲吾國既負此絕技、不獨爲全國民衆所應肄習、並應推廣之於東西各國、一以宣揚我國家文明先進之光榮、一以俾世界人士盡得領受此種絕技之利益、亦所以示我中華民族有利不自私有福不獨享之微意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之受賜多矣、今先言其普及全國及世界之利益、次再言其普及之方、

一 普及國技之利益

吾國國技之高尙優美比之他國、皆有過之無不及、幾爲世界有識者所共認、因其有高尙優美之價值

、所以習之者利益宏多、然又不獨關於個人之養生健修而已、若民族之興盛、國家之富強、與夫世界大同之實現、詳審之皆有密切之關係、故余恆以「人類團體中各個人能否盡量取得健康康樂、爲世界大同之否實現之先決問題、」蓋最高尚之道德、必有賴於最高尚之智識以養成、而最高尚之智識、又必賴於最健康之體魄以增進、三者相因、不容偏廢、所以世界教育家無不以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我國先哲亦以智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德也、一人有此達德、則一人強、一國有此達德、則一國興、天下之人盡有此達德、則世界大同矣、此吾人提倡普及國技之大旨、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此也、今世君子有不以余言爲妄者、曷羣起而相與戮力此道、則其事與其利溥矣、國技普及之運動、詎可緩哉、

二 普及國技之方法

普及國技之利益、既略陳梗概於前、此節則專述其如何普及之方法、

(甲) 宜組織有統系之運動也 此種運動可名之曰「武化運動、」以有別於「文化運動也、」其實「武化運動」不成功、而「文化運動」幾難得其效果、設再進一步言之、所謂「武化運動」與「文化運動、」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先哲恆言、「有文事必有武備、」又曰「知恥近乎勇、」於此可見古人文事與武備並重、絕無右文左武之事、更足以證明無勇之人、多不知恥、知恥者方可興言文、興言文者必先觀其勇、靈魂所以載其文、勇氣多自魄中生、魄不健全、魂無附麗、人無勇氣、便鮮知恥、無恥之人、文何由立、故敢斷言曰、「武化運動」與「文化運動」實勢如輔車、缺其一皆不足以與有爲也、明乎此、即當進而說明「武化運動」之程序、

第一 聯合全國深明國技原理及崇尚國技之人士組織「中華民國武化運動聯合總會」於上海、次謀推廣之於各省縣及縣市鎮鄉農村中、以資普及、

第二 前項會所爲全國聯合運動之機關不宜兼及教授技擊之事、蓋今日之武術會等皆以會而兼教授生徒之事者也、茲爲尊重『武化運動』及矯正此種誤點起見、應於每一會所中附設一『國技學校』、上自上海及各省區之總會、次至各縣市鎮鄉及農村中、皆照如此辦理、方能收得分工治事之良好效果、不然則進步難矣、

第三 除前兩項會所與學校之組設外、尚須於每一會中發刊一種或數種之會報、一以發揚國技之特長、一以使全國大小各處『武化運動』之各團體皆能聲應氣求、並可時時藉以報告各處『武化運動』之狀況、而促國技之猛速進步也、

上述三項爲『武化運動』之根本系統、組會所以發其端、設校所以致其用、刊報所以彰其功、三者略其一、皆不可也、然根本系統既定、茲再進而說明此種運動應特別注意之數點、以備關心斯道者之一覽焉、

(乙) 宜注意改良各端以資發展也 我國國技之高尙優美、既爲國人及世界各國所公認、顧何猶不能普及於中外一般人士、此誠熱心提倡國技者之所應加意研究者也、竊中國國技雖精美無倫、而其高深之學理、與夫偉大之效用、從無一人以有系統之撰述闡明之者、有之皆嫌簡陋無當、而不足爲大雅道也、至於練習國技場合之整理、與教師之選擇、固不可不慎重將事、而用具及武裝之腐敗俚俗、亦深足以爲國技不能發達最大之一因、餘待改正者、更僕難數、茲則僅按前述應即加以改良之各端、略依拙見、論列如次、

第一 國技教科書籍、亟應編定、惟固有者多出於私家之著述、今爲救此偏弊起見、應由全國武化運動總聯合會、禮聘當代精於此道之通家數十人、組織一『國技教科書編纂委員會』、分別編成初級中級高級以至大學各等應用之書籍、所有國技精深之原理、與適用之

效能、均順序闡明、務使此種學理在國家文化上取得最重要之位置、並能普及於世界各國而後已、此『國技教科書編纂委員會』應首先設立者、一也、

第二

教練國技之場合、宜有優美適當之布置、其位置之良否、面積之廣狹、空氣之清濁、風景之點綴、及其他一切設備完美與否、均應加意研究、蓋研求學理、課室中事也、教練身手、外場中事人、此種武化之傳播、賴乎課室內學理上之闡明、固爲首要、而外場上技術之教練、實又較前者爲尤關重要也、向者不察、多以汗穢狹隘之地、爲教授技術之場、其所被之影響、直令人不可勝言、此中况味、領受之者大有人在、如此、而欲使國技之普及、安可得乎、此教練國技之場合、應依相當計劃、設備改良者、二也、

第三

教師之良否、與國技之能否普及、至關重要、蓋所謂良否者、非僅關於技術之高下、而其精神品格亦在在能予受業者以至劇之影響、其精神品格之高尙優美者、恆能使向學者得一良好之印象、而樂與伍、雖技術之稍嫌淺陋、尙無大礙、否則、即有神技亦難免於學者不望之若浼焉、至其中之詳細利害、想有心人類能知之能言之、固無待余之喋喋矣、而救正此弊病之方法、惟有首先設一『教師養成學校』選擇技術精美者、令其入校再教授之以國技學之原理、復養成其高尙優美之精神與品格、以爲師資之預備、力矯江湖賣藝派之惡化、庶幾國技之前途、猶有發達之一日、此教師之必須慎重選擇者、三也、用具及武裝必須改良、在作者心目中早思有以就正於國中之諸大方專家、蓋年來各道郡大邑中之各武術團體、雖已稍稍注意及此、然以全國中言之、尙不啻萬一之比數焉、類如鏽刀破劍、抓地虎短靴、楊杏五式黑色多紐之短衫、御衣者固或有懷舊古人之感想、而瞻之者、實不禁引起人如入梨園觀劇或圍賭賣藝者之錯誤觀念、無知者相率隨之變

第四

而爲綠林式之豪傑、有識者則相率遠引、遂令此高尚優美之國技、不能超入於上流人士之社會、終則爲一般無知僉父之專利品矣、普及國技云乎哉、此普及國技之用具及武裝必須改良者、四也、

以上四端、爲余久欲言而未及言者、今敢不避忌諱、傾吐於此、是否有當、余則萬不敢自是、世有贊同此言者、其各努力以救正之、至應如何救正方法、余於國技上毫無研究、且與國中從事武化運動諸君子素少接近、甚望熱心提倡國技者、奮發振勵、有以處此也、余一門外漢、何敢多言、

三 結論

余於普及國技之利益及其方法、既略述之於前矣、今將再以數語爲吾文之結案、讀者或將致疑於吾言之猶未盡未當也、吾亦不復多辯、假使通國人士對於余前述應興應革之各節、人人能習、處處能改、則中華民族勃然興矣、彼少數之軍閥官僚、尙烏足以爲敗國之蠹哉、倘再努力使此種國技普及於中外之學校工廠軍隊商店及其他各種組合之中、則人類健全之幸福、庶可實現、世界大同之樂境、近在目前矣、豈不懿歟、豈不懿歟、

◎武術會前途之關係

採錄武術月刊

吳 山

自世界婦女身體被束爲纖腰、裹細足、穿耳鼻以來、各種族身體之來源、積弱已數千年於茲矣、夫以積弱之婦女、選生積弱之男女、無怪上古丈餘之身體、降至中古、至高者除曹交等外、不過七尺八尺、沿至近代、竟有身體不滿五尺、而且有三尺四尺之矮小身體、常見於社會者、若再沿至二千年之後、山可斷言、世界人類身體之表見於歷史社會、斑斑可攷、非妄言也、山前月遊澳、見美術照相館、中列一照片、係一八齡女與九齡男、結爲夫婦、身長僅二尺有奇、子則不滿一尺、山徘徊察視、片上注明係雲南某縣所產、竊嘆人類身體、積弱至此、種族恐難久延、國家前途、尙復

何望、心傷至今、無法解決、茲何幸中華武術會提倡國粹體育、直從根本上以救由弱種而至於滅種之危險、誠世界人類最可慶幸之大組織也、際茲解放婦女時代、甚望先從婦女身體解放、除去纖腰細足、及穿耳鼻種種痛苦、一方面更以武術發育人類來源之母體、一方面又以武術偏及於母體所生之男女、庶幾可由近代柔弱矮小之身軀、逐漸復還中古及上古高大強壯之體格、乃能研究高深精密之科學、發而爲自強不息、建設歐戰以後世界最新最著之功業、尤不難以世界比較最多之黃種、逐漸蔓延滋生於全球、因而混合同化各種爲一色、黃種語言文字俗習與制度文明、而久之全球一致、大同之基礎、即因之而益加鞏固、從此世界一家、自無戰爭之表現、而世界和平之名詞、乃能見諸事實、謂之爲黃金時代也可、謂之爲天國降臨亦可、猗歟盛哉、

●敘精武本紀

孫文

自人類日進於文明、能以種種經驗、資用器具抵抗自然而至於今日、人智所發明者、幾爲古人夢想擬議所不到、蓋云盛矣、然以利用種種器具之故、漸舉其本體器官固有之作用、循用進廢退之公例、而不免於淘汰、此近來有識者所深憂也、慨自火器輸入中國之後、國人多棄體育之技擊而不講、馴至社會個人、積弱愈甚、不知最後五分鐘之決勝、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時、爲今次歐戰所屢見者、則謂技擊術與鎗炮飛機、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國人曩昔僅襲得他人物質文明之粗末、遂自棄其本體固有之技能、以爲無用、豈非大失計耶、我國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鬪武善戰策我同胞、然處競爭劇烈之時代、不知求自衛之道、則不適於生存、且吾觀近代戰爭之起、恆弱國爲問題、倘以平和之民族、善於自衛、則斯世初無弱肉強食之說、而自衛之問題、不待他人之解決、因以促進世界人類之平和、我民族之責任、不綦大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皆爲不知自衛者警也、精武體育會成立既十年、其成績甚多、識者稱爲體魄修養術專門研究之學會、蓋以振起從來體育之技擊術爲務、於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係、推而言之、則吾民族所以致力於世界平和之一基礎、會中諸子、爲精武本紀既成、索序於余、余嘉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於流俗也、故書此與之、中華民國八年十月二十日、

●體育與國技

以下十則乃八年間廣東（四月九日廣東中華新報）報界爲精武會之評論

爽 公

體育爲鍛鍊國民體格之學科、國技爲一國體育之精華、二者皆強民之本也、體魄強者、其幹事必勇敢活潑宏毅、可以任大事臨大節、今我國積弱、實由於人民頹廢、故欲強國、必先強民、於強民必先鼓吹其強民之道、精武會諸君、遠道來粵、提倡國技、殆亦出於強國強種之深心、吾聞之喜而不寐、

顧今之世界、趨於世界合同、凡事當以世界爲目標、大凡事業學術技藝、當其創始、雖屬於國家的、及其精進、即可進而爲世界的、故吾願提倡諸君、竭力以圖、日求精進、使我光榮之國技、進而爲世界技、得於體育學上、占一重大之位置、與日本之相撲、德國之劍術、後先輝映於體育學史中、豈惟吾國之光榮、世界人類、當嘉賴之、願我精武會諸君其勉之、

●東人西人（四月九日廣東中華新報）

冷 觀

精武體育會發起滬上、以研練體育爲宗旨、而以德育智育爲輔、先是直隸霍元甲君、以國技稱雄大江南北、學者宗之、創爲斯會、成立以來、倏將十載、會衆已達七百餘人、直接間接、傳授不下千萬五千之衆、方其始基、學子不過七十、會所亦殊逼窄、近年由陳公哲盧煒昌姚蟠伯諸君、力爲提

倡、建新會所、奠定楨基、之數君者、其國技之伽藍歟

精武體育會、推聶雲台君爲正會長、穆藕初君副之、二君俱滬上著名實業家、素熱心於社會事業、於體育之研練、尤爲注重、斯會經二君爲之提倡、益有一日千里之勢、該會廣東分會、現已成立、吾粵之提倡國技者、殆有德不孤之感、而歡迎之矣、

●拳術之關係（四月八日人權報）

鐵

拳術爲吾國國技、往時軍人、雖重韜鈴、尤精技擊、自火器重、而拳術輕、論者以爲無當勁敵、不知日俄之役、其所挫哥薩克強兵如枯朽者、惟拳術之効、

抑拳術之妙、不獨臨時之足以自衛而應敵也、卽平時運動血氣、足以強體魄而益衛生、學堂宜列之體育專科、以養成軍國民之資格、此爲最要之著、

往時師儒、以文弱荏胞爲有書味、積習相沿、國安得不衰、種安得不弱、今誠欲扶衰起弱、吾以爲舍提倡拳術無由、頗與國人共勉之也、

●精武（四月八日新報）

雲

吾國拳術確有獨到之處、始則士夫不事講求、而流入於賣漿屠狗之輩、繼則此輩妄還血氣、每因派別不同、互相戕賊、又以火器日精、而此調益成廣陵散、今始反本還原、定爲國技、此吾國拳術中興之運也、

某君演說、謂吾人苟不急起直追、則國技淪亡、勢將輸入歐美、而吾人復由歐美轉販而得、吾聞其言而悲之、

上海精武體育會、成績卓著、吾粵人當聚全神以赴也、

●國技(四月十二日中華新報)

僅公

五色軍器、爲我國技擊之特長、非可笑也、此次歐戰、所用器械、幾無一物不復古、安見國技器械之終成礪石哉、王船山論練兵、謂時時操演、假作兩軍互鬪、不如時時出獵、與猛獸爲真實之搏擊、蓋假則寡容、真乃著緊也、留心國技者、不可不資爲參考、

提出國技二字、便隱隱然覺我祖黃帝、仗斧鉞、闢草萊、以蓋世武功、留遺於今日、我孝子賢孫、永紹箕裘、發揮而光大之、真非異人任也、願精武體育會、以鐵肩担之、以鐵拳揮之、

●精武體育會之前途(四月十一日新報)

慨

吾國人士、向來于體育一科、不甚注意、以致柔筋脆骨、人人以弱蟲見譏、今者精武體育會、自滬南來、設立支部、銳意擴張、使北粵男兒、盡化爲干城健者、其有裨於粵人、良非淺鮮、吾預祝其前途之發達也、

●對症下藥(新民國報)

達人

人孰不惡孱弱而喜強健、東亞病夫之羞、豈同胞所甘受、日本以武士道自喜、碧眼黃髯者、亦從而贊嘆弗輟、不如其本源所出、卽此羞人等答之病夫、物極必復、乃有精武體育會誕生、提倡國粹武術、俾海內昆仲、弱者強、而病者起、今日移教於粵矣、粵中人士、果不欲久蒙病夫之恥者、幸勿失此對症下藥之良醫也、

●精武體育會(天游日報)

非非

東方病夫、毫無生氣、積病夫而成病社會、積病社會而成病國、無怪一與列強交涉、卽在在失敗也

欲藥病夫、而成偉人、其必以體育為基礎、善乎西諺之言曰、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肉體中、今精武體育會來粵集會、俾五嶺以南、武德廣化、由東方病夫變而為世界偉人、不致望列強而生畏、則中華民國、復以永存於地球上、亦基於是矣、尙武諸公勉乎哉、

●盾（四月十日新民國報）

達人

善哉精武體育會以盾形為會章也、盾之用、在禦暴、斯會宗旨、已一望而瞭然矣、雖然、適用盾之主意者、寧獨斯會耶、北庭誤國殃民、吾人則以法律為盾、強鄰依勢凌迫、吾人則以民氣為盾、自一身以至一國、無時無刻而可離平盾、吾敬斯會、吾尤崇拜此盾也、

●粵東精武分會成立之感想（四月十三日上海廣肇週報）

羅伯夔

地球萬國、鷹麟鸚鵡、莫不挾其偉大之武力、雄飛於二十世紀之大舞臺中、而吾中國、自前清光宣以來、朝野上下、暮氣充塞、柔弱不振、如老病癱瘓、四肢廢弛、絕無發展之能力、一遇外侮、則股慄戰懼、蟄伏若可憐蟲、既無公理可言、則惟有聽命強權、如肉在俎、任人宰割、岌乎殆矣、不可終日、于是憂時之士、倡議變法、激烈之派、力謀革命、然自民國光復後、亦既改革政體、實行新法矣、而大陸沉沉、國事之腐敗、社會之蕪穢、時局之危險、甚于疇昔、然則救國之策將奈何、羅子曰、國者集合多數之人羣組織而成者也、國之存立、恆視民族之精神以為斷、故必有強毅獨立之人民、養成尚武精神、以鞏固國維、而後不為他族所凌轢、所摧挫、昔卑士麥以鐵血主義、為德意志之教育而德強、斯賓塞以堅忍主義、為英吉利之教育而英強、智耶爾以恢復主義、為法蘭西之教育而法強、近如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以俠武立國、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充布於三島間而日強、反是則為高麗為安南為印度、彼其文膚武嬉、民族之精神全消沮於逸欲宴安之下、而不克有為、故

人乘其敝、一卵壓之、奴畜之、卒墟其土、無復有拯救之餘地、嗚呼、不其恫歟、中國精武體育會者、固將以教育養成民族尚武之精神、以強種強國者也、溯其發軔之初、起于民國紀元前之三年、學子數十人、奉霍君元甲爲技術師、當其時、吾國禍變亟亟、外潮之澎湃颯而來、各有弱肉強食之野心、吮牙伸爪、環伺吾旁、而吾國號稱四百兆之人民、猶然虛懦相尙、鼯睡不醒、于是會中深識果毅之士、乃具大力發宏願、自信非尚武以鑄國魂、不足以救亡、相與慘淡經營、務達其完滿至終之目的而後息肩、故十年之間、而會衆之直接傳授者、已逾數萬人、分會之設、則紹興南潯松江香港漢口相繼進行、今則廣東分會之設、又告成立、余對於此、更有絕大之希望焉、吾粵民氣、素以勇悍著、然苟因勢利導、施以適當之教育、使就羈勒、則此可用之民氣、他日爲國干城、爲邦之楨、又胡可量、不寧唯是、由粵分會更進而普及于全國、使全國倪倪化化觀覲儉安之國俗盡、滿滌舊習、一躍而爲敵愾之健兒、其誰敢侮予、夫有世界眼光、斯謂之英雄、能造時勢、斯謂之英雄、若茲體育會、其真有世界眼光、而能造時勢以救國者哉、

◎特載武進魏聲鈺先生名著

北朝鮮鬪牛

武進魏聲鈺

朝鮮以文弱之國性、重困於虐政、益復萎靡無生氣、馴致亡滅、然北部如咸鏡等道、旁近我吉省一帶、民風獨以剛勁聞、獵人尤雄勇善鳥槍、地本叢山、林木斫伐殆盡、虎患尤甚、（虎喜居童山便於騰躍故也）山中飛走羣乳極繁、自爲日吞併侗令禁鮮人藏械、犯者禁錮、獵人遂已絕跡、封狼成羣、至於噬人白晝、祇可任之、無擊逐者、亦云傷已、惟鬪牛之俗、今猶尙武遺風、每歲端節午

日、一里中長老、醴資購擇壯牛之猛悍者、闢地十餘丈、圍以巨木、觀者處圍外、十數壯士進前徒手挑之、牛怒奮躍、挺角抵觸、健者能揮拳中其顛、應聲而倒、即舉牛爲贈、乃大歡飲、當劇鬥時、起伏擒縱、令人駭懼、脫技術稍疎、輒洞胸裂腹而死、今吉省延邊鮮僑最多、亦復演此、攷闘牛較力、本歐拉西丁民族古風、刻尙見之西班牙等國、北朝鮮此戲究由何地傳入、靡可攷矣、

俠魂曰、武進魏聲餘先生、爲當代名士、此篇爲知友許指嚴先生徵求而得、朝鮮僑民闘牛之舉、正爲王船山先生所謂練兵假闘、不如與猛獸搏擊、無假敵虛的、在在存對手遭受傷之慮念、一進一退、或避或擊、隨機應變、手手着緊、於幾微之際、皆足以授習技者有不可思議之玄妙、實爲練習國技者最善之進階也、

國技大觀名論類目錄（下）

古董姜俠魂編訂

我個人對於提倡拳術之意見	向愷然	新武化	盧煒昌
大精武主義	陳鐵生 卓枚	說劍	陳鐵生
精武之真精神	陳公哲	論槍	陳鐵生
叙精武本紀	朱執信	體育萬能	盧煒昌
叙技擊叢刊	吳敬恒 稚暉	體育萬能	陳鐵生
叙潭腿	汪兆銘 精衛		
女子與技擊之關係	黃曉香		
論吾國之精武體育會	和平		
男女之體育	吉隆坡教會報		
武化論上	羅伯葵		
武化論下	羅伯葵		

國技大觀 雜俎類(上編)

平江向愷然
吳江唐 豪 參訂

古董姜俠魂編輯

●霍公元甲遺事并精武體育會之梗概

盧煒昌

霍力士元甲，直隸產也，其父恩第，秉承家學，研練一生，遂以技名一世，至元甲更復益以內功，旁參各派，盡得技擊之神，髓體軟如棉，骨堅似鐵，雖貌不甚偉，而臂力雄邁，性復爾雅溫文，無拔劍張弩態，驟觀之，若無能者，鮮有知其爲兼擅內外家之雄也，前清宣統元年，應其友之招，束裝南下，擬與歐洲大力士奧皮音一較高下，冀有以湔滌老大帝國病夫之恥，抵滬時，樹幟於張氏味莼園，聲言專收各國大力士，其廣告云，雖有銅皮鐵骨，無所憚焉，至今思之，猶令人眉飛色舞，距離不能已，奧皮音此時，未知霍君絕技，儼若有氣吞六合，力雄一世之概，然驟睹霍君強項之狀，不禁惴惴於中，觀其立約條件中，有戒勿指戳足鈎拳擊之語，卽知其氣饒於中，而力怯於外也，嗚呼，以老大帝國病夫，而挫折大力士若此，亦足以目空一切，並爲同胞吐氣矣，果也碧眼健兒，卒有所畏，約成而遽他去，遂令霍君躑躅高臺，觀者望眼爲穿，以未觀絕技爲憾，時霍君見此現象，卽在檯上舞拳擦掌，藉顯家傳，并請座中之好身手者，每人登檯擊彼三拳，以表內功之效用，願人各有能有不能，誰肯不自量力，效仲氏子之暴虎馮河耶，越數日，有東海趙君，登檯請教，霍君以不傷同胞爲主旨，辭不與較，趙君激刺之，霍君迫於勢與角，敗之，後趙君知力不敵，又延其友張君作報復之舉，霍君初命其徒劉振聲與之角優劣，不分勝負，翌日張君堅請霍君與較，語含譏諷，霍弗獲已，勉與周旋，不旋踵而張君已失敗，比武一幕，就此告終，第聲譽所馳，終不使我精勤

勇毅之力士、投閒置散以自秘其家傳絕技也、時值暑假、各學校學生皆願受教於霍君、入會者踵相接、今日巍然直立之精武體育會、此其初基矣、惟事屬始創、籌備維艱、學子七十人、祇遍處於閘北王家宅、地址既形狹窄、器械又未齊備、且溽暑逼人、困難萬狀、而均不足以沮向學者之心、斯道動人之深、霍君感人之厚、已可想見、有此動機、方謂研練數年、不難盡人而霍君矣、豈知造物雖生才、又未嘗忌才、曾幾何時、致墮奸人陰謀詭計中、未告成功、先傳噩耗、是不僅霍君之不幸、抑亦精武學子之不幸已、先是霍君籌備設立精武體操會、時扶桑有柔道會者、以抵角術擅盛名於彼邦、耳霍君名、特拔其尤者十餘人來滬與霍君較、雙方擇定公證人、彼邦領事、亦預其列、霍君先命其徒嘗試、以不諳彼輩手術故、先直立不動、以覘其究竟、彼輩見有機可乘、直搦其徒之胸、欲挫之使倒、不知擊技教練法、先穩步武、故踵趾着地、有如巖峙、迥非尋常臂力所能搖動者、彼輩不察、疑有魔術存於其間、互相詫愕、抑亦可哂之甚矣、角逐而後、技皆出霍君之徒下、彼輩悲憤之餘、慙慙其首領出、與霍君較、其技雖略優、然一經霍君之迎擊、便覺步武凌亂、氣喘如牛、陡聞轟然一聲、敵人已折其臂、彼徒衆嘩噪不已、幸有證人折之以理、始含恨而退、繼而聚飲席間、詢知霍君新染熱疾、遂介紹彼邦醫士診治、而霍君竟受其慢性壞肺藥之賜、精武開會未及兩月、竟舍各學子而費恨以沒矣、斯時會衆及助教二人、以斯會創立不易、勉繼霍君之志、百計維持、中經無數波折、始克於次年遷至工部局華隊商團舊址、而會務始漸有端倪焉、終以風氣未開、雖提倡不遺餘力、而譽者終不敵毀者之多、備歷艱辛、飽嘗笑罵、在事職員、亦可謂勞怨不辭者矣、是秋以會款支絀、特假新舞臺開運動會籌款、今精武會每年開秋季運動會一次、實濫觴於此、是時學者練習僅數月、尙無成績可言、迨霍君之弟元卿蒞滬、嚴加訓練、學者技術始大進、社會信仰日深、而學界之聞風興起者、幾遍大江南北矣、會內教員、因此有應接不暇之勢、蓋同時分會所需、與

夫學堂之聘請、寥寥三五教員、除在會授技外、絕無餘晷以供各界之求、於是遣人赴津、敦請擅斯道者數人、一時蒞會者如趙振羣、趙漢傑、趙觀永、李健民、張富猷、李占風、李蓮村、霍先生之子東閣等、皆擅絕技而富經驗者、以之分派、各校擔任教務、如南洋公學、南市商團、水產學校、甲種商業學校、中國體操學校、惜陰公會、中學校等、均聘精武會教員授藝、分會則除本埠外、紹興、南潯、松江、香港、均經設立、現在則漢口粵僑、勞用宏君、又已成立分會於該鎮矣、民國初元、紹興分會幾爲王金發所蹂躪、幸前滬督陳英士函電紛馳、始保無恙、此數年中精武會之發展、雖由各職員之慘淡經營、然出於會長袁恒之之實力贊助爲多、民國四年冬、各職員會議、僉謂會員日衆、會址不敷、擬擇一相當之地點、建完全之會場、俾斯道流傳、有基勿壞、嗚呼、斯時所言、徒爲理想、乃有志竟成、而五年春、新會所卒告成功、則陳君公哲、盧君煒昌、姚君蟾伯等、爲力獨多也、未幾部署既定、擇日遷居、會員茫然未知、羣相詫異、幾疑此次建築、實成於鬼斧神工、不知由冬徂春、職員籌劃進行、辦理交涉、固已疲於奔命、神形交悴矣、竊思之自國中有技擊以來、從未見有如是堂皇、刀槍劍戟、竟得自由映耀於租界日光中者、會務而臻此地步、此職員等所以百折不回、茹苦而若有餘甘也、新會初基既奠、百務叢生、其易名曰體育、範圍益廣、舉凡一切有關體育者、罔不具備、以其專事體育、未免偏畸貽譏、故於德智之貫輸、特三致意焉、此會中所以有勵志圖書報室、與夫中西夜學之設施也、至勵志團之改良、尤爲難能可貴、會員皆束身自愛、未聞以粗暴陵人、會衆亦從無發生意見者、胥於此團是賴、餘如音樂遊藝等部之組織、其有補於身心、亦非淺鮮也、會務既繁、各職員咸以弗克負荷是懼、復於五年春組織董事會、俾遇事有所秉承、今之董事爲簡照南君、袁恒之君、聶雲台君、朱慶瀾君、穆藕初君、梁麗藻君、周錫三君、王閣臣君、陳止瀾君、之數君者、於斯會多所贊助、誠社會之熱腸人也、五年開秋季運動會、高中初三級

會員、同時舉辦畢業、以北派既造詣日進、不得不多參別派、以資研究、其時添聘者、南派則有江陰陳維賢君、孫贊軒君、此外又添聘北派葉鳳池君、增加弓箭一科、及粵派尹君、以增進會員之體力、更闢女子模範團、爲將來女子體育會之嚆矢、又增設槓子、平槓、木馬等技、而會務乃蒸蒸日上、今則滬上各學堂、如中華鐵路學校、復旦公學、倉聖明智大學、廣東小學、澄衷中學、嶺南中學、培本小學、競存學塾、培德學校、愛國女學校、及恒豐、德大紗廠、聶氏家塾、商務印書館、工界青年勵志會、唯一兩等小學、郇光學校、皆延請精武會教員教授拳術、蓋各界之樂習斯藝者、良以其運用肢體、咸出自然、毫無勉強耗力之弊、雖老人稚子、無不相宜、廣東小學之成績、可證明稚子之獲益、會董梁麗藻與編輯陳鐵生之練習、可爲老人獲效之表示、若夫壯年孱弱者、一經訓練、成效昭然、會員沈季修、一病幾殆、入會練習、未及經年、其食慾竟兼三人之量、陳公哲君之妹士超女士、患心悸血虧者四五年、乞靈醫藥、終未見效、改向技擊方面注意、而竟得霍然、餘如黃維慶等、僅及半年、其身軀之發達、前後判若兩人、默計一年中、凡柔弱之少年轉爲強壯者、正不如凡幾、回思霍君一念之誠、竟成偉業、他日轉移風氣、重鑄國魂、將不僅於商學兩界是望、前途遠大、願與同志共勉之、中華民國七年四月八日、

●健兒團記

盧煒昌

待人以恕、律己以嚴、斯言予聞之稔矣、第奔走半生、物色律己之同志、殆如鳳毛麟角焉、遑論其嚴矣、生平律己以嚴、差堪自信、然往往遇形禁勢格之際、推諉自恕之情、乃發生於不知不覺之間、予於是拂袖而起、曰弗有監察以竟其互相督責之功、雖聖人亦有時而怠其防閑、健兒團之組織、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精武會員之鎮日磨礪、誰復敢以怠惰譏之者、然嗜欲餒人、恆沮其奮勵之氣、雨雪載道、益堅其自

恕之心，每有習藝頻年、轉瞬即仍其恭靡故習者、爰集衆成團、勤加鍛鍊、俾咸獲溫故知新之益、互肩勵勤攻錯之責、每日聞鈴紛集、列隊會操、組織未及兼旬、人數有加無已、連日暴露於酷熱陽光中者、汗流浹背、所不顧也、肢體酸楚、非所計也、予半生所難物色之律已同志、一旦竟獲見數十人焉、其快慰感奮爲何如、而自律功夫、亦藉此而免一簣之虧、其獲益更不少遜於諸同志也、抑尤有進者、拳術運化、深邃無倫、向藝者、畢生鍛鍊、窺其奧而探其髓、亦只博得定點兩字而已、然苟非從基本上痛下功夫、則一生之訓練雖勤、而絲毫無當於實效也、精武會開辦伊始、霍元甲先生手訂課程、常謂非先致力於潭腿以築其初基、不僅難窺藝術之堂奧、而所謂崇華黜實、必難望其勤行罔輟而克底於成也、當時學者雖聽其言、而心非之者比比也、卒之衆論難達、變通教法、而影響所屆、十年來高等畢業、仍斤斤向學之會員、均當日恪遵霍先生之教、而淬全力於潭腿之會員也、時至今日、拳術之實效已彰、始敢與吾會內各健兒、相見以誠、而力抑其崇華黜實之誤、冀斯術於人心再增一度之貫注、而益神其壽人壽世之妙用、窮其影響所屆、十年后之精武會員、又不知登峰造極、至若何地步也、健兒乎、精武今日之成績、繫於霍先生一言、而他日精武之成績、繫於諸君一身矣、事貴有恆、尤貴奮勉、願與諸君敬謹識之、

●勵志團緣起

起草者

鄭灼辰
馮蘭皋

勵志團爲技擊部同人所組織、以規約互相維繫、而策勵團員之向學者也、成立於民國初元、先是會員黃某、自云因受外界之激刺、思欲有以消除東亞病夫之恥、特約其友馮蘭皋鄭乙黎入會、學習拳術、甫學至潭腿第八路、黃某即退學去、衆詢其故、曰甚矣憊、今而後知東亞病夫之誚不易除也、聞者嗤之以鼻、陳公哲謂馮鄭曰、兩君得毋表同意歟、二人聞而恥之、相與訂約、互相勸勉、以期弗蹈黃某之覆轍、有曠課一次、即罰洋半金、每日課程、十三套爲最少、否則以曠課論、並請陳公

哲爲公證人罰款、交公證人儲之、一俟債有成數、將以宴請公證、而酬其監督之勞、積數月、彼此履行甚力、核其所罰之款、不滿三金、遂約公哲往四馬路奇芳居晚膳、以踐前諾、其未與會者、莫不仰羨焉、於是乎而有勵志團之組織焉、此即今日勵志團之初唱也、團例凡曠課一次者、罰洋一餅、如因事、告假須在上午九時以前、逾時即作曠課論、凡告假者、如預告則須繳費一角、若用電話告假、則照罰款之半、所罰之款、悉充聚宴公費、宴會時不能與會者、亦須預早告假、否則罰與曠課同、又以酒能誤事、亦且傷生、於體育家尤不相宜、故酒亦在禁止之列、有犯之者、罰洋一餅、團員倘一年中未嘗告假、及被罰者、當以團體名義、特製銀牌贈之、若勇於赴學、爲團員所公認者、則贈以金牌、並爲養成各團員自治能力、俾互相淬勵其精神、以爲將來擔當繁劇計、入團者、非但無介紹強逼等例、先須取閱約章、思量三日、自信確能遵守規約者、方准加入、故一時簽名入團者、得十餘人、於是宣告成立、隨舉陳公哲爲團正、甯竹亭君爲會計員、此時馮鄭二人之團體、以勵志團宗旨相同、陳公哲又被舉爲團正、於是提議合併、而勵志團員、亦以二人爲該團之嚆矢、故亦極意歡迎、繼而音樂部員、亦全體加入、故規約中即增加音樂部員於聚宴時、須攜帶樂器、以娛團衆、規避者罰與不赴宴同、又以學生於功課之餘閒、來會練習技擊、而能加入本團者頗多、羣謂學生多子弟資格、罰款不可與團員等、始將團員分爲普通與學生之兩種、普通之罰款、條例如故、學生半焉、厥後學生之加入者尤衆、斯時已達三十餘人、故每年必有宴會數次、各著名菜館中、皆知有精武式、蓋精武式者、相約赴宴、不後時、筵中不設酒、不爲世俗之禮所拘、一以誠意相見、據案大嚼、既飽而退、曾不悵情去留者也、四年秋、滬上颶颶陡作、飛石走沙、大有折樹摧屋之勢、當斯時、會所猶在王家宅舊址、鐵路旱橋、爲會衆必經之道、橋旁白鐵圍欄、犬牙相錯、爲風力所壓、成尖角形、行走其間、危險異常、加以橋之北境、多頽舊老屋、屋頂上鉛片、時有飛墮之虞

、以是行人絕跡、而吾團衆不以自餒其勇氣、而貽後至之譏、故無一缺席者、至於潦水塞途暑氣陵、鏖更不足畏、民國三年春、精武會、曾舉行考試、以覘各會員之體力、法以兩小時內、令各會員、盡力表演技擊、每一套經教員通過、則給予一籌、以誌其數之多寡、而評定優劣、其結果最優者、均爲此團中人、其尤者、能於此兩小時中、表演至五十餘套、非此團者、甚至有練不十餘套、便已氣喘如牛、頽然僵臥矣、團員力行苦學、體力較進、並食慾亦有兼人之量、五年秋、團員全體赴蘇參預滄浪亭西醫學校游藝大會、表演畢至金閶之酒樓午膳、以善飯聞、其盛飯至八數者、且謂爲儉腹、桌上積飯盈如丘阜焉、座客皆集其視線於吾輩、食既、團員皆奇該樓食品之廉、肆主人曰、吾店大例、殺饌按品索值外、飯則每客三分、故廉也、衆因謝之、主人曰、余業是數十年、善飯如君等者、實不數數觀、苟客皆如君輩、吾其破產矣、君等其廉將軍之流亞乎、其食量之豪、有如此者、且團員日衆、皆具名譽上之爭競心、故受罰者寥寥、得獎銀牌金牌者日增、甯君竹亭即於四年先得獎金牌者也、五年六年七年此三年間、得獎銀牌者十人、獎金牌者四人、並三年未嘗輟課一次而受特別獎勵者二人、故今團員數逾半百、積一歲之罰金、尙不足以製獎牌之需、團衆之決心毅力而足多焉、餘如以個人之自治能力、與斯團爭勝者、尤不乏人、吾會會員十年來、皆能束身自愛、無粗暴凌人者、以勵志團之力爲獨多、於此可見斯團入人之深、感人之厚、他日習爲風尚、將必至立儒廉頑、則不僅同人獲益而已也、

●精武女子模範團紀略

陳士超

精武女子模範團之設、欲提倡女界體育也、天之生人也、頭同是圓、趾同是方、無稍判別、然任事每讓於男子者、則以女子自甘於承認爲體質柔弱、又未講求體育故也、士超初於民國六年、與張湘紋黃曉香周素君張香素陳盧雪英諸女士創此團、并強六兄公諸任教授、不半載、學者體力非常進步

、由是加入本團者踵趾相接、遂於七年六月、全體會議定約章、及選舉職員、嚴定賞罰團員踴躍練習、風雨不間、而體力之進步、固不讓彼自命昂藏七尺之男兒、孰謂吾女界爲天生弱質也、鄙人略涉醫學門徑、茲四年常患心悸、自施藥餌、固無寸效、即徧延泰西名手、亦復徒然、六兄既以技擊授我、越六月而痼疾若失、黃君曉香、卒於求學、體質最弱、不敢以風、今則嚴寒且御夾衣、前後如兩人焉、其大效奇驗若此、有不甘爲天生弱質者、盍興乎來、

謁紅花崗記

陳鐵生

紅花崗在羊城之東郊、刺客溫先生生才、林先生冠慈、陳先生敬岳、鍾先生明光、歸骨之所也、民國八年春、回粵創辦精武會、與煒昌公哲蟾伯仁機漢佳唯一嘯嘯躍墓前、申一瓣之心香焉、墓前有聯曰、碧血千軍壯、紅花此日香、中列石櫛四、（自圖之左方起一林二溫三陳四鍾）林先生炸李準於雙門底、以身殉焉、溫先生槍殺滿人孚琦於東郊、陳先生亦欲炸李準未遂、鍾先生則謀龍濟光而死事尤慘者也、五嶺門南、鍾靈毓秀、誕育四先生焉、迺四先生以生命購來之中華民國、見象竟如此、後死者其有負四先生矣、當時吾粵有公祭紅花崗文曰、嗚呼、杜鵑茹恨、血花紅映珠江、精衛啣冤、汗簡青紆玉軸、繫春曉之郊馬、低頭崇拜英雄、屠大陸之龍蛇、含笑同歸廣漠、洩天地不平之氣、增河山無上之光、先七十二士以成名、趁廿四翻風而致祭、會城之東、高岡之麓、巍巍高塚、轟轟豐碑、或揮博浪之椎、或奮荊軻之劍、或擲黃衫之彈、或運聶政之鋒、倚笑城樓、忍令胡兒得志、繁興黨獄、何堪酷吏尋仇、弓在手而箭在弦、放蒼鷹之一擊、血欲沸而眦欲裂、遺梟鳥以雙丸、成敗雖有不同、功烈實相比並、喚起三百年酣夢、繼開岡上黃花、破除四千載威權、贏得墓門碧草、棠梨慘澹、知毅魄之所棲、柳絮纏綿、惜韶光之易逝、適值煙生榆柳、粥糲緋桃、正當酒熟茶薇、饌陳紫筍、既矢誠而矢敬、其來格而來歆、邦國永寧、實勞憑式、人天不遠、鑒此悃忱、

按此篇請參觀圖畫類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之四科武術

士 心

壬戌秋馬氏子貞霞滬、倡議舉行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後得各界贊同、聯名發起、首由盧督辦子嘉、何軍使茂如、陳師長樂山、相繼提倡、故不三月略具規模、迄今日有此盛會、爲中華民國開尚武之風、立強種之基、倡武化之學、廣體育之用、爲武術歷史、一增光彩、非所謂空前美舉歟、此次加入武術運動、有直魯豫蘇浙皖……等省、其餘各省、因兵燹災荒、不克列席、亦一憾事也、此次表演節目、皆係各團各門各派、自由發揮特長、俾全國人士、有所觀感矜式、會中表演四科團體運動、爲馬氏數十年武術教育之精萃、一曰拳腳科、二曰率角科、三曰棍術科、四曰劍術科、今國中號稱勁旅者、多精練此四科、而後成其勁、可見價值之一班矣、拳腳者、以拳腳互用之謂也、科者、教科也、(棍術科、率角科、劍術科、倣此、)拳腳科一門、所集名派成法、如閃轉騰挪、出奇制勝等妙用、極其精密、率角科者、角技競勝之實施法也、精習此科者、克敵制勝、有若左券之可操焉、彼東隣三島、竊取吾一二之長以號稱大和魂、武士道者、即此是也、吾而固有之國技、國人反放棄之、以致相形見絀、甯不大可恥耶、今者吾同胞大聲疾呼、否認二十一條、收回旅順大連之聲浪、遍布國中、然而無拳無勇、不武無術、徒有愛國志士一片熱血、於事何濟、國民奮其武勇、操其藝術、急起直追、前仆後繼、則終有達到勝利之一日、此率角科之良效大用也、長兵器中、最適用於今日者、當推棍術、故有棍術之一科、以彰其刺擊衝鋒之妙用、劍術科者、短器中之上乘、爲禦侮衛身之良法也、精於此道者、不必佩劍、隨身但有文明棒、自能衛身而有餘、則劍術科之有造於人、豈淺鮮哉、此次大隊所演者、一拳腳科(甲)單人教練、(乙)連貫教練、(丙)對手教練、二率角科(甲)單人基本教練、(乙)實施教練、三棍術科、(甲)單人教練、(乙)連貫教練、

丙)對手教練、四劍術科、(甲)單人基本教練、(乙)連貫教練、(丙)對手應用教練、大隊表演員爲陸軍第十師第四師暨第六混成旅各部軍士、(按中國軍士受此種訓練者有五十萬以上)以上皆所謂四科團體運動是也、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開幕紀

編者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於四月十四日起、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表演技術、各省武術專家暨武術運動員、行政官長、中西來賓、各學校各團體之到者、不下五千餘人、并由童子軍維持全場秩序、紅十字會亦派有汽車救護隊、自由車救護隊到場、布置井然、茲將開會情形、分誌如下、

▲全場布置 大門前橫曰中華全國武術運動大會、站有武裝警察、甬道兩旁爲招待員、佩有磁質圓徽章、進爲童子軍營帳、再進爲運動場、正中向南有大臺曰宣武臺、設座甚多、即開會處、臺下兩旁排立武器、頗見威嚴、臺之對面有露天演武臺、爲運動員演技之用、環場四周、搭有梯臺十餘、爲參觀座、左曰宣武臺、右曰樂善臺、向北者曰民強臺、左側者曰民興臺、右側爲團體學校參觀席、不另建臺、

▲到會人物 到會者有名譽會長何豐林、會長馬子貞、編配主任唐豪、暨各職員及內政部代表淞滬警察廳督察長張桂榮、江蘇省長代表教育廳代表陸規亮、上海縣沈知事、北京體育學校校長許翫厚、軍署參謀長汪幼農、軍署秘書長陸達權、江蘇省教育會袁觀濤黃任之沈信卿等、

▲開會儀式(一)搖鈴開會、(二)會場報告用傳聲器請運動員按次排隊入場、面臺而立、(三)行敬國旗禮、先由童子軍在場左升國旗、同時奏樂、各長官暨職員會員列隊向國旗立正、注目致敬、全場一律脫帽立正、(四)行升會旗禮、先由童子軍在場左升會旗、全場注目致敬、(五)奏國樂、全場人員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六)職員全體攝影、(七)入座、(八)會長報告(九)名譽

會長致辭、（十）宣讀頌辭、（十一）打鐘開始表演、

▲會長報告 會長馬子貞報告云、今天開中華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實爲中國之創舉、籌備之初、何軍使暨各界襄助、得告成功、頗爲欣幸、今日又蒙各長官各專家蒞場提攜、使中國武術日臻發達、盛意可感、予敬代全體致謝、次名譽會長何茂如致祝詞、由秘書長陸達權宣讀大意、謂近代槍砲之用、宜散不宜整、宜遠不宜近、若兩雄對峙、赤手相搏、則非武術不爲功、故武術者、所以補槍砲之不足者也、此次舉行第一次運動大會竊以爲有二善焉、一曰練體魄、二曰壯膽力、具此二善、一旦用之於戰事、是能於槍林彈雨之外、奏出奇制勝之功云、

▲演說記要 黃任之演說、略謂上海時有運動會、向不過一個學校、幾個學校、或甲縣與乙縣、甲省與乙省、從未有合全國而運動者、今日之會、實爲運動上之創舉、足見國民體育之進步、而此會運動之主旨、又在武術、足見吾國武術有提倡之必要、故望武術家以其固有之長處、宣諸社會、使國民得以瞭解而實習之、諸君須知吾國國際此外交吃緊之時、國民責任綦重、故今日之會、實與外交亦有密切關係、即一方面爲發揚民氣、一方面鍛練民力、從無民力薄弱而民氣可以發揚者、故鍛練民力、實爲發揚民氣之基礎、惟諸君勉之、袁觀濤演說、略謂技擊爲吾國國粹、數千年以前、即甚注重、後因不甚注意、以致逐漸衰落、此次馬子貞先生發起本會、提倡武術、吾人得有機會、從事研究、無任愉快、至於研究之法、當不限於實習、在科學上、理論上、均宜著手、則中國武術之進步、可與世界各國各種武藝並駕齊驅、各武術家能肯進一步研究、則中國武術、不難治世界武術爲一爐云、次沈信卿演說、略謂此種運動會、是中國第一次的事情、且時聞中國文化進步、却未聞有武化、遑論進步、自馬君提倡以來、人皆知武化之優點、而稍稍注意矣、其實文武二字、無絕對界限、文的也須學武、武的也須學文、諸君來此演習武術、是武化運動的先導、武化因此進步、可以

預卜、倘能加以著作、將各派各門之優點、詳細說明、或繪圖作證、則學者更易瞭解、而進化之速率、因之增加、可見習武者兼之以文、習文者兼之學武、則中國之文武化、日臻完美之域矣、次內務部代表讀祝詞、繼沈知事祝詞、表演三日間、觀者多拍手讚賞、

▲表演團體 精武體育會、上海武德會、公共體育場技擊部、精武女子體育會、中華武術會、北京體育研究社、北京鎮英體育社、山東武術傳習所、天津進德武術研究會、蘇州武術會、常州正德國技學社、松江國技學習會、精社、南翔英武社、武技研究會、滬南武術傳習所、大同體育會、上海武士會、拳術研究會、武術團、上海縣警所、第六旅一團武術隊、松江一營武術隊、第四師炮工營武術隊、第六旅二團武術隊、二十旅武術隊等數十團體、

▲表演學校 東南大學、愛國女校、西師女子師範、啓賢女校、東亞體育學校、養正學校、中國女子體育學校、愛羣女校、精武義學、廣肇小學、廣肇女學等十餘校、

又各地武術名流、許禹生、吳鑑泉、劉彩臣、程有龍、李健華、于斐堂、周秀峯、王福田、于振聲、高鳳嶺、楊君韶、李義民、沃雲興、葉鳳池、胡秀山、王章武、武振華、滕啓德、朱關福、劉德生、何玉山、楊德卿、楊吉卿、翟殿臣、秦鶴卿、蕭格清、王子平、陳子正、李潤亭、趙連和、許續會、劉百川、高振東、劉世昌、高振東、韓凌森、王鳳章、寧竹亭、許太和、王懷琪、劉英華、楊廷棟、左明霄、喬志庵、張鳳岩、王俊峯、于海亭、楊慶昌、寶寶章、崔繼淮、陸家駿、胡明海、馬德英、宮蔭軒、等數百人、

▲附錄祝詞 是會開幕後、各官廳各團體贊祝之詞甚、惟限於篇幅、不能盡載、茲將何軍使韓省長兩祝詞採錄、藉徵上下提倡此道不遺餘力之概況也、

民國十有二年四月十四五六等日、上海開全國武術運動大會、鄙人承同人不棄、謬推爲名譽會長、

無任感愧、竊設武術之顯晦、國勢之強弱繫焉、三代以前、文與武合、射御兩事、與禮樂書數以俱傳、而春秋列國之戰、懷絕技以效力戎行者、所在多有、此孔子所以稱白刃可蹈也、降及後世、國家狃於右文之習、戰事則純用鎗砲、而武術遂微、顧鎗砲之用、宜散不宜整、宜遠不宜近、若兩雄對峙、赤手相搏、則非武術不爲功、故武術者、所以補鎗砲之不足者也、保陽馬子貞先生有鑒於此、欲激發國民尙武之精神、貫徹國家自強之宗旨、聯合同志、組織斯會、以上海爲通商首埠、全國觀瞻所繫、舉行第一次運動大會、鄙人竊以爲有三善焉、一曰鍊體魄、夫膚革之堅實、恃乎氣血之充盈、諸武術者、必能以時節宣、驅除疾病、而軀幹可以強、一曰壯膽力、世風不古、伏莽潛滋、行旅多有戒心、居家易招不測、講武術者、有備無患、以之衛己、亦以之拯人、而禍變可以弭、一曰增技能、夫養由善射、百步穿楊、記昌彎弓、三年貫蝨、此等武術、後人詫爲異聞、於是技擊之精、僅散見於燕書郢說、有人焉爲之提倡、必有出而顯翹關之勇表超距之能者、而名譽可以揚、具此三善、一旦用之於戰事、是能於鎗林彈雨之外、奏出奇制勝之功、歐美各國、每多武力比賽、日本亦盛稱武士道、以中國四萬萬人之衆、顧可佚歷代相傳之武術湮沒而弗彰乎、鄙人治軍有年、綜觀中西教戰諸籍、對於鎗砲、祇有掩避之法、從無抵禦之方、近自歐戰以來、列強火器、精益求精、揆諸物理、變化之機、必當有法以善其後、嘗讀戚繼光氏紀效新書、多詳擊刺之術、與近世多用鎗砲者不甚合、今之武術大會、適與戚氏之旨相近、果能推本此義、發揮而光大之、則是實效於有形之鎗砲者易窮、而取材於無形之鎗砲者難盡、內以增體育、外以耀國威、中國之強、其亦可計日而待乎、瞻望前途、非常慶幸、謹爲鞠躬而祝曰、中華武術運動大會萬歲、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敬祝、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四五六日、爲中華全國武術運動開會、表演各種武術之期、中外人士咸來觀禮

、甚盛事也、國鈞嘗維聖經三達德勇與智仁並重、中西施教育體育與智育德育並稱、曰勇曰體育皆智仁之表見、寓智育德育之精神、古今中外、道無二致、昔子路問強、夫子告之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老子曰、大勇若怯、孟子生當戰國、亦以撫劍疾視爲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古者射以觀德、揖讓而升下、而飲藝也、而衷乎道焉、貴會提倡國技之精神、爲集合表演之盛舉、發揚蹈厲、蔚此大觀、內足以增益智慧、輔助仁德、立貞固幹事之基、外足以振奮柔靡、磨鍊筋骸、作剛強不屈之氣、旅進旅退、中矩中規、以視好匹夫之勇、逞血氣之強、侔乎遠矣、尤願不忘知恥近勇之訓、以詠仁蹈德爲歸、勿恃強以凌弱、勿矜要而暴寡、以武術爲道德之後盾、更以武略爲衛國之干城、華族勃興、其庶幾乎、國鈞不敏、願與貴會諸君子共勉之、江蘇省長韓國鈞謹頌、

●王子平傳

唐 豪

談拳技者、無不知有滄州、蓋其地民風、尙勇好鬪、父母教育其子女者拳技也、社會業餘之運動拳技也、故滄州之名、遂震於南北、交通未發達以前、燕趙間故多綠林之雄、行旅往來、無不雇鑣局拳師以自衛、鑣局拳師初非專與盜鬥、亦有一定規例、凡護鑣過衝要地點、必喊口號、盜黨知拳師爲行家、於是相約不來犯、惟經滄州、喊必失事、非滄之人爲盜、蓋滄地爲拳技出產區、喊鑣是輕視滄人、故必劫鑣以爲快、鑣不喊滄、拳師每以此語相戒、至滄地拳技、盛名之震、非出偶然、亦不徒以強悍稱、完全出諸社會無形獎掖、其地抱技之流、非人人得自居拳師之列、必曾以手法勝人、始有附於門牆者、否則雖白首英雄、無人顧問、尙勇好鬥之風、由於民俗習尙使然也、王君子平、爲滄州傑出之健兒、幼秉家傳、長於八極派武術、而披掛形意太極插花炮紅諸門、無不精曉、弱冠習商、跋涉關外、同道見其體魄堅強、勸入軍隊、嗣隸馬子貞將軍部下、以能舉千斤石磴、軍

中爭上力士之號、故以千斤大力士顯、而不以拳技顯、民國八年、王君勝俄國力士康泰爾、而大力士之名益噪、康泰爾者、自稱世界大力士、曾在上海民興劇場獻技、與中國人宋金子角鬥、勢均力敵、未得揚眉吐氣而去、八年春、又獻技於北京中央公園、頗以孫唐（孫唐力能搏獅、聞名世界、意大利人、）後第一人自負、康體格魁偉、登場輒顧盼自豪、不可一世、宣言願與中國力士一角身手、獻技兩夕、無敢應者、第三夕、康之舌人傳語、謂康力士來京、迄無一人能與交量身手、中國人體格羸弱、難免貽笑、語已、康極盡其兩臂臂力、扭斷半寸徑鐵練、觀衆咸爲舌擡不下、相與鼓掌、讚嘆不絕、斯時康方傲睨自得、王君忽躍登臺上、曰、我王子平也、來與力士角技、觀者無論知與不知、全場鼓掌歡迎、是亦康泰爾譏國人爲病夫、一種暗示的反抗也、康見王君、遽呈不屑之態、傲然語王君曰、余世界大力士、鮮能與余敵者、爾其自量、勿輕招尤、王君曰、爾非宣言願與我國人一較勝負乎、余爲中國人、勝爾則請爾遁出都門、不勝爾、則爾仍可以世界大力士自雄、舌人傳譯其意、力士曰、諾、雙方各延公正人、約死傷勿恤、期既定、各報咸載其事、臨時官廳出而干涉、派隊彈壓、時王君供職陸軍部、召集兵士數十人、便服布置臺前、康泰爾出王君一躍登臺、甫交手、康已拑地、時會場中呼噪嘩笑聲大作、康就地爬起、不知潛匿何許矣、王君軀幹之高度、與常人等、肌肉之發達、則出天賦、與康訂約角力之攝影、兩臂肩頭之三角肌、隆然高起、宛似一人而具三頭者、性肫摯、具愛國血誠、每以挫衄異族人爲快、在魯時、德人馬志尼、偉絕力、訪王君角賽、略一舉手、德人不自知於何時受擊、頗詫我國拳技之神變、有一大力英人、與王君角力、因不勝、憤然拍桌、桌面爲之洞穿、王君僑寓青島、因角傷日人、日本警察、偵知王君在戲院觀劇、圍而攻之、王君據梯口、登者一一擲下、卒不能動其毫末、從容而去、日警署欲加逮捕、王君又挺身而出、終不敢加罪、余識子平、在民國六年、時余赴魯參觀馬子貞將軍武術、觀其運動石磴、

亦僅知其爲力士而已、客歲、王君移居滬濱、以至事鞅掌、不獲時相過從、全國武術運動大會開幕、四方英傑、咸萃於滬、前四十七混成旅武術教習、于斐堂君、爲余舊識、拳技界之名宿也、魯人、習武於滄州、生平知王君最深、曾告余、王君研習一手、致力十五年、本年三月、余復偕王君赴蘇州、同任省區運動會國技評判之職、下榻旅舍、暢論竟夕、相與比擬手法、覺世人僅以王君爲力士、未免淺之乎所見矣、

●記十八武術專家圖冠首卷

馬西民
唐豪

張鳳岩

爲率角專家、達於幾何學重學學理、故其功夫最純、經驗尤富、爲人雅重氣節、廣交遊、燕趙間率角名手、出其門下者極衆、現年六十四歲、猶完健如壯年、圖爲率角中待發姿勢之一、

吳鑑泉 程海亭

太極八卦兩派武術、其運用之妙、在剛柔相濟、其行功之難、在吐納氣息、吳程二君、一爲太極高手、一爲八卦巨擘、同隸北京體育研究社、隨社長許禹生君、推行武術甚力上二圖屬太極八卦姿勢之一、觀其氣度從容、從可見二君行功運用之一班矣、

王福田

爲插拳門專家、精大槍術、大槍者、式甚簡單、而運用之妙、匪言可喻、觀戚南塘紀效新書之大槍術、即可知此種槍法、在中國古昔戰爭史上、極佔價值、與普通使用之花槍不同、王君傳自其大父國雲公、家學淵源、故技術精滿、歷任軍官學校教職、南北生徒累萬、

王章武

王君精披掛翻子螳螂出脚等各派武術、生平遇名手極多、融會各派、幾於自成一派、其議論思想、

高人一等、此次南來表演、出手飛翻、天矯似龍、各派名宿、多爲傾倒、

高鳳嶺

爲猴形拳名手、更精於地躺拳、身手綿巧、步履輕捷、年已六十八、寡言笑、終日除演武外、心不旁鶩、此圖單足翅舉、屬猴形之一、老年有斯功力、尠觀也、

楊德卿 楊吉堂

楊君年已七十有八、爲前清都司、壯於胆、屢擢軍功、其少君吉堂、年亦五十六、尤研習武術不倦、其篤好如是、兩圖一單拳高舉、英氣勃勃者爲父、一長髯獨立、體魄魁梧者爲子、凡表演武術時、無論徒手器械、皆父子對演、

霍殿臣

年七十有一、精於插花紅炮四派武術、與楊德卿交最契、而楊亦最相推重、二老在表演臺上屢顯身手、活潑矯健、觀者稱絕、而猶自謙老體無能、楊子吉堂、即霍之高足也、

秦鶴岐 許太和

秦許二君、爲南派武術名宿、秦君上海人、年六十二歲、體碩偉、擅傷科、凡束手不治之症、秦君獨能起死而回生、長於和合手、然知其精技擊者實鮮、蓋爲醫名所障也、許君江陰人、年五十、長於仁和派、軀幹短小、所演武術、精悍稱之、

于斐堂

年六十五歲、少壯時從學於六合八彩專家穆和興之門、盡得所傳、精大槍術、暨雙刀盤戰法、北遊直魯豫蜀湘間、曾以武術博得前清守備、各門武術、俱有深切之研究、在魯省任武術教習最久、誠當代名手也、

何玉山

年八十一歲、各門技擊、靡勿研究、而尤專於插拳、足跡遍國內、各處武術家、多相契好、其經驗閱歷、實武術界之明星也、以軍功曾任前清守備職、

劉采臣

形意拳中有所謂六合者、外三合言肩與胯合、肘與膝合、眼與手合、內三合言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圖中姿勢、無一不合、於此可見劉君致力之深矣、劉君年登花甲、雖爲形意門專家、而不以門戶自封、同道中咸欽之、

馬蔚然

精長步長拳、不輕以技術眩人、隨馬子貞將軍推行武術教育、歷年最久、門牆最衆、現任山東武術傳習所主任、

李蔚亭

年六十八歲、銀髯皓然、而精神充滿、不讓壯年、表演時身眼手步、莫不全神貫注、一節既終、毫無衰竭之象、亦武術界中之老名宿也、

閻奎元

長於少林拳法、年七十三歲、

楊鈞韻

楊君精於大小架子拳術、此拳傳流極少、即北方亦不多見、顯技時、須衣特殊之長袖衣、又精於孫、殲三百六十手、

僕與西民撰十八武術專家小傳、非謂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中、具好身手者、祇此數也、其撰傳之唯

一主旨、在打破歐美體育家之謬論、近年中國體育、每奉外人之言爲金科玉律、而所謂體育家者、對於國有武術、不肯下深切研究之功夫、每謂武術體育、不及舶來體育之佔有教育上價值、遂鄙棄而不屑道、學校方面、亦不列入正式學科中、日惟獎勵跳跑等少數人運動、（跳跑等體育、多數人未嘗不可運動、只是學校所獎勵者爲少數人）、並有拾外人牙慧謂體育者、所以獲得身體健康、非所以養成大力士、且大力士因運動生理關係、多不能享遐齡、中國之武術體育、或有類於大力士、此種謬說橫流、頗足阻碍國粹體育之發展、此次參與運動大會之武術專家、有年登髦鬢、而身手輕健如少壯者、於此可以證明、武術不特可練習自衛技能、關於人身之健康、以與歐美體育較、誠過之而無不及、彼歐美自命體育發達之國、僕尚未見有七八十之老翁、能登場一顯其身手、而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中、則觸目皆是也、附識數語、以爲迷信舶來體育者告、

唐豪附誌

●中華武術會第一年之歷史

錄第一期武術月刊

吳志青

大凡國勢之強弱、半由於其國民體育之廢興、近年歐美各國、受歐戰之教訓、雖一致提倡弭兵、而於立國要素、乃特重體育一科、加意研求之、不稍弛懈、其故大可思矣。吾國近今固不乏所謂體育家者、然大都採取東西洋之體操術、而對於我國固有之武術、反不注意、國粹淪亡、不亦可痛乎、於是志青不揣冒昧、約集同志、組織中華武俠會、欲以發達我國民之本能、表彰我國人之特色、爰擬就章程、於八年二月二日發表宣言、（詳見本埠各日報）賃屋於英租界望平街、（即今民國日報舊址）爲事務所、函託黑龍江高師學校陳子正君、代聘專門教習二員、二月十六日假斜橋公共體育場開第一次籌備會、推唐君新雨戈君公振梁君鼎銘黃君警頑胡君世煊張君子山暨志青等爲臨時幹事、是月二十七日由陳子正君聘到劉金閣劉致祥二君、爲本會教師、旋即在北四川路浙江路北三樂里、

賃民房一幢爲會所、空地一方爲操場、教請羅述祖先生擔任武術主任、四月十三日借公共體育場開國技表演大會、是日來賓甚衆、表演者均南北著名各派、備極一時之盛、次日海上各日報皆記載之、并加以贊美、代爲鼓吹、於是各界人士知有新會者漸衆矣、又次登報徵求會員、五月一日開班教授武術、並於每星期日下午請各派武術專家講演各門精義、晚間請道德高尚諸名宿、講演實踐道德諸問題、與武術精神之關係、每次聽講者均甚踴躍、同月十九日、開第一次徵求會員大會、分金、木、水、火、土五隊、歷四星期、得會員一百三十餘人、結果土隊得第一、箇人分數以沈演章君成績最優、時劉金開君因事辭職、是月二十四日、志青與于君振聲同赴燕齊等地、物色教習、遂聘楊奉真王占坤韓凌森諸君來滬教授、楊王等均燕齊一時之俊傑、以好身手稱者也、旋讀報載中央公布各省組織武術會權限、得與教育會商會農會受同等待遇、因商之南商會會長蘇筠尙先生、允爲贊助、又得武術主任羅君述祖等規畫、更會同胡世煊汪九如朱勵公磋商武俠會結束法、八月一日當登報聲明改組、命名爲上海中華武術會、假大東門外中華路羣學會內爲總會所、推朱浩生金炳生黃人傑傅昌裕華炳甫諸君任徵求會隊長、分仁、義、禮、智、信五隊、並請朱君詩隱蘇君康六張君子山擔任籌備進行事宜、是月十日在北分會開第一次交誼大會、二十日總會開始授課、學員來報名者甚多、三十一日開正式成立會於總會、是日晨適大雨、而會員職員不因此而減其熱忱、竭誠佈置、至開會時天竟開霽、各界來賓濟濟一堂、約有二千餘人、是亦可稱中國武術前途之一線曙光也、九月三十一日徵求會結束、得會員一百七十餘人、禮隊占第一、仁隊次之、箇人成績比較、朱君浩生爲最、次爲華君炳甫、十一月五日開選舉評議員大會、當選者楊君小川王君一亭李君英石謝君碧田顧君馨一徐君維翰盛君紹恆黃君集華馬君驥良是也、九日開選舉議長及會長大會、開票結果、楊小川先生當選爲正評議長、王一亭先生爲副評議長、蘇筠尙先生爲正會長、姬覺彌先生爲副會長、十五日

敦請梁君福屏蔣君以麟爲本會名譽董事、十九日借一品香開第一次評議會、斯時會務正蒸蒸日上、不料二十三日正會長蘇先生因病逝世、同人咸深悚惜、當下半旗以誌哀悼、十二月十日重選職員、分股辦事、預備開懇親會、聯絡交誼、籌商進行方法、九年一月開懇親會、時有大陸報記者美國技擊專家某君專誠到會參觀、極加褒美、當是時本會各教師均係南北拳術專家、技術精通、即各會員表演、成績亦頗優長、是以能得外人之獎譽也、二月中奉到黎前總統元洪頒贈匾額一方、題曰禮義干櫓、亦本會榮譽之事也、本會自會員金炳生羅叔青諸君組織教務股以來、於是教務日形發達、且本會與各處機關團體感情上均甚融洽、如青年普益社、學友會等、皆能相與提攜、得收互助之效益、而各處時有來請本會擔任武術教務者、無不竭誠以赴、如厚德小學、聖保羅學校、啓明小學、滬北公學、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孤兒院中城商業聯合會、女界聯合會、英華學生分會、麥倫書院、女青年會等、皆由本會教師或會員担任教授或表演以盡義務、今年三月會員梁砥中在法國組織武術分會、南洋爪哇亦設有分會、并在廈門江聲日報發表本會章程、盡力提倡、此可知本會發展正方興未艾也、至本年徵求會員、自一月十五日起至四月十五止、期滿結束、共徵到贊助會員十三人、特別會員十八人、普通會員八十三人、學生會員七人、雖然本會進行上亦未嘗無困難艱阻之時也、當正會長蘇公筠尙逝世後、一切事務艱窘異常、頗有不能支持之勢、雖謝君復初繼任會長、而經濟困難、會務一時無法發展、遽現停頓之狀、然卒能勉力維持、繼續進行以至今日者、其誰之功耶、蓋當是時北部分會有維持會之組織、南會則有經濟股之籌備、然北部能勉力維持以至今日、實賴陳君勇三胡君世煊諸君之助、而南會經濟股、則能力薄弱、無所資助、幸朱浩生阮華茂及志青等設法支持殘局、至八日會長謝復初先生、因事多不能兼顧、決意辭職、是時正屆改選職員之期、遂訂八月二十二日開選舉大會、王一亭先生當選爲正會長、葉惠鈞先生爲副會長、二君接事後、對於各團體機

關無不竭誠相與、深得贊助之力、當本會訂期八月二十九日開紀念會、而經濟奇窘、左支右絀、困難非常、幸得惠鈞先生担任籌墊、始得與羣學會開議續租操場、又得一亭先生介紹慈善救濟會撥獎餘二百元、始得敷衍過去、然丁此困難時期、幸教師于振聲馬錦標等、均樂盡義務、何韓二君亦咸受半薪、力任維持、故開紀念會時、技術成績、斐然可觀、此對於于馬何韓四君應申感謝之懷也、而於外觀設施、則滕君克勤、亦與有力焉、統觀以上各節、本會由發起以至成立、進行不可謂不順利矣、然謀前途發展、則尤希望海內外同志大力贊助、幸甚感甚、因略述本會過去之歷史如此、

●記與何玉山老人談話

錄武術運動大會特刊

吳習齋

我國俗諺有云「人生七十古來稀」、「可見得能活到七十歲以上的人是很少的、衛生學家雖有「人壽二百年」的宣言、但真能活到這箇歲數的、全球能有幾人、學者所孜孜研究、世人所眠思夢想的「長壽法」、「不知何日纔能實現、這不是人世一種極大的缺憾嗎、

我是一個很喜懽研究衛生學的人、尤其喜懽關於「長壽法」一方面的經驗談及學理的研究、從前衛生家兼政治家的伍廷芳博士、是我一個極為嚮慕的人、我也曾訪問過他的經驗談、很受到他的教益、可惜伍老先生脫離不了政治生涯、因為焦勞過度、不能實行他的衛生方法、以至於半途作古、非常令我悼惜與感慨、

伍老先生是個極力提倡體育的人、並且時常贊美我國古有的武術、又常聽人說起我國拳術家很多享長壽的、從前我尚不敢深信、近來有與拳術家接觸的機會、親眼看見好幾個老拳師、都是精神矍鑠、顧盼自豪、令我欽羨得了不得、所以聽見中華武術會聘了一位八十一歲的老拳師何玉山來、便丟下別的事件去專誠奉謁他、請他發表點關於長壽法的經驗談、承他不棄、居然與鄙人作了兩個鐘頭的長時間談話、並允許鄙人行種種的身體檢查、仔細記在下面、藉供衛生家的參考、也算是鄙人一

種報告吧、

何老人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河南開封人、自十五歲即學拳術、曾跟過一位德巡撫打過土匪、前清因軍功授過守備的實缺、後來受了兩淮鹽運使丁乃揚之聘、任職多年、近因年老屢次告休、而丁君不肯、仍留在署中教授武術、

以上是他的略歷、我所注意是他日常起居生活情形、及他的特別鍛鍊法、承何老先生很詳細的說明、茲把他逐件記在下面、

何老先生說他的起居飲食以及日常生活、是十年如一日的、是刻版的、別的生活狀況或許有點變更、而每天早晨四鐘半鐘起牀、起牀之後練習一套拳術、是一點沒有變更的、七十多年沒有缺過一次、不論冬夏、不問雨雪、到了四點半鐘自然睡不着要起來了、他並不用時計來較準時刻、但他的習慣比時計還要準確、練過一路拳術之後、便覺精神抖擻、渾身通暢、再在樹林裏野外草地上散散步、走這麼一箇鐘頭、然後回來早餐、他的食量並不大、每餐只能吃得一碗飯的樣子、他少年的時候也不過吃一碗半兩碗的樣子、（記者按他的外觀是個短小而清瘦的人、一早飯後照例排泄大便一次、下午再練一蹇拳、或走一路單刀、或與他人比試一路鎗法、晚上八點鐘就寢、以上是永不變更的生活程序、雖無特別之處、但他每日早起早睡、每日至少練兩次拳術、這種不間斷而刻版的生活、就狠不容易的了、

他生平不吃烟不喝酒、不穿華美衣裳、不吃豐盛的餚饌、所嗜好的是書墨筆畫與釣魚兩件事、總而言之他是箇刻苦自勵的人、一生沒有過一次縱慾的生活、這是我人所應極端學法的一事、但他之所以慣於這種刻苦的生活、仍是受了拳術之信仰與鍛練、他的師傅第一次授他拳術的時候、便指示兩個字曰「熬練」、無論什麼事俱要熬練出來、而拳術猶其要熬得苦練得久、熬不得苦不能

學拳術、練不長久仍然學不成拳術、所以他一生行事、只奉行了這兩個字、而拳術家之所以能成就也只是這兩字、這便是他一生獨得之秘、而示人的長壽之鑰了、（記者按老人言此若甚鄭重其詞）、老人體格上中、榮養佳良皮膏並不乾枯而顯紅潤、眼光灼灼有神、說話時聲音清朗有力、爲人和藹可親、足見身體精神兩方俱富有修養、

老人之身體檢查列表如下、

身長	一五、八七米突	體重	五一、〇〇啓羅格蘭姆
胸肚	〇、九三米突	呼吸之差	〇、〇八六米突
握力右	八七、七度	握力左	七五、〇度
聽力	健全、	視力	遠視、八D、
咀嚼機	健全、	特點	兩臂及胸背等、筋肉異常發達、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之觀察及余個人之感想

同上

王庚

轟轟烈烈的『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實在是中國空前第一次的創舉、比現在盛行的各種運動會的效力還要大、何以呢、因爲運動會的範圍小、譬如學校運動會、只限於一學校、聯合運動會、只限於幾個學校、或幾十個學校、至於遠東運動會、雖然全國人都可加入、但是選出去的選手、總是學界居多數、仍免不了局部提倡的弊病、而武術運動大會則不然、加入表演者、不是學界居多數、工界加入的也很多、軍界加入的也有、商界加入的也不少、實業界加入的也有、甚至農界加入的也未嘗沒有、這種運動的精神、似乎可以表示全國國民之精神了、還有一層、就是材料問題、運動會所表演的材料、往往偏於『外國體育化』、因之去參觀的人、往往有一部分的隔膜、看上去不甚明白、以致得益甚少、武術運動大會則不然了、所表演的完全是『國粹體育化』、都是中國數千年遺傳下

來的精華，我想凡來會參觀的人，沒有一位不知道的，因之參觀之後，很容易領受，既能領受，則必有大部份的人，明白運動的真正原理，自己也要去嘗試一下了，『武術運動大會』的效果，較諸各種運動會還要大，其主要理由，即根據於此，

上面的一段話，並不是反對開運動會，而改開『武術運動大會』，運動會也有運動會的意義和效果，但是我現在立論的唯一點，是在『社會體育之普及』，所以就要講到多數人的效果問題了，講到多數人的效果，『武術運動大會』，當然比較運動會大些，這一層請讀者勿誤會，切不可因此藉口而排斥運動會，

照前面看來，『武術運動大會』舉行的目的，最簡單的說起來，可分兩層，就是，

(一)對己……表示箇人體育之精神，

(二)……對人引起社會體育之注意，

所以我認為『武術運動大會』，是宣傳社會體育之利器，這句話我想什麼人，都應當承認是對的，但是我們還要進一步講，進一步講什麼呢，講宣傳主義力量的大、小，『武術運動大會』宣傳的力量，亦可謂大了，但是比較他的力量還要大些的，我說還要推文字宣傳，文字宣傳的力量誠所謂無出其右了，譬如上海此次舉行『武術運動大會』，來參觀的人，祇不過上海等處極小部分的人，能受武化運動感應的人，是極有限的，文字宣傳則不然了，他所到的地方，可謂『無微不至』，讀者試想，看到這文字的人，也當然要起一種反應，這豈不是等於舉行無數的『武術運動大會』麼。論者謂民國十年第五次遠東運動會，舉行於上海，中國本不應失敗，結果所以失敗者，是由於文字不鼓吹之故，這二句話很有道理，試觀我國歷次遠東運動會，選手運動會，總是特別比菲日兩國少，這並不是中國沒有選手，實在有許多選手，他不知道開什麼遠東運動會，我們居在上海的人，什麼都容易知道的，在交通不便，文化不開的內地，他們連運動會三字是什麼意思都不甚明白，更何論

什麼遠東運動會呢、他們既不明白內容、怎樣肯出來運動、爲國爭光呢、我們再觀日本、體育本很幼稚的、但是近幾年來、專門用宣傳主義、國內體育、居然大放光明、大有進步、第六次遠東運動會、今年是在他們國裏舉行、距今一年前、關於遠東運動會的事情、就鬧得『不亦樂乎』了、報界則另闢一欄、專門登載遠東運動會問題、雜誌界則請體育專家撰述遠東運動會與國家之關係以及運動方法等、這樣之後、無怪他們體育日漸的進步了、全人等有鑒於此、在運動期間、特組織一箇武化運動俱樂部、專以文字宣傳新武化爲主義、將來必用全副精神、盡力於社會的貢獻、使中國個個人、都享到武化運動的幸福、不過全人等能力有限、尙祈海內方家亮而教之、

◎國粹體育之真義 同上

王庚

中國近年來的體育、不能說是不發達了、但是還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有些、『外國體育化』、就普通說來、體育的目的是在身體健康、智德發展、本沒有中外的分別、但嚴格從他的效果上講起來、中國的固有體育、就不得不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了、我做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將國粹體育的真價值、而從事練習、一方面更請『數典忘祖』的體育家、從速猛醒、

我相信體育這一樣東西、各國有各國精神和特色、這種精神和特色、非外人所易得同一效果的、且有人種、天性、環境等種種的關係、各國不同、譬如一種體育法、在甲國是有效果的、但到了乙國、適成反比例、也未可知、像足球一項運動、在英人看起來、是一種最好的運動、所以英人對於足球的技能、在全世界各國、可首屈一指、他們以足球運動爲普及體育之工具、但是若將足球去命日本人學習、他的成績、必遠不及英國、同一種方法、結果迥然不同、雖有訓練等之關係、然最大原因、乃在人種天性環境等之不同、不能同一提倡、（我舉這個例、並不是說運動方法的好壞、完全是拿成績進步易否來做標準的、有種種的關係、後面當另述之、讀者請勿誤會）、中國的國粹體

育、代代相傳、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後因當稍述中國體育史、以資參考）、若沒有一種特殊的價值、怎麼可以立足至今而不淘汰呢、就這一點、就可說中國國粹體育的特色、

國粹體育的範圍是很大的、有『規律的運動』、有『角力術』、有『國技』、有『劍術』、有『射術』、有『舞蹈術』、有『游泳術』、有『遊戲運動』、若一一而述之、則篇幅有限、且游泳、舞蹈、遊戲諸術、外國都很盛行、即中國亦甚重視、故暫不贅述、獨『國技』一門、注意及之者是『寥若晨星』、即幸有注意及之者、而不知真價值的、又隨在皆是、我誠爲『國技』叫屈、所以本篇所謂的國粹體育、統是拿『國技』來做代表的、述其優點如左、（附註國技俗稱拳術）

（一）運動時能令人精神集注 『國技』能令人精神集注、這句話在表面看起來、似乎欠通、爲什麼緣故呢、因爲運動的時候、他的心思、當然在運動、有什麼集注不集注、其實不然、我們試看學校中的體操課、操到什麼瑞典式美國式這一等體操的時候、有許多學生、口中雖呼着『一二三四、但是他的心思、不知道用到什麼地方去了、教師的停止令發出之後、他仍舊在那裏呼『一二三四、可見他實在是『心不在焉』、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我們在生理學上講起來、運動的時候、不宜用腦力、用腦力的時候、也不宜運動、苟違犯這個定則、大有害於身體、甚致立刻變成神經衰弱症、現在採取一種模型式的體操、毫無興味、那麼運動的時候、當然要犯胡思亂想的毛病了、至於論到『國技』、方法千變萬化、操起來興味無窮、譬如吳志青先生編著的『應用武術中國新體操』、種種動作、都要使人一心在運動、方可操演下去、苟『心不在焉』、則不能運動了、諸君不信、可親自去嘗試一下、就知道了、試再把這書中的術名寫二句出來、如『十字佩虹驚鷺手』、『翻江倒海』、『閃轉用掌循行進退』、『五花礮』、『雙稱十字腿』、『百步花』、『一元復始』、我們看了這種術名、其動作之巧妙、也可從理想中得

能知道了，所以國技運動，有令人精神集注之能力，

(二)是一種自動的體育法 國技是自動的體育法，這句話是根據於興味（即英文所謂Interest）而來的，一樁事情，對於他既有濃厚的興味，當然情願去學習了，國技運動，其初雖要有人指導、或參考書本，但將方法練熟之後，就可單獨練習，所以可稱為自動的體育，那麼被動的體育是怎樣呢，我說被動的體育，不是真正的體育，因為被動的動作，所造成的境遇，毫無生活之意義在內，譬如一個人，受慣了這種訓練之後，聽口令等所發達的敏捷思想動作等，都非常之好，但是人們的心性，在一個地方發達，不一定就適合別的境遇，如在別的境遇上，沒有人來發口令，他的自然的動作，就不容易實現，那麼吾人生活事體當中，一千之中有九百九十九，是沒有人發口令指導，試問便當不便當，所以被動的動作，所發達的精神，不合乎民主主義的精神，是專制的精神，是養成取消人格輕視自主的性質，就是有一種苦工的精神，（以上都是指青年以上的人說的），我們試想，這種下流社會的精神，壓迫的教育，對於個人社會有什麼影響麼，既沒有，為什麼不從事研究國技運動，

(三)有平均發達之效力 體育最重要的條件，是合乎生理衛生，現在有多種運動法，有違背生理衛生的地方，這種運動法，我們就不能承認他是體育，最顯明的，就是有偏頗之危險，往往祇運動身體的一部分，這實在是很危險的，譬如黃包車夫的兩條腿，挑夫的兩邊肩胛，未嘗不發達，這種現象好麼，我想三尺童子，都知道不相宜的，意大利大力士孫唐氏之早夭，即因為不求身體平均發達所致的，至於國技運動，則沒有這種危險，我們無論拿那一種國技來看，沒有一種不使身體平均發達的，這一層我們可以自信的，

(四)無意外之痛苦 體育的重要目的，是在身體健康，那麼最好沒有意外的痛苦發生，但是有許多

運動法、往往有跌傷等危險、甚致有跌死的、所以只有膽大的人敢去練習、膽小的人祇可以作『壁上觀』了、至於國技、是沒有危險發生的、因為練習國技而跌傷的從來沒有聽見過、所以練習國技運動、無意外之痛苦發生、

(五)普及體育之捷徑 我以為要普及中國的體育、一定要從『國技』入手的、述其理由如次、

(甲)經濟之關係 普及體育上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因為『普及體育』、祇不過是一個善良的名詞、必具有種種的工具、才可達到目的、譬如足球、我們就承認他是一種很好的運動、但是僅購一個球、非幾元不可、沒有錢的人買得起麼、買不起他、可以享受足球的幸福麼、還可以講普及麼、至於國技、自己可以練習的、上面已說過、只要將一套拳學會之後、可以終身行之而有餘、學校裏的學生、學起來固然容易、社會上各界的人、可以去買國技書來看、至多費了幾錢罷了、所以無論什麼人、只要志在體育、沒有辦不到的道理、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麼、

(乙)時間之關係 有許多人、他們在日裏不能從事運動、一定要待到夜裏、方有暇練習、旁的運動、如足球之類、夜裏可以練習麼、國技是不問日夜的、因之無論什麼人、都可享到他的幸福、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麼、

(丙)場所之關係 譬如就那足球來講、一定先要有很大的場所、方可練習、所以有了錢買球、而沒有適當的場所、仍不能達到目的、就以上海一地來講、有幾處地方可以練習足球、如此爲要講普及體育、誠所謂『難矣哉』了、至於國技、只要有幾尺見方的地方、練習者就覺得『不亦樂乎』、所以學校中簡直是不成問題、即在家庭中、亦可作爲操場、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麼、

(丁)環境之關係 國技能適應種種環境，無論老者幼者，男的女的，都可練習，且不論大晴落雨，都可繼續練習，我想這種體育法，無論那一國，都是罕有的，要普及體育，這不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麼？

(六)可爲衛身之工具 人們生在世上，應當要有一種技術，爲衛身之工具，否則遇了意外的事情發生，惟有束手待斃罷了，國技可以做衛身的工具的，我們試看國技有門徑的人，就是手無寸鐵，也可以防禦一切意外的危險事情，譬如遇了盜賊，你平日所練的足球網球，就是極好極巧，有什麼用麼？

(七)疾病之告愈 練習國技之後，可以醫好種種小毛病，像神經衰弱症、消化不良症、便秘症、糖尿症，都可藉習國技而發汗，以旺新陳代謝之作用，因之病而告愈，無病的人，練習國技，可健康長壽，這並不是說空話，諸君可看國技功夫深的人，他雖至老耄之年，精神仍舊和壯年時代一樣，仍舊在社會上盡責任，不是常看見的麼？

以上所述的七層，是極其簡略的，國技的真價值，決不是這七層所能包括得盡的，現在再把國技的歷史，略爲說一說，

我國體育的發起，當自軒轅黃帝始，試觀劉向別錄上說，『蹴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蓋帝爲醫學家，爲兵謀家，有尚武精神，得養生之秘訣，故論到帝之功業，非特爲神州開國之人，亦且爲體育先河之導，攷帝之時，北逐葷粥，南驅黎苗，我國民始與外族有劇烈之競爭，於是黃帝乃本其體育智識，創爲各種運動，以之鍛練國民，時全世界各國，尙不知體育爲何物也，西方體育，雖推斯巴達爲鼻祖，然較諸我國，竟可讎之曰草昧時代，以上所述，乃就大體而言，茲專述國技之歷史，

國技之尚、由來很久了、詩小雅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春秋之時、管子治齊、亦頗重拳術、小匡篇云、『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七法篇論爲兵之數、謂『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房玄齡註謂『存謂專立意存之、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則亦爲注重技擊之證據、所以到了戰國的時候、齊人獨以技擊著名、試觀荀子上說『齊人隆技擊』、漢書上說、『齊愍以技擊強』、可見古時很注重這一門了、惟其術不傳、且徒以力相尚、或無後世拳術之輕捷、所以論到拳術的發達、當從後漢郭頤起始、郭頤發明長手、爲後世習拳者所祖、到了後唐時代、有司空陪上挑下杓之一手、至是而規模可稱粗具了、到了五代之時精斯技者、先後輩出、從此以後、拳術就有系統可言了、

拳術可分『武當』、『少林』兩大派、少林派始於隋之佛陀禪師、其術以搏人爲主、世稱之曰『外家拳』、武當派始於宋之丹士張三峯、到了明朝、以單丁殺賊百餘、於是技術、從此就很有名了、明嘉靖時、有張松溪者、最著名、其術專主禦敵、不輕易顯技、世稱之曰『內家拳』、外家又分南北兩派、近人向氏愷然云、『陰勁如習字之藏鋒、圭稜不露、其局度有如漢隸、愚意以其局度過緊、難得其用力之處、頗不良於初學、陽勁則字之顏柳、筆筆須用中鋒、易求其穿插布白之法、習之日久、自然合拍、陽勁以剛勝、陰勁以柔勝、各臻其極、無所謂優劣也、惟以身體發育而論、則陰勁不如陽勁、陰勁束身以避敵、猴胸短勁、氣斂局緊、陽勁挺膊舒筋、發揚蹈厲、以今日而倡拳術、實以陽勁爲宜』按向氏謂陰勁陽勁、卽今之所謂南派北派、北派尙剛、南派尙柔、卽有陰陽勁之意、余謂拳術之有南北兩派、實由天時地理人種強弱之關係、出諸自然、實非人力所能判其誰優誰劣、蓋北方氣候較寒、飲食粗劣、耐辛勞苦、成爲習慣、故筋肉之強、勝於南方之人、體質既不同、則技術當地有異、教材宜適合程度、此語誰也不敢非之、所以我主張北人學北拳、南人學南拳、庶

乎可各得其宜矣、

國技之歷史、既如上述、茲更將練習國技者所應注意之點、一略述之、

- (一) 必有恆心、一暴十寒、毫無用處的、
- (二) 勿爲希望心所迷、而練習過度、故必量力而行、
- (三) 練習宜有定時、早晨和睡眠前最宜、
- (四) 種種動作、務求其確實精當、
- (五) 要深沉鄭重、即技術到家、亦不可稍有矜張之氣、
- (六) 要有研舊求新之態度、如此方有進步可言、
- (七) 要節欲而愛名、否則要混入於江湖者流了、

我的話說完了、我還有二句話要聲明、我做這篇文章、並不是說祇可專門研究國粹體育、東西洋各國的體育、也都要研究的、如此則得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益處、不過結果必歸『國粹體育化』所以我希望中國的體育家、要中外貫通、不要做一個『守舊派』也不要做一個『數典忘祖派』、

國技大觀 雜俎類(下編)

平江向愷然 吳江唐 豪 參訂

古董姜俠魂編輯

●武術畧考

馬西民

武術一道、乃我國歷代社會人民自動的普通體育、對於國家、曾建有莫大之功能、惜其傳流、無所考稽、惟厥原起、實由運動之天然而生、當太古時代、人類與禽獸羣居野處、在人類雖少爭端、而於大禽猛獸、不能不有天然自衛能力、比人類日繁、漸有積不相容之勢、至發生侵略之舉、不能不謀自衛方法、因是黃帝造弓矢、蚩尤製劍鎧、發明運用方法、以及攻守制勝之術、武備漸次修明、武術遂亦漸臻精妙矣、考班史藝文志、兵書五十三家、技巧單列一種、純係攻守致勝之術、共有十三家、凡百九十九篇、手搏劍道諸篇、尤爲最著、當戰國時代、技擊之風愈盛、其技術之精、武力之強、實足以捍衛邦族、鞏固國基、下迄西漢、尙有司馬法所遺戲程角抵等術、魏晉以降、習於文弱、留心武術者蓋鮮、嗣經梁達摩禪師、棲止嵩山少林寺、發明見性強身之旨、傳授易筋經十八法、復經其徒覺遠上人、因十八法闡明技擊劍術諸學、爲法七十有二、與兵書之技巧相吻合、下至唐太宗、曾有劍士千人、宋岳武穆曾以武術治軍、元太祖則專尙騎射、而元季更有武當丹士張三丰、以技擊聞於世、名極顯著、明季劍俠甚盛、武道風行、戚南塘以武術治軍、獨擅盛名、並著有紀效新書、至滿清尙沿舊俗、以武取士、軍中設有雜技撲護等營、清高宗常視蒞各營、考驗獎勵、使趨重武術、故當時武風尙盛、嗣經無識無業之徒、假武仕旗幟、倡不軌行爲、武術遂爲社會所忽視、迨火器昌明、醉心歐化者、多以武術爲無用、武風因益不振、致外人譏我爲不武之國民、不武之歷

史、民國以來、各界咸知趨重體育、比年尤多注重國技、無論軍警學商、皆競尚武術教育、一俟全國普及、不惟不武之恥可雪、而強國強種之基礎、將從此立矣、負國家興亡之責者、其注意焉、

俠魂曰西民馬君爲子貞將軍之猶子家學淵源於此道固三折肱矣本篇推本溯源可作國技史讀

◎武術與人類

唐 豪

我們要研究武術和人類的關係、先要著眼在競爭這一點上、荒古時代的人類和毒蛇猛獸廝混在一起、有時候不幸彼此遇見了這毒蛇猛獸、便張牙舞爪要吞噬人類、那時候腿跑得快的、或是跳得高的、或是善於攀藤附葛的、就把這危險避過了、到後來人類的智力漸漸地發展、毒蛇猛獸被人類智力鏟滅、或是征服了、這種搏擊奮鬥的天然能力、經了若干年、變成了潛在的天性、然而這種潛在的天性、還在適當時期現出來、所以歐美教育家從生物進化程序上研究種種運動方法、如『跳高』『跳遠』『跳欄』『賽跑』等種種運動、把他來發揮人類的天性、但是我更有一種推想、荒古時代的人類、假定他是渾渾噩噩、不識不知、逢著毒蛇猛獸來攻擊的時候、難道只用跳跑等方法去避他麼、況且毒蛇猛獸跳跑的高度和速度、恐怕比人類還要高些快些、若是除了跳跑之外、不用智力去攻擊、照生存競爭的原則、恐怕人類早就滅絕了、但智力的攻擊是什麼呢、我立個分數表在下面、作爲立說的根據、

(一) 利用肢體……………荒古時代

(二) 利用器械「甲」……………石器時代「乙」……………鐵器時代

看了上列這個表、就可知道人類的生存競爭、可以分作三個時期、跑跳這等技能、應在第一個時期、所以遊戲運動中又有『擲餅』『擲鐵鎗』和球類等種種方法、包含著人類第二第三兩個時期生存活動、這種活動在教育上極佔價值、我寫到這裏有人問我道、你這般信口開河、研究武術與人類

的天性有甚關係、我道我引據這一大篇話、就是將他來說明武術的原理、你看武術中不是也有「奔跑」「跳躍」「撲擊」「蹴踢」「投擲」「掙扎」許多天性活動在內麼、麥克樂先生講、凡是一種運動、包含人類天性活動愈多、他的價值愈高、我不敢說武術在教育上的價值高到如何地位、只請同志們研究研究、

武術是一種合於科學的體育、所有生理學、以及哲學、都包含在內、可惜社會一般提倡者、舍本逐末、不在根本上做工夫、教育界方面、因為不能釋去他們的懷疑、所以拚命的提倡舶來體育、把固有的國粹體育、視為無足重輕、我把舊著武術研究一書、（已蒙唐先生惠賜、刊入本編專著類、推想精確、議論闡雋、為武術界不可多得之作品、懷魂誌、一摘出一節、載入本書、海內專攻武術者和教育界同人、如有以武術問題見教的、我很願意討論、現在歸納的說幾句話、作此文結束、

（一）提倡武術、先要認清目的、我們提倡的是教育的武術、

（二）提倡武術的方法、根本在闡明學理、不然只是盲目的提倡、

◎太極拳術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太極拳術之意義 ●太極拳之用勁作勢、均極自然、且運用圓活、如環無端、着着皆含一圓形、完全合於太極之變化、故名太極拳、至其作用、可以陰陽動靜剛柔進退喻之、尤深合易經之理、太極拳術之流派 ●太極拳之流派、大別有五、（一）唐朝許宣平所傳者曰三十七、以僅三十七式故云、傳宋遠橋、（二）俞氏所傳者為先天拳、受自唐之李道子傳俞清慧等、（三）程靈洗得自韓拱月、傳至程秘改名小九天、共十四式、（四）殷利亨所傳者曰後天法、傳胡鏡子、再傳宋仲殊、有十七式、（五）張三丰所傳者曰武當派、又名內家拳、傳於張松溪張翠山、曰太極十三式、其後分為二派、張松溪葉近泉王征南甘鳳池等為南派、王宗岳蔣發陳長興為北派、北京之太極拳、傳自楊福魁、楊係

陳長興弟子、有子二、一爲班侯名鈺、一爲健侯名鑑、其弟子甚衆、以萬春凌山全佑爲最著名、太極拳術之優點●其優點有七、（一）使人之全體內外得平均發育、（二）得精神上之修養、（三）可以增進智慧、（四）可以陶冶性情、（五）長幼練之咸宜、（六）便於教學、（七）適於應用、（其詳見另單本刊不及備載）

●八卦拳術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一）八卦拳之源流●此拳爲直隸文安縣董海川先生所發明、先生係前清咸豐時人、幼習少林派羅漢拳、嗣避難山中、因悟八卦拳術、旋作客於京師、乃授徒多人、八卦拳術遂盛行於同光間、其入室弟子有四十餘人、以劉德寬尹福程廷華劉鳳春等爲翹楚、今之習八卦拳術者多爲董之再傳弟子、

（二）八卦拳術之意義●八卦者八方之意取義於易之八卦、蓋萬物自無而生有、自一而生兩、一卽太極、如單換掌以前手所在之點爲圓心、而步繞之圈爲圓周、此圈卽喻太極也、持械走連環步時、爲兩切圓形、是爲兩儀、其換步時之路線、如四等邊形之兩對角線、兩連環式相套、成四切圓、卽爲四象、槍術每步一穿換、行一週共爲八換、卽八卦之意、其由中央穿換者、是爲五行步、其三連環者喻三才云、

（三）八卦拳術之優點●此拳優點、首推步法、斜正相生、剛柔相濟、虛實互見、變化莫測、強健體格、靈活身步、莫此爲善、蓋他拳之行動、多用伸縮步、而此則概用行步也、

●岳氏連拳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岳氏連拳爲少林派之嫡系、一名八翻手、又名子母拳、以其子母相生、變化無已也、相傳岳武穆研習達摩易筋經而獲神力、乃創雙推手之法、後人增益之爲一百七十三手、因名岳家散手、清同光之

際、有雄縣劉仕俊者授徒於京師之護軍營、劉君德寬從而習焉、遂擇其精華、歸納成八母勢、各連貫易習、故名連拳云、茲述其優點如左、

(一)簡單易習 此拳僅分八路、每路之連絡動作、多者不過五六勢、少者三四而已、且無跳躍等難習之處、實屬便於初學、

(二)鞏固基礎 習拳術者每因足部搖動、以致發着運動、失於確當、如習此拳、自無是弊、

(三)矯正姿勢 此拳體勢正確、各種動作、均左右互習、無偏頗之患、

(四)增進體力 久習此拳、則神經敏銳、筋肉發達、骨骼堅強、故體力日增、

(五)富於應用 此拳具有捆拿鎖靠推打擲跌諸訣、故一舉一動、均含着法、隨機應變、惟心所欲、

(六)便於團體教練 此拳動作簡單、段落分明、進退起止、均有節序、施於團體教練、尤為相宜、

●翻子拳大義

(天津王章武)

翻拳者、即左右上下飛翻制勝之意也、左右者、即剛左而柔右、上下者、即指上而擊下、指下而擊上、引敵失神、聲東擊西之意、內有八法、名曰清手八法、每法內含八手、共六十四手、皆隨步出發、步有三種、一曰出溜步、分上行下行、一曰一字步、即前後足合一之意、用時左右如意、一曰六合半馬步、在未練打以前、即要將此步久練、久練自能換力、八法之中、各有長短、大小剛柔、而分虛實陰陽、令敵視陰而有陽、視陽而有陰、又分三節、三節之中、各有三節、我之三節扣彼之三節、此為扣、扣法明、即彼不知我、我獨知彼之意、練習時、應先練挑攜、進者挑、退者攜、高來則挑、低來則攜、挑者、左右手同時向前上輪轉如車輪式



攜者、左右手同時向下後輪轉如上圖、即腰如車軸、臂如車輪之意、八法之中、各有練習、惟不出此圓形、圈有大小之分、此拳能將週身運化如一、應用自然、一動無有不動、一靜無有不靜也、

●披掛拳大義

(天津王章武)

此拳共十二蹬、即十二着、內分練法、打法、二種、

練法、兩肩調直、柳背合腕、沉肩下氣、扭腰竊膀、抽策不定、調直者、通背也、合腕者、手也、下氣者、丹田也、竊膀者、身法不現正面之意、抽策者、退進也、步也、

打法、滾脇披掛掌、斜肩摔兩膀、出手莫攤、攤者、力猛、俗謂、大披大掛、不招不架、便打一下、招招架架、定打數下、此種意義、即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兩手相應、即前後相合、手足相合、肩腰膀相隨、腰能照應及聯接肩膀之動作、高來則掛、底來即披、橫來則攔、順來便搬、名雖曰拳、實掌最多、

●潭腿實驗談

盧煒昌

煒昌先生與陳公哲姚蟾伯兩先生同為繼習先覺遺志創辦精武會之人亦編者之道義交也為人熱誠懇摯和藹可親數年來嘗諄諄以習練技擊為勸不敏如編者固知技擊為強身保國之要素無如頻年社事奔走歷碌無狀終不得追隨良友從事體育為憾然一俟俗務結束自當一申我志此則為 先生本十年來潭腿之實驗敬告精武會初學會員之書亦即 先生學習拳術之進化史也蓋其入會前本一萎靡不振之病夫既而排除一切竭蹶從事百折不回不數年之鍛練竟成一金剛不磨身矣其毅力其決心安得不令人敬之羨之嗚呼吾同胞乎吾國國命非已千鈞一髮不絕如縷乎欲挽救國命於千鈞一髮不絕如縷之際非吾同胞自覺自悟急起直追人人以 先生之法自效國家社會庶有豸焉俠魂謹誌

未從事技擊以前余所陷之苦境、幾莫可以筆墨形容、藥爐茶竈、與余結不解長緣者、亦既廿有餘年矣、是時形容枯槁、冷汗長流、家人至稱余為蒼蠅集目、亦可見當時之枯寂無生趣矣、己酉春、以熱病誤於醫藥、荏苒半年、始行發作、幾至不起、後以過服寒涼之品、又染瀉疾、精武體育會開會

數日、始克到會上課、職是故也、入會之始、阻力叢生、家人無識、固無足怪、斯時余適長廣志學校、全體教員、無不力尼余行、余遊心西籍已久、固信體育之確有利而無害、於是力排衆議、積極進行、以正義曉家人、以遏慾保身體、獨居三年、勤加鍛練、所得效果、竟出預料之外、斯時戚友、頓改其非笑口吻、轉而贊許備至矣、余今日得享康健之樂、固重受堅築初基之賜、然初基之成、全賴迷信真理之決心也、▲技擊作用、如調和氣血、強固體魄、使筋骨漸成堅韌、固已盡人皆知、至其能於生理上、增進人之道德、於刻苦上、促成人之智慧、人鮮有道及之者、是固不可不言、以免湮沒其偉大之功用也、人之喜怒無常、多由氣質之偏、爲德不終、亦因精力之弱、大仁大勇非氣質精力兩有過人者、不足以當之、吾國社會、日以德智相號召、而結果適得其反、觀此其亦有幡然變計者乎、企予望之矣、▲余上拳術、課甫三日、即覺渾身酸痛、坐臥不安、兩膝骨痛楚尤甚、斯時戚友、又以內傷之言相恐嚇、此際決心最難堅定、繼思與其爲無用之病夫、曷如以身而殉志、於是廣續練習、猛進不已、不料難關甫過、精力頓增、向之酸楚惡動者、不數旬已成爲矯捷逾恆之身手矣、後以經歷情形、詢諸教師、始知渾身乏力之時、是爲換力、蓋人未練之先、氣力偏注、未能分配體質全部、是名浮力、一經鍛練、四肢動作頻繁、浮力不敷支配、故覺渾身關節疼痛異常、迨習之既久、食量增而實力亦增、斯時氣血調和、筋肉發展、演藝時力由兩腋直透指尖、由脊背迂達兩踵、精氣神三者併合、非但練久不覺其苦、且愈練而愈覺其趣味濃郁也、▲世界徒手體操、考其發展體力之速、當以吾國拳術爲最、但其所當注意之要點何在、練者亦不可不知、人祇知四肢發力之猛、而不知其總機括則在腰脊之間、四肢動作、形式雖不無可觀、尤在以腰力運行、而精神始有附麗、故拳術要點、究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也、各種徒手體操則反是、故終難與拳術相頡頏、學者明夫此、則於技擊之道、思過半矣、▲徒手體操最難、發力唯然、故老幼強弱之習此者、無不相宜

也、精武體育會開辦以來、會員以此問題、見詢者屢矣、閱者設思以雙拳而不握絲毫重物、焉有耗力之虞、學者縱極狠練、亦祇用其固有之一種浮力耳、此而云傷、則鎮日奔走之苦力輩、爲糊口計、雖極疲憊、亦逼而負重疾趨者、不將絕跡於天壤間耶、以余而論、帶病磋磨、尙獲奇效、而謂體質健全者、轉因而受傷焉、其誰信之、吾國士夫、每好憑空論事、初不計其的當與否、積非成是、真理莫明、拳術之日就湮沒、未始非受若輩影響也、▲練拳者多爲世詬病、嘗考其故、未始非淺學者恃技凌人、有以致之、精武會開辦之始、多有斥爲提倡匪學者、余曰拳術爲百藝之一、有若文學、無人不可學也、防習武者爲匪而廢棄拳術、亦將防習文者爲匪、而廢棄文學乎、匪亦啖飯者也、恐人類啖飯而成匪、將竟令其絕粒以亡、天壤間寧有是理乎、此不成理論之語、可不攻而破、第余所總總慮者、淺學者未明拳術精奧、動輒冒昧欺人、致貽社會口實耳、精武會定章、有月費從重、年費從廉一條、正所以促進學者所詣、曉以利害、而剷除其好勇狠鬥之性也、果也八年來、會員咸斤斤守禮、絕無藉故凌人舉動、此無他、語以拳術精微、毋使其自信太過、促其生理發育、令彼德性潛滋、諸同學、互標本並治、其收效乃如此、各界之呵斥、尤當視爲發人深省之一助、余嘗宣相誠勉也、▲練拳所忌、慾固爲一端、晚睡亦所當禁、會員有酷嗜拳術、而不能持久者、大半因失眠、有以致之、不能竟其志、良可惜也、迨學至一年、初基已立、則最忌貪多、蓋貪多則姿勢不正、姿勢不正、則實力難增、演藝時無一種猛鷲態度、雖盡諸各種武藝、不啻買櫝還珠耳、學者苟能堅守一藝、非盡挾其精華不已、久之則心領神會、曲引旁通、一藝精而無藝不精矣、每逢寒燠不時之際、學者對於技藝、易生厭惡心、此蓋生理作用使然、非學者本願也、此時切忌停止練習、每日必勉觀同學演藝、藉提其已怠之精神、更須勉強自練、藉毛管排洩作用、以暢其內部之機能、余嘗感受風寒、均以此法恢復康健、但寒邪入內、頭重腳軟、最難發力、使能強自忍耐、非得汗不止、

汗出則加衣、以令其透發、斯時覺渾身如脫重縛、飄飄乎其欲仙矣、唯人無論強弱、練習無論何時、汗出不宜當風、加衣後方可靜坐、▲精武會訓練學者、必以潭腿爲磨練筋骨之第一步、一輩老同學、亦似盡窺其微、每日開始練習、或每逢開運動會之先、必率其全力於潭腿、藉以鼓動其氣血、運行於四肢、余嘗默察會員中、其進步速者、多得力於潭腿、反是則竟有屆中等畢業時期、而成績反遠不如初等者、潭腿功用之宏、誠足令人驚嘆、而莫敢須臾離矣、其手法分十二路、每路動作、均能發展練習者之四肢及肩膊脊背部腰部腹部及指踵等肌肉、其動作簡單、以三數手法、令四肢左右重演、毫弗累及腦力、尤令人精神有所專注、余初練時、得其形式、未窺奧妙、不免忽略視之、蓋畏難好易、乃人情之常、不知學無進境、即坐是弊、學藝之初、每逢手法不能發力、便以爲無用、不知此正爲吾身肌肉之弱點、使能勤以赴之、忍痛以鍛練之、日積月累、則血管擴張、肌肉發展、不期力而力自來、初窺堂奧、便覺一種愉快情形、迥非筆墨所能述、斯時心有領會、饒而不舍、發力既順、竟能直貫指尖、故拳之所到、其力直射定點而迴還、一若有猝牽之使退者、然至定點時、筋骨砉然有聲、渾身血脈爲之一振、精神上覺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覺、此爲入藝之第二步、然終覺上身力猛、下步虛浮、發力時、每有身如懸旌之憾、繼而詢悉腰力之爲用、日夕研求、漸獲進境、練藝時、非但氣勢猛鷲、而且足踵堅定、腰力發出、四肢咸受節制、上肢前衝、下肢後掙、中部堅穩、身搖足動之弊悉除、此爲入藝之第三步、然授藝者之能事已盡於此矣、余仍積極鍛練、嘗以潭腿一路、鼓氣行之、俟完乃洩氣、雖在寒天、練至兩路、已汗出如瀉、至六路已憊不能支、教員見之、謂爲練氣之起點、而氣力已因而潛滋暗長矣、現正守此法進行、他日若有所得、當再捉筆告閱者、▲潭腿手法無多、然包括拳術精義不少、練習之始、多有譏此派不下站踞功夫、難期實效者、不知效用所在、竟能越站踞功夫數倍、且能引起學者之興味、有以促成其進步焉、斯非身歷其

境者、不能領略其妙處、所云站踞者、兩足左右開步、身向下坐、如潭腿之騎馬式、欲使腰力下注於兩腿、藉以堅穩其步武耳、初學者既病其乏味、成功者亦嫌其偏枯、惟站足而弗開步、偶一跳躍、無不盡失其堅穩之效能、因上身未發力之故也、不若潭腿之或踞一足、或踹全身、支配渾身實力、養成各部自立之效能、嗟咄間但須有一足趾著地、即可支柱全身也、細察潭腿十二路動作、多著重於兩腿、就中以寸腿爲多、踢時足趾高度、不逾一尺、故以寸名、踢時站地之足、用力較離地之足爲多、否則全身搖動、或向前傾、初學者甫踢、即欲以前足著地、以後足無力支柱全體故也、支柱之力、不在乎多、而在乎勻、蓋力勻則踵趾相應、後踵離地、則前趾發力以支柱之、後踵之策應、前趾亦然、踵趾咸著地、堅穩之步武成矣、寸腿之外、有十字腿、其發力尤著重於站地之後足、此外如第八路之穿心腿、與第十路之連環腿、第十路之連環腿、其發力咸聚於足後跟、學者非先將兩腿各關節之筋絡、日以繩引而伸之、使成彈性、則用時必不能恰到好处、第十一路之後躺腿發力時、非用大腿之力不爲功、其蹴人以足踵、故用時必先將足趾向上勾緊、與寸腿之足趾下壓、適成一反、蓋足趾上勾、則脛骨之旁筋突起、脛骨藉其掩護、不致因蹴人而受痛楚、此潭腿十二路中、用腿之大略也、第一路第四式之撩拳、動作最難得勢、身既隨手步拗轉、稍一用力、則體向斜傾、不用力又不能使撩拳恰臻定點、致全失實用上之效能、扶偏救弊之法、自不能不注全神於斜上向後之左手、余嘗細察初學者動作、至此式時、左手沈下後、不能向上作勢使膀成水平形、甚或將膀拗轉、掌心不向北而轉向南、此影響於撩拳之大弊也、蓋拳術之爲用、在能聯絡肢體、使其交相策應而已、使左右手能於右手上撩時、取勢迅速其應駐之止點、免令發力失其平均、則撩拳動作、自能洽合矣、潭腿每路收式、亦有機括存焉、其左手高舉、自右肩而下之動作、實欲運用右拳取敵、而先以左掌作斥堠也、右手既從上探敵、手亦必向上迎、而平膀打出之右拳、遂直達對家胸膈矣、倘

若對家先來襲擊，仍可以左掌下壓，而右拳或平衡或上托，皆維吾心之所運用，第二路之動作凡三、均靠肢體之互相策應，始有效用，窩肚拳之發力，全靠如挽弓絃之後手腰步，拳之發力，全靠使勁引回之左膀，十字腿之能堅立不動，亦靠沉肘引回之右膀，學者苟能詳細領會，依法勤行，自不難盡窺其堂奧矣，第四路潭腿之用掌，初學最難知其由何處發力，蓋相疊之四指，未能上豎，則用掌之效力全失，學者於出掌時，試勉將四指上豎，而以他手一摸靠近，腋下之上膀筋肉，必較硬於四指未豎以前，則知掌力，實爲此筋發出，使力直達掌沿，俾克遂其實用，至大指之必須緊貼掌心，乃恐其觸人而轉自受傷，故藏之，免爲累耳，第三路潭腿第三十二式之劈拳，其發力全用膊筋，手肘切忌屈曲，於左手旋轉向西方身後時，右拳高舉至東而劈下，其動作均以肩膊之關節爲樞紐，若手肘屈曲，其力到肘即止，而劈拳即失其用矣，第七路之彈拳，其彈力之大小每視上式輾拳發力之大小以爲衡，苟輾拳劈向左脅時，能用力以作勢，則彈拳之反張力必速而且猛，此拳只用肘肱之力，若上膀少動，則不成其爲彈拳矣，第九路之碰鎖亦然，其下式分掌之力，亦全恃碰壓之手作勢，始能運用速而且猛也，十二路潭腿手法最簡，學者多忽之，殊不知其精華內蘊，有總括各路潭腿之力，有培植拳術根基之力，其進步橫播之手法，既能擴張人體之廣背筋，與兩膀之三頭筋（爲人體發力總樞紐）而同時催助膀力之腰部，復得極端發展，使能久鏖弗舍，竟其功用，各藝堂奧，當已得其八九矣，此路潭腿之得力處，在進步時前足由直而曲，後足由曲而直，回時腰部由內俯而外拘，肢體均得其發力之定點，方能恰到好處，否則徒具形式，於實際無裨也，▲綜余所經歷而言，必以拳術爲體育要素者，亦自有故，蓋近年學校之採用徒手器械操，非不能發展體力，唯細考其運用肢體之法，每用力而不用氣，非若拳術之一氣呵成，既運用其肢體，復催促其呼吸，使氣血環行，無微不達，餘如變化之層出不窮，增學者之興趣，能作正當之防衛，壽人壽世，功效靡窮，

非筆墨所能縷達、亦在善學者之悉心體會而已、抑尤有進者、已余所夕研求、罔或少輟、良以斯術不啻爲排除萬難之樞紐、痼疾既賴以昭蘇、精神亦賴而振奮、至如鍛練筋骨、特事之小焉者耳、

●潭腿之功用

錄民國前一年天鐸日報

究武

余從事於山都之彈簧啞鈴操有年、其運動格式、都十九種、如式練習、全身筋肉發展、當時曾謂世界體操之法、無踰於此、故遇朋輩之體質孱弱者、必爲之介紹、迨舊歲霍元甲先生、創精武體操學校於海上、因就學焉、見其所謂潭腿者、方覺前時見聞之陋、而自愚更以愚人也、蓋余素輕視徒手體操、以其用力無多、進步甚緩、故假啞鈴之彈力、以促筋肉之發生、曾不料吾國技擊祇握空拳、而筋肉發展、竟勝啞鈴萬萬也、謂非潭腿之功得乎、潭腿傳聞出自龍潭寺、故以潭名、其格式分爲十二路、每路以簡易之法、蘊變化之機、初學者未窺其奧、輒鄙夷之、不知人身之力、未經煅煉、全屬虛浮、雖能扛鼎、何裨實用、人所貴夫力者、冀能以之貫注手足、使爲我用耳、初學鮮有知此者、故僅求潭腿形式、而忽略其精采、買櫝還珠、抑何可笑、然知而不言、咎在吾輩、故不嫌贅辭、細述其功用如左、或亦同志所不棄乎、

一長力氣 初學者、軀絡筋骨、不甚靈活、故手足發力甚微、迨習之既久、氣由腋筋漸達指尖、斯時力隨意注、運動時手足出發有定點、使能勤以赴之、則筋肉日長、而氣力日增矣、

一穩步武 未經練習之人則上下輕、足掌又不能前後著地、一經用力、自如懸旌、而足顫動不已、昔之技擊家、必先令學各站踞、然站踞手足不動、殊乏興味、潭腿、法則藉手足之運動、以減學者生厭之心、可謂法良意美、唯初練數日、必覺全身酸痛異常、膝蓋尤甚、此無他、內部筋肉、由多數之運動、漸漸發生故耳、際此切勿畏難、須向前猛進、不旬日間、酸痛去而足踵強矣、舊歲來學

者、多有因此生疑、教員格於方言、無從解辭、而肉食輩、又以內傷之說相恐嚇、致阻其嚮學之熱心、惜哉

一致實用 潭腿非祇可能自行習練、且可覓氣力相當者、逐路對打、名曰接潭腿、行之既久、躲閃勾撇、矯捷異常、設遇對家、即可施諸實用、至手眼身步法（乃北方技擊家術語、即手法眼法身法步法也）之藉以日益精進、猶其餘事耳、

一堅筋骨 潭腿既云可接、則手足必互相抵觸、須知抵觸愈力、則筋骨愈堅、有練未半年、其臂膊腿足、堅如鑛鉄者、然精進與否、亦視其人之耐苦心如何也、惟較之昔日打椿、打沙袋等事、輕重難易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蓋對家均係氣力相當者、已覺痛楚、則彼亦痛楚、非與木椿等相接觸、僅自己吃苦而已也、

綜上所述、不過舉其崖略、至其中變化頗難以筆墨形容、非至熟極而流之候、亦不自覺、據云、北方習武之儔、僅以潭腿一路、習之數年者、所在多有、彼足不蹴則已、一蹴則三百斤之石、滾去尋丈外、以人當之、其不斷筋骨者幾希、廣東劉君、前曾習南派技擊十餘年、每晨到會參觀、迨報名後、自願由潭腿入手、劉君曾經滄海、立意固超絕庸流、彼曾習一拳半腿、浮躁急進之輩、謬以陰手陽手之說相間難、藉以自炫、希求捷徑、罔顧根底者、豈僅對於劉君有愧色、多見其不知量耳、前月分會成立、學者七十人、孳孳不倦、雖遇雨、而蓬帳遮蔽、仍練習如故、星期日尤能不辭勞瘁、同赴總會、互相討論、先進之同學、亦感彼熱誠、樂為指導、每夕派二會員、輪赴分會、以輔教員之不及、循是以往、將來學業精進、容有艾乎、不禁額手為吾國武術前途幸

●武術教師須知

錄武術月刊第一期

崔通約

今日我國人漸有覺悟、已知提倡本國之武術、觀於上海各學校體育教員、大有起而代外國式體操之

勢、然於此道欲得學生正確之歡心、端賴教授管理之法、若茲兩者不得其法、斷難收圓滿之效果、爰就他人經驗與傳習所獲、聊供我國武術家之研究參考云爾、

(甲)編定教材之注意事項

- 一 編定教材、當先易後難、循序而進、
- 二 學生伏案讀書、類多肩帶前聳、故改正背肌胸肌之動作、每一課至少編入一次、
- 三 外人最重遊戲與柔軟體操、對於此兩項之時間支配、非常注意、如十歲左右之兒童、遊戲時間宜占7—10、柔軟操時間占3—10、十四歲以上之兒童、則遊戲與柔軟操各佔5—10、我之新武術不可忽視之、
- 四 應從速編制動作、宜以單簡而有價值者為佳。有時可聯合二部分之動作、至聯合三部分、則程度較深、宜斟酌少行為妙、更不宜於同一部位、連演二三節之動作、
- 五 柔軟操之節數、不宜過多、姿勢亦不可複雜、唯適以用之單簡動作、而能發達肌肉為要、
- 六 所用教材宜預先編定、臨時遇有窒礙、或學生乏味、宜適速籌補救、變更教材、
- 七 冬寒時宜為共同遊戲、使全體學生、皆能同時運動、若天熱則宜為輕便之遊戲、
- 八 跳躍動作後、不宜即行呼吸動作、宜間以一節平易的調和動作、為調和動作前、宜予以片時之休息、
- 九 當天氣寒冷時、學生有不樂從體操者、宜先行數分鐘賽跑、使其身煖後、再行正式操、可免畏縮之弊、

乙示範之注意事項

- 一 施示範動作時、教師固宜與學生相對、但有種動作、須以身之側面向學生、(如上體向前後

屈及挺胸動作時，否則，學生不能注視正姿確之勢，當矯正時，亦有應用側面爲之者，宜永洗老派拳師之威喝舊習，

- 二 教走步之新動作，宜先令稍明白學生數人，出爲模範，然後用口令，使全體行之、
- 三 爲矯正之手續，應在示範動作開始時，不宜在中途停止全體，以矯正一二人之姿勢、
- 四 教師爲柔軟操之示範動作時，宜與學生之方向相反對、
- 五 教師爲示範動作時，不宜專向長大學生之一方面，俾矮小學生不能見全體示範之姿勢、
- 六 關於新武術教師尤當加意說明，使全體學生皆能明白、

（丙）呼唱口令之注意事項

- 一 教授新學生，宜先授以基本動作，使能熟讀各局部之口令，然後可專用口令教授，見學生有姿勢不正確者隨時矯正之，故用口令教授，學生既能照常獲益，而爲教師又不費力，雖多任鐘點，亦不覺疲勞、
- 二 施柔軟操之動作，主要在任何部位，即宜於該部位加重呼唱口令，（如頭向前屈之動作於屈時之口令須特別加重）以引起其注意，而特別用力、
- 三 學生爲動作，應由教員呼唱之，但因增加興味起見，偶令學生爲之，亦無妨礙，且使之練習也、

- 四 口令須清晰，使學生不致誤聞，預令與動令相間，不宜過久，亦不宜過促，動令須短急而有力，其聲浪之大小，則視場地之寬狹，學生之多寡而定、

（丁）行動作時之注意事項

- 一 凡行首部及上肢之動作，須較平常節拍稍快、

- 二 由握拳屈臂之部位、向各方面伸出手指須直、如臂伸直時、手指仍屈、則失手指屈伸之功矣、
- 三 爲平均動作之呼唱、須快慢相間、倘用一定節拍、即失平均動作之本意矣、
- 四 學生最易犯胸部凹進、兩肩前聳、額部凸出、故教師宜時時提醒、使之頭頂向上、
- 五 無論爲何種動作、皆不宜停止呼吸、致妨害生理、

(戊)關於管理及訓練之事項

- 一 體操或遊戲之前、須較明規則、如見學生不規則之行動、可暫削其優勝權、或用其他善法、使之遵守規則、以養成其服從規則之習慣、
- 二 唱出口令後、見學生動作紊亂、或錯誤時、宜速令停止或還原、俟說明後再行之、
- 三 教師須常與學生爲共同的動作遊戲、使默具領袖之觀念、最忌以教師自居、因師生隔膜、則失去教育之本意甚遠矣、
- 四 學生爲遊戲、偶受小病、教師不可驚愕、使養成其忍耐抵抗苦痛之能力、但斯時不宜使之劇烈運動、
- 五 教師服裝須整潔、兩手時與學生接觸、指爪尤宜常剪清潔、免學生輕視、
- 六 教師對各學生、不可生偏愛心及偏惡心、有則易惹起師生之惡感、
- 七 當體育教師、須除去各種嗜好、成就高尚之模範、使學生易起敬仰、
- 八 課程之支配、大都置遊戲於後段、如教授已畢、仍須使學生整隊報數、然後散隊、以爲一時間之結束、切不可時間已完、即使之自由分散、否則、失了整齊嚴肅之精神、

武術底體育的價值

錄武術月刊第二期

新雨

這一次江蘇體育研究會開年會的時候，麥克樂氏底演講主張採用體育教材，要取重天然活動，他是根據在教育心理學、教育學、天演學、合生物學的研究，所主張的理由，機括起來，約有三端、

(一)天演學上底理由 天然活動等等的動作，乃是古代人類適應當時的環境，在競爭上得勝利的動作，可以能生存、遺傳給後世子孫，現在我們屬於生活上的性質，多是依賴這些天然活動、所發達的如此，就可以仍利用這些活動、擴充人類生活底範圍、

(二)教育心理學上底理由 從前用的死教授法、注入教授法、合呆板的操法、教的時候就那麼樣教、學的也就那麼樣學、一點興趣也沒有、既沒有興趣、對於所學的就沒有感情、沒有感情、就沒有志向、所以所學的結果，是毫無成就、若用天然活動、人底動作也自由、又有遺傳的習慣、合歷史的興味、所以人都喜歡做、利用這種興趣、因勢利導、使學者知道自己所走的途徑、那就格外有精神、有志向、結果必定是很有成效、

(三)教育學上底理由 體育除了健身之外，還有教育上最大目的，就是要培養各種性質、在生活實驗出來、天然活動就是人本有的活動、利用他來加上教育的方法、合組織的作用、就能培養許多好的性質出來、應用於普通生活上、他這些理由，是不錯的、但是他採用教材的時候，把所選擇的教材種類，都詳細的解說、並且表示出來、獨對於武術一種、雖然也在選擇之列、不過他因為對於中國的武術，沒有研究，所以就不敢加以評論、留著等中國人來論解、我對於武術雖然是外行，但是他底淵源，也略微曉得一點、此次聽了麥克樂氏底演講，也引出我對於武術底許多見解、就按著他所根據的幾種科學的理由，在武術上略說幾句、

(一)天演學上底理由 武術是一種天然活動的技能、古時因競爭的劇烈刺激，就想著抵禦仇敵的方法，於是乎就發生武術這種技能底本然活動，就是抵禦仇敵用的、我有兩箇根本的原理，來

證明他、

甲 被人打的時候、沒有不掙腳合手來抵擋的、

乙 被人打的時候、稍微強壯一點的人、沒有不想著回打的、

(二)教育心理學上底理由 武術最能引起人底興趣、因為有遺傳底精神、歷史的趣味、人一看著演武術的時候、仿髣自己就像置身當時的競爭場上、看旁人勝敗的形勢、並且也有一種觀念、以為自己若被人打的時候、也要像這樣的擋法、要想還手也用這樣的打法、所以人人對於武術非常歡喜、至於武術的動作、敏捷、活潑、也能以振刷人底精神、用中國底武術、也合乎中國底習慣、並且學武術可以得一種實在的能力、所以學武術的人至老興味不減、比較別種體操一出學校就丟開、強的遠了、

(三)教育上底理由 武術能栽培耐勞、堅忍、自信、自重、自制、忠心、俠義、膽量、犧牲、順從、愛人、同情、敏捷思想、一切好性質、雖然缺少協合心、然而精於武術的人最喜歡幫助人、肯為別人犧牲、如能改良教育的方法、就可以擴充他底犧牲範圍了、

至於武術和別的體育教材的比較、也能算弱、我且說幾條比例來、

(一)武術底改正功用 武術底姿勢非常準確、講究武術的人、抬手、動腳、都有一定的度數、不過沒有用科學的方法、來測量他就是了、並且全體的動作、都很相稱、沒有偏重一部的毛病、(二)武術底健身功用 武術不但能強健肌肉、並且可以堅固臟腑、最好的就是氣功、真是能得造化之妙、可以使人至老、精力不衰、我只看見過八十歲的武術家、沒有看見過八十歲還能做遊戲運動的人、所以武術無論老幼男女都可以用、拏他去健身更是能普遍、

(三)武術底教育功用 在前邊教育學底理由上、已經說過此處不必多說了、

(四)武術和器械體操 器械體操、不過學的是實用技能、如騰越、合平臺上等等動作、然而武術上底、竄、蹻、跳、躍、蹤、閃、轉、騰、拿、等技能、強勝器械體操數倍、

(五)武術和柔軟體操 把武術底動作分析開、很可以代替柔軟體操、並且也比較活潑、

(六)武術和跳舞 武術底動作很優美、把他底動作編成跳舞也很適用、

(七)武術和田徑賽運動、會武術的人、能跳、能跑、肌肉很是靈便、並沒有呆板、反對的習慣、稍微練習就可以應用、

(八)武術和遊戲會武術的人、練的是眼明、手快、身靈、步穩、這些特長、應用於各種球戲上、是再好沒有了、

(九)武術和軍操 軍操底最大作用、就是增加軍士底戰鬪力、武術的訓練、唯一目的、也就是戰鬪力、那末武術實用軍事上是最適用的、

我連篇累牘的、把武術說的那麼樣好、但是我可不是像一般人、只用一個籠統的名詞底義意說、「武術是國技、不可不保存、」合「武術可以強國、不可不練習」、的那些口頭禪、我乃是從學理上底印證、合教科上底比較、所得的評斷、大概不是妄說的、但是我雖然說出武術底好處、然而對於他底弊端、也要略舉出來、希望着把他弄成一件進化的東西、和適用的教材、現在中國武術底弊端是甚麼呢、諸君都知道舊文學上的古典派、合因襲派的不好、這武術可也是犯了這個毛病呀、你們看武術的套拳、不是文學底古文嗎、武術上許多無用的器具、不像舊文學上的死文字嗎、武術上許多好看而沒有用處的花樣、不是舊文學上底駢體文嗎、這些東西、都是拿着弄玩藝兒的、一點也不合現時代的需用、所以實際在教育上、是不能有許多價值、如今我們既然要利用他做教育用的體育教材、就必要用一種科學的方法來改良他、所以、

(一)要根據甚麼學理、來挑選武術上的有用動作、作體育應用的教材、

(二)選擇淘汰之後、要怎樣分析、編成由淺入深的程序、合乎教科之用、熱心武術的人、若對於這兩箇問題加一番的研究、再加一番的合法改造、把武術底長處、加入體育範圍之內、可以佔體育底重要部分、那才不愧提倡武術呢、

●說武術中之氣合術

強 公

武術中有氣合術者、友人嘗以此詢余、余曰、此固武術中之必要、前曾與友人知此術者、談其大略、友曰、武術本須區分爲兩大端、一曰精神的武術、一曰肉體的武術、肉體的武術、謂之外武術家、精神的武術、謂之內武術家、精神可以支配肉體、故外武術家不如內武術家、而中國普通所謂內家者、亦僅由外家之學進一步、只爲養氣之學、尙非純粹之精神武術、所謂純粹之精神武術、蓋即氣合術是、氣合二字、本東瀛名詞、原出於列子仲尼篇、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是也、中國之氣合術、可考而知者、第一爲定身術、或稱之曰點穴術、又有名隔山打牛法者、其法鍊時、須凝結心力、於午夜人靜之候、獨至沈寂處井闌邊、凝神立定、以拳向井中搗之、始則寂然、日日行之無怠、繼即聞水聲作響、迨其後則澎湃之聲起、水花飛濺、拳與水本相距甚遠、乃水爲拳風所吸、至愈接愈近、而相抵觸、則其功已成、嗣後雖隔百步之外、以拳虛擊、而被擊者無不應手而倒、此事聞者多斥其誣、而不知皆精神波動之作用、非關神秘、本不足怪、且其後神而明之、如小說家所謂劍俠飛仙能擲劍空中、取人首級於數百里之外者、以此理想推之、亦未嘗不可學而至、又所謂精神波動者、西歷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美斯美路、發明動的磁氣、謂由己之動物磁氣、因精神波動、而及於其他之動物磁氣、乃生感應、且再進則能與地磁氣亦可同爲波動之感應、因地亦一絕大之磁、懸想將來、發明至於極點、必能充分利用動物磁氣、以與真空星系

、通其電感、氣合術者、亦即利用動物磁氣之一端、即爲精神波動之現象、中國之氣合術、除定身術點穴術懸吸術等之外、近今所盛傳者、有明季張三丰先生所流傳之太極拳、一名十三式者、太極即一元兩面之說、十三式因其拳法有十三種變化而名之、學其術者、無論老年稚子、壯夫弱女、皆可習之而無礙、蓋純粹爲精神的武術、謂其法於獨習時、靜坐調息、凝其腹力、每日有一定之時刻、在靜室中、獨自據地而立、腳作八字形、以二手向左右平伸、同時左趨右迴、畫圓圈形、絲毫不得用力、而意念之中、則精神專注、凝作力大無窮之想、但覺有氣一縷、自腹內發出、上通於肩、由肩達膀、由膀達指尖、速收回時、又覺此氣由指尖、而膀、而肩、而腹、而全身、以意領之、日日行之無隋、是名揉手、兩人習之、則互相推拒、亦用此法、是名互手、平日步行、自己意想中、假設腦爲身體最高又最重之部分、行步時、假設腦能破空而游、身體爲附屬的、大類風箏之垂尾、神專志壹、久行不息、神而明之、可以飛行絕跡、履波濤如平地、即俗傳草上飛法、與歐美桌子自動術、理猶相通、並非神話、尋常之精此術者、凡人一與交手、能借來者之力、送回其身、來力大者、受傷亦重、交手片時、用手一擄其臂、向前一送、則其人身不自主、跌仆十數丈外、然若不欲其創、則用手一招、立時跌者可以止步、然其術皆精神波動之作用、海士洛夫精神波動論中、亦已詳言其理、又聞太極拳所傳之十三式、雖工之者甚多、而意領之真締、則知之者頗鮮、或舉其式中之要、言其大概、其一爲閃通臂、即左右互相爲曲伸也、伸左則曲右、伸右則曲左、當伸左時、自己意相中、假設我爲通臂猿、閃出左手時、假設吾之右手已縮進肩內、左手伸出有二倍之長、精而求之、則擲人於尋丈之外、又能收回之、此皆意領二字之工夫也、其二爲倒趕後、以左手或右手、自下而後、而上而前、而下作一巨圈、當運動時、假設我之一身爲反正兩面、外面假設爲黃色、裏面爲紅色、自此一圈之後、但覺我之裏面、完全翻過、黃色在內、而紅色在外矣、其餘諸式、皆可

由此而推及、至所謂假設者、特解說之名詞、而習術時則當深信之、不可加以懷疑、猶之近日催眠術之自己催眠一法中、意念一雜、則必至失效、學此精神武術者、亦不可不知、

●拳術與深呼吸

泰興陳福基

西諺曰、健全之身體、始有健全之精神、誠哉斯言也、身體健全之法有二、曰積極、曰消極、積極云者、即行適宜的運動是也、消極云者、即處處注意公共及商人的衛生是也、斯皆老生長談、余不再述矣、

拳術者、運動中之一種也、是項運動、既可使吾人之筋肉發達、且可與吾人以自衛之技術焉、故吾國人之習之者、頗不在少數、然余有一言爲習拳者進之、諸君之筋肉必甚發達矣、筋肉發達、則其收縮力必強、長此以往、肺部必受一種極大之打擊、蓋胸部筋肉之收縮力、亦必與他部同時發達、則區區之肺力、必不能與之抗也、然欲卻此弊、則深呼吸尙矣、蓋深呼吸足以發達肺部、且增加其彈力、如此、則其抵抗外部之壓力、必能與之敵也、若於早晨深呼吸後練習拳術、則筋肉與肺部、必同時發育、自無肺弱之患、余嘗聞十八世紀、美國有一運動家、彼身材之雄偉與夫筋肉之發達、睹之者莫不嗟嘆不止、以爲必有八九十齡之壽命焉、但此運動家年未四十、卒以肺部失其彈力而亡、蓋彼僅知發達筋肉、而不知發達肺部、有以致之也、由此以觀、拳術與深呼吸之關係、可以知之矣、未知習拳術者以爲然否、

●此中人語

盧煒昌

(一)人謂拳術只配粗人學、

我謂拳術非心思極縝密者不能學、蓋一拳之出、一腿之動、規律綦嚴、前後左右、斜直高低、一絲不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苟非用細針密縫之手段練之、鮮有不成江湖賣藝者、拳術同志、其慎

旃哉、

(二)人謂拳術亦體操之一、體操之法甚多、奚必專心致志以研究之、

我謂體操之法雖多、而求其精氣神三者均能貫徹、運動時手眼身步法、同時並用者、除拳術外、余不敢贊一辭、十年來、以拳防病、以拳祛病之妙用、非身詣斯境者、其奚能知、其奚能言、環顧四周、欲言而止者再、蓋恐斥余患神經者衆也、

(三)人謂人生以食飯爲最重要、故有民以食爲天之語、

我謂練拳實較食飯爲尤重、故生平最服膺羅斯福一言、彼謂生平一日不食者有之、從未有一日不體操者、吾國人專嗜食而不求所以消化之方、又何怪病夫徧全國、而賣藥廣告、幾占各報篇幅之大半耶、余少多病、幾致不起者屢、卒以練拳而恢復其食飯機關、故視拳較食飯爲重、而飯量又藉拳而遞增、世不乏食不甘味者、蓋亦移易其輕彼重此之心、而保持其天賦之真趣乎、

(四)人謂練拳太過辛苦、并過劇烈、

我謂練拳雖苦、一經換氣之后、(練拳一月以內、四肢酸楚、名爲換氣)、則覺身輕如燕、矯健無倫、久之則鎮日如牛馬走、亦弗減其身心愉快、辛苦云乎哉、至謂劇烈、則更無當、蓋習之者、初時既不善用力、則充其量、亦不過耗其固有氣力之半而已、以此而云劇烈、則非盡其力不飽之勞働界、早無噍類矣、冰天雪窖中之歐美戰士、將不戰而自斃矣、生理逼人、恆置之死地而後生其結果、每超出尋常理想之外、吾人其毋自餒也、

(五)人謂習拳者必好動而喜鬧事、致爲德性之玷、

我謂練拳只恐誤投劣師耳、否則無有鬧事者、不觀精武會十年來之成績乎、既以體育爲宗旨、其好動也只益其身心耳、庸何傷、抑有進者、每日練拳之發汗排洩、不啻瀉清其渾身之血液、血液既清

，身心恬靜，則德性潛滋矣，精武勵志團之表示，不幾爲斯語之確鑿左證乎，

(六)人謂不體操亦可生活，故人無體操之必要，

我謂人無體操，則乏活潑進取之精神，故世界最強盛之國，無不注重體操，吾國衰弱如此，而民族

又萎靡如彼，長此以往，將欲居三等國之列，亦不可得，書竟爲之擲筆三嘆，

(七)人謂老年及稚年人均不宜練拳，否則必受其害，我謂老年及稚年人練拳，比壯年者尤爲重要，因老年人筋骨日就鬆懈，苟非勤加鍛練，則脂肪日長者有之，肌肉漸削亦有之，不觀本會之年老會員乎，鶴髮童顏、精神飽滿、而耐苦習勞，更有甚於青年萬萬者，至稚年適當發育之際，藉鍛練以暢其生機，利且無涯，害云何哉，

(八)人謂練拳人肢體粗壯，不能另習他種美術技能，故拳術不適合各界人士，我謂拳術爲滌蕩體內污濁之絕技，且爲清腦瀉血之利器，擅此者無往不適，有學必精，歷觀各校學生成績，精於拳者，非但各科分數超越庸流，且德性之流露，亦自出衆超凡，有非他人所可比擬者，此殆生理之趨勢使然，非矯揉造作者之取快於一時也，

(九)人謂練拳者終難免有藉技欺人之弊，故不如練各種普通體操，我謂稍曉拳術門徑，當知拳爲自防之技，遇敵必弗肯先事動手，反是者，必爲一知半解之門外漢無疑，此拳術入門所以貴有恆心，藉以剷除其浮躁之積習，而養成其沉毅之美德也，至普通操與拳術之比較，特於下列第十條詳述之，體育同志幸留意焉，

(十)人謂練拳四技運用，一如普通操，何必積極提倡拳術，我謂此種外行語，只可向門外漢道，不足爲識者言也，試一詢略得斯術之益者，拳術之好處何在，彼必答曰，其好處在氣力之出發有收束，即技擊術語之所謂定點，練拳一生，只爭此些子定點，便

足以償鍛鍊之辛苦而有餘，然此語亦只可爲識者道，與習普通操者，言雖曉音瘖口，終莫可使之領會也，至運動之妙用，肢骸并作，氣力兼施，猶裨益中之微末者耳，

鐵生按，煒昌吾畏友也，鐵生號稱崛強，生平畏友，只有三人，煒昌卽其一，煒昌之令吾生畏者，非以其有力如虎也，彼能堅持戒體，不打誑語，而應世接物，固藹如焉，其道德勝我，胡能弗畏，

●武庫

陳鐵生

十年來，武術復振，關於斯道之著述日夥，故列表於冊，以備檢查，間或略加商榷，然時人著述，仍復不置可否，蓋謂今日正在萌蘗時代，未能語於別擇也，

(一)少林宗法 此爲盧煒昌得於山西友人者，并有圖像一冊，(現已列入本編專著類中 俠魂誌)民國前一年，余任上海天鐸報編輯時，曾撰鐵羅漢寶相一卷，詳述朝元派拳術之動作法(報紙記載拳術之動作法者此爲嚆矢)既而武漢事將起，余遂無復執筆之暇晷，乃以煒昌所贈之少林宗法，備載於鐵羅漢寶相中，惜當時天鐸報困於阿堵，未能將圖像刊登耳，近頃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之少林拳術秘訣，卽此書也，惟略有同異(中華出版者無圖)觀是卷之圖像手法，純是廣東之洪拳(謠云出於少林寺之洪熙官然真偽不可考矣)但雖有圖像而無可學步，只可視爲拳術中之夏鼎商彝耳，

(二)少林棍法闡宗 此卷是明版書，由上海尙文書局影印者，不特古香古色，而且夾議夾敘，令人有迹可尋，是真技擊界中之鴻寶也，鐵生目中所見之技擊載籍，嘗以此爲巨擘，

(三)劍法真傳 上海六藝仁記書局出版，四川宋仔鳳著，前清光緒末年影印，

(四)拳術精華 香港體育書社出版，此爲廣東派之拳術，

(五)中華新武術 商印書館出版，分拳術率角兩科，尙未出全

(六)易筋經 坊間多有、卷各不同、莫辨真贋、惟中多載藥方、且有鄰於採補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七)劍經拳經長槍牌笏 俱載紀效新書中、著者爲有明一代儒將、敵人畏之如虎、其武術自非凡品、惜言之不詳、(劍經書、即本編專著類中之子母三十六棍、爲向愷然先生所銓釋 俠魂誌)

(八)拳術 中華書局本、此爲湖南派、

(九)拳術學教科書 中華圖書館本、此爲長江流域派、

(十)潭腿十路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研究會會刊中之一卷、與吾精武所傳者有異、

(十一)五行連環拳譜合璧 天津武士會出版、

(十二)西洋拳術 中華書局出版、此爲泰西拳術、

(十三)日本柔拳 中華書局本、此爲日本柔術、然只北派貫交之緒餘耳、既出於藍、豈能遂勝於藍、

(十四)石頭拳術秘訣 中華書局本、

(十五)女子拳法 中華書局本長江派、

(十六)拳藝學初步 商務印書館本、此爲長江派、

(十七)拳藝學進階 同上、

(十八)實驗拳法講義 中華書局本、長江派、

(十九)拳術學教範 商務印書館版、中有大刀雙刀單刀板櫓之使用法、非專言拳術也、此是長江派

(二十)北拳彙編 商務印書館版、實在只得潭腿接潭腿兩種、

(二十一)潭腿圖說 中華圖書館本、

(二十二)雙人潭腿 同上即接潭腿、

(二十三) 遠摩劍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一種、曾載商務印書館之學生雜誌中、今已印單行本、仍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十四) 潭腿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二種、前數年分登學生雜誌中、今已印單行本、且三版矣、由商務印書館發行、此書有吳稚暉汪精衛兩先生序文各一篇、且有盧煒昌撰之八年來技擊拉雜譚、多中肯語、凡我會員、不可不讀、

(二十五) 潭腿十二路掛圖 商務印書館出版、余以潭腿教授法未能劃一、故依式作圖、以示真象、幾經會議、方決定也、

(二十六) 五虎槍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三種、已登於學生雜誌、(容當另刊單行本)五虎槍爲槍中之精華、吾會員當知之、

(二十七) 合戰 此爲本會技擊叢刊之第四種、分登於學生雜誌、由第五卷第六號起、至六卷九號止、此套係對手拳中之最多手法者、鐵生自奉本會命令、編輯技擊叢刊以來、自問最注意者亦惟此套、吾願讀者、勿以鐵生文字不能達出其奧妙而遂忽視之、且學生雜誌、印刷急速、故圖像多不明瞭、當於印單行本時、力求清晰、

(二十八) 童子軍實用棍譜 本會編、載學生雜誌第六卷十號、此爲技擊叢刊之第五種、

(二十九) 十字戰 載本紀、此爲技擊叢刊之第六種、此書亦承精武會惠發本編專著類 俠魂誌

(三十) 函授拳術科講義 此係函授偵探拳術會出版、用真筆版印、係長江派、今已停止、

●盾墨餘瀋

陳鐵生

▲十八般武藝 吳枚菴東齋語曰、十八般武藝、一弓、二弩、三槍、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鎚、(即錘)十三搥、十四叉、十五叉、十六巴頭、十七綿繩套索

、十八白打、(即拳術)

▲與皇帝決鬪 法儒羅俄愛自由、崇尚共和、常稱皇帝拿破崙三世爲蒲那伯吩先生、不曰陛下、巴西皇帝道姆庇特魯慕其才、求一見、羅俄以其爲帝竟拒絕之、普法之戰、法大敗、普軍長驅而入圍巴黎、羅俄大憤、欲與普王威廉一世決鬪、以定戰局、嘗語人曰、普魯士王爲歐洲之大王、而吾維克都羅俄則爲歐洲之詩人大小說家、吾二人固平等也、鐵生謂專制氣燄、已鄰末運、今更不足畏矣、

▲囚籠中之獨夫 十八變之梁啓超、昔日盛稱威廉二世、譽之曰世界之鐵腕皇帝、以吾所聞、則大謬不然、威廉直一沒膽漢子、三十年前、曾見美國人撰著之萬國公報一則、謂威廉好虛譽、雅慕搏虎勇名、迺命其弄臣、預築一堅固鐵籠於上苑、威廉手獵鎗、匿焉、使國人逐猛虎越籠前、威廉乃於籠中發鎗殪虎、惟德律最苛、有齒及溫室樹者、視爲大不敬、所以德人餓口結舌、外間鮮知之者云、余於獨夫隊裏、尤惡威廉、蓋多一層鄙視之印象在腦海中、

▲刺客之拳術家 刺孚琦之烈士溫生才先生、粵東梅縣人、工詠春派拳術、其哲嗣偉琴君、今猶在五羊城爲技擊教員、

▲革命黨之拳術家 黃花崗七十二雄鬼中、有拳術家、吾知之者曰林尹民先生、福建閩侯人、號靖菴、字無我、撲攻督署時、任前鋒、彈盡繼之以拳、故能殺傷過當、

▲拆穿西洋鏡 林琴南本名羣玉、今名紆、號畏廬、平生好小說、譯著幾二百種、至佳者、技擊餘聞、金塔剖尸記、香鈞情眼、塊肉餘生述、孝女耐兒傳、賊史、滑稽外史、冰雪姻緣、其塊肉餘生而下之五種、以該諧勝、技擊餘聞、以簡練勝、埃及金塔剖尸記、以雄渾勝、惟香鈞情眼之一種、則以拆穿西洋鏡之手段、作苦海之慈航、使彼孽海中之可憐蟲、知往古來今、不操戈矛之大盜、殺人不見血之可惡的小說家、不過自命多情、作孽害人、其所謂佳人才子、美滿姻緣、到底亦十九如

香鈎情眼之悲慘結局、彼小說家、特掩住後半截、不肯講出來、騙一騙你們、弄得一時微名、搶得半甌冷飯耳、琴南此譯、特作當頭一棒、吾願今之空心才子、半截佳人、無再自賊也、

▲假癡假呆 或曰、二十世紀乃有盛德壇靈學會、南人信鬼、誠不誣也、不知此正滬諺所謂假癡假呆、其手段遠出巫覡三姑六婆之上、今云盛德壇靈學會信鬼者、便是受欺、便是雙料獸子、

▲靈學會之變戲法 今日談鬼、必受通人譏誚、彼市僧既營文明事業、又欲借鬼欺人、實無兩全之道、乃用狙公手段、以對付所謂樓臺海客金銀氣之俗物、然幻術開場必須強扯一二有名人物、以震聾此海客、故靈學雜誌第一期、即有吳稚暉君所撰之八大人覺經箋註序一篇、惟序佛經固尋常事、不能遂云吳稚暉信鬼也、其中復有吳信一函、中有警句曰、鬼神之勢大張、國家之運告終、其預兆乎、弟甘心常隨畜道以入輪回、不忍見科學不昌、使我家土壁蟲張目、先生欲以挽世道人心、（鐵生曰、其然、豈其然乎、稚暉老友、爲有道之士、以忠厚待人耳）、於鄙意所屬、適得其反云、如上所述、則吳君豈特不肯受騙、且直提撕而警覺之矣、詎料彼僭、竟藉吳稚暉三字爲市招乎、當日曾通告吳君、勿再受彼僭之利用、吳君答曰、（上略）（靈學雜誌、係吾鄉某氏所編集、此等野蠻遊戲、弟所不好、且對於幽室中之香燭清供、即起惡感、常因話舊過某氏談笑、適彼等爲此、則以好奇之故、亦曾數次旁觀、總以所謂乩仙者之鄙俚、不願觀其惡狀、三月來未一往也、不識彼等近來如何、雜誌中之所載、實係事實、且某氏爲弟總角狎習之友、彼以遊戲登載、止之不可、故函諷之、亦具載冊中、弟恐彼等揚扇迷信、已屢諷諫之、皆拒不聽、此亦守舊反動潮流中之怪現象也、聞貴會將刊雜誌、渴望早顯見於社會、亦聊可與此等不良印物針對救濟、弟何人、敢附文卷末、獎飾之處、尤汗顏、老朋友豈堪以此擲榆之耶、頃因族人修譜、暫回常州、大刊出、俟伏誦久、或有所貢獻、再求采登第二期之尾則幸矣、吳敬恆叩）、此函仍存篋中、本擬攝影、刊登此冊、因體吳君

忠厚待人之本旨、并彼僨之名氏亦削去、然彼僨欲以吳稚暉三字、爲市招、吾亦揭發吳稚暉之主張於此、以破其詭謀、無使毒吾社會、

▲靈學會之搗鬼 靈學會、盛德壇、自云能用影相鏡攝取仙靈真象、吾精武攝學會員、見其登載於報紙者、模糊殊甚、陳公哲等、曾於七年十月三日、致函所謂盛德壇、約期試驗、(曾登載上海民國日報、本埠新聞欄中)、及期至壇、而彼所謂主任者、已用土遁法、不知何往矣、曷弗試顯彼濟顛祖師之神通、而乃竟效法土行孫耶、可笑、夫宗教兩字、能否永遠存在、猶屬一疑問何、有於鬼鬼崇崇之妖術歟、然而彼狗肉和尚、與伙居道士、又多一爭食之大敵矣、

▲人道主義 人參肉桂、號稱補品、信石馬錢、望以生畏、用之不當、其害也均等、然多人多怨信石而恕人參、則又何也、今日之日、人間何世、揭去文明之畫皮、即是黑暗之地獄耳、孰爲人道主義、孰爲姑息養姦、當分別個清清楚楚來、不當如庸醫發藥、罔辨寒熱也、證之國手、以爲何如、

▲運氣 世人好言運氣、不知運氣多猴胸拱背、于專門技術中固當有此一格、然在體育上言、則外功可強健軀體、且人人能之、老的少的、男性女性、無不合宜、故持普及主義者、必主外功、

▲關劍仙謬說 神仙二字、絕對荒謬、況於食飯神仙哉、小說家喜言劍仙、弄成不人不鬼、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作僞欺人耳、山華君曾撰劍血眉痕一書、其言曰、夫劍術家之所以必用劍者、取其便且利也、非謂舍劍之外、無他器可用也、今人譚劍術家、輒津津然稱道其一劍、甚或神奇之以爲劍能自飛自落、一若與人無與者、不亦僨哉、夫三尺頑鐵、豈有靈魂遽能自主、運用操縱之者、究在人而不在物也、云此等論調、便能刊落陳言、獨標真諦、

▲技擊 精武會、技擊之大會堂也、博物院也、南宗北派、並蓄兼收、惟於初等修業時期、有所限制、蓋植基之始、不能再三審慎也、現在以潭腿、工力拳、節拳、接潭腿、八卦刀、五虎槍、大

戰拳、套拳、羣羊棍、單刀串槍之十套爲必要科，蓋經數次會議而決定者也，潭腿爲基礎，其可貴貴自不待言，此蓋學生之不可或緩者，工力拳大戰能增力，節拳能長氣，接潭腿使手足增抵抗力，套拳則競爭之實施法門矣，五虎槍爲槍中之最多手法而最完善者，熟習之則臂力腰力足力，不覺自增，八卦刀爲刀中之最難學，而最微妙者熟習之，將來再學對手八卦刀，則單刀之妙用，思過半矣，羣羊棍變化無窮，且活潑潑地而不犯實，雙頭棍中之不可多得者，單刀串槍，最難走步，然敏捷之至，殊妙技也，單刀與槍棍易得而最利用，故當先習，以余觀之，尙有單拳中之十字戰、短戰、練手拳、少林拳、伏虎拳、二郎拳、對手拳中之合戰、短打、開門豹、湧步捶、兵器、之綈袍劍、雙舌槍、春秋大刀、雙鐮、九節鞭、兵器對戰之對槍、降龍棒、金剪刀槍、對手八卦刀、對手大刀、雙刀串槍、空手奪刀、皆可喜也、

▲都督歎苦力歟 吾編精武本紀、至會員名錄、則陳其美三字赫然見於目中、因而有感焉、英士先生之任滬軍都督、每晨七時即須到署、至夜三時、方能回寓、（先生仍寓革命總機關之馬霍路寓所）、由辛亥九月就任都督、至民國紀元之夏盡秋初、日日如是、時滬爲聯軍總兵站、南方各軍、皆向之索服莊、索餉需、即滬軍亦多至五萬、而督府初無地丁關稅、日以借款支拄軍民兩用、其苦萬狀、駕車之馬、奔命而死者兩頭、方購一汽車、以供奔走、而不知者、以爲出鋒頭、當時吾輩同事舊人、日日坐候小口糧、（每兵每日銀元一角、每日發給、今日不知明日、真是啞子吃黃連）、然苟欲稟呈軍事、則必偕同營軍官十餘人、齊至公寓、或督署、一見先生、即以十餘人前後左右包而圍繞之、方能面語、否則一瞥之間、已爲他人牽率他去、此何如景象也、辛亥冬、先生三入醫院、德醫克禮嘗曰、都督再不略事休息、將得腦漏病、然先生究竟不能休息至四十八小時、計當日各省飽受兵變之苦、惟上海無是、乃滬人反以惡聲報之、何也、（當都府初成立時、有保皇黨人某、（

姑隱其名）往求一月八十金之差事，爲先生所峻拒，某遂藉其黨之機關報，肆其簧鼓，曰陳英士辛亥之冬，飲花酒至四百擡，試問如我上文所述之景況，能有此暇晷否，事不離實，水落終須石出也。五濁世界，毀譽曾何足重，吾特憤夫國人之以耳爲目，顛倒黑白耳，當時人皆視袁世凱如天帝，動曰非袁則亂，今何如哉，以兩者印證之，卽知無識者之善於吠形吠聲，

▲珠江派之拳術 粵東拳術，最著名者，有五，曰劉洪蔡李莫，現在最流行者爲蔡洪莫三家，李劉殆已失傳，或曰李卽金剛李鬚子，黃隱林，（即黃飛龍）之所自出也，是否不可辨矣，

▲八卦棍 蔡國祥、蔡國喜、南海人也，兄弟皆前清記名提督，而兩人之功名，皆出於其萱堂之一技八卦棍，從戰陣上打出來，亦一奇女子也，

▲五點梅花 吾鄰鄉之外海，有茶菴寺，住持僧名意誠，善長棍，號稱五點梅花，意誠年八十餘而圓寂，以技授其徒曰秉心，曾卓錫海幢寺，吾粵人喜學長棍，五點梅花，剛柔相濟，誠長棍中之不可多得者，

▲頭槌 或曰，少林寺至善禪師，善用頭槌，有諸曰，此齊東野語也，然破頭槌之手法至易，彼以頭撞我，我用兩掌按其頭使往下，而提膝蓋以撞其額，斯可矣，繫拳有此法也，

▲附會 有喜稗官者，善附會，常曰此羅家之鎖喉槍也，此秦瓊之撒手錐也，余曰無論稗官野乘，不足徵信，卽姑如子意，而每技必取陳死人之名而實之，何不憚煩也，吾第知此技之善，而取法之，斯已足矣，

▲兵器 兵器種類最多，不勝枚舉，然一器必有一器之手法，必有其獨到處，如大刀槍與方天戟三器，凡先習大刀及槍，然後習方天戟者，必易入手，蓋方天戟乃合槍與大刀之長，而參之以變化也，惟雖用槍及刀之手法，究竟與槍刀不同，分辨得出來者，方許入道，否則野狐禪耳，雙用之短兵

▲趙芝蓮 趙先生直隸景縣之虎頭莊人，其師爲薛先生，名字已不可考，數十年前，北地健兒，無不知趙芝蓮者，今精武會所習之潭腿、工力拳、節拳、五戰拳、八卦刀，五虎槍，皆先生所授於趙連和李振江李健民趙觀永諸君，而再傳於我輩者也。

▲軟鞭 軟鞭最便於攜帶，而實用最難言，惟纏足之一技爲最妙，一纏一拉，得心應手矣。

▲國民會 民國前一年，辛亥歲，四月有傅豪蔣夢巖兩君，秉留東學生會之命，來滬設立國民會，作國民會進行略策，登載各報紙中，有一節曰：

一宜振興國技也 一國有一國之特長，能參以新法，而又能振興其特長，橫絕今日可也，夫以日本之柔道劍創術，此卑卑不足道者耳，而舉國上下，命之曰大和魂，尊之曰武士道，日俄之役，短兵肉薄，卒以制勝，可見片長薄技，苟有保存發揮之價值，萬不能聽其湮滅也，夫以中國之拳之棒之刀之鉞之弓石騎射，此中國之特長也，顧以今日，火器時代，而猶議及此，可笑實甚，不知平日既足以鍛鍊體魄，兩軍相接，大兵之後，繼以白刃，日本因利用彼國國技而收勝俄之功，至今軍隊與各學校，朝磨夕鍊，孜孜不怠而謂中國之國技，而無保存發揮之價值，不足以言利用也，天下有是理乎，宜創設一會，諸流並集，每流選一老師，擇德技兼優者統制全流，凡習技者，經其認定後，許於各州縣開館授徒，每年春秋兩季，羣集競技，評定甲乙，榮賞有差，各營各校，各傳習所，均須附設國技一門，如是則不至甚費，而國技武風，兩者並揚，孰便於此，近上海精武體操會之設，專以保存國技爲主旨，吾國國技之振興，將濫觴於此矣。

▲步法 技擊家之步法，粵人稱子午馬，四平馬，燕魯人則稱弓式，（弓式即弓箭步）騎馬式，其實一耳，惟近來弓式，其弓形之足，大腿竟橫如一字，成正勾股形，以爲美觀，不知大腿太低，則全身已下陷，其勢死煞，倘欲用在後之箭足，（弓箭步本稱前弓後箭）以踢人，必有所不能，又如騎

馬式、其大腿亦多作一字形、亦犯陷下之病、苟以手推之、或牽之、則仰天而倒、蓋騎馬式全憑大腿之斜勢、以支拄全身也、故慣家之弓箭步、其弓形之足、大腿斷不低下至橫平、（九十度）只可作（四十五度）之斜角、蓋小腿直垂、大腿作斜角、始得支點之支持力、（騎馬式亦然）此中有數理存焉、不能矯揉造作也、箭足須全蹠壓地、不能使蹠之外沿及足踵離地、此最易犯、常見數十年老拳師、猶不免此、且箭足多橫置、此則真死者、苟爲敵踐、必且拆足、故箭足必順置而趾尖向前、則雖被踐而可乘勢跪下、斯無害矣、

▲長拳短拳 太祖長拳、綿張短打、此說由來已舊、現在燕魯間多長拳、而短拳已不多、所謂長短者、長拳用柔、短拳用剛、不能偏廢、如本會所習之少林拳、穿拳、插拳、關西拳、套拳、躺步捶、踢步六捶、劈山刀等、長拳也、潭腿、接潭腿、工方拳、合戰、大戰、短戰、脫戰、十字戰、二郎拳、孫臍拳、臥地豹、伏虎拳、節拳、紮拳、開門豹、五虎槍、羣羊棍、八卦刀等、皆短拳也、▲大同平等 大同世界、人類平等、此吾輩所日夕仰望者、然平等必有階梯、必去其不平者而使之平、吾輩以爲、非從根本上做工夫、先使人類、各個身體康健、乃以道德智識灌輸之、成就完全人格、必無大同之一日、故謂運動中之技擊術、即平等之階梯、大同之途徑也、

●對於國技之疑點

中國女子體操學校王元輝等

上海精武體育會、自創辦以來、於茲十稔、平時專以提倡國技、矯正社會柔弱積弊、並將各種武器方法傳布爲職志、故從學研究者如雲、懿歟盛哉、謂非有益於身心、烏能舉國信仰若是、蓋精武體育會者、雖名爲體育會、要非若普通體育會之僅以提倡體育爲事而已也、並含有智育德育性質、而實行斯賓塞爾三育並重之教育主義者也、

我中國女子體操學校、成立於前清光緒己酉年、於第一期時、即已有國技一科、當時精武體育會尙

未舉辦、此科教師、殊不易得、於是聘請寶山朱阜山先生主教焉、朱先生研究國技有年、心得不鮮、奈社會狃於積習、致學者對於國技之信仰、不能若今日之堅深、故雖有國技、成績未著也、至第四期時、方爲全盛時代、主教者爲吳興徐一冰先生、所授各種、完全以精武體育會之教材爲歸、自潭腿以及武器、莫不從事揣摩、是以第四期各同學、幾無一人不擅長國技焉、民國七年秋、更請盧煒昌先生來校主教、元輝等忝列門牆、得親聆盧先生之言論、何幸如之、元輝等自經盧先生教誨以來、對於國技、大有進益、惟當練習之餘、欲於國技有所研究、是亦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意也

(一)女子國技與男子所習者應否有相異之處 縱觀現今所練習之國技、其最初步、皆自潭腿、漸進而至工力拳等、再進則爲武器、各校莫不如是、此固爲有系統之辦法、但男子與女子、於教授上應否略爲區別、就身體言、女子類多柔弱、男子皆剛勁、凡男子所優爲者、女子常多困難、此其一、就性質言、男子常活潑、女子多沉靜、以活潑而練習國技易、以沉靜而練習國技者難、此其二、就習慣言、男子歷練事務之時機多、女子所處理之事務、恆皆輕易者、用力之時少、強之用力、其奈心餘力絀何、此其三、就生理言、男子與女子、亦有異同之點、有利於男子生理者、未必盡有利於女子、此其四、故國技之舉動、男子與女子、似有研究之道、設謂潭腿以及種種、男女皆堪適用、則潭腿等各動作、是否一一皆合男女之生理、其所得之結果、又屬若何、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二)武器是否適合於女子之練習 拳術之進一步、卽爲武器、所謂武器者、種類至多、若鎗若劍若斧若刀、蓋無一不有其精奧之學理、女子之練習國技、其目的究屬若何、以拳術爲止境乎、抑可使之續練武器、而武器之中、又以何者爲適於女子之性情、練習之後、於女子之生理與應用、又有若何之利益、似皆應有一定之界限、以爲標準、若祇仿行、不求實際、是不能不令人懷

疑者也、

(三)南北派國技必如何始能溝通而統一之 常聞我國國技有一至大之疆界焉、即南派與北派是也、南派主守、北派主攻、南派主狹小、北派主闊大、南派祇就小範圍以盤旋、北派常能進退裕如、從心所欲、斯雖謂派別不同、然與社會性情、不能謂全無關係、今既以提倡國技爲當務之急、勢必謀溝通統一爲最要、若猶任其南北對峙、則統一之期、待諸何年、謂其派別已深、無術補救乎、則坐失時機、於理似覺未當、若云既學北派、無須再及南派、斯說亦非完全、豈北派所有者、皆屬優良、南派所有者、竟無一長可取耶、去糟粕、擷精英、實爲研究學術之要訣、削足就履、固非善道、入寶山而空手回、亦非吾人習藝之初意也、且今者於北派南派之外、又有新武術之發明、安知十年之後、接踵而起者、不更有人、是則統一國技、不綦難乎、國技應否統一、爲一大問題、統一國技、應如何著手、又爲一大問題、此二問題、當如何解決、方爲正軌、是又令人懷疑者也、

(四)教授國技當用何種教材方易得益 學校之教授體操也、常集多數學生於一處、教師以一種方法、使學生同時演習、矯正教授、至爲便利、此無他、用團體能行之教材、所以能若是也、國技除潭腿工力拳數種團體能行者外、其他若對拳、若武器等、必有一攻一禦、二者之間、方法既不相同、練習所費之時亦多、即教師之矯正舉動與姿勢、亦不能合多數人、同時施行、其不演習者、必四散場中、於秩序規律、諸多未洽、教授管理、兩難得其平、教師之矯正稍疏、學生之成績難期、所謂事倍功半、必如何教授、方易得益而無困難、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五)國技若無統系之規定不易傳布 國技之方法至多、此盡人知之、其種類之如何、姑不具論、吾人應先考察其性質之難易、程度之淺深、孰可爲小學之教材、孰可爲中學之教材、提倡國技者

必預有一種系統之規定，方能使教授者得以遵循，而昭畫一，倘盲人瞎馬，任其馳驅，縱不傾蹶，亦屬堪危，且學校之所以分小學中學，各種教科，均從其程度，國技似亦須有程度之剖分，若不問其程度之如何，皆用一種教材，則學生升學之後，勢必復習，多一次升學，則多一次復習，雖可別授他種教材，以爲目前之救濟，但無系統規定於先，必各貿然從事於後，甲之主張，不能強與乙同，乙之主張，或爲甲所反對，各行各政，不至混淆不已，是非就學校性質，學生程度，以定教材，乃以教材而試驗學生之能力，國技之法繁多，教授之主張紛歧，又將以何種標準，傳布於社會哉，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六)國技無學理之書籍難供參考 技術與學理，常互相聯絡，技術足以證學理之精微，學理得以申說技術之功效，故非學理不能使技術昌明，非技術不能使學理益顯也，二者宜兼而有之，方能引起多數人之信仰，關於國技學理之書籍，寥若晨星，世人恆因此鄙視之，蓋因其無學理之研究也，縱其技至精，不能言其理，又與衆何益，且國技之動作，每多變化，即研究之遠者，常易遺忘，何況初學，嘗見國技之書籍，類皆若歌訣之韻語，其所述者，亦僅方法，並未涉及學理，即偶有關於呼吸等等。亦多膚泛不敢信爲確當，雖欲以之作爲參考，亦苦於塗徑難尋，不求所以然，僅尙外表者，斯即我國國技所以歷數千百年來不能昌明之一大原因乎，改良之法，何以人手，必如何研究，始能闡發其真理，是不能不令人懷疑者也。

所列六端，前三端，係屬於現在之疑點，後三端，乃將來教授時之所需，每欲將斯疑點，就正當世，苦無良善時機，今者適逢精武體育會舉行十週紀念，有徵集各校文稿之盛舉，元輝等智識譾陋，一知半解，安敢有所貢獻，茲承師長之命，特將平時所懷疑諸端，臚列陳述，深願有以指示教誨之，則幸甚矣。

精武本紀、既已付刊、煒昌適以斯篇畀予、倉卒作答、不能詳也、

原本第一條、問「女子國技與男子所習者、應否有異」、此條經本會女子模範團實驗三載、一言以蔽之曰、無男女之判也、惟女子於每月有三數日之停止、則生理上之關係而已、他種運動、如田徑賽之競走高跳等類、每有本人力所不支、而競爭心勝、且在競爭之時、每多旁人鼓掌助興、至使運動員拚命向前、因而害及身體者、惟拳術則本身有一分氣力、乃可用得一分氣力出來、雖旁觀如何鼓動、不能使其勉強增加也、此在能拳術者皆自知之、第說不出口耳、如連環腿旋風腿等、似屬劇烈、然亦只能如上所云、不能增加於原有氣力之外、故於生理上無論男女、皆無障礙、至軀體之強弱、以未經練習技擊者言、則原於先天之賦畀、父母強健、所生之子息亦強健、不以男女性而有所區別也、以曾經練習技擊者言、則弱字不載於拳經、更無男女之一問題也、

第二條問、「武器適合於女子否」、拳術武器有連帶關係、亦如歐美運動之有徒手器械之分別耳、無問題也、至問女子練習技擊之目的若何、以何爲止境、這一條要分甲乙兩種答言、甲爲普通類、本會第一宗旨爲技擊普及、即以技擊爲中國式的體操、欲改造國人及世界人類之軀體、使其一律平等、咸臻健康爲目的、故此類爲普通科、男女老幼、皆能練習、練一日有一日之利益、決無止境、既能做行、即有實際、乙爲專門類、一刀一槍、一拳一腳、皆有精義、非一二十年苦練不爲功、今日精武會員、有十年未輟課者、即此類也、惟此等意義、只可於技擊叢刊中發表一二、非此區區小冊子所能語其萬一、尤有進者、本會以實在經驗、知技擊術中、男女同一水平線、故原文之分男女爲兩途者、此則一以貫之、

第三條問、「南派北派」、此是一時的見象、斷無永遠分立之道理、惟從前拳師、類皆故步自封、是丹非素、今則公之於世、成爲科學、無論南北、聚於一堂、即如吾精武會、南派北派、長拳短拳（

原文所謂新武術、亦北派之一種也、一罔不具備、即使教師不能溝通南北、而會員多是南北混成、久而久之、自成一種融合南北、取精用弘之技術、凡事必有階級、不能一蹴登天、故此條今日猶在提倡時代、

第四條問「教材」、此條誠爲要着、然可以簡單說明、即本會之技擊術、無論對手單練、武器空手、皆可以團體教練、一二人、千百人、皆可以口令指揮、試觀本紀之技擊術大會操圖象、便能了然、且王君亦懂拳術、如節拳之一套、是拳術中之略爲難演者也、本會曾以口令指揮、數百人同演、其整齊活潑、無異於一人也、教師之矯正舉動與姿勢、則亦如普通體操而已、既能以兵法部勒口令指揮、則同難同易、無所區分、在門外漢或見爲難耳、總之普通體操所能施教者、技擊術皆能同樣施教、無疑問也、

第五條問「統系」、此條爲今日最難處決之一問題、本非盡無統系之可言也、本會技擊術、不下四百餘套、其初等修業者、亦以規定之十套爲限、同源之各學校、各團體準此、且目前各校、尙鮮有技擊三四年級之學生、因高級各校之技擊班、多屬新設、猶未感此困難也、本會在三年前、有見及此、故已有所預備、是堪爲王君告慰矣、惟潭腿一種如字典、由小學至大學、畢生不可離、第六條「書籍難供參考」、技擊爲一種科學、一舉一動、皆有精深之數理寓焉、惟以從前文武殊途、所謂士大夫者、又鄙視武夫、不肯與伍、故此種書籍最爲難得、如世流行之易筋經、又類於太上老君感應篇、此真技擊界一大憾也、今日物理學多新發明、如透視攝影、皆日漸進步、故技擊界之著述、有所藉手、出版書籍日多、蒙謂中國萬事皆退步、惟技擊書籍中之撰著家則進一步、因有攝影、有新式圖畫、則技擊術之真學理、借此便能發揮之於紙上也、十年而後、殆有光大昌明之日歟、本紀有武庫之一欄、亦就市上所易得者而登記之、以備索取、然如易筋經暨呼吸類書籍、有似迷

信、且未經生理學家證明、無寧視作馬肝之爲愈乎、况吾輩以普及爲主旨、以軀體健康爲目的、更無須夫此似是似非、離奇怪異之玄學也、研 技擊學理、則不外乎實習、深造之、自然由熟生悟、此又屬於專門學問、非一二語所能說明矣、

●救國先鋒

余仲剛

嵌拳術名武器名用（一）符號拳術名「」符號軍器名

寒雲掩日（八極）清淒「雪片」紛紛、如萬點「梅花」乘風飛舞、一剎那間四方（八面）、悉成玉宇瓊樓、冷氣逼人「綈袍」不暖「六合」之內、孰不想念陽春、於時有紅樓一角、積雪「攔門」、睡鴨初銷、珠簾未捲「提爐」中熾獸炭正紅「流金」帳裏、一少年擁繡衾坐、首垂至臆、如著「露花」、如臨風柳、顫聲呼曰、我親愛之同胞乎、汝已忘五月九日之恥乎、汝五分鐘熱度已過乎、否則何爲不我助也、言已大嗽、喘息不定、牀沿上坐一麗者、星眼汎瀾、（蛾眉）緊蹙、急以紅巾掩面、強抑悲懷、手撫少年之背而慰之曰、郎君乎、國家興亡、雖云匹夫有責、然衆擎易舉、（獨臂）難持、我國人媚仇事敵之輩、所在皆是、上而擁（節）稱（雄）、位兼「雙座」之武人、尙且忍心買國、（八折）以圖成交、下而大賈富商、亦日夕爲（子孫）作牛馬、（拚命）破壞抵制以攫金錢、雖經五、四、六三風潮、而彼輩（溜腿）可恃、何難去而復來、君縱有（孫臏）之智、（霸王）之勇、恐亦無以絕之、况（棉拳）（短手）荏弱如君者哉、曷若「斷門」高隱、獨善其身、守「達摩」之言、參（彌陀）之旨「平安」度此（春秋）、不猶愈於與彼白豹（黑虎）（大戰）乎、少年不答、但搖其首、久而久之、乃顧麗者言曰、卿意良厚、予所深感、惟既生爲中國人、即當盡我救國之責、否則（祖）邦淪陷、降身爲奴、縱留此七尺（形）骸、又將焉用、至謂隱跡逃禪、尤爲非計、昔者晉尙清談、卒啓五胡之亂、梁崇佛教、竟蹙千里之基、彼印度遺民非守浮屠氏（宗法）者乎、何以世受「纏攔」、竟不能（脫）離圈（套）

（金剛）失勢「羅漢」低眉，我正引以爲羞、不圖卿以爲樂、是可怪也、今日我國人心雖（散）、倘得一二豪傑之士、從而「左提」右挈、安見少康一旅、不可中興、鍾德千人、不能復國、是在負改良社會者之力（行）何如耳、使我而有入水「殺蛟」、登山（伏虎）之能、彼六千萬島夷、直「羣羊」視之、不足數也、奈何蒼天不予我以鄧伯翊之銅筋鐵肋、俾得（穿）（插）於硝煙彈雨間、爲國效勞、而僅藉此「雙舌槍」唇劍爲同胞警告、未免令人（短）氣、正嗟嘆間、忽簾鉤作響、一雛婢入報四姑娘來、四姑娘者、麗者之妹而少年之姨氏行也、肄業某女校、素以熱心國事著、近查得姦商販米出洋接濟仇人事數起、此來欲商對待之策、比覩狀、始悉其故、笑謂之曰、姊丈奔走國事僅兩月、已疲憊若此、今而後尙欲效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得乎、少年未及答、麗者怒之以目曰、若小妮子亦學人饒舌耶、日言救國、曷若先救身、女曰國當救身亦當救、若救身而不救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救國即所以救身救身亦即所以救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茲予有妙術、欲介紹於姊丈、倘能苦心一志朝夕從事（練手）、數年而後（工力）增進、則今日之（棉掌）適變爲（鐵拳）、爾時（龍虎勢）成、病魔辟易（興唐）功業、儘自可期、尙何慮身之弗健乎、少年聞言、遽推衾起曰、有是哉、妹言果可信否、女曰誰欺兄者、方今世界雖盛唱公理、其實（五虎）爭雄、黑幕內莫不推重強權、所謂（金鎗）（護手）、外交必勝、彼小人國豈真有（奇門）（八寶）如神怪小說所傳者哉、無亦恃其鐵血耳、軍國民主義一日存在、武術一日不可廢、即姑舍是不論、而健身強種之益亦已不可殫述矣、少年曰、妹言已極盡（五花）（四門）之妙、所謂「霹靂」一聲、驚回酣夢、但未知果爲何術、能收若是之效、請急言之、以祛疑惑、女曰、此舍家（太祖）昔日所習之（少林）拳術耳、非有他也、往者技擊一途、門徑最狹、衣鉢真傳、非可倖得、今上海精武會諸子亟謀推廣斯道、以收強種之效、凡軍政商學工農各界有志之士、莫不一體歡迎、兄盍於課餘之暇入會研究、（四六）年後、筋骨堅（

硬）、風寒暑溼能不爲患，斯時從事救國運動，必無如今日之阻礙矣，少年曰，妹言雖是，但脆弱如我，恐不足臻此，奈何，女曰無懼，兄亦曾聞陳君鐵生其人乎，少年曰，豈惟聞之，吾于陳英士幕中曾親見之，彼非年將半百，僂僂其形，出入必藉杖而行者乎，女曰是矣，彼于上數年入精武，研求拳術，朝夕不輟，今且與諸少年相角逐，活潑如（猴）兒，昔日之杖，已如行者之「金箍棒」，不知藏于何所，大有黃漢升寶刀不老之概，以兄體質年齒較之，勝彼多矣，豈有反遜之之理哉，少年喜，即乘十週紀念徵求會員之日入會，不數年，技大進，尤擅「梨花」槍「八卦」刀云，後十年東海風雲起，少年率健兒十萬攻小人國（合戰）（一百零八）日，卒拔其都城奏凱歸，既伸國人數十年之積怨，又能爲母會始祖復仇，母會同人擬鑄一極大之鐵（十字）紀念之，少年聞之笑曰，吾之得有今日者精武會之力也，此鐵（十字）上宜加鑄救國先鋒四字，俾國人咸知精武主義所在，欲從事救國不可不先入此會焉，少年何人（楊家）（五郎）名（玄靈），其妻（甘家）女小字（連環）者也，

●拳語

余毅公創作

童子軍有旗語、技擊家不可無拳語、蓋出外旅行、朋侶登臨、相距較遠、語言不可聞、此時如欲兩方通達心意、須有所表示、因創作拳語、發明者雖自我、尙希望諸法家共同改正之、總以演式明瞭使對方易於觀看爲妙、法以英文二十六字母分配二十六式、照式拼字、其數目字一至零另立式、

（A）立正雙拳齊胸次、（B）坐馬右拉弓式、（C）坐馬左拉弓式、（D）坐馬伸左縮右拳、

（E）坐馬伸右縮左拳、（F）立正舉左垂右掌、（G）立正舉右垂左掌、（H）立正伸直雙拳、

（I）立正、（J）金雞獨立式、（K）右弓式白鵝晾翅、（L）左弓式白鵝晾翅、（M）坐馬式雙拳置腰際、

（N）打虎式、（O）關平捧印式、（P）偷步兩掌向左方、（Q）偷步兩掌向右方、（R）古樹盤根式、

國技大觀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目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董姜俠魂編輯

▲授徒篇▼

述大刀王五

向愷然

劉公子

今交

解星科一

向愷然

盧虎兒

善之

解星科二

向愷然

鄭澍

善之

解星科三

向愷然

絳綃女

善之

窯師傅

向愷然

崔生

王無爲

嚴祥義

含真子

林士高

叔南

王征南

燦羽

嵩山老衲

佚名

黃傑

樸庵

神手箭

佚名

金超

樸庵

少林僧

佚名

大盜胡大

子誥 鄭榮

華松壽

飛鼠兵

佚名 趙信忠

趙醉生

▲訪師篇▼

白氏拳術紀聞

塵因 ●吳昇嘉

技擊舊聞

佚名

吳展晉軼事

塵因 ●柏相甫

李友山

懺痴 ●穆祖泉

曹泰曹杰

樸庵 ●侯龍泉

吳俊

二郎 ●田將軍

劉某

離食 ●錢大

▲尙義篇▼

泉州僧定因

樸庵

▲任俠篇▼

焦游驤

樸庵

醫學饒功閣

楊庶堪

陸葆德之拳術

樸庵

梁鐵鍾

蒲松齡

桃奴

善之

白蘭花

善之

魏五

善之

秦賈

善之

黑衣人

秦定國

奇女

劉遠

張松溪之拳術

金三先生

楊子春

三和尚

會覺師

俠少年

紀人龍

跛子

義俠却盜

韓五

空花老叟

善之 吳應庚遇盜

善之 俠盜爲僧

王無爲 張大漢之鐵槩

樸庵 峨嵋盜

樸庵 奚康侯

樸庵 點脉術

善之

叔南 吳鐵甲

叔南 馬鐵棍

劍秋 草庵和尚

鮮庵 劍俠

孫錫麟 俞仲芳

佚名 乞丐鋤兇

佚名 赤脚張三

榮陽子 無名俠

佚名

佚名

樸庵

張長春

佚名

寅半生

林紆

雙熱

樸庵

春庵

吳吉生

佚名

佚名

鼎言

國技大觀目錄

四

拳師言行錄

俠僧

沈杞人

鋼丸道士

佚名

▲警頑篇▼

潘咸

鵝雛

老僧

佚名

趙玉堂

向愷然

吳氏昆仲

佚名

崆峒將軍

善之

馮鐵頭

清涼道人

周鎮國 謝武

樸庵

襄陽女子

琴齋

趙良

樸庵

江南文士

劍平

胡遠

樸庵

陸繁繁

佚名

某提鎮女

樸庵

某少女

醒吾

黃孟通

樸庵

九江公子

佚名

徐明 唐杰

樸庵

鐵布衫

皋旭

江虎

吳愛模

郭麒麟

佚名

計飛鳩

冰廬主人

神箭鮑超

史別抱

文犀女盜

王無爲

珠孃

孫錫麟

白深

倚寒

▲復仇篇▼

國技大觀名論類

平江向愷然
吳江唐豪編輯

古董姜俠魂校訂

●我個人對於提倡拳術之意見

向愷然

我爲最熱心提倡中國拳術之一人，宣統三年，主辦拳術研究所於長沙，遭革命之變，所址侵於駐兵，遂爲無形的破產，民國二年，復宏其規，創辦國技學會，得湘政府補助金三千元，延納三湘七澤富於國技知識者，近七十人，才六閱月，又以癸丑之變，我本身亦因政治連帶關係，附屬的亡命日本，在日本復與吾師王志羣賃居市外目白，組設專研拳術之學社，十餘同好者，日夕抨擊其中，於時北省人葉雲表等，設武德分會於神田青年會，延郝海鵬爲教員，余亦竭盡鼓吹之力，以期其有成，民國五年，友人電招返滬，復創中華拳術研究會於新聞新康里，未幾因有粵東之行，事又中止，民國八年返湘，與吾師王志羣組國技俱樂部，現其名尙存於湘，而吾以仇者所忌，不能安於故居，吾師好靜，度部務必無發展之望，綜計吾十數年來，對於拳術之提倡，不可謂非竭盡棉薄矣，於社會國家，雖未能有絲毫貢獻，然對於提倡拳術之經驗閱歷，自信較現在一般以提倡拳術自任者爲宏富，閱者或不免以吾言爲誇，請看以下論列，

近十年來，各省各縣之學校，設有拳術一科者，幾於無校無之，而猶以警察署，及稍有戰鬥力之軍隊中爲盛，至於上海之武術會，拳術研究會等等專攻之處，通都大邑，所在皆有，在一般熱心提倡者，自以此爲中國拳術界之好現象，而我則以爲害人羣害社會，無有甚於此輩一知半解，徒知冒提倡美名，而胡亂提倡之者，請言其故，

現在之所謂提倡拳術者，不得謂之提倡拳術，祇能謂之代鄉村拳師邀徒弟、及代江湖賣藝者、捧場糊口、言之可爲寒心、試問現今那一個研究拳術團體、非請一二村俗拳師而交十數或數十學徒於彼、一任其手舞足蹈、胡說亂道乎、既無所謂教程、復無所謂學程、終年打拳、打了這趟打那趟、嗚呼、此其弊害、可勝言耶、此等等專攻之處、既以專提倡拳術爲職志、創辦之久、已有歷十餘年者、匪特不聞於拳術有所闡明、並拳術教科書、亦不聞有能編出一本、爲拳術界訂一定之學程者、吾國人辦事之無頭腦、可笑實可傷矣、

吾嘗至此、禁不住要問現在以提倡拳術自任者一言、君等在今日提倡拳術、豈尙以拳術爲打人之具而提倡之耶、苟其心理、不出此範圍、則吾又有一問、吾等不生於野蠻時代、不生於無政府時代、不生於無法律時代、何事用得打着、君等或答曰、人每有偶然遇險之時、有拳術者、可以脫險、吾於此、必爲一簡單之語答曰、何不買一桿手槍、可殺人於數十步外、豈不於脫險更有把握、若假口於日俄之役、日軍得力於拳術、則我輩不爲軍人、儘可不必研究、且現世有識者、經歐戰之教訓、方從事於消弭戰禍、我輩猶不宜提倡、爲戰爭之預備、吾亦嘗聞提倡者言、乃爲體育計、此語却近似之、然拳術中之違背生理者不少、提倡者既乏鑑別之識、而担任教授者、更視爲當然、且一若其手法、爲神聖不可侵犯者、以拳術供體育上之研究、則遠不若柔軟體操矣、保存國粹一語、現今之提倡拳術者、無不以之爲門面語、然證以吾之經驗閱歷、則現今所提倡之拳、去國粹二字、尙不可以道里計、譬如我輩讀書人、謂古文詩詞爲文學之國粹可也、謂今古奇觀二度梅燈草和尚等書爲國粹可乎、有提倡保存之價值乎、今之延納江湖賣藝者、担任拳術教授、而美其名曰、保存國粹、是何異視燈草和尚等書爲國粹、而保存之乎、閱吾書者、必病吾菲薄江湖賣藝者過甚、甯江湖賣藝者之中、無一拳術能手、且當今之世、從何處得許多文學士之能拳者、而延納之以担任教授乎、更從

何辨別其拳、實爲國粹、有保存之價值乎、依子前之說、則拳術無提倡之必要、依子後之說、拳術將不能提倡矣、胡子竭盡棉薄、十餘年來以從事於斯也、

吾曰、江湖賣藝者之中、儘多能手、即現在之担任教授者、亦未始非拳術中之能手、但能手自能手、教授自教授、能手是工夫、教授是知識、有工夫無知識、教授不如不教授也、知識能教人、工夫不能教人、猶之燈草和尚、未嘗無字也、并未嘗非即古文詩詞中之字也、今古奇觀未嘗無文也、二度梅未嘗無情也、其不得謂爲國粹者、其知識限之也、無辨別文字之知識、不足言保存文字之國粹、無辨別拳術之知識、又烏足以言保存拳術之國粹哉、今之延納江湖賣藝者任教授、若得謂爲保存拳術國粹、則三家村之冬烘先生、坐皋比、擁高頭講章、終日咿唔一室者、得爲保存文字國粹矣、天津武德會、其最初創辦者、聞爲李富東、北道技術家稱爲鼻子李者也、（其鼻孔朝天故名）年已七十餘矣、前清侍衛王教師之弟子、工夫雖在中國能首屈一指、要亦不過躡踐廠之一健者耳、以工夫傳徒弟則有餘、以知識授學者則不足、聞者疑吾言乎、請詳言之、

吾國拳術家之設廠授徒者、吾得而聞命矣、除教授初學者外、集十數或數十稍有拳術研究者、共延一教師、議定束修後、合請進師酒、飲食畢、此十數或數十之學徒、以次與教師角、皆不勝、則從而師之、一月或四十日期滿、又以次角、皆不勝、則奉束修焉、於此一月或四十日中、教師任意教授、聰悟而勤勉者、於一週拳中、能領會數手、可以致用、愚笨而怠惰者、勉強奏演而已、爲教師者、惟束修之務得、學徒之成績不問也、教師之真有能耐、而欲得一二傳衣鉢之弟子者、則拔取此聰悟勤勉者、而加意勗成之、此學徒之成功、或與教師等、或且青出於藍焉、如是者、百不得一也、此其成功、非由於教師之善誘、而在其本人志意之堅強、與習練之精進、是以名教師之師、未必有名、而名教師之徒、猶不必成名也、此其故無他、即知識能授人、工夫不能授人也、有工夫無知

識之拳師、僅能使其徒畫依樣之葫蘆、決非所宜於羣衆之教授、

中國拳師授徒、歷來無一定學程、一隨其興之所至、無所謂淺深層次也、初學者從之、固是授以一趨之拳架子、即曾有研究者從之、亦必令捨其所學、以更從事於其拳架子焉、因是常有一拳術家能演拳架子、至數十趨之多者、究之此類拳架子、皆爲翻板之法帖、精神完好者絕少也、提倡者、無鑑別之識、靡不以此類拳師、擔任教授、誤人子弟、遺害社會、可勝言耶、

精武體育會之創始者、爲靖海人霍俊清、其胸襟、其魄力、實足提倡中國拳術而有餘、惜其所志未逮、遽被戕賊於矮鬼之手、言之傷心、使今之有志研究拳術者、不得一睹霍公之神采、一聞霍公之妙論、矮鬼之賜也、我國拳術界、應引此事爲永矢勿諼之哀痛紀念、

此特就我國現今提倡拳術之卓卓有聲者言之、尙未嘗聞有絲毫提倡之辦法、余指爲替鄉村拳師邀徒弟、及代江湖賣藝者棒場糊口、閱者能斥余言爲過當乎、非冒提倡之美名而胡亂提倡之者乎、今且不論拳術爲殺人之具、授非其人、將有大碍於社會之治安、姑認其學者、皆爲敦品高尚之人、而如此提倡之法、亦決不能望其成功、反足使有志研究者、因而減退其銳進之心、其略事究習、即決然捨去者、蓋十居其八也、其中輟之原因雖不一、要爲提倡者不得其道則同也、茲就中輟者之種種原因、分條言之、

- 一 本人之普通知識較高、薄拳師之粗野、不樂爲其徒、
- 一 本人曾研究有年、於身手步法之知識、強半通曉、拳師無高深之知識、足以啓發、甚至令捨其所學、從新打拳師之拳、而所打之拳、或較其所曾學者、理法更庸淺、
- 一 本人體質瘦弱、拳師所教之拳、純爲硬門、習之殊覺吃力、而成就較他人遲緩、因不能鼓其繼續研究之興趣

一 本人資質較魯、拳師無善誘之方、同學有揶揄之意、興致索然、業何由進、

一 教者與學者之間、或以質疑問難、或因督責糾扶、於聲貌言詞之中、發生齟齬、蓋拳師多無學養、非崖岸自高、即狹矜易與、二者皆不足爲人師也、

以上數端、中輟原因之較著者也、尙有或因年齡之關係、或因研習時間之衝突、以及其他種種之不便而輟者不與焉、然則能避免此種種原因、自開學以迄畢業、始終不懈之學生、能有幾何人哉、凡曾經以上之原因而輟學者、至少亦有過半數、心灰意懶、不再起研究拳術之念頭、甚且於其親友之有志研究者、亦多方尼阻之、然此第就其已事研習、決然捨去者言之、更有因見提倡者不得其道、而唾棄不顧、反勸令其親友子弟勿研習者、又有數原因焉、亦分條言之、

一 因中國拳術家、素重門戶家數、雙方因派別之不同、各不相下、至於決鬥、刎腹剔腸、以身殉技者、在拳術界中、不可勝數、提倡者、既不能治各家之長於一爐、而所聘之教員、復非能一洗從前拳師之習氣者、子弟學之、適足以增加其好勇鬥狠之心、

一 因無一定程式之教授法、復無足供研習之教科書、學者所得、不過破碎不完之拳法、理與實用、皆無從講求、果有令其子弟習技之心者、毋寧獨延一教師於家教之之較爲妥當、

一 因專事武術、無其他之科學、無論武術本無卒業之期、即令三五年可卒業、而卒業後、殊乏致用之途、

總之提倡不以其道、而欲其發達、所謂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以現在提倡拳術者之法提倡之、愈提倡、則社會對於拳術之信仰、將愈減少、勢不至使世人聞拳術二字而掩耳卻走不止也、余謂若輩爲拳術界之罪人者、即以此、今請言我個人提倡之意見、

在今日武器犀利、體育法亦備具之時代、而言提倡拳術、其目的固不在打人、亦不在強健身體、保

存國粹四字、自佔提倡原因之一大部分、但余猶否認之、蓋無論何種學術、凡能使人研究者、其學術之本身、必有能使研究者發生興趣之處、研究者、既能發生興趣、則此學術、初不必問其對於國家社會個人、有何等利益、而後盡心力以研究之也、譬如今之佛學、哲學、社會學、論理學、及種種精神上之學術、於國家社會個人、皆無直接有形之利益可言、而研究者、恆殫智竭誠、畢生以從事、則因其學術之本身、有研究之興趣、不待言也、但覺有研究之興趣、斯足研究、至有無研究之價值、有無研究之必要、及其作用利益、皆非研究學術者所問、若研究而覺其無興趣、則雖有價值、有必要、與有作用利益、亦無研究之者、即研究、亦不能望其有成、此研究學術者之原理、無或能移易者也、

吾國拳術、創自數千年前、經史不傳其法、薦紳不道其事、君主有禁制摧殘之施、學者無提倡擁護之舉、然數千年來、以迄於今日、其法未嘗中斷、習者代有聞人、是拳術之能與研究者、以極濃郁之興趣、不待言也、乃今之提倡者、慨我國士氣之不振、欲因拳術以健其魄而振其氣、遂為普遍之提倡、此固未嘗有不可者、第怪提倡非其道也、在今日提倡拳術、應分兩途、

一普遍的

一研究的

拳術有三時期、身手步之理法與實用、第一時期之工夫也、皮膚之動作、第二時期之工夫也、納精養氣、而運之以神、則為第三時期之工夫矣、

欲為普遍的提倡、當然祇能從第一期工夫着手、第二三期之工夫、為研究的、當今之世、恐無有能具提倡之宏願者、今請專言普遍的提倡、任提倡者、必須有鑑別拳術之充分知識、方不至誤認翻板之法帖為原板、余為此言、必有疑余擬於不倫者、以為法帖可保存至千數百年、有原板之左證、始

能見翻板之非真、吾人安所得觀千數百年前之拳術、而左證之、而能鑑別其有異於原創之拳術哉、余曰、不然、拳法萬端、拳理一也、吾人提倡拳術、當取其理法實用三者完備之拳、茲先就不完全者、分條言之、

(一) 散漫而氣不相屬者、

(一) 浪大而多曲折者、

(一) 同樣之出手太多者、

(一) 足踵先着地、而聲響不實者、

(一) 出手以胸當敵、而肩腰不連貫者、

(一) 有直力無彈勁者、

茲僅就演拳時形式上觀之、已足鑑別其拳法之佳否、犯其一二、即非完善之拳、六者俱犯、無一顧之價值矣、然余經見之名拳師、其所演拳法、犯六病者、十之七八、犯二三病者、十之二三、不犯者未嘗見也、然則何以能成名拳師、則苦練之效、所謂工夫也、

人果能耐苦猛進、朝夕不輟、無論用若何笨拙之方法、持之十年二十年、未有不名世者、吾鄉有以力備於人者、其人性極椎魯、主人有二子、延名拳師授技、力人方年少、欲從拳師學、習數日、拳師慢其魯、不之教、漫以荊幹一束與之曰、若但朝夕置掌中握固、不時運以力焉、當有驗也、力人如教、行之三年、荊凡數十易、拳師不知也、三年後、荊着手成屑、適有聞拳師名、而來訪者、與拳師角於庭、拳師不勝、忿且自裁、力人亦忿、趨前逕握來訪者之臂、投之於地、來訪者折臂流血、駭請姓字、嗟嘆而去、語曰同能不如獨勝、蓋用力專、則造詣深也、然此不足爲訓、吾人提倡拳術、目的既不在打人、安用此十年練臂、十年練眼之工也哉、余識見淺陋、所遇能有幾人、以中國

之大、知技者之衆、有心物色、何地無才、提倡者、必先求有充分教授能力之人、規定教授之程序、編成教授之專書、然後可以來學徒、施教授、譬之經商者、設肆於市廛、必依其市招上經售之物、先期存積、其營業方有發展之希望、贗鼎混售、受欺者不終日而悟、則營業如之何能發展也、今之提倡拳術者、所延聘之教師、工夫雖有高下、然皆爲有名之拳術家、則不待言也、夫今日之拳術家、其得名亦有甚易者、其人或天稟甚厚、賦性猛鷲、加以三五年之苦練、即成能手、偶與二三名實不稱之拳師角而敗之、則人固嘩然驚爲拳術大家、即彼亦自疑果無敵於天下矣、若而人者、其氣力與工夫、非不卓絕一方、奈氣力與工夫、皆不可以授受何哉、大匠之授人也、能使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理法也、巧工夫也、吾人提倡拳術、但求其人、能精透拳術之理法、萬不能徒采虛聲、以喜鬬善敗人者承乏、此爲提倡者根本之道、苟無其人、窮闕毋濫、

拳術家而絕無文字知識者、果其拳法完備、亦可使擔任教授、惟教授須分別門類、門類有三、即理法與實用是也、無文字知識之拳師、可令教法與實用、但亦須先編有教科書、按程次第教授、絕對不能逾越、教科書編制法、應以中人之資質爲標準、而定進級之程期、庶可避免智過愚不及之病、拳術派別、雖然複雜、要不過連貫之點、各不同其式耳、至其手法與勁路、除分陰陽勁二種外、其他之門戶派別、皆無識者、強名之也、吾輩既以提倡自任、第一步即須打破拳師之家數念頭、此念頭不能完全打破、即其人爲中國第一位拳術家、亦不能使之擔任教授、祇足備諮詢而已、學者體質、既有強弱之異、則授令研習之拳、自應有硬軟之分、如江西字門、湘潭鄧家、一類之手法、體質弱者習之、收效較硬門爲易、自能鼓動其研習之興趣、提倡者、宜分陽勁陰勁二科、方無遍廢之弊、

拳式（即拳架子）無論南北、其中皆有專習二三種手法者、如四門拳、掌子拳、通體僅有鉤、挂、

單雙掌、數種手法，此類皆爲拆練之拳，在昔拳師、從古法中、提取利用者數手、隨意創體，以便學者專習、易於致用、故手數雖多至數十、而手法仍不出二三、轉輾相傳、此拳類式、幾佔中國拳式十分之九、習者不能辨別、尙自誇其師承、而不知其去拳式已遠也、此類拳式、無提倡研習之價值、所謂破碎不完之拳法也、提倡者若但以其類似拳式、用爲學者之圭臬、則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拳術家每有以一手享大名者、如紀效新書中所指、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拳、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皆以一手名世、即現在之名家、亦多祇得力於二三手、本來以拳術爲打人之具、有二三手得力之工夫、即充足有餘矣、所謂不招不架、祇是一下也、此講作兩解、一主觀的、拳術於角鬥時、以手招架敵人之手、本爲極笨之拳法、故不招不架、而直攻之、祇是一下、即能克敵、一客觀的、我出手、務使敵人不能招架、故一下即可了事、存此類見解之拳術家、比比皆是、以之担任普遍提倡之教授、未有不誤人子弟、貽害社會者也、豈但不能達到普遍提倡之目的而已哉、

余既分提倡爲普遍與研究二派、復分陰陽勁二種、更分教授爲理法與實用三科、茲當就普遍研究二派、分別論之、

欲爲普遍的提倡、須具絕宏之願力、與絕宏之魄力、還須政治已上軌道、國民教育已經普及之後、出之個人毅力、政府仍得盡相當提倡保護之責、如日本嘉納治五郎之提倡柔術然、不二十年已遍及全國、取日本舊有相撲家之勢力而代之、日本柔術、陳理不取高深、尤不取毒害人之手法、故東京講道館、日聚數百人、相與搏擊於一室、絕未聞有重大傷害之事、有振敝起衰之功、無違法犯禁之懼、政府何患不爲之提倡保護、人民何患而不相從研練哉、柔術至三段以上者、（日本柔術、以段示研練程度之級、自初段至九段、爲登峯造極、初段即不易得、非專攻數年乃至十數年者、不能上

段、既上段、則其人之技藝、已升堂奧、未可倣倖得也——出手即多吾國拳術意味、間有惡毒手法、然皆作研究的、不以遍授學徒也、若在目前之中國、盤據各省者、十九為全無頭腦之武人、關係國家命脈之教育、尙摧殘不遺餘力、若見有聚壯健數十人、日以持槍刺劍為事者、不目為亂黨之機關、則指為匪徒之窟穴矣、得免死為幸、安望其提倡保護哉、吾國政治未上軌道以前、除地方供武人搗亂、人民供武人宰割外、凡百無進行之望、况最觸官僚軍閥之忌之武術哉、（官僚軍閥、最怕人暗殺、以為善武術者作刺客、必較尋常之刺客、難於防範、）故在今日、欲為普遍之提倡、於事勢上、為萬辦不到之事、前所論列種種提倡困難之點、尙可尋解決之道、至於此點、則非我國巽懦之國民、因激刺太深、而有澈底之覺悟、齊起奮鬥、將官僚軍閥、剷除淨盡、更無其他解決之道、或者曰、倘官僚軍閥、亦知吾國武術之足貴、出頭提倡如馬子貞者、安見不能普遍乎、余曰、官僚軍閥、以提倡武術自命者、捨馬子貞一人外、豈尙有可屈指而數者乎、即馬子貞之提倡武術、亦僅可謂為提倡武術耳、於吾國數千年來之拳術、似無與也、（新武術非純粹之拳術、）嗚呼、官僚軍閥何等人也、保存國粹何等事也、官僚軍閥中、苟有一不植黨不營私者、余即以能保存國粹許之、悲夫、我瞻四方、靡然不知涕之無從矣、

北派拳中之太極形意八卦三種、為近今最流行之拳式、法理亦實在玄妙、決非他種拳式、所可比擬其萬一、惟練者成功不易、可作研究的、不可作普遍的、蒲陽孫祿堂先生、著形意拳學八卦拳學二書、深遠之意、其文頗足以達之、在武術界中、誠為不易得之著作、惜余學識淺陋、於二種拳式、未嘗致研練之功、而於易理、猶不了了、雖靜讀數過、所以與易理相通之道、猶茫然也、然就淺識所能及者、則確能證明此二種拳式、實有提倡研究之價值、惟孫先生之書、祇能備參考、不能作教科之用、何也、易為古籍中最難通曉之一經、孔子韋簞三絕、猶言假我數年、若以此二書為教科之

用、則非通易經者、無致力之途、蓋義不能曉、法斯有所蔽、必通經而後從事焉、將絕千古不復有能研練此拳式者也、嗚呼、以文人之筆、穿鑿而附會之、天下萬事萬物、安在不有與易理相通者、咸東牟謂用棍如讀四書、鈎刀槍鉞、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矣、夫能棍者、於鈎刀槍鉞諸器、誠不難融會、然謂通四書者、即能明六經之理、其然豈其然乎、

今姑就十年二十年後、吾國政治已上軌道、對於普遍提倡之我個人意見言之、負提倡之責任者、須先從事於下列之各條焉、

(甲)須確知內外家拳術中、以何種拳式、爲最有提倡之價值、擇其於生理力學不背馳者、按理法之深淺、定初級普通專修各科、有固定之教程與學程、不能移易、(但如此殊不容易、負提倡責任之人、至少須具以下兩種資格、)

(一)有武術之充分知識、而又略具文字知識者、

(二)平日於南北派武術名家、有相知之雅、或因間接、能延而致之者、

有武術之知識者、然後能判別何種拳式、爲有提倡之價值、有文字知識、然後能知拳術與生理力學之關係、而於編定之教程、始有斟酌妥善之能力、不能延致南北派武術名家、無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學年與教科書、皆難得適宜之編定、

(乙)須得教育部陸軍部爲有力之贊助、各學校及國軍中、以拳術爲學科之一、而所用教科書、及担任教授者、務以南北派各名家所編定、及所養成之專門人材充之、故提倡之初期、須組設一專事養成教材之所、招四十歲以內之曾研究武術有根底者、按其素習、分科作育之、於教授法、尤宜使有心的、

(丙)須有文字上之鼓吹、拳術之爲物、有大功於人類之生存與進化、理想事實二者、皆確然有據

、非不佞意測之言、茲姑捨其歷史上之價值、及有益於人生之點、即專就藝術方面言之、亦殊能鼓動研究者之興趣、然數千年來、文人學士鮮樂道之者、雖半由於吾國重文輕武之積習、亦半由於能拳術者、多粗野不文之夫、不能爲學理上之研究、轉移文人學士之心理、而增加其信仰心、故欲爲普遍之提倡、務先盡宣傳之量、如發行專研究武術之彙刊雜誌、及聯合各報館、爲有力之鼓吹、或著稿投各報館、請其登載、

（丁）作育教材、須取嚴格的、絕未受普通教育、與絕無常識者、其人武術即佳、亦不能使出而担任教授、即性情乖戾、品行不端者、雖有充分之知識、與過人之技藝、亦不能使担任教授、蓋國人信仰武術之觀念薄弱、提倡者不足矜式、將益資反對者之借口、故提倡之能否發展、視所作育之教材、能否勝任爲斷、

凡此數端、皆負提倡責任之人、不能不先事注意之點、又拳術之爲物、雖能鼓動研究者之興趣、及與人體育上一極大之助力、然今世所以培植體育之具大備、如體操擊球啞鈴球桿兵兵器之類、充滿各學校、苟非極端信仰拳術者、當此文人學士鄙棄不道、勢力衰微之際、決少以有用之時光、以研究此無益於日用尋常生活之武術者、當提倡之初期、即設置作育教材之所、苟不能爲來學者畢業後、於此中開一固定生活之途徑、學者仍未必踴躍、故須得教育部陸軍部爲有力之贊助、規定各學校各國軍中、以武術爲學科之一、而所用教科書與担任教授者、必以南北各名家所編定所作育者充之、如是則武術不統一自統一、來學者亦自踴躍也、吾國武術家之門戶積習、由於無識者十之二三、由於武術不統一者、十之七八、果能全國同一傳授、則此界彼疆之見、自無由起、即間有存兩不相下之心者、一可於教員授技之際、以個人道德上、國家法律上、皆不容以所學技藝、任意與人搏擊、以防止其少年輕率舉動、一可以嚴格之章程、以範圍學技者之粗野之行動、門戶積習既除、門毆

傷生之事自少，人民但見武術之效，以前武術家粗野之弊，皆無薰染之虞，又安見不足轉移社會之心理、使全國靡然從風、爲吾國數千年之國粹、放一異彩於全世界哉、

至於研究的、則不必俟之十年二十年、政治已上軌道之後、此屬於個人之行動、但不觸犯刑律、即在軍閥淫威之下、吾人第爲學理上之研究、無招聚徒衆、使刀動劍、相與搏擊於一室之舉動、亦未必遽罹於禍、即現今各省學校中、多有拳術一科、而專攻之所、亦嘗有設立者、各省軍閥之不取監視態度、即緣其提倡無法、相從者少、不足以觸各軍閥之忌也、故吾人第爲學理上之研究、無普及之希望、則此地有武術名家、即足供吾研究、而設置專研之所、延致南北名家、容納有志此道者、爲高深之研究、亦是提倡與保存之道、不過所研究者、不宜重在手腳、應從理法上、進而爲皮膚與氣分之作用、此種專研之所容納之人物、亦可爲普遍提倡者、充各學校各國軍中教授之用、但仍須有普遍提倡具體之辦法、按照編定之教程教授、不能任意以其所研究之高深者、作普遍提倡之具、尤不能任其人各異其傳授、以長助門戶之惡習也、

余爲是說、或不免有病爲全係理論、於事勢有辦不到者、余固已言欲爲普遍之提倡、須具絕宏之願力、與絕宏之魄力、決非徒博提倡之美名、而胡亂提倡者之所能辦到也、海內明達、倘有較良之法、幸賜教督、

●大精武主義（採錄精武叢書）

陳鐵生卓枚

概論 冠首標題、曰大精武主義、得毋似彼大斯拉夫大亞細亞之專制口吻乎、曰否、不然、威爾遜有言、國際聯盟、是以美國曾經試驗有效之聯邦制度、推廣於世界也、斯義也、吾有取焉、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軀體、殆成莫破之真理、今歲美國全國教育會、宣布戰後教育之基本計畫、有獎勵體育、及有益遊戲、養成健全國民之一條、夫以美國之強盛、體育之發達、猶作是言、然

則我輩之觀感、當何如也、黃膺白所撰歐戰之教訓、謂今次教訓、無論其國民對於國家如何忠實、若無獨立之能力者、至不足以擔負國家之大事、彼持國家主義者之言若此、然則有世界眼光者、當知體育之不容或緩也、決無疑義、雖然、體育之途夥矣、說者謂、器械徒手、歐法具備、苟能有是、則已無復遺憾、然窮其成法、多囿於一肢、每有顧彼失此之慮、求其四體百骸、協同動作、氣血共長者、初無有焉、有之、其惟吾華數千年遺傳絕續之技擊術是已、

技擊之作用最神、漢時華陀用以治病、然體育真理、猶未發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海通以後、知歐美之強盛、道在體育、故彼之種種運動、乃稗販於吾華焉、歲庚戌、霍元甲先生、發大聲於海上、創立精武體操會、在閘北之王家宅、時有平日喜作歐式運動者、見有體操之標誌、姑往肄業、初本好奇之一念、固未知其效果之何如、浸假而軀體之進步、有非初意所及計者、既而知者漸衆、乃羣趨而問道焉、察其效果、竟無不同、而後知體育之真正法門、此爲精華、彼特糟粕耳、夫技擊歷經獨夫之摧折、俠武有禁、拳師有禁、故昔之練習者、或則匿於方外、或則秘於家傳、其得堂堂正式之練習、蔚爲璀璨光華之學科者、斯爲嚆矢矣、

十稔以還、閱歷考察、亦已有素、若者轉弱爲強、若者驅除痼疾、而老而少、殆不可以數量、吾聞科學重實驗、技擊術有此確切證明、然則體育之良法、如技擊術者、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弊矣、雖然、技擊絕續、今始萌蘖、且昔日拳師多未中程、此當改善爲有組織有秩序之正式學會、夫而後有發達昌明、普及世界之希望、然而凡百事業、創始爲艱、苟無前轍之可循、難免望洋而興嘆、故同人等發大願心、敬以本會十年經歷、若宗旨、若性質、若辦理法與歷史、詳敘而介紹於大衆、匪云模範、聊作先河、但使增一技擊同志、即增一精神健王、體力充實之世界完人、增一同式團體、即增一富有互助精神、富有團結能力之平民保障、異日者、既無弱肉、自無強食、孔子所謂太平大

同、佛氏所謂極樂世界、咸以此爲護法之利器、引渡之慈航也、

宗旨 平等兩字、爲天經地義、然等何以平、非人類之身體、各個成臻康健、則智識道德、皆無可語、故康健平等、爲人間世第一大事、惟欲達此境、非體育不爲功、講究體育、非技擊不爲功、本會宗旨以技擊爲根本、以武德爲皈依、輔以有益之學科、正當之游藝、么匿健全、拓都普及、淑身淑世、向此目標進行

性質 學校有年齡之限制、吾會以實際經驗、打破此關、蓋以時勢要求、不能舍此中年有用、生育猶繁之多數人民、使其永淪荏弱、廢置無用、且有此荏弱之父母、必產生荏弱之子息、故中年男女、尤當使之轉弱爲強、勿使再留弱種、所以本會雖爲學校之性質、而無年齡之限制、

課餘自當有行樂游戲之場所、故本會並具俱樂部性質、然苟有不規則之游戲、直接是有墮人格、間接是有害社會、故本會雖具有俱樂部之性質、而嚴禁不規則之行爲、

（附錄）本會既有學校性質、故從前拳師之積習、在所厲禁、無謂之政談、亦當屏絕、造成學養功深、武德純粹之平民、

辦理法 辦理取分部法、以正副會長董事總其成、以總務主任書記糾察庶務調查稽查等職副之、各部設部長主任等職、

（一）技擊部 技擊爲根本、故首列此科、以部長董之、并設主任、然聘請教員、解釋用法、非深於此道者不能、故技擊主任、必以有心得而道德學問爲同人信任者充之、技擊教員、受其支配、凡外間學校或公園、有延請本會教練技擊者、先由部長於主任中擇派、倘無主任可派、乃酌派教員、蓋以本身武技論、自當推重教員、然技擊今在復興時代、才兼文武者、實難其選、且團體教練、尤與單人教練不同、各主任多商學界人、兵式操皆有根底、方言相通、解釋尤易、此從實驗而來、非

書本上空談也、七年秋、北京集全國中學會議、已決定技擊爲必要之學科、故本會現正擬辦速成技擊師範班、擬以曾畢業於各種體育學校者爲限、即所以救濟此項急需也、本會教員、各派俱備、惟初級科目、有規定、以正始基、初級科目共十種、潭腿、工力拳、節拳、接潭腿、八卦刀、五虎槍、大戰拳、套拳、羣羊棍、單刀串槍、必熟習此十種、方及他技、會員中、有相約不輟技擊課程者、自成一組、號曰勵志團、凡無故不至會者、予罰、故七年以前、成績以此團爲優、團有主任以董其事、至八年春、復有惜陰團、蓋相約於天明六時以前、到會練拳、風霜雨雪、不許規避者、亦設主任、以事考核、八年夏、更發生健兒團、團例、凡非兵操之日、必於晨七時集合操場、作技擊之團體操演、此團尤爲能人所難、蓋技擊之單人演習與團體操練、其用力直如一與四之比例、團設總教、凡曠課三次者、即予除名、蓋教授以此爲最吃苦、不欲虛用其精力也、有模範團、此爲教練女子技擊者、有安步團、此相約步行到會者、有技擊術出版部總編輯、有武器主任、管理武器者、以上爲關於技擊之一部、

(二) 兵操部 技擊術中之團體操、須以口令指揮、故教員會員、必習此科、(一) 惟會員有特別原因者、可放任、(一) 部長外、并設教授及軍樂主任、軍械主任、被服主任以副之、

(三) 文事部 會員於課餘之暇、多習文事者、國文有教授、英文有教授、簿記學有教授、打字科有主任、臨池科有主任、圖畫有教授、攝影有教授及主任、華醫有主任、西醫有主任、普通語有教授、此部分主任多兼教員、爲義務職以會員之深於此道者任之、以部長董其成、

(四) 游藝部 人生之行樂、當軌於正道、本會於正當有益之遊戲、無不備設、足球有主任、網球有主任、毘毬有主任、籃球有主任、標槍有主任、凌空溜冰有主任、平檯木馬有主任、檯球有主任、鐵球鐵餅有主任、京樂西樂絃樂有教授、粵調有主任、皆受於部長、(一) 本會有普通會員之一類、

初志本在游藝文事之兩門，然入會而後，多愛兼習技擊者，故本會定例、星期日技擊術一科、兼教普通會員、惟屬隨意科、

以上即本會現在之辦理法、惟經費一項、閱者無饜於以上之科目繁瑣、以爲必須鉅大之薪金也、實則除技擊教員而外、各教授純任義務、會員中有勝任某項者、即舉以充之、無自棄者、此即互助之謂也、老會員陳公哲曾謂以辦小學一年之費、可辦精武事業兩年、以中學一年之費、可辦精武事業四年、其省費也若此、

學問之道、自修最難、往籍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蓋有見於此矣、况自修恆苦孤寂、其不至中道而止者幾希、吾儕素持技擊普及主義、日以結團肄習勸人、亦緣此也、然結合之始、尤必相見以誠、吾會有隱語曰精武式、精武式云者、誠之代名詞也、譬如有會友相約至某處晚膳者、綴以精武式三字、即云屆時必至、不許或逾、幾如憲法中之所謂神聖不可侵矣、莫謂小節無關、須知習慣即成自然、今日不痛不癢麻木不仁之見象皆此不誠之一念爲之也、吾會今日雖未能號爲純全法治團體、然十年而往、歷盡艱難困苦、而仍有今日者、皆此誠之一字、維持於不敝耳、

尤有進者、即武德之一大問題也、故一方面爲講武之體育場、一方面並爲德育之實踐地、大抵道德之不振、多由軀體荏弱、精神不足以支柱之、此蓋有生理之關係焉、武術家因每日體液排洩之作用、濾清其體中之血液、血液純淨、則心志澄清、種種不道德之思想、自然消滅、故古昔之人、讀書必兼擊劍、此蓋兩不偏廢、相與有成也、羅斯福曰、支配全人物之精神者爲精力、而支配全人物精力者爲運動、吾爲進一解曰、增進人類之道德者爲技擊術也、

歷史 民國前兩年、歲在庚戌、有外人樹武幟於海上、即世俗豔稱之擺擂臺也、然蘇俗文弱、無抗衡者、有宋氏子、燕產也、函告靜海霍力士元甲、力士南來、則外人已自餒而潛遁、已而、有魯人

趙某者至、其勢洶洶然、霍曰、閱牆之舉、非吾志也、趙嗤爲遁詞、力士乃勉與周旋、不旋踵而趙負矣、旬日後、其友張某繼至、敗亦如趙、時有小人國豔力士之技、勦與角、折脅者數人、乃衛力士、知力士方患噎、薦其同黨醫生秋津爲治噎、力士性率直、受之不疑、當時力士正初立精武體操會、（精武之始名）、於閘北之王家宅、不旬日、而力士遽歸道山矣、力士歿之翌晨、秋醫已鼠竄歸窟、力士門弟子大疑、檢力士日服之餘藥、付公立醫院察之、院醫曰、此慢性爛肺藥也、（此藥今仍貯公立醫院、吾儕矢誓、永不忘此紀念、）然殺一霍元甲、而第二第三、以至無量數之霍元甲、乃繼續產生、其又將若之何哉、力士既歿、門弟子皆具決心、努力進行、然精武會殆以此時爲最苦矣、入其門、蕭條之象、殆如破落之古刹、盧煒昌、陳公哲、黎惠生、劉辰臣、姚蟾伯、邱亮、寧竹亭等、皆古刹中之入定僧也、廳事中陳列者、木製之單刀、鐵片製成之大刀、無纓之禿槍、三脚之板機、光如青螢之煤油燈、及教員之一片睡板、與夫三五茶爐鑊具、精武會之所有、盡於此矣、會員皆子弟資格、無家政權、故雖勉力支持、不免捉襟見肘、甚至教員且有半日不得食者、試以倍開爾路七十三號比之、其感想爲何如也、然則吾輩當勿忘此入定之老僧、

既而遷至鐵路旱橋鄰近之第二會址、當時會員略有加增、袁恆之先生者、熱腸古道之君子人也、當舉世非議之時、獨任將伯、且投身會中、肆力於技擊焉、然是時會務既漸擴充、經費日見增益、執事中有典衣質物以事支持者、亦良可念矣、四年七月、滬上遭颶風、會前之簷棚、竟爲十八姨席捲以去、而新會址之計畫、乃起點焉、失敗者成功之母、此之謂也、

人物者、歷史之中堅也、無人物是無歷史、精武向來重實踐、惡虛名、故人知精武、而精武之中堅人物、固不欲人之知之也、余曰不然、名固虛、實亦虛、惟此一點精神、歷千萬劫而不敝、既能獻身世界、豈必並此虛名而靳之、且諸君之所爲、亦人類應盡之義務耳、吾既秉筆爲精武本紀、必束

縛吾筆、不如其已、雖然、知此爲人類之義務者、何竟不可數數觀也、

筮棚既倒、陳公哲姚塘伯盧煒昌之三子、乃竊議於大觀樓、新會地址、本爲公哲舊物、乃合姚盧之力、同任建築、然仍相約以秘密進行也、五年春、新會落成、三月四日、乃移寓焉、此即今日精武會之初基也、故敘精武歷史、在舊址時爲胚胎時期、至是乃入嬰兒時期、

遷入新會而後、會員日增、且以體操兩字、未能完滿、故易名曰精武體育會、充學科、改良形式、如昔之套袴兵、則改爲黃軍服、昔之舊書櫥、今則擴爲書報室、兵操文事游藝之種種、罔弗備置焉、五年夏煒昌等謀組月刊、以其事屬之不佞、旋以吾儕既持普及主義、當計畫推銷之良法、乃以撰著附刊於商務印書館之學生雜誌中、命名曰技擊叢刊、凡一種之殺青、另刊單行本、仍託商務印書館印行、今之潭腿掛圖、五虎槍、達摩劍、合戰、童子軍實用棍譜等是也、

精武分會、暨各省之精武會、皆獨立者、然技擊教員、必受本會之制裁、昔有浙江之南潯分會、紹興分會、香港分會、七年秋、漢口精武會成、八月夏、廣東精武會成、鄂粵兩會、魄力雄厚、經費充裕、任事者皆具熱心毅力、其發達可立而俟也、

本會對於會員蹈履上之約束最嚴、凡入會者、必有介紹、介紹者自負責成、士農工商、皆可入會、無階級、無貧富、惟入會之先、必經審查、入會之後、尤多糾察、苟有不規則行爲之見端者、立予除名、不少假借、語云、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故會員初則兢兢自守、恐侵神聖之約章、久而久之、躬行實踐、則亦入而俱化、行所無事矣、十年來略博社會之信任者、此其真因也、政治問題、最爲擾攘、故會約有制止政談之一條、立足於十里洋場之風潮旋渦中、本會曾未受其影響、彼隆隆之砲聲、蚩蚩之子彈、吾輩之練拳如故也、蓋謂政治爲一時之見象、而技擊爲萬世之根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吾固無此餘暇、以干預彼擾攘之政治問題也、

此即彼入定老僧所身體力行之效果、亦即精武十年來之成績也、夫霍先生縱得千百門子弟、苟盡如從前拳師、則雖盡如霍先生之好身手、而於技擊前途、固亦無甚影響、於世界更無影響、惟有此三數人、遂能發揮而光大之、此無他、道德智識、足以濟之耳、是豈第霍先生之幸耶、技擊中興、即人類平等之基礎、懸吾言以爲的、五十年以往、常有不可思議之明效大驗焉、

結論 精武宗旨性質、及其辦理法與歷史、大略已備於此矣、大精武主義、至此亦已了澈無餘矣、然吾儕既持普及主義、必使經費問題、輕而易舉、故簡率以告同志曰、諺云、萬丈高樓、皆從地起、凡屬有志、其事必成、但能糾合同志二十、月捐小費兩金、即可賃一市房、聘一教習、以爲練習之基礎、此一小團體、彼亦一小團體、使窮鄉僻壤、無地無之、謂之爲傳習所也可、謂之爲俱樂部也可、此即分担平民義務之真實力量、真正法門也、有世界思想之善男子善女人、儻願聞之、

●精武之真精神（同上）

陳公哲

一事也、有其形式、必有其精神、譬諸國體、共和立憲、其形式也、所以造成共和立憲者、則在精神、譬諸人身、五官四肢、其形式也、所以運用、此五官四肢者、則在精神、精神不屬、則共和立憲、有類俳優、五官四肢、無非傀儡、識者將謂之粗具形式矣、雖然、精神必依附形式、而形式要不足以賅括精神、以精武體育會言之、日習技擊、此形式也、非精神也、精神之所在、無窮盡、無方體、雖會中人不知其所以、是蓋與山行者不自知其位置之高、舟居者不自知其進行之速、同一理也、孔子之稱虞舜、曰蕩蕩乎民無能名、頌泰伯、曰民無得而稱、精武之所以爲精武、亦若是焉已矣、然則終無以名之乎、是有不然、精神之所在、固無名稱可言、而要非不可告人者、公哲不敏、謹舉平日所身歷所目擊者、略述其梗概、

夫儒之宗旨爲克己、佛之宗旨爲平等、耶之宗旨爲博愛、克己也、平等也、博愛也、儒佛耶之真精

精也、今以觀於精武會員、實能融會貫通、無可偏駁、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財與名固世人所斤斤者也、惟我精武會員、人人知有義務、不知有權利、有時且犧牲一己之權利、助成義務、而不居其名、（例如某會員捐助本會三萬金至今不知其姓氏）斯其行誼、深合儒家克己之旨、而不流於虛、貧富貴賤、兩兩相形、乃生芥蒂、惟我精武會員、一視同仁、不分階級、其人而可與爲善、雖鄙夫視若弟昆、其人而行檢攸虧、雖契友不稍寬假、斯其品性、深合佛氏平等之旨、而不流於誕、人己之間、不無畛域、爲我主義、豈獨楊子爲然、惟我精武會員、善與人同、一以覺後爲己任、己有所知、惟恐人之不知、己有所能、惟恐人之不能、斯其度量、深合耶教博愛之旨、而不流於濫、凡此種種、不過述其崖略、未足云全豹、然而精武之名稱、已藉藉於社會、究其所以致此、會中人不自知也、會中人所日夕研究者、一以體育爲主旨、卒之體育精進、則軀幹健而道德日以高尚、腦力充而智識日以開通、體育也而德育智育胥寓焉矣、且也有團體斯有優劣、有優劣斯有比較、有比較斯有競爭、有競爭斯有進步、羣衆聚於一堂、互相觀摩、互相砥礪、優者以勉、劣者以奮、有此原因、用能使與斯會者人人摒嗜慾、淡名利、事事務求實踐、力戒虛僞、期造成世界最完善最強固之民族、斯即精武之大希望也、亦即精武之真精神也、若拘拘於形式、不免淺之乎測精武矣、

●祝精武體育會（同上）

吳榮煦

此篇曾載於廣東七十二行商報至理名言語皆中的非尋常頌祝語也特載於此以告同人鐵生記
世有一藝業焉、足以興發其一國之精神、維繫其千年之古風者、吾必重之、其於國也、日積月累、以能養成人民堅忍不拔之根性、削滅沈湮衰頹之陋習者、國必重之、不寧惟是、教育學者以促進教育爲己任、見其藝業焉、足以壯健人之體魄、鍛鍊其德智之力者、亦必重之、社會學者以促進社會爲主義、見其藝業焉、足以祛除陋風維持秩序者、亦必重之、嗚呼、堅盡千古、橫極八荒、求有一

藝業焉、足當此贊頌而爲世所重者、幾何也、求有一藝業焉、產生於文明最古之國、能留存於今日、以爲歷史之光者、幾何也、我國年來動曰保存國粹、然所謂國粹者、果能善於保存、以得古人之真、使發揮而光大之、不至有流弊者幾何也、今國中救國之聲浪、殆徧大地、然求其能實際有補益於國家、不蹈浮動之惡習以促亂亡、而能爲根本之圖者幾何也、嗚呼、吾爲此懼、

何懼乎爾、曰懼中國乃至今日而無一藝焉足以與中國者也、懼中國乃至今日而竟無一藝焉足以保國粹救國命而爲全國人之所寄託而知重之者也、出門一望、賭館林立、酒家相屬、煙公司屢以興業、花天地特闢世界、夫烟酒嫖賭之所叢聚、乃破家亡國之預兆也、胡爲國民嗜之若渴也、豈貨利之心所驅使歟、奸逸浪游乃人情所趨也、然因貪利好逸之故、而戕其性、又豈人之所樂就哉、國民之嗜好不正、實乃貪貨好逸之現象、而因是以得戕性之惡果、因爲彼之所不能預計者也、故夫有牧民之責者、將何以禁其貪貨好逸之源、而開之以趨義之路乎、有權衡社會教育之能者、宜若何因其所已知之明、攻其所習之蔽、使之幡然改悟、不入迷途乎、烟酒之傷生病財、嫖賭之損財害德、人人所知、而乃貪一時之作戲、爲竟日之盤桓者、士子不能免焉、則何以故、曰維無替代消遣物之故、吾國爲東亞大病夫國、固世界之所哄傳也、乞氓滿野、殘廢載途、駝背之徒、鵠形之輩、項背相望、面色枯槁、衣履垢穢、入會議之堂、時聞咳嗽、過鄉閭之巷、徒見呻吟、以人民如此之精神、以國家如此之份子、一與外人較、但覺沉沉病晦之氣、露溢眉宇、靡復慷慨激昂之氣象矣、則何以故、曰維不講運動法之故、由前之項、人格等諸掃地、而禍烈於今時、由後之項、人生如坐愁城、而病源於古代、要之有一不革、則中國永無立足之望也、今有一藝業焉、足以替代消遣物、使人入其中、而樂之不疲、足使嫖賭烟酒之毒物、將絕迹於中國、而其藝業又以講求體育法爲主幹、足增武勇之風、而矯文弱之弊、果能進而行之、將必強種強國、保國粹、救國民、以興中國無疑、嗚呼、吾

爲此喜、

何喜乎爾、曰中國今日非有提倡國技者乎、非有提倡國技而組織精武體育會者乎、夫精武體育會、成立於滬上、亦有年矣、而今年乃移植其種於廣州、成廣東精武體育會、又數月矣、余始以國技一門、中國向有習之、而綠林居多、習之者亦每每好勇鬪狠、每因小嫌、輒擅施其技、故有道君子、素不之重、且彼家數紛歧、每相妬嫉、非國之福、視以爲非要圖也、乃自上海精武會諸君子、一爲提倡、盡改向來門戶之陋習、融和畛域、重精神不重暴力、恪守秩序、貴鍛鍊不貴嘗試、且足化剛戾爲溫和、濬聰明使應變、於德育智育、有莫大之陶養工夫在、又不徒能增進身體強健精神已也、往者該會代表來粵、報告該會已往成績及將來計畫、令人聞之驚服、及見其所演各技、出化入神、應首桑林、堪歎觀止、然余猶以爲彼擅絕技者、他人固不易學而幾也、及觀粵精武會之成、不匝月而成效已可略觀、迨第二三月第二次報告、而已成績大著矣、其所習種類、以漸而增進、而教練則由淺而入深、今會員且千、中有有因腦病輟學來會練習而病除者、有因童年染有喘症來會練習不一月而體質大變矣、夫腦肺之病、最難愈者也、而且奏效、則其他疾病之可以是而除者、必更僕難數矣、有病且可除、則無病者、其身體之強固、更何如矣、吾友多入會學習者、莫不皆言精神體魄之強固、日進一日、而所演各技、亦覺轉折純熟可觀矣、由會回寓、但見其暇則手舞足蹈、以溫習所學、而對於其他無謂之嗜好、節省多矣、夫事非難學、而又有益於身心如此、則其技之果應爲普通人士所宜習、而不能謂之爲非要圖矣、自有此會、而國技庶足以使全國人寄託而重之以光耀於世、而不爲彼綠林輩所擅、以逞其好勇鬪狠之技害民而誤國也、自有此會、而國技之爲一種強種保國之藝業、乃始爲國人所公認、而其振古風、維國粹、漸漸消除烟酒嫖賭諸種嗜好、使國民不沈湎而衰頹、庶能有當於救國之實際、而留歷史上之光也、噫嘻、有教育學者於此、必將以其能壯健精神

體魄、脩養德育智育、視爲有促進教育之價值、而提倡鼓吹以重之也、有社會學者於此、必將以其能祛除陋風、維持秩序、視爲有促進社會之價值、而提倡鼓吹以重之也、若是夫則吾嚮所謂堅盡千古、橫極八荒、求有一藝業焉、足當此贊頌而爲世所重者、庶在茲也、吾以是爲中國精武體育會前途祝、吾以是爲廣東精武體育會前途祝、

●精武本紀序（同上）

朱執信先生遺著

余自三年前來上海、數從精武體育會諸君子游、聞其始創立時、陳英士先生與有力焉、辛亥上海革命起、有從奪製造局門者、既入民國、始日昌大、而楮柱鼓舞之力、則盧君煒昌陳君公哲爲多、會中人雖日事搏擊、而惟以擁護人類自由、抵抗強權爲號召、蓋將化殘賊之行、以爲相仁愛之一手段、斯可尙矣、人之生也、其實動也、去動則無生、使生而無善可事、則必求禍國殃民之事而事之、飲食男女、縱博賊殺、皆生之一部分力之所由宣也、世界之所以不滅也、從其末、則非也、求其本、則有力而用之、固不可免者也、道在善用其力、不以其生害人之生、則雖賊殺凶虐之技、豈可化之以爲藝術、而不復肖其故、吾視精武會中人、皆能以懲忿窒欲自繩、則其不以私而用其術審矣、其日夕修治、惟恐不及也、蓋亦以爲藝術之一種、而愛之者耶、昔之善書者、疾雷破柱、衣焦而不改其度、精之至也、非然者、則足二分垂在外、而列禦寇之射絀矣、能化人事以爲藝術者、固超乎道德綱紀之上、當其意有所至、外物又何足以易之、然則學搏擊而得仁愛、常人之所訝、哲士所不疑也、精武會既日擴其業、分會四起、而皆以立行愛人維束之、斯其業殆將與中國之藝術精神而俱進也與、陳子鐵生屬余爲精武會一言、故書此遺之、——民國八年十一月、——

蕭山朱大符

◎技擊叢刊序（同上）

吳敬恆稚暉

先秦射御與書數並重、漢魏載籍、狀人性行、亦每稱讀書、即並言擊劍、或云學書不成、學劍、又

不成、或射、或御、或擊劍、隨各期之風尚、其實皆即一種鍛鍊體魄之修養術、性情務極美善、智識務極精微、體魄務極強勁、德智體三要素之薰育、新式教育家、類能言之矣、顧在世界開明、人類皆能平均發育、而吾則狃於宋元以來之儒懦主義、號稱偏尚德、智次之、抑體而不言、馴至以薄弱之體魄、不惟智識得其相忽、而道德亦遂不能不苟且、縱近今二十年、大半皆痛悟其非、然學校中增設體育一科、猶不過以裝飾品視之、仍屏與射御擊劍同等之體魄修養術若拳術之類者、爲江湖外道、甚矣錮蔽之習之不易除也、惟精武體育會、以朝陽一鳴鳳、而以講習會之形式、實立一體魄修養術專門學校之基礎、其印行之技擊叢刊、即體魄修養術之講義也、春間陳先生鐵生、曾囑敬恆弁一言於簡端、今連先生均度又命之、余甚愧久爲儒懦主義養成之人、體魄不完具、智識道德、遂一無所似、故雖讀叢刊、不能悉通、輒舉吾意、以告相說以解者、

●潭腿序（同上）

汪兆銘精衛

今之篤舊者、好言保存國粹、而薦新者則多非之、愚以爲但當問其粹焉與否而已、如其粹也、豈惟當保存之且當發揮而光大之、蓋於此世界中、知其國之粹者、莫其國之人若、知其爲粹而發揮光大之、此非人類對於過去之責任宜爾、而對於將來之責任、尤不能不爾也、若徒言保全而已、則其界說、舍納商彝周鼎於博物院外、無有他義、是豈所以對於國粹之道乎、技擊者、國粹之一種也、說者謂火器興而技擊可廢、於是有倡爲不必保存之說者、此其爲說、無異謂舟車興而徒步可廢、其不中於事理、可以無辨、然徒言保存而已、則技擊之爲物、初不能如商彝周鼎、可舉而納之博物院中、愚誠不知將操何術以保存之也、善乎精武體育會諸君子所以取技擊之術發揮而光大之者、爲能見其遠而能得其要也、往者技擊之術、祕傳而已、私相授受而已、精武體育會諸君子、則易之以普及、是故昔之以爲支離恍惚、累月窮年、莫可究詰者、今則知其秩然有條、可以循序而致之矣、昔之

以爲矯揉造作、小之傷肢體、大之傷生命者、今則知其準於生理、不惟無害、而且有益矣、惟其如是、所以方術則以研而彌精、傳布則以恢而彌廣也、邇者精武體育會諸君子、本其公開與普及之志、彙其所得、著之於書、蓋有慨夫昔之作者、非爲荒誕神奇之說、即爲暴戾恣睢之言、不足發技擊之奧秘、而揚精華也、愚知此書之出、其有裨於發揮光大之用者、殆無疑矣、抑愚猶有言者、泰西人有言曰、中國之民族、平和之民族也、斯言國人樂道之、然一反顧國內陵替之狀、則又羞稱焉、夫既曰平和、則不平之必不和可知、平和云者、處平等之地位、行互助之事業、由博愛以進於大同之謂也、故苟且偷安者不足以言平和、屈伏隱忍尤不足言平和、明乎此、則中國民族之精神可見矣、強其筋骨、殖其能力、以貫徹其道義上之主張、不爲強食、亦不爲弱肉、立於世界、凜乎其不可犯也、坦乎其非不可近也、儻亦精武體育會諸君子之所望於國民者耶、敢以爲序、

●女子與技擊之關係（同上）

黃婉香

界男女性之國民而爲二、吾女界占二萬萬焉、兩其手足、兩其耳目、非與男子有殊也、閉關時代、腐儒自便私圖、而不平等之曲說、變本加厲、吾女子於人間世、遂如棲塵之弱草焉、不知彼自命昂藏七尺之丈夫子、孰非根本於母體而來、根本既弱、枝葉不榮、吾謂中國之不振、皆由於壓制女子、使之束手纏足、奄奄無生氣、乃產生此二萬萬甘戴老大病夫崇銜之沒臉兒郎耳、光復以還、此理漸顯、邦人君子、頗有注意於女子體育者、若柔軟體操、若器械體操、日見完備、然此皆枝節耳、大本所在、必以技擊爲先、技擊能使氣血同長、四肢百骸、同時運動、不犯偏枯之病、本會諸先達、早已發明透切、今第就其關於女界者、比較而詳論之、上海某女校、平日注重技擊、得體育界之盛名者也、前年、某外國女教員、授諸生以一種新式之外國運動、不數月而諸生成感受生理上之痛苦、校長知之、因詢諸生曰、汝日習拳術、曾患此否、諸生成言得未曾有、不逾月而女教員亦罹此

病矣、校長亟命停之、諸生之病迺霍然若失、夫各種運動之有益於體育者、則亦何限、豈以一節之不善、遂令因噎廢食耶、吾特以此等量齊觀、證明技擊術之有百利而無一害耳、願吾女界分其餘暇、精研技擊、使吾二萬萬善女人、反弱爲強、無再種禍於家國也、

●歡迎精武會（同上）

星架波震南報職民

我爲誰、弄筆書生也、以書生論武事、是何異盲人論戲劇、聾子論音樂也、雖然、不論技術而論道德、不論形式而論精神、可乎、吾人評論世事、常抱定兩種觀念、（一）該事對於新人生觀有何種利益、（二）該事對於新世界觀有何種功效、認題既確、毅然下筆、而評論始有價值、自霍君元甲創立精武會于滬、初未曾惹起我注意、及後各學校之體操教員中、有品性優越、非特足謂體育表率、即自命爲聖人門下之書生、亦且自愧弗如、偶詢身世、簽以精武會會員對、復與各界交際、凡我所信爲道義之交者、精武會員竟十居八九焉、試言其略、夫廿世紀人格之墜落、奢侈二字括之矣、內而妻妾之奉、外而車馬之尊、揮霍無度、千金立盡、即以學界論、教育爲最苦之事業、誰不知之、然自國民學校、而高小、而中學、而大學、其校長教員、飲食起居之表示、顯有階級之分、若爲國民校長、若爲大學教員、一望而知、無待叩問、推其意、以爲不如是烏足顯其身分、高其位置也、迨入不敷出債台高築、而昏夜乞憐、卑鄙齷齪之行爲、遂不顧廉恥、無所不至、極目中原、社會之種種黑幕、皆奢侈有以助成之也、精武會會員獨反是、其質樸、其行儉、炫耀之服、不加于身、奇異之味、不適于口、路無論遠近、徒步而行、尤足貴者、能全體一致謹守色慾之戒、際此男女平權、互相交接之日、固重賴精武會員爲之表率、是關係于個人之道德小、關係于社會之道德大也、精武會宗旨、以培養道德爲前提、誠非虛語、驕矜之爲害、小之足以破家、大之足以亡國、德意志之威廉第二、可爲殷鑒、今之後生小子、毛羽未豐、高翔千仞、一若世界雖大、事物雖繁、憑我慧

目、何難顧盼自雄、迨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後悔已嫌莫及矣、精武會會員技術之神、識者許爲國粹、有戚君者、同遊杭州岳墓、余叩其技、且曰我儕二十四人、（中有二十人略知武術匪戚君所授）同與君鬥、君其仆乎、戚君曰仆、然苟大敵當前、不得不用殺手拳、則雖十倍之、恐無一生還者、其技可謂神矣、乃與人交接、謙抑自讓、一似碌碌無他能、故精武會會員、在人衆前自述能事者未之偶聞也、余之歡迎精武會會員、歡迎其謙德可風耳、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千金一諾、即身殉亦有所不惜、而精武會員之急公好義、猶或過之、事固有益于社會、而爲會員中能力所可及、一經請求、慨然援助、義俠之氣、古今一轍也、夫誠實謙讓俠義、國民能具此三德、而國無不治、世界能具此三德、而世界永久和平、指日可待、此精武會對於新世界觀、確有功效可言也、若云體育有裨于衛生、康健精神存乎康健身體、精武會于新人生觀、利益昭著、正無待書生饒舌也、

右論、爲沈職民君所撰、沈君、江蘇人、曾在上海操新聞事業、頗知精武內容者、故其言、親切若此、是時沈君剛從上海來、受震南報總編輯任、此論一出、而星架坡人士、益重視余精武矣、羅嘯敖識、

論吾國之精武體育會（同上）

星架坡叻報和平

精武體育會十餘年前、初由有志之士、設立於上海、十年來近漸發達、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到處有精武體育會員之足跡、會員之數、達至十數萬人、吾國各校、俱有聘請該會會員到校教授、於體操之外、添設一中國式之體操、今春且有女子體育部之設立、上海有名之女子俱加入而發起、昨日精武體育會幹事長陳公哲羅嘯敖陳士超諸君遊星、養正學校有歡迎三君之舉、不佞聆其演詞、有所感觸者如下、並爲該會祝將來之發展焉、

吾國人種、向以四萬萬聞、數量可謂多矣、然以四萬萬之民族居於大地、宜乎富強冠各國、而他族

不敢實逼處此矣、乃事實上大謬不然者何也、其衰弱之原因有多端、而人種之孱弱、爲諸原因中之一要因也、是故行於鄉間僻壤之中、大都鵠形菜色絕少精采之人、遊於通都大邑之內、亦多虛弱不勝舉步闌珊之輩、全國之大學陰森蕭索、令人氣沮、以如此之士衆、進欲以堅甲利兵、爭勝疆場、退欲以保存種族、發揮光大、亦戛戛乎難矣、

今試問吾國有偉大科學之發明乎、有絕大之冒險事業發見乎、偉大之發明與冒險事業、全在國民有百折不撓之精神、而百折不撓之精神、全在國民有雄偉精壯之體魄、國人精神沮喪、一舉其大多數一銳氣消磨、而欲所發見、豈非乞人說富乎、

吾國十數年來亦注意於海陸軍之精強、物質文明之發達矣、究之海陸軍之強者何在、物質文明之發達者何在、在注重形式而不注重根本的精神、欲長駕遠征、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已、

嗚呼國人體魄孱弱、非特國體所攸關、亦種族存亡所攸係也、西人調查吾國人之體魄、其高度至少比現在尙增數寸、而不能及此度者、以國人不注重體育之故、而女子不知有體育而弱其生育之力亦一因也、長此以往、每况愈下、不待人之操刀雍刈、而吾國人亦無以爲生存之道矣、

精武體育會於舉國昏昏沉沉欲暮之候、大聲疾呼、現身說法、以精武之義提撕警覺國人、亦可謂於救國事業中、爲一種有光榮有勢力之盛舉也、

精武體育會提倡中國式之體操于學校教育中、提倡女子體育于社會教育中、吾知此後該會之發展、轉弱爲強、其在斯乎、以全國之大而以精武之魂點綴之、以全國之衆而以精武之精神貫注之、安見中華民族不足以自豪大地乎、

祝該會發達、維持國魂、祝該會諸君子努力進行、以發展國粹之光榮、

◎男女之體育（同上）

吉隆坡教會報

吾人生于天壤間、靡論創國家社會之偉業、抑爲太平安樂之逸民、均必以健康爲生存第一義、健康一忽、萬事都休、以故天演界競爭愈急、則健康增進之要求愈急、而健康方法之研究亦愈力、而愈精、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甚矣、此體育之所由尙也、此體育機關之所宜設也、

不觀夫歐美諸強國乎、靡不汲汲從事于體育、故體育運動之方法既多、體育修養之機關林立、平居故國固設備特周、即僑寓他方、亦堂皇大觀、就以馬來半島而論、其中繁盛商埠、西人足跡所至者、幾無處不有體育之機關、運動之場所、披閱西報、體育運動消息、幾于無日無之、然則西人之注重體育、可以概見、人種之強、良有以也、

回顧我僑、正式體育之機關、竟付闕如、且舉凡消遣娛樂場、外人可利用爲體育修養之良好機關者、我僑反以是爲玩物喪志之地、消磨歲月、損耗精神、傷害身體、徒知供其肉慾之犧牲、廢其嗜好之要求、而人種孱弱之影響、未嘗一加注意、此識者早引爲我僑莫大之隱憂矣、

雖然、時至今日、我僑對於體育一事、未嘗無覺悟之可言矣、觀于此次中國精武體育會代表南來、我僑學校社團、男界女界、紛紛然開會歡迎、洵甚盛事、斯未始非我僑趨向體育、表示自覺之舉動也、

今者、本埠男界方面、已有發起體育機關之組織、成立之期、當在不遠、而女界歡迎會之著名女士、對於諸代表提倡亟須組織女子部之主張、亦復極力贊和、旋即舉出籌備員十餘人、期與男界共策進行焉、蓋深悉夫體育之須要、既男女並重、故毅然決然、出而提倡、以示無負于男女並重之主旨、智能平等之賦與也、

盛哉斯舉、余不禁馨香頂祝、以樂觀厥成、則將來以本埠提倡于先、他處相繼于後、我僑胞無男無女、相率從事於體育之研究、效昔人之蒐苗獮狩、農隙講武、秦西之以歲入伍、擊劍習射、東瀛之

大和魂武士道、以鍛鍊其身心、強健其精神、則健康增進之效果、昭然大著、人種孱弱之流弊、自能補救矣、夫如是、則外人譏我爲、（東方病夫、）爲（小孩子的小孩子、）之恥、庶可從此一雪、能以偉大國民自許乎、我男女同胞、尙勉旃哉、

右兩評、均黎君耀聰所撰、黎君蓋兼任兩報撰著者、

●武化論上（同上）

羅伯夔

昇平之世尙文、據亂之世尙武、世界競爲武裝和平、左訂靖和弭兵之條文、右修擴張軍備之議案、其號於世曰文化者、實則無一日不經營慘淡、行其鐵血主義、以雄飛於天演之舞臺、以歐美新舊之政治、其例千、其證萬、要皆舍武力無爭存之主要、故質言之、實無一而非武化之國、中國素以文之著聞於東亞者也、嘗試攷數千年之滄桑歷史、世變愈大、則愈爲猶猛蠻悍之外族所窘屈、周之顛、秦漢之匈奴、晉之五胡、李唐之吐蕃回紇、五季之契丹、宋之遼金蒙古、明之也先滿洲、近年間、則白人更挾其神奇之戰器、百鍊之精卒、以均勢爲政策、蹂躪神州、而我則仍守寬柔之教、揖讓謙恭、穩健儒雅、酷嗜消極之和平、欲以樽俎爲折衝、是猶與虎并坐周旋、虎安得而不躁急反噬、與盜共枕鼾睡、盜安得而不中夜拔劍、甯非自殺、精武會者、則實行武化以強種救國者也、其教科之設施、曰拳技、曰弓劍、曰鎗靶、曰兵操、曰野戰、曰畋獵、以及游藝部之蹴蹴競走溜冰凌空諸戲、悉所以促進強毅軍國民之資格、以應付潮流、其分會、曰紹興、曰南潯、曰松江、曰香港、曰漢口、曰廣州、曰南洋、相繼進行、漸次普及於大地、使萎靡老病、萬籟沉寂之中國、同一聞風覺化、振起其武健之國魂、美人之歌曰、『大膽大膽兮、宜隨處而大膽兮、勿爲過分之大膽兮、然過則賢於不及、多則優於少兮、』精武本體育之實驗、行其武化、更將一變民族從前疲軟怯之類風、爲國盾衛、自負其責任、若泛泛以尋常體育會例之、猶皮相也、昔者斯巴達厲行軍人教育、

墨國不過數萬人、乃能內制數十萬之異族、外挫十餘萬之波軍、稱霸西方、矧我泱泱大邦、其人民百倍於斯巴達、使果同受武化、豈僅救國而已、即雄視八荒、鞭笞宙合而有餘、吾於精武之十週紀念、馨香頂禮祝之、

●武化論下（同上）

羅伯夔

昔希臘、有供養正之神者、左手持衡、右手握劍、衡者、權衡於理也、劍所以護衡以伸其理也、有衡則理直、有劍則氣壯、固非鹵莽滅裂、匹夫之勇、所可假託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軻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精武之武化、固具千萬人吾往之概、配合道義、自反而縮焉者也、余讀精武本紀陳鐵生『大精武主義』概論、有謂、『本會宗旨以技擊爲根本、以武德爲皈依、』又謂、『從前拳師之積習、在所厲禁、無謂之政譚、一概屏絕、造成學養兼深、武德純粹之平民、』偉矣哉、精武武化之性質、顛撲不破、已括於此數語中矣、故夫聚徒講藝、桀驁不馴、吐火吞刀、夜郎自大、相與上指天、下畫地、囂然奮鬥以爲雄者、不可以言武化、故夫南派北派、角立分馳、踵武少林、步塵洪蔡、師門衣鉢、傳之其人、僅以技術名家、自而隘其規模者、不可以言武化、故夫游俠犯禁、感激私恩、轟政捐軀、市人流涕、荆卿奮劍、易水悲歌、非不義薄雲天、光爭日月、然祇報効於一人一事、而無補於時勢者、不可以言武化、故夫謨罕默特、以敢死爲勇、劍光之下、乃有樂土、生命如寄、輕於鴻毛、剽悍凶鷙、以無道行其教育者、不可以言武化、武化者、具世界之眼光、重精神不重剛暴、貴實用不貴虛名、其願力之宏大、唯一之目的、在爐鑄大羣、挽回末運、個人得之以立身、國家倚之爲元氣、吾聞英人沉毅遠謀、德人崇實堅志、法人銳進有爲、俄人強固質直、美人活潑尚義、彼其國性、雖互有異同、然悉產生於武化之中、以成其立國之要素、西哲、『蘇懷爾特』氏之言曰、『天地之本原者、愛耐盧尼、（力之總名、）而已、物者、愛耐

盧尼發宣之表象也、『故無愛耐盧尼、則無物、即諸天之恆星行星、皆失其吸攝力、立解散而歸於消滅、精武者、保有此愛耐盧尼者也、直養無害、萬劫可復、神州淪胥、救沉起陸、我武孔揚、爲衆生福、於懌乎盛哉、精武萬歲、

●新武化（同上）

盧煒昌

邇者新文化運動之聲浪、喧聒耳鼓、婦孺皆知、此誠吾國教育作動之先機、將有以蔚成二十一世紀之美滿教化也、但三育不偏廢、當精神體魄將破產之際、國人曾亦思挽維此若存若亡之體育、而從事於新武化之運動乎、吾思之、吾重思之、武閥禍國、已如是其酷且烈、余又從而提倡武化、是不啻徧召國人予以唾罵也、第審理未明、見解自異、天地運化之機、有去腐生新之妙用、每爲人覺察者、此武之所以招厭而化之弗容或已也、至若或綰軍符或列行伍之輩、雖氣焰薰天、暴行昭著、試問彼除縱情聲色沉迷獸慾外、有力足以縛鷄否、有氣足以懾強鄰否、嗚呼、彼徒擁武閥之名、實僞武而不化者也、又若提倡某國式某國式體操之輩、蓋形式純乎尙武矣、然終歲奔馳、爲人作嫁、卒且貽異族以忘本之機、况彼輩甫離團體、則生氣黯然、是徒擁尙武之名、實泥武而不化者又若江湖賣技炫異誇奇之輩、動輒筋奮脈張、私鬪是尙、充其能力、僅足以號召三五無意識輩、互相標榜、以便其私圖已耳、是雖略帶武字色彩、實習武而不化者也、他若競技是尙、驅無數訓練無根底之徒、從事於最劇烈之競爭、幸而勝、則色然喜、反是則悻然爭、事之有當於體育與否、不問也、究其結果、無非造成少數善怒善病之夫、轉貽一般謹愿者之口實而已、此半開化之武、殊無研究價值、亦則任其自行消長耳、綜此數端、吾國之患、不在尙武、特患尙武而不化、第余之所謂化者、非改頭換面之謂、必也從根本改革、一切體育計劃、無論何項體操、均取其有當於體育、宜於團體或個人運動、畢生行之而無絲毫窒碍者、斯精神體魄、有所淬礪、有所寄託、而萬事賴之以成、否則枝

技節節、非但認成不化之武、轉失武化之真、抑恐空言文化之神、卒成不化之國、則非記者所忍言矣、

●說劍（同上）

陳鐵生

舶來品之體操術、有器械徒手之分、然其術苦於偏用一肢、正如市醫之頭痛治頭、脚痛治脚、雖能救一時之急、究非根本解決之道、吾國武術、則四肢百骸協同動作、且能使氣血同長、此其所以神也、或疑拳術固可貴、然刀槍劍戟、鄰於無謂、不知武術之有刀槍劍戟、亦如舶來品之有槓子啞鈴耳、況刀槍劍戟、尤有自衛制敵之功用哉、明乎此則刀槍劍戟蓋有研究之價值矣、武器以劍爲首、吾請說劍、

劍爲蚩尤五兵之一、武備志所載、柄頗長、以雙手執之、近世多用單手、較覺靈便、大抵劍爲短兵、以用單手爲宜、

武器之中、劍術最難、蓋刀祇一面鋒鏑、劍則兩面皆刃、苟非功夫純熟、不特無以制人、行且因以自殺、抑用刀者可砍可擋、用劍祇能格洗擊刺、一犯攔擋、便是大病、趙師連和、謂學劍於趙芝蓮先生者十年、只學得一個洗字、且述趙芝蓮先生之言曰、功夫不到、勿輕用劍云云、吾精武會員數千人、研究十餘載、而擅劍術者亦祇姚蟾伯等十餘人、其難可知、

劍長數尺、用途多在近劍尖之數寸間、

劍有兩刃、不若用刀之必須轉鋒、亦惟有此兩刃、則須知兩刃不偏廢、世俗之自稱劍術家、每以單刀法施之、只用單刃、此門外漢也、

劍主翔動、故欲研究劍術、須從拳術入手、拳術不精、則身手眼步法、五者不能一貫、雖予以龍泉太阿、亦如手一頑鐵耳、

五虎槍譜有擦陰進步轉圓打之一技、趙振華師謂熟習此一技、便破却無數名家槍法、昔人練槍、多以香火置於棹上而割之、必使每槍皆中、然後敢與人較量、術語謂刀砍一大片、鎗割一條線、蓋以槍之爲用、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也、

用槍須知兩刃之方向、大抵兩刃宜向上下、因能手用槍、時用挑法啄法、挑法是挑敵人之手腕、啄法是啄敵人之顛頂、用槍使兩刃作上下向者、其故以此、

槍法須有短手、否則敵人以短兵直入、跬步之內、必爲敵制、

楊家槍有單手用槍法、以攻勢言、則單手能撒直致遠、以避攻言、則單手所以託承敵械、而且有時前手爲單刀所乘、彼以單刀直削而入、我可放去前手、提高槍把以抵擋之也、

手執一槍、無論何種器械、皆可抵擋、惟在善用之而已、槍之刃之把、可以制人、可以抵抗敵械、槍桿之中段、亦能爲左右上下抵抗之需、若轉把用短手、則直如一小七首矣、

轉把短手之法、預備爲短兵所乘時、迴救之用也、轉把之後、可向前短刺、亦可向後短刺、若雙頭槍、則一伸縮槍桿、已可使用短手、尤爲利便、槍有打花、打花是脫身之法門、惟打花必須以槍貼身、否則授敵以隙、執槍或用陰陽手、或用陰手、兩虎口皆向前爲陰陽手、兩虎口相對者爲陰手、術語云、短見長、不用忙、長見短、不可緩、蓋用短兵者、可俟敵之長兵已至、我乃乘勢而入、使彼長兵之半截、在吾身外、不及回救、而制其死命、故用長兵者、當以先下手爲強、

槍法有懷中抱月之一技、是攻守同施之妙法、譬如我以槍直刺敵人、而前半段槍爲敵人吃住、斯時敵人既吃住吾槍、當即乘勢進攻、懂得懷中抱月法、即可以槍之中段格之、並以槍刃啄其顛、用槍多用半圈、鋪槍是轉半圈而鋪下、裏撥外拿亦是半圈、

能手用槍、無論一割一鋪、槍之前半段、必震蕩不已、盡力之所注、必有見象也、

●體育萬能（同上）

盧煒昌

偶閱美國體育雜誌、見保護天賦之精神一則、謂人之精神、活潑潑地、愈鍛鍊而愈奮發、其有萎靡不振者、皆死之朕兆也、人不能歛然而死、苟非卒遭意外、其死也必以漸、舉凡所謂衰弱也、疾病也、皆身體一部分已死之徵也、古人有謂食少事繁、莫能持久、食少且屬死兆、况衰弱而疾病乎、然則欲保持身體各部份之健全、非常鍛鍊其精神不可、此體育所以萬能、即造物都歸控制也、吾國學者不察、懷材賈志者纍纍焉、即留學異邦、自謂楚材方克晉用者、亦不免逐部份由漸而死、覆轍相尋、罔有悔悟、不幾令我不出國門一步之村夫所竊笑耶、抑有進者、體育運化之機、尤有令人咋舌者、在吾人鍛鍊體魄有素、本無致病之理由、第環境腐濁之氣交逼、與夫人事酬應之悖乎生理、體魄精神、每每交受其累、在他人處此、殆浸浸乎近逼死機矣、體育家則不然、其氣質運化之機、迎合天然作用之妙、體質之受積滯者、均能盪滌而廓清之、或受傳染而致疾者、更能抵抗而祛除之、舉凡一切生理上所受不快之感覺、無不一一預行宣示於腦海、使吾人得早爲之備、人而到此境地、其精神之愉快可知、余書至此、不禁額手高呼曰、體育萬能、體育萬能、

盧煒昌有鄉下人之稱、其爲人也、言必信、行必果、非鄉下人、而能若是乎、吾向謂欲爲英雄豪傑、必帶三分獸氣、若然八面圓通、非常漂亮、那就是生成一副做官的賤骨頭、（鐵生識）

返老還童▲余每問人何以不體操、所得答詞、非謂太忙、即謂太老、太忙之問題、經美總統羅斯福解釋（謂彼有一日未進膳、從未一日不體操）后、已證明其爲一種遁詞、然太老之問題、以無機會討論、至今尙懸而未決、茲翻閱字林報、載有著名遠東藥物學專家鉛第理氏宣言、謂人每現老態、因其安心如此、一任時日之顛倒其境地、彼自謂年近七旬、每晨四時半即起而體操、以新式跳舞、不足盡鍛鍊體魄之能事、每採用舊式跳舞、數十年如一日、畢生克享健全之樂、現發宏願、組織一

老人體操班、召集一般年過五旬者、從事體操、俾克返老還童、庶斑白者不致坐而就木、得以盡人生之樂趣、吾知此舉若成、老人賣老之遁詞、當然爲之揭破、吾國四萬萬人、始希望其具有四萬萬人之用、體育萬能、吾願終有達到之一日也、

體育既萬能矣、則請專言體育、第體育一道、千端萬緒、若如鐵生之注全神於拳術、人每病其太偏、然偏亦有其道、蓋審藝未澈、入藝未深、棄且不暇、何有於偏、然則鐵生其殆洞澈此中三昧乎、拳術變化、微妙入神、余研究十數年、不自菲薄、亦請先言此道、再及其他、此後鐵生分謗有人、當亦怡然自得曰、吾道不孤也、

拳術精奧、每蘊蓄於不知不覺之姿勢中、門外漢鮮有知其作用者、精武會歷年開運動會、所得各界批評不少、略舉一二、俾各界稍明斯道之蘊蓄、自不至過作隔幕之批評、而貽譏大雅也、

美國體育家某氏、謂拳術之憑空擊刺也、評曰與空氣作無爲之競爭、又曰、捨棄實用之動作、專事拍腿及撲地之無爲舉動、是說也、余兩存之、而加以詮釋、舉一反三、斯道同志、當可領會一切、而有以探討拳術之神髓矣、彼西人豈不明三角幾何學乎、手足之四週運用、豈裏撥外拿、上挑下劈之圓形三角式等形勢、移近他人肢體、而一無所接觸乎、誠如是也、則一切建築等工程、當可廢去測量繪圖、而憑虛使之構造完竣矣、世間曾有是理否乎、至謂拍腿爲無爲、則世間一切規矩準繩、可棄而弗用矣、拳術用腿、分析最嚴、高低斜直、毫釐弗爽、其有拍腿也、亦恐出腿之高度稍差、未能恰到分際、故出手以示之標準耳、發鎗試箭、豈可無靶、吾知一經解釋、某氏當亦啞然自笑其評論之未當也、

學拳秘訣▲練拳最忌貪多、幾無人不知此弊、然不貪多、則反覆練習、最易令學者生厭惡心、焉能望彼成材、余對於教授法、舊派固嫌其呆滯而乏興趣、即新派亦嫌有苟且而無實用、近因嘗精武會

健兒圖救戰、於最勉圖員從事實學中、思得一法、以增進其興趣、

囑其對於手足之每一動作、均存發展筋肉之觀念、必俟其筋肉緊張至若然有聲爲度、如是、既可促其發力之早穩定點、又可藉其動作之震動、以澈盪其血液之流行、無論單拳或對搏、出手舉足、均至極度爲止、毋許隱力於肘肘間、至滯其生機之暢發、果也此法一行、向之需兩年而成藝者、今竟於半年內促成之、舉從前肩聳胸陷、手灣足軟之弊、悉數而廓清之、學者咸稱便利焉、

練拳而乏氣勢、猶汽車之無汽油、而需人力推挽也、精武會學員、擅技藝而乏氣勢者甚夥、九仞功虧、殊爲可惜、茲不憚贅辭、加以論列、或冀其有涓埃之助、氣勢云者、即發力猛驚、而倏爾收束之謂也、既云猛驚、則非出手正確不爲功、猛驚而有收束、則非氣力統一、步武隱健不爲功、何以證之、試觀練拳數年、每逢運動會上場、表演時若無絲毫氣力者、即氣勢二字、未曾詳細斟酌故也、研究氣勢之初步、每每身搖搖如懸旌、甚至傾趺隨之、學者苟能於此時、勉用其趾踵之力以支柱之、閱時稍久、自能支配其身體傾斜之平均力量、益以趾踵之互助、斯有沉雄猛驚之氣勢矣、

拳術之眼光。十數年來、余見各派拳術家之登場練藝者極夥、緣是養成一副觀察技藝眼光、回憶前年、徇友人之請、到常熟當各學校聯合運動會拳術評判員、各學子之演技、派別既繁、好勝之心尤摯、爲之評判者、一言未當、則鼓噪之聲聒耳、幸余之眼光、到底不弱、所評均中肯要、優勝者固歡騰鼓舞、而劣敗者亦祇相向對泣、（據校中體操教員言、非杜撰也、）非如曩者之評判員、爲學生操杖逐去也、第余所觀察他人者、純用眼光、而他人之表示於余者、亦純係眼光作用、是則練拳者當必同時留意眼光、毋令兩睛銳利之精神、常向地下注射也、余執行教務時、常引學者之眼光離地而前注、再進一步、引其跟肢體運行、終則導其防禦襲擊、而眼光之能事畢矣、否則上場演技時、見夫萬目睽睽、鮮有不精神收縮手足失措者、

人之兩睛、最足以表示技藝之精神、登場演技者、視線祇集於個人一身、則其造詣之深淺、可得而判決、更有眼光呆滯、未能跟肢體運行者、則雖具有天生好身手、亦如蘊櫝之美珠、絲毫莫展其長也、余歷觀精武會員演技、在尋常練習時期、身手頗有可觀、若登當衆之場、進退頓形艱澀、此無他、個人眼光、不敵衆人眼光故也、故練拳雖重身手、而練眼尤爲重要、使精神有所附麗、常見注意此道之會員、技藝只平平、上場時較練習時期、精神增加、不止十倍、蓋其兩睛之銳利、足以收攝萬衆之眼光而有餘、表演時無一姿勢、而不附有精采、神到意到、氣力運行、恰到分際、非但己身覺其愉快非常、即觀者之鼓舞歡呼、有不期然而然者、然非練習功夫有獨到處、亦莫可一蹴而幾也、

眼光之爲用、豈僅關係於拳術、現時電車及汽車輪下之橫死者、皆與眼光有密切之關係、吾人不察、遇事輒與人忤、不知向己身追求、人秉天賦、本有萬能、盡其機能、則一份死亡疾病、尙可避免、甯有歛其目光、斷送生命於輪下、而謂無可挽維者、惟其然、則知拳術之福我有衆者極厚、即此區區眼光、已足挽危亡於不知不覺間也、第養成銳利之目光、不僅在於練習時之注意、其強半功夫、在養成身體各部份之健全、生機暢發、睛自炯然、此萬能二字、所以緊靠在體育之下也、

手法▲拳術最重眼光、已詳上文、然術語所謂手眼身步法、缺一不可、吾請再言手法、拳術之運用手法、江湖派每以強勁欺人、此斷不足以盡拳術之能事、試以物理學證之、百練鋼化爲繞指柔、百鍊而后成柔、則其柔勁之寶貴可想、拳術何莫不然、回憶霍元甲先生在世時、余嘗戲揉其臂膊、覺其輕軟如海綿、訝之、后詢知爲百鍊之氣功作用、苟其意興所到、氣之聽命、有如傳電、除頭面而外、渾身無一部份不倏然變硬、且可於倉卒間、併全體力氣於一指、手法而至此地步、始足以表示拳術之萬能、餘如磨掌成鐵、鍊臂成鋼、劈頭砍腹之小乘功夫、當時霍先生已再三告誡、囑勿自殘

肢體、轉資名氣利用、致生拳術前途莫大之障礙、余輩當時、莫明其妙、現略明手法作用、見其奧妙不在乎剛勁之襲擊、全視乎柔勁之迅捷、所接觸於對家之要點、只用三分氣力、便可了却一切、然恐遇恃蠻賣力輩、不足以制之、遂有純柔之手法、舍實蹈虛、無堅不挫、學者至此、始表滿意焉、

手法之重純剛者、莫如珠江、形意、八卦三派、每一挑劈撥繫等動作、無不併全身氣力出之、其博人贊賞者以此、其作繭自縛者亦莫不以此、余嘗戲與對搏、以兩手輕向前後左右撩之、彼初時尚可筋憤脈張、奮全力以盡其鉤攔挑格之能事、迨至十數、鐘後、則氣喘呼呼、渾身懈弛、聽人捉摸矣、精武會自聘黑龍江等師範學校教員陳子正擔任教授後、手法由剛而略偏於柔、再聘螳螂派之羅光玉任教授、則由柔勁而兼乎矯捷、至若長江派之陳維賢實併長短拳而混化之、各派手法、人多謂其大同小異、余敢武斷、謂其無絲毫異、譬諸臨池、體裁雖異、其鉤撇畫點之用意、無一不如其所定方向下筆、斷無有易鉤爲點而能成字者、拳術手法亦然、其運用不離乎上中下三段之前後左右攻守而已、有以蘊蓄之法出之、有以顯明之法出之、亦本臨池藏鋒露角之遺意、至姿勢之微有不同、殆因各人身手之區別、亦即碑帖體裁之區別耳、此僅言其大致、詳而明之、當可證明其確無異同之判別、

尋常簡單之手法、驟觀之似覺其動作不同、然問其所欲達之點、則固懸同一之目標也、例如同一以拳取敵胸、一則步不動出手不用盡勁、一則以退爲進、用勁至於極端、用法雖殊、用意則一也、再如穿掌之以指刺人目、有以直掌到定點而停頓者、然有嫌出掌蹺足、易授人以可乘之隙者、每至定點時、趁其一震之勢、則導其掌向上而迴環、以衛其身、使非同道者觀之、鮮有知其迴環中而蘊有定點、此定點即同一意向之手法也、更有似非而是之手法、如潭腿第二路之第一動作、固明明見其

引手曲肘歸右脅也、而孰知其爲卸對家中以下襲擊之手法、此非如尋常所用之下撥手法、人人可得而見也、且其割卸之法、更較下撥爲優、對家之拳碰之、嘗飛越數尺以外、甚至身體步武、亦爲之牽動焉、此意同法異術之手法、又其一也、

拳術手法用意之無區別、已毫無疑義、唯尙有以用勁之法懸殊、來相問難者、意謂形意派之出手、不主張伸直、若伸直則無餘勁可言、潭腿派則謂手非伸直、則氣分不能走至極端、且非藉伸直之勢以震撼其筋骨、則無以促各部份肌肉之發展、余對於此兩派、均有研究、形意派出手、專取剛勁、已於上文言之、其手法用勁、常利用肩膊之下陷、如拉弓之手法然、蓋肩膊下陷、則手臂與身體成對角形、而不易屈曲、

且氣力由腋下直透前端、得假身體之力、以催助其剛勁、故出手似不伸直、然拳到處則發力、否則甯蘊蓄而不露、與潭腿派、適成一反比例、而襲擊之用意、則無不同、第潭腿派亦有時而利用蘊蓄之法、如上詳之用穿掌、若根究其複雜變化之機、則手法愈懸殊、而用意愈符合、揅闡橫縱、迂迴曲折、無不殊途會合、循軌而趨、得間當條分縷晰、盡闡其微旨、以與我同志、再作密切之商榷也、

拳本最無用之物、但有術以濟之、始足以成不可思議之手法、上文所詳鈎欄挑格、手法之初基也、即用勁之有虛實、亦各利用其身手、藉以掩護其短、而施展其長耳、都無關乎變化奧旨也、近人練習拳術、不問其真理所在、只於簡單攻守之法是尙、其尤下者、則咸翫其本身蠻力、以爲標榜之資、即一指之出、亦謂有數百斤、非但矯飾可哂、并足以阻碍初學者向慕之心、

殊不知行拳恃力而不審其運化之方、猶汽車直衝而莫明其駕駛之法也、力既可貴、則何重夫手法、上文所謂僅足以資名家之利用、非虛語也、蓋拳術無論何派、均有假借一法、例如對家襲擊、從未

見踏洪門（術語謂正步而入爲踏洪門，）而抵禦者，必也導其力從旁而牽引之，或舍實蹈虛，避其勢而反擊之，此種手法，分勝負於俄頃，較快捷於一瞥，閃爍騰挪，相差不累一粟，敵人之力愈猛其受傷愈重，迥非尋常手法所得而頡頏，常以之戲與一般自翻落地生根者（此輩自誇踏步如落地生根，不易爲人推倒）角，彼尙不自知己身如何倒法，亦可見手法之貴乎神速矣。

手法貴神速，然尤貴正確，每一發手，須定點不差毫釐，用時始無慌亂之弊，若與對家角，無論彼手法如何撩亂，只須力護吾身體，各要害處，得間即上，只博勝算於一擊，切毋眩於撩亂之手法，上下掩護，致弛要害之防，轉爲對家所算也，余於精武開十週會時，曾與某君試演新學之對手短打拳，中有後踭腿，倒須手向后撥，藉成踭腿之反拗勢，方其未演時，某君曾再三囑咐余，出手須略輕，免傷及胃腕，余雖諾之，然臨場氣勝，已不自知其力之輕重，乃某君究怯於此着之危險，預用手防衛，致結果大指受傷，至今尙未回復其長短之原度，於此知手法快捷而正確，雖預有防禦，亦難避免，况施諸於毫無預算之輩耶，然此就簡單之法而言，若追求深奧，必也每手皆含變化之機，如弈棋然，每一着必掣三要點，始有勝算可操，一拳之出也，既寓攻守之法，尤須預儲退卸之機，方不致力至盡頭，深陷絕境，知己知彼之法，豈但宜於兵機，即拳術亦當圭臬也。

拳術手法雖多，余區別之爲數種，（一）自習之手法，余每擇平素酷嗜之手法幾種，隨時演習，并不計較其適用與否，只以其占地之段大小以爲衡，故無論何時何地，得間便可演習數分鐘，前月同德醫學專門學校，聘精武教員，擔任拳術教授，初次余挈教員蒞校，時在早晨六時，適值大風雪，該校員生尙未起床，余在應接室演習拳術至三十分鐘之久，斯時校役瑟縮而前，余則汗流浹背，執此類推，窮年累日，余輩覺體魄勝人一籌者，未始非此着使之然也。

（一）對搏之手法，人謂須曉十八般武藝，並長足數百斤氣力，始可與言對搏，余也不然，只擇宜

於身手之尋常手法數種、昕夕研求、先定其正確之出發、再審其變化之蘊蓄、務求其眼與手合、體與步合、氣與力合、萃渾身精力於統一動作中、以謀最後之一擊、練械亦然、無論刀槍棍棒、只擇其提要之兩點、加功苦練、餘則敷衍過去而已、第余所謂敷衍、非漠視之謂、亦謂每日勤習時、不如要點之刻苦、搥棍出火、致焦灼其虎口之皮膚、並練刀槍、致厚結其虎口之瘡痂耳、

對搏之手法、未練制勝之先、須考求抵禦之法、無論用拳用掌或用指、均須緊張其臂膊之筋肉、毋使鬆懈、尤須常與他人對搏、藉彼此臂膊震撼之力、以磨礪其筋骨、此術語所謂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但初練時覺肢體酸痛、皮膚微紅、或起紅點、手腕微顫、若持之以恆、罔或少輟、不數月間、所謂酸痛膚紅腕顫諸弊盡去、而臂膊之堅硬、有加鑽鐵矣、

余見有練對搏、而用鐵木等硬物相敲者、是自尋苦惱、殊非足以爲訓也、初學拳術、肢體之肌肉未發展、皮膚筋絡、無物掩護、而驟與堅硬之死物接觸、傷則以鐵醋或藥酒磨擦、酸腐之氣觸人欲嘔、遑論其肢體尙受痛苦也、對搏之法、尙分離身與近身、離身則用鈎攔挑格等手法、而着重處在步武之變換、得以常佔上風之形勢、近身則用（大小纏手）（剪手）（貼身靠）（托腮）（攀領）及（盤肘）等手法、此法動輒重傷肢體、教授練習與試用、均須格外審慎、始無危險、尤須領會入微、方能致用、失之毫釐、則無效用可言也

發展肌肉之手法、人每見余常專練一種、孳孳不倦、多指余爲痴、又見余常舞大刀闊斧等累贅器械、多目余爲腐、殊不知余手揮五弦、目送飛鴻、其意與蓋別有所寄託也、人之所以練習體操者、亦欲其體魄堅強、精力剛勁耳、若以交際的形式從事體操、男者雍容揖讓、女者靚靚規規、究不若蒙頭高臥、猶得修養些少精神、而省却許多無謂之敷衍也、

余夏日喜拍網球、偏用右手、致兩臂之筋肉發展未勻、余思有以調劑之、故恆費數十分鐘、專練習

左手手法，又見乎大刀闊斧之偏重一端，而需大胸筋與後膊筋之力以盤旋之也，則酷嗜此種古式器械、尤勝於別種之時髦體操器械、（余意人譏我爲腐，即指器械之新舊而言，故釋之如此，）其所懸之唯一目標，即冀發展前胸後膊之粗大筋肉而已，人方羨余體質之強，而又訝其鍛鍊之專，是不啻憫余餓而靳余食也、烏乎可、

上文詳發展肌肉之手法、現在已普及精武各會員、從前會員到會練習者、或時作時輟、或淺嘗輒止、都未能得着好處、殆因練習時毫無發展肌肉的觀念、祇貪多練三兩套以炫人、一遇別派加以批評、即不憚屈己從人、盡棄前功而改習別派技藝、或略受反對體育者之非議、即意沮心灰、比均未明真理所在之故也、

吾人若未練之先、即抱定發展肌肉作用的宗旨、每一出手、即覺肌肉隨意伸縮、且力到定點、各部分肌肉、均受四肢震撼之力、而促血液循環之運行、初練時、覺渾身毛管作癢、有如蚊嘍、繼覺氣達四肢、而汗液遽發矣、斯時若再進一步之鍛鍊、氣微喘而肺部擴張、力運行而肌肉發展、西人謂吾國人十病九癆、欲祛此弊、非此鍛鍊不爲功、世固不乏遍設肺癆病院之慈善家、而不知精武會、實爲排除肺癆之急先鋒也、不啻惟是、舉凡人生種種疾病、均可排除而廓清之、每逢疾病將成時、必覺肌肉之動作、迥異乎尋常、或伸縮不甚裕如、或少動即覺酸楚、或坐臥亦自行跳躍、有此預示、吾人便可防患於未然、而不許二豎之從容侵入也、更有出人意外者、吾人勤加鍛鍊、肌肉發展而後、非但盡去其蠻亢之氣、且可涵養其種種德性、余初疑迷信拳術過深、致成一種特性、今反復詳思復證以精武會各同志心靈之改造、始抉出此種顛撲不破之真理、

蓋凡人每長於此而缺於彼、無非因體質之肌肉發達不完全、致發生堅忍力不免有畸輕畸重之弊、而求全責備者、又不從根本之缺陷設法以救濟之、致體質不良者、嘆咻過甚、無以掩護其所短、卒乃

暴棄其所長、而社會之萬惡成矣、回憶去年春間、因參與廣州精武一週紀念會、有同志某君、詢及人之生理作用、謂彼女公子立志提倡教育、故堅持獨身主義、第疾病侵尋、纏綿不已、醫生均勸彼徇生理之要求、捨去獨身主義、某君意動、奈彼女公子堅執不從、余即以鍛鍊肌肉之策進、扶偏救弊、病乃霍然、今廣州如火如荼之精武女子體育會氣象、莫非憑此片言爲之導火綫也、

吾聞范源濂氏前在美洲來電、謂美人從事科學、每以體育補人事之缺陷、乃攝優良之效果、致吾友某君發出『吾不信白面書生能救國』之言、此無非肌肉的作用而已、余每見人動怒、或有不規則舉動時、輒謂之曰、足下殆欠缺幾條肌肉耳、盍從事體育乎、人每笑余癡、余誠癡矣、國事蠅蟴、社會頹敗、國人互相推怨、亦已有年、肌肉不發展、其如國步維艱何、余回思十數年來、體質之影響心靈、有如桴鼓、嘗自覺如脫去一層俗壳、雖溷跡塵俗中、較諸逃禪荒外、避世鳴高、與國事無絲毫關係者、尤覺心安理得萬倍也、知我罪我、請質諸二十一世紀之未來人、

●體育萬能（同上）

陳鐵生

勞工神聖與體育萬能▲凡屬人類斷不容坐以待食、作一個蛀米大蟲、非工勿吃、此人間世之玉律金科也、然吾國今日之提倡勞工神聖者、放言高論、喊破喉嚨、迹其行爲、與勞工神聖多絕對相反、則何以故、大抵思想有餘、而魄力不足以濟之也

歐美人士、在今日固不能各個盡臻美善、然坐而言者、即便起而行、無論成敗、終不肯示人以言行不符之弱點、豈彼之聰明智慧、果異於吾人乎、無亦體格充實、足以撐拄之耳、軀體者精神之母也、體格康健、精神自王、以有此百折不回之毅力、吾人不欲出而任事則已、出而任事、非先改做其荏弱之體格不可、陳公哲有印章曰體育萬能、誠哉其萬能也、吾竊取之、以顏此作之總綱領、運動之八要點▲欲語體育、在乎運動、雖然、運動之術夥矣、不得其道、正如時諺所云、徒吃力、

不討好、蓋體育縱曰萬能、而擇術必當審慎、人云亦云、未見其可也、

運動術有八要點▲（一）須可以作單人運動、亦可以作羣衆運動、（二）須氣血同長、不偏於一肢、（三）須不用過分之力、以妨害生理、（四）須增人興味、不使人生厭、（五）須有自衛之功、（六）須老幼男女可同習、（七）無論何時何地、皆可運動、（八）凡器械運動、其器械須隨地可得、八者關一、必非良運動法、

科學之利用▲八要點完全無闕者吾國技擊術是也、技擊術美善若此、吾國早當於體育上、收至大之良效果、而見象適得反者、則以拳師之隱秘、故多半失傳、科學未明、故於技擊術之神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竟令至良之法、不絕如縷、良可浩嘆、吾人生當斯世、因能利用科學、發展幽光、揭明真理、斯誠吾國之幸、抑亦世界之幸也、

精武體育會以十年之經驗、用科學的證明、知技擊爲運動術之無上法門、體育界之根本大法、詳明確切、已無疑意、然而精武志願、以普及全國普及世界爲主旨、不佞此作、即一本精武之志願、將以得諸社會者、還諸社會也、

拳術▲技擊以拳術爲根本、拳術宗派最多、大別之爲長拳短拳、

長拳用柔、非下十年苦功、難使柔中出勁、然近世拳術、乃竟多屬長拳、短拳用剛、然用剛須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方爲上乘、若勉用蠻力、不能稱爲短拳也、短拳家數、今已寥寥無幾、

無論長拳短拳、能得其奧妙處皆佳、然吾輩固以拳術爲運動之具、爲改造體格之具、與古代拳師有異、願須認定宗旨、從科學上時間上着意、擇術須以最合於學理、而在最短時間、能收大效者爲上乘、短拳手足伸放、易使胸肺擴張、其善一、短拳、比較上、略爲易於用出氣力、既易於用出氣力、則收效自速、其善二、

短拳有此優點，故拳術入手法門，必以短拳爲宜，入手法門，尤以手足同練爲必要，

有先教人站踞而兩手不動者，意爲先使足段堅固，再事練手未遲，以此因緣，臆造落地生根之囑語，夫兩足落地，究能生根與否，姑不具論，然使學者呆站不動，最能令人生厭，名家家數，詎當若此，

站踞而兩手不動，是偏於一肢，偏於一肢，則氣血不能貫通，於生理上尤爲有碍，大抵練足之法，祇須足之踢出得勁而有準繩，不必拘泥落地生根之無稽謬語，且以練足而論，固無落地生根之必要，術語有云，無堅不破，惟快不破，汝足縱能落地生根，名家固有根本推翻之妙術，試觀力學中，重、支、力、三點之理，則此無稽之言，不攻自破，

精武體育會之技擊術，以潭腿爲基礎，潭腿爲短拳中之精華，手足同練，法門完備，足當精武會之半部技擊字典，個中健者，多有用十年苦功，致力於潭腿者，蓋深知此中之三昧也，夫論技擊術之變化，縱竭畢生之精力，莫能窮盡，而論技擊之基礎，則只此一手一足之烈，根本既固，枝葉自榮，精武傳教人，先以潭腿，卽此意也，

初入門者，每苦於拳路之往來飄忽，不易省記，潭腿路線，祇有一往一來，故學者易於記憶，拳術多苦於封閉過嚴，手足不能伸張，氣血不能增長，惟潭腿則大開門戶，用能引導潛力，增長氣血，（或疑潭腿之手足伸張爲予敵以隙，此義冗長，容論至解釋用法時詳言之，）

初學拳者，兩手猶易出力，兩足難於得勁，故練足之法尤當注意，請先言潭腿之練足法，潭腿練足法，有寸腿、（高不盈尺，故曰寸腿，）擦陰腿、（法取前陰故稱，）穿心腿、（又名擡腿，以腿取敵前心，故曰穿心腿，）連環腿、（又名雙飛）仆腿、前踡腿、後踡腿，

仆腿前踡腿兩種、爲步法、大抵用腿之效力最鉅、而最適用者、爲寸腿撩陰腿之兩種、趙連和師言、凡用腿高過於撩陰者、含有危險性質、倘一踢而不能制敵死命、反易爲敵所制、

用腿之法最多、除上述外、尚有旋風腿、（北人常稱曰旋風脚）托塔腿、兜領腿、摘鈴腿、尅氣腿、腿撥臉等、指不勝屈、惟技擊術入門之先、必教人以易學易明、效力最大者、練腿而呆站不動者固非、驟然教人以難學者尤非、潭腿之法門、殆幾經名家之研究、幾經實驗、乃定此數種腿法、旋風腿須用抽身之力、以體育言、斷不可少此種抽身法、而潭腿無旋風腿、以其初入手頗難也、

精武會規定入門之十種技擊術、第三種爲節拳、（又稱捷拳）即有旋風腿法、蓋既有潭腿以爲之基礎、基礎既定、即應講求抽身之法、使全身氣脈開張手足輕捷也、尅氣腿、亦低腿中之最適用者、然尅氣用橫掃力、用力較難、故亦置於第二步、節拳中即有尅氣腿法、

寸腿撩陰腿、足趾須斂抑而向下、穿心腿用踵、故趾須上翹、

練習與實用有異、實用時、一踢即收回、否則爲敵所乘、練習時、則收回須略慢、蓋一足踢出、則一足孤立、踢出之足、收回略慢、孤立之足、須多用一點力、以支持全身之重點、如此、不特可以練足、且可以練習身段、使獨足站立時、身段不至左右動搖、

寸腿撩陰腿、須用大腿之力踢出、方得勁、

穿心腿用踵以撞敵之胸部、故全腿須橫平、而足趾上翹、然後能使足踵突出而撞敵胸、惟穿心亦屬高腿、不宜輕用、潭腿之取法者、使人練習足段能高踢耳、

足之必須練習高踢者、有兩原因、一因凡遇兵器對仗、或空手入白刃時、用高踢法以踢去敵人兵器、

二因使大腿之骨骸活動、吾人之足、有三樞紐、最下者爲踝、中爲膝、上爲大腿與骨盤間之杵臼、

步法有仆腿、所以練習踝部、使其活動、步法之弓箭式騎馬式等、所以練習膝部、使其靈便、最難者、厥爲大腿與骨盤間之樞紐、人之兩腿、有硬腿、軟腿之分、此關天賦、精武會老會員、如盧煒昌者、即硬腿會會長也、惟彼有堅忍性、十年如一日、顧雖以天生硬腿之缺憾、而與彼較藝者、甯受彼十拳、不願當其一踢、可知人力終能戰勝天行、亦視其人之能下死工夫否耳、

精武會員之硬腿會員、嘗以長索繫於活落鐵環中、而吊腿者、由低而高、假以時日、便與天生軟腿無異、吾憶從前黑獄中之私刑、有曰逍遙床者、即類夫此、但彼以強迫手段、故令人痛苦、而此則出以和緩、由分而寸而尺、無大痛苦耳、或言此於體育上有障礙、不知此非必要之功課、第彼具堅忍心者、不肯爲天賦所限、有志者任自爲耳、

連環腿亦須用抽身力、然不甚難、潭腿之所以用此者、是教人用抽身之力、亦即輕身法之初步也、旋風腿之所以難者、因既須抽身、又須懸空旋轉、而連環腿、只是抽身懸空、不須旋轉、故較易學步、吾見精武會員、初時每以連環腿爲難、因作簡便語告之曰、汝既識得潭腿十二路之十字腿、則先踢一個十字腿、踢起時、此足不要落地、乘勢再將其他之足、用力向前踢起、即得之、（十字腿即撩陰腿、因手足并用、故稱十字腿、）惟十字腿足趾下斂、而連環腿則足趾上翹、用踵力、潭腿十一路有後踰腿、是勾起敵人足、使敵人足向前去、身向後傾、故稱後踰、（用後踰腿、吾之足趾當上翹、蓋踰腿用足脛攻人、吾趾上翹、則脛骨旁之筋肉突起、接觸時不痛、）此腿使用法、須與手協同動作、蓋以吾手壓敵胸（壓胸法以用肘爲宜）向後、以吾足勾敵足向前、斯時敵人之全身、其上半截爲吾手所壓而倒後、其下半截爲吾足所勾而翹前、重心搖動、自然倒地、精武會有兩人對手之短打拳合戰拳、用意與此同、爲拳術中最精之技、稱曰貼身靠、（貼身靠、用掃足法與勾足法皆可、）潭腿第四路、亦有貼身靠法、惟須兩人接潭腿、方說得明瞭、更有掃膛腿、是用於

最下部者、節學有之、

潭腿之練腿法、盡於此矣、惟步法亦練腿之一、故連類及之、

潭腿之步法、有弓箭式、（簡稱弓式）騎馬式、蹬式、（即鷄蹬步、）仆腿、偷步、前踡腿、祇是將前頭之足、向後斜一步、結果仍成其他之弓箭式、此屬於避敵問題、蓋名家用術、必同時取敵之上下兩方、來勢必猛、苟對手者亦為名家、必不用硬來硬受之笨着、必先避其凶鋒、待其舊力已過、新力未生之俄頃而還取之、惟此俄頃之隙、殊不易乘、此拳術之所以必得一快字也、

潭腿雖云是入門之第一步、然能用心研究、即有許多變化、即如前踡腿之一技、（潭腿十一路）、其上文（此根據拙著潭腿之一書的方向而言、此書現由中央精武印行、）是左足在前、作弓形而向東、右足在後、作箭形而向西、用左拳衝擊敵人、斯時敵人苟能避去吾拳、自必乘隙而施還擊、故我亦舉前足向北方側後退一步以避之、避實擊虛、此之謂也、習藝者不宜輕心、即此兩技而聯想之、已懂得無窮妙用、

潭腿步法、使用最多者、為弓式騎馬式、弓式在前頭之足、其小腿直立、而大腿斜橫、（此稱弓足、）在後頭之足斜直、（此稱箭足、）弓足之大腿、不能橫至直角形、只可作鈍角形、蓋橫至直度、則身太下蹲、而全體已失其重心、重心一失、便是敗着、箭足須牢撐、而作前後向、若橫置、則一受敵踐、即從膝間折斷、常見老拳師、猶犯此病、初入門者、最宜留心、

騎馬式之兩足、作前後向、小腿直立、其大腿亦斜橫至鈍角形、不許太低、理與弓式之腿同、盧煒昌最注意騎馬式轉弓式之一法、因轉動之時、須全身之力同發、然初學者、每不知用後足一挺之力、殊為失去精意也、須知步法於攻守兩義、皆有妙用、而練習至為不易、應用時、能使兩足之步法不失、雖未入室、亦已升堂矣、

躍式爲矮步、亦爲迅速收步之一法門、如進行急促時、而急欲收步、每易顛仆、憶得此法、則無論如何速進、一瞬息便能將兩足立定、決無顛仆向前之慮、

躍式爲收束步法、故用矮步、蓋人既速進、勢必猛趨向前、所以必使身體倏然低下、而兩足倏然收束、其重心始不至動搖、且躍式之步法、是以在前頭而吊起足踵五趾切地之足爲支點、故能收住步武、而不至前仆、

以收束步法論、其意如此、若言攻取、則既成躍式之後、即用此躍起之足以取敵、尚有潭腿中所無之虛式、是短步、惟躍式的攻取法、是用在前頭躍起之足、而虛式之攻取法、是用在後頭的弓形之足、且躍式多用於收束、虛式多用於進前、因距離已近、用此虛式已能及敵也、故虛式爲短步、即進半步之代名詞、

偷步、是以一足、在其他一足後頭橫進一步也、此步有三用途、

一用於撐滑、曷言撐滑、雖以足撐敵人之足往後、使敵人身向前仆也、惟撐滑之法、必手足協同動作、乃能收效、故當用足撐敵足時、並須用手推敵手向前、此法詳於合戰拳、

一用於橫踢、比如吾身距敵尙遠、若偷進一步、即能及敵、既成偷步、即將此偷進之足立定、可以用其他之一足、橫踢敵人、空手奪刀法、即有此一技、

一用於轉身、工力拳鎖頸之一技、即利用偷步之法也、偷步轉身之動作、最易明白、試如法偷進一步、立定勿動足、將身一拘轉、即得之、或謂我論潭腿、不應牽扯太多、不知拳術非用證佐、無由說明、且此爲較進一步的潭腿法門、不能不由淺入深也、

尚有插腿、爲潭腿步法所無者、附記於此、偷步是以此一足在其他一足之後方橫進、插腿是以此一足在其他一足之前方橫進、插腿爲閉齧法門、閉齧之法、蓋恐敵人取我前陰、故以足掩閉之也、

仆腿是避敵之法、蓋敵人擊我、我必先避其鋒、然我又不欲舍敵遠去、必欲乘機反攻、此是仆腿之初意、惟拳術變化最多、一技斷非只限一用、故仆腿兼可施掃膛法、前掃後掃、皆能適用、猶有一倒地用雙足取敵的法門、譬如我用仆腿、敵人在吾仆腿足趾之前進步轉身擊我、我即可以仆腿之足、鉤住敵之前足、而用其他之一足、向敵人脛間一撐、此稱盤根錯節、合戰拳有之、尚有割腿（又稱單叉腿）少林拳多用之、是因距敵稍遠、出其不意、而以鞋底橫割敵脛、使之傾倒也、此腿在單人表演時、有類仆腿、故連類及之、

拳術腿法步法尙夥、不能徧舉、學者能於以上列舉者、詳細研究之、亦足以應用而有餘矣、尤有進者、近人每詆拳術爲黷武、是猶曰飯固強盜所食者、吾人不應食飯也、可乎、吾第應研究飯之一物、究竟應食與否而已、如曰吾可不食飯、則拳術始可廢去、否則食麵包、亦飯之同類也、（陳公哲去年到南洋開辦精武分會、僑外同胞羣稱拳術爲中國體操、又曰、用瑞典式德國式之體操、猶如食麵包、用中國式體操、猶如食飯云、精武外傳、詳紀此事、）

用手之法、曰拳與掌及指、

用拳之法、有全手伸直者、如吾精武之基本法各拳是也、然精武拳術、參合萬流、不持門戶意見、故伸直手與半伸手法、無所不備、第入門之始、必教人全手伸直、使氣力發得出來耳、蓋初入門而半伸手法、則其力必閉於膊間、不特實用時不能着勁、且違背生理、肌肉不能發達、血液不能流行、肺氣不能開張、如此、則於體育上又復有何價值之可言、

從前之警議吾輩用伸直手者、多謂手既伸直、收回太遲、且予敵人以隙、此等見識、殊可笑人、拳術之道、第一須得一個快子、一着敵便收回、其快如風、何隙可乘、出拳不病其伸直、只患其遲鈍、只患其不得竄勁耳、

且彼主張半伸手者、意謂吾半伸其手、則敵人雖執持吾手、而不能拗折吾臂耳、豈知腕下之樞紐、更爲柔脆、吾固有法執汝半伸之拳、向左右橫拗而斷汝腕也、

然半伸手非不可用也、吾精武拳術、用半伸手者亦復不少、惟入門之始、必以半伸手爲師資、則斷斷不可爲訓也、

出拳多用螺旋力、蓋直擊之力、無論如何、收效總不如螺旋力之大、試觀槍砲子彈之出膛、何以必用螺旋、則力學之爲用、固有至深之數理存焉也、

出拳之用螺旋力、以潭腿第二路之窩肚拳與腰步拳爲最易明瞭、窩肚拳、其打出之拳、固是螺旋力、即收回之拳、亦隱寓半螺旋、一收回之手、是以下格敵人擊我之拳、煒昌前已暢言之、一腰步拳、緊接窩肚拳之後、然其打出之拳、仍是螺旋法、收回之手、亦有半螺旋、一腰步拳收回之手、亦以格敵、一

一拳之出、兩手很協同動作、其勢始張、如上言、窩肚腰步之兩式、不特打出之拳、須用全力、即收回之手、亦須用力、豈特兩手協同動作、即腰腿亦須同時發力、方能使全身之勁、聚於一擊、然聚全身之勁於一擊、非使人久鼓其氣力之謂也、吾拳將及敵身、用力一挺而已足、功夫老到、一擊之際、雖單人表演、亦有砉然之迴聲、此所謂竄勁也、若未至的而先發力、是笨着、徒耗氣力耳、

潭腿第三路之通天破、一或稱衝天破、拳術名詞、多由拳師口述、方言各異、名稱自難統一、即如吾輩所稱之弓箭步、或稱爲弓劍步、義均可通、精武會近擬編纂拳術辭典、期以三年告成、并用圖說、一爲拳術中一重要手法、其力自下而上、爲勢最猛、只能先行躲閃、然後以橫拳力制之、西洋拳術、亦有此法、第彼中多尙蠻力、每誇一拳有一千或二千磅、術語有云四兩博千觔、徒恃蠻力、

難操勝算也、

潭腿多用衝捶、人或以為此是純用直擊力、不知衝捶亦有弧線寓焉、試觀第一路開始之衝捶、上式本立正、左掌在右腮外、而掌心向右方也、暨將用衝捶時、即將左拳組拳、然後向左方打出、試實行演習、即知此技、蓋有弧線在其中矣、（衝捶即衝拳）

撩拳劈拳之弧線最明顯、撩拳之拳先下落再撩上、劈拳先起上再擊下、皆用弧力、擺拳之轉一小圓而壓下、亦不外此意、蓋拳術每技皆合乎力學也、

第四路之偷步橫捶、即實用之貼身靠、單人練習時、打出之拳用直擊力、實用時變化為橫壓法、且宜變為用肘、收效乃大、願練拳者貴知變化、

第五路之蒙頭穿心拳、其蒙頭之原因、是以托承敵人之手或器械、蓋敵人上擊吾顙、故以此抵抗之而保護吾腦也、凡蒙頭之法、意均主此、穿心拳與腰步槌之手法同、只以取敵之部位有高下、故異其名稱耳、蒙頭穿心拳之類、即是一守一攻之法門、

第六路之雙環拳、其在前方之手先斫下、是格去敵人攻我之足、（此式之用仆腿、是避人擊我、故躲閃之也、然我一用仆腿、則敵人即乘機上來、用足以踐吾脛、故我以手格而去之、此解釋與接潭腿略異、下文說明、）然格去之後、敵人又以手或械擊吾上方、故我即以此手作蒙頭狀以托承之、再用擺拳法者、是因敵人乘勢攻我中堅、故我作擺拳法抵抗之也、然此時我兩拳已同用守法、欲反攻須用足、所以下式起寸腿以踢之、吾見學者每以此法為難、蓋兩手同時動作、且兩手皆用環形之故、然苟明其用途、則亦不難迎刃而解也、

拳術變化、本無窮盡、即潭腿與接潭腿兩套、已有異同、接潭腿是初入手法門、解數時有變易、如減去仆腿之踐脛法、其下式亦變為橫擊、蓋因踐脛法頗險、對手者接應或遲、即有折足之患、故略

國技大觀雜俎類目錄

古董姜俠魂編輯

▲上編▼

霍元甲遺事並精武體育會之梗概

盧煒昌

記與何玉山老人談話

醫學士吳習齋

精武會之健兒團

盧煒昌

國粹體育之真義

王庚

精武會之勵志團緣起

鄭灼辰

▲下編▼

精武女子模範團紀略

陳士超

武術略考

馬西民

鵠紅花崗記

陳鐵生

武術與人類

唐豪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之路歷

士心

太極拳術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全國武術運動大會開幕紀

選錄

八卦拳術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大力士王子平君略傳

唐豪

岳氏連拳源流考

北京許禹生

記十八武術家

馬西民
唐豪

翻子拳大義

天津王章武

中華武術會第一年之歷史

吳志青

披掛拳大義

天津王章武

國技大觀 目錄

潭腿實驗談

盧煒昌

潭腿之功用

究武

武術教師須知

崔通約

武術底體育的價值

新雨

說武術中之氣合術

強公

拳術與深呼吸

陳福基

此中人語

盧煒昌

武庫

陳鐵生

盾墨餘瀟

陳鐵生

對於國技之疑點并答言

王元輝

理想
小說 救國先鋒

余仲剛

拳語

余毅公

國技大觀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授徒篇▼

●述大刀王五

(圈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大刀王五。耳其名者。皆許爲關東大俠。余友江西人丁季衡。知五甚悉。嘗爲余言其生平梗概。余以爲頗足資治技擊者之觀省。故爲述之。五字子斌。賦質魁偉。生有強力。善御雙鉤。北人多稱爲雙鉤王五。爲人好任俠。喜交游。綠林豪客。震驚其名。莫不讐服。商旅因爭求護焉。五遂爲會友鏢局於京師。業甚盛。四方治武技有聲者。慕名投謁。嘗接踵至。五因喜交。款洽逾恒。門下旅食之徒。輒以百計。數年如一日。未嘗間輟。御史安維峻。以彈李相。觸怒西后。發口。朝野震懼。無敢近安者。即親故亦望望然去之。惟恐波及。

即此一端
其胸襟
力已非常
人矣
勢盡交疎
千古同慨
況天賦耶
賈之餘耶

如是乎王五獨千古矣

躬親調護尤爲人所難能蓋不敬愛之切不拳耳

祇求絕技濟輩其技安望大成此山西董某之所爲太息也

妙哉言乎

惟其無敢面毀之者故技不進董公眞苦口婆心哉

五獨投袂而作曰。李賊貨國無敢言。言者獲罪無敢救。朝中除安公外。尙有人乎。某無言事之資。無救安之力。惟有躬護安公出口外。以明嚮慕之懷耳。因見安以意爲請。安於五素未謀面。聞五言。則大驚歎。堅謝不獲。姑從之。沿途起居服食。五躬親調護。備極周至。一若僕御之懃懃奉其主者焉。安益不自安。後固却之。五曰。某來非他。正欲人知公骨梗可敬。而愧夫忘國媚權之朝臣耳。卒殷勤護出口外。五名因是益著。顯於公卿間。四方之士歸之者。日益衆。五居有室。用以習武事者。室中武具備具。囊三石砂。懸室中。五以骰爲前後踢。激囊越頭而過。其力之巨。見者擡舌。五亦殊自負。謂儕輩無及已者。一日。五正激囊。忽聞太息聲。發自宰表。審睇。則有人年四十許。高顴鷹目。體遜中人。蓋食客中之山西人。董其姓。未肯告名者也。董至五許。將一月。五嘗與言技。董初以病謝。五謂其非能者。雜食客中禮之。至是聞太息。則請故。董笑曰。無他。吾耳爲吾目詬病。吾天君爲之不寧。是以歎耳。五未喻。請所以。董曰。吾不憚修阻。存君於此。以耳君名。謂技必有足觀者。不虞負吾目之至於斯也。荒時廢事。虛此一行。安得而不歎乎。五以勇名震關內外十餘年。曾不聞有面毀之者。聞語。忿火中結。作色對曰。某技誠無所底。然

反駁得妙
其思
公其具
長妙舌
文亦擲
地作金石
又妙又妙
非如此不
足以顯董
公之長不
是以折王
五之氣
嘆字妙極
直將王五
一肚皮忿
怒之氣與
輕視董公
之心於此
一字寫盡
無遺矣
直與小兒
戲耳
董公真神
人哉

未嘗奉迎。何辱見臨。既荷存注。請証瑕隙。某頑軀頗耐顛撲。其賜教勿吝。若徒爲大言欺人。則君不求來而自來。當令君求去而不能去矣。董曰。無禮哉孺子。輒敢反唇。稽長者無惑乎技之不進也。子姓王行五。則王五之可也。名子斌。王子斌之亦可也。胡爲以技冠其名。而曰雙鉤王五哉。此雙鉤云者。謂非迎人之東得乎。苟吾爲客教者。早捨子他適矣。子旣以雙鉤冠名。吾卽以身驗雙鉤之利否。五雙鉤未逢敵者。復易視其微弱。乃操鉤而前曰。君所御爲何室中武具皆備。一惟君擇。董遍視各具。略不當意。丑曰。謂其輕而非利乎。董曰。特病其重且銳。易創人耳。五曰。不創人。安用其焉。殆不欲見教耳。董不答。舉目見支簾小竹。欣然揭之曰。卽此可入劍樹槍林矣。子但進撲無忤。五猶豫曰。小竹寧勝擊之具。子不欲角。罷門易耳。無爲作態凌人。董夷然笑曰。子真不解技。以子之能。詎足當吾角。具之重且銳者。創子不爲勇。而人將謂我欺子矣。五曰。咦。是更欺我之尤者也。脫受創者不爲我。人復將謂我何耶。董曰。毋然。吾已得見子技矣。吾誠愛子。宜令子伏而就我。非然者。何辱事手脚。五曰。如此。則請君先之。不幸而創。咎不在我。董曰。可慎之。吾當以中平槍加子矣。言已。竹已及五。五左鉤格竹。將以右鉤還刺。鉤及

手有鈎尚
爲所戾棄
鈎事復有
爲益見五
技之釋耳

五之崛強
亦加人一
等

不如是激
怒之不足
使折節與
輟晦也

五設想亦
是但董公
非能操必
勝之券者
寧詎如此
以自取辱

國技大觀 述大刀王五

四

授徒篇

竹。即受巨震。腕爲之戾。鈎膠苦不得脫。竹長。右鈎亦不及董。董徐徐屈伸其竹。頻觸五胸次。五情急棄鈎。將奪竹。董已抵竹於地。曰。使此非竹者。子胸不已創鉅而痛深乎。五疑未盡已長。請復角。董曰。中平槍。爲槍中之王。非惟子不能格。天下鮮有能格之者。此番其慎備子下三路。吾生平不以暗器傷人。五頷之。遂復角。董竹及五膝。五發鈎。復受震。戾肘於背。身爲之俯。左鈎又不得逞。五再棄鈎。董笑問服未。五忸怩良久。曰。輸若長手矣。（治技家以械鬥爲長手。徒手爲短手）請更以短手相見可乎。董曰。從我說則可。五問將何說之從。董曰。有從子業者乎。曰。有。曰。將四人來。支被於室隅。然後與子角耳。五曰。何謂也。董曰。短手與長手異。長手不憚傾覆。第具之不創人者足矣。短手非傾覆人。將無以見其長焉。支被以承之。則吾不慮子或以傾覆見傷。而致我蒙欺人之誚。五極怒其見輕。置不答。但攘臂請角。董不可。必支被而後交手。五自思一足之力。無慮三百斤。董當之。必無幸。支被之辱。安知不在彼也。遂從之。命從業者四人。支被於庭。乃奮身而鬥。適數合。五抵隙進以駁。未及董。而董手已出五臀後。五一足不能支。竟仰墮被內。五羞忿無地。亟思有以復之。自念其駁能作前後擊。適爲所乘。悔不以擊後者擊。

非強如
五者不能
有是想

必如是始
請屬爲弟
子乃真心
悅而誠服
之也

旨哉言乎
非進技於
道者不能
言也

惜五不於
十年前遇
董公則庚
子之禍將
無由及矣
然五無庚
子之禍則
無今日之
名能以義
名垂千古
死亦何憾

之。此度當復三敗之辱矣。亦不作語。立趨撲董。董左右避。又數合。五陽以骹進擊。實矚董手及身後。陰以後擊者乘之。詎董捷不可目。後擊之骹方發。不可遏。乃董手已及五腹。無可支吾。仍投體於被。五至是始信非敵。頓首請屬爲弟子。董曰。技之易知而難及者。莫武技若也。技未及。而名先及之。適足自喪其軀而已。他技角於人不勝。足以爲辱。未足以戕肢體。捐生命也。惟武技輒孤注性命。故治武技者。其技愈高。其慮名也亦愈甚。彼囂囂然。患人不已知者。特未嘗知技耳。今子以名先及之。故致技終無由進。吾鄉治技先輩。有自京師歸者。爲吾言子殊致惋惜。因不憚修阻。思出子於死途。然已嫌失之晚矣。五感激泣下。言當屏絕人事。晝夜勤習。或不恨晚。董曰。非此之謂。夫名者。所以死治技者之具也。治技而得名者。無不死於技。不必其技之高下。其死一也。未聞有幸免者也。今子已勇名震關內外。欲免死難矣。吾爲子謀。惟能使子不死於技。若死於名。則命。吾無能爲役也。西北之能者。多與吾有舊。吾當以單刀法授子。至不獲已。與人角。宜無不勝。苟其能有加於子者。非吾徒。即吾友。舉山西董以告。必見宥焉。五再拜受教。單刀亦稱大刀。故人呼之爲大刀王五。董云。五謝賓客。遣徒衆。日從事董法。歲庚子。義

治技者其
慎之哉
董公不特
神於技其
料事亦如
神矣
嗚呼惜哉

國技大觀 解星科一

六 授徒篇

和團禍作。聯軍陷京師。德軍以其大使。實戕於拳匪。誤善拳勇者。於匪爲類。捕殺惟力所及。而任俠好義之王子斌。亦遂被害焉。有人見其就刑時。容態自若。夷然語觀者曰。吾師真神人。數年前已知吾之必死於名也。觀者歔歔莫能仰視。死時年四十有六。其刀法無傳人。

張冥飛曰。吾嘗讀譚瀏陽就義時口號。『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之詩。初不知所謂兩崑崙者何所指。嗣乃知一爲康南海。一爲大刀王五。而王五之爲何如人。則仍不及知也。第聆其關東大俠之名而已。今讀茲篇。不禁慨然曰。五之得名。豈偶然哉。五非有釣名之念。特以義激於中。不能自己。遂有護安之舉。觀其對安之言。卽古之義士。何以過之。古今來。生亂世。死非命者。何可勝數。寧必其名有以致之。五之得名。不以技。而以義。則五之死。不死於技。而死於義也。以孟氏取義之說予之。五無愧色矣。至董某。特技擊之雄者也。微王五孰知有其人哉。

解星科一 (附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其力已足
服尋常拳
術家矣

孟氏所謂
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
之三樂也

解星科字奎元。山東之曹人。生有神力。十六歲時。偶行田間。見二牛鬥於途。行人延佇。莫敢逕過。星科攘臂牽其角。令輟鬥。二牛不能支吾。鄉人大駭。爭叩姓氏。曹人因共知星科多力。蒙陰有僧曰慈航。年且七十矣。住錫蒙陰二十年。蒙陰人無知其善武技者。至是聞星科名。徒步二百里。如曹往見。解於曹爲巨室。慈航至之日。星科適授室。賀者殊盛。慈航衣百衲。托鉢當門而踞。言欲募萬金。慈航腰大十圍。門爲之塞。闔者界斗米不受。益千錢亦不受。謂非萬金不動。闔者怒其無狀。舉手批其頰。若加鐵石。曳之。若撼巨巖焉。始驚其異。招力人五六輩。或推之。或挽之。而慈航踞如故也。星科聞聲出視。知其將覘己也。提而投之。尋丈外。視所踞地。陷寸許。慈航拱謂星科曰。檀越力真神授。不審亦欲知技否。星科率爾對曰。奈何不欲。第未嘗與能者遇。願無由達耳。慈航笑曰。檀越欲之。老衲願得爲識途老馬。星科見慈航鬚眉如雪。而雙眸若電。雖敗衲着體。然神采煥發。不類儕俗。知爲非常人。急趨與爲禮。遜入廳事。賀客中有邵鐵膀者。曹人治技中之佼佼。曾以技敗星科。得爲解家座上客。星科實不啻師事之也。鐵膀睹慈航入。不爲禮。星科亦思因鐵膀以覘慈航。遂於慈航前。盛張鐵膀之勇。慈航曰。老衲居蒙陰二

一語道破

此之謂空門護法

此真明達之言。修言門戶家教者。可以廢然知反矣。

十年始聞檀越生有神力。老衲以行將物化。不欲葬技泉壤。故徒步至此。實欲廣其傳於人世。若名與利。老衲托跡空門有年矣。殊不欲與人挈長較短。自忤忤人。星科曰。長老方外人。所治得無所謂少林派者乎。慈航笑曰。世安得有所謂少林派者。特江湖賣藝之流。故作欺人語。以誇炫其門戶耳。老衲主持少林寺且十年。曾不聞寺中有善技者。有之則爲隋大業年中。兵亂四擾。所過爲墟。當是時。少林寺有僧五百人。慮亂且及。逃將無所之。皇皇然不知計之所出。有鑾下僧某者。出語五百人曰。我等衆至五百。寧復畏人。彼亂兵都無紀律。潰之易耳。我爲前驅。君等但鼓噪乘其後。敗之必矣。無何兵果大至。鑾下僧削竹爲兵。隻身入亂兵中。當者披靡。五百僧從之。敵出不意。卒敗潰。他賊聞之。相戒不經其途。少林寺終隋之世。未嘗被兵。鑾下僧之力也。寺僧感其惠。奉爲住持。所謂少林派之拳棍。當自此始。近年有名海空者。曾主少林寺。善技擊。後自宮爲闍人。清室貴人從之治技者。遂目爲少林派。卽如老衲。主該寺十年。必強名所治爲少林派。亦何不可者。星科聞言曰。鐵膀蓋鐵膀。嘗以少林嫡派自詡。慈航之言。適逢其怒。推案而起曰。窮禿毋妄言。我卽爲少林派。孰能非之。碎其顱。猶唾手之勞耳。慈航但仰

仍是肉勝
不禁打

小安子炫
赫若此徽
無人焉

能忍非星
科矣

天而笑。不爲答。賀客皆欲觀鬥。競設詞激鐵膀。鐵膀不勝忿。趨搏慈航。慈航戟兩指抵其腕。鐵膀若不勝痛楚。變色而退。須臾鐵膀所抵腕。紅腫倍尋常。痛澈心腑。遂長跼謝過。求慈航醫治。星科亦爲緩頰。慈航乃執其手而振之。骨中瑟瑟有聲。不移時。已復舊觀矣。賀客莫不駭然。星科自是遂從慈航學。三年未得盡其技。而慈航圓寂矣。然星科以力勝。技雖不精。魯人已無與倫比者。

●解星科二

(圖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慈航圓寂後。星科至安徽。爲某營哨長。(今之排長)時滿人裕祿。巡撫安徽。所幸有名小安子者。聲勢炫赫。司道以下見之。無敢不屈膝加禮焉。得小安子一顧。榮如華袞。而致賀者踵至。反是則戚焉。若禍至之無日者。小安子每出。夾道而馳者。恒數十人。行人辟途。皖人謂之曰小巡撫。會西門火神殿演劇。觀者甚盛。小安子亦至。殿中分曹置長座。觀者鱗比而坐焉。小安子不屑雜平民坐。巍然立兩座中。前後荷戈而衛者。十餘人。小安子立一足。躡一足於座端。以肘置鄰上。支頤而觀。驕佚之氣。辟易千人。觀劇者以兩座中爲出入之途。小安子尸立其間。致坐者不敢出。而欲入座者。不敢經由。於時星

騁佚之態
真寫得出

明正其罪

妙妙董事
既畏免子
復畏星科
不敢拘不
敢留祇待
環而守之
復慮其突
圍出遂以
情哀之

吾亦駭其
神勇

科適至。睹狀忿不能忍。排衛者逕入。拍其鄰曰。借光借光。夫小安子之鄰。捨裕祿外。誰得而拍之者。立舉手批星科頰曰。戮囚殆癩癩。並我亦不之識耶。星科怒。擢其髮。顛之於地。時爲正月。小安子着貂裘。星科詈曰。律非三品以上不衣貂。汝何物而僭易若此。裂其裘爲二。復舉而投之。觀劇者肩摩踵接。墮人頭上。得不傷。衛者以刃擬星科。星科奪而折之。若摧拉枯朽。小安子急令衛者拘殿中董事。至指星科而告之曰。善監視強徒。毋令兔脫。有敢縱逃者。一惟若輩是問。言畢。匆匆率衛者去。董事慮星科逸。環而哀焉。星科笑曰。脫吾爲畏禍者。亦不多此一舉矣。伊此去當大率其醜類。來謀復我。君等或慮波及。曷早爲地。觀劇者知將有械鬥。老弱趨避不遑。即少壯者。亦速匿壁窺。劇遂中止。星科從容移座於一隅。無幾何。騎者步者。操弧矢者。挾戈矛者。果蜂擁至。塞門而入。小安子居中。呼從者扃門下鍵。星科念關門而鬥。雖無可畏。然必多所殺傷。終不免陷於罪戾。計不如迎擊之。進退在我矣。乃趨前提一人作兵。以迎戈矛。執矛戈者。懼傷同類。亦不敢下。星科數躍已達門外。置人於地。殿側有磨坊。飼驢門首。星科一手斷其索。一手握驢後蹄。提高於頂。廻旋而舞。衆兵皆大駭。星科繞驢如流星以進擊。兵譁然。

潰走。小安子不善騎。至是墮馬。血流被面。知不能敵。狼狽遁去。磨坊主追星科索驢。視之已死矣。星科出錢十千償主人。主人慕其勇。不受。皖商民苦小安子橫暴已久。聞其爲星科創。莫不額手稱快。遇星科於途者。皆拱立致敬焉。一夜撫署不戒於火。勢甚盛。署中消防者。不足以滅之。而署外水龍。以門鍵不得入。正苦無可爲計。會星科至。立命諸人遠避。比於數步外作勢。奮身觸牆。牆立圯數武。消防者遂得驅水龍。從圯處入焉。

●解星科三

（圖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星科旣懲小安子。復救撫署火。勇名震於安慶。提督某公賞其勇。羅致帳下。募健兒五百。使星科授之技。星科授以拳。且及槍棒。第苦皖中無白臘箠。以稠木代之。而殊病其脆。不勝震。提督公詢白臘箠實產何所。星科曰。他所非所知。若故鄉曹單二邑者。即不可勝用矣。公但賜文一紙。賜假二月。謹當有以報命。提督公許之。爲備文治裝。星科如曹。蓋已去故鄉十一年矣。曹邑距其居。尙數十里。擬投文後歸家。至曹之日。投止逆旅。適逆旅主爲曹之快班。見星科魁碩。眉目間有殺氣。上下審睇不已。星科覺。怒責之曰。老夫不爲盜。若亦非捕。目灼灼奚爲者。言畢。復以手自指其鼻曰。若識老夫否。星科之

此亦自誇
之一念也
幾及於禍
知者言
動可不慎
哉

國技大觀 解星科三

一二

授徒篇

意蓋自詡其於曹曾以勇名震一時。曹人識之者衆也。逆旅主人聞語色變。逡巡而退。然館役所以待星科者則甚殷。星科殊未措意。解裝畢。正據案獨食。忽見逆旅主人率差役二三十人。或利刃。或鐵尺。塞門而入。爭呼無令強徒得逸。星科謂其意別有在。坐食如故。乃見逆旅主人偕數壯役直抵案前曰。某等夙知君是好漢子。一人作事一人當。決無意貽累他人。然某等爲君已頻受比責矣。今日得君自投。足見君之英勇。亦某等之福也。度君既自投。必不令某等動手。曷即行乎。至彼自當奉君以飽餐也。星科心知其誤識。姑不卽白。從容笑曰。老夫腹餒已久。即天大事亦當食後方可置議。遂低首食不顧。逆旅主人顧謂諸人曰。強徒不宜好相向。若輩不動。殆欲彼自縛耶。言甫畢。卽有舉鐵索繫星科頸者。星科若不察。仍自食。二役各舉鐵尺。自後猛擊星科臂。若中絮焉。食猶不輟。掣肘者曳頸者。撫背者扼喉者。呼者叱者。不得近而攘臂叫呶者。已囂然一室矣。然卒不能已星科之食。逆旅主人知不可以力致。乃辟易從役。獨屈膝請曰。某等以君之故。數十人室家將及百口。悉繫囹圄中。而某等之身尤責比無完膚。君不見憐某等死無地矣。君何吝此一行。不爲某等計哉。星科大笑曰。汝等欲我何往。逆旅主

人對曰。曹之邑署耳。邑令最愛英雄。如君者。能自白。必無所苦。星科推案而作曰。行矣。我正須往晤邑令也。逆旅主人復請曰。情知君不逸。逸亦非某等所能羈縻。然國法不可廢。君英雄。當能以國法爲重。非某等敢以縲紲加君也。星科亦笑領之。差役遂繫之而行。中途猶慮其逸。近者以刃擬星科前後。遠者扣輪引滿。曹人莫不驚走相告。謂獲巨寇矣。須臾抵邑署。逆旅主人疾走入告。邑令遽登座鞫囚。役輩擁星科上。叱跪對。星科直立大言曰。治下見父母官。例宜拜。但此非治下拜父母官之所也。解星科不犯法。且奉使而來。邑尊胡以堂見。辱我使命。我離桑梓十餘年。今日始得因公歸省。不審邑尊何相遇之虐也。邑令察其語不類。然猶疑其有詐。問逆旅主人曰。汝識彼果爲曹四老虎乎。逆旅主人曰。三年前曾謀一面。實酷類彼。而彼復屢自稱老虎。確是曹四口吻。即其孔武強力。尤非曹四不克臻。嚴鞫之。當無可支吾。邑令遂拍案向星科厲叱。星科笑曰。是不難取徵也。敝上有文致邑尊。見在館中。宜足實吾言矣。逆旅主人曰。彼裝已隨至。邑令命星科自取之。星科發袱。以文呈邑令。讀未竟。已汗出如瀋。趨下座爲解索。執星科手。鞠躬謝曰。吏役輩冒瀆。兄弟復失察。咎無可辭。言已復鞠躬。吏役皆駭愕。環

跪角崩求省。邑令延星科入內室。反復致不安之意。以四人肩輿。送星科返逆旅。而自策馬從其後。復爲代辦白臘。簞千株。發役齎至安慶。所需皆出自邑令。由是曹之人。無長幼男婦。益讐服星科之勇矣。

向愷然曰。余初聞解星科事。頗疑其近於滑稽。未敢深信。壬子年遇曹邑周君子謨。於日本。復爲言之。與茲篇所述。歷歷不一爽。蓋猶有未能盡星科者也。周君爲余言。時星科尙未死。年且九十。健步壯者不能及。二鐵彈丸。常不去手。擊飛鳥無不中。食猶兼人。惟平生不善騎。上馬輒墮。是之故。官至守備而止。

●窯師傅（圖點照向君原稿）

向愷然

吾友汪禹承。安徽人。豪邁喜言武事。壯時亦頗致力拳技。有兼人之勇。近雖息於研鍊。然好技出自天性。憤時人提倡武術者。徒驚虛僞。不足言技。慨然創設中華拳術研究會於西門。亦國技界中之有心人也。近數十年來。江南北拳術家故實。每能言之歷歷如數家珍。憶曾爲余言其鄉。有所謂窯師傅者。以燒窯爲業。而適姓饒。人遂稱之爲窯師傅。孔武有力。隨某名拳師。習技數載。技雖未能精到。然已足雄於一鄉。會有鳳陽女

索種繩技
鳳陽女子
武技有精
有否然無
不解技者

祇得如此

鬻技於其地。登場奏技。竟索其地之能者出角。知技者數人。以次敗北。走告饒。饒不肯行。敗者多方設詞相激。饒終不爲動。敗者乃轉諷鳳陽女子。踵門就饒角。饒無可避免。一角而鳳陽女子傷腕。再角跌尋丈外。鳳陽女子拱手乞姓名。諸人爭告以窯師傅。女子去。窯師傅之名。遂震遐邇。越三載。復一鳳陽女子至。求見窯師傅。饒適他往。饒家飼雞十餘首。鳳陽女子悉維繫之。語饒家人曰。吾以雞至關帝廟。坐候三日。窯師傅歸。可令渠來取。逾三日不復候也。言已將雞去。饒歸聞語失色。去懼不勝。不去則辱名且失雞。無已。變裝爲力人。至關帝廟。則見有女子年二十許。姿致頗妍。盤膠坐殿上。連繫十餘雞於其左右。饒直前。言曰。窯師傅遠出。數日不得歸。吾爲其家力人。此十餘雞。乃吾所蓄。汝安得擅取之。言已。逕趨攫取。方偃偻。卽騰跌數步外。再進再跌。而女子實未嘗動。終莫測致跌之由。度不能勝。懊喪而歸。環走室中。太息歔歔。計無所出。家有老窯工戴某者。年且七十。傭於饒有年矣。至是謂饒曰。君未得將雞歸。而懊喪若此。得毋此女之能。已遠邁三年前耶。饒蹙額對曰。吾初亦謂是三年前之女。復吾圖報者。至則知其非是。彼跌坐不動。而屢顛吾於地。卒不知其用何手法。其技蓋超吾十倍矣。嗚呼。吾師

已棄世。誰復有能爲吾湔此大恥者。戴笑曰。吾年雖邁。然感君存活有年。合爲君圖之。君至彼時。曾以姓氏示彼未。饒告以見女時語。戴喜曰。如此則更佳。君但從我後。吾當爲君得令名也。饒不信。戴果有能。姑從之往。至則女猶跌坐如故。戴不言。直前取雞。瞥見女自裙底飛一足出。其捷幾不可目。戴一手提其足而投之。一手攬雞出行數武。回顧女笑曰。我乃驚師傳也。女起對曰。名下果無虛士。容當再見。饒歸長跼戴前曰。與神人相處數年。乃竟不識。合當愧死。惟師幸恕疎慢。請屬爲弟子。戴欣然授饒以絕藝。又三年前。鬻技之女至。饒與角十數合。女飛一足。饒以手持之。女立地之足亦騰起。饒復持之。女身凌空而姿勢未改。雙腿平直。若有憑依。饒固未審此勢之精奧也。從容笑曰。充吾力。裂汝體爲二。一反手之勞耳。第吾於汝非有宿怨。汝曾挫於吾。謀復亦固其所。吾不汝尤也。速去。毋再來擾。言已。因勢投之數步外。女及地了無聲息。匆匆竟去。饒歸見戴。正將誇述角時情狀。戴忽驚指饒面曰。適曾與誰角。受此重創。噫。肺苗肝經俱傷。法當三日死。饒亦驚曰。適與六年前鬻技之女子角。幸未蹉跌。胡來重創。因述角時手法。戴聞而跌足曰。誠能裂其體而二之。則無所患矣。投擲之間。汝脅已爲其足尖所創。

幸有戴某
在不然至
死且不知
其傷之所
由來也

由得饒誇
口矣
中國拳術
之妙乃至
於此而近
之教育家
體育家則
惟知有東
西洋之體
操也
能哉朱八
相公賢於
黨師傳遠
矣

法且不治。將奈何。饒惶惑。戴曰。曷袒衷衣相示。饒解衣。則見兩脅皆有黑點如錢大。始大懼伏地。泣求治法。戴曰。傷及膈臆。非草木之力所能及也。惟朝夕當糞三日。庶幾得免於死。饒有難色。戴爲製糞菁食三日。嘔凝血升許。其創始愈。七日復遇鬻技女於途。見饒至。却走惟恐見攖。饒從其後語曰。寄語鳳陽人。有不服黨師傅者。請再來。然終饒之世。無敢以技顯於饒者。當饒之持女足而投之也。因欲其遠。乃屈肘作勢。肘屈則女足及於脅矣。女子之善技者。鞋頭皆着鐵。鋒銳無倫。緣彼時女皆纏足。瘦小力弱。非着刃其上。無以創人。凡有技者相角。苟已執其一部。而其人之姿勢不變。凌虛如生鐵鑄成者。則放手不易。湖南湘潭有鄔家拳。鄔把勢之弟子最佳者。爲鄧十六。湘鄉朱八相公。亦以技雄。往訪鄧於湘潭。鄧出其鄔家拳中之所謂搶手者。朱握其四指而翹之。鄧身隨手上。身手步與立地時。不差累黍。朱驚不敢放。鄧亦不敢動。相持久之。言和後始罷鬥。

姜俠魂曰。吾國奇才異能之士。所在皆有。每於人所極鄙夷。不措意之。斷養走卒中。見絕世之技。固不僅一戴某爲然也。

●嚴祥義

含真子

江陰祝塘嚴祥義者。工內家拳術。方其垂髫時。父某常受某米商令。向他鄉運米。一日將以舟之吳中。人有戲謂祥義曰。吳中好義。惑其言。請隨父去。獲父允。偕行焉。父子既登所買棹。梢公操中州音。非祥義父。素所僱舟也。觀梢公年在五十內。見祥義。摩撫數四。始驚喜而笑。謂義父曰。小人跡半天下。觀骨格之佳。未有若令公子者也。義父對曰。豚兒骨格佳。誠如長者言。奈鄙澀如余。又豈有力使彼取卿相之尊哉。特終其身一牧豎耳。梢公聞言。仰笑不止。曰。君誤矣。小人所謂骨格佳者。非關於富達之謂也。義父不解所云。惟心焉異之。既啓旋。義父見梢公一人。司櫓篙。綽然若不經事者。暗自念曰。個舟子。豈世所謂異人之儔。非耶。義父在吳中。諸事既竣。將歸。其日。梢公忽前請於義父。曰。小人不才。少遇名師。習有微技。擊拳如漂風。急雨一蹤。身恆及數丈。外操利刃。入千軍。取主將首。若探囊耳。且曉內家攻人自衛諸術。人固不能我傷。而我則雖以一指。着人。亦無幸免者。我既有此技矣。常慨夫世道姦險。無辜者輒陷身其中。而無或能出之也。故乃不惜效尤古者任俠之人。芟殘賊而扶窮獨。馳聲豫魯。徐楚。間山林嘯聚之。

人死死留名
豹死留皮
此稍公愛
技心無乃
太甚

義父亦非
腐商之流
誠倭人者
之倭

輩強梁倚勢之徒。無不聞名振伏。且四十年於茲。今余老矣。去就木亦不遠矣。夫一死何足惜。獨惜乎余技之從此已耳。思乘此尙健之年。物色一可傳者而傳之。則余雖死亦無憾矣。余既有此志。因毅然泛一葉之舟。到處爲家。以求足以爲吾徒者。乃天涯踏徧。曾無一人當余意。今日天賜見令郎。得非有前定緣乎。乞以令郎隨小人。則小人誓必盡授以所能。技成即使反里。不敢有誤。望君以小人薄技之傳否爲念。昧死以聞。毋疑。小人心有異蓄也。義父聽畢。其辭默默者久之。旣而微歎曰。吾固知長年乃異人也。豚兒若得師長年。誠不知幾生修到。余心亦滋樂。但一旦使余父子生別離者若干年。未免稍覺心酸耳。已矣。余良不欲拂子意。今卽讓君携此子去。技成速歸。余日望之時。祥義尙不滿十齡。聞其父將使從舟。子居便啓口大哭。其父極意慰藉曰。毋恐。余去數日復來也。而眼眶中淚珠亦簌簌下矣。義父旣歸。一月之內。義日夕盼其父至。常向梢公詢其父何爲。許久不來。思切時則雙目含淚。頻頻哀呼。其母不置。歷時旣久。思乃少殺。良以梢公遇之善也。而又時時給之曰。汝父必卽來。而終不來。義亦知梢公之給彼也。悲思之亦徒然。因亦稍就嬉復逞其爛熳之性。然偶一念及。則又眉蹙聲咽。涕泣隨。

天下事之
奇效無不
從日行無
間中得來

扁鵲華陀
不得擅美
於前矣

之矣。梢公之教彼技也。其初簡甚。用毛竹架三架。面極窄。繞以繡縷。平置一處。而使祥義臥其上。在中之架。當其腰。他二架。則手足荐焉。苟無事。則使日夜臥其上。無懈其始。臥時。但覺掄人筋骨欲折。不能久支。習久。則亦安之。年餘。去其在中之架。初去時。片刻即不能耐久。之則雖久。臥其上。亦如臥平板矣。其後。又以一鐵斗。實鐵丸。令早晚以手下探十數次。無或間。又以一長方鐵匣。半盛砂粒。亦日令以掌入其中。前後推移。勿使手掌着匣底。行之既久。則手入斗中。上提而斗亦隨之。俱上手入沙粒。則匣亦隨手之前後。而前後義之習技。多如此。而其要。必使日日行無間。久之。乃得不測之奇效。冥冥若有一氣之使。然奪造化之奇功。其力爲不可思議矣。其後。乃教以騰挪鷹爪力。諸術。又使盡悉。人生竅穴所在。即運用其不測之氣力。變易人內部之筋骨器官。設有人因重大之壓擊。而損及筋骨。則亦能視其受損之何如。而施以適宜之氣力。不藥石而。其傷歸於烏有。其力不可思議也。詳義隨梢公或居或遊。作江湖之散客。亦復多得樂趣。於是年復一年。不覺別其父二十餘年矣。而其技之精。亦幾已無懈。可擊猶日進。未艾也。時當季秋。一日。梢公召祥義而謂之曰。余之始得汝也。甚喜。及余之授汝以技也。

此老於技
術無不精
一不道
上乘良
帥也

能自韜晦
不負師言

又能盡汝智力不稍怠二十年如一日今余平生所習盡爲汝有矣今使汝歸以慰汝
父母日夕渴想之切情惟有一言不得不爲汝告而汝亦不得不勉爲之者則自汝別
吾後宜極力自韜切勿以技炫人須知吾人若博得技高名重稱誦愛戴者固甚衆而
嫉妒銜恨欲中傷汝者亦正多一旦奇禍飛來且將施及於汝親則余之罪爲不淺矣
但得因緣擇一當意者而傳之技則庶爲能始終不負余者乎祥義唯唯曰誓如師命
翌日祥義揮淚別梢公梢公亦黯然曰後此尙或有一晤緣行矣願君努力歸至家但
見黃葉填枯澗鷺鷥浴野塘家門依稀可認舉步竟入拜謁父母泣數行下父母咸驚
喜相詢別後情祥義一一述之無漏并道梢公臨別所贈語乞二親慎勿以兒學得技
歸事告人也父母曰兒能如是絕佳吾二人又何樂而不閤之哉於是祥義日奉二親
居治家中雜事甚力間與隣里同之市清茗一盞卽歸斷斷焉休休然若示其爲無所
能者人或問彼二十年在外面果何爲者彼則曰爲人傭耳不以習技對也居無何其父
將聘某莊女爲祥義妻問祥義義曰昔嘗聞師云技者不宜近女色近則力衰而難復
男不敢背師命而自致於喪敗也其父母日夜曉以大義祥義不獲已乃允以三年後

慈順之情
師徒也而
洽於父子
義之天性
淳厚真不
可及

畢婚事。父母領之。始義在其師處。閒來學得管絃數事。家居寂寞。當夫林梢月上。孤檠夜雨。輒撫奏數闋。以自遣。鄰里聞者。無不驚訝。以爲其人。椎魯口納。烏能調此雅豔之音。誠人所不解者也。有爲人作樂。給慶喪事者。聞祥義能。倩人約義。伴其黨共爲樂工。義私念。爲樂工亦良佳。比之獨居無事。於計較爲得也。遂諾之。自是苟值人家瑤桃初賦。百輛盈門之盛。或於蓼莪初廢。呼天搶地之中。常見一貌寢甚而勤其事之壯年。與其徒各挾所長。擊節相和。成調其樂音之哀和。一以主家之所遭。其人即義也。夫美韶華之去難留。祥義與其二親之約期將屆矣。不得已隨其父措置一切。不暇爲人作樂工矣。吉期既至。賀者盈庭。正嘈亂際。忽一人謂祥義曰。一老者在門外。聲言欲見汝。義出見其人。銀髯飄然。滿臉風光。乃其師也。大驚。卽欲下拜。梢公搖手示勿拜。一揖入內。相問安畢。義絮絮訴別後情。酒筵旣陳。義請梢公上坐。已則下坐。爲斟酒。問師自何來。梢公曰。路經此耳。聞汝大禮特來道賀。且有要言告汝。酒酣飯畢。梢公卽欲去。義苦留不能得。梢公附義耳數語。義唯唯送至郊外。梢公一聲珍重。長揚而去。義立道旁。至不見其影。乃歸。義後嘗謂人曰。吾師附余耳所細語。謂汝雖娶。然於四十歲前。切勿一度。

春風云。義雖有室。而爲樂工如故。暇則游散以爲樂。以其性誠樸。故人咸善之。雖家居未久而。祝塘一鎮。知之者殆過半矣。其後義以二親年已耄耋。乃辭其樂工。而專意服侍其父母。隔四五載。父母先後死。又二年。義心念其師。欲出家訪之時。義已有子在襁褓中。別其妻而囑以善視其子。期以明年此日當歸也。旣出家門。自思吾師浪迹天涯。將從何處覓其行蹤耶。雖然。吾其南遊乎。昔嘗聞師云。晚歲誓當一遊天台山。吾今亦向天台山行去。或得遇彼於途。亦未可知。出江陰境。行程甚緩。遇有山水名勝。必盡意探覽。冀得與其師值。一日行至震澤。欲渡。惟時日已崦嵫。亟赴渡頭覓舟。適一舟載客十餘人。將解維矣。舟子見祥義來。急呼登舟。義倉卒入艙。卽其一隅而蜷身伏焉。舟去岸未幾。卽見涼月一彎。推上東山。月光與碧波相映。夜鳥成隊。鼓翼有聲。遠山陰處。野火闐闐。行久之。夜已闌。舟客多入黑甜鄉。此時江上寂寂。惟見月華帆影。及聞微風打篷聲。波濤汨汨聲。比之空山浩月。夜涼若水。林泉無聲。而猶聞葉落與虎嘯者。蓋尤覺其清悄焉。忽聞舟子大呼曰。風來。風來。不速避殆矣。舟人皆驚起。但見月光慘淡。不似前此之皎然矣。皆曰。此風兆也。羣力挽其篷。使足轉舵向小雞山行去。將至。果有大風。

自後至。怒濤若奔馬。至山陽。始不見。怒濤與狂風。乃下。錨停焉。舟人驚定。相慶無事。舟子有甕酒。諸客釀資。購之舉觥豪飲。義亦與焉。正飲際。一客見遠處有火光。始細暗而漸明。知其漸近。及呼衆視之。則火光大明。聞欸乃聲焉。舟子在上。呼曰。此盜舟也。余在高處已見之。彼融融者。盜手中之火把也。衆客聞言。棄杯相顧。作股戰。徒喚奈何而已。祥義覩諸客咸岌岌自危。毅然曰。無恐。有我。勿譁。觀我治此賊。言時。盜舟已在十丈外。火光燭天。義乃熄燈。火匿隱處。以窺盜。見盜舟去。已舟只丈餘。盜二十餘人。集船首。高舉火把。呼獻寶。二舟將接。盜紛紛躍登義舟。義在暗處。數數揮其手。則見諸盜方躍。及義舟而又一一返墜江中。死餘者不敢登。相顧錯愕。及至二舟相觸。餘盜猶狐疑不敢前。義乃自暗處躍出。罵曰。平日害人無算。今遇我。惡貫滿盈矣。餘盜大怒。羣以刃斫義。義以一臂當之。刃遇臂多飛入水中。盜大驚。皆崩角乞饒。義曰。雖饒汝等。然必有以儆其後。於是用二指微擊衆盜之臍。命之起。則皆跛其一足矣。時已雲散風靜。一天星斗。半圓明月。多於湖中見之。惟時夜分已過。檣影橫斜。諸客及舟子作壁上觀。無敢動者。義乃顧謂舟子曰。風已定。不速去。猶待他盜來耶。於是舟子揚帆南行。遙望盜舟之火。

學藝數十
年直至危
急時始小
試其鋒
不是螳臂
當車竟足
鐵臂當刃

可知不爲
要救全船
生命尚不
肯下此毒
手

収着此等
徒弟真是
人生第一
開心事

弟於師固
念念不忘
師於弟亦
處處關心

光漸微。久之至於不見。此時舟人咸驚義爲神勇。俱倒身叩謝活命恩。義急义手扶衆起曰。汝等爲商賈。累於此輩實甚。吾恨不能爲汝等盡殲此輩。今不過少鏖其鋒耳。何謝爲。俄而天明。雲漠漠無陽光。天有雨意。旣而果雨。風急雨細。浪高天暝。繞湖諸山。若潛若浮。絕不見有他帆焉。向午雨霽。湖山如繪。而去岸已邇矣。舵工偶回首。則見去已舟四五里外。有一舟三帆。緊張亦向此間行。來舟旣傍岸。客紛紛登陸。各歸所歸。義與多人投小鎮。宿於某逆旅。翌晨問明道路。行向湖州城。行二十餘里。即路旁茆店小憩。方就坐。一蒼顏老者。大步入店。來見祥義。直視呈驚異狀。曰。余來少晚。則殆矣。義覩其人。卽其師也。數年不見。鬢髮絲絲白矣。倒身叩首。畢曰。弟子近來父母雙亡。家居無謂。不得已襁被南遊。冀得重見余師。乃不意於此間相遇。敢問吾師方從何處來。而適間所言。又果爲何。梢公曰。愚師前十餘日。方從天台山來此。此間有胡潤生者。亦一江湖好男子也。殷勤留住。本擬更閱數日始行也。昨日有洞庭山水寇黃石朋。遣二卒致書潤生。言有人於湖中殺其黨數十人。今晨此人必出斯道走湖州。請邀多人乘黑伏於某土岡。出不意擒之。爲彼等雪仇云云。胡潤生與黃石朋甚友善。已諾之。一切措備已

寫來好看
煞人

設爲他人
以己之藝
更有師在
側必將賈
勇與水寇
一決矣

此等良師
吾亦恨不
一遇惜無
此緣並無
此福一歎

我也被他
惹得雙淚
直掛

以技炫人
誠不若以
醫濟世之
爲愈

國技大觀

嚴祥義

二六

授徒篇

周專俟汝至矣。吾聞二卒言汝形狀甚詳。吾思此必汝也。爲欲拯汝地故於今晨堅辭而別。一出門。吾卽思在此小住待汝。則汝必經此。也不意汝已前吾來。若稍遲則汝必去。此豈不殆乎。爲今之計。汝旣見吾。則亦不必更至湖州。莫如繞湖走長興。宜興而歸。以避水賊。不亦善乎。祥義曰。師言是也。二人乃經長興而宜興。而常州。凡三日程。義擬懇其師同至其家。梢公不肯。臨別。梢公謂祥義曰。余此去將不復南來。無論歸道山。作古人。汝皆不用念我。汝云在家無事作。余昔非教汝以內家點穴之術乎。不知此法實能治筋骨一切之損傷。雖世之名傷科亦不能也。余今更教汝以二三藥石之名。以及簡捷之手法。汝歸而依法醫人。不患無事作矣。并卽以爲終身之業也。可越日。義卽送其師之西郊十里而返。別時。祥義深感其師。此去之遂成永別。也不覺悲從中來。一慟幾絕。而其師則亦老淚頻揮。不似前此把別之忽忽矣。稍公一去。遂莫或知其所終。義自常州歸。門庭如故。妻孥無恙。居閑半年。真乃一無事作。食宿而外。時協忙於鄰村有事之家。間亦隻身嬉於市。一市多識之。市中二三豪家。以其老誠而力壯。常呼至其家。托以笨重之生涯。而義亦樂爲之力作。無怨言。亦未嘗語人曰。我善技擊。我善醫也。義

是誠神乎
技矣

所常遊之市曰陸家橋。有郁某者。富有冠一市。義入市。往其家爲多。一日郁家一僕。以肩重物力脫。痿地不能興。時義適在旁。見僕呼號叫痛之狀。而衆人皆縮手無力。不覺念動。自思我曷一試我技乎。乃前謂郁某曰。我或能愈此人。郁某曰。曷前試之。義乃向其人揉挪久之。自胸腹及四肢。殆徧僕病霍然。越日操作如故。觀者奇之。傳播一市。以及諸村。是爲祥義醫人之始。其後以他人請。乃稍稍爲人醫。所醫盡奏奇效。遠方聞名。而詣彼求醫者亦漸衆。義乃因二三有力者之助。而設肆於去其家東北十餘里之華墅鎮。登門求治者日必數起焉。一日有以角鬥爲人。一拳致脅骨內陷。求醫於義。義即一指指其陷處。猛力後拽。則其骨突出如舊矣。又一圻者壓於傾壁。氣已如絲。其家人哀求祥義爲之診。義曰。內官多亂。少遲則不可救矣。乃仰陳圻者於榻。褪其衣袴。用雙手於圻者之胸前腹上來去。左右移運不休。其掌離圻者之膚猶三寸餘也。久之乃聞圻者腹中咕嚕之聲不絕。又久之。義去其掌扶圻者起。則已清醒能言矣。然乏力不能行。義謂來衆曰。速扶彼如廁一泄。卽愈矣。旣如廁所便盡黑水也。其醫人之術類多如此。蓋彼惟藉其不可思議之氣力。卽能化人傷損於無形也。所醫非實不可救。則無

有子不傳
其以子之
不足傳乎

書未必焚
或義總知
士人之不
足傳故燭
妻以被焚
匪之耳

不愈。以是名稱藉甚。遐邇號爲名傷科焉。年七十九卒。民國元年月日也。雖有一子。而其技未之傳。自其習技至死日。除訪師遇盜外。未嘗一以其術示人。然人見其爲人醫。傷則揣其必精於技擊者也。及其將就木之數年。方爲人道其少年習技事甚詳。而不肯語人以其師之名爲何。又深恨無人足爲彼徒。一日欲傳一士人。以士人年足壯。未果。嘗謂士人曰。以爾之骨格。誠足傳余技。特爾年已壯。筋骨結實矣。恨未能見爾於十年之先也。然余有一小冊。上述技擊之概要。余竭五六年之辛力始成。他日當以遺汝。以汝知書力強。得此冊。雖無師亦足窺此中。望略而有餘。迨義死。士人憶義言。往索於其妻。則云已於數日前誤付之祝融君矣。惜哉。義之死才八年耳。而鄉人能道義之生平者已鮮。何哉。豈時紛世亂。風靡俗薄。人多即淫佚傷風之事爲美談。交相競傳。不絕於口。而置仁義有道之事爲無謂。而莫之述。遂使如祥義之死才七八年。其名即淹沒而無聞歟。考江陰縣志無其傳。余之知其事。蓋卽某士人所言也。士人亦祝塘人。今無行。余深幸祥義之未得傳以技。姑隱其名。

天權曰。吾讀嚴祥義傳。覺有一種異常之感情。激刺吾腦筋。而復不知其所以然。

先哲有言。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斯言也。吾於讀祥義傳而始爽然若失焉。

●王征南

燦羽

叙述內家
淵源頗能
賅博

征南不愧
有心人
即此已屬
難能

征南名咸。來自奉化遷鄞。世居城之車橋。至征南而徙。舉善拳勇。得內家傳。蓋拳法有內外家之別。外家傳自少林。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至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爲外家。內家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王宗爲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昆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昆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技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外。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事。

非徒勇之士

何今日助
異類以毒
同種者之
多耶

奉爲美。積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乘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肅樂建義。以中軍總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簽事。副總兵官。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迫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失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嘗歲暮獨行。遇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之。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刃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蘇。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仇。然激于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交者。致金以仇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好男兒。豈爲是哉。已而家居四方。慕其才藝者。以其貧也。謂必致營將。皆遣人通殷勤。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忘己之所長。有易于求食者。在一日過其故。

此之謂蟬
多見其不
知量也

兩跌而得
二縑征南
何不使多
跌數次乎
一笑

以技自矜
者大抵如
斯

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縑。袍。若。無。覩。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乎。征。南。固。謝。不。遑。教。師。以。其。畏。己。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應。命。甫。交。手。而。教。師。被。跌。再。試。再。跌。而。流。血。被。面。矣。教。師。乃。下。拜。以。二。縑。爲。贄。願。執。弟。子。禮。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此。其。所。得。者。厚。非。僅。以。武。藝。見。長。也。

婁天權曰。王征南之軼事。傳者頗多。而其藝名亦頗受社會之崇拜。多有羨而効之者。嗟夫。稗官小說之入人之心深哉。

●黃傑

樸庵

黃傑。前清嘉慶時人。性絕魯鈍。讀書一載。不能識之。無顧好爲超石之戲。雖十餘歲。而體極魁梧。某年春。以武舉赴京。會試。同行者三人。一崔。一陳。悉傑之同年。年少氣盛。以天下英雄。無有出我三人右者。行至彰德北境。有平地可十餘畝。中有一大杏樹。杏子初熟。衆人競以竹篙擊之。而未落。傑行方渴。亦欲得杏而食之。遂解衣抱樹而搖。杏子紛紛如雨下焉。崔陳大贊曰。黃先生可謂力大如虎矣。衆亦鼓掌和之。有一老人立衆

我亦詫異

絕技固非
易能
六十年光
陰誰能耐
得

若然則黃
固青勝於
藍矣

皮相之人
安識真才

人。中。身。體。渺。小。面。如。枯。蠟。笑。曰。力。則。有。之。學。猶。未。也。雖。然。孺。子。可。教。傑。聞。之。頗。爲。詫。異。
何。物。老。朽。竟。敢。出。此。大。言。方。欲。發。作。衆。人。亦。不。服。競。譁。然。曰。老。人。有。多。大。力。何。不。使。用。
出。來。徒。效。文。人。作。批。評。耶。老。人。不。語。直。至。樹。下。以。兩。手。抱。之。樹。枝。絲。毫。不。動。衆。大。笑。曰。
技。止。此。乎。老。人。曰。衆。位。毋。笑。老。夫。無。能。稍。俟。片。時。試。看。樹。枝。葉。作。何。狀。態。也。須。臾。樹。葉。
皆。枯。焦。而。死。老。人。指。傑。言。曰。何。如。僅。恃。氣。力。不。足。言。勇。可。惜。爾。質。美。未。學。曷。從。吾。遊。乎。
黃。傑。欲。從。崔。陳。泥。之。老。人。曰。吾。習。此。術。六。十。年。矣。世。無。傳。者。蓋。無。有。美。質。能。傳。我。之。術。
今。得。黃。君。不。能。捨。矣。遂。携。傑。而。去。隔。三。年。又。適。會。試。之。期。崔。在。京。與。傑。遇。面。瘦。如。削。非。
復。曩。時。魁。梧。崔。曰。三。年。不。見。何。清。瘦。乃。爾。學。問。何。如。老。人。尙。在。乎。傑。曰。老。人。傳。我。後。卽。
怛。化。矣。老。人。之。所。能。者。我。皆。能。之。始。知。往。日。真。不。足。言。勇。也。崔。曰。君。來。應。試。耶。傑。曰。老。
人。勸。我。毋。應。試。但。我。名。心。不。死。姑。來。一。走。耳。及。試。期。傑。騎。而。射。馬。腹。帶。忽。斷。鞍。側。而。墜。
傑。以。兩。足。夾。鞍。由。馬。腹。轉。而。上。卽。在。馬。腹。下。放。矢。馬。馳。如。風。五。矢。皆。中。的。仍。騎。馬。上。未。
墮。也。主。試。者。不。知。其。帶。斷。以。爲。買。技。黜。之。傑。憶。老。人。語。自。此。不。復。應。試。云。
婁。天。權。曰。以。肉。食。之。徒。使。任。掄。才。選。士。之。責。雖。有。奇。才。異。能。彼。安。能。識。之。黃。生。之。遭。

黜。又豈有命運之可言。老八亦再來人。故獨爲黃生勸戒也。

●金超

樸庵

高之言
有見地

名一趣劇
也

金超。温州人。幼頗瘦弱。行步不能舉其足。父甚憂之。高某者。浙東老拳師也。謂金父曰。郎弱如是。曷學拳乎。金父笑曰。是欲速之斃也。高曰。不然。拳者。人手舞足蹈之遺也。學之。足以養氣而健身。故精此術者。或身體胖發。膚色充潤。或骨格露立。精氣內斂。彼莽夫硬以血氣用事。豈知拳術者耶。金父卽命金從高學。數年後。肌膚充盈。一改向日瘦弱狀態。顧恂恂如儒生。見者不知其能武。里有武舉。韋四者。虎而冠者也。頗多膂力。鄉人畏之。農夫某牽牛過韋舍。旁牛角觸其牆而壞之。韋大怒。農夫叩頭不已。韋曰。姑留牛以貸爾。罪農夫復央多人求之。韋以一手挾牛。置于樓上。謂農夫曰。爾自取之。農夫百計不能得牛。衆復哀之。韋曰。爾輩曷不代農夫取牛。乞憐何爲也。金早雜衆人中。頗不直韋之所爲。雅不欲以武力自見。及聞此語。卽語韋曰。真耶。遂躍上樓。以兩指持牛脊。如執雞然。衆大鼓掌。韋自此不敢以武力凌人云。

病骸曰。金超行步不能舉足。忽而兩指能持牛脊。體格固不能限人也。

授藝與無
賴十不啻
使虎生翼
爲拳師者
聽諸

國技大觀 曹竹齋

三四 授徒篇

●曹竹齋

樸庵

曹竹齋福建人。其技擊以養氣爲主。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於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時包慎伯客揚。詢其故。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凌。其氣浮於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則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養吾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吾之拳卽在其所近之處。以彼虛囂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臘。一則氣體健舉。而額顙皆肥澤如粢。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平和。犯而不校者也。此論極有理。不是尋常健兒語。嘉慶庚午。沒於揚。年八十餘。

俠魂曰。技擊以養氣爲主。乃技術家金科玉律。

●劉公子

今交

勇力正復
不淺

血氣之勇
蓋不可恃
如此
僧固異人
公子亦不
可及

賣嘴郎中
沒好藥世
困不少此
等人

成都劉公子者。本世家子。生有勇力。年十三。入武庠。隨諸武生至郊外。角射。見二牛鬪。正酣。公子往曳其尾。牛倒行。一僧見而歎曰。殆天授也。惜無名師指點。恐終成莽漢耳。公子忿其言。欲與鬪。僧力辭不可。公子易之。請益堅。諸武生復慫恿。僧曰。無須交手。余任汝狙擊。若一拳着。余身者。余即敗。公子怒。握拳奮擊之。僧忽不見。公子大駭。疑爲妖。迨反顧。則遠立百步外矣。公子復奔赴。相距不盈尺。及拳出。而僧又隱。四處尋覓。乃在樹杪。公子異之。卽伏地拜爲師。強邀至家。待以殊禮。僧悉心教授。三年盡其技。乃辭去。臨行。謂公子曰。武工猶文學。無止境。願公子勿自滿也。公子再拜受教。自是出與人鬪。無勝已者。後數年入都。經河南道上。有某教師設廠授徒。自詡天下無敵。公子聞名往鬪。第一日勝負未分。次日公子盡出僧所傳絕技。如神龍夭矯。變化不測。教師窮於格拒。敗焉。時觀者如堵。公子意得甚。忽聞有人大聲贊曰。此鐵羅漢之高足也。公子疑其言欲識其人。因觀者方擾攘。不可得比。至都。聞某王好技擊。府中供奉皆天下名武師。乃投刺謁王。王命府中諸武師角。皆爲所敗。王喜曰。尙有一老翁藝在。諸人上願與一決。雌雄否。公子恃其術。欲並勝之。以成名。急請見。王使人召之。老翁至。公子下階迎。老

凡藝高者
大皆如是
庸人固難
識也

公子之胆
破矣

恃力凌老
叟是無賴
行徑在身
自不賴較
與無賴較
而叟卒與
虎兒較是
必深知虎

國技大觀 盧虎兒

三六

授徒篇

翁鞠躬到地。公子以足跨其頭。老翁徐徐起不之覺。相見畢。公子請鬪。老翁辭曰。前在河南見君敗某教師。知君爲鐵羅漢弟子。心折久矣。僕衰老多病。不敢以性命爲兒戲。乃罷鬪。公子偶起小遺。見所著棉褲。忽穿一洞。大如掌。不解其故。既歸。寓老翁使人投函至。則片布在焉。蓋以足跨翁時爲翁所得也。布上書數行字曰。若非鐵羅漢弟子者。腎囊破矣。後此勿再輕量天下士公子。駭汗如注。終身不復炫其長。婁天權曰。吾族誠多異材。惜數千年來皆爲專制政魔所扼。不能各盡其長爲國家立功勳爲生民造福。以致今日民氣孱弱。爲人凌侮。可勝慨夫。

●盧虎兒

善之

盧虎兒臨淮之無賴子也。以健鬪橫於市。市之椎埋惡少以千數。莫不下之。虎兒欣欣然自以爲一世之雄也。嘗夜飲大醉而歸。踉蹌與一老叟相觸。遽握拳大罵。叟笑曰。若醉矣。我不與若較。吾居此東五里之桃村。若仇我者。其明日來。遂拂袖去。虎兒歸酒醒亦忘之矣。翌日過市。復與向叟遇。肩排之。叟不動。虎兒反倒卻尋丈外。慚且憤。復大罵。叟笑曰。我豈又犯汝耶。纖兒欲索鬪。則鬪耳。洵洵者何爲。虎兒度不能勝。然以在稠人

兒之可以入道而欲收之也

小懲之勿

傷也益知

叟之垂青

於虎兒矣

寫景如繪

昔人善拳

勇者有言

遇老叟童

子及婦人

與僧尼均

不可輕敵

觀此良信

虎兒至是亦不敢偏強矣

廣衆中不甘退讓。則奮身。前搏之。叟但舉手一揮。虎兒顛數步外。然不傷也。益憤出死力。抵之。叟三揮。虎兒三仆。仍直進不止。叟徐步去。虎兒則追而毆之。叟蹙額曰。豎子何冥頑。乃爾適過一短棚。叟一揮。虎兒遽落棚內。棚內豕圈也。虎兒墜其中。周身爲淤泥。洩勃塗。幾滿。亟起立。躍出視叟。已不知所往。趨歸沐浴。易衣履。愈思愈憤。憶叟前言。乃懷刃東出。求之行數里。不見有村。但有桃林耳。新霜天氣。林無復花果。但黃葉紛紛。積地逾寸。穿林而行。簌簌有聲。林盡處。一茅菴。類有人居。虎兒意桃村當不遠。可以問訊。自牆隙窺之。則菴中二人對奕。其一十二三歲之小兒。其一即叟也。幸其未見。急趨伏林間。夜靜。度童叟皆既眠矣。乃出時。室中孤燈熒熒。搖曳欲滅。虎兒疾入。揚刃向東壁。一榻。悉力劈之。寂無一聲。揭衾視之。故無人也。方欲出。忽黑影若鵬鶚然。拂窗直入。虎兒方迎以刃。不覺身已自仆。刃亦遙擲數步外。蓋日間對奕之童至矣。叱曰。若何人乘吾師不在。意欲何爲耶。虎兒支吾以迷途乞火對童。指破衾曰。此何故汝速自陳。不爾殺卻勿猝間。叟亦至。見虎兒。即令童釋手。虎兒度不能脫。伏地自陳。請死。叟笑曰。何至是。援之起。令去。虎兒出行數步。思之甚。以爲奇。復還伏叟前。請爲徒。叟不許。再三請。叟

至理名

從蔡三
方面叙
虎一
簡而明
筆

端然亦若
有風自筆
端出

若蔡三能
曉其語則
虎兒仍無
賴子矣
技進則人
亦謙下固
知悻悻者
有也
無所

國技大觀 盧虎兒

三八

授徒篇

曰。吾術以退讓爲主者也。汝求學此以欺人耳。得此術亦何爲虎兒。再三願悔改。叟始許之。自是城市中不見虎兒踪跡。蓋已隨叟去矣。椎埋之徒有蔡三者。其勇亦亞虎兒。虎兒既去。蔡三遂長其羣。居數年。蔡三北遊燕趙。道中遇一客。被服甚華。侈控駿驄。四蹄一騾。車載箱篋。從之視其人。面貌若曾相識者。不便問。也是夜同宿一廨。客呼逆旅主人。治酒肴。理行榻。若有待者。蔡三怪之。僞早眠。偵客起。洩潛入其室。伏梁上。客至。若不覺者。據案獨酌。飲啖甚豪。夜分乃罷。猶明燭觀書。不遽寐。已而有物冷然若流星穿窗。直入客亦距躍而起。燭光下風聲颯然。燭影散亂。久之有虬髯人自空而跽。客端坐如故。虬髯垂手立。若甚懼者。客指旁椅令坐。復仰首曰。梁上君子倦乎。可以下矣。蔡三大駭。亦躍而下。三人對坐。客曰。故人不識我乎。其少思之。蔡三聆客音儼然。虎兒也。察其貌亦十得五六。默識之。客與虬髯人語刺刺不休。語皆不可曉。已而出一函授虬髯人。曰。爲我送之。雞足山某師處。限五日內得覆音。毋誤。虬髯人唯唯起辭。出門遂不見。客始謂蔡三曰。吾當日盧虎兒也。幸從師去。今稍稍有得耳。蔡三深致欣羨。問師何人。曰。落木翁也。蔡欲從盧學。虎兒曰。吾師規律門人。不得擅收弟子。須稟命焉。三日後待。

蔡之得。以。令名。終。未。始。非。虎。兒。力。也。從。知。無。賴。子。大。有。可。為。祗。爭。改。悔。與。否。耳。

劍術。中。所。不。多。得。之。才。

非。客。教。也。乏。可。教。之。人。耳。

我。於。黃。河。隄。畔。必。有。以。報。天。明。遂。別。去。至。期。虎。兒。來。曰。吾。師。言。子。血。勇。非。神。勇。不。能。學。也。今。授。子。一。卷。書。當。不。失。富。貴。蔡。視。之。皆。射。御。格。鬥。之。術。習。之。三。年。中。武。科。入。為。侍。衛。官。至。副。將。會。有。緬。甸。之。難。從。滿。將。明。瑞。擊。緬。沒。於。陣。病。骸。曰。技。術。固。以。退。讓。為。要。然。虎。兒。三。挑。而。叟。三。辱。之。似。叟。亦。非。能。退。讓。者。及。觀。虎。兒。自。陳。改。悔。而。叟。始。許。之。然。則。叟。之。辱。虎。兒。殆。亦。有。心。引。掖。虎。兒。耶。

●鄭澍

善之

清。雍。乾。間。蜀。中。有。劍。客。曰。金。飛。者。學。於。甘。隴。深。思。力。索。凡。二。十。年。竟。悟。不。傳。之。秘。歸。蜀。後。開。門。授。徒。至。者。千。人。人。自。期。為。崑。崙。摩。勒。也。飛。教。之。初。無。他。惟。授。鍊。目。鍊。臂。之。法。日。一。審。視。課。其。勤。惰。而。已。如。是。三。年。好。攘。臂。者。斥。之。好。撫。劍。者。奪。之。徒。皆。怨。曰。師。簡。我。也。紛。紛。且。散。從。者。僅。數。十。人。亦。疑。師。之。無。技。也。請。試。以。示。飛。使。數。十。人。人。握。豆。盈。把。塗。以。朱。墨。而。擲。之。飛。禦。以。劍。豆。盡。而。身。無。痕。乃。命。徒。拾。豆。視。之。凡。豆。上。皆。著。劍。痕。於。是。始。服。其。術。之。工。也。爭。請。益。飛。曰。此。豈。可。躡。進。者。汝。曹。腕。力。未。靈。目。光。未。聚。雖。教。汝。不。能。為。也。衆。力。請。飛。乃。授。以。蛺。蝶。雙。飛。之。勢。衆。試。之。疾。則。人。劍。相。糾。而。傷。徐。則。人。劍。相。妨。而。滯。衆。

千古無不傳之秘術正無可傳之奇才

賊

宗旨已不純正君子可欺以其方

賊

以至奇之技濟至兇之賊其害焉得而不極

知不可猝就乃去飛歎曰千古奇術豈絕於斯耶吾既得之豈可輕棄乃衍劍術爲八母九勢七十二步三百五十手著書紀之精思三月乃克成書藏之小閣不輕以示人也飛之鄰有鄭秀才澍者亦稍學武慕飛術納交焉飛生平自劍術而外惟好醇醪名馬澍投其所好日與馳聘郊原沉酣酒肆飛甚得意澍請學劍飛仍以教諸弟子者教之澍受教不懈如是者三年終不變飛乃以劍術授月餘飛自郊外來遙見城闔有鬥者勇捷特甚馬上矚之澍也策騎自他道返由是疎澍澍偵知其故度飛必不肯更授亦不復至數日後飛他出澍復來不遇而去是日飛歸檢閣上書亡矣怒往求澍澍已不知所之飛百計尋之終不得亦姑置之澍之出也挈飛書匿山中讀之年餘盡究其技喜曰師絕技吾盡得之雖師至吾亦不爲怯矣遂去之京津京津旱道北總薊遼南通齊魯多伏莽澍挾絕技遊其間要挾婪索無所不至有不順者劍戕之乃已羣盜皆惡之欲害澍而澍躡捷甚往來如風倉猝不可近嘗宿妓家伏盜自床下出砍以刃不中中妓妓殪而澍已破屋騰去明日盜三人者方飲酒肆中忽白刃自窗入斷一人頭前宵牀下人也他盜聞之皆咋舌居京津十數年思南歸過濟南見一婦人年近四十

以詐破詐
自不覺入
其玄中

所謂天奪
其魄

此種人雖
寸磔之辜
足敵其辜
金乃念及
香火情而
解之仁恕
至矣

攜幼女甫十三四操南音女立廣場中把劍舞作種種形式婦號於衆曰妾不幸夫死
隻身無所依不得已携幼女走天涯將以此技爲吾女求雀屏之選諸君能垂青者幸
當場一試好男兒身手何如澍視女美甚而繞場觀者多人皆莫敢前乃橫劍入往還
數合婦忽呼曰止君技不凡奈何不通姓名耶澍以告婦曰鄭君耶若爾此地非角技
所東城後有隙地明日盍往一較何如澍見女技非勁敵且疑有意卽應曰諾明日結
束而往女已先在一縱劍乃非昨比澍悉技禦之差得相當良久氣急汗如雨女逼益
緊方蓄力忽人叢中一叟呼曰妙哉劍乎叟者金飛也澍一聞其聲少錯愕女劍下右
腕並劍解矣旋見武士數十各操刃奔而前爭呼曰報仇報仇澍知不得免叟前向衆
拱揖曰承諸君命已折之矣幸推薄面恕之何如澍見叟愧甚叟更爲傳以藥創愈竟
不死始知澍去後金飛納妾生女羣盜旣怨澍久訪得飛招以制之妾若女亦皆具絕
技也澍所盜書飛復搜以去澍尋南返凡飲食起居皆以左手無復恣橫矣

婁天權曰天下惟盜之罪惡爲最極行而出於盜未有不奔突冲決貽禍人羣若盜
國若盜家若盜權若盜貨并夫彼盜藝之徒幾見有利己而不損人者耶及至此以

盜來而彼以盜往於是乎正誼歇人道亡世界亦隨之而混沌不必俟天傾地陷時也豈不哀哉

●絳綃女

善之

金足跡罕
天下矣所
閱歷者非
影乃竟被
細於女子
可知自滿
之一念有
以致辱也

自滿之至

而損之者
至矣

金樹雲隴右劍客也矯捷精悍能日行五百里所佩雙劍長不反三尺其柔可卷爲帶而劍鋒能削堅石爲片嘗獨行出嘉峪關繞柴達木走青海窺河源復出崑崙下岷峨自蜀歸中國途中凡三遇猛獸一遇山魃皆劍殪之無留刃其劍術蓋得之崆峒一道士云金負其勇數犯險且好以氣上人嘗以事至登封登封有某姓者富人也前一日有大盜投書需金十萬限三日答覆不應者燬其家富人懼聞金來奉厚幣以聘金至謂富人曰使盜不我知而來則將不免於決鬪盍榜我名於里門使彼見之自不敢來不亦善乎富人如言逾限盜不至金欲行衆極力留之居月餘忽有扣門求謁者金見之一僮也手一函曰頃採樵山中見女子美絕賜我錢而囑我致書金發之則約與較劍者也期於少室金如期往至少室遍尋不見人東峯最高絕攀援猿鳥不能上聞其巔有笑聲仰視見三女子皆衣輕綃一作絳色一作淺碧色一藕色皆不施脂粉而天

金技已不
凡特來能
造峯極耳
幸向知進
退否則其
技止於步
矣不得進
耶諒之甚

然明冶方仰視女俯招曰金君乃在此胡不登眺耶金恥爲女子所笑即出生平絕技斜趁而上女笑曰金君洵可人金登山巔乃平坦如鏡面出劍請試女笑曰君倦矣少息何如金固請二女者推絳衣女子曰妹當之足矣女遂前手一劍長亦可二尺許然不先動惟俯首視劍跼若羞怯者然金亦不動旁二女曰金君請先舉無妨也金把劍狙伏而入絳衣者視其將近徐舉劍一拂白光出劍芒若秋月蕩水須臾光四合如流冰圍雪金駭絕幾不能措手須臾女自收劍金亦不敢再試絳衣者笑曰君之技止此耶向者本無意迓君但見君揭榜里門度必有異不圖君乃僅視流俗高一籌耳金心折願受教絳衣女不許旁二女慫恿之曰妹收之何妨妹非秀才豈以男女授受不親爲嫌疑耶絳衣者乃許諾山巔有草屋數楹有蔬數畦諸女夜旣不宿於此晝亦時不知所之惟閒數日或來一指點或月夜坐峯前鼓琴一闌琴聲一終人又不知所往矣金居少室二年一日諸女謂曰汝技即此已足於人世可無敵不必更求矣揮之下山年餘金忽念世有所謂劍仙者此豈是耶方更求之草舍依然金居三月餘乃不一見始惘然以返

然明冶方仰視女俯招曰金君乃在此胡不登眺耶金恥爲女子所笑即出生平絕技斜趁而上女笑曰金君洵可人金登山巔乃平坦如鏡面出劍請試女笑曰君倦矣少息何如金固請二女者推絳衣女子曰妹當之足矣女遂前手一劍長亦可二尺許然不先動惟俯首視劍跼若羞怯者然金亦不動旁二女曰金君請先舉無妨也金把劍狙伏而入絳衣者視其將近徐舉劍一拂白光出劍芒若秋月蕩水須臾光四合如流冰圍雪金駭絕幾不能措手須臾女自收劍金亦不敢再試絳衣者笑曰君之技止此耶向者本無意迓君但見君揭榜里門度必有異不圖君乃僅視流俗高一籌耳金心折願受教絳衣女不許旁二女慫恿之曰妹收之何妨妹非秀才豈以男女授受不親爲嫌疑耶絳衣者乃許諾山巔有草屋數楹有蔬數畦諸女夜旣不宿於此晝亦時不知所之惟閒數日或來一指點或月夜坐峯前鼓琴一闌琴聲一終人又不知所往矣金居少室二年一日諸女謂曰汝技即此已足於人世可無敵不必更求矣揮之下山年餘金忽念世有所謂劍仙者此豈是耶方更求之草舍依然金居三月餘乃不一見始惘然以返

病骸曰。劍仙之有無。吾不能知。然以女子而擅此奇術。吾深願世間有其人民國。建立且十年一般。武人恃其兵力。以擾亂政局。怯弱者無敢與抗。脫此三女子。以一劍而戮若曹。當知五色旗下。娘子軍勢亦不弱。石榴裙底。何難來無數。鬚眉丈夫。屈膝耶。

●崔生

王無爲

此師可謂
知人

崔生失其名。閩之長樂人。治拳術。其師柴姓。武當之衍也。技精絕一時。授徒以千計。崔生獨升堂入室。長縱跳重牆。所不能禁。與人競走。捷若燕飛。年三十。別柴將走山東。柴顧謂餘人曰。吾道從此其北矣。但崔某有天徵。其死於技乎。崔聞而怏怏。不辭而出。柴呼進之曰。吾此言非得自相術。乃以汝之躁妄。故言庶幾改之。反天爲壽矣。崔始悟。柴意所在。謝曰。願如師言。誓寶吾技。不輕與人較。師幸勿爲某慮也。遂行入濟南。走登萊二州。止於曲阜。遍訪能者。未嘗一較也。後忽至掖縣。聞傳東海名。趨謁傳。傳技有足多。傲慢無禮。崔心惡之。欲與較。慮不勝而罷。會有傳之仇余某。極言傳技不足多。慫恿角力。崔至是乃不能自持。卒與傳鬥。傳不能加崔。勢且敗。傳有徒猝出不意。拳傷其脅。立

終以醫安
敗

時咯血升許。知重傷矣。罷門歸逆旅。匆匆束裝返閩。抵閩傷大劇。勢不能支。使人速柴。至柴視傷處良久。喜曰。此其高下之間。判生死者耶。此傷雖劇。必不至死。第愈日長耳。因授方爲治。半年而瘥。崔從此不復敢與人角力。尤諱言擅技讀書自娛。恂恂若文士。唯方余齟齬。崔已將六秩。世事蜩蟬。浮雲易幻。不識此君至今尙健在否也。

婁天權曰。諺云。大船翻在陽溝裏。誠以擅技之人。往往恃能疎忽。易爲人乘。苟爲庸流。已無希人之心。人豈能無故害之哉。此崔生之所以敗也。

●林士高

叔南

拳術以少林爲正宗。由陳道人傳入永嘉。而流於雁蕩。雁蕩山間人多習拳技。實爲少林宗派中興之者。則爲林士高。士高山之謝公嶺脚人。少時即喜習拳棒。積三十餘年之久。技成乃開壇授徒於碧霄洞。四方來就學者數百人。其練技場之地以長三尺石條豎立平鋪堅實無比。士高精於拳技而性極和藹。從不自矜。一日有僧登門眇一目操齊魯間音。行時微跛。厥狀甚羸。願求習藝。云素喜拳術。恨不得名師指教。夙仰威名。請執弟子禮。問以姓名住址。則罔答。士高察其狀知有異。謙詞謝之不去。乃款留而加

藝之高者
則其自處
也愈謙

可人

欲取諸
士高僧不
明而僧不
之愛而不
法得以感

禮焉。眇僧居數日。無所事。日觀士高。授徒亦無所可。否日爲月朔。僧出銀數十兩。沽酒肉。飲士高及其徒衆。曰。以此結同門之緣也。飯罷。請與其徒衆角技。無勝負。惟與角者。覺口內時有沙石飛入。未審所自來。後乃及士高。數十合。仍不相上下。士高步步逼進。僧幾不能禦。一轉側。間僧捷起。一腿跌士高去三丈外。士高猶能植立。乘勢騰進。僧伏於地上。形極渺小。無所施技。猛提一足。擬儘力蹴之。僧以兩指夾其趾。士高痛徹心髓。毋能少動。哀乞饒恕。僧大笑而起。曰。孺子可教也。吾走遍天涯。工力與汝相等者。殊不多覩。惟欠得法耳。乃閉戶以拳法授士高。竭一夜之力。盡傳其秘。翌晨辭去。挽留不獲。僧去後。士高之徒衆。視察練技場地上。指痕斑剝。始悟昨夜角力時。口內飛入沙石。乃僧以指撮石爲之。僧之神勇。爲何如耶。自是士高之術大進。名震遠近。從者日衆。年至八十餘歲。步履矯健。無龍鍾態。太平天國事起。後以無疾而終。

婁天權曰。謙受益。滿招損。世上何事不然而糾糾者。尤難出之以謙。至能出之以謙。宜其大益于身。觀於林士高信已。

視彼由盜
賊而遁逃
其禪門者
爲何如

深山巾乃
有此干城

不勝人
面猶如
已者其
頗之至

此僧曾盜
之不如

嵩山之陽深林叢菁中有古蘭若建自初元廣廈千間半已頽傾虬松翳日古栢障風
赭垣赤壁峭立千仞僧之居者千百人輒有武藝蓋具此身手所以自衛盜賊耳僧拳
術宗少林而刪繁就簡務實去浮自成一派曰朝華朝華者主僧之法號主僧歷城產
數世精技擊至朝華殺人滅家逃匿嵩山剃度爲僧衆頭陀驚服其藝請長于羣所授
諸技精驚人極均發前人所秘衆乃因其名以名之寺無門戶出入踰垣生人不得進
雖三尺小僧如壁虎游牆身輕竹葉苟有行脚僧至得踰垣入許寄食齋厨否則牆外
伸頸耳某日有壯年僧挾大鐵椎二重無慮數百斤經嵩山踰垣入寺寺外觀者莫不
賊汗浹背竊嘆其雄健無倫無何忽又踰垣出後隨一燒火老僧枯臘其容肩荷兩木
桶就汲山泉滿荷之復踰垣入見者咋舌估其桶中水重量逾鐵錐且倍之而老僧自
若也壯僧本欲炫能于衆僧今見之意消喪氣而去將謀于某寨劇盜思合力以攻衆
僧某寨即在寺東三十里高崗之上自擬于綠林黑寨殺人越貨日必數起主寨名飛
天虎暴厲恣睢橫行不法官吏不知問亦不敢問也飛天虎所懼唯寺僧不敢近蘭若
一步聞壯僧請合力攻寺僧初猶畏縮不敢僧數數說之心遂動于是椎牛盟衆誓必

知難而退
盜亦狡黠

至死不悟

放下屠刀
自可成佛

盡殲衆禿。正午。與師率衆進攻。壯僧爲先鋒。飛天虎作後盾。鳴金助威。抵寺址。壯僧命破牆而入。揮椎擊牆。牆堅如鐵。鑄體爲反躍。手麻木。不仁者良久。衆盜環而叩牆。絲毫不損。咄咄稱怪。議縋而入。盜衆復不敢輕進。于是相率歸。至晚。壯僧議用火。箭射入焚其寺。若然。頭陀無瞧類矣。飛天虎稱善。因再率衆往。燃炬如白晝。又用火。珀松脂膠于箭頭。熱以射入。射數箭。甫脫弦。突有數僧持棍躍垣出。鐵棍起落。衆盜四潰。觸僧棍者。罔不立斃。格鬥移時。以數僧敵數十盜。盜猶不敵。壯僧引椎着僧棍。椎爲反擊。手麻失椎。飛天虎力格二僧。喘汗不得休。正洶洶之間。忽見老僧蹲牆上。大喝曰。我輩出家人。以慈悲爲懷者。何陡起殺人心。在此戰鬥耶。老衲纔一合目。汝輩已犯法戒。速休速休。僧始稍懈。老僧一躍下垣。舉禪杖擊盜衆。肩各一下。皆直立。不能動。老僧數其罪。絮絮與語。如講經。然盜大感動。間有泣下。老盜一一跌以足。始得回復。自由盜衆歸咎壯僧。擊殺之。飛天虎自願歸田去。衆亦從之。不復返。寨爲盜矣。

婁天權曰。法律不足畏。強力不爲制。一聞老僧之說法。遽能感激其天良。不復爲盜。使官吏而知出此宇宙間。恐不復再見盜之踪跡。惜乎世之無此人也。

萬無一失者乃竟無一者不失甚矣人之不可自誇也射者固自以爲奇觀者亦以爲奇而區區一乞巧乃謂不足奇斯真可謂之曰奇汝何人乃敢誇大口豈敢臉皮厚耳至此想可算得神箭

●神手箭

佚名

魯省某鎮有柳武者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而弓箭最爲精熟百步外射人萬無一失故咸以神手箭呼之鎮東有關帝廟前豎旗杆二頂上刻獅子滾繡球狀時值五月十三日進香之人甚衆柳武手持弓箭至山野打圍適從此處過見旗杆上之獅子滾球遂挽弓搭箭射之竟將左邊之繡球射下又一箭而右邊之球亦墮進香者環繞而觀人人歎絕惟道旁有一丐呼曰如此之箭烏足爲奇柳驚問曰是則若何而始足奇歟丐答曰如能射我方爲奇耳柳曰此何難惜爾我往日無冤近日無隙何可射汝丐笑曰果能射死亦無怨柳怒曰汝一乞兒有何本領敢誇大口遂發一箭向丐射之丐一舉手卽被接去再射亦如之連發數箭皆然柳大慚面紅耳赤仰天呼曰余神箭之名一旦被汝掃盡矣丐曰爾無懟可隨我來乃導至一山下曰子箭非不甚佳奈尙未能精熟今授汝以箭書一部按書習練他日當所向無敵惟成名後勿忘余今日可耳語次委書於地丐卽不見柳拜謝取書而回專心習練三年技大進後中武狀元壽至九旬無疾而終

婁天權曰。吾不省世界固有此等奇人否。設或有之。雖爲執鞭吾往矣。

少林僧

佚名

錫山某氏者。巨富也。年已耄耄。僅一子十餘歲。忽得療疾。即俗呼爲童子癆者。日漸羸瘠。歷徵名醫。不少痊。某大憂。一日忽來一僧。持鉢求募。某素好施。與之齋。僧見其子大驚。謂某曰。貧僧叨盛齋。無以爲報。幼習按摩術。願爲公子治此病。某大喜。下拜。僧與之約曰。闢一靜室。屏絕家人。一日三餐。以時置門側。僧當自取也。某諾之。僧遂日爲按摩。逾月餘。某伺僧他出。欲入內探視。而門加鍵。因窺於門隙。見其子掇凳跳躍。面色紅潤。大異。昔時又旬日。僧偕其子出。謂某曰。邀施主福。幸不辱命。然貧僧願得公子爲徒。授以拳棒。某諾之。年餘技成。僧遂別去。自是僧歲一至。課其藝。歷五六年。錫山又來一僧。賣藝與之角者。輒爲所北。某氏子少年任氣。與之較久之。僧仆。某氏子欲去。僧起牽其裾曰。君拳法類我。派誰授子者。某氏子不肯吐。遂歸。期年其師來。某氏子舉以告其師。曰。我少林二房僧也。自寺散後。各雲游四方。以藝度日。相約不授外人。我以子可教。故破戒。不料子恃勇好鬪。以致事洩。我不能留矣。堅欲去。挽之不可。自是遂不復至。而某

雖任氣然
尙識深淺
非真魯莽
者比

知其邪僻而復以絕技授之如虎附翼法雲誠多事矣胡大之爲盜未始非法雲有成之

氏子亦不如前之任氣云。

婁天權曰。習拳術者。往往明醫。蓋人體生理學。固彼所應研究者也。惜某氏子。因恃勇好鬪。致見絕於師。不然。彼所詣固不止區區拳術已也。

●大盜胡大

子誥

羊城有胡大者。積年悍賊也。雄捷能躍門樓。少時學習少林拳棒。得其秘授。其師曰。法雲上人嘗戒之曰。觀子之貌。當入於邪僻。以非命終。然子之聰明才力。實爲及門之冠。吾有絕技。舍汝無可傳。但傳之又恐汝爲害于人。不傳恐此藝湮沒。不能嗣響於人間。以是躊躇。胡大指天誓曰。決不爲非。謂後日必自束身正道。不爲師門之玷。法雲上人乃盡出所得授之。後胡大父母俱亡。不善籌家計。迫於衣食。乃入匪類。爲盜積案。纍纍縣中。捕役畏其勇。即知窩藏處。亦莫敢往擒。一日。胡大潛至省垣。伏匿城西塘魚欄附近。蹤跡詭秘。人不敢告。營中某弁者。亦以拳勇名。因於晚間遴選壯勇百餘名。各持槍械。前往圍之。三匝號於衆曰。如見賊首。出併力擒之。無令逸去。時胡大在內。手中並無利器。聞之。亦不驚懼。從容啓戶。自外達內。望之洞然。胡大將酒肴陳於廳中。高坐細嚼。

旁若無人。衆相視莫敢先發。某弁大怒叱曰。汝等真可謂酒囊飯袋矣。持矛逕入衆中。隨之胡大擲杯大笑。雙拳兩脚縱跳而前。大聲謂衆曰。汝等勿太相逼。乃公去矣。言未畢。投袂而起。不知所終。

婁天權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况絕技乎。法雲之於胡大。知其不可。不忍已技之失傳。而忍生靈之荼毒。其罪浮於胡大矣。

●飛鼠兵

佚名

清雍乾年間。余鄉有陳姓者。延一客籍蒙師。課其子。經年不回。且勤教讀。賓主甚得一日。主謂師曰。樹上鴉鳴甚爲可厭。師問何在。主偕師出屋外。指曰。此呀呀者。正鳴也。師舉袖向上拂之。鴉卽落地。主大驚。疑索視師手。則頃出屋之時。適見黃豆隨撮一握耳。叩其術。自言少習袖箭。百步內發無不中。主因命子天門兼受其術。師僅授拳棍已一時。無兩。後松江提督有武狀元出身者。天門欲與角技。至松夜掇提署兩大石獅。攔大門口。翌晨合署驚譁數十人。推挽之不少動。天門旁笑曰。何用。多人兩手掇至故處。提督聞之大驚曰。此必陳天門來與我校力也。吾命休矣。旋得一計。延天門入署。欸以盛。

好炫技者
其結果恆
類此
年氏門下
固無奇不
有者也

筵將右手。日夜浸冰水中。數日。遂謂天門曰。聞先生絕技。先受我拳。可乎。天門坦然許之。及拳至腹。便知中計。急歸家。竟瀉血卒。提督誠譎矣。然非此必死。天門手好鬥者。必亡。可無鑒歟。蒙師竟不知姓氏。自言少入年大將軍營。充飛鼠兵。謂能晝伏夜行。一躍數丈。以是羣咸以飛鼠兵稱之。

異史氏曰。陳氏始謂得此良師。乃其子之幸。孰知戕其子之身。噫。是果其師授技之咎歟。抑亦其子不善用其技之咎歟。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董姜俠魂編輯

▲訪師篇▼

●白氏拳術紀聞

塵因

吾國拳術久稱於世。相傳派別綦繁。然不外於練氣。練力。爲入步之初階。而亦爲練習拳術之秘訣。夫練氣者。屬於柔性。練力者。則屬剛性。精而言之。連柔而剛者。爲上乘。是故練力不如練氣。果其練氣大成。則如神龍天矯。使人莫測端倪。雖連其技術。等於繞指之柔。而可立破堅壁。敵人遇之。其傷而靡。知其何以傷。其軋而靡。知其何以軋。嗟乎。若是云者。歷觀今古。有幾人哉。清代康乾之間。草莽之士。大多尙武。一時大江南北。罕弗知有甘鳳池者。而弗知與甘可以相頡頏者。猶有常州白太官在也。白太官生於清。

室中有人必屬
險境白太
官貿然而
進吾爲之
汗捏一把冷

不是冤家
不對頭可
爲太官夫
婦寫真

代。雍。正。時。迺。明。尙。書。白。昂。之。嫡。裔。年。少。而。美。嗜。武。術。甫。入。冠。已。得。少。林。之。真。並。嫻。習。內。工。如。壁。虎。勁。八。段。錦。等。皆。嫻。習。且。工。年。二。十。未。娶。浪。游。淮。海。燕。趙。之。間。未。有。挫。其。鋒。者。一。日。道。過。井。陘。迷。於。行。徑。日。暝。入。峪。而。四。山。環。抱。莫。知。所。之。又。行。數。十。武。一。荒。店。在。焉。茆。屋。三。椽。狀。至。毀。敗。雙。扉。重。掩。太。官。探。身。窺。之。閨。寂。無。人。室。中。祇。繡。牀。竹。几。各。一。事。几。上。殘。蠟。半。枝。燼。影。將。滅。不。絕。如。縷。榻。左。覆。一。瓦。缸。形。巨。可。盛。石。水。斯。時。太。官。疲。極。遂。入。室。少。憩。詎。知。一。夢。方。醒。時。已。夜。闌。忽。覺。風。吹。牕。紙。瑟瑟。作。響。太。官。大。疑。後。見。巨。缸。振。振。若。動。搖。一。人。自。缸。探。首。窺。示。俄。而。躍。然。起。奪。牕。而。出。太。官。急。逐。之。不。得。欲。避。去。又。苦。夜。深。無。地。可。徙。無。已。仍。枕。刀。假。寐。又。頃。燭。滅。月。光。自。牕。隙。射。入。作。慘。澹。色。隱。約。又。聞。牕。櫺。格格。響。忽。覺。黑。影。一。線。踰。牕。進。恍。如。飛。燕。落。榻。前。細。視。之。迺。一。絕。妙。女。子。手。舉。雙。刀。砍。下。太。官。急。避。其。鋒。刀。砍。榻。沿。入。木。猝。不。及。拔。太。官。迺。抽。刀。與。格。不。敵。欲。遁。去。後。覘。牕。外。若。有。人。伏。不。敢。由。戶。出。疾。向。上。蹤。手。承。屋。樑。奮。足。踢。椽。椽。折。瓦。飛。遂。聳。身。出。女。隨。之。馳。逐。數。十。里。天。色。已。曙。二。人。力。俱。不。支。咸。仆。女。暈。不。醒。未。幾。太。官。起。覘。女。兩。頰。酡。然。眉。目。娟。秀。豔。之。不。忍。傷。折。復。自。溪。澗。中。掬。水。與。飲。女。蘇。感。其。情。遂。委。身。以。事。太。官。於。是。

白太官胡
唐突乃爾
或愛材心
熱急不擇
辭耳

携歸琴瑟靜好三年舉一子曰阿虎甫晬太官又他去一日途過魯界近黃河遂操舟進又夏家莊而河岸雜樹叢集忽見一孺子盤旋樹枝之上幾欲墮水太官急往救之孺子大怒曰吾在此作戲干爾何事耶復縱身登舟奪太官隨身之朴刀去太官急逐之孺子行殊疾太官足力弗能及約里許至一村舍孺子直入村村前一老者佝僂立村側鬚髮斑白年約五旬餘貌至清秀揖迎太官曰小兒何事相忤累君如此發怒耶太官舉以告翁笑曰小兒頑皮太甚老夫亦無如其何君息怒請入寒舍少憩吾必有以報君太官無已遂隨翁入邨入坐各道姓氏始悉此地卽名夏家邨老翁曰夏平孺子迺其次子曰英保纔十一齡耳太官復讚英保好身手並勸其習武夏平曰小兒驕甚非乘有驚人技者彼不願師之奈何太官復自薦夏大笑曰得君賜教固佳惟小兒處仍得與之商酌太官大赧然亦不敢與競談次英保忽跳躍出曰白君欲爲吾師亦可第兒須白君一較果勝吾當師之不勝則何如……夏平叱之曰孺子何知白先生名聞南北烏屑與汝子戲哉英保仍跳躍曰兒不解何者爲名惟較實力之上下耳夏平欲叱退太官阻之曰翁毋阻吾亦深願領教脫不勝吾願以此刀爲贈此生事翁爲

足見天下
之大能者
其多決非
一手可能
掩蓋也

國技大觀 白氏拳術雜聞

四

訪師篇

師永不在。令子前談武事也。夏平亦欣然諾。遂令英保出場。與太官格鬥。交手而後。歷二時。不分勝負。蓋太官之剛。足以控制英保。而以柔術論。則非太官所能占勝。於是太官以剛進。英保則以柔避。太官以力取。英保則以智禦。太官多以矮式與敵。而英保反縱高難之。且英保身手狡若猿猴。着着使太官捉摸不得。迨至薄暮。日光已歛。太官仍不克取勝。而精力已疲憊極矣。夏平遂從間止之。曰。可少憩。白先生乃從遠道來。勿使其久勞。來日續較可耳。聲甫息。英保雖身立夏平身側。神色自若。嘻嘻酣笑不已。太官雖力止。不使喘而神色已失常度矣。復入室。太官遂禮夏平為師。認英保為師弟。欲以刀為贈。夏平辭不令承受。曰。前言戲耳。吾因愛君之材。因作戲謔。乞勿見責。為幸。太官亦惟報以微笑。繇是於夏家村小住三年。技乃大進。後始知江南大俠甘鳳池亦夏平之高足子弟也。清代中葉。少林派拳術盛行。風塵草莽之間。好弄武者多宗斯派。他若武當派者。什之一二而已。惟少林派多傳於方外人。而一般噉哺酒肉之遊。腳僧亦多假此美名。橫行風塵中者。一日。夏平偶偕白太官入城市。忽覘一廣場。周圍數百人。狀如蜂擁。夏平偕白太官亦雜其中。迺一僧在場中賣藝。濃眉巨目。年約三十許。人身長

大不慚
可使識者
齒冷

六尺有奇。兩臂虬勁。無倫比。口操江浙音。狀至惡俗。揮拳旋舞。迅疾如風。其技術似庸中佼佼。而非平日賣藝者比也。舞畢。復拱手向衆道歉。繼曰。小僧之技固陋。不足登大雅之堂。第歷遍數萬里。與敵將千人。竟未遇一對手。今在場者。當不少。內家曷可入場一較乎。語甫竟。忽一少年入場。僧以斜目昵之。覘彼少年。纔二十許。狀亦偉大。良久。僧昵之曰。可惜。可惜。少年益憤。遂與角。即舉手作黑虎偷心式。向僧胸際擊之。僧急避。更以餓虎攫羊式還擊。少年方避其鋒。不防僧飛一腿。少年顛仆丈餘外。如中巨創。其家人急扶之歸。而繼少年與角者十數人。咸爲所敗。僧復召之。竟無敢應者。僧遂捧腹狂笑曰。吾初以爲天下之寬。不少能者。庸知噉飯者特多。殊使老僧掃興不淺。老僧今來特爲訪友。今又空走一次矣。言已。欣然作自豪狀。又久。曰。前所獻者。迺拳術。今再獻內工。以示吾拳術之來歷耳。遂出一籐斗。重量不逾二斤。高可尺許。底尖而口平。持之示衆曰。老僧跌坐此中。脫有能撼動者。吾即折服。否則請代籌五千金爲保安費。言時。色頓變。將斗安置場中。躍身而入。合掌跌坐如老僧入定狀。時有不平者。共往撼之。不少。動僧狂笑曰。速籌五千金來。爲爾等造福可耳。何必徒尋煩惱。時夏平已憤。不可遏。

十步之內
必有芳草
彼僧豈可
以一手掩
盡天下人
宜乎召禍

又來矣

止陰詔。白曰。爾可出手矣。太官猶覺自怯。夏平曰。不勝吾當爲君助。太官遂奮身一躍。入場。飛腿踢出。彼僧及籐斗均跌出數丈。而外半晌。僧使掙起。一時觀者大譁。僧復止之曰。此偶然耳。更請白獻技。太官亦不辭。適場側橫列一巨石。長可七尺餘。太官欠身臥石上。以背貼石。復立起。石亦隨身而起。僧大駭。太官更以兩指彈之。石立倒。頓碎十數段。太官神色自若。曰。大和尚可能一賜教否。僧舌頓結。不能答。抱頭鼠竄而去。閱三年。太官往山西太原省。途過太行山下。忽遇一僧。名鐵肚。佛者亦以賣技生活。太官往觀之。即三年前敗於彼手之和尙也。僧覘白來。即怒目瞋視曰。君可憶及三年前事否。今將與君索舊賬矣。言已袒衣露腹。便便然如覆箕。遂指之曰。君可試擊三拳。吾若少動。終身不談武。若不動。君當補償吾三年之辱。否則吾與君生死決也。太官即諾之。私忖曰。敗戰之將。不足懼也。遂迭擊三拳。果不動。太官大駭。僧急轉手。扭白之衣襟曰。今日當讓老僧自豪矣。復與白角力。白不敵。將敗去。最後易以柔進。乘僧之虛。又作探囊取珠式。忽聞僧大吼一聲。則僧之腎丸已入太官掌中矣。僧頓暈倒而殂。一時觀者多頌白如神人。而白太官之名。因之大震。又數年。太官南下。將抵里門約里。許見一孺。

白太官居
心太險宜
乎有傷子
之報

寥寥數語
在太官
嘔吐極
沉痛至極

子年不盈十稔。堅握小拳。猛擊道側巨石。石暴火星灼灼。射出尺許。太官大駭。默忖曰。年稚如此。其長大則吾無立足地矣。遂舉手暗擊之。孺子不支。痛且死。復大號曰。吾父白太官。何不歸兒將被人毆死矣。太官大窘。急救之不果。遂昇尸而歸。夫婦大慟。幾絕終身。不談武。太官之堂孫曰轉兒。長其叔阿虎四齡。襁褓中。太官夫婦愛至極。時以藥水洗鍊其筋骨。四五歲之間。即使其練內工。周身骨節柔如緒。惟性至憨。入冠而暴。慣喜平人之不平事。鄰里間多呼之曰大痴。繇是轉兒亦以此自名也。迺祖自喪子後。終始不談武事。且不走村里一步。夫婦朝夕以蒔花自娛。有時大痴請說武。太官則太息拒之曰。練武不如養氣。吾今不願談此。並願爾亦可不談此。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大痴雖不敢與辨。而中心終不然是說。仍自練習不少。憩鄰里之間。一時有老白小白之稱。某年夏正。鄉人農忙之時。一日二牛鬥道側道中。往來行人多裹足不敢近。二牛彌鬥。彌烈。奮不可解。觀者大恐。蓋懼二牛必傷其一。然亦無術解紛也。適大痴過其側。人咸阻其不必前。大痴微笑不聽。趨前伸出左右手。分持二牛各一角。立解。且二牛皆木立不克少動。觀者譁然多驚。彼爲神勇而大痴之名益彰。白家橋之河道清代。

喝呼皆恃
官勢作惡
之故也

痛快痛快

圖技大觀 白氏拳術紀聞

八

訪師錄

運糧時有過往者其運糧者每一艘中約計二三十人不等運糧時多結羣而行或三四十艘或五六十艘之船隻結爲一羣其操舟者性多暴烈凶橫所經之地肆意騷擾居人咸不堪其苦引爲隱憂一日大痴坐河畔網魚適遇糧船經過大痴一時不及網讓道彼船之纜夫亦不少讓直衝而過迨纜索與網索相絞大痴則將網索一彈纜索立斷岸上之纜夫均仆爰是大怒急召其夥數百人均持木棍登岸與大痴奮鬥大痴不拒亦不少讓遂縮身若拳形任衆摔擊不還一手路人觀之皆不平然亦無敢趨前解紛者約時許羣持之木棍多折斷而衆怒仍不可釋大痴遂立身曰再若是毋怪迺翁不耐煩復伸兩手橫掠一周羣夥俱仆斯時各船之舟子俱登岸欲與大戰大痴覘來勢凶猛知非臂力所可勝者遂奮前以指一一向衆胸膈點之衆僵立不能動其幸免皆大恐復央大痴解釋大痴笑曰爾等迺白尋煩惱請在此小立三五年亦可耳言竟急轉身去舟人多知非央求所能解釋者最後迺延當地士紳轉圜大痴以此後運糧過徑不許登岸肆意騷擾舟人謹諾不敢抗並勒石河畔以誌永久大痴遂一一釋之各皆狼狽而遁此後運糧船經過白家橋多不敢犯而鄉人至今猶德之

儒冠誤人
不知凡幾
吳展晉之
說與吾深
表同情然
亦足徵吳
之抱負不
凡矣

塵因曰。武術固有利於人。然亦足以害人。其所能避害趨利者。全貴養氣耳。試觀白太官誤斃其子阿虎事。皆是養氣之工夫。尙未做到極點之故。若歸咎於練武誤事。則武術冤煞矣。雖然。又豈僅練武之一端。而貴養氣哉。孟子曰。吾自養吾浩然之氣。斯爲處世之名言。

●吳展晉軼事

塵因

歙縣吳展晉者。生而矯健。有奇氣。少孤。家貧。不周衣食。然不愛人憫恤。迨年十五。仍無所事。鄰里間時有年長者勸其讀書。吳展晉笑拒之。堅詰其故。曰。天下誤人者。莫若儒冠。吾寧能自去尋煩惱哉。或勸其傭工。吳又笑拒。不納。爰是里人多鄙之。日久。幾無人與其通往來者。吳家處縣西之溪南村。崇山四蔽。巒巒綿互。居民敦樸。有古代風。年壯者輒好弄武。吳亦性嗜武術。苦里人多不樂與羣。吳亦不樂與里人伍。日輒於山麓間迎風擊掌。以百數。記或以腿向空中橫掃。十數度。或以砂袋縛兩踵而縱高。每日黎明。必如法自練。風雨不廢。如是者五年。未嘗一日間斷。其臂力足可辟易百人。然未曾一試。里人亦多不知者。蓋因其儀表恂恂。然不類嫻習武術故也。里中有王姓名德昌者。

聞之可使
人作嘔三
日儼然操必
勝之權

素以販布爲業。家道小康。可爲一村之冠。德昌好善施。凡有告乞之人。若求之巨細。必應。一日有二黑漢往告貸。狀至凶惡。入其門。即出撲刀二柄。擲堦下。復求見王宅。居停德昌出見之初。仍以禮相待。請示姓氏。二黑漢遂同聲曰。江湖游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聞君多財仗義。請借我三千金。毋少却。却則非君幸也。德昌瞠目不能應。既久。遂婉言曰。不才曩以販布爲業。所獲茈茈之利。祇在錙銖之間。即少有積蓄。亦不足千金之產。今多埋於黃土中。靠天吃飯而已。壯士若取茶資十數金。左右不才。或可應命。如君所說。不才雖即時破產。亦不能得此數。壯士志在大謀。可別向他處設法。一漢大笑曰。守財虜。亦欲留此灼灼黃白物。帶從棺材中去耶。豎子不屑與言。請與吾一較。果君勝吾等。從此長辭。不再進。溪南村一步。否則請爾速離此宅。無勞乃翁破殺戒也。言已。卽飛掌擊堦下石。礎石礎頓碎。若冰紋。復舉掌向王曰。爾之大好頭顱。能抵此一掌否。德昌大窘。惟迭聲乞壯士饒命。一時觀者如堵。雖代王不平者。有人然覘此二漢之技能。恆莫敢挺身與敵相持。少頃。忽一少年挺身出衆。目睹之。即里人鄙視之吳辰晉也。衆覘吳出與抗。咸譏其妄。多默忖曰。螳臂當車。此小子亦是活得不耐煩矣。二漢覘吳之

吳平曰練
掌與空氣
爭戰此乃
練氣工夫
宜乎非彼
敵矣漢所
可

即此三字
足以代拳
術之真傳
矣

形狀其文弱不禁一捻遂佯笑曰乃亦敢代人不平耶請再練十年脫盡爾之乳臭氣
或可來吾前受業吳仍立堦下不少動惟頻頻笑曰今日與君等來角力勝負生死皆
繫此掌之中一揮手間即可分別上下胡嚅嚅效兒女子態耶一漢笑指撲刀曰爾獨
不畏此物乎吳大笑曰丈夫殺人奚必假手於此等蠢物實告君君等既恃此作惡已
非殺人手矣今君既來吾村乃處客位請先出手可耳一漢大怒奮袂趨前欲捉吳臂
吳閃身避其鋒甫一舉手還擊而彼漢之臂忽低垂失去運用之效力筋骨間如受巨
創酸痛幾不能耐次者趨前助之其受創亦然二漢遂赧然不語拾刀而去復顧吳笑
曰十年後吾再與君相見可也絲是吳之聲譽大噪里人多刮目相看間有詢其練法
吳曰吾向不解練法惟吾性好弄武又苦無人教授故終日惟向空氣中虛擊五年以
來一日未嘗間斷久而則覺兩臂抒折有風偶擊巨石掌尙距石尺餘彼石已碎有時
手擊百數十斤之巨石輕如拾芥吾始知力已少進然卒不敢與人競迨今覘彼兩僮
亦可稱豪則吾或出手矣或勸其學拳術吳唯唯然卒不見其與人談拳術里人有
好事者欲求其傳授吳則以打空拳三字答之其他不道一字又二年一方外人入村

乃特訪吳履晉者。吳遂隨之遊。又三年始返。時歛之北鄉有李翁。素以販賣梨果爲業。幼年亦嗜武術。尤精於蹴踢。名震一時。鄰里中婦人孺子莫不知李翁之蹴踢。利害間有趨前求教者。李翁多拒之。曰。武技易招凶事。非利世之術。我輩乃良善之民。得不知仍以不知爲善。絲是里人雖知其精於蹴踢。而不知蹴踢究竟若何精善也。一日李翁負擔行村市。忽與人忤。飛起一腿而被蹴者仆。尋丈外良久弗能起。時爲吳履晉所見。急往求授。李翁固不與言。吳憤甚。然亦不敢與角。自此吳日躡翁之後。欲乘隙竊其技。能適將中秋節。李翁弛擔村側。吳趨前佯欲購梨。使翁悉取所有供獻之。吳一一播弄。幾熟。最後不顧而去。李翁憤極。急飛一足蹴之。斯時吳已有備。疾閃避。復長揖而謝曰。謝翁之賜。吾誠獲益良多。李翁知其技術爲彼竊去。遂大悔。然已無及矣。未幾吳遇一道者。從遊五年。技益大進。所謂內工外工皆非常人所及其聲譽亦不止限一村鄰邑。鄉鎮罕不耳。吳履晉之名而神悚者。道者復邀吳遠遊。吳亦願從之。往從此江淮之間。時見吳履晉足跡。燕趙多好武者。康裕之家則藉以自衛。其非康裕者則藉以淪泊。江湖賣藝。餬口或有陷入草莽間爲菴苻之賊。會江淮大水。飛漲千里。良田幾成澤國。清

恐仍是吳
之雕蟲小
技也

淮揚泗一帶哀鴻遍野。老者死於溝壑。而壯者流於四方。臂力少強之徒。日間賣藝。餬口。夜間則爲盜。爲寇。一日吳大醉。途過揚州小教場。忽見一賣藝者。橫列木椅十四。彼漢縱身從椅隙中穿過。自首至末。一瞬而過。狀如飛燕。身手俱不著地。一時觀者喝采。如雷動。咸驚其爲天人。適爲吳過。覘之狂笑曰。雕蟲小技。烏足云。奇觀者。頓然聲止。反顧吳。乃一醉漢。遂置不與辨。惟賣藝者。艷然不悅。卽挺身逆吳曰。君旣鄙視。當能彊我。曷弗在此小試。何如。吳益笑曰。此烏足以難。亦不卸去外衣。卽束身如法行之。不少異。觀者益驚。而賣藝者。仍不甘服。曰。君亦別有所能。否。吳笑曰。吾善游龍術。今可一試。遂索一巨罇。滿盛酒。置案上。復以二指擎案脚。平舉過頂。周行藝場。三匝。神色不變。最後徐徐落於原處。而滿罇酒。涓滴不溢。一時觀者狂呼。咸頌吳藝。賣藝者大赧。急收場而去。翌日吳屢晉午寢。忽一雜役持牒進。吳接視之。乃素不相識者。役復稟曰。來人欲君同行。云有要事商也。吳遂如約。同往。行約五里許。忽見一古刹在焉。牆堵荒蕪。似久斷絕。香火狀導者。引進甫入門。則覘十數彪形大漢。赳赳然如虎賁之士。細審之。昨日賣藝者亦在其列。吳始知身陷賊穴。必是賣藝者尋釁。首由賣藝者迎至堦下。握手入堂。

儼然似虬
蟠之老
桂蘭也
張

今日請君來。並無惡意。蓋欲與君角力。果勝。吾儔則揖君爲師。永矢弗在。江湖賣藝。若不勝。恐今日即君生死之紀念日也。吳笑亦不拒。賣藝者遂前撲。欲捉吳之衣襟。吳反手摔之。賣藝者仆。環境之夥皆擁上。然多不能近吳。身後卒爲吳摔仆。衆知不敵。復謂吳曰。殿中偪仄。不足展吾等身手。曷往埜外決鬥。何如。吳立應之。遂同往殿後一深林中。庸知早有數十人執械而待。吳知是日之械鬥不可目爲兒戲。但手無寸鐵。似難挫敵。夥之鋒無已。惟自褫羅衫一襲。紐作繩式。雙手捉其兩端。與衆格鬥。衆力不可禦。各持械等於無用。遇則械落。或折。未幾而鳥獸散。竄入林中。吳亦不追逐。仰天狂笑曰。吾以爲若儔乃銅鑄金剛。庸知俱是紙糊之羅漢耶。如是則負吾一襲羅衫矣。言竟又大笑。出林甫行數十武。則覘道側席地坐一老翁。年約八十餘。作佝僂狀。身側坐一女郎。年可十五六。髮鬢垂肩。際神彩娟秀。吳過其側。翁即舉頭曰。君非歛人吳辰晉乎。吳愕曰。翁何知者。翁笑曰。老朽耳。君之名久矣。適間林中械鬥。君藝良佳。第爲若輩鼠子敵。殊不值耳。今孫女雲兒不自量。力欲向班門弄斧。惟冀君指疵。毋吝教誨。吳亦知彼女郎必有特殊之異。絕非前次賣藝者之儔。遂答之曰。教誨則不敢承受。然亦深願廣。

雲兒固可愛然窮煞
一個好漢矣

吾之目光女郎遂歛袂作禮出劍而舞俄而白光有聲草木俱冷又頃祇見白光一團灼灼奪目久而不辨衣帶之痕跡又久而化着一團白光幾不辨其中尙有人在舞罷白光頓歛草木皆春女郎端立嫣然神色自若吳大驚咋舌不已後隨老翁談劍術又三年翁以雲兒偶吳伉儷益得而吳之技藝從閨房中獲得老翁之真傳尤夥從此吳展晉之名大震江湖豪客聞之多退避不前卒無一人敢撓其鋒者明年吳偕雲兒遊東魯途過一古刹欲入內少憩甫入門一僧出迓虬鬚虎眸形至凶惡似非慈善者惡笑向吳曰客從何來亦勞頓太甚將藉此少憩耶言時雙目斜睨雲兒不少瞬吳窺之心殊不悅然既入門亦不必買然示怯遂偕雲兒直趨進形若無事也纔過正殿猝見廊下環立十數強人狀多猙獰可畏各向吳及雲兒咸作輕薄狀切切私語目光漸集視雲兒爲的其神態亦至猥褻也吳斯時大憤急欲出手扑之雲兒則以目示止彼老僧仍延吳等進詣後殿則見屋瓦零落垣堵傾頽吳即返顧僧曰此地殊無可觀覽吾等仍在前殿少憩何如彼僧笑曰吳展晉君爾豈忘却故人耶吳聞之頓怔熟審之彼僧似曾相識僧復曰君之游龍術殊足使人驚駭今則請君入甕蓋欲踐十年之約也

果然諸君
入塾矣

即此言語
已非常人
所及矣

會廊下諸僧俱進環圍吳及雲兒。吳知己入賊穴。遂出手與彼僧敵。雲兒亦佐之。諸僧咸奮袂進。直取雲兒。曰：箇妮子亦敢向虎吻拔髯乎？遂直前與格。庸知力俱不敵。吳偶促步前進。忽踐一石。石立轉動。吳及雲兒俱陷入土。穿吳及雲兒既入穿焉。則見穿中黢黯異常。了無所覩。穿之左側裂一隙。輸入一線微光。復覘穿中白骨累累。陰森逼人。如墮鬼域。再四顧穿中。宛若鐵壁。欲遁而不可得。惟夫婦相對咨嗟浩歎而已。既久。惟聞穿頂有人往來。若監視穿中之囚者。復聞羣相會議。有謂個妮子色固妙絕。天人其技。恐非莽大哥所敵。吾窺其狀。似非莽大哥所能伏者。即或允之。亦非莽大哥之幸。有謂如彼之妙人。活活餓斃穿中。亦殊太忍。有謂吾等今晚或往殺彼賊。折彼妙人之翼。此事如可轉圜。有謂彼賊若以智取。或可若以力敵。似難取勝。奈何紛紛絮語不已。然皆爲吳等所聞。吳遂私慰雲兒曰：吾等可脫此穿。陷矣。繇是二人戒備禦敵。未嘗少憩。入夜忽覺穿頂移動。吳趁勢飛足蹴之。石板頓崩。吳及雲兒俱躍身出穿。時彼惡僧手持戒刀而進。衆僧俱進。皆不能撓其鋒。未幾彼僧之戒刀已爲吳得。於是衆僧次第路一一受誅。無孑遺。後火其寺而去。次日即偕雲兒返溪南村。而村中父老見之多刮目。

相待吳亦不與人爭。間有勸其操保鏢業。吳笑拒之曰。吾人練武。乃自衛。非恃爲豪家。作看門狗也。後收三五弟子。談武自娛。其弟子雍。國良者。乃吳摯愛之高足。一日過歙縣市中。覘一遊僧。強索於市人。雍大不平。怒叱之。僧反長揖謝過。雍歸後。神思頹然。吳異之。雍舉以告吳。大慟曰。此不可瘳矣。逾四日。雍果歿。餘者詰吳之故。吳曰。此惡僧所施之點血術。雍之腑臟爲彼傷折。故無救也。衆憤欲尋僧復仇。吳阻之曰。不可。爾等皆非彼敵。若去。必不幸。彼僧三日之內。必來令其自死。可耳。衆不解。亦不敢詢其故。遂殮雍厝於他室。更以空樽實巨石。皮靈堂。吳終日守之。不少憩。甫三日。僧果至。詢其死狀。吳質以心病告之。僧遂禮之。吳亦從旁答禮。彼此每揖下。寒風颼颼。他人多不敢近。已而僧去。吳笑曰。吾仇復矣。蓋吳以僧之法還治之也。未數日。鄰人報街死一游僧。多不知何故而死。衆趨前視之。果爲殺雍者。又一年。吳偕雲兒訪其太岳某翁。終未返歙。市人相傳吳爲一老尼。暗算而歿。蓋非事實也。

塵因曰。吳展晉軼事。小說家多記述之。余聞伯岳汪鼎丞翁道及吳事。似與各書所記述者殊異。爰重述之。以待讀者考證耳。

●李友山

懺痴

其志可志

大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概

孰知後來幾敗於僧尼之手

韓亦壯者惜不務正耳

新會李友山孝廉。少年翩翩玉立。就縣城試。爲里中無賴所窘。引爲大恥。院試獲雋。旋登賢書。赴禮部試。不第。出都。襤被薄遊。天台鴈宕。諸名勝。詣普陀寺。僧號鐵禪。以技擊著名。時年七十許。修髯皤腹。岸然道貌。而雙瞳炯炯。英氣露眉宇間。李見之。備道景仰。願列門牆。鐵禪睨生。半晌掀髯笑曰。吾生平絕技。未嘗輕授人。恐其志不勝氣也。今觀子與老僧合有香火緣。幸紹衣鉢。朱大喜。留居山門。三載。遂盡其技。將辭歸。鐵禪勉之曰。子能養氣。吾無患焉。爾顧江湖禁忌。有三。一尼。一僧。一讀書人。子見之。勿撓其鋒也。李謹受教。辭僧去。路過杭州。訪同年張某。寓諸其家。杭有土痞韓二。亦以勇力雄於時。廣召黨徒。魚肉良懦。鄉民敢怒不敢言。日者李偕張飲於酒家。比就座。突有莽男子至。自言爲韓二高足。座位其先定者。誰敢奪席。叱李及張。謾罵至無倫次。張文弱。強要李去。李不能耐。反唇相稽。莽夫怒。攘臂而前。將欲逞武。李舉手輕扼其吭。莽夫幾暈絕。抱頭竄去。歸語韓。韓髮指眦裂曰。鼠輩何敢爾。吾當有以懲之。乃號於市曰。吾伸吾臂。有揮拳能使之動者。賞千錢。否則以一錢界我。里人惡其慢。爭集焉。孔武者各奮拳以次。

李於此着未免疎忽甚矣。好名之心之不可有也。好名之累。人固未易量也。既笑韓復。譏李老而。驕雖有技。安得而不敗。

進手如雨。點韓兀不少動。衆視青蚨已盈筐矣。韓呼曰。諸君有獻技者。請前。否將告退。諸人相顧莫敢發。韓沿戶鳴鑼。聲聞遠近。至張戶外。鑼聲益急。張聞邀李出。詰其故。隨韓者約十數人。具告之。張謂李曰。昨觀君振臂一呼。彼人乃辟易。是少林宗派。盍折之。不然。吾杭爲無人矣。李略遜謝。挺身出。笑曰。勇士果如約乎。韓矢不謬。旋牢足以待。如樹盤根。李知其非常人也。運千鈞力。錘之。韓不克自持。顛仆十數丈。遺筐去。韓之門弟子曰。眞吾師也。舉青蚨畀李。羣擁之。願執業焉。李固辭不獲。遂留杭。爲技師。顧藝徒多。崛強者。侵暴橫恣。是其所習。李弗知也。鄉人不能堪。杭有老僧號靈台者。卓錫焦山。合少林武當爲一派。近已厭談俗務。理亂不相聞矣。杭人偶過從靈台。詢以近況。杭人曰。民俗猶昔。第近有粵人李某者。講武於此。鷄犬不相寧。杭民惛惛以目。可痛也。靈台曰。吾聞庾嶺以南。山水秀媚。其人多柔筋脆骨。乃敢班門弄斧耶。汝輩能爲嚮導。使老僧一挹丰采否。衆噉然以應。屆期。衆導靈台詣李。講藝所。李欸之。各道姓氏。畢。靈台爲述來意。將與角勝。李謝不敏。靈台曰。貧僧聞吾父老子弟言。皆盛道君。曩者韓某敢以螳臂當車。訕笑騰於方外。貧僧忘世久。顧景慕英風。不能自遏。若果見拒。匪特棄我。抑以

大巧若拙
此禿可謂
不見機之
甚安閒儒雅
是可人

彼自驕耳
李何曾驕
哉

禿驢該死

始終不驕
所以能克
敵遠禍也

滿口大話
安得不敗

守如處女
脫如狡兔
李生有焉

弱示人。竊爲壯夫。不取也。李仍遜謝。不敏。靈台固請。李曰。僕如閒雲野鶴。自謂無爭競。心高僧不諒。刻以相繩。性命呼吸。少縱即逝。爲之奈何。但期稍分軒輊。遊戲足矣。靈台笑應曰。諾。因叩李。擅何等武器。李曰。藝博而不精。不足言勇也。上人云何。僕當趨步耳。僧顧從者。持巨挺來。長凡七尺。輕以姆指持其端。平與心齊。其直如矢。李竊驚異。悟兵法。有以散馭整。以近制遠者。命友右取短棒。出決鬥逾時。僧利在挑撥。如常山蛇首尾俱應。李亦矯捷如猿。僧急欲制勝。虛晃一陣。佯敗以驕之。不虞李乘虛入。儘力猛撲。挺折分兩頭。旁觀譁曰。僧敗矣。衆皆失色。靈台大慚。將息片嚮。再請曰。戰雖小挫。盍更角吾力。李曰。夙無嫌隙。遊戲之說。我固言之。何言再也。靈台不可。旋伸臂出。張拳作毆擊狀。曰。吾能受子搥三搥。已。我將復之。否則請自隗始。先後悉如君命。李念頃與格鬥。知其工吐納術。慮彼先發。力將不任。請先之。僧屹立以俟。李握拳一揮。僧受之泰然。再接神色稍變。然已費千鈞力矣。三接後。當還受僧拳。顧技止此耳。報復必不免。事急智生。舉手作勢。大呼曰。來矣。手旋落空。不遽發。僧微哂。似笑其怯者。李猝又左手從僧私處倒磨而上。僧不及防。幾仆地。面色灰死。負痛狂奔。衆亦闕散。李謂門弟子曰。吾不能復。

已勝其敵
尤慮後患
其智誠不
可及
悔恨已遲
誰叫我自
恃拳勇邪

好名之心
終不能泯

機警

留此矣。衆問故。李曰。僧此去。必報仇。當避其鋒。毋及於難。衆挽留。不獲。李匆匆束裝歸。靈台既遁。不復返焦山。直詣某蘭若。睹一妙尼。切齒曰。我爲新會李友山夷傷。語未竟。狂叫而死。尼字淨持。靈台妹也。年四十許。豐神娟秀。如三十許人。裙下雙鈎。瘦不盈握。忽睹兄至。方起。迺陡聞兄言。便爾暈仆。不悉中何要害。無從施救。哭而瘞之。李歸匿跡里門。不敢出。閱兩載。無惡耗。稍與朋輩過從。顧心常惕惕。又逾歲。友謂李曰。君負駿材。何惜津逮來學。民生多艱。奮其爪牙。足以自衛。君豈有意乎。李然之。明年設塾於鄉。講學東偏。講武西序。及門者凡三百人。李怡然自得。蓋已絕意簪纓矣。次年從之遊者益衆。名噪一時。屆端陽節。諸生徒相率觀競渡。祇遺李獨居小窗多暇。竊自揣曰。余久未習勞。生平技藝。都不復記憶。趁茲良辰。試余筋力。亦足遣懷。乃御短衣。足登鐵舄。方欲演習。忽聞戶外剝啄聲甚厲。李啓門。瞥睹一纖足尼。叩所自。尼言訪李友山先生。李默念素昧生平。何得唐突至此。且語操浙音。懼不測。因託言外出。以拒之。尼逡巡不去。問歸期。李答曰。先生遨遊恒靡有定址。非所知也。尼曰。余有要事。與先生相晤。須暫留。李知其無去志。請曰。師傅遠來。喉間當苦渴。盍淪茗爲進。一甌。尼點首。李塾中設龍芽雀。

好險

幸哉

官固盜也
以盜訴盜
何怪其不
理

舌悉置簷際。小童烹茗則躍瓦取之。李竊自效。騰蹕飛迅。尼曰。爲眩。問李何人。曰。館僮也。尼太息曰。館僮且如此。吾兄死於是矣。茗畢。尼邀李使導觀先生寓室。則左圖右史。牙籤玉軸。紛列几案間。尼復長歎曰。書生且如此。吾兄死於是矣。日既暮。謂李曰。先生不歸。吾不便留宿。可寄語彼。五年前。靈台妹淨持從浙水來。異日再相見也。李唯唯。比出睹門。首署李友山館四字。方額鑄精銅爲之。尼飛足作旋風舞。以足尖畫其上。則李字加一筆。成季字形。戟指憤詈而去。李白是遣散徒侶。杜門以居。至今鄉人猶能道其軼事云。

婁天權曰。閱歷深。則意氣自平。與世無爭。則禍害自遠。孝廉不記師訓。屢瀕危險。未始非閱歷不深。有以致之。幸有智慮。乃能化險爲夷。然亦僅僅免耳。

曹泰曹杰

樸庵

拳術分南北兩派。北派注重實力。南派注重手法。北派之拳。往往爲南派所屈。非勇不敵。巧不如也。壽州曹氏家素豐。一日爲盜所劫。訴諸官。官不理。憤極。使兩子悉學拳。泰之師爲某僧。少林之的派也。杰則裹糧雲遊。歷豫直魯各省。訪其有名拳家。俱不洽意。

屠狗磨鏡
中且有異
人何況其
他

慨乎言之

優劣判然

秦亦可謂
從善如流
矣

折而回。夙聞四明張松溪之名。遂往浙訪焉。宿於旅店。見對門一箍桶老人。盤膝而理。篋年雖及耄。而神采內斂。杰異之。訪問店主。店主曰。此老拳師也。杰卽趨過。述請教之意。箍桶匠笑曰。此何足學。老夫五十年工力。至今只能箍桶。爾欲學。學我箍桶可乎。杰曰。但蒙不棄。卽箍亦良佳也。老人卽引杰盤坐。且襲其理。篋半年餘。察其意誠。謂杰曰。爾真欲學拳乎。杰曰。願甚。遂引杰至一密室。使杰解衣。老人爲杰按其骨格格作響。後授以敬謹徑勤切五字訣。謂之曰。從此加功不懈。雖不足勝人。而禦敵則有餘矣。杰從老人學五年。回壽。泰笑迎曰。老弟遨遊數年。學問大進矣。杰曰。聊能知拳術之門徑耳。或謂之曰。爾兄弟一習南拳。一習北拳。可能一決勝負乎。泰走至階下一手揆一石鼓。共重八百餘斤。繞其廊三週。其疾如風。杰笑曰。我不能也。泰曰。爾何能。杰曰。我能不爲人所乘耳。泰曰。果然。我撲爾可乎。杰曰。可。泰取勢相撲。杰稍移其步止。而泰拳悉落空。泰曰。爾能使我仆於地乎。杰曰。亦可。但必爾撲我。藉爾勢以仆之。於是泰復起而相撲。杰略以手迎其勢。或推之。或挽之。泰卽仆於地。無幸免焉。泰欲學。杰曰。不能。或可略變其手勢耳。由是泰之拳一變。其北派之硬攻直撲。與泰同學者皆不能敵之云。

婁天權曰。國家設官。所以衛民。至民被盜。而官不之理。何貴有此官。然今之坐堂皇者。固倍毒於盜也。哀我小民。其何不幸而生於今之世耶。

●吳俊

二 郎

事固鶻突
文亦鶻突
故佈疑陣
使人無從
捉摸

數言得拳
術之奧妙

我亦欲急
問之

吳俊。鄆縣人也。少有武力。能舉鐵棍。重百斤者。躍而舞。以勇稱於其鄉。年二十。忽云至河南嵩山。赴紫陽人約。家人問紫陽何人。笑而不答。度約與角力者。戒毋往。不聽。毅然去。數年不歸。家人憂之。有人自河南歸者。往問訊。莫知也。因又度必死於紫陽。人手一日有枯瘦。男子衝門入。俊妻不識。問客何人。曰。吾吳俊也。數年別。乃不識耶。察其音。亦低微。遠不如昔。羣疑之。男子曰。吾枯瘦。失本面目。無怪乎。爾出臂示之。蓋俊臂上有黑痣。大如豆。依然在。爲俊無疑。問病耶。對曰。紫陽人教我拳術。固如是。妻笑曰。觀君貌。吾掌擊之。可倒。俊曰。非也。吾昔言拳以力。今言拳以氣。力浮於外。氣斂於內。浮於外者。貌壯。斂於內者。貌瘦。然力不敵氣也。殺人也。膚不傷而骨粉焉。指樹也。皮未損而樹斷焉。用氣之拳。如是言時。因握新生雞卵。殼如故。破而視之。則黃白溶焉。於是人咸驚爲神技。問何以識。紫陽人及從學事。皆不言。其鄉之好勇者。皆欽俊勇。今見其貌。輕之。請與

三試

鐵腕之深
心

鐵腕之何
以避而不知

之耳

深意

此碑一何
巧耶

鐵腕之心
安矣

鐵腕將何
以爲情

授以內家法其徒三十餘人聞之皆有難色而劉則從容以一手舉之繞觀一週仍置觀門之左語言自若面不改容鐵腕喜謂劉曰谿前寸厚之石汝能裂之否劉曰能趨前揮之應手而裂鐵腕嘉其純任自然乃授以內家各術日事練習技益精如是者又有年矣一日忽一老者至觀年約八旬精神矍鑠求謁鐵腕鐵腕知爲較技而來睹其勢恐挾有異術遂賺以他往劉曰師不欲見此老弟子不妨一見藉探出意鐵腕曰汝須慎重將事毋得輕視致爲人所算語言間尤宜見機也劉諾出謂老者曰老丈欲晤吾師有何見教老者曰汝師旣他往老朽改日再來可耳劉固請之老者曰無他不過久仰尊師大名今特來領教耳劉曰老丈旣來當有驚人技何不賜教一二以廣見聞老者笑以一指於寸厚之石碑上畫之碑即折劉笑曰碑旣爲老丈所折留之無用不如碎之劉卽將二石相疊運力揮之石立碎老者笑曰後生誠可畏也拂袖逕去由是該觀之拳術遐邇咸知而劉博得鐵腕之譽鐵腕益器重之而鐵腕之門下且以師禮待劉焉

姜俠魂曰鐵腕藉劉之力以拒仇而自衛其用心可謂苦矣讀者勿爲其瞞過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尙義編▼

●泉州僧定因

樸庵

壯勇絕倫

殺虎不奇
顧能料所
以制虎之
道斯奇

泉州僧定因。膂力絕人。精少林拳棍。弟子習其技者數百人。每有遠行。輒煮米數斗。盡食之。途中可數日不食。時漳州有虎。食人畜無算。太守欲殪之。集兵士丁壯千人。持利械。以往虎負嵎。眈眈無敢近者。定因適以事至。衆望見之。噪曰。事濟矣。羣走告之。定因曰。殺虎易耳。顧此虎非他比。須鐵鈹五十斤者。乃足制之。遍擇無當意者。一纔十五六斤。曰。此稍可用。然恐鈹折。不能制其死。須命弟子一人。持槍同行。乃可。未至十步。外虎怒騰起。數丈直撲。定因者三。定因悉避之。待虎撲落未起時。急以鈹擊虎首。虎哮吼。鈹

爲民除害
豈僅一虎
而已哉
此與除虎
之法同
轍一轍

國技大觀

焦游擊

二

尙義篇

折弟子直以鎗刺之自喉達尻虎立斃官重賞之曰吾爲民除害耳非求賞也不受而去時鄭成功方據臺灣定因弟子精拳勇者多渡海從之或勸定因往定因曰老僧聞散久矣此諸少年事也且吾在此爲之訓練勇士所得顧不更多耶嗚呼以此觀之定因不可謂非有心人也顧英雄響應而事不克成臺灣片隅不能存明社之一綫豈非天哉

婁天權曰明社雖屋而起義復仇者紛紛輩出爲歷朝所未有可見種族感念極易動人也

●焦游擊

樸庵

焦游擊者金陵人力耕養母暇嘗過演武廳挾二石鼓舞刀兵部尙書史公可法微服立堂下見之驚以爲異人因力請從焦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史公曰我能爲爾養母給之銀米意甚厚焦遂從史公充親丁後以功授守備及史公督師擢游擊後在揚州戰歿按焦游擊之武勇亦楚壯士儔也其戰鬥以死忠義之氣亦不負史公之知云病骸曰小人有母四字昧之至足滋孝思

●陸葆德之拳術

樸庵

被獲之故
即在「誤」
字

陸葆德。河南人。精拳術。傳少林的派。曾中武舉。入都與宗室某較技。某被毆死。論抵遇赦。免乃爲鑣客。一日護客貨道出山東。遇有來劫者。陸却之。俄引健兒數輩來苦鬪。陸又獲勝。最後其酋至。尤猱捷。與陸持。亦未能勝。酋遂放貨行。引之歸。請與其女相較。女素傳父技。且加精焉。是日僅能相禦。酋大喜。竟以女妻之。陸本能文。改試文場。中甲榜。爲令於蜀。矜悍之色。現於眉宇。朋僚燕集。猶時自炫。夏月納涼院中。院棚甚高。陸立階前。拍手一呼。卽騰立欄上。一日署中爲母壽。偶歸室。見一賊括取財物。遽前捉之。賊上屋。陸亦上屋。賊躍過屋。數重。陸亦從之行。賊擲瓦擊之。陸直以手接取。俄賊適誤踰墻。墜地被獲。蓋此賊亦健兒也。

病骸曰。武而能文。自是可兒。然猶不脫驕矜氣。非真能文也。

●桃奴

善之

桃奴。漢上宦家婢也。家本泗人。泗有水災。桃奴從其母乞食。至於漢上。遂質於宦家。初至蓬頭赤足。一天然蠢婢也。宦家雖蓄婢而待人尙寬厚。桃奴以樸儉故。尤得主憐。上

芝草無根
醴泉無源

大亂居鄉
之說亦良
不可靠

桃奴以遺桃師
所奴者非爲
奴者個恩人
桃奴受之也
養而然也
實某官平
日寬厚待
人之報

國技大觀

桃奴

四

尙義篇

元夜從女主人出觀燈遽失之時年纔十二皆以爲誤墮匪人手也年餘漢上軍起四方皆風聲鶴唳宦家倉猝失措以全家徙於鄉鄉居多盜而村人聞城中有顯宦至頗覬覦之宦家親族數十口日夕相對咸慄慄自危父子兄弟輩挾短鎗佩刀劍戒備守望者甚至方是時漢陽夏口相繼糜爛而東南義軍之氣益奮北方之精銳既萃於漢臯東南援師亦日夜相繼旦夕且有一大戰決勝負顧鄉間地僻皆無確音國家大事既無所聞見亦暫爲自安惟朝暮憂盜賊耳一夕父子方坐堂前忽有聲如飛鳥振羽者方欲起視則一女子年可十三四急裝佩七首盈盈立前曰主人速行稍遲者大難至矣宦大驚訝問爲誰曰桃奴也審視之則纖者眉裊裊者腰澄澄者秋波之目其聲則是而其人則非也曰汝桃奴耶曰然吾師令我來以報數年恩誼者主其速行但自脫無恤財物也問何往曰但從奴所向宦方猶豫瞥見紅光燭天蜿蜒如常山蛇而光中槍砲聲馬蹄聲兒啼聲女哭聲犬吠聲男子呼聲皆因風送至舉家惶迫幾不辨方向宦之太夫人年八十餘桃奴負之以先使家人從焉俄而火光人聲益逼約相去半里內隱約可見桃奴行叢箐中宛轉匍匐以至天明至一家曰可矣衆皆止宦視其門

不如是視則
不能收志
返聽一之
於禽經之
練習而不
爲外物之
所誘

劍術以年
幼者較易
成其心專
也

楣驚曰。此蕪州姑母家也。昨夜乃走數百里。耶扣門而入。相對驚喜。視桃奴面不改色。鬢不亂。衣不皺。足下鳳鳥如新。三日後人來。則知北軍乘陽夏之勝。遣一分隊焚掠諸村。向所居者已灰飛矣。桃奴自是婢如故。舉家力止之。不可。乃使專侍太夫人起居。夜與太夫人對榻眠。太夫人晨起。桃奴捧匱沃盥。太夫人視之。故物也。問何以在此。曰向携以至耳。居數日。日用器具悉備。一家人皆度桃奴以術運之也。至是桃奴乃自言。曩實爲一老者引去。老人白鬚下垂。過腹而面貌慈善。渠挾吾至山中。云吾骨相不凡。可以學劍。乃閉於一室。室絕大。縱橫可數丈。惟屋頂正中有圓窗。盈尺可透天光。初入。覺暗久之。甚明。視四壁皆繪人作熊經鳥伸之狀。每覺飢餓。輒有餅餌自窗中下投。旣久。不得出。亦不聞人聲。室中又無長物。乃試效畫中人所爲。數日。覺身輕。曆數月。技益嫻。試向窗一躍。竟翩然而出。老人喜曰。孺子果可教也。於是授以匕首長尺。許令目注之。且向其柄而呼吸焉。久之。一呼劍上生暈。如被薄霧。一吸則霧盡消散。瑩如新磨。老人曰。技進矣。於是教以七出八反。鍊氣歸神之法。凡一歲餘。劍爲氣化。氣與劍俱。心有所之。劍皆聽命。蓋幾於成矣。於是衆聞其異。爭欲學之。桃奴不以告。惟稍稍授以尋常技。

能不爲情
欲所牽桃
奴亦幾於
仙矣

解馬語其
事甚奇故
特提出之
以爲起結

國技大觀 魏五

六 尙義篇

擊而已。宦有幼子留學江寧。因在民軍中。南北既一。宦復其業。幼子歸省。偶見桃奴。大驚。明日辭父母欲行。宦不許。越日力辭去。至寧宿逆旅。而病。桃奴知之。告宦曰。孽矣。儂不去。魔障且益重。是夕竟不知所向。幼子方病劇。忽見桃奴來。稱奉主命。飲以藥。飲之。盡心與病俱豁。然異日歸。告父母曰。向者實屬意於彼。而亦知不可得。故欲避之。以自遣。不意牽繫愈甚。以至於病。迨飲其藥。頓覺心地清明。思念悉屏。亦不自知何故也。自是桃奴不復至。桃奴在宦家時。人皆稱爲劍仙。或面呼之。桃奴曰。此小技耳。仙者純乎靈氣。雖肉體且以爲贅。况外物乎。身不足而取資於劍。其贅已甚。何仙之有。病骸曰。世間逐臭之夫。指醜爲美。指美爲醜者。滔滔皆是。故真美者卒不見於世。桃奴之技。吾弗論。第其以天然一蠢婢。忽然變爲纖眉細腰之美人。然則僖父不知真美。可知。桃奴不欲以色相示人。亦可知。

●魏五

善之

魏五者。清乾隆中。在刊上以技擊聞。尤善騎射。解馬語。與薛三、張飲、源齊名。當時所稱爲魏馬、張刀、薛硬弓者也。魏初不解馬語。少無賴。投清河爲馬快。以能誥盜。稱名捕莊。

而以莊方伯委令捕盜事實串之謂官蓋不虐民則不成其爲官也壯士大突兀天子是什麼東西僅替一般混帳東西弄一官去做

方伯蒞蘇。以眷屬游金焦。值江漲。拘農人曳舟。遲則鞭之。時稻農人甚以爲苦。有壯士自來。任役磨衆。去獨牽舟。行把纜而走。其疾如風。將渡彼岸。一躍登舟。左把舵。右牽篷索。頃刻竟渡。方伯大悅。將厚賚之。其人笑曰。某不需此。出尺紙曰。煩方伯爲印。此空白。莊大驚曰。此何能妄爲。且印不在此。壯士曰。公必印。此且印。已携來。今置某號箱中。何見誑之深也。方伯怒叱曰。而不知我天子命吏耶。意欲何爲。壯士亦怒。嗤之以鼻。曰。某細民也。乃不知若慣以天子嚇人。方伯目左右。摔之。壯士拂以袖。皆縱橫僵仆。取方伯箱。擘以手。立裂之。出印。顧方伯曰。緣汝初來。未有差誤。不然。當摘以去看汝如何。方伯所率護勇。不過數十人。皆相望。莫敢前。壯士印訖。踏波如平地。徒步去。方伯大駭。游興頓闌。命放掉。以歸。舟子告舵壞矣。蓋頃間已折。乃急命修理。明日始行。方伯至蘇。陰令人以年貌訪之。咸不知所由來。月餘。川沙廳以公文至。言奉檄免東邊諸地錢糧。今已如命。川沙者。其東邊前病海嘯。民流離者甚多。令請免徵。方伯惡虧國課。竟不許。既而公文忽下。疑之。故以報。不期果僞。方伯甚怒。然印已用出。無如何也。乃求能捕盜者。或以魏薦。方伯性嚴厲。任事者不稱職。輒往往獲罪。衆皆爲魏危。魏年少。氣盛。率然

受惠不少
魏亦非庸
人觀其對
方伯侃侃
而談可知

卜者特來
偵此事之
究竟耳

弟子若是
其師可知
風塵中
多奇士

往方伯召之語以故且曰當於盜窟求之魏率爾應曰此種行逕必非盜也於盜窟必不得當於村野間求之耳方伯左右爭目魏令無與方伯辨辨者方伯且怒魏佯不覺又曰爲此者必川沙人彼目擊鄰里之災難故以是爲救濟之計大人誠能因其僞而獎之嘉許其膽識庶彼將向風而來得之始較易耳方伯曰言似有理汝且爲我訪之限十日魏請一月爲期許之魏芒蹻行滕草冠爲鄉人者四出偵察皆不得無何魏友人來告魏東市有卜者新至占甚靈盍往詢之魏許諾至其地占者問其故魏以告卜者神采甚異蒼髯紫面望之如有威棱魏心知非凡人盡情傾吐卜者曰信耶曰信曰果爾不用卜吾畀汝一書自此南行渡錢塘入括蒼當有所遇但見黃冠而道服者以此書投之當可遇然汝獨往乃可慎勿多人也魏如言先向方伯請更寬限一月乃往括蒼果遇道者層巒之上出書以投道者發書謂魏曰汝所物色者年貌形容固若許者耶曰是也曰此吾弟子汝欲得之盍從我來乃攜手從石壁上行俯視萬仞風聲颯颯然從足下起魏甚恐懼天色向晚霧靄蒸山谷不見手足賴道者提携得不墮久之至一境山四環若城中豁然平坦可百數十里雞犬民居甚衆道者引至一室令居之

此亦桃花
源也人間
苛政所不
能及

可解者僅
相馬書其
餘悉何書
也恨不得
一往讀之

是真解脫
是真淨且
不多承數
案方伯亦
不能殺之
則方伯之
心仍不痛
快耳但作
官者而以
殺人爲痛
快則直魔

曰。吾徒已出。汝安心。勿他往。須三日。後始來。汝在此待之。道者遂去。魏心疑。夜不成寐。起秉燭。視室中四壁。排列者皆書籍也。抽數冊。覽之。皆不解。翻閱久之。得一冊。皆言馬之形體。情性。及其聲音。芻秣者。魏本好騎。詳細觀之。頗有會心。已而天明。道者入。魏方把卷。道者微哂曰。公門中人。乃作書。歎子秉燭達旦耶。魏言諸皆不識。獨此略有領解耳。道者取視之。曰。此書汝尙可看。因試舉書中旨趣。以問。魏答其二三。道者曰。孺子可教。因爲魏講解如是者。又閱一日。道者偕一人入。視其形貌。如撫軍所言。道者即以書授魏。并令其人從魏。往魏不識塗徑。其人挾持之。翹足聳身。自絕壁下。遂至大道。魏諭其人技塗中輒禮下之。其人則談笑如無事者。至省方伯見之。果然。命繫而訊之。一一皆承。同時有大案數起。試以詰之。其人亦立承。於是刑有日矣。魏念道者之情。具酒食餉之。語且泣。其人笑曰。吾將解脫矣。不我賀而泣。何爲者。魏疑他案。非是其人。笑曰。奴輩不能獲真盜。徒枉平民。我獨承之不乾淨了當耶。且我即抵罪盜。烏能脫我手者。魏歎息去。其人竟斬首。魏遂以都司保用。然歎咤不已。逾年有客來訪。則曩時人也。云師命來索書者。魏疑其鬼也。其人大笑曰。皮相者。前謂我川沙人。今復謂我真死耶。疇昔

鬼耳何人之足云

寶國奴朝雲暮雨祇圖私利誰不欲手刃之

圖技大觀

鄭榮

一〇

尙義篇

之夜我執得巨盜攝以自代而脫去行刑者不知不謂子亦不知也出書與之詢師所在不答掉頭去魏自是以馬術冠江南久益與馬狎熟至以馬鳴定狼山總戎之死世皆異之而不識淵源之有自也

病骸曰福爾摩斯著有專論烟灰之書今括蒼中乃有專論馬之書固知凡精一技其來非易易也

鄭榮

華松壽

當吳三桂開藩滇省之時藩下健兒多以武技相尙三桂亦極意招致才俊無論文武但有一技之長無不錄用而尤留意於藩府護衛故事親藩得有護衛惟一等護衛不得過八人其二三等護衛以次類推三桂筦握重兵護衛多至百餘每于暇日令護衛及藩兵之矯健者演武視其技之良否以定其高下有鄭榮者貴州人藩府之二等護衛也身體短小而性弱不類武人能運長槊及短刀鐵鞭弓矢尤精妙一日三桂令諸護衛試技鄭榮處於諸人之後退縮不前諸人方出其絕藝以媚三桂或躍登樓殿如行平地或揮劍運刀作旋風舞繼試弓矢植的於二百步之外護衛一發五矢均穿的

爾祇知好
色富貴耳
安能識英
雄

故意賣技
以求抵隙
而進

壯哉一擊
雖不中已

而過其中而不能穿的。或不能中的者。蓋百之一二而已。諸人試技既畢。鄭榮猶趨趨不肯前。三桂怪之。問此誰也。左右曰。二等護衛鄭榮也。三桂曰。既爲護衛。何以不獻所長。今且試汝射法。鄭榮默然不答。三桂促之。並令左右給以弓矢。鄭榮一發中的。貫革而過五矢。皆然。三桂大喜。立擢爲一等護衛。曰。汝能運用器械乎。曰能之。三桂遂令護衛中之勇者與鄭榮角。榮連敗七人。三桂曰。吾不虞鄭榮勇甚。速喚諸伯容來。諸伯容者。藩府中最勇之護衛。勇名埒于馬寶者也。諸既至。持槊與鄭較。鄭連槊刺之。伯容以一手舉槊刺榮。時榮與伯容皆乘馬。榮槊爲伯容所奪。乃棄槊疾躍下馬。出刀於匣。驀騰而上。伯容之馬亦奪其槊。伯容之槊亦落。刀光一瞥。伯容墮矣。蓋榮刀削伯容之帽。帽斷如截。而其髮不傷。其所以墮馬者。蓋榮以刀柄力搥其胸。伯容雖矯捷而無術。以避舉手格之用力。既猛。遂自馬上翻墮。墮未及地。伯容已一躍而起。三桂喜曰。榮與伯容可謂工力悉敵。而實則鄭榮少優於伯容也。乃傳命止鬥。二人皆歷階而上。三桂慰勞之。以良馬賜伯容。而自解佩刀賜榮。榮受刀跪謝。方鄭榮跪謝之頃。忽自地踊起。飄若鷹隼。疾同電瞥。一秒鐘間。已及三桂之前。舉刀刺三桂。三桂大驚。急舉手力扼鄭榮。

魄。奸。雄。之。

國技大觀

趙信忠

一二

何義德

之。腕。刀。立。墜。於。地。榮。返。身。飛。出。伯。容。逐。之。榮。已。登。殿。脊。飛。行。如。矢。一。瞥。不。知。所。往。殿。脊。故。不。通。他。處。無。地。可。逃。諸。護。衛。大。索。不。獲。三。桂。恥。之。戒。勿。以。其。事。告。人。僅。以。鄭。榮。犯。罪。而。逃。通。告。所。屬。掩。捕。數。年。竟。不。得。或。曰。鄭。榮。殆。明。之。義。士。也。

婁。天。權。曰。當。日。吳。賊。左。右。皆。剽。悍。凶。惡。之。士。而。鄭。榮。敢。於。輕。試。較。之。博。浪。椎。豫。讓。劍。尤。覺。勇。壯。孰。謂。世。上。無。異。人。哉。

趙信忠

趙醉生

生。有。良。秉。此。拳。師。亦。有。知。人。之。明。能。盡。孝。於。家。庭。必。能。盡。力。於。社。會。

信。忠。者。寶。山。羅。溪。人。也。生。有。神。力。善。舞。大。刀。隻。身。能。敵。數。十。人。幼。時。讀。書。不。就。父。母。命。之。習。農。至。信。忠。輒。假。名。至。田。中。私。往。拳。師。家。叩。彼。教。授。拳。棒。拳。師。知。其。誠。摯。秉。性。溫。和。且。膂。力。逾。人。四。肢。揮。舞。靈。敏。遂。不。遺。餘。力。罄。所。學。教。之。後。爲。家。人。偵。悉。恐。在。外。肇。禍。傷。害。他。人。禁。之。不。許。出。信。忠。悶。悶。不。樂。終。日。歎。息。已。志。之。不。得。伸。術。之。不。得。展。然。事。父。母。至。孝。雖。際。此。愁。境。不。稍。形。憂。色。致。勞。父。母。傷。心。也。時。洪。楊。軍。起。江。南。諸。省。所。向。披。靡。轉。瞬。間。攻。及。寶。城。道。出。羅。溪。之。楊。家。橋。先。是。信。忠。料。軍。馬。將。臨。聚。集。同。志。五。十。餘。各。執。長。矛。修。棍。前。往。迎。敵。信。忠。自。執。八。十。斤。大。刀。一。口。遠。見。黑。煙。滾。滾。地。塵。飛。騰。旗。幟。飄。揚。所。

洪楊雖假
光復漢族
爲名然當
日之奸淫
婦女殺戮
同胞實堪
髮指俠義
之士起而
抗之者大
不乏人信
忠之舉義
以敵正所
而保鄉土
耳非有愛
於滿廷也

謂長毛軍果然現於眼簾矣。衆人不及察度地勢之可否。作戰場。遂據楊家橋之北。塊以作陣地。兩軍對壘。勢不相讓。洪楊軍縱馬過橋。信忠舉刀盡削賊之馬足。賊軍不戰而倒。大敗而去。信忠等以敵既退。各歸休息。不料賊又集合餘衆乘馬疾馳而來。信忠等不及提防。爲賊衝下。遂且戰且却。被大幡遮得天昏地黑。信忠無由施其刀法。待舉刀砍時。乃天不從人願。適砍石橋脚上。以用力過度。僅留刀柄在手。刀身已不翼而飛。嗚呼。信忠自此危矣。後洪楊軍漸漸增多。益以不敵。遂死是役。信忠歿後。頭顱被賊軍取去。止餘屍身橫臥曠野。家人得信之下。於夜間扛歸安葬之。及洪楊軍敗事聞於官。莫不稱其義勇爲之設立石碑。鐫其名。至今赫赫猶存。

婁天權曰。至今過羅溪者。莫不摹挈銘石。憑弔英雄。而流連慨歎也。

●技擊舊聞

佚名

此乃崑山陳氏舊藏抄本。爲清初三吳人士抗禦滿兵之紀載。惜事實多與諸家文集不合。似乎作者伏處僻隅。未免耳食之談。然亦足徵當時抱懷瑾之輩。悉具同讐敵愾之心。雖未達光復之效果。而夕陽餘映。未嘗不可貴也。俠魂識。

吳昇嘉 吳昇嘉徽州人。家於松江。自幼習武。舉業形狀奇偉。勇力過人。服飾必求自異。崇禎八年。從蘇州軍門張國維禦流賊於安慶。昇嘉與太倉蔣若萊。蘇之婁門陳舟庭。皆以驍勇善鬥。聞軍門部下。有詹家營五千人。皆江淮悍慄之士。使親將徐君選統之。君選京口人也。善長鎗。江南稱第一。流賊之所畏也。賊設計詐降。自以糧盡願歸。命於朝。當擊虜。自効國維。信之。使諸軍迎降。賊又使人來言曰。某等固願降。然衆中尙有懷疑者。幸急進軍。迫之。則無不從命矣。遂誘諸軍入山。賊四面設伏。引軍齊出。官軍大驚。詹家營首犯其鋒。賊由右趨左。君選領衆衝其左。賊皆奔散。君選挺長鎗乘之。忽盡跌入陷坑中。君選及五千人。盡爲賊所殺。蔣若萊亦被擒。陳舟庭身受重傷而死。三日復蘇於積屍中。仰見星斗。自扶而起。方悟己之死也。匍匐而歸。吳昇嘉與壯士十餘人潰圍出。得免。當是時。諸路震驚。幸賊皆退去。國維遂引兵歸蘇。九年。以昇嘉爲青村把總。十年爲坐營遊擊。十三年爲吳淞總兵。手下有川兵百餘。皆簡練驍勇。親將夏虎臣。王明等。皆悍勇無敵。而虎臣猶爲猛壯。當明之季。中原土崩。已而南都失守。清之撫臣督將。皆在吳矣。昇嘉知勢不可爲。歎曰。吾寧蹈東海死耳。不能爲不義屈也。於是聚缸。

不愧勇士

不愧華裔

讀此一快

不亞於田
橫之士

百艘親兵千餘泊黃浦中待旦出海以圖興復。值清之提督吳聖兆將軍李花嘴等引兵破松江。知昇嘉在黃浦。亂捉民舡。遽邀擊之。時昇嘉方擬出海。不知清兵之從天而降也。遂拔篷齊起。引軍迎戰。時兵舡大。民舡小。清兵皆仰攻。欲攀舡而上。夏虎臣率死士力戰奮砍。清兵斫其指。舟中之指可掬也。王明登樓櫓上。注矢射敵。敵皆應弦而倒。前鋒破浪衝突。奪路齊出。且至海矣。戰方急。風忽止。昇嘉舡巨。獨不得脫。先是昇嘉營中有僧二人。劇盜也。懼禍投營。所爲多不法。昇嘉杖而斥去之。至是爲清兵嚮導。先伏昇嘉之舡舵下。乘亂鑽入艙中。遽擒昇嘉。昇嘉斂避。左右川兵急以刀砍。二僧衷甲刀不能傷。舡中擾亂。時清兵已蟻集而上矣。昇嘉見事去。戒左右勿動。遂就擒。夏虎臣王明等及川兵百餘皆不屈。戰死。吳提督以兵衛昇嘉。至北昇嘉在道不食而死。柏相甫。湖州府長興縣人。爲本縣儒學生。潔白秀雅。眉目如畫。清初長興山中王兵日盛。相甫之姪柏孟憲勇力絕人。與其徒相通。及事發。辭連及相甫。相甫遂與其姪走入山中。衆人以相甫有權略。遂推之爲主。屯兵於合溪界中。合溪者。即古陽羨之地。蓋產茶處也。溪形中闊外狹。山口兩溪如門。故謂之合溪。若使百人守之。雖萬人

不能入也。相甫徵溪中錢糧以爲己有。坐擁高巖。張麾蓋手下。咸稱大老爺。聚衆五六千人。其最勇悍者曰趙良璧。使鐵鞭重四十五斤。戰無不勝。又朱弘宇。號白毛本水手也。善用大刀。重四十斤。又沈子應。能手挽八百斤物。相甫置之左右。屈良甫。驍勇便捷。精騎射。周子蓋。衝鋒陷陣。戰必居前。相甫皆倚爲心腹。時山中有黑先鋒者。名朱德勇。冠諸軍。每與官軍戰。一手執六十斤防牌。一手執三十斤利刃。所向無前。官軍畏之如虎。湖州總兵陳之麟。夜襲其營。圍之數重。黑先鋒以防牌自衛。突門而出。殺死官兵千餘。官將三十餘人。身被百餘矢。以無救。敗歿。轉攻相甫。戰於合溪。白毛一人殺敵七百餘。官軍大潰。申文部。院部院撥麾下副總兵檀之材。統兵守湖州。使擒相甫。是時相甫已離合溪矣。因人衆不能容。柏營駐中峯。選兵有三萬餘人。山口紮前鋒營。皆招來降附。使任探哨之責。月給重糧。以糜之。其山中前後左右之營。各使猛將把守。令互相救應。以防清兵之來。時檀之材領人馬萬餘。已駐兵山中矣。之材者。本山東響馬頭勇猛善射。有衆數千人。橫行山東。凡客商行旅往來京都者。不走山東而走河南。畏之材也。旣而就招安爲杭之副總。手下皆熟於弓馬。輕生敢死之士。至是督兵來攻。相甫使其

擒之固不
易擒之而
復送之回
尤不易

姪孟憲引精兵三千迎敵。之材兩人親自搏戰。勇力相當。既以弓矢相加。亦無勝負之材。連戰三日。不能勝。引兵而歸於路。自念我在山東。爲響馬時。無人敢敵。今既入清營。亦無有出我之右者。豈意此山寇中。乃有若是人耶。且停幾日。當於五鼓至山。掩其不備。破之必矣。未幾檀將官果連夜進兵至山口。尙未五鼓。蓋湖州城到山。不過八十餘里。一晚卽至。此時前鋒營中人尙未起。急披衣奔走。官軍追擊。殺死無數。一路追襲上山。趙良璧聞之。引兵來救。之材飛馬殺來。良璧迎戰。一鞭去。之材見勢猛。據伏馬腹。鞭過躍起。又復一鞭。傷其左臂。墮馬被擒。官兵急退。衆軍追殺下山。大敗而回。良璧縛之。材上山相甫親解其縛。延之上坐。設宴相待。被留三日。之材左臂略痊。因請於相甫曰。蒙君不卽加誅。材實居此無益。若釋我歸。必有厚報。相甫遂以馬匹送之。回或謂相甫曰。檀將官志欲滅我。何反縱之去乎。相甫曰。清兵將如之材者甚少。今釋之。使去。誰復敢來耶。衆服其言之。材既歸。不日至杭。謁見部院。自縛請罪。訴以被擒之由。部院曰。吾不知此賊猖獗乃爾。因赦歸。責其後效。隨調各路大兵。刻日擒剿。時部院參謀周鑑頗善陰陽地理之學。啓於部院曰。某聞柏相甫爲長興人。其祖宗坟墓必在近地。可按而

謬妄可笑

清兵入關
在在誘
導以取
勝設以
力對兵
漢人亦
不

知也。今其人每戰必勝。似有天助。當使彼處官員探訪的確。伐其墓木。掘其枯骸。風水一洩。彼必無成。然後以大兵臨之。必瓦解矣。部院從之。果使人斬伐其先塋。汗瀦其地。或報知相甫。相甫惘然自失。自此多忽忽不樂。適左右之人有忌趙良璧者。讒於相甫曰。彼以大老爺爲書生。安能統衆。曾與某某言之矣。相甫信其言。俟良璧醉臥。使人刺殺之。軍中皆痛哭。盡皆解散而去。相甫亦悔恨無地。執獻言者殺之。時部院親至湖州。檄諸路之師。不日取齊。合勦相甫。衆有十萬。檀將官請於部院曰。某觀柏相甫亦一能人。若以大兵迫之。彼必散衆亡去。今南海不靖。恐其有牽引之謀。某願單身上山說之。來降。亦弭兵之策也。部院從之。檀將官果輕身上山來見相甫。謂之曰。部院與督撫知君好漢。不欲遽以兵相扼。以某與君有一識。使來相招。君若能從。豈特免禍。富貴可立保也。相甫曰。我手下有數十萬死命之士。卽部院自來。安能保其必勝。而公欲使我望風歸命乎。之材曰。不然。君據守一隅之山。而欲抗全浙之師。則是當車之勇也。假使大兵塞斷山口。屯據要害。君若進不能戰。退無所掠。彼則輓江陵之粟。以坐養戰士。不及一月。將索君等枯魚之肆矣。相甫曰。公誠高論。但恐手下有不肯從命奈何。之材曰。是

在君論之耳。相甫因謂其衆曰。檀總爺奉部院之命來招我等。我等豈可屢逆部院之意。諸君當各自爲謀。勿遲疑也。其手下之士聞命散去。不日營空獨存。相甫左右數人隨之。材謁見部院及督撫等官。部院知其能。授以守備之職。使之守錢塘江鴨嘴灘口。兵千餘。舡數十隻。亦緊要口子也。相甫至彼月餘。長湖兩處被害之家。於部院督撫處紛紛告理。盡皆燒劫殺掠等事。且言其向通南山。手下半是鄭兵。若使之守江口。將來必有大害。非止小民受其荼毒也。部院方懷疑未決。督撫兩處俱已准狀。繫置相甫於湖州獄。同拘者五人。已而發歸安縣獄。縣官持之急。相甫不能堪。謀復繫湖州府獄中。當是時。相甫私人大布金錢於獄上至獄官。下及獄卒。飲博之樂。晝夜無間。一獄之人不知有犯之輕重矣。其時湖州城之內外。忽倡爲沙泥會。人帶沙泥一包。以爲認記。皆相甫黨也。謀以破舡裝稻柴百餘擔。泊於城門口。旣而柴盡濕。舡重幾沉矣。忽發至岸。堆於城下。佯爲暴晒之狀。其在城之衆。候至夜分。各以沙泥灑獄中。屋上相甫是夜正與獄官飲酒歌呼。一聞號聲。遽謂獄官曰。我人衆已及門。我欲去矣。其同繫重人各執刀而立。獄官驚愕失措。謂相甫曰。君若去。則我受死奈何。相甫曰。當與君同去。遂相隨。

出獄時候。門者羣集。擁至城門。則柴草高積。諸人皆一躍而下。獨獄官年老眼鈍。墮城而死。相甫與其衆。連夜入山。從之者不約而至。聲勢益盛。於是統衆燒劫諸仇家。併其婦女。皆殺之。共計八十三家。並受其害。時檀之材已去。新任總兵劉傑。率衆萬餘來攻相甫營。先以奇兵三千。伏東山上。俟相甫兵出。卽襲破其營。合兵擊之。必獲全勝。不料爲白毛偵知。相甫前軍。方與劉傑接戰。白毛引兵急趨東山。官軍皆坐未起。白毛提刀亂砍。獨殺官兵千餘。墮崖死者無數。敗兵報至。傑亦大敗。奔回相甫。遂引衆進攻湖州。城大掠。諸門官軍嬰城不敢擊。遂使人至南山。通鄭成功。約以水陸並進。直趨南京。天下可圖也。會南山軍師張王賢大將甘揮。皆有窺南之志。得書大悅。亦使人結好相甫。相甫自此聲援益大。時有水賊吳阿留者。賦性兇頑。引衆劫唐察院家。搜索金寶殆盡。又擒其女及媳。置在山中。要取金銀。燃火燒其女之陰戶。備極慘惡。其女不能堪而死。又劫東阡沈家。亦大宦也。皆燬炙其財寶。焚掠無遺。兩家痛恨入骨。至京訟冤。部院以南直按院秦瑞。實有威名。陞爲浙江巡撫。使之董討賊之任。秦巡撫既就職。卽欲擒治吳阿留。時阿留已爲大賈。販豈千餘石至鎮江。開口遇浙之捕。其捕人則熟識阿留。

行誼宜高
反復成事
胡能義兵
清初爲柏
吾不爲惜
相甫等鄭
而獨爲鄭
成功輩痛
也

者也。遂擒見撫台。撫台命副斬以殉於市。遂定擒相甫之計。使山中之民併村而居。遠併近。小併大。嚴緝保甲。不許藏匿奸人。又於山口各駐重兵。防詰緊嚴。若有半語支吾。立擒解府。自是客商併絕往來。惟負擔之人。稍寬盤詰耳。先是相甫之姪孟憲。微行入廟中。乃大士古刹也。見一燒香婦人。顏色甚佳。旣去。隨識其處。夜使人刦之。入其門立戶限上。使衆入內搜尋。未獲。其家有獮犬。忽嚙其腿。痛甚不能行。使衆舉之而走。值防夜之兵四至。其時從孟憲者不滿三十人。營之衆兵。遠而未知。從者欲奔散。孟憲曰。汝等若捨我而去。我若至營。必盡殺之。從者畏其言。且走急路遠。舉之不動。遂還殺孟憲。相率遁去。相甫之勢遂衰。至是爲重兵所扼。兵糧旣絕。人思潰散。相甫知勢不可支。使其衆潛遁。謀輕身走南山。其徒遂以相甫束諸柴中。從行之衆有朱白毛徐老大穆天富陸試童子閏郎共相甫六人。買舟於湖州西門。遂之太倉。就其故友曹審一。欲覓海舡之南山。寧一與璜涇卞臣山最密。而臣山則熟識海道者也。南山一線。惟臣山可通。寧一走訪臣山。據云於正月必有信至。時已十一月矣。相甫欲依寧一家。以俟南山之信。不意爲奸僧浮生所識。通知地棍。搆成詐國。相甫知勢不可留。轉由常熟縣出固山。

此直上下
相通耳豈
足以言捕
盜哉

謀走南京。方相甫之遁也。秦軍門令於湖州官吏曰。不得相甫。官參吏斬。於是道責之。府府責之縣。縣集諸捕人。收其家屬於監。令之曰。不得相甫。則闔門俱死。諸捕人被迫。咸入山細緝。盡得其交通出沒之跡。遂駕舡糾衆。下關。又於蘇州府。同府捕趙汝璉至。州又同州捕周太。追尋至沙溪。執浮生問之。云向在曹七官家。今已去矣。捕人遂擒曹寧一。謂之曰。官只要一柏相甫。我等各家老幼性命。亦只係此一人。若還我柏相甫。則汝無事矣。寧一見勢急。莫能支吾。只得從衆人至常熟楊舍地方。尋楊季明家。蓋相甫所約會之處也。既至云。去三日矣。併擒楊季明。欲同追尋至南京。晚宿固山。捕舡共十隻。衆百餘。清兵八舟先發。二舟尙泊岸。府捕趙汝璉起行市中。見客店一人倚門而立。狀貌若有異者。至前詰之。言頗支離。因大喝曰。汝是湖州人。裝做甚麼。令手下人揮之。蓋浙語以揮爲捉也。俄擒相甫。人不識。汝璉曰。吾聞柏相甫折一門牙。以銀鑲之。令啓其唇曰。是矣。時羣觀者闐然。及得白毛。亦不識。曰。看其髮白否。則盡黑矣。白毛曰。我即朱白毛也。遂各鎖押登舟。急迫八舟復還至沙溪。蓋既得相甫。則以甯一爲可賣情耳。已而講銀不就。捕人小周郎發怒而去。解至杭。秦撫台面詰相甫。相甫不爲屈。又謂白

毛曰。聞汝上山如箭。真壯士也。惜不早降耳。問曹窻一。相甫恨其爲嚮道也。辭連及之。因併誅。釋楊季明。

穆祖泉 穆祖泉。歸安縣人。一目微眇。呼爲穆瞎子。性粗直。勇力絕人。本屠家子。好結交。人人故樂與之遊。清朝初年。湖州諸山多王兵。爲亂。蓋因明之魯王駐兵於此。召募人衆。及其旣去。亂民遂散入山中。羣起爲盜。通謂之王兵。其時祖泉與姚武亭邵逸民。朱弘字朱玄卿。王草包。黑先鋒等。各起兵屯據山中。大者千餘人。小者亦四五百。日執富戶拷剝之名爲助糧。實抄劫也。由是四方之民推強有力者爲首。各練鄉兵以自衛。於是鄉兵之勢遂盛。時有邵逸民者。爲明朝武舉。素有才略。聚衆百餘於彌陀佛寺。鄉兵羣起攻之。約數千人。逸民懼甚。祖泉聞之。移兵入山。不敢救。適姚武亭望逸民。逸民留與之飲。不虞鄉兵之猝至也。武亭奮起曰。今日事急。我當爲君破敵。遂率壯士四五人從樓檐跳下。殺入鄉兵隊中。鄉兵皆披靡而走。逸民率左右繼至。殺傷五六百人。鄉兵號泣狂奔而傷折者衆。自是不敢復集矣。祖泉引兵過趙村。其手下駐村中討供應。姚武亭之姪玉宇居趙村。力能搏虎。素與祖泉善。謂人曰。穆瞎子至此。我不吃他罷了。

壯士壯語
如聞其聲

忘之一字
慎事之由

他倒來這裏討食吃。祖泉聞之恨甚。即使其首將趙哥。引百餘人至其家。擒玉宇至寨。謂之曰。汝前成親。我送禮銀十兩與汝。汝不爲意。及朱玄卿至。輒留與之宴。反又對人罵我。我有何得罪於汝耶。玉宇不答。祖泉欲殺之。左右皆不與。曰。看姚武亭面上。若殺其姪。何以爲情。因拘留不遣。有太倉人吳子斐。唐憲卿者。皆以悍勇著。與玉宇最厚。時糾衆百餘。往來山中爲諸軍耳目。至是聞玉宇被擒。引十餘人至祖泉寨。求釋玉宇。祖泉素忌唐憲卿。曾約諸軍共攻湖平市。憲卿率兵赴之。路逢玉宇。遂告之故。玉宇曰。湖平有鄭良夫張楚材。皆吾好友。汝不可往。憲卿遂歸。先是王草包者。餘杭人也。擁衆千餘。王兵中推爲渠帥。尤大經者。乃其支黨也。聞邵逸民使梁茂殺之。已而又謀殺茂。欲引兵攻逸民。逸民緝之。避入深山。草包又引兵圍穆祖泉於後溪界。祖泉知勢不敵。差人議和。許以月送兵糧。始得罷兵去。草包竟使人探知逸民所在。襲殺逸民。降其衆而歸。時杭之省臣趙部院。聞王兵恣橫。移文湖州總兵陳之麟。責以勦撫之効。之麟督兵日夜攻賊。祖泉等拒戰不少弱。既而會勦兵大至。破殺王草包。諸賊首皆遁。陳之麟差人招穆祖泉。祖泉最先起事。念從兵已久。恐終亦無成。遂約降。督撫部院皆許以不死。

向來擒盜
所以盜擒
之耳官兵
能爲

三年之病
求七年之
艾尙不及
國亂方思
將士庸有
濟耶

遂散衆歸家。杜門不出。當其未降時。有守備官周奇者。恃勇深入。來攻祖泉營。豈意山路狹窄。王兵據險。爭以巨石擊之。人馬俱死。周奇幾爲祖泉所殺。大敗而回。至是率兵擒他盜。過祖泉門。使盜招祖泉與謀。併擒之。掘其戶限下。搜獲其藏金。謀置之獄。祖泉方欲自辯於當道。而長興怨家及諸處被害者。紛然告理。不下數十百人。皆於撫院處控其殺掠不法等事。罪至不赦。祖泉於獄中寄語同輩曰。吾不能與汝等復相見矣。竟死於獄。其手下饒勇百餘。旣就撫。散歸矣。聞祖泉死。皆叛入山。從柏相甫舉事。山中益亂。

侯龍泉 侯龍泉嘉定縣人。行四。少以拳勇稱。人易狎之。呼爲侯四。往來於太倉嘉定間。嘉定城門設二銅銃。重各八百餘斤。四與諸少年角力。獨四能抱之而走。餘不能及也。性好食麵。食必數斤乃止。又能反絞其手。使兩人立。手上不爲動。當明之亂。弘光初立。南畿首尙武勇。宰相馬士英出榜召募勇士。不拘資格。不吝爵賞。故四與太倉瞿太湖嘉定沈元甫首應募。並擢材官。豈知弘光昏庸愚闇。清兵未至。京城已潰。宰相馬士英先遁。弘光後出。追士英不及。走入王德功營中。德功大驚。因謂之曰。陛下若能固守。

京城有臣等在外。或可保全。今至此。累臣俱死矣。清元帥九王。聞弘光在王闖營。引大軍六十萬。連夜進圍王闖營。闖奮勇接戰。擊敗清兵。時手下已有異志。見清兵勢大。不肯力戰。親將田都司。反射王闖。闖知事變。遂自刎死。田都司擒弘光以獻。清擢爲浙江總制。時江淮鼎沸。侯四仗劍歸吳。義陽王劄爲副總兵。掛先鋒印。聚兵常熟縣。義陽王以吳龍岡爲主帥。以周君建。徐培甫。陳克甫。侯龍泉爲四副總。鄉紳嚴子章。時子求等。皆以兵佐之。爲義師。倡未幾。清將花馬。劉吳。聖兆。李花嘴等。俱集城下。明兵皆白徒。並無衣甲。敵人弓矢如雨。不敢向前。城遂潰。龍泉引麾下百餘人。走芝塘舖。時有方守備者。先據芝塘。龍泉至。遂與角勝負。遽驅之去。屯兵於佛寺中。夜將半。龍泉起立庭。除燈影。半滅。軍聲。軒徹。忽見階下石臺上。銀錠燦然。龍泉手捉二錠。餘忽不見。遂命手下數人。試撒去。石臺觀其下。則有一大穴。穴中則皆銀也。約有數千金。盡入其橐。竟不知從何來也。已而清朝剃髮令下。次及太倉。鄉之人民。皆有不。服之心。羣起反對。太倉城門。盡閉。州中之人。方與各鎮樹敵。會清將李花嘴。領兵攻松江。道由太倉。太倉惡紳。邀之進城。而各鎮人民。不論男女老幼。俱受搶掠屠戮之慘。時陳克甫屯沙溪。有衆百餘。盡

潰去。獨身走龍泉營。龍泉在芝塘。克甫屢以書招之不至。故得不潰。至是二人欲引去。遂出何家市。走屯六鎮。龍泉入海。見義陽王。王使之攻太倉。抄剃髮民。時各鎮民俱已剃髮。望見烟火。皆驚而走曰。侯四至矣。方是時。明之潰師盡集東海河鎮。張靖宇太倉人也。屯兵劉河城。吳提督引兵攻之。靖宇方病。手下兵皆北人。與提督之衆半屬親知。城上與城下勞苦如平時。不煩一矢。遽委城而降。舉靖宇入太倉。提督遂輕兵襲六公鎮。鎮之西有劉副總者。亦北人也。領川兵百餘。皆敢死之士。頭戴鐵盔。身穿鎖甲。晨炊未熟。清兵突至。劉副總急率衆出戰。自晨至午。殺傷清兵過多。清兵圍之。數重。川兵皆捨死突鬪。勢既危。劉副總猶洒血力戰。中箭如蝟毛而死。手下兵皆鬪死。無肯降者。時侯四之兵已離鎮。知提督兵已至。遂入海。泊舟南山。依吳龍岡爲進止。龍岡手下有王江北者。知四銀甚多。僞招之飲。甫入舡。提刀砍其頭。左右羣刺殺之。盡掠其蓄而去。方四之在上海也。督撫聞四名俱遣人招之。啖以官。四不肯至。然勇而無謀。卒爲小人所害云。

田將軍 田稼。上海人。其人長大壯勇。故稱爲田將軍。又呼爲田胖子。求謀開舟山。

中原乏主
清兵未下
正大奸機
會也何所
豫爲之所

招集勇士田胖與手下惡少年歸之子求使之駕海舡揚帆至舟山相度地之形勢可居與否欲徙家焉將軍歸報云其山在南海中與普陀山相對形狹而長綿亘八百餘里山水勢最險兩岸壁立萬仞海舡急不能進若使百人守險敵雖衆不能入也子求喜甚會有先據之者遂無去意時中原乏主清兵未下愚民倡亂處處不靖子求以兵舡自衛適過沙溪泊舡於陳嘴涇口會鎮中有討文書者徒黨甚衆實起自太倉蓋奴叛其主也甚至操刀恐嚇聚火延燒有莫敢纓之鋒有言之子求者相與共弼其事停十餘日而去田將軍獨留與鎮人相要結會任陽人謝虞峯者好俠喜客素與鎮人締好其甥謝二驍勇便捷虞峯養爲己子間過沙溪其表弟盛侍溪將軍友也適遇將軍於座中與之言意相浹也虞峯載與俱歸共謀舉事招集無賴裝駕快舡入海見義陽王王授將軍游擊劄虞峯都司劄時蘇州大亂城門盡閉田將軍引謝二等進攻婁門乘夜縱火燬門而入大掠城中殺出葑門捆載而歸清兵莫能禦時松江義師亦起皆將軍故友也招將軍進掠吳江洞將軍義師未至洞人患之陰召清兵伏葭葦中詭言於衆曰汝等皆明兵義師今清兵現屯某處若能擊而殺之某等自當湊集兵糧即

多寡不吝也。義師中有岳王鎮張六者。莽而敢勇。遽引衆趨之。並不見敵。退而登舟。伏盡發。殺溺死者無算。將軍聞之。遂引虞峯挾二舟先歸。過石牌灣。灣口人陸巨京者。與虞峯有隙。時爲鄉兵帥。引衆激虞峯。舡不得行。手下人皆下水逃去。虞峯見事急。亦下水匿蘆葦中。獨謝二提刀殺傷鄉兵數人。爲衆所攢擊而死。旣而鄉兵愈衆。兩岸觀者如堵。細搜蘆葦中。盡獲其先逃者。殺之。虞峯亦被害。田將軍尙未知也。率諸舡來就虞峯。鄉兵如前邀之。田將軍出不意。大驚。遂駐兵赴鬪。鄉兵本脆弱。一擊而走。生擒二人。詢之。遂得虞峯死狀。還舟下湖。留連信宿。念無可與共事者。遂由吳淞江出海。欲依義陽王。時王已離崇明去。就鄭成功矣。因謂其衆曰。我等且上舟山。寧爲頑民。不願剃髮作順民也。方是時。王肅虜據舟山。伎刻自用。凡有來歸之衆。俱遭毒手。將軍幾入虎口。會有言肅虜之事於將軍者。將軍大怒。恨不得斬其頭以慰四方忠義之魂。遂還舟至黃浦。碎其船而沉之。盡散其衆。挈妻子隱去。其手下有朱將官者。亦勇士也。出入必隨將軍。後居崇明。爲梁提督千總。常過沙溪。人有識之者。問及將軍。曰。今尙無恙也。盡道其所隱之居址焉。

錢大。錢大。吳江縣人。長軀偉貌。膂力絕人。自幼以販鹽爲業。湖中亂起。卽引數人。先至陳墓。陳墓兵散。遂引兵。舡十餘。往來湖中。爲盜領。手下數十人。攻破吳江縣。盡掠其庫物。縣官出走。吳日生兵起。遂附日生。每與清兵戰。大輒居前殺敵無數。其於舡上往來如飛。且勇而健鬪。是以戰則有功。日生嘗謂之曰。君眞猛將也。若破蘇。當以君功爲第一。及旣殺。屠大廳。湖中之士志氣益驕。且曰。無蘇城矣。詎意日生爲人所誘。遽被擒。散去者大半。餘衆推錢大爲主。其兵北至洋澄湖。掠西洋村。新村斜莊等處。已而出眞義。過唯亭。入沙湖。或進夾浦橋。或進寶帶橋。遇官軍則戰。其殺傷官軍不可勝計。又南至平望八尺。近嘉興城。過敵樓。乃還。方是時。浙有山中之亂。謂之王兵。蘇有湖中之亂。謂之白腰黨。轉相煽惑。民之從者。猶夜蛾赴火。國法幾藐然。倚山靠湖。惟務刼掠。初無大志。非若陸兆魚。吳日生。專以扶明爲主。至死不悔者也。錢大之衆。輕生敢死。無有能禦之者。後官兵四至。衆方危懼。大卽奮勇殺傷官兵五百餘人。聲勢益熾。蘇撫申文。三省糾合四鎮之師。軍舡蔽湖。沿路搜討。將各處要路釘斷。用兵防守。使賊舡不得過。錢大計窮。遂散其衆。以農舡一隻。搖出海口。守兵亦不覺也。會有識之者曰。此錢大也。引

衆擒之大卽。出刀殺傷數人。遂爲衆所獲。方是時。錢大見勢危急。欲出海。有爲之謀者。曰。我舍舟登陸。孰有知我者。大曰。此間皆死地。若棄舟。則易爲人識。不若輕舟出海。衆尙可集也。遂輕身走險。以至於敗。解至南京。爲三省所誅。其子曰小錢大。其父旣死。從人隱於湖畔者數年。會耿家兵起。閩浙震動。湖中舊黨復推之以爲主。其勇不殊。父遂遙通耿兵。許以復江南爲己任。官兵捕之。屢爲所敗。至會。勦之。師不敢睨湖。已而耿兵勢衰。官兵議勦捕。忽散衆隱去。計其起兵時。纔數月耳。其赫然可畏之勢。已遠近震動矣。

病骸曰。明之社也。東南騷亂。如王兵。白腰中多健兒。使若輩而志在扶國。則聯絡成師。與海外鄭軍相應。吾知北方虜廷。雖有良將謀臣。恐未能遽有華夏。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爲諸人惜也。

吳提督 吳提督名聖兆。陝西人。初爲李自成將。自成破。引兵降於清。上書九王子。欲平江南。以自効。首先渡江。擊鄭彩兵。鄭彩遁去。進攻南京。南京失守。弘光亦遁。聖兆遂與土國寶張天祿等。引兵至吳。相機勦撫。時常州民亂。聖兆領兵復至常州。民變遂定。

朱明既墟
名將多爲
清用一嘆

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
得肉亦且
快意

還兵至吳。吳之民變亦稍息矣。時有王飛者。明將也。聚兵紅於太湖。聖兆使人招之。無降。清意遂引兵破飛。降其衆。遂破松江。擊明之總兵吳昇。嘉於黃浦擒之。復攻金山衛。其首將俞洪。勇士也。躍而先登。爲守者所攢擊。立殞。遽轡割之。擲其頭於城外。清兵見之。痛哭失聲。聖兆怒促兵攻之。城上矢石雨下。將士奮勇爭先。無敢退後者。血戰半日。城破。全城屠戮無遺。又破川兵於茜涇。提兵駐松江。遠近畏服。時土國寶撫蘇有能名。然戡亂武功。實不如聖兆。兩人遂不相下。至是。聖兆陰有異志。使人潛至舟山。與王賓卿通。欲借海中之援。以除國寶。會府學生戴武公。陳慕鎮。陸兆魚。黨爲聖兆參謀。力贊成之。陰召陳墓之衆。以襲蘇城。兆魚使張行甫整備紅隻。行甫修理櫓繩。盈屋充棟。分頒旗號。且至十里矣。後謀洩。繫獄抵罪。聖兆既與賓卿通。約舟山之師。直抵松江。以彈壓不服者。遂召其心腹將士李虎於崇明。周傑於吳淞。沈奎於爽關。張勇於福山。揚言進剿舟山。會兵黃浦。而舟山之師實已至矣。遂設宴請知府等。官席間授以冠帶。有不從者。誅之。使城中百姓亦盡復衣冠之舊。又差心腹兵將先期至蘇。一聞舉事。即殺國寶。應兵隨至矣。時方宴諸將。酒既酣。忽聖兆將詹大廳亦北人也。慮事無成。猝擒聖兆。

國技大觀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任俠篇▼

●醫學饒功閣

楊庶堪

今世爲醫學折衷論者曰內醫尙中華外醫尙歐美似也而未諦也而浮慕遠西輕其家丘者猥曰中國無醫嗟夫是不知醫者也以余所見饒叟之醫吾友全君咸樹則足以間執折衷者之說而一時中西人士舉皆唇驚勿能測之其術之卓犖若是是乃真可書以爲吾國人光寵者全君故學電機於法蘭西歸而爲漢陽鐵廠工師一旦不戒而鋼繩絕髀骨折殞幾死踰時始蘇先是廠中有醫學於英吉利十有餘年而以術行國中亦且二十載爲之治療者六月骨不接行不能以半武繼復就療於法蘭西醫院

西醫外科
無他奇不
過知生理
明解剖與
夫手術靈
捷器具精
潔而已

教人之術
乃至秘不
肯宣公德
心可想而
知

亦未可稱
爲神奇第
得真傳耳

國技大觀

醫學饒功閣

二

任俠篇

幾兩月矣。斷骨鉏鋸如故。諸歐美醫來視。數輩爭謂。非剗割弗能療。亦無敢有保主。必
瘳者。全君遊歐洲久。習知其國外醫上者。剗后能接以他骨。次或不能復脛。以略短微
蹙蹙。更次模刻去其痼痛。令毋痛苦。即足矣。因念所業。致任恃手足。剗割而得毀。痼則
卒生之事。畢矣。思必一獲國醫。能以他術易剗。解客有言。粵醫良者。自漢如滬。欲航往
之。同舟得小饒。閱其疾廢。曰。安慶有醫術精妙。瘵子不難。曰。胡以稽驗。曰。吾翁也。翁受
法。致秘奧。雖其子勿即傳。亦不樂爲時流醫術。然翁有友曰。張樹堂。賈於滬。辱其召。必
至。子盍往求之。全君曰。諾。抵滬。求張電叟。越日。果至。視其殖骸。曰。閱時多矣。瘵否。殊
未之敢。必然竭吾力。儻可冀。於是。以手摸以耳聽。始若酸楚。繼若平生漏八刻。而罷。曰。
瘵矣。夾以版木。傳以藥丹。出敗瀋。若瘴血者。數升。復爲囑。曰。踰十日。可棄版。踰二十日。
可親地。踰一月。有半。可履步。如平人矣。自始醫至今。唯飲以藥散。日一二匙。他無所施。
術者而皆已。如其言。應猶響。烏虜何神奇。若是也。余有友名習歐。美日本醫術者。嘗舉
全君所患。苦詢之。亦云。舍剗割。無繇而饒。君所就終已。若是。是固非歐美日本之所及。
也。余遂以念吾國文化。已四千餘年。爲古國之廬存者。至若文學。玄學。美術。方伎。之流。

讀書人恐
未必有此
豪俠有此
胸襟而
是蓋俠而

必有畸人哲士如饒叟之以醫自退匿而達於吾儕耳目者而饒叟蓋乃今以醫特聞也。饒叟名功閣字凌雲安徽安慶懷寧人年五十餘隱廬市世罕有知者全君舉酒勞之而召余余視其人彬彬若儒士敏其學撝謙如弗及頭童然顏猶嬰兒蓋術而近於道者或曰饒叟精技擊殆世所謂少林滴派者其醫之傳蓋繇此云。婁天權曰中醫內科勝西醫誠如人言然幸勝者亦曾有幾人若外科華陀而後必有其傳特秘之者多故寡見耳饒叟之技未必不得此秘傳故能超西醫而上之然彼又秘之更秘並其子且不傳斯道將不免爲廣陵散矣。

●梁鐵錘

蒲松齡

梁鐵錘山西人不知始何名身長不滿三尺而軀幹粗大人故以鐵錘呼之鐵錘曰甚善呼吾誠當有呼則應居之不疑鐵錘多膂力手能舉百鈞省垣武廟前雙石獅猙獍對峙雄偉異常築鐵錘輒更迭攀而倒肩負至隙地臥其一而植其一踏其臥者登其植者踞坐於其顛歎歌以爲樂興盡歸置原處無偏欹傾側迹鐵錘不讀書無生產小本負販以自給生平有豪俠氣遇不平事輒奮臂起顧從未輕搏人曰置若輩於死地

有道者

狂也而幾
於聖

可謂生平
第一戒矣
盜賊晦氣

國技大觀 梁鐵錘

四 任俠篇

誠易易耳。然非父母昆弟仇。何必與爲難。爲之解紛。斯可已矣。是鐵錘雖不讀書。要未嘗不明理。人於忿爭時。遙見鐵錘。至咸屏息。不敢聲。或在互相鬥毆。固結不可解之際。有從旁詭而呼曰。鐵錘來矣。彼此卽驚而散。人問鐵錘不搏人。何其畏之若此。曰。吾輩不畏鐵錘之多力。而畏其明理也。事至相爭。鮮有不兩造。皆有不直者。鐵錘豪俠人。不爲左右袒。苟受一言之責。已自愧悔之。無地無論其力之多與否也。敢不畏之耶。鐵錘之見重於時者如此。時郡邑多盜。官吏無以捕。易州郭公天麒。陳臬山右。聞鐵錘名。出重金以爲募。鐵錘欣然至。曰。捕盜公事也。受金私事也。受金而捕盜。殆盜盜耳。鐵錘不願假公以濟私。所願辭金而就役。於是仍以小本負販。日行郡邑間。盜聞之。相引避。有一人身亦短小。郊行遇二盜。其人僞稱鐵錘。盜旋逸去。盜行一二里。適與鐵錘遇。轉疑其爲僞。以械試擊之。鐵錘始則笑而受。再擊之。乃怒曰。始吾以汝爲戲耳。竟真欲擊人耶。老夫從不輕搏人。今請試。乃力看手段。如何。一躍而起。摔二盜髮。按諸地。將兩首對撲之一舉。而二盜骨碎腦裂斃矣。一時江右郡邑盜風因之盡息。鐵錘年九十餘而逝。終身不娶。無子嗣。時人感其弭盜功。立私祠以爲祀。而額其額曰。錘神廟。且鑄絕大鐵。

秤錘懸於棟以作表記香火鼎盛焉

婁天權曰絕妙一篇游俠傳所謂白戰不持寸鐵

●白蘭花

善之

好客非徒
豪舉也將
以行其俠
故

身本也俠
而故作恨
不一見之
詞玄矣

淮上周海門豪爽士也不詳所自以隻身商於淮不十年致素封坐中食客常千人士之踵其門者雖一技一能必溫顏接之延以上座而厚款焉倚山建客邸數百編號爲之客之來者以次就宿如歸其家又善於縱橫捭闔貴戚權要皆通賂遺地方長官有疑難事能爲解決復殷於任卹里鄰有急難求助無不應者以故上下皆稱服之當事制之世而豪侈自若清嘉慶中葉漕督某素剛鯁惡而劾之三疏不動一日漕督忽自至其家置酒飲宴歡若兄弟一時大以爲怪久乃度其奧援之有自也嘗春日飲客花下與客縱論古代旁至近今豪傑因及劍俠海門拊案曰吾聞劍俠之術亦非所難而環顧當世乃寥落如曙後星何也諸君閱歷海宇亦曾有此遇否座有少年新自南中來者起而對曰有之且嘗見一面蓋其人在縲絏中也海門亟問何人客曰其人不知姓名或謂爲鬱林州人其人人家無冬無夏臨去留白蘭花一支不知其所自得世所

是俠行徑
若可求而
即之抑亦
非俠之至
矣

舉動快絕
是猶俠之
表面也

將軍之行
爲不過爾
爾以粉侯
護之誑而
虐矣

制軍之智

國技大觀 白蘭花

六

任俠篇

稱白蘭花者也。衆請畢其說。客曰。白蘭花。無居止。無蹤跡。人往往無意遇之。求即之。則又不可得。庚午之歲。東江大水。漂蕩以萬計。請於官。官不肯賑。某董事者。倡募義捐。而應者寥寥。董事夜寐。置捐冊於案。明旦失所在。而瓶中插白蘭花一大驚。越三日。有人持捐冊來。且促董事往任散賑之事。董事素識其人。問所從來。曰。途中有人以此給我。囑來相邀。且云。待於河干。董事視其簿。則平日所號爲老慳者。皆樂輸千百。最後則不肯認賑之某官。亦居然捐白金八千。且蓋有縣印也。於時趨而前。至於河干。萬鍾之粟。千鎰之金。已立具。萬衆歡呼聲如雷。動事後。追問莫知其由。以意度之。其爲強迫可知。自是白蘭花之名大噪。巨室豪右。中夜嘗無故自驚。以爲至也。跡之無朕兆。某將軍以海寇發。率師船巡海。一夕舟泊虎門。卽座艦宴客。妓女數十人左右擁抱將軍。宴罷留妓侍寢。月明之下。旗旆飄揚。戰艦一字雁列。此未來之韓蕲王。梁夫人乃高臥於中軍帳內。樂可知也。無何將軍早起。則白蘭花儼然案上。大駭久之。無異疑。而遍檢舟中。皆無形影。已而用印。印字已磨漶不可見。而別刻篆文。粉侯二字。將軍之幕賓識之以告將軍。大怒。然祇得秘之。而潛召工更摹刻焉。又某星使過境。其髮辮亦無故自落而得。

計亦不過爾爾

戲弄官僚若此其痛快也爲之浮一大白

制軍能代爲大俠之所爲斯制軍亦自不凡

少年亦自不凡

白蘭花於枕畔。星使怒且懼。以讓制軍。制軍不得已。則以他盜爲白蘭花也。者縛於市。將殺之。以解於星使。未行刑。忽一偉丈夫趨而前曰。我真白蘭花也。妄殺何爲。衆執之以見制軍。是時一城之人聞真白蘭花之被獲也。爭先覩爲快。所經之地。市肆街巷。屋瓦梁棟上。皆人也。當時某因得一面惜相。去過遠。未能明晰耳。制軍問之。大笑直認不諱。患其遁也。帛裹其周身。數十層而繞。以鐵絲寄獄。一夜明日。命行刑。行刑之日。觀者尤衆。囚忽呼曰。我非白蘭花也。冤哉。奈何殺我。官曰。若昨日固自以爲真者。何今日之假耶。豈畏死乃爾耶。囚曰。冤哉。我獄卒也。昨白蘭花入獄。吾謹視之。天將明。倦而假寐。及醒。則在刑場中。是誠冤哉。官使人視之。果獄卒也。因釋之。自某制軍督粵。擢抑豪右。善撫其民。而海寇亦息。一夕。各大小官署。悉得白蘭花辭別。啓云。僕之所爲。制軍皆能代爲之。粵無須僕。今去矣。嗣是不復見於今。蓋十三年。頌之者。蓋以爲仙去也。海門掀髯曰。渠肉身豈有仙理。會當在人間耳。酒闌。客散。少年獨請。問海門。延入內室。岸幘迎笑曰。君真好眼力哉。客曰。僕顧自羅浮來。有某和尚囑爲寄書。足下云。今爲東南一有名人物。竭來徧歷江南。無所遇。至此地。固疑是君。今果然矣。海門閱書。竟默無一言。越

大有虬髯
公之於李
衛公之氣
概

不豪亦不
足以受海
門之託

其去也若
神龍之不
見尾

三日大宴賓客。召家中司會計者。盡稽覈所有產業。及一切盈虛虧長之數。延少年上座。納管鑰簿籍。曰。吾師召我矣。吾將往從之。於白雲深處。所有財產。請君暫主之。十年後。或當見還耳。召諸婢僕。羅拜於庭。指少年曰。此汝新主也。其善事之。海門本無妻子。惟一十四歲女。至是。父女各跨一白驪。從容徑去。座客起送之。而驪行甚疾。竟望塵莫及。少年者北海蘇超也。亦不羈士。家無父母兄弟。好遊獵馳騁。至是。遂居之不疑。其豪亦如海門。越十年。而河決於豫。民多死。帑金不繼。蘇慨然曰。周君所謂當還者。其在是乎。悉數其產。尙得七十萬金。盡以佐大工。合龍之日。蘇邀賓客。置酒堤上。欣然舉杯曰。吾今可以報周君矣。忽外來一客。弊衣布襪。而神色洒如。徑據上坐。衆異之。與語亦不甚酬應。酒酣。上座客携蘇手至堤畔。散步。衆不爲意。俄聞人呼曰。蘇君投河矣。衆聞聲出視。則蘇與客方微步。凌波時。北風迅厲。河流絕急。兩人立水上。如平地。然猶舉手與堤上人作別。須臾。順流直下。衆人呼舟沿岸追之。無復蹤影。回顧席上酒肴。猶熱。適來客杯中浮一白蘭花。猶馥郁如新折也。

評曰。白蘭花。花之幽雅者也。而客乃舉以自錫。似不類矣。然觀其爲事。倏然而來。悠然

行到水窮
忽然雲起
行文妙鏡
也

所謂盜亦
有道者

而逝。未曾少有搏擊。又何爲不幽。何爲不雅。

●秦賈

善之

秦有賈人遇盜於少華。盡驅其駝馬資裝以去。賈單騎竄山中。久之日暮。峯迴路轉。迷不得出。聞隔澗犬聲。乃大呼。俄叢樹中有人應曰。左轉。左轉。乃得石梁。渡之。忽見麥畦。韭圃。縱橫似經闢治者。循陌行。得一村。問所來。以遇盜告。有蒼髯者招至一室。飛甍畫棟。儼然大家也。命就廳事西廂宿。餉以酒食。商日間飽。受驚恐。又失資懊惱。夜不成寐。更闌。聞門外人馬聲喧闐。殷耳。亟起伏門隙窺之。見騎者可百人。魚貫而入。擁資件可數十車。過庭前。庭寬不過二丈。至是都不覺擠騎者下馬。一一登堂。堂中燒巨燭如椽。蒼髯人振衣高坐。騎者進謁。訖一一慰問。語隱約斷續不可辨。久之騎者羣出。蒼髯人點首送之。獨止一人令住。其人頓蒼皇失措。蒼髯人叱曰。吾命若出。以驅除貪官汚吏。而奪小民生計。何爲耶。其人蒲伏不敢聲。立命杖之。杖訖命去。尋更牽一人至。赭衣囚服。神氣索然。蒼髯人詰責尤厲。囚但叩頭稱犯官死罪。亦命鞭之數十。鞭訖復遣去。而堂中燭光一時並黯。晨起蒼髯人手一物授之曰。持此無失。東出。又左折行叢竹中。十

數里。即至官道。向南一逆旅。中有四十許人。胖而微鬚。可以此授之。當得少償。所失也。賈夜窺所爲。知叟非常人。即受之。如言。至一逆旅。果得其人。授以物。解視之。印信也。其人自陳。爲華州知州。因事入省。昨爲盜劫。輿馬盡喪。僕從亦死。盜取印去。而以物置逆旅中。送我至此。令守待君來。商視之。所失貨也。並駝馬亦在。後廐纖毫無失。省知州行路。趨起。頗類受杖者。其平日極貪酷。商久聞其名。嗣後頗爲改行。事聞於撫軍。撫軍固好事。遣兵隊搜山。無所得。一日坐堂上。忽飛石碎其冠頂。悸而止。心惡知州。不二年竟劾罷之。

病骸曰。盜與官皆厲民以自養者也。古人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官不如盜。抑已久矣。今官不能治盜。而盜轉能治官。盜之賢於官也。豈非九天之與九淵比哉。

● 黑衣人

善之

清道光之世。某當道之紀綱。以事西上。道出穀澗間。同伴祇二人。腰纏甚富。暮宿逆旅。坐甫定。逆旅主人目行李。忽驚起。顧客曰。頃有人相尾否。隸聞言。亦殊驚訝。主人指示。

其爲非盜義
財可殺之
奪而過矣
不爲人從
黑衣人苦
而救之底
於未苟其
裏耳決其
知之袖手
其必袖手

行旅之難
也游索之
客於此等
處不可以
不慎矣

行李上有紅印一青印一曰此君固有之標識耶紀綱曰怪哉吾早間起程時未見有是也主人曰此盜符也青色取物紅者殺人凡諸盜各有所部即各有符號凡符號所著即表明其爲某部所發見而他部不能爭君試思之頃間必有尾君後者或有可疑者從君攀談否隸思之良久曰惟早間有軍官者二人與我輩同餐於野店渠與吾坐同案略談數語自云自開封奉公事往洛陽者餐畢先行其馬甚良頃刻已遠日過午途中有黑衣人跨黑驢自歧路來同行渠屢返顧從者見其如此則亦目之渠似微覺鞭驢前去主人曰此皆可疑君第慎之可也語畢而出隸與其伴相對愁懼欲舍此而去則前行須百里外始有頓舍方踟躕間聞外呼具湯沐聲甚急覘之則黑衣人坐堂上矣益震駭不知所爲已而主人具晚餐黑衣人與隸擁案對坐隸恐甚勉咽蒸餅數枚不敢舉首黑衣人殊坦然豪飲大啖時逆旅客滿惟東廂祇二客黑衣人飽餐畢告主人移裝具宿東廂主人以有客告黑衣人曰吾偵之久矣東廂甚寬三人無礙也主人移行囊往客拒之主人以告黑衣人指隸曰無已其與此君共宿乎隸若喪魂魄幾不能出言黑衣人遂移行囊入隸與其伴各蒙被臥二更向盡無聲息忽案上燈驟明

見死不救
耳不問其
爲當道之
僕否也

是僕亦不
忘報者其
如黑衣人
不屑何

黑衣人操刀起。隸涕泣求免死。黑衣人笑曰。吾不殺汝。殺汝者行至矣。速以繩授我。將有用。隸伏枕稱謝。抽繩授之。已而燈又暗。聞有巨物撞門聲。纔三四聲而門樞脫矣。隸被罩其首。不敢動。旋聞有人僵仆聲。聞黑衣人叱曰。奴才此種身手。乃向江湖獵食。寧不愧殺耶。隸掀被視之。則兩盜已縛跪牀前。猶著軍官服也。黑衣人手鞭痛扶之。盜無語。已而天明。黑衣人解盜縛曰。念汝雛兒。暫饒一命。去去。黑衣人顧隸曰。今免矣。行李上有徽識。速刻去之。吾將適南陽。不暇與君同道也。問姓名。不答。策驢逕去。隸事畢東歸。更問舊主人。亦迄未復見。事越數年。隸偶見刑部錄囚。有殺人犯某。當處決。則向黑衣人也。亟詢其顛末。告主人爲營脫之。乃往見黑衣人。告以故。黑衣人曰。汝事某當道者耶。曰然。叱曰。去去。吾不受鼠輩惠也。復詣刑部。自訴實殺人不宜枉縱。刑部堂官以當道所囑。疑有他故。相視色動。黑衣人拍案罵曰。賊官。國家法度。豈汝逢迎上官之具耶。汝欲枉法老子決不任爾。堂官大驚。亟使人牽出之。則七首已自陷其胸矣。病骸曰。未見蹤跡。忽留暗號。以是知爲盜亦正不易。

結客傾家
其氣豪也

矜才使氣
其骨清也

既窮於遇
又遭盜劫
天將以神
其報施也

嘗謂報施
之道不必
即出施者
受者兩如
之問例如

東吳沈生世家子也。豪俠好客。父沒時遺貲可二十萬。生揮之三年而盡。田園第宅悉質於人。夫人故大家女。亦明達爲生謀曰。今質釵珥可數百金。以此生息。尙有小補。但非久計。君宜出身任事。搢拄門庭。庶幾無墜先人之業。生從之。襤被風塵。道途歷碌。雖生平未嘗經受。至此亦不能顧及矣。生故矜才使氣。入世途少閱歷。遊幕於皖。於閩。於蜀。初至亦得人歡迎。不數月輒齟齬以去。久之益困。會廓爾喀兵事起。生父執某治軍。需藏中函招生往。生不得已往從焉。五閱月。兵事畢而某以積勞致疾遽卒於藏。生又不得不歸。時兵事新定。夷匪極多。生行纔過打箭爐。即遇夾壩。盡奪資裝。縛置山徑間。有騎者過憐而解之。生徘徊山中。進退無所。念生平未嘗負人。奈何遭此惡劇。乞憐於人。徒辱父母。不如死。解帶繫樹引頸就之。但覺帶纒一緊。百穀如沸。熱血內激。胸腹欲裂。良久昏絕。已而覺有知識。則身臥軟榻。覆以溫衾。兩人夾侍左右。按摩口角。舌頭猶餘藥味。惘惘然似是身固生存。尙非死也。欲出言而舌僵喉急。且疲困已極。輾轉熟眠。如是者三日。三日中但覺彷彿時有人傍榻問無妨否。無恙否。三日後神氣漸清。乃問侍者。侍者曰。主人行至矣。語未既有昂藏丈夫戎服佩刀立榻前。生欲起。主人目侍者。

乙乙受甲施
乙丙即施
諸甲之德
報甲或受
而甲施即
丁之施乙
是食此理
之報而理
至奇而施
確故施恩
得報與受
恩圖報其
響影極廣
大正不廣
如釋氏之
說甲乙之
即然即如
也然即如
甲恩乙如
報甲乙說
亦可以說
人爲善不
必斤斤辯
其小且隘
也

力按之問生曰沈先生故人尙相識否生沉思久之終不能得主人笑曰先生腦力傷矣亦記二十年前風雪中救人母子兩命否僕卽當時抱中兒也生謝愚鈍恨不記憶主人曰賢哉先生爲善不望報且自忘之真義皇上人也生問姓名主人曰公業已忘之復何問爲因詢生何以至此生具以對因問主人相遇始末乃知主人固綠林豪客夜獵山中見縊人命其徒解之不虞其爲生也載以歸肱腰橐得書札姓名始知之遂極力調治竟得如故凡月餘生益健主人知生困蓋番夷所爲乃屬徒將爲生報復探得其巢穴在萬山中險峻不易拔又明正土司庇之踟躕未能決一日主人偶閒話及雅州新太守趙公履任生聞之瞿然起曰趙公我座師也請往爲諸君白之綠林非久計盍乘此立功主人大喜即囑生往謁生至是始知主人爲秦定國太守見生歡甚自以新履任欲肅清桴鼓聞生言秦可爲嚮導立許之即命秦領兵且檄明正土司助餉土司不敢抗遂勦番匪盡平之生因留太守幕中秦竟以武功起家生後以詢細君細君亦憫恍久之乃日記儂結襦甫三月時翁姑俱健在君行道見孕婦蹲雪中惻然輿以歸告翁姑關後園一椽居之婦產後兩月乃去記婦嘗言姓秦君真多事善忘矣

閩粵械鬥
之風夙如
此

二虎實無
意於械鬥
者故女子
警戒之而
不害也

女子大有
見地不獨
技勇獨絕
也

●奇女

王無爲

閩有拳師趙二虎。力猛技精。性贛直。嘗爲人報不平。強禦憚之。不敢撓其鋒。會其鄉有童子被殺於鄰鄉。鄰鄉故與趙所居鄉不相能。動集衆械鬪。至是童子被戕。鄉人大憤。鳴鑼集衆。呼曰。不從鬥者。卽先戕其人。於是人無敢自匿。皆執械赴鬥。是鄉人數多。鄰鄉祇三分一。械鬥竟日。隣鄉死數十人。趙鄉死三人。傷七人。隣鄉知不敵。散財募壯士。各鄉無賴。皆歸之。翼日復鬥。鄰鄉稍勝。鄉中死傷三十餘人。鄉人咸促趙二虎赴鬥。二虎夙意敵寡。鬥必勝。無待於己。勝券可操。故不與。至是決意與鬥。將以翌日執械往。夜半忽聞簷際有聲。如微風振落木。遂有一女子推扉入。女甚美。爲年近二九。裝束如恒人。第眉目間凜然有秋氣。顧謂趙曰。若卽趙二虎耶。二虎驚愕。殊甚。而終欺其弱。漫應曰。吾卽趙二虎。待要如何。女哂曰。吾有一言告君。明日械鬥必弗與。且當解鬪。不然者。將取君首。勿謂吾無若君何也。語已。握拳擊案。案爲碎。趙初慢之。至是大懾。女厲聲曰。曷早言可否。吾未能久。須語次。取趙案銅煙筒。揉而碎之。趙知不敵。謝曰。願如教。女喜曰。二鄉相關。此風何可長。初時吾亦躍躍欲試。後聞君不出。遂止。頃偶過茲鄉。人咸相

解紛之道甚妙趙無不出則衆鄉無所恃鄰鄉無不出則衆鄉無趙矣詞以激衆

是誠俠士之正軌

國技大觀 劉遠

一六 任俠篇

慶曰。明日有趙二虎從門。必有勝矣。以故相訪。今君既不與門。曷輯睦爾。鄉人使解械。乎。趙曰。非曰能之。請試爲之。第鄉人從否。不可知耳。女曰。雖然。吾能使吾鄉人不出。君第勿令君鄉人擾吾鄉。雞犬則雙方息事矣。語已出。逾垣而去。趙木立良久。始以此事語鄉人。鄉人疑其詐。交攻其懦。趙轉無以自白。後忽念女言。明日將戒鄉人勿出。因曰。明日覘彼鄉動作。果猶有鬥心。吾請執械。何如。衆諾之。翌日鄰鄉果無人挑鬥。衆始知非妄。且疑女爲俠。然百計訪其姓名。終無告者。遂相謂以奇女云。

●劉遠

樸庵

劉遠者。贛省樂平人。有名拳家也。樂邑頗頑。人民動輒私鬥。而遠常爲魁。劉氏世習拳。遠祖某初學於少林。後更從業於浙之張松溪。合內外兩家而融化之。自成一派。至遠尤精。遠頗尙俠。其助鬥也。必其事之大不平者。否則雖有求者。必却之。甚且助求者之敵。故樂邑無賴喜鬥者。皆恨遠。刺骨然。無如遠何也。有一僧自言來自天台。住於樂之某寺。舉止安靜。而神采奕奕。衆不知僧能武。僧亦未嘗自言也。一日某某兩姓約百餘人。私鬥。方酣。僧視之而笑。或曰。爾能有助乎。僧曰。惟有解之助。則吾不能也。遂馳入衆。

使遠藝不
精幾爲無
賴所覆甚
矣怨毒之
於人不亦
險乎

如數家珍

中。以。手。左。右。摩。之。衆。皆。避。不。能。前。無。賴。某。見。之。喜。曰。是。可。得。之。以。敵。遠。也。設。計。與。僧。善。故。以。不。平。之。事。以。激。遠。怒。遠。應。求。者。之。請。結。束。上。場。而。僧。亦。凝。氣。以。待。之。未。交。臂。僧。曰。衆。門。無。謂。不。如。吾。二。人。相。角。以。勝。負。定。曲。直。也。遠。曰。甚。善。遂。各。麾。其。衆。以。退。而。僧。左。手。虛。映。遠。之。面。隨。分。兩。手。遽。以。左。足。加。遠。之。下。部。遠。趁。僧。足。勢。屈。右。足。盤。于。地。以。左。足。遽。加。僧。之。右。足。俟。僧。左。足。方。落。遠。全。身。偕。右。足。並。起。隨。進。一。步。僧。遂。仆。焉。明。日。僧。打。包。他。去。遠。常。謂。人。曰。此。僧。實。健。者。使。非。用。耕。地。法。撲。其。脚。跟。吾。其。必。敗。于。僧。之。手。矣。論。者。謂。遠。之。實。力。出。於。僧。下。而。拳。法。則。過。之。也。

病骸曰遠所言僧豈不知之然而一敗不復鬥則僧能退讓固勝遠多矣

●張松溪之拳術

樸庵

張松溪浙江寧波人善技擊其擊人不用拳脚只以手按之而當者輒敗其法自言起於張三峯若內家拳法云按拳勇之術有二一爲外家一爲內家外家則少林爲盛其法主于搏人而跳跟奮躍或失之疎故往往爲人所乘內家則松溪之傳爲正其法主於禦敵非遇困厄則不發發則所當必靡無隙可乘故內家之術爲尤善其搏人必以

穴有暈。穴有啞。穴有死。穴其搏人相穴而輕重擊之。或死。或暈。或啞。無毫髮爽。其尤秘者。有敬緊徑勤切五字訣。非入室弟子。不以相授云。

婁天權曰。文雖寥寥百餘言。可抵一篇拳經。

●金三先生

樸庵

其敗在一負字

九可代矢神乎技矣

金三先生武林人。逸其名。人皆稱曰三先生。其拳法得祖石音之傳。嘗演技於邑中烏將軍廟。有孔六者。善射而多力。自負其勇。出金不意。騰一足踢之。金殊不動。若不知有人踢者。而孔已仆於一丈外矣。既而出廟門。有數雀棲於池南戲臺之巔。孔意金未必善射也。乃曰。君善搏。吾善射。即借此雀爲的。與君一較。射可乎。金探囊出一彈丸。如梧子。大置食指上。笑曰。不須弓矢。請以丸代矢。以指代弓。爲君落第三雀。即以拇指撥去。雀應手墮。孔乃大服。金曾保鏢至西。嘗獨行山中。遇一青兕。追金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溪。深數丈。金背溪而立。及兕至。金上躍高丈許。兕奔急搏。金不及。墮溪口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練柄鐵錐。其重不下五十斤也。

病骸曰。三先生力足拔山。而以先生稱。頗類滑稽。

楊之入山捕虎也實中於客氣但其勇敢實非常人所及

拚一身爲一方除害此楊之所爲楊也

楊子春

善之

豐城楊子春者。以勇聞。善弓矢。百發無不中。常挾弓隻身入某山。山故多虎。虎之來也。以羣。獵戶之往捕者。輒膏其齒。以是相戒。無敢重蹈險地者。楊之往也。人皆爲之危。楊哂曰。以一男子而畏虎。狼何以立於天地間。遂毅然去。其家雖不敢過。挽然心終惴惴焉。乃伺其去。聚衆持械而從。其後。楊不之知也。既入山。穿林越溪。終不見虎。楊大笑曰。虎亦知楊某名。乃匿不出耶。言未已。一虎出其前。體絕大。迥異常。虎目炯炯。有火。瞥見楊。張爪撲之。不中。反身又撲。勢益猛。楊左之。右之。虎終不可得。似大怒。人立而嘯。楊張弓射之。中喉。遂斃。楊興益豪。指虎而言曰。汝輩橫行山嶽。食人不可數計。余當盡殲爾。曹爲我方除害。俄而腥風捲地來。樹葉盡落。楊知虎羣至矣。亦不懼。倚弓而立。有頃。羣虎大至。絢爛斑黃。日光照其背。色殊美。爲數可十餘。大者如驢。小者纔及犬耳。見死虎。羣趨以足撫之。不動。盡俯而嘯。聲雖雄而雜。以悲似甚。痛者。楊觀之。知虎必怒。若爲所見。來且猛。力將不敵。乃猱木而升。達其巔。俯瞰羣虎。猶在死虎畔。楊乃爲獅吼。聲響聞巖谷。山爲之震。羣虎聞之。盡懾伏。不敢動。楊彎弓連射之。斃其五。餘皆潰旋復集。覩箭

虎衆而楊
無援且又
墮入虎穴
其危殆可
知而猶手
斃數虎真
渾身都是
胆也

國技大觀

楊子春

二〇

任俠篇

知非獅則又大怒羣來搜尋見楊作勢欲躍上楊以矢拒之又殲其四所存者僅三虎耳而楊矢盡矣虎來益急勢甚危一虎來撲楊楊以弓擊之而虎不少却楊窘甚偶不慎失足墜自分必死瞑目任所至及地爲敗葉所承得無傷然疲乏已極旁有一洞窺之似甚寬敞乃匍匐入以爲避虎計既聞鼾聲奇之迹其聲而視之則穴之隅臥一虎旁兩乳虎伏焉楊大愕幸虎不之覺欲出聞外有虎嘯聲知虎將歸計不如先殺洞內虎乃躡足至兩乳虎後舉石投之盡死其臥者病虎也驚覺見楊掙持不能起而楊亦以石擊之乃不動三虎旣死洞外虎至矣楊伏洞旁虎尾與足先入楊舉樹枝奮擊其胯下折其足虎大嘯負痛奔去楊不敢追伏穴中潛聽之虎久不至聞遠處有紛鬥聲乃出視則楊家人與兩虎鬪也楊大喜視人將不敵欲往援而折足虎突返自後嚙之傷其背楊倒地虎力盡遂死楊痛極欲起不得而家人爲虎所敗潰奔虎逐之過楊側舍衆嚙楊楊騰一足踢之中腹虎斃而楊左臂亦折矣家人顧見楊及死虎大疑楊使衆逐彼虎而留二人伴之無何家人返則彼虎亦斃楊更遣衆四尋衆以無虎報乃負楊歸而楊痛甚折臂及右足背肉脫太半數日而死而其地自此無虎患鄉人感其義

乃養其妻子并設廟祀之。

俠魂曰。楊恃技入虎羣。竟隻身而斃十餘虎。安得不令人色變。勇俠之楊子春。有程善之之文章傳之。相得益彰。足使千古不朽。

●三和尚

叔南

三和尚。靈峯寺僧也。少習拳藝。靈峯寺臨鳴玉溪。門內皆種園蔬。山芋之屬。一日晨興。見園中山芋被拔甚多。察其足跡。似人非人。心竊異之。俟夜伏園隅。暗偵之。徹宵無動。靜天將破曉。和尚亦倦極思歸。方舉足。間一巨猴自牆上躍入。黃毛蒙茸。高與人齊。拔芋縱啖。和尚急閃入佛堂。取一八尺棍。出盡力向猴猛擊。猴輕舒兩臂。伸手握其棍端。堅不可拔。雙目炯炯。其光不可逼視。和尚心胆頓怯。一疑回問。其棍已被猴之兩手漸漸進握。近身僅二三尺耳。蓋猴性最靈。手足亦最敏捷。若更近尺餘。即可伸手取人眼珠。此猴擊人之慣技也。和尚急中生智。將身猛退。猴足長身重。不克支持。立撲於地。旋棍擊之。立斃。秤猴體得重二百餘斤。蓋數百年物也。

晏天權曰。鬥一猴耳。其身法手法解法。亦頗有研究。小品文字。夫固不可不精心構

較打虎尤
難
猴終不若
人靈

造也。

●會覺師

叔南

乾隆中世雁蕩山間。往往多虎患。會覺師爲雁蕩淨名住持。本山東綠林之雄。以事故遁逃來雁蕩。而入佛門者也。以打虎著名於雁山。虎之死於師者。不可勝計。某年之夏。又值虎患。夕陽在山。山中人即相戒不敢出門。時值大旱。田中水乾。及夜。師令其工人等前去車水。而自倚於田邊樹下納涼。以爲工人等防虎之衛。不覺昏昏睡去。須臾。一虎遠來。形甚偉大。工人等見之。大驚。即下藏於車下。不敢張聲。不知會覺已入睡。鄉未之顧也。虎行近。見師倚樹下。急前撲啣其頭。及師驚覺。已入虎口。不可脫。虎拖師行。師以手挽兩旁之樹。樹盡拔。及過一山。自知力盡。無能再持。乃張兩拳兜擊虎頸。斃焉。翼日。其徒衆依樹倒處蹤跡之。師與虎同死一處。其兩拳入虎頸寸餘。而虎牙亦幾斷。師項也。

婁天權曰。打虎者多矣。從未有頭入虎口而尙能擊虎至斃者。師真神勇哉。

●俠少年

劍秋

平原莽莽。不見人。碧草粘天。黃沙匝地。時已春深。三月山花野卉。零落殆盡。微風過。席唯有清香陣陣。起於麥隴間而已。一日薄暮。忽有少年二人。出現於良鄉道上。狀似一主一僕。主人年可二十餘。氣宇俊偉。僕則手執鞭。背負行囊。二人皆跨馬行。蹄聲得得。直向一村莊而去。未幾。僕謂主人曰。日暮途遠。盡詰朝行乎。主人曰。可。二人乃相率下馬。叩逆旅主人門。暫借一席地。時適義和拳亂作。官商之挈眷南下者。絡繹不絕。數椽茅屋中。擁擠無隙。地人聲闐咽。馬聲雜沓。徹夜不能寐。

漏三下。少年起步庭中。徘徊四顧。則先有數人在。詢之。知係武員避亂者。寒暄既畢。各席地坐。娓娓談京師亂象。頗不寂寞。俄聞角聲嗚嗚。起於四野。此呼彼應。自遠而近。衆人曰。嘻。此何聲也。皆相顧失色。少年曰。盜耳。衆皆起。各挾武具。預備抵抗。少年亟搖手曰。此何用。適賈禍耳。衆曰。然則奈何。少年曰。有我在。毋慮。公等可高枕臥。毋溷乃公。否則袖手作壁上觀。叢爾么魔。決不令一人漏網。少年乃入室去。服易以黑色之衣。指屋隅謂衆人曰。盜必由此間躍下。又曰。公等伏而觀之。勿聲。亦勿動。衆見少年徒兩手。不持寸鐵。皆竊竊爲之危。時在三月下旬。月色迷茫。星光黯淡。衆闐寂無聲。少年乃蛇行。

風塵中乃
有如此奇
人

遍地荏苒
惜無如少
年一懲創
之

國技大觀

俠少年

二四

任俠錄

至西南隅。狙伏於地。兩目炯炯。向上如狻猊之伺鼠。然少頃。黑物一團自天而下。疾如鷹隼。少年忽騰身躍起。自其後擊之。曰止。礮然一聲。此黑物已仆地不起。屋外之盜見先進者寂無聲息。遂接續而下。少年一一應之。左揮右斥。絕不露絲毫驚慌態。事畢。數之得十五人。斯時伏而觀者咸惕息不敢動。少年乃招以手曰。來來。盜已盡矣。衆蹣跚而出。見所獲之盜。或仆或跪。若驟患癱瘓。然無一能自起立者。衆請殺之。盜哀呼乞命。少年拊掌笑曰。爾識江南沈某乎。盜同聲應曰。小人不知。冒犯威嚴。願開一面。恩感且不朽。少年曰。鼠輩不屑污我刃。第少創之。使不爲行旅患足矣。遂與羣盜約。今後當速離此。否則立置於死。盜唯唯。願聽命。少年乃揚其右足。一一踢其臂。呼曰。起。盜卽霍然起。羅拜而去。衆乃驚服。願執弟子禮。求得其術。少年笑曰。此非盡人可學也。然經此懲創。前途可無慮矣。天未明。少年即與僕策騎行。

病骸曰。拳術匹夫勇也。然而精此者。非參以兵略不可。少年知盜之自何處躍下。亦料敵之智也。獨技術之可佩耶。

●紀人龍

鮮庵

與會正復
不淺

燕雀豈知
鴻鵠

客來固不
迷而此年
怪亦正可

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

煞是好看

昔有紀人龍者。善技擊。慷慨任俠。常客游湖襄間。有潘姓者。家饒於財。亦以俠聞。四方技勇之士。多遊其門。紀往訪之。潘喜。款接甚至。宴會間。座客幾二十人。皆錚錚士。酒三巡。各述技擊師承。談論鋒起。末座一少年。敝衣露肘。短髮突鬢。默不一語。紀問主人。此客來幾時矣。潘曰。將及半年。問何能。曰。不聞所能。但隨堂粥飯已耳。衆大笑。少年亦不語。後數日。復讌集。忽有款門。通謁者。鐵面短髮。裝束甚武。拱手向主人曰。聞今日羣英雅集。敬來觀光。乃遍睨座中人。至少年曰。汝亦在是乎。少年但俯首不語。潘乃延客上座。飲啖兼人。既而曰。今日之會。良非偶然。諸君曷各奏爾能。余亦有薄技。當呈教也。潘大喜。移席射圃中。盡出其所用器械。諸人臂弓腰劍。無不詡詡自得。其人笑曰。諸君可云技矣。而未神也。乃於衣底出劍二口。盤旋騰躍。初如雪滾花翻。閃爍不定。以後但覺白光周身。旋轉如月。衆觀時。少年立最遠。既而衆亦漸漸遠避。方愕眙間。其人忽舉劍直擊少年。少年急走避。袖中砉然有聲。亦出劍二口。疾如金蛇。左右騰擊。與白光相激。觸寒氣森森。衆皆卻立十餘步。良久。白光漸縮。漸斂。至土牆邊。戛然長嘯一聲。向東南而逝。衆驚就視。惟見少年背手立牆陰而已。急羅拜問故。少年曰。吾輩皆習劍術者。彼

所謂肉食者鄙耳

實與我同師。以我技出彼上。不相能狹路較擊者七次矣。始我聞主人名。意門下必多奇能之士。倘彼來時。可以相助。豈謂皆碌碌不足數。子固皮相者。不足與言。吾亦從此逝矣。一躍登屋。再躍不見。自是潘任俠之心頓減。而諸人言技擊者。亦各星散云。婁天權曰。以孟嘗之好士。且失之雞鳴狗盜。況自鄒以下乎。夫乃知任俠之不易易也。

●跛子

孫錫麟

其殺其濟
嚴於三尺
法以之治
吏吾知仕
途清也

工伍技亦頗

滄州有方恒者。義盜也。年逾花甲。而身輕如燕。矯若猿猱。善氣工。能以拳百步內向人虛擊。無不立倒。有子名興德。跛一足。技之精過於乃翁。當方恒負技橫行江湖間。殺貪暴。濟貧弱。地方官無敢撓其鋒。而污吏貪官。亦因之震懾。先是滄州某太守。聞方名。頗欲得之。有能隸伍武者。亦工技術。乃遣之往。伍因聞方名已久。不往恐爲人笑。不得已就道。時值棗熟。途間伍見棗實纍纍。口渴欲啖。苦樹高。攀援不易。乃以小石投之。棗落啖之。盡肉。復以核向上。而射棗落如前。如是者數次。而腹果矣。突一叟虬髯闊額。向之揖而言曰。神哉。技也。君得非伍某耶。伍曰然。頗訝之。叟笑曰。踏破鐵鞋無覓處。老夫非

跛子乃能
足捷如此
可見其藝
不弱矣
伍已心折
矣
想亦隨方
叟去不捕
盜而捕官
矣一笑

海陸道路
何處不生
荆棘行役
之難於此
可見

他。卽。方。恒。也。君。之。來。意。余。已。知。之。在。理。當。與。君。一。戲。然。老。夫。年。耄。恐。無。能。爲。且。二。虎。相。搏。必。有。一。傷。但。君。既。來。自。無。空。返。之。理。命。小。犬。隨。君。往。可。耳。言。畢。取。醬。栗。吹。之。一。跛。子。年。方。弱。冠。從。深。林。中。如。飛。而。出。叟。曰。有。叔。在。前。不。得。無。禮。跛。子。熟。視。伍。面。者。再。曰。叔。願。行。速。行。何。痴。立。也。乃。別。叟。黻。伍。行。伍。知。不。敵。遂。與。跛。子。返。見。太。守。略。一。詰。問。卽。置。跛。子。於。法。臨。刑。時。跛。子。狂。嘯。一。聲。械。梏。中。斷。執。刑。者。無。不。咋。舌。伍。亦。不。知。所。終。

婁。天。權。曰。國。家。養。無。數。官。不。如。養。一。二。盜。若。方。恒。父。子。斯。可。與。言。治。國。理。民。矣。

義俠却盜

佚名

豫。章。商。某。貿。易。楚。中。獲。資。三。千。餘。金。携。僕。將。歸。買。舟。江。潯。薄。暮。天。微。雨。泥。滑。甚。兇。岸。上。一。客。負。包。裹。踉。蹌。而。來。呼。聲。迫。急。欲。登。舟。舟。子。拒。辭。請。益。固。商。曰。彼。行。色。蕭。條。大。可。憫。卽。繫。之。同。歸。亦。宜。初。登。舟。相。視。如。鑿。柄。然。迨。夜。窺。客。枕。包。裹。而。睡。鏗。然。有。聲。視。之。雙。劍。也。始。而。憐。繼。而。悔。終。而。懼。然。已。許。之。亦。無。如。之。何。次。日。商。具。食。食。之。叩。客。姓。不。答。談。笑。甚。懽。見。商。牀。前。掛。一。劍。詢。曰。子。亦。善。此。術。耶。商。曰。吾。輩。陸。馳。水。行。所。恃。以。無。恐。者。惟。此。物。耳。故。張。大。其。辭。客。微。笑。而。已。久。之。夜。泊。江。干。月。明。如。晝。波。平。風。靜。寂。無。人。聲。客。曰。今。

真使人嚇煞

其行徑實大可疑

吾亦幾被瞞過

君子之所爲庸衆固不識

當亦自笑無珠

宵月色佳甚。胡不具斗酒。吾兩人坐船首酣飲之。庶不使姮娥笑人客中寂寞也。商勉應之。於是具肴核。攜尊酒共飲。商有戒心。猶少卻。而客則洋洋意自得也。痛飲間。客謂子善劍。吾亦能之。今酒後耳熱。請試其術。何如。商勉應之曰。可。乃出包裹中物。光芒四射。寒威迫人。商欲避入舟中。而客以足坐而鉤之。牢不可動。不得已。乃凝視其舞。儼若項莊舞鴻門。左右往來。意在沛公。商股栗強稱善。始見劍之環繞。旣而滾若雪花。人劍莫辨。時月光水光與劍光相激射。酣舞之際。但見白練兩道而已。先是商登舟時。已有賊船尾之。商不知也。商私謂客爲敵。及觀劍後。無他故。欵洽尤甚。一日舟近大姑塘。客忽謂有事登岸。行里許。即還。商辭以舟行甚速。不能俟。客曰。行數里。吾亦自能還。乃泊舟登岸。舟子與商忻幸。免虎口矣。揚帆疾行。行數里。岸上呼聲甚急。舟子以帆駛。不能泊。對語未畢。客已一躍登舟。商惶懼恐獲戾。而客恬如也。相好如初。又行數里許。曰。吾去矣。子亦知吾之來意乎。遂告之。故商始知月夜舞劍乘風躍舟。皆所以保護之也。驚喜交集。欲分其資半以謝客。曰。吾苟欲得金。取如探囊。何分爲。且得金。是以暴易暴也。豈忍爲哉。負劍大笑而去。

無盜之力
與資而學
爲盜亦可
笑之甚者
矣
矢已不中
而乃盡其
矢是笨賊
耳何足云
盜
觀其技拙
確是初犯
故可相寬
否則殆矣

婁天權曰。天下惟熱心人。往往爲人疑忌。此信陵君所以欲醇酒婦人沒世也。

●韓五

佚名

寶應縣捕役韓五者。貧不能炊。思嘗捕響馬。姑試效之。計亦良得。乃從人假羸馬。挾弓矢。而出伏於麥隴之暗陬。是時清初僭號燕京。流亡未復。道路之間。尙少人跡。亭午始見一騎。緩緩來臺笠深衣。挂囊於鞍。略類商旅。韓私計。盍一利市。引弓呼之曰。速解爾橐。否。且畢爾命。矢乃發。客從容舉鞭拂之。矢旁落。又發。亦如之。五矢不中。矢盡。韓恐策馬走。客笑曰。行刦者。反避人耶。雖然。爾焉逃。俄聞風聲。肅肅。客追已將及。則短衣執刀。叱韓曰。毋走。韓度不可脫。亟投馬下。叩首乞命。曰。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初試。不圖誤犯壯士。幸寬宥之。號泣戰慄。客諦視之。曰。爾尙謹樸。姑貸爾死。隨予來。勿恐。韓懼。從之行。十餘里。入一山。甚邃。叢樹間得穴。焉進之。甚闇。半里許。有光。旣而忽見屋舍。客引韓入內。則先有數十人。在多虬髯彪眼。衣巾岸偉。見客起問。十四兄來何暮也。客滑稽數語。衆目韓皆大笑。已而酒饌堆垞。規地而坐。序兄弟之次。以韓席殿焉。飲啖甚壯。言論豪放。比暮。華燈明炬。燭照林野。夜中縱橫醉臥。手足相枕。藉韓慙慙然。莫知。

卽韓之有母無養也
是之謂使

客技已聊
矣彼數十
人中當有
駕客技而
上之者盜
固易爲哉

國技大觀 空花老叟

三〇

任俠篇

所爲竟不能成。寐明日衆醒。客爲韓請曰。此人有母。貧不能養。殊可矜憫。宜少資潤之。衆曰。諾。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等。無慮數千金。以授韓。韓惶恐拜謝。客曰。視爾馬弱焉。能致此歸。吾仍送爾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後二年當期於山東。皆曰。諾。遂拱手各去。或獨行。或侶行。或東。或西。頃刻都杳。客乃與韓俱。謂韓曰。盜豈易易哉。諸君皆技勇絕人。故馳驟綠林。鮮有失敗。吾亦有薄技。使爾觀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椿樹第三株。標枝東接者曰。吾截其某杈。擲之。杈落七首。故在手中。又別擬之三。擲而三中。韓咨嗟駭咤。客曰。爾向者太猛浪。幸遇我。倘值吾兄弟之暴者。爾作此樹杈久矣。韓唯唯。請客示姓名。誓圖報。客笑曰。毋須。爾吾屬。雖肝人喋血。其實行雲流水耳。散遊天下。率二歲一期。會雖萬里。不失約。姓名已久忘。記爾何問。爲旣至韓門。解所贈囊。擲地曰。吾去矣。乃縱馬絕塵而去。韓賴其資。遂爲富人。

病骸曰。客謂姓名已久忘。此語殊豪爽。僖父見生人。輒刺刺問姓名。大惹人厭。

●空花老叟

榮陽子

粵之香山。有村曰空花。地處荒僻。人烟稀少。居是間者。數鋤雲犁雨之農家外。有一餅。

天下固多
變而窮鄉
僻壤其鄉
跡尤夥

以衆凌寡
而又欺老
不武之甚

肆在焉。設已有年。主之者爲一年。逾花甲之老叟。而襄之理店務者。惟妻與媳。顧叟年雖遲暮。白髮蕭蕭。而精神矍鑠。堪與據鞍顧盼之馬。伏波相頡頏。且待人接物。和霽可親。疾言厲色之行。素未經見。故客之道出空花者。多樂入其肆。購糕餅。乞杯茶。藉舒疲乏。以是生涯頗不惡。然人祇識其爲一賣糕叟耳。而不知其嫻武事。負奇技者也。一夕時交初鼓。門已下關。而叟與妻媳尙未寢。烹茗話家常。一叙天倫樂事。正暢談間。忽有叩門聲甚厲。且叩且呼曰。救命。速開門。寇將及矣。叟聞聲略無疑懼。即應聲曰。來矣。疾趨啟關。則一少年踉蹌入。狀殊狼狽。血污遍體。額汗涔涔。左手提布囊。右手握利刃。見叟跪而懇曰。翁救我。寇追踪至其肯。勿聲張。匿我於秘密所在。暫避其鋒。則感且不朽。叟曰。趣起盜掠。君財乎。曰否。仇也。叟聞語。即回顧其妻及媳曰。速伴客入房。暫避之。勿須與離也。二人遵命。導少年入。佈置方竟。則壯者七八人。手兇器。破扉入。勢頗洶洶。見叟在。即叱曰。老頭兒。何不解事。乃爾敢匿賊子耶。速獻出。否則不汝生矣。叟不怒。亦不懼。坦然曰。無之。衆聞言益怒。曰。老賊何謊爲。乃公遠見燈光。出自汝肆。匿之必矣。速出之。勿延。否則以刃割汝腹也。時左右隣舍。聞聲出視。見衆人俱執利器。莫敢近。祇

亦很識貨
不愧豪俠
身分

袖手旁觀。視叟則正色而言曰。吾實匿彼人。然苟出之。目覩諸君。嚮之割之。有所不忍。然違君輩命。則禍將及老朽。容入內商之。彼人當有以報命也。不俟衆人之允諾與否。卽從容入。有頃。右手握齊眉棍。左手拈欖核一枚。出示衆曰。君衆彼寡。勝之不武。今與衆君約。老夫獻一拙技。苟施之而能效。所爲者當卽以客獻一任。諸君之處治。否則請息事。寧人爲優言。竟出戶外。衆亦移其視線於叟之一身。見叟以欖核置諸地。隻手舉棍向後垂及地。一旋身。棍隨下。不偏不側。適中核。劈拍一聲。已粒粒粉碎。叟則以手扶棍。顧盼自若也。衆見叟內功精絕。知非其敵。遂相率引退。叟俟衆去遠。卽導少年出。並誠其嗣後勿恃勇凌人。致蹈殺身之禍。少年曰。謹受教。酬叟以朱提不受。曰。我輩扶危耳。非圖利也。何輕視老夫哉。少年急謝過。遂去。此事發生後。一邑人士。罔不知空花老叟爲一精技擊。負奇能之出類拔萃人矣。噫。若叟也。負絕技而能謙抑和冲。臨大變而能持態鎮靜。殆俠而隱者歟。

病骸曰。一欖核一棍耳。而能退賊老叟。亦神乎技矣。

●吳應庚遇盜

佚名

行旅之被
斯盜害者
想已無算
矣

天下惟孝
子爲能得
天之全

吾鄉吳君應庚。讀書外。惟好槍棒。生有神力。百廿斤。大刀能隻手擲空中。仍以隻手接之。嘗訪戚山西令某。道出太行。夜宿逆旅。是夜月甚皎。吳倚裝未寢。聞屋瓦格格聲。伏窗窺之。一人登屋。旋舞刀光。射月如銀毯。然知係暴客。隨啟簾。取刀橫膝。以待其人。已破窗入。吳與角一騰。蹕間。刀已爲盜刀格落。奮身。猱進。踢盜臂。盜刀亦落。正相持間。楊後小門忽開。一翁執燭出。見兩人相持。不解力。擘之。連聲叱罵。盜起垂手旁立。叟乃延吳上座。謂犬子屢戒不悛。今又冒犯壯士。若老夫來遲。斃拳下矣。願聞姓名。吳告之。出酒款吳。并贖以金。天明吳上車行。早尖解袱。啓視。則銀五錠。拇指半截在焉。蓋倉猝夜鬪。爲盜所斷。並自忘其痛楚也。叟殆綠林之雄歟。

婁天權曰。惜乎吳之粗忽。不省是店爲盜巢。蕩而滅之。爲行旅除暴也。

●俠盜爲僧

佚 名

某甲者。彭城人。少無賴。好與人鬪。不勝不止。又多力。當之者輒遭毒手。里中惡少。推爲首領。橫行於市。鄉人患之。而無如何。顧甲事母孝。每鬪時。聞母聲。卽歸。以是受忤者多。赴訴於母。母閉之室中。甲夜從屋上遁去。母知之。憤不食。甲跪母前。痛自悔。過後乃稍。

稍歛跡。一日與市人語不合。洶洶索鬪。勢同猛虎。觀者如堵牆。然無敢撓其鋒者。有老僧過其旁。睨之而笑。甲怒曰。而不畏死。敢笑乃公耶。奮袂直前。僧略側揮之。以肱甲已跌出數十步外。復起飛。脚踢僧。僧駢兩指橫擊之。甲遽撲臥地。大嗥不復動。僧笑曰。豎子技止此。乃竟俯視天下耶。今尙能鬪否。緩步去。其黨負之歸。視傷處黑如漆。痛不能進飲食。呼聲震屋瓦。後跡僧入某寺。母乃偕其黨往求之。僧付藥兩丸。令敷患處。痛當已。試之良驗。次日行走如常。甲乃趨見僧。長跪請教。願爲弟子。僧曰。汝無學而好勇。此取死之道也。然觀汝頗直樸。姓真。摯可傳。吾道遂教之。兩月而盡其術。後歲荒無所得食。甲負母之清淮。境益窘。乃改爲梁上君子。出入躊捷。無知之者。然多盜富貴家。奉母有餘。即以施貧苦。及母死。甲負骨返里。合葬父墓。出家爲僧。在某寺中頗有戒行。後忽出游。不知所終。

●張大漢之鐵槩

樸庵

張大漢淮人。身高丈餘。因名總河三韓。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槩。欲試之。期以明日。曰。昨日寄槩五十里外農家。可立取也。許之。瞬

戾氣一變
而變爲俠
氣孺子真
可教也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想其脛必
更長一笑

可稱飯海

當令馬騎人

無端空中
落下一人
不知驚怪
反愛而掖
之夫人殊
憤憤

息。即至。命選標下善槩者十餘將。與之較。諸槩並進。張以鐵桿撥之。盡披靡。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爲具肉腐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大飽。次年春訪叔於遠村。叔聞舅語。亦具食。如舅氏以給。但惟此二飽耳。公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僕人故增益其數。大漢一啜無餘。乃前跪謝曰。大漢今日真飽矣。公大笑。命補帳下兵乘騎。足不離地。每出惟步行隨公云。按李衛巡撫浙江時。得一人長丈餘。每出執大刀前驅。見隨園文集。亦張大漢儔也。

峨嵋盜

陸長春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墮。約八九齡。雙丫髻。紅錦襖。袴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穉。以手掖之。忽攫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已不知所在矣。夫人愕眙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跣緝。絕無影響。因浼人至相國第。緩頰夫人曰。條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亟剪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速獲以報。不則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

捕。勅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爲託。捕沈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藪。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蹤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繚曲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艱人跡。方遲徊間。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擔。則鑛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覲。必先見主者。捕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爲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聳。門閤巋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聽事中。坐一人。若王者。狀高顴捲鬚。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遊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爲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即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迂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

圍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懟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甚喜。排衙坐堂皇。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毋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劍。騰蹕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衆。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倏忽。問其人已杳。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仙矣。

婁天權曰。夫所謂縮骨丹。換形法。真耶僞耶。抑作者故作狡獪耶。雖然。吾知科學進步。世界中可奇可怪之事物。將層出而不窮。有怪於此。千萬倍者。

奚康侯

佚名

奚康侯諱安國。湖州人。家在平湖。市以醫業。自幼習武藝。膂力過人。善使鐵棍。其平時所用者。重四五十斤。黑夜出入。必以自隨。平湖人多無賴。忌康侯之勇。糾合二百餘人。俟康侯出。要於路。毆之。康侯無懼色。獨身格鬥。搏人以投。衆咸駭散。康侯因與平湖之

悍勇者三十六人結盟締交爲天罡會。由是人皆畏服之。康侯嘗至彌陀寺中見佛殿上鐵淨瓶左右各一重皆五百餘斤。康侯戲以兩腋各挾其一走出寺外。復走入寺中。各還原處見者咋舌。時有失牛者與康侯有識。浼之尋獲。康侯至夜深提棍出走。行十餘里見前有明燈二盞光照林木。忽復不見。康侯自念必虎也。急轉身望後而虎已及身矣。康侯用棍掠開直前擊之正中額。其虎立死。蓋康侯不意其猝至用力太猛而虎則以人肉爲甘望影相撲初不避死故一棍而頭顱粉碎。遂致斃。云康侯遽負之而歸。稱之重四百餘斤。凡虎之大者其力最猛。重至三百斤人已莫能禦。況此虎又出乎其類者。舉手立斃。康侯亦信神勇矣。

病骸曰有力如虎。古稱勇士虎而頭顱粉碎大可驚矣。

●點脈術

寅半生

粵中某甲談者忘其姓字。裙屐少年也。丰姿瀟灑有衛玠璧人之目。其父固巨賈。在穗垣西關外開一油荳行。甲一日適在行中門首閒立。見一丐女口操吳音。雖懸鵲百結。憔悴風塵而玉貌綺年。苗條婉媚。殊有我見猶憐之概。女瞥睹甲。遽前向之。丐甲微笑。

以生之瀟灑風神起情根以起後文耶

操此術以奇事奇情

送女兒與人不而反慮不借制危語挾成此使必福令人生美煞

擲一錢與之女俯首拾取秋波斜睨嫣然一笑而去甲殊不置意次日復來店伴與之錢弗受必甲出給之始受如是者數日衆頗厭之一日又至店伴與以錢取擲於地加數文仍擲之衆怒逐之亦不去問所欲曰必爾少東自給吾方受不然雖百金不受也衆益唾詈之聲聞於內甲出詢何事衆以女告甲遽持錢與之女伸手接手中原携有小木一枝遽前舉木向甲身上用力微微一指甲亦不覺遂入而女亦去甲既入覺體中不快俄而愈甚意其病也延醫調治危殆愈亟始悟得毋爲女所點脈乎蓋江湖拳棒家有點脈術按時按穴擊人無不立殆必待其人治之始愈否則必死因遣伴四出訪之得於破廟中見女與一嫗偕住詢之則其母也伴以情告女初不承既而求之亟其母曰歸語汝主能爲吾瘳吾當活之否則數日後登鬼籙矣伴歸告甲父母皆怒曰安有羅綺中人與乞丐爲耦者乎及次日病轉甚勢將彌留不得已遣人諾之母與訂約曰旣蒙許諾必興禮如式否則吾不受也使者的爾母女居窮簷破屋中即使綵輿登門將何所接納母笑曰爾視吾母女爲乞丐乎吾刻已賃宅某處爾至日始知今不便明言使者返事始成及期鼓樂綵輿而往則甲第雲連渠渠大屋婢媼奔走滿前母女

此之謂隔
夜女大哉
真盧扁哉
寡人有疾
敢請治之

國技大觀 點脈術

四〇

任俠篇

皆珠圍翠繞。如入天台洞中。不知身之在塵世矣。衆咸歎咤不測。所以既娶女歸而甲。猶奄奄一息。臥病於床。父母亟請施治。女笑曰。奚事。張皇明早愈矣。是夕結褵。次早女攜甲手出堂。謁祖精神煥發。一若無病者。然女出金條奉舅姑。各二餘家。人均賞賚有差。三朝後。其母來以數萬金滙單交其壻。爲之存貯。詢其家世。則女家江南父故名宦。該處俗習。雖富貴家亦須出外爲流民。二三載方返。乃得無恙。否則以爲不祥。女行旅中既蓄多金。恐因是賈禍。故僞爲乞丐。以惑俗眼云。後甲與女白首偕老。生子亦能克振家聲。此道光中葉事也。

國技大觀 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慶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董姜俠魂編輯

▲誅奸篇▼

●吳鐵甲

林紓

窮山寂谷
中若草生
之人固不
以地限也

吳鐵甲者。陝西之安化人。同其子阿和。買豆腐於杭州城外松木塲。松木塲有江通西溪。余累遊西溪。必至松木塲。登舟而行。地偏而寂。居人百餘家。吳年五十餘。阿和則二十人未之奇也。咸豐之季。吾鄉王公巡撫浙西。殉難於赭氣。於是杭州被兵者數。而松木塲僻陋。兵氛未之及也。方第二次。赭寇入城。時旗族久已殲滅。城中居人寥寥。然吳仍閉戶治豆腐。幸得饘粥自供。亦不走避。一日。忽有數騎。虜二婦人至。而居人聞風。盡逃入西溪。吳父子未行。三騎士均爲男子。裹紅巾。髮披其肩。得吳大喜。吳餉以豆漿。騎

豈得以賣
乘而易之

事出急難
不得謂之
要挾

夫人不但
知報恩且
能識人

國技大觀 吳鐵甲

二

誅奸篇

士索酒不得。乃以漿飲此二婦。二婦泣不能飲。此三騎士調弄之作醜態。吳怒曰：壯士不宜對長者無禮。騎士駭笑曰：賣漿之翁稱長者耶？吾以漿故，道爾二命，奈何躬自取死？吳曰：壯士珍重，余不易死也。一騎士怒，拔劍揮之，未中而吳已出。騎士之後以手微按其背曰：勿惡作劇。此騎士立殞於地。吳笑曰：脆哉！聲未已，雙劍交下。吳已避去數尺以外。劍鋒微近其臂，僅一黍許。騎士挺劍復進。吳已飛過其頂，左右各駢二指按其背。應手仆屋中。駢三尸。吳探其囊，得黃金三十餘兩。吳曰：此不義之金，原不應取。然非是吾不能脫兵間也。以兩手挾二尸，其一令阿和取之，擲諸溪上。溪漲新發，沿流而去。歸視此二婦，其一年可四十外一則處子耳。吳曰：賊犯汝乎？咸曰：三人莫均，故相約勿犯。更得一人者，當分配耳。吳曰：此處女爲夫人掌珠乎？曰：從女耳。吳曰：爲年幾何？曰：十八矣。吳曰：阿和十九，請婿於夫人家。惟夫人誰氏？婦曰：夫子氏薛家亦宦達。夫子宰吳縣，殉於官。吾爲何氏間關脫阨，避地龍井。龍井荒僻，賊蹤不及。城復後，以爲無事而歸，不圖復罹於難。幸吳翁見拯，不然殆矣。從女吳雲獲事壯士，可恃以無恐。吾何爲不然？且女字吳雲，今日獲歸。吳氏寧非夙因？吳大笑，因除舍留居。母女父子借鄰舍而宿，逾年。

城復。遂至上海。何夫人出巨珠三顆。售之得八千金。吳翁遂家於海。阿利入李文忠部。曲得守備。遂成禮。

蠡叟曰。吾聞人言。吳翁所能。殆太極拳。太極拳最難學。純以氣勝。其法甚柔。然觸之無免者。吳翁具此絕藝。乃隱於賣漿天下。固不能以貌相人也。

●馬鐵棍

雙熱

太瘦生遊燕趙。歸走訪余。謂余曰。燕趙古多遊俠兒。吾今幸遇其一。曰馬鐵棍者。予亦欲聞其詳乎。余曰。諾。生乃稱曰。馬鐵棍。燕人也。身短小。面白皙。予嘗遇之於燕市賣酒家。予好飲。以量自豪。而馬鐵棍亦好飲。亦以量自豪。向酒家各據一坐。遙遙相對。相望不相識也。鐵棍先予至。桌上盛酒器已羅列滿。其前顧面色如常。猶頻頻呼酒。予異之。因亦縱飲。陰與一較量。作酒戰角勝負。鐵棍見予豪於飲。似亦甚注意。似亦欲與予一較酒腸者。而五斗而一石。彼此豪飲。不相讓。予醉矣。而鐵棍面色如常。頻頻呼酒。如故。予常以酒人自負。今乃逢勁敵矣。是不可不結識之也。乃離座與之攀話。叩身世。問姓名。鐵棍自言姓馬。且曰。予初無家也。無名也。予初爲少林寺僧。寺中僧多習武。予亦習。

識豪士以
酒太瘦生
亦正不凡

能爲無賴
所惡其人
乃得爲佳

記事至此
筆端亦拂
拂有酒氣

魚肉鄉里
八字考語
已經該死
之至

母亦賢母

武尤長於棍。棍以鐵製。可八十斤。予弄之既久。輕若拾薪。寺中習棍者。凡二三十人。予獨神而化之。因名我名曰鐵棍。居寺中十五年。後以屢犯戒律。被逐出寺。則弄我鐵棍賣技。以自給。積久名噪燕趙。問予性好俠。予氣頗粗。喜與人問不平事。無賴畏我如虎。而良儒者則甚佩我也。人既佩我。我益自負。予下山有年。不能忘俗。則蓄髮娶妻。集徒授武。所得頗裕。則置田宅。傭婢僕。昔日一僧。今日一俗客矣。予爲人排難解紛。憑一腔熱血。輒不顧生死。某年曾以一棍救三命。此事殊自得意。惟其事甚長。非一言可了。予談久。酒腸燥矣。且與君進酒數斗。當詳以告君耳。予因其言之閃忽也。知必大有可聞也。遂與同桌飛觴。蓋予雖醉。尙可強酒。況有快語爲下酒物。酒腸雖滿。酒興正濃。鐵棍連浮十五大白。擊桌作得意狀。徐告予曰。趙有書生曰李紫英者。寒士也。家一老母一弱妹。仗書生筆耕以食。紫英奉母以孝。撫妹以愛。妹曰雪娘。好女子也。年逾花信。以貧故無求婚者。紫英年二十九矣。貧不能娶妻。里有勢豪石晉公。平素魚肉鄉里。無惡不作。一日過李家門首。雪娘與母適送客出。石見雪娘。大驚喜。即遣媒問名。李母曰。咄。予知石固有婦。在何欺人耶。即不然。我家雖一寒至此。寧女不嫁。男不婚。肯以雪娘下嫁。

土豪惡霸
之此種辦
法惟北方
有之非故
爲裝點也

快哉可浮
一大白

魯智深拳
打鎮關西
無此灑脫

官亦好官

於勢豪哉。叱咤數聲。問名者踉蹌去。具以告石。石怒。喚集家丁。入李家捕紫英。去幽之。一室曰。不以妹許我。不汝釋。紫英曰。我甯死。必不汝許。石愈怒。又往拘其母。雪娘曰。以予故。累予母。累予兄。予何生爲。卽覓刃。欲自盡。時則有隨石家人入李宅。作壁上觀者。擁擠滿庭。衆中忽有大呼而出者曰。雪娘不必死。老夫人不必驚。萬事有予在。呼者何人。予馬鐵棍也。石家人十四五。予掣門楣一。卽作鐵棍揮舞。而前石家人撲撲皆倒。或傷肩。或碎額。咸受傷。則蹶然起。抱頭而遁。予隨之。直至石家。石晉公方坐廳事。以待予。疾趨至其前。享以一門楣曰。汝不識馬鐵棍耶。有馬鐵棍在。汝欲橫行乎。安敢予盛怒之下。辣手無情。擊石不三下。石死矣。予急搜李紫英。負之出。急返李宅。囑其母女作行計。急往渡頭。拘船一載。李家三人急解纜。自棹舟與之俱遁。李所需悉予金也。旣而送李至江南某戚家。予贈以百金。予則東西奔走。仍弄棍賣技。以自給。越五年。始逡巡歸故鄉。入城。卽遇相識。詢以石家當日事。知石家卽以鳴之官。官平時頗不直。石晉公所爲。然以人命故。不敢草草。卽籤役捕人。捕予不可得。捕李家人。又不可得。則捕予妻去。仍大索。予案懸不結。其明年石晉公之妻死。石家更無人矣。其案遂以不了了之。予妻

世有爲人
爲微如馬
者乎特恐
是酒徒醉
話耳但舉
世滔滔雖
聞醉話亦
聊且快意
可也

國技大觀 草庵和尚

六

誅奸篇

亦得釋予聞友言如是則大喜趨而歸慰問荆妻里人知予歸感來問訊其敬予愛予之情現乎詞色予之名益大噪李家旋知事已平亦返其居紫英無恙也雪娘無恙也老夫亦無恙也曩令當日無予則雪娘必死雪娘死老夫人必繼之紫英又必繼之而石晉公之勢燄方且益張其流毒鄉里恐有不堪聞問者予一舉手而鋤一惡虎救三人此一大快事也予聞馬鐵棍一席話不覺起立致敬馬鐵棍銜杯大笑顧盼自豪若有餘勇可賈者馬鐵棍時年五十有四望之若三十許人是殆有養生術乎叩之鐵棍笑曰是安有養生術哉飲酒食肉強飯加餐未嘗自尋煩惱未嘗作一虧心事有不平之氣則借鐵棍洩出之心無所愧身無所苦五十餘年來未嘗病故頑軀頗健全予安有養生術哉馬鐵棍事予友告予者止於此予遂走筆記之

病骸曰馬鐵棍之技似未必甚精然能折魚肉鄉民之惡紳可以傳矣

●草庵和尚

樸庵

太湖之濱有一草庵一老僧居之年雖逾邁精神矍鑠眉宇之間常現雄氣常與一道人往還道人至則相對坐終日與物無侮人有辱之者則引而避之不與爭執問其俗

古之傷心人

干卿底事
乃必曉曉

前倨後恭

安得不令
人心折

名不答問其僧名亦不答人遂呼爲草庵和尚云顧和尚好飲酒雨晨月夕輒盡一杯醉則抱頭酣睡餘無他事也海昌徐汝璉者多膂力工技擊常偕友人過太湖見草庵內一和尚據案獨酌汝璉異之遂叩問通殷勤焉和尚不語自酌如故汝璉以其慢己以拳擊之曰和尚飲酒犯佛戒爾知乎我代方丈責爾也和和尚不動若不覺有人擊之者半晌視汝璉曰爾欲飲乎汝璉心惴惴勉強坐下和尚笑曰爾無懼余不爾報復也雖然余欲炊而無薪寺前桐樹一株其爲我伐取當薪可乎汝璉出寺門視樹高三丈餘直上無枝汝璉一躍登樹秒折其柯條和尚笑曰是區區者不足余一日炊也遂抱其樹片刻俄而手抱處周圍皮枯如死笑指汝璉曰爾試撼之可乎汝璉一着手樹即從皮枯處中斷汝璉拜跪求教和尚曰此運氣功也非爾所能爾所能者拳術之粗淺者耳雖然子血氣未平此不足學也卒不教或云和尚本一侍衛常隨將軍某征苗一日大隊與苗遇和尚挺刃前鬪未百合苗魁棄騎走深林和尚追之灌木叢雜軍器不能施遂棄刃而與搏苗魁拳勇亦絕倫且拒且走踰數十嶺至其絕壁和尚扼苗魁之吭而擠之苗魁亦掣和尚之臂相牽入深澗中和和尚乘機而足蹴其下部斃焉時離大

不賞其功而反欲死其命可恨當以治苗魁之法治之可謂二難

北道火車未通時二把手與盜什九客遇通者良衆害者

軍已五十里。日暮未回。衆以和尚戰死。報將軍。將軍隨具名申奏。迨和尚尋路歸。以繳首級爲功。將軍移其功於他人。一日將軍記室某私謂和尚曰。汝尙不走乎。將軍頗有意于爾。自是遂棄髮爲僧。來往吳越間。晚年始卜居於太湖。道人即將軍之記室也。婁天權曰。烏盡弓藏。千古同慨。草庵和尚此日之得以從容醉臥爲淮陰所求而不得者。彼軍中記室視徹也。何如。

劍俠

春庵

懷慶郭君迪世謨之祖。自某處貿易回。行李不多。腰纏頗富。雇小車一。即俗所謂二把手也。第二日屬俟黎明行。而未五更。即促之起。既就道。荒僻特甚。數十里無人烟。天又昏黑不可辨。且疑且懼。輿夫似已覺之者。笑而慰之曰。客何必爾耶。客囊中所有。吾一望而知。設將行不利於客。則青天白日。豈無僻靜處。何必昏夜特吾輩近來已不爲此。幸勿以夜行爲疑也。聽其言。知舊爲綠林豪。益懼。然無如之何。姑聽之。行數日。非特無惡意。且甚殷勤。乃沽酒勞之。從容叩其改行之故。則笑曰。吾兩人向者自恃勇力。匹馬縱橫燕趙之郊。非一日矣。某年與伙伴七人。將至某處。行刦行至一處。天已晚。見山前。

夫婦獨居山僻四顧無鄰此必有所恃矣淫凶之盜足知

盜探花者必敗二人之始非一念之轉足自救也

茅屋數椽四無居鄰屋旁一女年可二十餘偕其夫轉轆轤汲井以灌地姿色甚媚同伴中一人揚鞭言曰今夜宿此何如衆會其意雜然應曰諾前有大林遂共赴之解鞍憩息以待日落凡吾輩見色而起淫心謂之採花犯此未有不敗者以故人定後五人者往而吾兩人留林中以待已而念以一纖弱女子驟遭此強暴不知其作何狀乃潛登其屋後山靜聽之則五人者早以排闥入而室內略無聲息方疑訝間忽聞女子語云汝竟高臥不起亦太貪懶矣男答之曰汝一人有何不了事尙煩吾起耶少間男又問共得幾人女以五人對男曰明明七人何乃五也是必尙匿其二於林中吾當起與汝往共了之遂聯袂出吾兩人大駭俟其去遠潛至室中偵之則血流滿地五人者俱身首異處矣乃知此夫婦近古劍俠者流吾兩人之得保首領者幸也於是趁其未回越山遁從此洗心向善不敢復萌往念云

病骸曰夫婦二人有技如此乃隱田野間其悟也在輿夫前矣

●俞仲芳

吳吉生

俞仲芳紹興人世爲府庫書至芳仍繼其業恂恂和易見之若無能者而不知其身懷

以技濟惡
善良者無
噫類矣

老捕頗有
謀

絕技能聳身上屋緣壁而行人當之無勿敗者。以是其黨奉之爲魁率。唯命是聽。芳羽翼既衆。遂藉以爲非。尤喜漁色。婦女之稍有姿首者。苟爲所知。必多方設法。務嘗鼎一臠而後已。受其害者綦衆。顧畏其勢。莫敢告發。官中雖稍有聽聞。以其善于逢迎。亦姑置之。會有滿人某來撫浙。其女公子絕美。芳聞而羨之。藉故乞假。渡錢江以至省垣。徘徊撫署左右。夤夜竄入署中。強肆無禮。女不能抗。問其姓名。曰。我俞仲芳。紹人也。女俟其去。卽自縊於房。并留書與父。叙其畢命之由。請爲雪恥。翊日。侍婢見門不啓。異之。穴窗以窺。駭極狂呼。某公聞信至。撫屍大慟。及得女書。益大怒。急飛檄所屬。嚴緝俞仲芳。抵案。毋令漏網。違者有罰。府縣得檄。殊震懼。聚衆謀之。不得則嚴比差役。有老捕某已退閒久矣。憫衆役之受刑也。因慨然出自承。能得賊。官問其故。對曰。聞俞仲芳與一土娼有連。愛之甚。至今雖藏匿一時。或未能割愛。苟往緝之。必可得也。官曰。善。汝好爲之。事成當有重賞。老捕退。卽往說某。土娼怵以利害。娼果爲所動。約期而別。一日。芳復往尋歡。娼語之曰。外間大有人謀君。君何不深自匿迹。尙時時外出。設有不諱。儂心碎矣。芳笑曰。以余之才。雖百賞育。無所用之。吾何懼之有。娼曰。誠然。儂因愛君。故不免過計。

天機其魄
故入轂中

肯不逃向
算有人氣

耳。因置酒與芳對飲。酒酣。以言餽之。曰。君之勇。妾所深知。但不知平生亦有所懼否。芳曰。余諸無所懼。娼曰。設君爲人所擒。鐵索加身。當奈之何。芳曰。此等物值得甚事。余手一運力。即碎粉矣。惟絲帶之爲物質。鞣而難斷。苟加吾身。殊無法以去之也。娼曰。可一試乎。芳時已醉。以娼素爲己所愛。不虞其有他。貿然應之。曰。可。娼入內。取一絲帶。出長可數丈。闊亦有尺餘。蓋當日老捕所授者。爲一活結。自芳頭際套入。至手腕而收束之。復加纏焉。芳覺有異。叱曰。毋惡作劇。娼曰。此與君戲耳。何害。言未畢。老捕率衆役出。執而縛之。芳旣被擒。罵曰。賤人敢賣乃公。吾誤識汝矣。然汝須慎之。吾黨人決不汝恕也。衆擁至官署。詢其所犯案。歷歷自認。不稍諱。究其黨羽。則絕口不言。遂據招上詳。某撫軍聞之。喜甚。批飭立予處決。行刑之日。芳意氣洋洋。索酒肉大嚼。高歌步行至刑場。一振臂而索斷。衆皆紛擾。芳笑曰。毋懼。吾不遁也。遂就刑。婁天權曰。以猾吏而具劇盜之藝。更何惡。不可爲天生此娼。正所以爲誅奸地。老捕亦黠矣哉。

●乞丐鋤兇

佚名

江湖僧道
多半無善
良人

不堪

不堪

冤家遇着
了對頭

此時夥之
心不止七
八個吊桶
上落也

幸遇救星

行得好心
有好報不
圖於彼夥
驗之

湖南方某言其鄉有游方僧募於市。視店鋪之大小而定價焉。口索若干。缺一不可。市人見其貌惡而言戇。畏之不敢與較。後至某醬坊。索青蚨二千。坊夥某心不能平。故以錢二百予之。僧接而拋擲櫃內。夥責其無禮。僧乃慢罵。夥大怒曰。今竟一文不給。聽汝如何。僧遂以一手掇階前長石置櫃上。夥本有膂力。茲又負氣。乃以兩手勉力提置原處。僧不語。忿忿而去。一市粲然。僧自此絕不復至。夥爲鄉人距家百餘里。歲暮必歸。路徑偏僻。往往數十里無人煙。祀竈後。夥返里。久行曠野。忽覩茅蓬。意欲吸烟。小憩入門。則僧危坐其中。蓋僧爲夥所窘。卽有致死之心。訪知此路爲歲內所必經。故結茅爲廬。以待之。見夥至。曰。汝亦來乎。夥曰。然。心知力不能敵。必不免。謂僧曰。容我吃煙。再作計較。可否。僧曰。有何不可。殆已視夥爲俎上之肉矣。正在危不可待之時。突有羣丐路過。內有一丐呼夥曰。某掌櫃歸家耶。夥視之。某丐也。各店每逢朔望施丐錢。皆以鵝眼夥獨給以大錢。丐皆頌之。此丐常乞於市。故識夥。羣丐皆就地坐。夥以僧將與爲難。語丐。丐目僧曰。此我縣中善人。我等旣相遇。必不能爲汝所侮。僧怒目大叱曰。餓鬼尙敢與金剛較量手段耶。當卽起立。擦掌磨拳。正待施其伎倆。不防羣丐七八輩猛起。力撲僧。

此之謂小
鬼跌金剛
也做了餓
鬼一笑

居然擁地
數百里矣

倒地。丐欲死之。夥曰。不可。彼雖不良。我不能以人命拖累。若滅其迹。王法何存。汝等但重懲之可也。丐乃折其股并斷其手指焉。僧竟不死。年餘或在別縣見之。匍匐而行。猶在街頭乞食云。

婁天權曰。此種游僧。今亦甚多。其凶惡亦然。安得有如許義丐。一二斷其股而折其指。以昭炯戒焉。

●赤脚張三

佚名

赤脚張三。太湖漁人也。爲人短小精悍。雖冬日跣足行水中。又能於水底伏三晝夜。潛行百餘里。清初湖中不靖。跨湖之盜。旋起旋滅。然亦不爲衰止。順治六年。土撫臺已去。任時撫者有周軍門巡兵。擒湖盜至。赦而不殺。蓋以爲時方漸平也。張三見政治廢弛。遂擁衆作亂。聚兵行劫。南至嘉湖。北至吳江等處。舟楫所至。無有能禦之者。時湖濱有寺曰崇明。其僧號曰行滿。江北人。能使鐵棍重六十斤。又有觀曰延真。其道士曰顧飛熊。善用雙刀。勇名與行滿相上下。二人皆從張三。其攻劫所至。列座設席。張三居中。頭帶紫巾。身衣紅衣。左行滿戴高頂僧帽。身衣皂衣。右顧飛熊戴冲天巾。製兩大玉環於

何不云賒
錢酒

問汝軍中
有能走水
如飛者否

其上亦衣紅衣。三人各飲酒石餘。不醉。四處訪知。有富家。則使人以飛帖邀之。名曰吃會酒。多者出銀千兩。少者不下四五百。遂去不復擾。否則引兵燒劫之。或擒之至塞。跳剝拷掠。用錢贖去乃已。至若貧家。則不犯。官軍連與之戰。殺傷甚衆。若遇行滿之人。手執鐵棍。人舡俱碎。實難與敵。吳江將官周廸。爲水營副總。嘗爲賊所敗。不敢下湖。因謀於衆曰。吾聞赤脚張三。本一漁人。勇而無謀。可設計擒也。大約沿河村落中。當茲春日。必有迎神演戲之事。可於各處地方。探知有迎賽之處。密加偵候。倘或遇之。勿遽驚動。俟有後應。然後擒之。可無虞也。時河濱有村曰張王墩者。連日演戲。男女雜沓而至者。大半曦舟河曲。密如戰艦。甚盛會也。張三聞之。以湖中並無兵舡。且其地僻遠。果以輕舟從二人而至。官軍急報周廸。時廸尙未至。張三見人多。恐有識之者。不移時遂去。軍士見其走也。大喊擒賊。趕上圍捉。張三忽出衣底刀。殺傷數人。不及登舟。下湖走水。如履平地。軍舡架槳飛追。忽隱湖心不見。僅獲其同伴二人。廸至。張三已去遠。悔無及矣。蘇之西南有木瀆鎮。地方富饒。巨商大賈。皆集於此。張三率衆白晝劫之。放火殺人。延燒數十百家。郡縣囂然矣。周軍門遂檄各營兵。至期以必獲張三而已。聞其好酒。遂設

是之曰國
力不如國
智

善心起於
一念
普爲階下
囚今作座
中主一笑
惡意亦起
於一念

計以兵舡載酒而行。及遇賊。則傍岸逃去。張三以爲畏已也。得酒甚喜。初不設備。與行滿等狂飲至醉。不慮官軍已四至矣。矢石巨砲密如驟雨。轟雷賊舡一時潰散。張三與行滿等皆醉不能起。俱被擒捉。惟顧飛熊未醉。引舟遁去。殺傷賊衆五六百人。燒燬舡隻幾盡。被擒者二十餘人。皆醉客也。俱悍勇絕倫之輩。徒以醉不能戰。束手就縛。各歎恨失聲而已。解至蘇軍門。命悉斬之。傳首木瀆以徇。

婁天權曰。以區區數百十之湖盜。而至官軍戰敗不敢下湖。軍備之弛懈不問可知。設非以詐計誘敵。則張三之爲張三。正未易就擒也。

●無名俠

鼎言

某縣尉某捕一賊。賊哀求有老母。家貧不能奉養。不得已乃出此。尉憐而釋之。賊竟革心改行。爲小販。數年積貲漸鉅。捐官爲某縣令。會尉以事革職。將歸家。道經其地。遇令出舉目視之。以爲輿中人。固吾前次所釋賊也。以何恃得令此邑。深疑之。旣投逆旅。逮晚有縣役持刺來。言本縣官於明日請往見。尉納之。翌日尉如約躬往。見令出迎。果無誤。因叩其得官之由。賊令以詳告。是夕宿留署中。令歸寢。其妻迎於戶而問。令曰。彼何

忘其恩而
復圖其命
此所以爲
賊也夫

殺得爽快

人。君何優待若此。令以前事告曰。若是君危矣。脫彼以君生平訴汝。上官位將不保。孰若殺之。爲愈也。時尉偶以散步過其外屬耳。以聽備聞。所言大驚。即踰牆遁。復入逆旅。告旅主人。以賊令之。妻將謀已事未已。而屏後突有一人。手持白刃。出大言曰。今日之事。吾幾爲賊所誤。彼固使我來殺汝者。今聞汝言。知汝固長者也。彼夫婦乃忍心害理。若此。吾即反殺之。以報君而洩吾恨。言次不見。移時其人持兩首級來。令視之。曰。是耶。否耶。因戒之曰。今日世道日衰。人心日壞。凶逆得志。卽反噬人。若賊令者。固多多也。吾安得以盡飽吾刃哉。子前程遠大。擇交宜慎。毋自貽禍患也。言已。倏又不見。尉益驚異。若夢寐然。無以稱之。乃稱之曰。無名俠云。

婁天權曰。賊可作官。官何不可以作賊耶。官耶。吾又安能一一執其人而問之。雖然。今之作官。吾寧知其不從作賊來耶。

●俠僧

沈杞人

張某者。川人也。業商。嘗輸物之洛陽。行囊甚豐。中途有數人尾之。張識爲盜。恐甚。欲投逆旅。休止。則見前有崇山峻嶺。巉壁可百仞。羊腸蹊徑。迤邐不可行。乃益懼。恐爲所害。

又吃一嚇

旅行之危險若此

身冒危險而乃貪杯如此可憐亦復可笑

適有一破寺在焉。張違遽間計無所出。逕叩寺門。一僧出。貌頗猙獰。岸然可怖。問客所從來。張曰。時已日暮。而前途無逆旅。乞老師納我。僧曰。此荒寺也。無僧主持。余亦客僧。居此已數夕。正復無聊。客既至。可與余酌酒談笑一洗岑寂矣。遂肅張入。扃寺門。張四顧寺內。頽廢之狀。不堪寓目。佛像亦毀。乃擇一淨地置簍篋。布席而坐。僧亦趺坐其次。問將何之。張以實告。且以途中所遇語僧。僧默然有頃。乃曰。子見誠然。惟此處賊人頗多。不僅此二人耳。若輩之尾子者。覲子之囊篋豐裕也。夜當復來。余必令若轉飽嘗吾拳。張某聞言戰慄失次。然觀僧之舉動言語。似非碌碌者。或爲少林中人。盜焉能敵。悸乃稍定。僧出其酒同飲。又出食盒中之乾脯餽饅飯客。張某不覺玉山頽倒。僧乃獨酌。夜闌。聞屋上蹣蹣有聲。又見人影照地。知爲賊。乃越窗而出。時張某鼾眠若泥矣。既而僧入。仍豪飲自若。黎明。張醒。僧趣之速行。且曰。余夜間已與賊鬪。賊頗北。晨必集衆復仇。子可匿山巖凹處。屏息觀余勝負可乎。張某諾之。僧遂持挺佇寺外。亡何。果見山巒間塵起。有六七人手刀杖奔至。一人指僧詈曰。何來禿賊。敢絕吾儕之行業。今使爾在予刀下超生。不汝赦也。僧莞爾曰。夜間敗北。尙勿羞怯耶。竊人行篋。豈漢子之所宜乎。

不漢子又焉得做強盜

送佛送到西天此僧面雖惡而心極良

國技大觀 俠僧

一八

誅奸篇

賊恚甚。持刀殺僧。僧以挺抵之。須臾賊咸逃去。僧嘆息不止。忽聞山間有呼聲。知爲張某。張某遂自林叢中出。謂僧曰。君誠俠僧矣。僧曰。此處不能久居。余願偕子同至洛陽。可乎。張某欣然許之。于是束裝就道。比至洛陽。僧乃別。張叩謝慨助恩。又問僧姓名。俛而不答。蓋僧不欲以其名耳。世也。遂飄然而去。後此不復見僧之蹤跡。故亦不知所之云。

婁天權曰。履險地遇劇盜。生命呼吸間。得此救星。勝於利市十倍。

國技大觀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警頑篇▼

●潘咸

鵷 雛

潘咸松江之西郊人以技勇名余幼時依保氏納涼庭畔喜聽人說故事尤以文某爲健譚狐鬼拳勇奇聞雜出而潘咸事爲尤可喜潘咸無字名咸亦不審爲此咸字或否也精技擊能提巨石重三四百斤作商羊舞嘗獨至城外第一橋畔袒臥乘涼偶駢其指擊石欄欄斷爲二以是知名里有無賴多力而好上人聞潘咸名詣求較藝咸遜謝弗能無賴固請則露其腹曰君必欲較請擊之無賴揉進以拳陷其臍如中破絮拳陷入可五寸許力拔弗得出而腹堅如鐵漸痛弗能任跼而乞哀咸笑曰若知罪耶語未

已驟鼓其氣。無賴仰跌。尋丈外。臂如折也。以是一鄉相戒。無敢犯者。太平軍破松城。附近居民多盡室他遷。咸獨留勿去。兵至。見其垂髫立斫。以刃刃迸起。視咸頸。僅白痕一線耳。大驚。以爲妖。遂舍去。咸無子。其藝亦弗傳。及死之日。輾轉枕席間。內功弗散。終不得絕。自起墮牀下。室中磚石盡碎。無餘。始卒聞之。文某云。

婁天權曰。藝之精者。其貌必謙。不特武事然。文事亦然。彼世之偶得一知半解。而遽矜矜自詡。藐視一切者。與彼長跪乞哀輩。其何以異。

趙玉堂

向愷然

十年前舊友皖人農勁蓀。曾爲余言霍大力士俊清事甚詳。余既爲之傳於拳術見聞錄中矣。農與霍公交甚久。霍公平生一言一行。無不能言之纖悉靡遺。上海精武會之創設。農一言啓之也。余詢農。霍公平生亦有服膺之人否。農沈思久之曰。霍公平生心許者。其惟趙玉堂乎。若言服膺。則未嘗聞也。因爲余言趙玉堂事曰。趙玉堂者。直隸人。霍公弟子劉震聲之甥也。趙氏世精拳藝。男婦老少皆以能武名於當時。及玉堂數歲而孤。母劉氏震聲之姊也。撫玉堂成立。而授之以技。玉堂生而敏悟。矯捷異常兒然。母

終日無所獲之。至出此皆傾而之矣。如此立言宜善山之大怒也。

玉堂真可兒

善山將何以堪

教極嚴。二十以前。未嘗令出以技與人角也。玉堂天性篤厚。事母以孝聞。有叔曰趙善山。北道有名之鏢局頭兒也。河南直隸山東以至哈爾濱之綠林。無敢犯其鏢者。玉堂時年二十五。家中本無遺業。依母針黹度日。無賴者知玉堂勇捷。以越貨誘玉堂。玉堂以爲然。遂切行商。得物而取其輕者。歸則飾以他詞奉母。然行商有善山之鏢旗。或携有善山之名刺者。則不切。習久漸安。趙母不及知也。行商見善山之鏢獨無恙。因爭求護於善山。善山之生涯日盛。而玉堂則終日無所獲矣。無賴者復設詞激玉堂。欲玉堂並劫善山鏢。玉堂曰。吾不畏彼。第以親親之誼。不敢出耳。吾當往說之。遂詣善山許。慨然語善山曰。吾家所貴乎能武者。以有勇能立事功。爲國出力。爲家增光。使人慕爲好男兒也。與齷齪商人作看家狗。何爲者哉。善山聞言大怒。斥玉堂無狀。玉堂不言。疾趨而出。善山慮其將劫己鏢也。亦戒備而出。夜分無所見。始歸。方就寢。忽聞門外剝啄聲甚厲。善山啓門。不見有人。問爲誰。則有聲自內出曰。我也。亦不審其音。趨入內。又不見。又問之。聲又自外至曰。我也。如是三數出入。善山怒曰。誰歟。惡作劇。再不出見。吾將以惡口相加矣。語未已。則見玉堂據案而坐。從容笑曰。叔乃不識堂兒乎。玉堂年幼。年事

捨哭訴於
其母外本
亦別無他
法

賢哉母乎
侃侃數言
可謂以義
方訓子矣

技能使靈
公心許其
神可知矣
以玉堂之
才武而盜
於不爲盜
即無以爲
生無誰之
罪歟

略長者。皆呼爲堂兒。故以自名也。善山忿。不知語所從出。玉堂笑曰。叔爲人保鏢。脫有能於堂兒者。叔之頭。毋亦將不保耶。適從叔頭飛過者六。而叔不及覺也。堂兒爲叔羞之言已。倏不知玉堂所在。但聞室外數武。笑聲大縱。漸笑漸遠。瞬息而杳。善山忿火中結。無可爲計。翌日哭訴於趙母。趙母亦忿。呼玉堂責之曰。汝不肖竟至此乎。欺一年邁之叔。不得謂勇。失長幼之節。忘尊卑之分。何以爲人。不亟請罪。將驅汝出趙氏之門矣。玉堂無奈。至善山前。屈膝謝罪。自是不復劫行商。玉堂聞霍公以勇名於天津。其舅氏劉震聲亦相從於淮慶會館。遂請於母。如天津省劉。實將以窺霍公之能也。抵淮慶會館。聞劉言霍公救教民。誅義和團首領等事。玉堂極爲心折。一日玉堂與霍公繞丹墀並肩閒步。霍公欣然曰。夙聞震聲言堂兒矯捷。曷一試擴吾眼界。玉堂遜謝。霍公固言之。彈指間。玉堂已飛登屋脊矣。從丹墀至屋脊。高幾三丈。霍公脫口呼好。呼聲未歇。玉堂已復立原所。絕無聲息。霍公亟稱其能。玉堂歸。以善山故。不劫行商。生活頗苦。乃奉其母居哈爾濱。每於夜間竊鉅商家財物。甘旨之餘。盡供揮霍。數月之間。盜案疊出。俄國警署偵緝不遺餘力。卒不得盜主名。而被盜之家。皆門窗未啟。每有盜後數日始覺。

活見鬼

此人民之
所以貴有

者。遂漸疑非趙玉堂。無此矯捷。偵玉堂所居。乃在僻野。並不與其母共處。惟白日詣母。二三度。夜則獨宿於僻野之孤室中。室四周以土爲牆。樹皮覆其上。而加泥焉。無窗牖。一門供出入而已。晝出則反扃。室中作何狀。人不及知也。俄警署既偵得玉堂宿所。復偵其行動。已得徵實。將加逮捕。又慮其勇。乃於夜深。出武裝警察二百名。圍孤室。數十名登屋頂。實彈於槍。四擬之。而以善拳術之華人四名。持械當門而立。嚴密佈置已始。叩門呼堂兒。則聞玉堂自內應曰。請稍待。卽奉迎。門忽闢。但聞砉然一聲。門破裂。騰起。善拳術者略避讓。已失玉堂。二百餘人。無一見玉堂蹤影者。蓋玉堂於啓門時。一足踢門。使破裂有聲。當門而立者。必驚避。乘其驚避之際。已從頭上飛越而過。夜昏如漆。玉堂又全身衣黑。出以不意。故無見者。善拳術者。率警察入室搜索。室中除稻草破絮外。一無所有。歸以情告署長。署長殊駭異。署長爲俄之拳鬥家。嗜武若命。聞玉堂事。頗致愛惜之意。令於衆曰。有能生致趙玉堂者。賞千金。久之不能獲。而盜案續出如故。署長憂之。有華人進策曰。聞趙玉堂事。母甚孝。若拘其母。趙必自至。署長以爲然。遂遣人拘趙母至。署長關精室以居之。無何。玉堂果自投曰。速釋吾母。吾所爲。吾母皆不知。盡法

良政府也

一片愛才之心吾且爲之感激況身受其惠者乎

世不乏有心人曷往哈爾濱一存其人乎

殘及同胞我國人之憤技

雖出於傷心而其小脚却不小

國技大觀

嵯峨將軍

六

警頑篇

以處我可也。署長見之。驚歎不已。立釋趙母出。而謂玉堂曰。以汝之青年。汝之技藝。何所之而患不得存活。乃甘爲盜賊何也。玉堂曰。吾武技外無他藝。賣技江湖非所願。以力傭人。所得復無幾。舍爲盜。無以養母自養也。署長曰。養母月需幾何。玉堂曰。養母月僅數十金。自養非百餘金不可。合之月需二百金也。署長曰。月畀汝二百金。供吾驅使可乎。玉堂喜出望外。頓首稱甚願。署長喜。遂置玉堂於署中。聞至今尙居哈爾濱也。農之言如此。余遂因以書之。

趙玉堂治技之工。無足爲異。我所異者。吾國有此等人而不能利用。乃至爲他國人所收買。也不亦哀哉。

●嵯峨將軍

善之

保寧鄉民甲乙異母兄弟也。甲爲人凶悖不法。日從無賴數輩。求鄰里間隙。凌藉挾詐。靡不爲也。乙雖幼。心非之以是兄弟不相能。已而父卒。甲逐乙出。專有家業。乙時十六。伶仃困頓。無家可歸。乃走入山中。山中有祖墓在焉。伏墓前痛哭。久之。日暮風颯颯。有聲一虎自竹林中來。乙念投虎口亦佳。徑前迎之。虎遂銜乙去。明日樵者有得破帽。敝

惡人之果
報可怕

讀至此當
浮一大白

可醜

履於山中者。且微有血點。驗爲乙物。謂乙飽虎吻矣。甲聞之。泰然不以爲念。如是者。又年餘。卒以索詐。鄉人訟於縣。縣令素以武健爲治者也。廉得其情。立斃杖下。甲旣死。賸一妻一子。子年才十餘。妻不能守。挾子他適。所適亦一無賴甲舊友也。其人尤酗且暴。每日晨使甲子出牧牛。田間暮而醉歸。又毆撻之。以資遣興。衣不障寒。食不充腹。憔悴殆不成人。其母雖哀之。而畏其暴。不敢言也。一夕甲子爲後父溫酒。酒熱裂其瓶。知不免涕泣投地。自陳。遽遭毒撻。氣噎而死。其後父猶拍案痛罵。聲動四鄰。是時月光初上。茅屋數間。在暮色中。鷄犬皆靜。獨無賴申申未已。忽一人跨黑驢。匆匆自遠處來。直穿村而過。聞詈聲遽止步。叩門無賴方怒。即自出。啟關見不相識。立施以惡聲。來人亦怒曰。鼠輩。今日尙敢爾耶。摔其頸仆於地。手鞭痛扶之。無賴負痛不敢更啓口。來人鞭數百。見兒殞於庭。遽悲淚曰。我來遲苦吾姪矣。即前抱兒起。無賴妻初疑暴客。至是審音鑑貌。果乙也。即呼曰。叔乃尙在耶。乙回顧曰。汝今誰家人。吾又誰叔者。左挾兒右把鞭。一躍登驢去。無賴知爲乙。不敢更爭。然自背至股皮肉悉狼藉矣。明日使人偵之。則乙止於二十里之某村。至已十餘日。且以手術蘇其姪矣。於是村人皆以爲異。爭就問訊。

讀此更浮一大白

奇哉此何人耶

我亦莫測其故

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

乙曰。吾之爲虎銜去也。虎一躍踰澗。直至山後。忽若有所觸者。擲我於地。奮聲大吼。響震林木。凡三四聲。不動。即有數人。衣黑衣來扶我起。視虎則飛矢貫其胸。斃矣。黑衣者挾我行百步。有鐵面虬髯人。被盔甲。跨駿馬來。黑衣人皆伏。且推我令伏。馬上人詢我身世。具以對。馬上人問我願歸乎。願留乎。我答曰。願留。馬上人即命補黑衣隊。卒朝夕從諸人練武。我私問同伍者。此爲何人。同伍者曰。此螭峒將軍也。將軍馭吾儕嚴而有恩。每月率衆大獵。一次所獲。均分。餘時禁不得出營門。一步營中有操場。有教師。凡兵器皆具。聽吾人各就性所好者。習之。每次出獵。合圍擊刺。皆勒以兵法。願歸路去。路每次不同。即所至之地亦異。我在彼。凡從獵三十餘次。始終不知其爲何地也。一月以前將軍容忽顰蹙。若有憂色者。衆慮疑之。莫測其故。俄而召吾儕至。一所鑄鐵爲門。垣墉甚固。入之庫也。積銀帛如山。將軍命吾儕任意取之。以力所勝爲度。我因取銀兩錠帛十餘匹。將軍命自後戶出。且曰。見桃花而左轉。汝可返矣。於是如言從山中曲折行。不意果得至村。因出所獲治家業。與姪躬耕。自給無賴。後亦知之。乃誣乙爲盜。并謂將軍者盜魁也。令鞠乙。乙言信有之。不知是盜否。令亦疑。使健役數人從乙入山。反覆求之。

無所遇。乙竟以鄉鄰環保而出。乙本農人。一去數年。竟能武藝。且以技擊甲於其鄉。云婁天權曰。自來專制政體之下。不幾屈抑多少人才。彼所謂崆峒將軍者。其踪跡誠奇且異。未必果爲盜。亦未必不是盜。如其非盜。必爲受屈而隱之人。如其果爲盜。則更必爲受人冤屈之人。使其果爲盜也。其行事有勝彼非盜者萬萬也。今日我國中若崆峒將軍其人者。我知其必不少也。嗚呼。專制嗚呼。共和嗚呼。我中國之專制與共和。吾閱此篇。吾不禁涕淚之何從已。

●周鎮國 謝武

樸庵

全州周鎮國者。身長六尺。膂力過人。嘗山行遇虎。虎張口欲噬之。周以兩手力開虎頤。使不得合。虎躍亦躍。久之虎竟力盡而斃。一日獨飲于酒肆。據案自酌。英勃之氣一望即知。爲難犯者。衆飲者皆避之。周愈顧盼自雄。忽遠來一少年。解鞍入店。恂恂如儒生。飲客坐滿。即坐周案前而呼酒焉。周怒目視之。衆皆爲少年危。少年殊不在意也。周飲酒至斗許。指少年曰。爾識周鎮國乎。少年曰。不識也。周曰。爾不識。且他坐不然。周鎮國拳頭不饒人也。少年笑曰。同是飲酒。同是出錢。何必作如此醜態。周鎮國有拳頭。謝武

來得突兀

冷氣如秋
少年其有
意而來乎

拳頭雖好
臂却不濟
調侃不少

非偶然也
故意挑戰
耳

事若突兀
實按之實
非無心

豈無拳頭乎。周怒挺拳而起。謝一躍立於門外。笑曰。來此一決勝負。如何。店內飲客多。恐妨客也。周亦躍出。直撲之。謝以指按周之臂。而又躍於數丈之外。周連撲數次。謝皆躍而避之。歷半時。許周忽臂腫如股。痛不可忍。狀頗委頓。謝笑曰。周鎮國拳頭如此。已乎。雖然。謝武與爾無仇。請爲爾愈之。遂後按其臂之一部。而腫漸消。此蓋點穴術也。周從是不敢以武力傲人云。

婁天權曰。吾願使世之誇大口者。人人皆一遇謝武爲快。

●趙良

樸庵

中州趙良者。自稱宋太祖之後。孔武有力。世傳拳術。宋太祖拳有三十二勢。俗稱洪拳。硬撲猛攻。今北方拳家多屬此派。趙良自幼習之。脚能掃六椿。世又稱爲趙六椿。訪友於山東。寓一旅店。一和尚手一鐵爐。高二尺餘。置趙前。乞香錢。爐中盛錢已尺許。不啻二百五六十斤也。趙亦隨納數錢。和尚曉曉不休。趙怒以脚蹴之。鐵爐飛出二三丈外。和尚拾錢納爐中。詢趙姓名而去。明日趙方起。見桌上。一柬題曰。趙先生鑒。今午請枉駕敝寺。萬勿吝步。報恩寺僧心了。合十。趙思不去。則示怯。詢店主。知報恩寺去。此不去。

可見有心
尋釁

此僧亦頗
有雅氣

傷人而知
性已高人
一等

遂往赴焉。至則心了。起迎曰。昨日敝徒觸犯先生。先生幸勿怒也。趙尙未答。心了又曰。老僧欲承教先生久矣。今竟惠然肯來。曷勝榮幸。言已。即以拳擊趙之面。趙閃而避之。以拳逼僧胸際。僧復以拳靠趙之拳。向趙腰部而進。趙詐敗。佯走以誘之。僧進上。復向趙腰部一拳。趙以左手隔之。隨以左脚加僧之腹。轉以右脚踢僧之額。下僧仆於二丈之外。趙拳術以此手爲最長。卽洪拳中所謂倒騎勢也。良久僧起立曰。敬領教矣。或曰。僧之膂力實出趙上。使趙非以誘敵之計。扑僧趙其殆哉。

●胡遠

樸庵

少聞族人言胡遠事甚奇。遠年少以武力稱。十餘歲時與羣兒戲。嬉以指敲甲兒額。立碎甲父怒。執遠又以手折甲父臂。懼而逸去。不知所之。遠家人盡其產業。延醫治甲兒。與其父得免於訟。遠自此不回家。隔十餘年。至崇禎十二年。時天下騷擾。流寇甚熾。遠忽作武士裝束。腰刀手劍。而回見者。懼爲盜。羣避之。遠大呼曰。吾非盜也。吾某某子。某某年出亡者也。今天下亂。吾意夙案已解。故來一視家人耳。衆稍近之。因言某甲未死。并道遠家人破產流離。今不知何所矣。遠聞之。悵悵即欲他去。某乙少與遠同學。頗善

有藝如此
草寇自然
奪氣

不僅有勇
而且有義
授其藝者
可謂得人

因材施教
吾願世之
爲父母者
知之

國技大觀

某提鎮女

一二

警頑篇

適來識之。挽留住其家。不數日。爭傳流寇來。某乙懼甚。擬挈家遠逃。遠聞之曰。我在何憂寇也。雖然。寇人衆。當駭而走之。屆日。果有寇千餘人至境。遠以一手持方桌。之脚。桌上置大碗三十碗。內盛滿清茶。一手持六十餘斤之鐵桿。桿兩頭繫木桶。二桶內貯滿熱水。疾趨至境。而逆之。碗內之茶。與桶內之水。絲毫不溢。大呼曰。諸位遠來。敝處荒陋。無以犒師。敬奉清茶一盃。請飲此。而他往。否則敬以鐵桿相迎也。諸寇相顧。氣奪。竟不敢入境。而去。族人以遠有功。爭集資爲其授室。遠居二年。卽他去。後聞其襄助金正希先生。力禦滿清云。

婁天權曰。觀胡遠幼時淘氣。何異一無賴子。乃不料其後一變。而至於。是蓋所謂得天獨厚者。非耶。

某提鎮女

樸庵

某提鎮女。少時隨父在署中。閨綉之暇。每喜擲錢爲戲。提鎮曰。汝好擲錢。盍卽以練技。擊乎。因令縛草爲人。置數丈外。擊之已而人漸小。相距亦漸遠。擊亦能中。最後乃於草人上。記要害處。隨手擊之。於是擊飛鳥。應手輒墜。及長。歸知縣某生。將到省。舟過一處。

倒也不怕
獻醜

豈知就是
下官

見有數人坐小船掠其旁而過。女因謂生曰：「今夜有盜，汝第匿艙內，無恐。生不知，女能技擊，大駭然，無可如何。」姑聽之而已。夜半果聞有船三五飛槳而至，生伏不敢動，但聞有人跳躍過船聲，又聞數人落水聲，又聞人倒艙中聲。俄聞桅上有人大呼：「縛賊！」於是後艙之篙工取火出，見一賊臥艙中，因共執縛之。女乃自艙外入，指揮諸人，且曰：「尚有賊，惜被逸去。」生驚問：「操何術而能如是？」女乃詳述其擲錢之技。因言：「賊過船時，吾先揉升桅上，手中取錢一掬，擊之一一。中要害，故落水死。後二人未中要害，一逃去，一倒艙中，今縛者是矣。」生大奇之。後生官雲南，有一同城武員與生頗相得，一日談次，因曰：「吾向故爲盜，在某處遇一官船，謀共劫之，不意先數人皆落水死。余過船時，覺有物相擊，急退回，幸得免。後改行投軍，得升今職，顧彼時船中並無聲息，不知是何神術也。」生笑謂曰：「神術人今在此，汝欲見否？」曰：「甚願。」生令請夫人武員大驚，拜問何術。女告以故，乃大服。

婁漢民曰：「諺云：『學得三分羊癲瘋，也好賴債。』況乃絕技乎？」

●黃孟通

樸庵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矯捷。一日聚羣兒列陣。自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睨之。笑曰。孺子可教也。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於臺側拜而師之。盡得其技。擊常附一商船舶。舟人盜也。縛諸商將。沈於水。孟通僞爲畏懼。而伏斜睨。諸盜中一人最獮。孟通突出不意。抱其腿而墜。諸水諸盜驚逸。乃悉解諸商縛。得不死。後從吳淞千總張裔興。又從觀察沈公。以功官至把總。孟通猿捷過人。每從檣上窺賊相去數丈。能持刀躍入賊舟。格殺賊人。故諸賊覘知。孟通卽避去。孟通嘗曰。朝廷大僚享高爵厚祿。誰肯出死力以殺賊。能出死力者。獨百夫長耳。祿愈厚者。畏死愈甚。觀孟通此言。不誠然哉。病骸曰。非畏死甚者。何能得厚祿。孟通觀之稔矣。

徐明 唐杰

樸庵

幼時聞人譚徐明唐杰事。語多誕妄。擇其可信者紀之。亦健兒史中一段逸話也。徐唐同學於少林。五年學成。辭其師。曰。益乎。曰。益矣。師笑而遣之。凡學於少林者。學成後。由一巷出。巷設木人若干。有機。械以司之。出則木人爭來相搏。腳法手法稍一錯。誤卽被木人擊回。過此又有一巷。木人執器械甚厲。危險更倍於前。偶一疎虞。卽身首。

僧尼之有技者往往不獨悟玄然也唐技雖劣然終是會家特不精耳想同門中多知其大名此兵家以虛爲實之妙法機警可愛非徒勇比

異處能由兩巷出者認爲高弟子由一巷出者認爲尋常弟子第一巷即被木人擊回則留寺再學不願學者由後門出不認其爲弟子徐由兩巷而出唐則絕生平之力只出一巷至第二巷望望不敢一試焉故唐之技下於徐二人出寺後經商於漢臯漢某寺有一僧名悟玄常遣其徒四出募錢與少者即以手握錢碎而擲之必滿其欲而已商人以爲苦唐見而惡之故與以錢一枚僧碎錢向唐而擲唐以指彈銅屑轉擊僧面入肉數分血流如注僧去唐走訪徐道其事徐曰悟玄頗猛勇亦少林高弟子後受業於某道士更加精焉性極殘忍爾既侮之彼必不肯認同門之情幸悟玄不識爾我可。以計誑之不然非特爾不敵即我亦惴惴也徐少於唐七八歲唐假爲師徐假爲徒明日悟玄來徐出而迎之悟玄曰擊我徒者爾耶徐曰非也是吾師也悟玄曰爾師何在曰已在室內敬候矣言已徐以手握悟玄之手悟玄覺其力不弱進門後唐語徐曰速出茶款客徐趨進手一大鐵爐盛滿熱水約四百斤左右疾趨向悟玄之前悟玄以手接之爐內之水幾溢出焉悟玄以其徒如此其師必更強遂寒暄數語而出徐曰幸矣悟玄之力比我稍弱我故以力嚇之彼竟走矣若一交手我與爾殆難免也雖然此處

不宜久居。遂停歇商業而他往云。

婁漢民曰。僧道與婦女。老年中時有絕藝之人。設徐不悉此僧之根柢。勝負正未易知。

●江虎

吳愛模

此賊適不
幸而遇虎
虎亦幸而
適遇此賊
一勝即驕
醜狀乃不
如盜

吾鄉有江虎者。武舉人也。好技擊。力能舉重。雖數百斤物。如拾芥然。與人較。無能當者。鄉人皆畏之。一日鄰家被盜。叩虎門求救。虎從之往。見盜猶翻箱倒篋不已。虎疾進兩手各執一盜。投於數丈外。餘盜皆大驚。相顧失色。棄物而逃。虎亦不之追。事後聞者益大稱異。虎亦沾沾自喜。未幾至北京應試。時海道未通。虎乃遵陸而行。至徐州憩於旅舍。與同宿者歷歷道前事。意頗自負。有一客聞之。獨微笑不語。似有藐虎之意。虎大怒。語侵客曰。觀子情狀。必有所長。曷勿與我一較。客初遜謝。虎勸之不已。乃同至廣場中相角。各盡所長。有頃。虎中拳仆。復起與角。然旋起旋仆。乃謝客曰。吾技止此矣。請客勿再相迫也。客笑曰。聞君將至北京應試。似此身手。尙欲出人頭地耶。速歸去。免自取辱。虎慚甚。急束裝歸。自是以後。遂不敢以力示人。人有以拳術問之者。輒遜謝焉。

婁漢民曰。武試人才。如江虎者。比比皆是。

●計飛鳩

冰廬主人

絕技固非
一蹴可幾

此十數年
中所當
極精深
騷牛非
耐苦或
知學力
建恐不
破壁飛
耳去能

飛鳩。浦東塘橋人。童時。即好拳棒。尤饒膂力。一日。與里中羣兒嬉。已據高阜。稱大王。羣兒奮勇。與鬥。輒披靡。時有行脚僧。過其地。睨之。笑曰。孺子可教也。蓋從我來。飛鳩惘惘。隨之日暮。不知所之。蓋離故鄉遠矣。僧本來自少林。遂導飛鳩入少林寺。執炊爨之役。劈柴打水。彌覺其苦。而担水之術。尤爲奇特。河濱壁立。深可十丈。每間三尺。植樹一本。緣木而下。擔水而上。偶一傾側。桶水盡覆。寺中用水如乏。必遭笞撻。飛鳩苦之。恒思出亡。終不得間。漸與混名大鼻頭騷牛者稔。騷牛華亭人。亦以被拐來此。飛鳩於千里外。得覩里人。與之親密。特殊。因訴所苦。騷牛言。初來亦執此役。並囑弗亡。亡必遭慘死。以寺中遍地機。捩觸之。實足殺身也。暇輒分其役。飛鳩感之。彌深。荏苒十餘年。飛亦習而安焉。且於暇時。練拳棒。盡嫻。少林術。一夜月明。千里飛鳩忽動。思鄉念。遂與騷牛相約。遁。騷牛不可飛。鳩子然獨出。是時盡悉機。捩所在。一一趨避。圍寺垣。高尋丈。飛鳩躍而登。顧僧已躡其後。叱曰。畜生。將安之。遽飛一叉。奔飛鳩。飛鳩接以手。再至。再接再銜。

至此一小
試其鋒

可謂膽包
身

以口。僧歎曰。畜生羽毛長矣。其去休。惟此去接物。宜慎。毋敗少林名。飛鳩歸家。人以爲死矣。驚喜逾望。飛鳩循循弗以武技炫人。泛舟爲客。運貨物往來。蘇杭間。踪跡頗頻。一日載重貨。道經太湖。暮色蒼黃。晚風撲面。忽見蘆葦叢雜處。有漁艇兩三。欸乃而出。太湖故多盜。飛鳩知之。審並悉。漁舟即盜舟。至是佯爲弗知。洋洋自若。亡何。漁艇漸傍大舟。一盜挺刃躍登。叱曰。速轉爾舵。否則血乃公刃矣。飛鳩探囊出一錢。遙擲之。盜中顧墮水。他盜怒呼。哨一聲。漁舟畢集。羣盜蠡擁而登。一一墜水。如前盜黠者。知遇勁敵。乘間逸去。飛鳩依然揚帆前進。弗之顧。炊許。一艇如飛。追至。呼曰。幸舟子毋前進。大王知壯士勇。願一見壯士。飛鳩知盜魁以己傷多。盜詭言。一見將不利於己。然不往則示怯。因逕答曰。諾。遂登小舟。抵賊巢。盜魁降階剪拂曰。兒輩無知。驚壯士矣。幸恕之。飛鳩哂曰。無妨。無妨。盜魁復曰。壯士惠然肯來。實深欣幸。謹具菲酌。願與壯士一醉。飛鳩曰。謹謝盜魁。遂飛鳩上坐。飛鳩亦不却酒數巡。數盜舞又於庭聲。瑯瑯震耳。已而鏘然一聲。四叉絡續。指飛鳩面。飛鳩撥以指。四叉直射前後左右。四柱之上。入木。逕寸羣盜色驚。盜魁佯怒斥之。舞者惡然退。旋暗曰。何勿以肉進。一盜應聲出。執匕首。剗肉進。飛鳩飛。

賊胆破矣

官以治民
而反逼民
爲盜以殃
民可痛
可謂愛己
潔身士大
夫有所不
速

鳩含以口。刃尖隨肉亡。盜數易刃。刃尖咸亡。飛鳩鼓氣一噴。刀尖粒粒盡。桌上羣盜。舌大驚。盜魁忸怩曰。勇哉壯士。鄙夫受教多矣。因命撤席。再飲。燃巨燭如兒臂。半酣。燭忽滅。一室盡黑。百刃齊下。盜魁磔磔笑曰。汝縱好身手。今其醺矣。然燭視之。飛鳩兀然危坐。飲啖自若。椅已破碎。將散羣盜。遑駭失措。羅拜曰。壯士真神人也。某等不自量力。妄干虎威。幸壯士度宏。不屑與某等較。今某等知懼。謹請壯士。魁吾曹。吾曹悉願聽指揮。供驅遣也。初。飛鳩見燭滅。知有意外。躍挽梁木。得免。至是笑曰。汝儕既知所懼。技又微末。何事嘯聚山林。殺人越貨。豈不知國家尙有三尺法。足以繩汝等於罪耶。盜魁泣然曰。方今吏酷。官貪。魚肉小民。不遺餘力。某以亡命來此。不得已也。脫壯士不棄。而魁吾曹。幸孰甚焉。飛鳩掉首曰。余爲舟子。樂孰願作此勾當哉。汝儕既以不得已來此。擇劣商汚吏。劫之毋溷。乃公可矣。盜魁請識。以便辯認。飛鳩曰。有樹囊把。一名拖糞。爲船家必需之品。一。船首者。其毋犯盜魁。諾。苦留不可。送之出太湖境。由是太湖盜見船首。樹囊把者。輒曰。此計壯士舟。不惟不敢犯。且暗護焉。後其事漸洩。他舟過太湖。樹囊把如計。舟亦得穩渡。無驚。又一日。飛鳩駕空舟抵蘇埠。已有糧舟數十艘。圍埠無罅隙。飛

制惡人甚
於制盜飛
鳩之胸襟
誠不可及

盜且不足
爲況乎
官

鳩央一舟子曰。朋友請將寶舟稍稍排緊。讓一檔勢如何。(駕舟者謂隙地曰檔勢)舟子不答。且誚之曰。遮莫汝是牛。擁擠若是。尙能排緊耶。汝能排緊。則逕自排緊可耳。余無能爲力也。語次雜以穢語。飛鳩見其無禮。遂坐船側。以足抵其舟。軋軋作巨響。而舟碎矣。舟子怒如虓虎。直奔飛鳩。飛鳩提而擲之。船則偃然如死。弗能復動。以是觸衆怒。瞬息聚糧船幫數百人。持杖執梃環攻飛鳩。一。提而擲之。霎時陳死人累累盈艙矣。地甲懼禍投縣。故張其辭。邑令懼。亟提防勇一營。如臨大敵。至則飛鳩于于至今。前訴始末。令曰。彼誠不宜以言語賈禍。然汝死百人。亦知罪乎。飛笑曰。若輩詐耳。大人奈何信之。令怒曰。人死盈艙。何得言詐。飛曰。然則余令若輩更生如何。令許之。乃入艙提一人。出以足蹴其臀。曰。去休。其人似夢初醒。行動如恆。瞬息盈艙。陳死人一一矯健。無纖微損。令知其非常人。因溫語之曰。汝旣具此好身手。曷勿爲國家效力。疆場膺顯爵。易耳。飛頓首曰。小人非功名中人。得保首領。以老死於牖戶之下。受賜多矣。令知不可強鳴騶而去。自是飛鳩之名遍江浙。此道光某年事。野老言之鑿鑿。因援筆記之。如此婁天權曰。觀飛鳩冷冷對縣令數言。可以知當時官吏凶橫有甚於盜賊終古如斯。

欲不至亡國滅種又何可必耶。

●文犀女盜

王無爲

或云浙屬石門。昔有女盜文犀者。劍術絕精。百步能取人頭。余頗疑其誕。昨遇石門楊季濤。言之鑿鑿。試爲讀者介紹之。文犀周姓。父繼昌。蓋浙中劇盜。繼昌以劍術鳴。無子。傳術文犀。清乾隆初年。石門諺云。女繼父。傳周氏劍。其著名蓋非一日。後繼昌以抗捕死。女遂不知所之。曆五六年。遂喧傳有女盜出沒於石門。豪富之家皆嚴備。然其踪跡奇詭。大非常人所能測。嘗盜數十富豪。無一人知其以何時出入其門。事後始知之。然已無及。自是聲所播。街談巷議。多以女盜爲資。偵騎遍布。要衝如臨大敵。一日有楊姓見一女子入內室。疑爲姻戚。少頃聞其妻大號。謂女盜刦奩中飾品去。始知已所遇即女盜。然殊不見出門。命家人嚴扃大索。亦無所可獲。遂疑其已逃。楊姓男子會食必在廳事。是夕方食。聞簷際有聲。仰視簷下左楹側有物似人。駭呼。傭僕傭僕既集。執火燭之。固所見女子。附楹若壁虎焉。女見人躍下。越牆去。疾如鳥逝。相顧駭愕。方欲開門追縱。聞門外大譁。出門視之。女已爲偵騎所執。蓋自牆上墜落者。女被執略無懼容。及縣

是豈隱娘
紅線者流歟

此或術有
所不精歟

國技大觀 文犀女盜

二三

警視篇

宰臨訊。始自言係紹興府人。父母俱早死。昔業浣紗。後忽遇一奇女子。自言姚姓名竹。貞教以拳勇。擊劍。曆四年。竹貞挾走此間。使爲盜計。所盜已不下百家。從無被人見及。今日腸腹甚痛。入楊姓家。盜得少物。意將越牆逃走。慮顛躓。乃緣楹暫息。意俟夜深。開門而出。竟爲所覺。遂至逾牆顛墜。云云。問竹貞何狀。曰。眉柳口櫻。身輕可手。上舞者也。年幾何矣。曰。吾遇彼時。彼才近笄。今合二九。有一年。問竹貞此時何在。笑曰。過此十數武。有桃花斜出粉牆。門外二石獅。其一已亡。下領者此誰氏家耶。是卽彼之居處矣。縣宰大驚曰。此爲卸任魯藩第。安得容留女盜。女固言無誤。宰遣人詢之。反命曰。魯藩女公子近新獲一女。友爲狀如之。唯荏弱不禁風焉。能爲盜。宰躊躇不決。將以越日詣魯藩第。叩以所疑。夜宿署中。聞窗櫺震撼。舉帳視之一麗者。拔劍立案。側花月爲姿。而眉目若挾冰霜。問誰何。笑曰。百里畜生道中人。獨不聞女繼父傳周氏劍乎。問將何爲。曰。吾聞汝將緝吾。故就命耳。宰戰慄曰。從茲以往。不復敢言緝矣。女微哂。徐取劍砍案。案立斷。顧謂宰曰。若可人。否則身首如此案矣。雖然。吾伴明日倘不釋若之死。所須預擇也。宰謹應之。女從容出門。躍牆去。宰晨起復訊昨所獲女。且視且語曰。汝確爲盜耶。果

絕妙一幅
劍俠圖

曉慈畢露

大有望影
而逃之概
報施亦頗
不薄

不爲盜。曷自白。女知宰有減罪意。卽曰。吾未嘗爲盜也。邏騎爭斥之。宰怒曰。安得誣良。爲盜汝輩。一時誤捉人。尙欲強入人罪耶。遂釋女。事聞於士紳。皆怒宰縱盜。聯名呈控。宰坐是免官。宰宦囊豐裕。謀要道攔刦者衆。及中途遇數十人持械行刦。所有一空。行李頗蕭瑟。但自幸不遭鋒鏑。夜宿温州逆旅。忽聞門外甚囂。有呼其姓者。大懼欲越窗而門已啓。前所釋女率十餘輩入內。皆途次所遇盜。驚駭幾失措。女從容謂之曰。聞中途被盜。知爲此輩所爲。周娘子遣送還。此間道聲致意語已而去。諸品散列。檢點舊物。一無所失。

婁天權曰。吾甚願今日執政。諸公一一遇周文犀其人。

●白深

倚寒

遼陽千山有喇嘛法善。性任俠。嘗爲人報不平。一日有來從西域之回教徒。白深造喇嘛廟求借宿。法善視其人鷹目而虎頰。雙瞳閃爍不定。疑爲馬賊一流人。因固拒之。白察其詞峻。知不可以強。遂發然自去。廟前故有一巨石。重可千餘斤。數十年來無能移動之者。白行至門外。忽指石謂法善曰。深山無可下榻。今上人既不見容。其能假此石。

負石而走
的是趣事

能起其半
亦已具五
百斤力矣

松吟柏嘯
一片天籟
白愛聞之
知其能神
遊太空也

國技大觀 白溪

二四

警頑篇

爲吾楊乎。法善漫應之。白遂負石西走。法善乃大驚而迹之。見白負石行里許。忽置石於崖上。解身上衣代褥。側身而睡。益駭爲神人。上前謝曰。曩者以此間僻壤出沒多盜。賊故不敢以蒲團地容外人。今觀先生風概。正吾所旦暮求遇而不得者。如不以爲前倨而後恭。復屈一往。貧僧當潔齋以獻也。白笑曰。好和尚。汝能爲吾負石者。吾當隨汝歸。否則此間亦殊安適。不敢更相擾矣。法善試移石。僅起其半。白大笑曰。何爲少力。如此區區一石。乃至堅不能舉耶。因自負以趨。旣入喇嘛廟。法善爲具食。白盡十器。猶若未充其量。旣而自言聞遼陽有大俠周東門。劍術極精。因不遠千里而來。抵此適值薄暮。遍問周東門。殊無知者。乃卸裝於逆旅。而登千山。登山之頃。頗念山居大樂。如能於此覓一下榻地。夜來松吟柏嘯之聲。當能悉入耳畔。因借宿不遂。乃負石以代榻。不謂竟以此而招耳目也。法善問嗣此將何之。曰。不得周東門。終不歸耳。夜與法善談技擊。竟以達旦。見東方已大白。辭法善曰。吾有重物存逆旅。不歸取恐且有失。遂出門下山。法善意其必復至也。乃俟之三日。殊無蹤影。過所言逆旅而問之。則業已遷移。法善即亦不復窮其蹤跡。一日之夕。夜已三鼓矣。秋風山籟。所在悒悒。法善所居。又適在松楓

授以一七首
知東門不
爲惜何所
其詳耳知

菁密之間。夜間恆不能成寐。是夜正剔燈作字。忽聞鳥墜之聲。即有彈指叩扉者。門啓而白入。週身皆血迹。撫法善之肩曰。別來無恙。今夜又當假宿此間。好和尙。其能爲我下榻乎。法善問何以遍身皆血。白笑曰。殺人耳。然此人死有餘辜。勿煩相憐惜也。法善詰所殺何人。白曰。吾今茲大疲。殊無暇相告。若但取門外人頭視之。便當自知矣。法善出門燭索之。果有布裹人頭置廟門外之隙地。其人濃眉多鬚。蓋邑紳張大寅也。大寅爲人陰鷲。鄉里稱強暴。法善夙欲懲之。而苦力非其敵。至是乃大快。然欲訊白以狀。而白眠已熟。明日雞鳴而起。尋白則已失所在。在人頭亦已攜去。下山訊之。張大寅果以宵來被刎其家。方報官請緝兇手也。由是知白爲非常人。及夜白至。法善方欲訊其何以殺人。見白殊怏怏。因問何以弗愉。白良久乃曰。吾殺人而禍及他人。李代桃僵。於我心不能無憾。感明日行且自首矣。法善固止之。白曰。吾意決矣。所爭此一日者。爲欲一晤周東門耳。語次若有所待。久之微聞室外有虎颺落木聲。白喜曰。此君至矣。門啓入。一白髯丈人。白與之相視良久。彼此均無一言。旣而白於身畔出一七首授白髯丈人。白髯丈人謝而出。白亦與法善握手爲別。明日法善使人偵之。白果自首已被收於獄中。

矣。

婁天權曰。古之稱爲大俠者。以其能除暴鋤強。解同胞之困苦也。白深往矣。今之若張大寅者。更僕難數。安得有如白深其人者。出一一決其顛以去耶。是可慨已。

●鋼丸道士

佚名

自大者藝
必不高

江南王天雄。少好任俠。門下羅致天下技術家。關演武場。址廣十里。平日騎射於此。名技家投王天雄門。必先入演武場獻藝。王視客技之優劣。然后定事。養之豐。晉門下客計分三等。上賓以師事之。其次兄事之。下則等己。因以是天下豪士歸之如家。王嘗聘魯人陸技師。教授陸名籍。朔方鎗法。純熟。拳工內家。朝元派。年不惑。遊歷四方。未逢敵手。王聘諸家中。歲資且千金也。一日教授二小時。要訣又秘。不教人。凡客來獻技者。王同其一品。評之。陸師又鄙視羣類。嘗謂天下無絕技。過己者。以是招忌。頗深。一日有偉丈夫入演武場獻技。意欲得天雄盈尺地。以寄食門下。舞雪花槍。十分精熟。天雄觀之。意在陸拳師上。觀罷。待師之品。評以謂必贊許其能矣。不謂陸大罵之下。曰。汝技拙至此。亦來班門弄斧。不顧內家齒冷耶。速去。休毋溷我門客。嗒然喪氣。憤憤而出。王亦心

此等小人
王不遠而
去之乃反
順之以遂
名愧煞俠
客矣

自來尋死

一丸之贈
榮於千金
之聘

當投之深
山以餵虎
狼

罵盡世人

頗不平於師弗忍拂師意驅客於門外一日天寒欲雪凍雲四合蓼灘羣雁噪鳴聒聒擾人王天雄藏箭彎弓射雁雁驚起翔天空數箭不得忽聞蘆葦叢中有冷笑聲出王驚視之則竹葉舟坐二丈夫於鷁首一作道士裝掛劍羽冠虬髯繞頰一即昔者舞槍叱退之丈夫冷笑作鷗聲王愧汗浹背赧顏無以語聞丈夫曰入門見嫉安得有奇士一至彼覲然爲師者不值旁人一笑而乃詆毀人技埋沒入長何顏之厚耶道士呵呵亦笑摸索葫蘆中鐵丸出向上彈雁雁立下瞬息十羽王目覩神技心暗驚異伺道士彈止卽近舟泥首謝過自陳前慢不謂膝猶未起聽耳邊呼呼聲過處丈夫手接一箭王回視之乃陸師所發者心正賊怪道士拈一丸於手語岸上曰汝冷箭太無理老道先告汝鋼丸脫手矣言甫出口陸拳師猝然倒地王天雄心胆爲碎往視陸師額上一洞流血如注急呼家人至昇入室中醫之不治三日血空尋卒王爲喪葬之越日復訪道士則小舟仍在蘆灘拜求收爲弟子願師事二人道士不許曰君如是其好客而門下無一奇士至者皆因陸故也陸自取其咎君亦不足爲其惜天下之大技擊如陸者真車載斗量汝門下赳赳盡無能爲君何得養其惰心我儕兩人天涯任所之優遊自

在。非。君。可。得。羈。絆。也。前。日。獻。技。偶。然。游。戲。豈。真。欲。寄。食。汝。門。耶。天。色。已。晚。老。道。將。歸。他。日。有。緣。再。當。相。見。言。迄。自。去。天。雄。嗒。喪。而。歸。

婁。天。權。曰。非。常。之。才。非。非。常。之。人。不。能。識。王。天。雄。之。任。俠。好。客。而。乃。敬。信。一。無。賴。之。徒。奉。以。爲。師。使。量。天。下。之。才。而。又。嫉。賢。妬。能。不。能。容。物。一。彈。之。報。實。其。自。取。耳。

●葉生

吉 樂

畢。補。垣。先。生。云。粵。西。永。寧。州。有。陳。氏。家。鉅。富。嘗。飲。於。州。署。中。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服。鮮。美。年。甚。髫。稚。與。州。牧。款。洽。陳。異。其。人。詢。諸。州。牧。牧。曰。此。所。謂。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爲。事。然。既。無。所。求。又。絕。無。煩。讞。之。嫌。惟。實。未。詳。其。里。居。與。世。族。耳。陳。奇。之。有。少。女。因。欲。擇。壻。屬。意。於。李。倩。州。牧。爲。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吾。應。夜。出。會。客。莫。相。爲。助。陳。允。之。既。贅。數。月。每。夕。出。輒。終。夜。不。返。所。招。徠。者。皆。峨。冠。奇。服。相。貌。儻。醜。之。輩。陳。叟。亦。頗。悔。爲。姻。既。已。贅。之。無。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少。無。賴。好。劍。術。有。老。嫗。導。之。使。能。以。劍。爲。雙。丸。納。諸。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終。無。血。跡。老。嫗。曰。此。麼。婁。劍。法。也。葉。拜。學。其。術。因。出。遊。於。外。時。清。師。征。緬。旬。有。轉。餉。至。楚。南。沅。州。者。一。夕。忽。失。

捉摸誠不
易易

好風雅譚
名

貽害他人
果不該若
當日之官
家物未必
皆不可取
也
不愧爲劍
俠一流人

銀數百鞘。守吏大驚。因督責胥隸捕緝。終日笞撻。有老胥曰。銀至數百鞘。非一人之所
能持。如其夥。衆多聲應。喧沓。何以守者寂然。無所聞見。其中必有異也。因號泣路旁。葉
氏子適至。沅異而問之。老胥告其故。葉憐其老也。曰。吾可爲代覓之。因至滇黔物色之。
終不得其要領。一日路之永寧。遇李生。於途曰。此小李將軍也。奚以至此。問諸路人曰。
此陳氏贅婿也。葉氏子遂至陳氏宅。告楚中失帑之故。陳亦訝曰。數日前吾婿頗暴富。
未審其財物所自。豈卽盜官項耶。葉曰。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叟告其女。晚間李生至。
入戶見妻色。悽然曰。此必有異。因究詰之。女戰慄無人色。長跽以謝。李疑有他故。因拔
壁上劍。將斬其首級。葉氏子嚟然自窗孔中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爲某甲。
請斬吾首可也。李嗒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於此。葉氏子忿然責
之曰。吾儕以義爲重。豈可盜取官家物。使遺害於他人。以遭天譴也。李生曰。諾。兄可速
回。楚官帑保無纖悉遺失。吾亦棄此而他徙矣。葉氏子因辭陳叟歸。李生亦以其日棄
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庫得所失銀鞘封印如故。葉氏子旣歸。吳中數載。相物色者愈
衆。葉氏子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告父母。欲之點蒼山學道。至今未

歸。

婁天權曰。陳叟之昏闇。尙不及彼州牧之甚。以堂堂州牧之佳賓。即爲探丸拏篋之大盜。其昏闇一何可笑。設當日不遇葉氏子。拔刀相助。不特餉銀一去不回。而沅湘一帶之被劫者。當不知至若何地位也。

●老僧

佚名

技擊一門。向多家數。而尤以少林爲最。自海禁大闢。火器盛行。訇然一聲。當之者靡。雖有銅筋鐵骨。無所用之。而武藝漸失傳矣。然懷抱絕技。大不乏人。未可以輕敵也。南海黎某。幼失怙恃。家鉅富。性不喜讀。謂詩書盡古人陳迹。不適世用。何如稍習武事。猶足自鳴於時。家延教師數人。日夕排演。黎得盡傳其術。名震一方。比中年家漸衰落。乃授徒爲活。附近無賴輩。咸樂與遊。侮弱凌貧。鄉里多側目。有老僧某。少林宗派也。挾一徒雲遊方外。賣拳弄棒。藉作路費。一日來鄉搬演。正開場。人山人海。翹足以覘其技。黎適過。思有以窘之。遽向前曰。呵呵。老和障。敢班門弄斧耶。速去休。毋混乃公事。僧見來勢不妙。答曰。區區薄技。何敢誇異於人。特老衲將有遠行。聊借此以求資助。幸勿見怪也。

武技豈特
鳴時實可
防身

有技而欺
凌貧弱罪
斯大矣

欺及行旅
更爲可恨

行同無賴

惟真能者
必事事出
於情理

黎以爲怯。益復欺之曰。此地乃我勢力範圍。爾敢在此演技。是直有意尋釁耳。試問汝有何能力。敢與我比高下。不速去。吾斷不爾容也。僧不得已。收拾武器。避之方。謂彼以逆來。我以順受。持唾面自乾主義。彼雖橫暴。未必更以非禮相加。詎行未半時。陡聞遠處人聲。洶洶湧湧。急回首望。見黎左持鞭。右執戟。率其徒蜂擁至。至則大喝曰。爾到處演藝。賺人錢財。俗語云。上得山多。終防遇虎。今視爾騙財多寡。以爲懲罰。須抽出半數。作我輩飲貲。不然。恐劍戟無情也。僧知不可以理喻。解囊以百錢獻。黎怒擲還之曰。豈有堂堂黎某。索此小數者乎。速傾爾囊。毋或隱。僧曰。老僧行囊祇有此數。若其多索。愧無以應。黎強欲搜之。僧斯時忍無可忍。怒氣勃勃。如箭在弦上。持滿待發矣。然默念寡不敵衆。弱不敵強。且主客異形。恐爲所敗。則更欲以好言相遣。黎曰。止。爲今之計。不以阿堵奉獻。惟有一角武力耳。毋多言。僧尙徘徊。黎又難之。至再。復經傍人慫恿。僧乃對衆宣言曰。老衲含垢忍辱。可云至矣。乃猶不獲命。尙有何言。今者角亦敗。不角亦敗。惟有一獻吾拙耳。雖然。一人敵一人。一器敵一器。乃爲公理。若以衆相迫。脅老衲。則亦不畏而揆之。情理未可謂平。諸君以爲然否。衆曰。善。僧又曰。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倘或差

何勇可買

決其有勝
勢故能安
詳如此

閱之令人
痛快

池各安。天命諸君。又以為然否。衆曰善。初黎欺僧老弱。以為易與。益以年少氣盛。固敵是求。將欲在衆人前。顯誇其技。比聞僧語。知為健者。頃之一再示怯。實欲迎先拒。黎不察。墮彼術中。然已欲罷不能。勢成騎虎。途亦賈其餘勇。悉如僧約。衆亦願作證人。乃擇空曠之場。以為競鬥地點。衆人聯羣結隊。作壁上觀。黎外雖耀武揚威。大踏步至。而實慄慄危懼。意心沮灰。僧則步履雍容。以整以暇。瀕行。囑其徒曰。爾先回。旅舍漸米。為炊。予回時。須飽餐一頓也。謹記勿忘。未幾到場。衆咸屬目。黎語曰。以何者為鬥具。僧曰。惟君自擇。老衲白手不持寸鐵也。黎聞言愈恐。妄謂曰。爾勿過驕。佇看余取爾老命。乃挺巨戟。如饑鷹側翅。凌厲而前。直向僧心窩。猛力刺去。僧略舉左腕。撥之。戟已墮。黎再拔腰間劍。作旋風舞。寒光閃閃。向僧亂磨。僧不慌不忙。左右躲避。曆時許。側身疾出。黎腋上反掌。傳其背。復以趾蹴之。顛黎尙奮不顧身。起欲再鬥。僧以指削其手。手若斷。雙劍飛於數武外。而身又旋撲地上矣。斯時兩旁觀者。睛為之定。目為之呆。而喝采之聲。喧騰耳鼓。黎既敗。其徒欲前赴救。經衆訕阻。卒不敢前。僧亦從容而去。

婁天權曰。老僧有超軼之藝。尚不肯輕於一試。何物狂奴。乃敢以技欺人。非僧省事。

雙臂早卸矣。

●吳氏昆仲

佚名

吾黟橫岡村。吳某綽號寸筋。神勇異常。精技擊術。弟綽號寸半。亦勇武絕倫。善使鑢。百發百中。某年遊燕地。遇老僧。習蝴蝶勢。盡其能而回。鄉里有不平事。必正氣理直。不依者皆懲之。里人奉之名亦大著。昆仲往屯行賈。經桃源洞。洞爲黟之口界。拾級上升。是時玉兔朗照。星點猶稀。涼風拂面。意興多濃。評山品水。笑語喧譁。寸筋撮唇長嘯。山谷爲鳴。更進數武。偶見黑影。瞳瞳徘徊路左。就前扣之。知係黟山寺二尼也。黟山寺建自宋朝。殿宇宏壯。鐫刻精良。尼僧極衆。住持佛圓。年屆花信。性蕩不檢。幼時曾習劍術。技精冠衆。全寺尼僧屈奉之。莫敢誰何。佛圓每當昏夜。有少年經寺前過者。均攔入不當。意者幽之於後院。是夜遇寸筋。昆仲力邀入寺。至一室。壁懸弓矢。廊列戈矛。心竊疑之。尼出反扣門鍵。知非善意。將凶器盡皆挫鈍。仍舊懸插。危坐待候。動靜時交。三更門鍵下落。有二少尼入。引寸筋。昆仲至內房。寸筋不與吭聲。曰。慈悲之地。豈可作藏污之窟。少尼合十曰。我師佛圓之名。爾不聞乎。若不從。必處死。寸筋怒飛一腿。尼向後倒。寸筋

乘勢登屋。用瓦擊之。尼亦追上下。逢寸半。用鑣殺之。應聲下墜。一尼遁去。報知佛圓。佛圓鶴子翻身。已持箭登屋。正見寸筋。覓入處。白光一閃。寸半鑣已格到正中。箭鋒鏘然。有聲。箭竟墮地。佛圓空手。無援。急思逸去。携壁間弓矢。見器盡毀。寸筋昆仲亦追至。訴其罪。用鑣吭喉。并縱火焚其廟。尼衆多遭火。却火光熊熊。有老尼乘勢逃出。投入剪灶。
(地名)河化爲頑石。噫亦異矣。

馮鐵頭

清涼道人

以技凌人
已非善士

自以頭爲
鐵而人亦

吾邑新市鎮西廟前。有馮允昌者。以賣腐爲業。勇力發人。而其頭甚勁。每與人鬪。輒以撞之。罔弗披靡。由是氣凌一鄉。無敢與抗者。偶與西廟道士忤。馮於五更磨腐時。潛挾廟前二石獅。置諸廟門之外。明日道士見而異之。僱人昇置原所。不數日。馮又如之。如是者五六次。道士費抬昇之值。不貲而心疑焉。夜潛臥於廟門之內。以覘其異。一日五更。聞馮店開門聲。見其挾獅而來。始悟由於前此開罪之故。遂啓戶出。向馮謝罪。懇求馮大笑。復以獅安於原所而罷。其鄰有與暱者。謂之曰。子頭誠有力。倘以石擊之。恐亦不能當也。馮拾一石大如碗。擲於空中。而以頭承之。崩然有聲。石迸去而頭不傷。人太

以鐵頭之
於是鐵頭
遂欲昂頭
天外矣

一挾乃且
成焉

鐵頭之
禁挾乃如
此

懸布而登
技亦非神
祇可以驚
庸衆耳

駭。遂以鐵頭著名。一日馮偶潑水於街。適陝西皮貨客張姓者過。誤潑其衣。張微詈之。馮惡聲相應而出。揮之以拳。張不與較。馮從後趕上。以頭撞之。張不回顧而略側其身。馮頭適入於肋間。爲其所挾。竭力搖拔。不可脫。張笑曰。吾知汝爲馮鐵頭。然不知汝頭果是鐵否。吾當試之。於是駢兩指就肋間擦之。馮若以利刃刊其頭骨者。痛不可忍。不覺失聲而號。張曰。若然則非鐵頭矣。且放汝去。再加純鋼鑄鍊。吾當復來與較也。遂釋之。緩步而去。馮之頭紅腫者旬餘。自後深自斂戢。頓改故態。

婁天權曰。鐵頭亦可謂勇矣。使不自恃其勇而日進不已。何至爲人所制。乃凌侮鄉鄰。暴虐過客。即無張客。吾知伺其後而欲有以警之者。必更有其人在也。區區兩指之加。猶其幸焉者爾。

●襄陽女子

琴齋

嚴安襄陽人。佚蕩不羈。少從力士高平學。七載及卒業。能於高百尺之雉堞。懸布以登。鄉里神其技。咸師事之。莫敢誰何。安亦自詡其能。怙才傲物。橫行荆襄一帶。一日步至南陌。見一女子。嫋嫋而來。安艷其色。夾道要之。女子怒曰。若必欲以力欺弱女子耶。安

兇淫之極

設此女而無防身之技已不堪設想

安閒之至

真不量力

此女當曰獻醜獻醜高平亦庸無怪其徒

顧而言他。女子批其頰。安自負好男子。豈肯低首下心。屈服於石榴裙下。亦起拳擊之。女格以手。安號痛疾出七首。七首鏗然落。又出矢。不中。知非女敵也。遂遁。女子亦不追。而去。安歸。泣告高平。故甚其辭。平惑焉。跡女子數日。不得。一日。客有自鄂州來。談洞庭湖女盜。慄悍官兵。莫敢近。安曰。何謂也。客告以狀。安怦然心動。請於師。同入岳州。四出招之。一日薄暮。二人沿湖閒步。一女子自蘆葦間出。曰。來胡遲。無爲吾望爾也。乎。安審女子狀。揖其師曰。是矣。女子曰。若必欲甘心於予者。予亦無所懼。前去不六里。有庵曰。定性。小姑居處也。余將在此。俟乃一躍御風去。平從之行。女入寺。平亦入。女子乃坐堂上。怒目向平曰。客有何能。胡相逼至此。平出劍。女指之曰。毋須。是劍應聲落。笑曰。技止此乎。休矣。聞子亦江湖豪客。姑免汝曷早歸去。平不敢仰視。縮首徑去。歸誠安。安自此不敢肆其接物。待人恭而有禮。前後如出兩人云。

婁天權曰。吾聞拳家有隔步點穴法。不必近身而能使敵人應手而倒。女子之指落平劍。得毋是乎。

北人欺南
人若出
於公理

何前倨而
後恭一笑

大爲南人
吐氣

戊戌以前燕京土著頗敬禮南人論者謂翁常熟執政權多屬南人故北人側目耳然
蚩蚩之氓官閥似非所知亦非所顧相傳有匪首某甲者康八之類也黨與殊夥平素
橫行無忌尤好魚肉南人某科會試江南舉子聯袂入都匪首捧沸湯一盂立通衢遙
見一士人衣履都麗弱不勝衣千于而至匪首故從旁驟出向之抵觸湯濺其衣淋漓
幾滿士人前行如故匪首轉奔執之曰償我湯來文士笑曰若污我衣反責償湯天下
寧有是理匪首氣暴聲粗呶呶不已士人益和顏悅色匪首竟洶洶然勢將用武士人
徐拊其肩曰何必何必匪首遽長跼不起士人乃曰我江南舉子也寓某衡衡言畢揚
長而去移時其徒呼嘯至見之訝曰天寒風烈何爲乎泥中匪首曰足痛不能起耳并
告以故其徒乃往哀士人籲懇良久始允偕返微拍匪首之肩曰去休須知江南人不
易欺也匪首應聲起立嗣後京人咸知江南人善內功不復敢輕視矣
婁天權曰江南文弱之風素來騰諂於人然稗史紀錄往往奇才異能之士胥產於
斯有高出於燕趙健兒萬倍者觀此益信

●陸驚驚

佚 名

安詳如此
何得冒昧

知己知彼
戰則必勝

抵死不悟
可云笨賊

此一擲甚
於加刃

易也。以故目無餘子。橫行於燕趙之間。某夜入一巨宅。深木登樓。倒掛簷前。破櫺內望。見陳設精緻。圖書刀劍紛然。雜列一纖纖女子。臨風欲倒。弱不勝衣。徘徊樓中。狀頗疲倦。俄頃據案兀坐。秉燭觀書。目不旁瞬。几側一垂髻婢。女香夢方甜。乃破扉入。搜檢衣飾。畢將行。遽前輕拍女肩曰。略分爾金。容日歸。趙女挺身起。大聲曰。咄咄鼠輩。竊物只竊物。敢溷乃娘耶。蓋盜之入也。女已知之。見其技非己敵。以爲彼即捆載而逃。不難追之。復返故置。若罔聞。茲盜竟敢侵犯。不禁勃然大怒。盜覩女倒豎柳眉。圓瞋杏眼。殊形惶恐。不知所云。繼念余固橫行燕趙間者。此纖纖一弱女子。何懼爲。因曰。予有絕技。請獻於姑娘之前。遂向壁躡足而上。如登梯然。及巔乃翻。然下。女嗤之曰。技止此乎。盜曰。此飛簷術也。縱觀宇宙間。有幾人能擅此技哉。女曰。天下豈少藝高人爾。太目無餘子矣。爰挽玉臂。兜綉履。亦躡足而上。較盜尤迅捷。及巔復返身貼壁徐步而下。淡白梨花面上。不露毫末紅潮。顧謂盜曰。較爾技如何。盜大驚。自慚弗及。屈膝求免。女卽擲諸窗外。厥後盜匿跡山林。而女亦不知所終。

婁天權曰。女子非有驚人絕技。豈敢昧昧與劇賊抵抗。賊之得以保全生命。真是傲

倖。

●九江公子

佚名

有九江公子者。自其父長沙太守任歸。夫婦二人年俱二十餘。一子尙在襁褓中。啟行之日。服御鮮華。輿從赫奕。有盜十餘輩。見而心動。駕一小舟。隨其後。將至中途。劫掠而公子老成特甚。天明始開。未暮即泊。泊必於人煙稠密之區。離九江僅數日程。盜探知前無可下手處。議欲散回。一盜曰。公子長途辛苦。歸必憊倦。伺其憊倦而劫之。是吾失之於途。而取償於家也。且數千里相隨。顧乃徒手返乎。羣盜以爲然。乃復隨之。公子既歸。數日盜見其門庭寂靜。意防範已疎。乃於夜深人靜時。各懷器械。踰垣進。歷屋數重。直抵公子臥室。見左邊屋內一燈熒然。光透戶外。俯聽之。則公子夫婦方共弄兒。以爲樂。凡盜入人家。必先探主人之勇怯。以爲進退。一盜方振其手中叉。作聲以觀室中。張皇與否。而室中聞之。即吹滅其燈。寂無聲息。一似未嘗聞者。盜心疑不敢遽下。少頃忽見中室扉豁然開啟。公子與其妻先後出。公子黑布裹頭。身被一短襖。襖與褲相屬之際。束以黑綾。左手執炬。右手操兩斧。其妻裝束略同。惟裙則曳起兩前幅。拴腰際。以綾

賊無空顧
何怪其戀
戀不捨

此例不知
作者於何
知之

盜而明火
執仗者有

之矣。明火盜者。亦仗斯不。執奇乎。亦容不迫。從堂堂鼓。雖以禦千。萬敵兵亦。可現區區。小賊後進。豈敵操券。勝婦有操。斯之有才。將來拜謁。一盜而復。強盜落他。有流日可。鄉之笑可。發一不笑。不敢不視。公若其斷。不若其斷。養料正大。可懼少年。豈易欺哉。此之謂斷。路強盜一。

綾束之。左手執炬。右手持雙劍。既出。公子置其炬於左。分執兩斧。面東立。其妻置炬於右。分執兩劍。面西立。背相抵。立既定。公子乃以斧指屋上曰。下盜大駭。然計無可避。乃推一能者先下。妻聞其墮地聲。回顧公子曰。離耳。君一人足了之。無俟我為矣。即收其手中雙劍。携炬而入。公子正立。俟羣盜次第下。乃哂曰。汝輩技倆如此。誠不足膏我斧。今日問來此。奚為盜魁。黻棘對曰。公子之能如此。更何奢望。惟念從公子數千里來。欲歸無資。倚賜以小資。斧俾不至流落他鄉。幸矣。公子曰。此細事。吾當給汝。然須靜俟。庭中無稍動。動則吾不汝宥也。乃亦收其雙斧。携炬人少間。手千金自室內遙擲。庭中曰。汝輩得此。可歸矣。雖然。出宜小心。毋驚吾下人也。言已。闔扉進。初羣盜空手來。故能逾牆。今手携千金。勢不得不由扉出。猶幸臧獲輩俱酣睡。無有覺者。迺逡巡而達最外一重門。突聞旁屋內有人詰問。為誰盜。念出此則天空任飛矣。復何懼。且聽其聲。年亦甚少。乃不之顧。爭前拔關。而其人已手一梃。啟戶出。見羣盜洶洶。即持梃奮擊。須臾連撲數盜。於地呻吟不絕。餘盜震懾。羅拜乞哀。兼述公子言。其人笑曰。此門吾所司。既公子意若此。姑不留汝。雖然。爾翁連日缺杖頭資。手中物可留下。勿將去也。盜唯唯。從命。乃俟。

笑

其啓門扶起仆地者鼠竄去。

婁天權曰。亂世尙武。武備曷可少哉。今中原羣盜如毛。民生塗炭。其實不能及當日。萑苻中人之身手。徒仗鎗炮橫行耳。苟值能者。猶摧枯拉朽也。武備曷可少哉。

鐵布衫

臯旭

俗所謂若要黑心人要吃素隊裏尋是也。比我國現在之警察如何。

恐怕無此能力

始以理喻

普陀香市甲天下。每屆大士誕晨。香客雲集。有馬紐子者。以菩提面目而具羅刹心腸。每借朝山之名。實行其欺騙盜竊手段。佛教中之沒照巡。卽所以壓制若輩而保衛良善焉。顧非具好身手。不敢任。因其旣爲照巡。不免有所結怨。苟一不慎。卽首領不保矣。當光緒中葉。普陀之照巡爲德州僧。年七十餘。山東德州產。固以地名名人者也。性慈善。工技擊。惟不輕示人。儕輩亦知其能。不敢與角。香市時。馬紐子因德巡查嚴肅。未能暢所欲爲。心實銜之。欲得而甘心。而未得。間某歲。德負經數十部之杭。途遇馬紐子數十人。要於路。勢將用武。德乃站步問何所欲。曰。爾昔日以坐山虎欺辱同輩。今日狹路相逢。我輩將以子之道還治子之身耳。於是一擁齊上。拳脚交加。德急止曰。爾輩欲以此區區者而傷和氣耶。昔日之事實我職守所在。不得已。爾衆復譁噪不休。勢必一決。

見弱女而
欺非丈夫
行徑
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

遇弱而摧
之

逢賊而逃
之

險郭疑有盜匪出沒因加意防備焉俄覺身後有步聲甚急回視之一妙齡女郎也郭欺其弱倚弓而待及稍近飛一彈女以刃格之彈鏗然墮地郭駭連發二彈均不中懼急反奔女蹤之生擒焉郭自度必死而女愛其貌相與燕好越數日郭以期促不敢延請去女謂之曰君去妾不敢留惟有以囑君者幸垂聽焉過此有一山吾妹實守之妹藝非君敵幸弗傷之越山又有一嶺吾姊居焉姊足跛然力敵萬人非君所能當以妾之事哀之當得脫去此而往盡大道直抵燕京事竣之後如不以妾爲鄙陋同居山林妾之願也郭唯唯遂別去無何抵一山一小女子當道郭乘一時之氣忽忘女言發一彈女不能當洞腹而死郭懼遂急走有頃又抵一山果見一中年婦跛一足扶杖而至呼曰孺子何能乃越兩山郭謂其無能女言特愚我耳乃應之曰兩山之寇盡傷於此弓婆子有知速讓道婦聞之大怒持杖奔郭郭發彈擊之不中連發數四俱爲婦所得大驚棄物而走素聞海門有楊某者仗義疎財好交結與之遊者悉逋逃客遂往投之抵楊門遙見肆中有一孩方自樓墮下郭縱步而至以掌承孩時楊適經肆前亦以掌承而乃在郭掌下郭回首知爲楊亟釋孩拜之楊仰其勇與之語大悅邀至家率子

狂態可掬

弓矢爲我
國之技中
最外之武
器乃人而
能嫻之而
我國軍人
反自愧不
如不敢與
較豈不羞
煞

姪拜之。郭遂居楊家爲拳師。楊本無賴。里人悉憚之。自得郭益恣橫。楊之甥某藝劣而驕。嫉郭能。譖於楊。楊自是漸惡郭。會楊與郭往蘇州。時當道知楊暴捕楊置之獄。郭遂星夜奔海門。取銀物復到蘇。爲之賂上下得免於禍。楊感之。置酒爲壽。郭戲謂楊曰。當某返海門。已夜闌。未叩閤而入。見君家三姨。方袒裼而臥。楊甥聞之。謂楊曰。舅以堂堂丈夫。而三姨爲人污。不知報反。引爲知己。能不爲人笑耶。楊大恨。思殺之。而苦藝不敵。乃設阱。置石灰。和以水。飲郭酒。使醉。陷之。於其中。使壯夫十餘輩守之。郭反覆飛騰。卒不得出。遂斃。說者謂郭負女郎。宜得此報云。

俠魂曰。郭麒麟少年輕薄。恃藝自矜。卒無善終。足爲一般無行輩之炯鑑。

●神箭鮑超

史別抱

清中葉。黑龍江某將軍幕下。有武官名鮑超者。魯人。非咸同時之鮑超。能舞五百斤銅棍。如宜僚弄丸。雷閃風馳。花飛雪滾。將軍賞之。而不知其神於箭也。時中外已漸通商。有俄國大臣來謁將軍。意態倨傲。蔑視中國。武人自誇能於百步之外。以箭射所畫之的。百不失一。試之。果驗。將軍大慚。顧謂左右曰。有能若是者乎。衆惶恐弗敢應。俄臣

賴有此人
一洗斯恥
且能使外
人駭服

百餘年中
國之不幸
似有天幸

大笑洋洋有得色。忽鮑超起曰。某略嫻薄技。請與一角可乎。將軍許之。鮑乃折一花朵。命人高擎於手。笑謂俄臣曰。觀之。吾能於二百步外。擊中花之右面。俄臣不信。以爲此誇辭耳。區區一兵官。安能有此神技。已而鮑數箭連出。右面之花。瓣紛紛作蝴蝶飛。而左部之花。仍在手中。一無所損。俄臣大駭。與之握手爲禮而去。於是神箭鮑超之名。聞於中外。將軍忌之。旋假他事革職。鮑超罷官歸。年已六旬。鬚髮花白。而精神尤矍鑠。不衰。時山左患獸。有野熊。啣二童飛過其門。鄰人請鮑殺之。鮑諾。佯僂而前。熊猛撲之。鮑徐以兩指點其額。此熊即撲地死。

別抱曰。鮑超之技。足稱神勇。所恨者。未能展其抱負耳。書此爲古今埋沒之英雄。放聲一哭。

●珠孃

孫錫麒

平鼎者。南譙之老拳師也。名噪大江南北。一時無出其右。中年失偶。伯道無兒。惟一女依其膝下。女名珠孃。貌雖中姿。而盡得乃父之技。平有此女。愛若掌珠。故亦不願續娶。使弱女受苦。平性喜幽靜。厭城市囂雜。乃遷其家於豐山之麓。結屋三椽。耕田五畝。逍

此言豈越
越者之口
吻

老人頗得
操縱之術

遙意得淡泊自甘。視彼終日營營於污濁空氣中者。真有霄壤之別。暇則授珠孃以技。凡越牆超屋。短劍長刀。珠孃無所不精。顧平已老。珠尙待字。一有風波。孤女何託。求婚者雖不乏人。皆以不合而去。女年十九。猶是小姑。無郎。一日有客來。鼓其如簧之舌。謂城內陳演生者。才貌兩全。兼精武藝。使君得此東床。老懷大可告慰。平聞之喜。欣然許諾。擇日結婚。召珠孃而誡之曰。父耄矣。行將就木。今日爲兒擇得佳婿。死亦瞑目。然兒此後爲陳家媳。公婆有所責罰。在所不免。兒惟守婦道。不可越禮。卽夫婦間稍有不懌。亦不可動手。當知夫婦和睦。爲一生之幸福。且去後尤不可顯技於人前。言盡於此。兒其記之。珠孃惟含淚受教而已。自珠孃歸陳。孝翁姑敬夫婿。操持內外。頭頭是道。惟其技則終年不一顯。陳本聞珠孃能技。擊及見其不言武藝。似爲庸弱。可欺。遂露輕蔑意。初則詈之。終則辱之。終且嘵嘵不休。珠孃忍無可忍。思與一角。每憶父訓。欲動輒止。乃歸訴諸父。平但慰之曰。兒姑忍之。後再爾。父將有以處之也。珠孃領之。及返。陳又待如前。不得已。歸告其父。平曰。明日當往陳家。但汝非經余喚。不得出見。珠孃曰。諾。越日平往。陳心憚虐女事。爲其發覺。平則佯爲不知。只叩其家常瑣事。對答問平仰面。偶唾黏

天下人固
不可以皮
相得之

涎一塊適中梁間。梁高數丈。除之不易。陳心惡而不敢言。平忽呼曰。珠孃何往。余來許久。何不之見。言未畢。而一聲老父出諸屏後。珠孃徐步出矣。平曰。妮十放縱。余來許久。不見汝形。汝果何爲。平日偷閑。可知。珠孃未及答。平曰。余偶唾痰適中梁間。速爲我淨之。無使人作惡也。陳頗以翁言爲謬。謂如此高梁。又無梯磴。而令一無能女子除之。豈不大奇。方自忖間。見珠孃托紙二張至梁下。身微蹤如蛺蝶。穿花飛舞。直上而梁間。餘唾點滴不存。陳不禁咋舌。平乃謂陳曰。小女無知。嬌憨已慣。吾婿切不可溺愛。當作者必令其作。苟不聽教。爲吾言之。吾不貸也。陳唯唯。自是不敢復虐女。

婁天權曰。若老人者。始可與處理家庭已矣。

國技大觀

●拳師言行錄

譚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堇姜俠魂編輯

▲復仇篇▼

●譚賽花

嘸嘸生

切富濟貧
陽則俠而
跡則盜
賽花智識
不其遠上
其兄之論
即讀書未
道者亦上
必趕得上

譚賽花。俠女也。忘其里居。隨兄某奔走。流寓通州之營防港。賽花性沉靜。不苟言笑。精柔術。單刀是其絕技。兄亦以技擊鳴。生而驍健。貌惡陋。賦性喜抱不平。嘗強借富翁金錢。於黑夜投貧乏家人。以此祇知其勒索。不知其能周急。大盜之名。或有所加。毅然不顧也。賽花數諫之曰。柔術一道。造詣功深。原當救人患難。惟刦富濟貧。不能大白於天下。竊爲兄所不取。自妹觀之。莫若斂手。否將遇害。兄不聽。行之如故。時諸守財虜恨之。徹骨。欲得之以去。後患聞某寺僧有奇勇。出金以招。僧傲然應。請先往試。一日僧喬裝

賽花之藝
亦高其兄
百倍

陷義士於
罪惡此僧
大非善類

殘虐甚於
盜賊

殺得爽快

國技大觀 譚賽花

二

復仇篇

募化形。抵其門。口喃喃誦經。賽花見之。耳語。兄曰。此有道者也。不可不獻小技。兄遂以。小錢一枚。擲入木魚中。且語曰。速去。毋庸喋喋。僧退。錢出。還歸原處。亦語曰。區區一錢。何足重輕。遽爾面紅氣急。度量亦何小也。脫然去。兄亦不與較。僧此來於兄之技術。雖未能窺全豹。即此一錢之擲。已足見其崖略。急往謀諸富者曰。譚某技藝過人。非愚僧一人所能敵。擬懇誣以某案。請兵會剿。衆然之上其事。於州牧派兵守要處。僧率捕頭十餘人往擒。與兄遇。諸塗塗次有溝水可八尺許。兄恐衆寡不敵。一躍入河中。僧隨之俱下。未幾波濤大作。水聲隆隆。僧乃昇兄出矣。一再訊鞫。無供可認。諸貧者爭爲之判。白而知州某卒以黃白物昧其天良。嚴刑酷答。勒令成招。斷頭臺固早高築也。賽花聞信。悲不自勝。欲待蒞場。刦回則冒不美之名。且恐難以得手。否則兄受莫白之冤。無從報復。籌思至再。忽厲聲曰。誤矣。有僧在何仇之。不可復也。乃詣兄處相見。午砲一鳴。兄已身首異處矣。賽花殯兄。竟急思報復。遂操短刀入僧寺。匿於佛櫬中。移時知僧於樓上禪定。飄然一躍。越樓窗而進。當僧未瞥見。賽花時覺寒氣凜凜逼人。肌骨知有異。捲身入櫬中。以故賽花一擊未中。然賽花身藏利器。僧則手無寸鐵。成敗利鈍已早逆料。

在先不轉瞬。間畢其命。而醢其身。賽花既復仇。反覺人世間了無公理。乃割髮爲尼。自是終身不復研究柔術云。嗚呼。俠矣。

嗷。嗷。生曰。刦富濟貧。不使人知。坐受不美之名。有識者固不爲。賽花對於其兄。婉轉勸之。此賽花之深明大義也。及至其兄身被陷害。沉寃莫白。乃不惜以纖纖弱質。出而爲冒險之舉。蒼穹垂佑。卒能手刃兄仇。所謂巾幗英雄者。非歟。豪俠如此。而乃割髮爲尼。人世間了無公理。其然豈其然乎。興念及此。吾不禁泣數行下。重爲今世悲矣。嗚呼。

●碧月兒

孤星

滇屬廣南。苗獠雜處。風俗與中原迥異。以陰歷六月朔日爲歲首。元旦後旬日間。爲晏息之期。期中盛會。以角逐武藝爲最著。苗民分南北寨而居。至賭賽之期。兩寨各集其衆。勝則取敗者之屍歸。燬之以爲肥料。有司不爲過問。蓋惡俗也。北寨有李老兒者。有子一。已娶婦。婦名碧月兒。亦苗種也。頻年以來。南北交戰。北寨輒負。李老兒死之。碧月兒與夫謀。蓄精習其技。明年賽期。爲翁復仇。夫聽其議。由是刀桿叉矛等。

有此孝婦
蠻苗中乃

苗人乃知
用智大奇

深得兵法
之奧

可謂叱咤
風雲

術。兩人夙夜工習。技以大進。至明年復值賽期。夫婦請於寨長。願爲前役。寨長嘉其志。逕允所請。及期兩寨各列數百人。以歷年積忿故。仇視已深。凡與賽者。莫不奮勇爭先。自晨至午。格鬪三小時之久。南北互有死傷。寨長因下令翌日再決。李家夫婦雖奮勇。然北寨之從者。不及南寨之健全。故無以取勝。能不敗北。已全仗兩人之力矣。是夕碧月兒與其夫商議。深以敵強我弱爲戚。其夫曰。明日當設一計。使衆人先登。吾輩伏於間道。以襲之。碧月頗然其說。因密獻其言於寨長。寨長爲之首肯。不及天明。夫婦戎服而出。時當盛夏。野外草長叢陰。濃綠兩人擇深處伏之。晨曦旣啟。南寨即嚴陣以待。亡何南寨之衆。以次第來集。仍交鋒如昨。碧月兒夫婦作壁上觀。不及時許。北寨力漸不支。南寨進逼益迫。兩人見之。怒髮上衝。壯心驟起。驚從草中躍出。直撲南寨。橫攻其陣。南寨出於不意。陣爲大亂。兩人盡平生之技。左右撲擊。所至無敵。漸入陣之中。堅南寨有勇健者。見此情形。僉以全力禦兩人。敵勢漸勁。其夫偶一不慎。爲敵矛所中。傷及右臂。不能舉其器。碧月兒見夫受傷。怒火益燒。誓不兩立。其夫旋爲人所擒。碧月兒出死力以救之。以左手挾於懷中。右手仍鏖戰如前。知力已不能取勝。思挾其夫衝陣而出。

孝義勇俠
一身兼具
碧月兒誠
可人

會南寨前敵。聞中堅陣亂。稍稍却退。北寨乘勢擁衆而前。碧月兒見援兵至。氣爲之壯。時左腕及右膊已受重傷。當氣盛之時。遂不覺痛苦。其夫又爲敵人箭中足趾。奄奄懷中。僅存一息。迨北寨之衆擁至南寨。寨長急下令止退。然北寨方乘勝前驅。勢已不能止。步陣爲大亂。前之與碧月兒格鬪者。遂無意戀戰。乘間他竄而去。碧月兒以夫故。亦不之追逐。挾其夫以歸寨。是役北寨遂獲全勝。碧月兒夫婦治傷兩月而愈。南寨死亡者北寨概取而燬之。以報李老兒之仇。

孤星曰。滇黔苗民。素無教化。復仇大義。尤所未知。然而雞羣或生鸞鳳。葦中且產芝草。若碧月兒者。誠苗族中之鳳毛麟角也。既能爲翁雪恥。又知力護其夫。苗族也。而有斯人。是可傳已。

●蕭依梁

佚名

某邑有拳技師者。蕭其姓。依梁其名。豪俠成性。放誕不羈。膂力方剛。遂以除害鋤強爲己任。喜與人鬪鬪輒勝。故鄰里間之少年。羣震其名而懾其勇。莫敢侮之。弱冠時。其父畀以鉅資。令往漢陽貿易。踰年喪資歸。父詰其故。以習拳棒對。父笑曰。姑試之。依梁右

其父想亦
是技擊專
家

負傷復仇
其勇何神
然而險矣

勇哉依梁

圖技大觀 蕭依梁

大

復仇篇

手一揮。仆父於門外。父喜曰。是兒所習。不負。曩時耗散之資矣。因復論往漢陽。畢精其術。時漢陽之俗。角力者之勝負。必取決於播臺。臺高數丈。廣十餘丈。居民特建之以爲鬪者也。凡有願決鬪者。賭金百兩。錦二疋。勝者挾之歸。不勝則必如數以償之。一日。值該處開競武大會。依梁亦與焉。有善鬪者曰李楚雄。率其徒數十人。集播臺下。已乃飛身登臺。金錦如數置其上。大呼曰。吾李楚雄也。有能與吾比較者。若勝則金錦具在。不之吝也。一時旁觀之人。久耳李名。胥莫敢輕於嘗試。依梁候聞斯語。卽應聲曰。君毋饒舌。亦知湘南有一蕭某否。言次。亦聳身而上。各袒裼揮拳。兩不相讓。楚雄躍而左。依梁亦左。楚雄馳而右。依梁亦右。酣鬪半晌。適成勁敵。臺下觀者。罔不縮頸吐舌。嘆爲雙絕。已而依梁稍懈。楚雄以左手挾其肩。出右肱擊之。傷右脅下骨三支。血流及腰。依梁忍痛曰。嘻。余今日敗矣。楚雄因其傷劇。亦遂釋之。依梁暗喜。亟乘其怠。以手按其肩。舉足揮之。遽墮。楚雄於臺下。其徒衆暨旁觀者。乃大譁。依梁笑曰。諸君中更有好身手之健兒乎。不妨登臺一試。余興正不淺也。斯時聞者。見其神勇邁倫。雖身負重傷。而談笑自若。均義之畏之。辟易數十步。無與角者。依梁遂左持金。右挾錦。一躍而下。欣然返寓。幾

此子亦是
不凡

非老於世
故者不辨

技雖佳其
如難敵依
梁何

忘其傷。其朋輩聞伊轉敗爲功。爭來問訊。依梁出錦示之。則腥血泔泔。尙未乾也。調治數日。患處竟愈。由是依梁之技。遐邇咸知。

迨次歲。遊倦思親。逆歸濱水。鄉中少年。竊然宗之。盡傳其術。未幾父死。哀毀逾恒。遂誓終身不與人鬪。率生徒以遊獵爲業。而東郭之三窟。兎南山之白額。虎幾無噍類矣。初。楚雄傷於墮。折右足骨。將死。囑其子少雄曰。湖南蕭依梁。吾仇也。播臺貽辱。誰不知之。吾日以湔恥爲事。而竟皇皇未成。汝其繼吾志。其子泣受命。練十稔。而技成。往來濱江。徧覓依梁。冀雪父恨。旋偵知係居某村。逕叩其扉。問依梁何在。時依梁年已古稀矣。方倚門閒眺。見來者憤怒之狀。流露眉宇。間知非善意。亟延之入。詢其故。具以告。依梁曰。蕭依梁。余師也。日前有虎來境。噬人無算。衆特迎余師捕之。早已率諸徒往矣。子遠道奔來。未獲晤面。其如虛此一行。何。少雄不答。以足踏爐火中。染其灰。謂依梁曰。我爲汝師。不遠千里而來。誓必一決生死。然與汝無涉。今略呈小技。汝曷觀之。師歸。幸爲我告也。即飛登樑。間以雙足挾樑柱而已。身倒懸。印灰痕於樑上。已而飛下。又以其技炫於依梁前。依梁曰。觀止矣。師若至。其將謂余何。余不敏。請爲子滅之。語畢。飛身騰躍。亦倒。

小巫安得
出大巫

金玉之言
可以發人
猛省

此少年亦
靈警可愛

懸樑間出巾拭其跡復飛身下下而復上者三少雄大驚因其徒尙若此其師之技更不問可知矣迺心怯告別依梁携之入室餉以酒食酒半醺依梁謂之曰余師依梁先生天下之善鬪者也老年不倦精力過人其徒數千人盡得先生之秘恒從先生遊今吾子不辭跋涉挾重仇而來其將甘心於先生也明矣雖然事若失敗吾子必不能生還事苟獲勝則數千弟子又焉忍坐視耶雖冤冤相報天理循環而仇往仇來終無了日先生行將至矣余憐子爲異鄉人用敢推誠相告爲今之計不如歸休少雄聆言忽有所悟感謝返鄂不敢與爭而依梁亦嘯傲煙霞只談風月深居簡出頤養天年後遂無知依梁者

婁天權曰凡人至生死相撲時尙何有仁慈之念不此死則彼亡耳李楚雄知己之辱而忘人之辱其量已不廣臨死一言幾使其子亦遭不測其誤孰甚

●吳絳霞

頑石僧

蜀人吳某精技擊善槍法發無不中素藉獵爲生相依祇一女小字絳霞美而慧幼自父授深得個中三昧能投石取飛鳥其矯捷猿猱不若也吳常入深山巖谷狩取羽獸

恃勇冒險
未免輕視
其身

幾乎葬身
獸腹

一心祇在
復仇不復
計及利害
其孝可嘉

霞隨而任。負獲之役。習以爲常。一夕。皓魄當空。明若白晝。吳飲微醺。携槍作夜獵。霞欲偕往。吳固止。並囑謹守門戶。已乃隻身入山。萬籟無聲。涼風侵骨。草叢狐兔。見人紛紛。驚竄徘徊久之。毫無所獲。倦而思返。驟聞怪聲起於後。視之。巨獸焉。高與人等。黑毛茸茸。目現奇光。獠牙如白刃。吳不識何獸。即發槍射之。中其股。獸受創。張口怒目。猛撲吳面。相搏良久。吳雖勇。匪獸敵也。垂危之際。適霞因父久出不歸。故踵尋至。飛石逐之。獸始遁去。時吳已咽受重傷。旋創發而殞。霞大慟。誓必報復。葬父畢。懷刃進山。覓獸之巢。穴盡日無所見。已暮雲深合。迷歸途矣。不得已。匿一石窟中。爲藏身計。虎嘯猿啼。聞之胆落。飢餐松實。渴飲泉水。數日無所見。一日傍午。霞足創難行。方坐石垂淚。遙覩綠陰深處。一物踞啖野味。審之。殺父仇也。霞恨深切。骨躡步。其後奮力刺之。獸負痛吼聲震山谷。返身猛攫。傷霞一目。痛極幾昏。獸亦起身向高山飛遁。霞不及他顧。竭力窮追。攀藤附葛。衣履盡敝。面手鮮完。膚卒達絕頂。視獸已僵。乃剖其心。哭奠父前。竟自刎以殉云。

婁天權曰。絳霞雖有勇技。然孤身與猛獸搏。設仇未復而生先。喪將何以慰父魂於

泉下剖心哭奠自刎以殉亦天幸也。

●陳少奇

佚名

可謂堅心

可謂武勇

婦女尼僧
非具有好
身手者決
不敢與人
較藝

陳少奇者鄂人。生有勇力。幼入蒙塾。好與諸兒鬪。輒扑其曹。師屢戒之弗悛也。弱冠後。父母相繼逝。乃廢學從事於技擊。聞有勝己者。雖遠隔千里。必以重聘羅致之。盡其道。乃已。家本豪富。以是故中落。遂挾其術遍歷大江南北。設廠授徒。故事凡教拳勇者。所至皆有廠人欲與鬪。即於廠中決勝負。徒衆咸作壁上觀。敗則廠歸勝己者。名曰奪廠。陳自出遊。曾奪廠四十有七。由是名益噪。徒衆至數千。一日遊湘省某鎮。遇一僧。自稱是少林支派。耳陳名。堅求角藝。陳與鬪。敗之。僧曰。爾術良善。余自愧弗如。余有姊。技出余上。若不以喪名爲懼。明年此日。仍相見於此。陳諾之。至期。陳率高足十餘人隨以往。至則一女尼及僧先在焉。尼合掌語陳曰。余弟鹵莽。開罪檀越。今蒙賜教。願立生死狀。陳異其言。知爲勁敵。然已至此。無所逃避。卒如其言。彼此署狀畢。即合鬪搏擊。兩小時未分勝負。約以次日復如前。至第三日。鬪方酣。尼兩足忽爲陳所得。擬倒提而擲之。尼遽翻身向上。以兩手扼陳喉。斃焉。徒衆見陳已死。欲羣起毆擊。爲陳復仇。僧亦努目相

爭一時之
身遂至亡

彼此無仇
而必出詐
計斃之以
掩其拙安
足爲勇

若非生得
乖巧甯有
幸耶

向尼方踞地未起急止之曰無須也余要害已受重傷且脛骨亦粉碎不三日當死矣往驗之果信遂罷鬪。

病骸曰技術但可緩急一用之好勇鬪很死何待言。

●馮英

善之

海門西鄉馮英習拳術曾徒手與牛鬥勝之一鄉稱神勇會有某大師者在寺中賣藝拳棒嫻甚而其腹尤堅如鐵聲言以一金擊其腹三下仆之者償十倍斃之不償命馮聞而奇之往覘其技師頗肥碩袒腹受擊擲金一試者衆甚迄不得倒咸稱奇有識馮者嗾之出馮初不肯以言激之馮乃排衆舉拳奮擊不動再擊之仍如故馮駭甚恐其勇名之將墮也擊其下體師遂斃衆不之知也皆譽馮由是馮之名益震邇遐無不知一日馮家居忽一女子緩步入訪馮馮不之識疑有他故僞言護鏢往雲南我其僕也娘子詢渠何爲女告之曰大師吾師也在寺賣藝不幸爲馮所斃然所擊者非腹余爲不服欲尋之而復仇也馮曰娘子跋涉遠道當奉茶以敬乃舉巨斧伐木爲柴復以掌搓巨竹爲屑而焚之女思其僕如此主之力當不知如何恐不能勝徒勞耳遂辭去馮

送之出。返舍見細碎弓鞋行石上痕跡。可尋入分餘。馮昨舌稱異。而自此女子亦不復至。

婁天權曰。兵不厭詐。乃對敵國言也。馮與僧既非敵國。又無宿仇。行詐以致其死命。豈豪俠之所爲乎。彼女子亦信其詐言。捨而去之。不復報其師之大仇。可不惜哉。

●羅進

善之

即此一念
已足觀其
人品

一念之差
終身淪於
奸盜

羅進。歛人。吳展晉再傳弟子也。吳自以技精。懼匪徒得之爲禍。故終其身傳弟子。不過數人。羅進父故端士。得吳氏家法。進幼而聰慧。能傳父所學。洪楊兵事之際。故老多死。進獨以拳勇鳴里中。尋至上饒。時戰爭未定。法網多弛。進奔走既久。窘於資。試一行劫。大獲。因是膽氣日增。久之兼及婦女。每夜入人家。如鷹鷂搏燕雀。但見黑形一閃。人不及呼。已在數十步外矣。比天明。仍執以還。或有防之者。壯士數十。揮刃擊之。進一奮。其臂刃皆墜地。右格拒。左挈人。瞬息如風。人莫能近。嘗行山下。有仇家自山巔推大石下。隕石重逾百斤。觸其帽。帽墮地。進徐拾之。拂拭塵土。冠於首。行如故。其人大駭而遁。進益肆。有賣解者。一家數人。中有少婦。爲進所覬覦。夜往盜之。賣解者故有勇。竟不能敵。

婦爲淫焉。忿甚。一日鄉人演劇於野。進往觀之。賣解者率其徒。挾刃以往。進故不知者。賣解者顧進高坐。意得甚。大怒。然不敢近。躊躇久之。進座後有茶。鎗水方沸。遽擎以擊之。進奮臂一格。賣解者臂立折而鎗墜。二十步外。時炎暑。進裸袒而坐。遍身被水火。亦頗痛。甚其徒揮刃並前進。遂不能禦。猶傷兩人。乃死。兩人者。歸復死。其一賣解者。終身爲廢人。而吳氏之傳絕矣。

婁天權曰。飢寒之足以喪人操守也。有如是夫。向使羅氏子處太平之世。身享飽煖。何至遽變淫兇。致得如此惡果哉。

●徐潛

王無爲

徐潛江陰人。字晦園。爲人磊落。豪邁有奇氣。好交遊俠。與過從者多異人。間有綠林。潛兄深。實大盜。然不爲良儒害。名甚著。被緝急。亡奉天。官械潛謂曰。兄至則省。否卽以代。潛怒曰。吾兄弟不相謀。不任受過。官懼之曰。爾家非良善。惡得不謀。且控牘盈尺。族不爲枉。及弟何有。潛曰。及斯及矣。爾能殺吾。亦能復爾。宰斯邑。獨不知邑大有人乎。宰益惡之。羅織罪名。詳報當死。決有日矣。夜有數十人入署。殺獄卒及宰僕役數人。獄囚盡

是蓋盜而
俠者

兄則盜而
俠弟則俠
而盜矣是
皆宰之罪
也

妻亦點慧

釋潛友所爲也。潛遂亡。走瀋水覓兄。時深聞弟被累。已反江陰。甫至家。知弟已脫。將他適。忽家人悉被捕械。令言深及潛所在。深計弗若。以一身拯家人。自首於宰。宰旣得深。復欲致潛。收深而不釋家人。逾月深瘐死獄中。深母以病死。妻子尙未釋。潛有友曰馬驥雲。蓋盜俠。聞其事而冤之。刼獄出深及潛妻孥。挈之他適。潛遙絕間阻。一未聞知。事隔逾年。意捕已少懈。歸省母。至則盧舍久墟。疑逃亡。訪問鄉里。乃知其事。憤填胸臆。夜懷刃入衙。謀死宰。旣入。宰方治事。旁數人環之。恐不敵。竊窺所爲。久不得間。夜將闌。環者始散。欲狙之。審視宰非舊令尹。知己易掾。越衙而歸。雖憤憤未已。無可如何。乃他適。流落江湖。與綠林中人相結。漸爲盜。入浙屬湖州。途遇馬驥雲。始知妻子无恙。喜出望外。以爲盜致多金。謀改行爲良。賃居湖州西鄙。深仇久不思復矣。一日途值一人。若舊相識。心滋怏怏。潛迹之。入己家之隣。以訊里人。舊江陰宰也。宰在江陰。領資無算。歸而坐享。潛怒背欲裂。將死之。顧疑其不類。恐誤戕。旦夕迹之。果非宰。歸謂妻子曰。吾固疑其未是不審慎。誤死良善矣。妻曰。數年相違。容與歲遷。今之濃髯豐頤者。焉知非夙之短髯削頰乎。潛曰。萬一非仇而死之。將奈何。曰。此易知耳。女貌未必爲宰。所識詰旦以

爲天下受
冤人吐氣

仁心俠氣
真不可及
盜而失
其俠者也

安知方外
人無煩
惱於世人
者

比鄰之誼。投刺造謁。則水落石出矣。潛以爲然。明日往謁宰。宰初不言。曾委掾江陰。潛
僞若相知。有素者。力頌其德政。宰果自承。潛欣然。遣妻子他適。既而懷刀謁宰。語次。突
出刃數之曰。汝枉吾全家。獨不憶有徐潛其人乎。吾卽其人也。覓久矣。今合飲吾刃。宰
跪自投。且乞恕。潛搖手曰。昔日之事。子爲政。吾未若子。何。今吾刃欲飲血。子亦無若之。
何。遂剗其兩耳。並剗其鼻。宰大號。家人咸集。潛復數之。或趨潛。手格之。應手而蹶。衆莫
敢前。潛從容曰。即此已先逞志。吾不欲多傷容。彼延殘喘也。復指令母曰。吾有母爾。子
實死之。若復吾仇。則必血吾刃。雖然。吾不忍也。詞已。徐行出門。不知所之後。有人于閩
之鼓山側。遇一僧。狀酷似潛。問之。果潛也。相與問訊。始知潛殺宰亡閩。妻死子殤。遂遁
方外。爲僧。今其人猶在。年八十餘矣。口無餘齒。日食饘粥。與談往事。輒唏噓不怡。嘗語
人云。世人皆多煩惱。唯方外人能自解云。
婁天權曰。諺云。破家令尹。觀徐潛事。吾昔暴裂吾髮。冲突恨不舉。世之坐堂皇者。一
手刃之。爲同胞除害也。

●楚一鏢軼事

凡事若有恆心求之
自必成功效
於此即可見一斑矣

洪楊之役。四方盜賊蠭起。道途阻塞。行人步履維艱。一時南北商賈旅行。必聘精於武術者爲衛隊。是南北好武之士。落魄江湖。不甘與盜賊爲伍者。則藉保鏢謀生活。雖然。而能名馳千里。技壓羣衆之鏢客。亦如鳳毛麟角。無錫北鄉有楚姓者。生而好武。家窶貧。衣食不克求。溫飽甫十齡。父母俱殂。孤苦淪於市中。無所依恃。又不屑於乞食。幾成餓殍。鄰人多憫其爲孤兒。時調衣食。得不斃。而彼鎮日戲自若。莫知愁苦爲何事。其最好者。惟武術。朝夕手持一鐵錐。長可三寸許。形如鏢狀。時擊狗馬。一日不少間斷。又三年。彼於百步之外。可中飛鳥。雖星夜試之。亦百發百中。一日楚過市。忽見市人蜂擁一叢。楚急近視之。迺一屠者案上。失去鮮肉一塊。楚急詢故。觀者曰。爲一鵠鷹攫去。楚仰視。覘一鵠鷹旋飛空際。遂出其袖中物。擊之。鵠鷹應手仆。所攫之肉亦隨落。觀者大驚。羣相注視。楚不少轉瞬間。有好事者詢楚姓名。楚曰。吾楚姓。向無名。里人異吾之技。共名吾曰楚一鏢。吾遂一鏢名之。爰是衆亦名其曰楚一鏢。後有人詢其事業。楚曰。吾不知何者。爲事業。日求得溫飽足矣。衆異其言。默窺其神態。似非狂癡。然亦不敢窮詰其究竟。又一日。楚適在村間。與諸牧猪奴作迷藏戲。忽一老道逆面來笑。謂楚曰。爾秉超

此老道畢
竟解人吐
耐人尋
味

好大口氣
亦可見其
志趣不凡

人之技亦甘與若輩伍耶。楚頓。怔。未及答。辭。老道笑曰。爾非工於射擊之一鏢乎。吾知爾名已久。而觀爾技。纔數日。爾之資質良佳。若終漂沒糞土之中。不加以灌溉。自棄良材。吾殊爲爾惋惜。比時羣童覘老道之形狀。至凶惡。一似村學中孺子。突見其師者。遂各寂然。鳥獸散。廣場之上。惟有楚一鏢及老道二人。其他祇枝頭三五小鳥而已。老道復笑曰。相爾之貌。利於用武。矧爾正在青年。練習當易。奚必困于此荒僻之間。孤負大好韶光。自甘暴棄哉。言時。氣色俱厲。儼然自處於師席。楚一鏢聞之。默忖良久。曰。孤苦如我。浮若流萍。向不辨東南西北。雖然。四海之大。奇人綦夥。無如吾之目光不盈尺。又從何處尋覓。若使江湖餬口之流。以一二手花拳乞食者。彼即師我。我尙不屑而教。烏可師彼哉。老道笑曰。江湖浪客。固不足與言武。而草莽英雄。亦未可以一言抹煞。廊廟之士。不盡皆負超人之技者。要知是真奇士。惟恐出名。而草野中無名之英雄。落魄江湖。鬻技乞食者。未必絕無。烏可能一概而言其無出奇者。楚曰。長者之言良是。如君之言。胸中已大有人在。可能爲我先容否。老道曰。此事良難。因各人之眼光及志趣各殊。似非他人所能代。吾之眼光及志趣。應由自尋。自覓之中。而得良師益友。則其結果必

較他人先容者厚也。楚曰：四海之大，又從何地着手？老道笑曰：四海固大，遠則茫茫，不可以千里萬里計；而近則咫尺，不勞舉步，斯在人尋訪之心。誠與不誠，不期而遇，乃偶然事耳。言時，即以二指輕指道側一石礎，石礎頓穿二穴。楚大驚，老道笑曰：此雕蟲小技，不足談武術也。楚益心折，復向老道行弟子禮，而隨老道他去。縣是無錫北鄉，不見楚一鏢之踪跡。十數年，迨清軍擊敗洪楊時，大將陳國瑞部下有名飛虎將軍者，即楚一鏢是也。先是，楚師老道行弟子禮，即隨老道入天台山。老道始教以練氣，繼教以練力，再次教以拳術。如是寸步不離，老道左右已十年。遂別老道下山，溷跡江湖，則以保鏢爲事業。一日，保護京兆珍寶商人王姓者往蘇行囊中，蓄有三萬餘金之巨款。道出山東地境，投宿一荒村之旅店。時值急風驟雨，不能進行，遂止焉。旅店至偏仄，僅有前屋四五間，然皆爲旅客占有，無一席餘地可托足。無已，冒雨又行三里許，經一村店較前尤小屋，雖三楹而形頗修潔，門前祇二童作蹴球戲。時風雨雖息，然夕陽在山，日已暮矣。翹首前途，迢迢若無所底止，遂憩於是。店中東室迺居，停之住房室中，祇一老嫗形將就木，耳目俱失常度。與之言多不能應，即偶應之亦所詢非所答也。楚欲求寄

宿半晌莫能得其諾。最後有一漢入室。似爲媼子。楚復與言。借宿。故彼卽應之。曰。荒舍偪仄。殊慢客。果不嫌鄙陋。西室尙有一席地。惟其室中已住一叟。蓋因其在病中。似不便下。遂令奈何。楚曰。吾祇求一席已足。更何須他人。遷讓彼漢。遂導楚入西室。室中祇列竹案一張。繩床一事。案上置一藥爐。其爐中之火雖燼。而餘烟裊裊細如絲縷。一皓髮老叟臥床上。呻吟不已。細審之。似久病不起也。楚遂設榻於其下側。迨安置既定。彼漢出房。楚即趨叟榻前。詰詢病狀。叟呻吟曰。吾病已三十年。由來久矣。惟吾病屬於心境。年來心境大惡。故病勢益增。此次恐迺吾最後之結果。且此旦夕之間。已入危境。復嘻吁曰。他無足說。惟今以吾落魄之病軀。浪跡江湖三十年。而今祇獲得若是之結果。則此殘骨掩埋於荒煙蔓艸之間。妻孥不知吾生死。卽吾此一付遺骸。又屬誰人收殮。雖然。人之生死。原無絕大關係。惟使吾一息未絕之時。目睹此願死不得死之慘狀。殊覺心痛耳。言竟泣然。淚下。楚大感。曰。翁勿悲。乞善養病。果瘥。自無他說。脫有變身後事。吾當爲翁料理。叟遂歛其戚容。曰。萍水相逢。烏敢多累。楚慰之曰。同是風塵中人。又何必分別。彼此叟亦不辭。且不稱謝。楚遂執湯藥之勞。維謹如是者數日。叟病漸瘥。一日。

楚坐其側閒話。叟忽謂楚曰：君可行矣。彼商之二萬金，應早送去。何必填此客囊？中冒風塵之險。楚大愕曰：翁何知耶？叟笑曰：君非江蘇無錫之楚一鏢耶？遂歷舉楚經過之事跡不少。異楚益異之。詰其故，叟笑曰：實告君。吾非病叟也。君師悟真老道，迺吾之良友。故君之種種行動，皆屬令師告我者。且君自別師之後，令師曾有書告知我，謂君初入江湖，恐受人侮，特屬吾暗中爲助耳。前途多險，君行慎之。楚聞之大喜，並乞爲助。叟笑曰：爾事等吾事也。此不待囑。楚更詢其姓氏。叟笑不語。又久曰：姓名不過一符號耳。交友之道，貴於心，何必在此區區符號上落痕跡？楚亦不敢嚴詰。是日俱辭店分道去。楚行甫三日，道過徐州，落一店。入夜，風雨交集，狀至凶惡。未幾，忽見牕櫺間閃爍發光。楚頓異，即匿於牆角間。惟聞戶外人聲與足跡嘈雜。有謂楚一鏢即居此室者，有謂彼技非常人，可比吾人者，不合衆以敵，並非彼之對手。有謂彼之二萬金，究藏何所？吾人志在金錢，得其金錢可耳。胡必問其楚一鏢哉？紛紛爭辨不已。楚盡聞之，始悉已落黑店。然此身已陷入賊圍，必不能求安免。况徐州人多強悍，乃盜賊之叢藪，不可料其無一能者躊躇莫定。室外羣賊已排圍入，昏黑之間，室大如斗，又不能辨其有幾何。

人遂匿於黑地。使羣賊入室。莫能驟辨。復取股間一皮帶。舞之。利如飛刃。凡觸之者。則仆。雖一時擁進。約數十人。然多不敢撓其鋒。俄頃之間。羣賊辟易。迨天曙。店主亦遁去。不知踪跡矣。繇是楚安護囊金而去。其技名因之。益震洪楊。兵燹之中。陳國瑞者。泗清廷一時之名將。其未得意時。曾於燕趙道上。有一面交。彼此談武。極相投契。引爲風塵中知己。後陳受知於曾國藩。統兵爲將。卽遍訪楚爲佐。苦不能得。陳軍駐皖之六安州。境方欲直取壽州。趨逐李秀成之際。苦於兵力不能相敵。遂遲遲不敢前進。一日。陳微服出營。往一酒家沽飲。蓋陳亦江湖豪客。不慣於拘束故也。甫登樓。猝見西壁一漢倚案獨酌。次座有四五人共飲。東壁一空。座陳遂占之。酣飲之際。西壁次座諸酒客互相咀唔。一少年凶橫無狀。怒目向上座一老者曰。前債吾固欠爾多年。然今日是何時。局賊盜盈塋。鷄犬失途。慢云吾祇欠爾百數十金。即使千萬之數。吾不償還。爾又其奈我何。老者嚅嚅作哀聲曰。吾非向君索債。君萬勿多心。無如吾一家七口。現已仰屋老姪。與吾乃三代世交。即不念舊誼。恤我老貧。如君今擁數萬金之田產。亦應給我數十金。以抹燃眉。語未竟。少年大怒曰。老賊胡若是可惡。當此兵燹之際。汝在此播吾財。

嗚呼有何
天理有何
人情

痛快痛快

國技大觀 楚一續軼事

二三

復仇篇

產抑將欲傾吾家與爾等耶。實告汝。吾有數萬金家產。此乃吾之福分。與爾無干。爾欲分潤一文錢。亦不可得。當此兵燹之際。孰能有此閑錢償債耶。勸爾勿作妄求。即使汝願爲吾之老姪。吾亦無分文給爾。老者又乞告曰。吾家七口。早晚將爲餓殍。奈何。少年狂笑曰。爾等餓死。與我何干。自己作孽。自己消受。可耳。言未竟。其上座之大漢勃然怒曰。爾誠何心。而竟若是殘忍。汝不願償前債。吾今必欲爾償。言時。直扑次座。捉少年少年急起身。與角甫交手。少年已仆。彼漢之跨下。接次又有二漢。爲少年助。亦非彼漢之敵。最後少年哀乞饒命。復出二百金償老者。少年遂得免鼠竄而去。老者亦懷金迭謝。彼漢下樓時。陳痛浮大白。默羨彼漢之技。復細審之。似曾相識。良久。遂冒呼之曰。君非無錫之楚一鑣乎。彼漢聞之大愕。曰。君何知吾姓名。陳笑曰。吾迺陳國瑞。訪君已多日矣。於是楚益喜。逢故友。洗盞重飲。座中陳即告其私衷。遂得楚爲彼佐。自後每出征時。楚必當鋒。其勇敢異常。百戰百勝。營中同呼之曰。飛虎將軍。一時有諺語云。不怕江北十八王。只怕陳軍飛虎。將其勇敢可知。比時清廷與洪楊戰爭。陳之功績甚鉅。實則多爲楚之助也。戰爭既平。陳欲爲楚請祿。楚堅拒之。曰。吾所以如是者。蓋爲知己之友耳。

他非我求也。陳又贈以金寶，亦辭不受。後返無錫，以賣藥爲活。年六十，猶如壯士，額下髭鬚蓬蓬然。市人多名之曰「楚二鬚子」云。

摩因曰：「楚二鬚子，蘇人多知之者。余聞老友墨虹所言如是，余不惟欽仰其技術，尤欽仰其爲人行事，皆以肝胆照人。其他江湖豪客如「楚二鬚子」者，有幾人哉？故樂爲之傳。」

俠魂按：此則本列於「鑿客篇」爲「手民所誤」姑任之特誌。

◀ 則一篇頑警 ▶

楊醫與輿人作劇

武進魏聲餘先生稿

常州醫學耆宿楊葆春之封翁某。亦精岐黃家言。爲有清道咸間人。俗所謂八段、經者。目習無間。願從不一試犯者。且不與較。里中稱長者。幼時聞吾父言。翁嘗與儕輩飲酒。歡言及輿夫肩輿過市。突走橫街。無所恤。實礙市人。且致危險。誓有以窘之。翁已老。日者行街頭。一輿迅走如飛。迎面至。翁聳肩承之。正觸其楨。輿夫不勝抗力。卻走十數武。幾仆。幸止。翁乃徐言。幸遇老朽。不然殆矣。汝輩其戒愼之。前輩風趣亦足令人神往。

國技大觀軼事類

●拳師言行錄

譙北楊塵因批眉
柳浦婁天權評點

平江向愷然訂正
古董姜俠魂編輯

▲鏢客篇▼

●武英

樸庵

林大與武英。悉豫之彰德人。同學於少林。武年小於林。而藝則高出林上。二人因同鄉同學。極相友善。林世以護商爲業。引武以爲助。來往魯直晉秦。羣盜莫敢盜其囊焉。一日護商往大同。出雁門關。過永盛庄。時正暮春。微雨初晴。山翠如滴。夕陽未下。素月欲升。林武兩人。並轡徐行。頓忘日暮。俄焉冥色四合。黑雲驟起。始策馬疾馳。得茅店而止宿焉。入店寄黃白於東廂。而加標幟。林武沽酒對飲於中堂。三更後。風聲陡然大作。驟滅堂上燭。武急把劍往東廂。黃白物悉不脛而走。武林各持器械出門。四顧只見向東

仍是盜賊
行徑

世間安有此等怪僧

一縷黑影馳往追之。俄頃不見而急雨驟下。風轉怒號。不得已折而回店。詢店主曰。向此東往。係何去處。店主曰。距此東十餘里。有一古刹。荒廢已久。近來一僧住之。過此數十里。無人烟也。次日天黎明。林武往訪古刹。而探消息。至則一老僧。曲背垢面。狀頗蹢躅。方剪茅補屋。蓋昨夜爲風所吹也。武疑僧非能行。刳者細視其寺內。又無黃白物蹤跡。方廢然欲返。老僧忽昂首見林武。曰。二君來覓所失物乎。此老僧遣小徒携來。所以請二君來荒刹。便一領教也。今物寄於寺後石壁上。小徒方往某村沽酒。請稍安毋躁。林欲用武。武急止之。老僧引林武至寺後石壁。高三丈餘。陡不可臨。黃白物盡寄其上。歷歷可覩。俄有一僧以鐵肩担。負酒米及另物。約三百餘斤。亦面目黎黑。狀如乞丐。及至老僧叱曰。來往不過七八十里。何去爾許時候。使貴客久待。僧釋擔謝罪。老僧又叱曰。不速見客乎。僧見林武。曰。二君方今海內拳師和尙。無以爲禮。請弋鳥以代贄可乎。言罷。即屈鐵肩。担加以弦。出鐵彈如梧子。大適有流鶯掠樹秒而過。一彈即中。遂笑而入。出酒菜。款林武。老僧怒罵其徒不已。大約謂其不肯用功。徒恃血氣之勇。酒後老僧謂林武曰。和尙今日醉矣。黃白還二君。自取仍往寺前剪茅。不顧林武。偕至寺後。百計

識破一半
瞞過一半

難逃法眼

富貴中人
能恤貧若
是大是難
事

不得上林。仍欲用武。武悄謂林曰。小和尚易與。老和尚不可測也。卒喪氣而返。或有知之者。謂此小和尚本一盜。十年前仍敗於武英之手。老和尚實一乞丐。毫無能者。武蓋受其愚云。其石壁另有一徑路。小和尚故毀其容。不使武英認識也。病骸曰。和尚雖以術愚武。然能盜黃白于海內。拳師手亦不弱矣。

●鑣客之尙義

無齋

嘉禾金鑣客。尙俠好拳勇。能運氣敵金刃。壯年出外保鑣。江湖盜賊聞其名者。莫不響服。既年老。腰有千金。在江南之清河。立船行爲業。攸攸自得。不外出矣。某日在水閣納涼。見一舟揚帆而過。蓬窗四啓。中坐青年公子。外二僕人。回顧舟子。皆識爲劫賊。頓發慈悲。捲行囊疾追。而前乞附舟。南旋。舟子不納。公子見其貧老。憐而許之。登舟與公子爲禮。遂問行蹤。告以父宰山左。回原籍武林就婚也。與金聯鄉誼。談甚洽。以長者呼之。每飯必共。家人心不謂然。見於詞色。公子益尊敬之。舟行長淮時。金密謂公子曰。舟子皆江湖積賊。今當停泊某所。若過此。必逗留曠野。將行其謀矣。公子怖甚。金慰之。且曰。但觀其如何耳。及夜。舟至鬧市。果急行。金問之。曰。風利勿得泊也。公子益懼。夜宿。金乃

真是班門弄斧
這頭不如那頭

救人救徹
的是豪俠
行徑

與易臥處。舟行至二更許。船忽停河心。似聞舟子皆息燈而臥。少頃。駕長偕一夥持利斧。潛啓艙門。向公子常臥處。撫首砍之。不入。竊謂夥曰。好結實頭皮。得無誤耶。又雙手舉斧。猛劈之。斧反激回。傷駕長首。而仆。金乃揚聲有賊。於是公子主僕舉燈入艙門。大啓金起坐。呼舟子夥四人咸集。金問。駕長安在。曰。睡久矣。金曰。頃有賊斧劈我首。似言好結實頭皮者。駕長聲也得無自傷乎。我鏢客金某也。於是駕長亦以布蒙首出。五人羅拜求恕。金知其不敢再萌異志。但令速開舟。過揚州。渡江。抵嘉禾。金乃携囊告別。公子泣留。金曰。此去皆坦途。且吾囑之。豈有他虞哉。臨行嚴飭。駕長數日後必取公子平安信。覆我。否則命懸於吾手。舟子咸唯唯。公子卒無恙。夫金與公子無一面之緣。乃脫身犯難。以保其命。古朱家郭解之俠。亦無以過。江東子弟多才俊。今猶有是人者乎。四方多難。願一遇之。

婁天權曰。江湖黑道中。謀財害命之事。不知恒河沙數。恨不使金鏢客一一執而懲之。

技之相去
誠不能差
一黍

遠算知機

去死僅一
間耳

獻醜獻醜

鑢客馮雄。山東人。勇冠儕輩。遊歷各省。所遇拳棒。莫能出其右。綠林中聞其名者。莫不膽裂。一日。保餉銀至陝西某縣。舟泊大嶺下。日將過午。假寢片刻。恍惚舟略動。馮即醒。見一人短衣窄袖。在艙面携一銀包躍上嶺去。馮大怒。急逐之。其人或馳或躍。似麻雀馮竭力追趕。終不能及。須臾至一高墻。墻上有月洞。一口大如盆。其人縱身而進。馮亦繼入。則見其中院宇比連。絕無人跡。馮甚異之。緩步入內。俱空屋。並無陳設。末至一室。見有一榻。羅帳低垂。帳中露一蓮瓣。瘦小奪魂。纖不盈掬。而所失銀包置於足下。馮更加駭異。不敢啓帳。上前徑取銀包。孰意分毫不動。知不能敵。急退出。甫十餘步。忽聞憑憑鶯聲。由後而至。馮一回首。則見杏臉桃腮。姿容絕世。一十七八好女子也。馮以爲可欺。遽放鑢女接去。馮拔佩刀相拒。女從容以飛劍破之。馮汗流脊背。亟請罪。女笑曰。是奚罪哉。妾兄妹二人。隱居於此。將及一載。久聞君名。如雷貫耳。知君今日至此。頃家兄攫取銀包。並無他意。特欲一較其技耳。遂請馮入座。馮心稍慰。隨之入。女即請其兄相見。並備酒飯。馮不暇辭。遂相共飲。飲罷。女乃導至後園。園中有木柱七十二根。半入泥內。問馮能倒之否。馮力盡平生。倒去數枝。女微笑。金蓮起處。餘木盡倒。馮不勝佩服。因

家傳之技
固有異於
師承

傳聞耶抑
實事耶想
亦比健之
詞耳

國技大觀 閻王李

六

鑄客篇

詢之始知女姓韓其父亦豪客女善父術身輕如燕能水上行其兄雖得父傳然遠不如其妹兩人之隱於此者以其父已死兄妹具此絕技恐人生疑竇也馮遂辭別女即以銀包還之馮回家思天下異人之多不敢再誇拳勇云

婁天權曰此兄妹二人亦可謂惡作劇矣然馮苟不受此失敗其後禍恐不可測是則適所以保全之耳

閻王李

孟重遠

都下營保鑣業者以貫市李姓爲最著曩年交通未便山川梗塞羣盜遍野鑣人本與盜通因假以爲業然鑣客中固皆健兒好身手遇盜觀面不相識者則亦出刃相鬥相傳李姓爲神彈李五之後李五能挽鐵胎弓發連環彈擊無不中江湖聞其名輒胆懾因以保鑣世其家子姓繁衍盛名至今弗衰當清同治年間有貫市人李某者年已七十餘精神矍鑠工鐵沙掌顧形體柴瘠不類有武者都下人才淵藪李居京時嘗有壯士造門較武而心怯其能輒先乞其勿施辣手不然則著其一掌筋骨立折成廢人矣以是人以閻王李呼之尊之亦畏之也李能倚牆立飛左足起去其右耳可寸許足印

勤學者何
藝不工豈
獨拳術而
已乎

此種人往
往有奇遇

著牆深可一寸。右足亦然。嘗自云。今老矣。無復少年豪健。而腰脚柔輦。固猶昔也。然此皆余數十年熬鍊所得。不足異也。汝輩少年。患不學耳。不然。豈能讓老夫出一頭地。李好吸阿片。深自韜秘。以老病死。

醇居曰。語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閻王李蓋。深有味乎斯旨者。武士道。武士誠有道哉。

●韓鐵棍

今交

有韓鐵棍者。忘其名。始爲菜傭。無室廬。無妻子。寄宿破廟。得傭資。除沽酒外。盡以施捨。處之晏如也。一夕有道士至其所宿廟。與共飲。相得甚歡。遂留不去。數日後。道士病莫能興。韓輟傭侍其疾。且稱貸以爲醫藥資。月餘。無怨言。亦無倦色。道士感其義。病愈。謂之曰。余受子厚恩。願以絕技授子。乃飲以藥丸。教之技擊。數月。盡得其傳。道士辭去。臨行。復贈以藥。曰。服之力可蓋世。自是韓爲人傭。運鋤具如草芥。恆得兼人資。夫幾爲主人運麥車。重數百斤。行至中途。一馬忽病。韓卽并棄他馬。以隻手挽車行。其主人本一巨商家。蓄鑣客無算。見韓所爲。詫爲神力。命棄傭而保鑣焉。初次。隨鑣客某人行河南。

肉眼人安
能識英雄

脫穎而出

遇勁敵矣

吳不厭詐

道上鑢客輕韓。命押後車。適遇羣盜。鑢客與戰不勝。騎而奔。盜追殲之。比韓至。則同行者皆伏匿。盜滿載欲歸矣。韓手無寸鐵。見道旁有棗樹。圍約八九寸。力拔之。樹離地起。韓持樹橫掃。斃盜三人。餘盡披靡。捨所得。狂奔去。既歸。同行者述於主人。主人厚其薪貲。盡棄他客。使專司保鑢事。韓乃鑄一鐵棍。重八百斤。有遠行。即以一車載其棍。爲前驅。由是韓鐵棍之名大噪。山東河北諸郡綠林豪客。無敢犯者。一日。輦重金行至大名府某鎮。遇一偉丈夫。佇立熟視。卒然謂曰。子卽韓鐵棍耶。我山東白二也。子棍何在。韓指示之。白前往持棍。輕若無物。詣韓曰。子以此棍喪我兄弟數十人矣。今與子約。先以此棍三擊我。然後及子。我若傷。當終予身。勿爲盜。子如不勝。亦請伏處穴巖。毋再遠行也。韓曰。余與汝無仇。何必以性命爲兒戲。若欲角力。余屈一指。汝能伸之。當惟命是聽。白然其言。韓屈指以待。白棄棍。甫以一手鉤入。韓出其不意。提而擲之。顛白急起曰。狡哉子也。然我服子矣。聳身一躍。莫知所往。自此役後。任所之。不復遇盜。遠近大腹賈。聞韓名。爭附以行。韓以此致富。後年老不再出。主人猶假其棍行之。十餘年。婁天權曰。韓鐵棍事。間於他書中。曾一見之。惟不及此篇之詳。姑存之。以備研究斯。

道者之參考

●裙裏腿

瘦木

有清咸同間。有以拳術鳴於蘇州者。曰謝元龍。搬武家分南宗北派。南以柔勝。北以剛勝。論外力之表著。南或不及於北。而處如守女。出如脫兔。運氣入內。一發而沛然莫禦。則北派亦望塵莫及焉。謝之師曰李金剛。學於少林。既得其真傳。從容返里。閉以其術教人。北面稱弟子行者以十數。而謝爲之魁。每清晨而起。以空拳春井久之。井水飛騰。隨拳之起落。爲上下。或解腰間束帶。以手摩挲之。堅靱如鐵。試之以刀鋒之銛者。挫矣。而帶如故。金剛觀之。自歎勿如。而元龍之門束修求教者。自豪門華胄。以至鬪雞走狗之倫。靡所不至。橫行大江南北者十餘年。健兒快馬。名重一時。談虎色變者。知有謝而不知有李矣。

謝業保鑣。南中賈客。北至燕。東至魯。西至陝。挾重物以行者。率聘元龍與之偕。元龍獨以單騎殿。而以小幟先之。幟大書特書蘇州謝元龍五字。綠林豪客。望望然去之。謂是龍子。龍孫。吾輩勿妄想得驪龍頷下珠也。元龍亦意得殊甚。天下英雄。更無餘子。每於

與三國同時
趙子龍
一聲勢

霜晨月夕。高詠一脚踢翻鸚鵡洲。一拳打碎黃鶴樓。之句輒向天作驚鶯笑。如髯參軍。在紅氍毹上。談諧嘲弄。日空一切時也。一日旅行至濟南。休於大明湖畔。有客突前致詞曰。君非人間無敵之謝元龍乎。豪情勝概。爲使君一人占盡矣。雖然。僕竊不自量。願與君較一日之長勝。則囊金歸我。敗則匿迹韜聲。亦學平原君從此不相。天下士耳。元龍出不意。又視其粥粥無所短長也。則笑而諾之曰。唯客曰。同是個中人。它事都無需。但爲一簡捷之較。武各坦腹。受三拳。今者僕犯先生之壘。願先受擊。語已褫其衷衣。顧語元龍曰。來。元龍則盛氣竭平生之能以擊之。著手廓然。如擊敗革。心知有異。俟客回擊時。依牆而立。視拳之起處而微側其身。拳乃不至。而有聲聞。然牆爲傾矣。元龍失色。願奉囊金爲壽。客夷然袖金而去曰。如君亦大可人。惜尙未達一間。我西關鐵頭陀。君不忘在莒者。期年此日可會我於西湖智果寺中。第有一言敢以奉告。草茅中未必無人。君學力止此。勿學僨荒在三家村裏。以夜郎自大。從此善刀而藏。亦保身之上策也。語已昂然竟去。元龍噤不能發一語。垂翅而歸。以重金請者。婉言却之。不復爲下車馮婦矣。顧舊日部伍。乃奉爲廣大教主。元龍獨恂恂退讓。如不欲戰。視徒輩自負其能者。

善刀而藏
固保身上
策第未受
蹉跌能藏
者鮮矣

輒好言勸勉。徒固不省也。久之。元龍謂諸徒曰。予有女。亦習技。今且試之。爾等與對校。倘不勝而退。相繼可也。因喚女出。時女年十五矣。雪面朱脣。瘦腰纖足。居然儒門秀媛。從容與諸人相見。畢。元龍命婢取一籌。筆置堂中。几椅等物。移聚堂隅。曠如也。女便脫外衣。剩著窄袖小紫綾襖。繡鑲杏黃薄綺裙。峭豔奪目。跨人籌。筆斂手向外。正立曰。願諸兄賜教。諸人私忖。似此弱質。縱藝高。烏當吾輩一出手。謂元龍曰。妹年幼。未可校也。師曰。儘爾輩能。雖傷不罪。諸人皆二十歲許。一人藝稍次者。超距送拳。離女身尺餘。不覺脛上有觸。退跌於地。數步外矣。又一稱最趨悍者。繼之。復如是。自餘乃俱呿口舉舌。不再前。女出籌。筆套其外衣。遂辭諸人進內。見雲轉飄忽。移步如飛。諸人竊怪其身。手凝然。能器中跌人之故。問於元龍。元龍曰。此卽名裙裏腿也。諸人皆咋曰。師出其餘技。遂使世妹爲娘子軍領袖。然則天下寧尙有與吾師敵者耶。元龍笑曰。諸君特未覩西關鐵頭陀耳。尋亦竟不復言。女旋配一茗穎。文秀才數年以後。秀才能逐鄴下黃鬚兒。彎弓射虎。女亦能畫朱絲闌。拈鼠鬚筆。寫玉版十三行云。

外史氏曰。吳宮小隊。韞袖明粧。卓哉謝女。裙裏腿之名。與梨花鎗并傳矣。乃若元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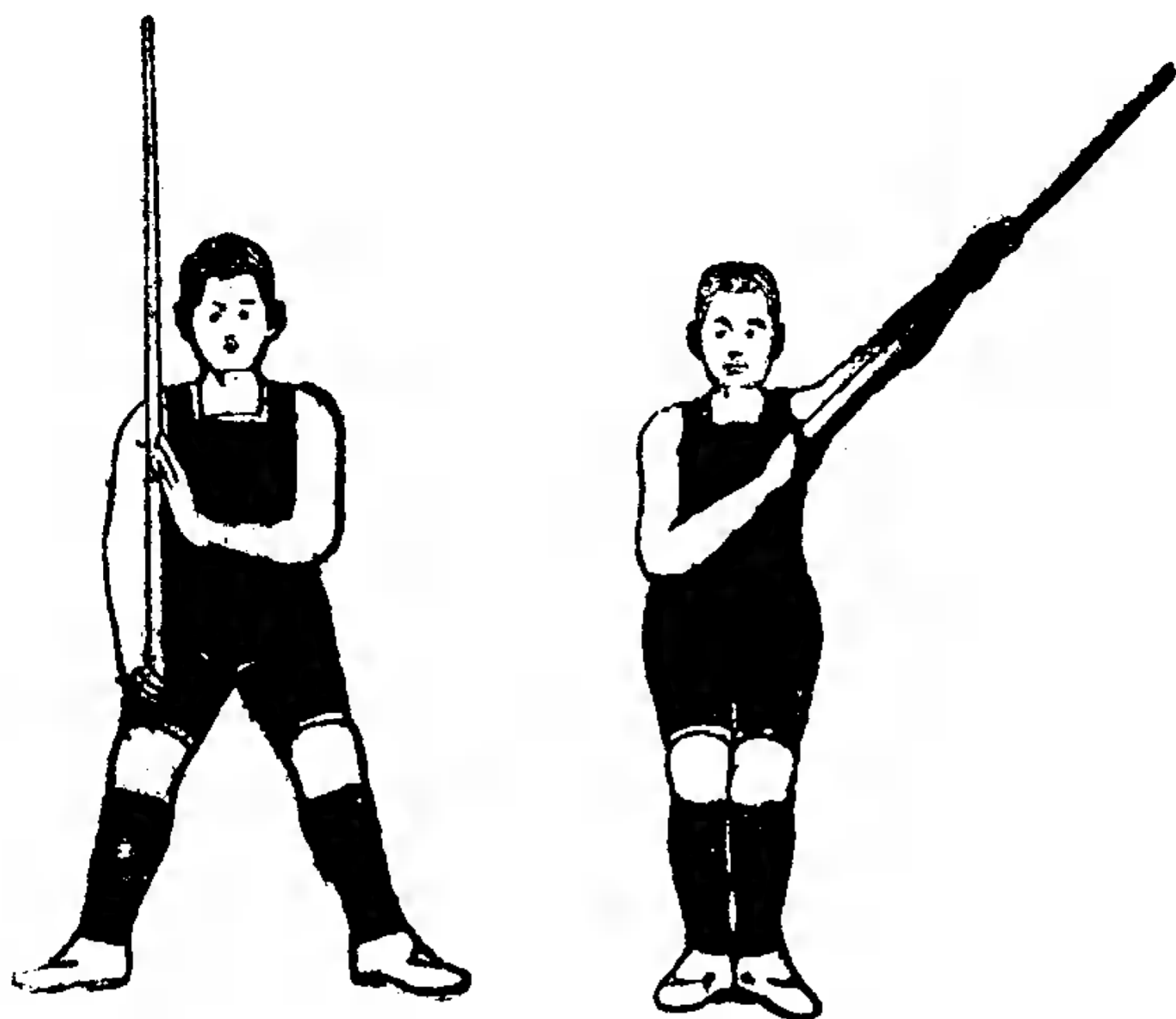
受挫折遷善如不及。恂恂儒雅藝也。而庶幾近道矣。彼挾三寸管。偶能譯著數行書。一旦有所憑藉。遂貪天之功。儻然若一敵國。時無鐵頭陀。乃使隱荒。亦仰首伸眉矜其一日之長。嗚呼才固焦矣。中郎之賞果何人哉。

國技大觀

子母三十六棍圖之說明

獨習圖

凡十四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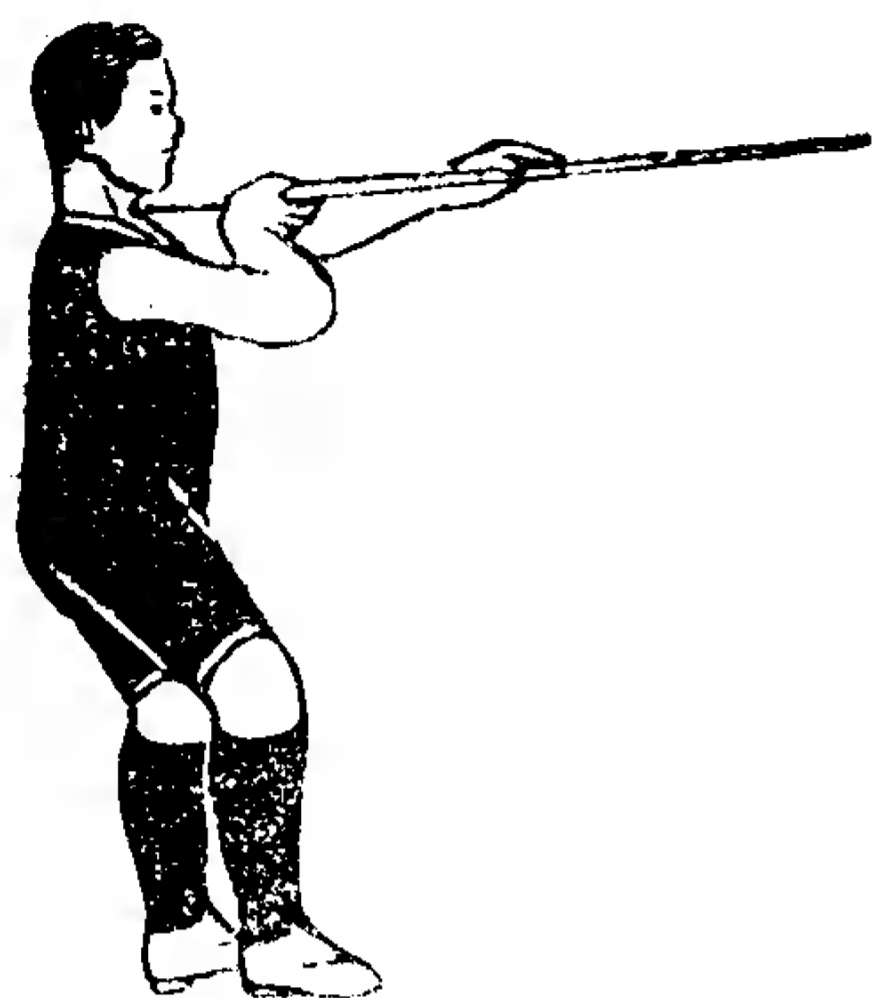


(1)『註』起首之姿勢。所以示兩手握棍之距離也。圖爲左手在前之單頭棍。左臂朝上伸直。右手握棍兜置左肋下。兩足並立。兩目正視。精神在牙關緊合。穀道上提。小腹上攝。十足指着力爬地。神完氣足。表面似可乘之隙甚多。實則此式爲諸式變化之母。敵非多方誘我。固無些微之隙可乘也。

(2)『註』此圖亦爲起首之姿勢。所以示握棍之距離者。與第一圖同。致用之道。在相敵之強弱。與所處之地位。而有區別。第一圖寓誘敵輕我深入之意。故舉臂以示空虛。然遇勁敵則不宜用。總之起首架式。原無一定。在功夫精到者。無所不可。動手必立門戶。惟對習時不可忽。



(3)『註』此圖用意。須參觀以下條列之第一第二兩圖。即承第二圖之勢。落馬橫移其棍至胸。所以破直符也。以上三圖。參觀以下習步法中第一條起中平註。



(4)『註』此圖亦承上圖之式。破人直符。趁勢劈下。



(5)『註』沉起揭殺獨習時。皆用此圖姿勢。單頭棍之局勢。最宜緊湊。最忌散漫。故圖中多用靠丁步。因棍勁在顛。肩手腰臀足膝之勁。在獨習時。務必使之連貫。而注於顛上。顛有千觔。身無四兩。始為得之。不在姿勢威猛嚇人也。圖中虛線。示沉起之區別。沉時脚根提起。全身之勁向下注棍顛。起時反是。前手祇是直前不屈不動。後手加拔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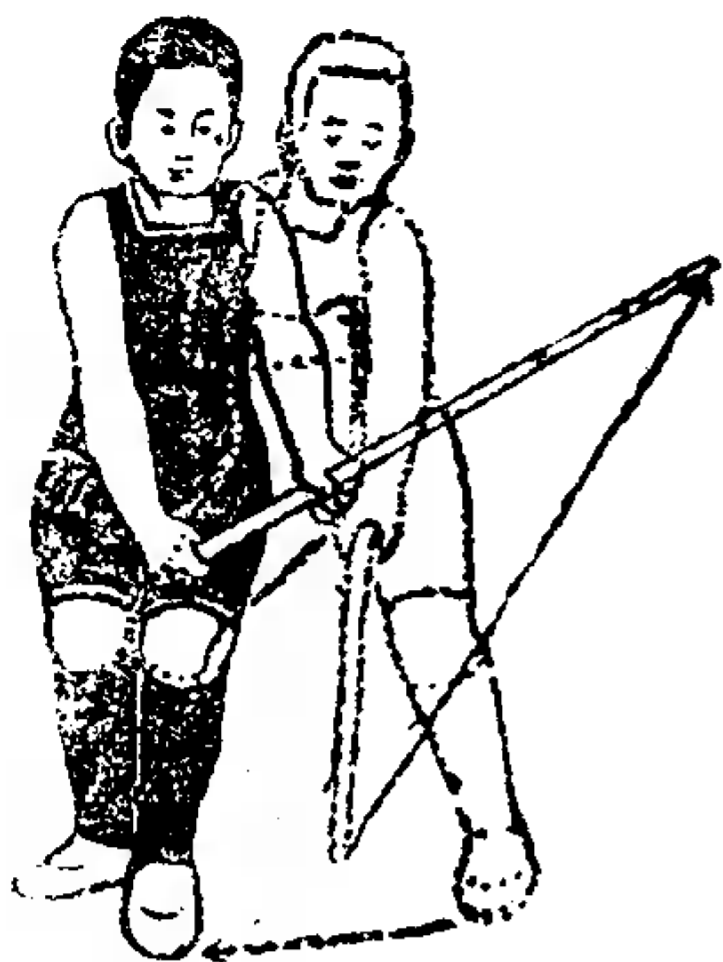
(6)『註』圖呆板無動作。初學者觀之。頗不易明瞭。此圖係表示折脚殺。及喜鵲過枝步之大意。然折脚過枝。皆有數動作。圖中不能畫出。學者但須記取前手前脚。祇是當敵不動。後脚向右侧量敵移動而已。



(7)『註』此係躲閃之姿勢。即吞棍也。敵來勢兇猛。不及接殺或轉入小門。則此種吞棍爲不可少。參觀以下對習第二及第十四第二十三三圖自明。抽回倒頭滴水獻花洗諸棍皆從此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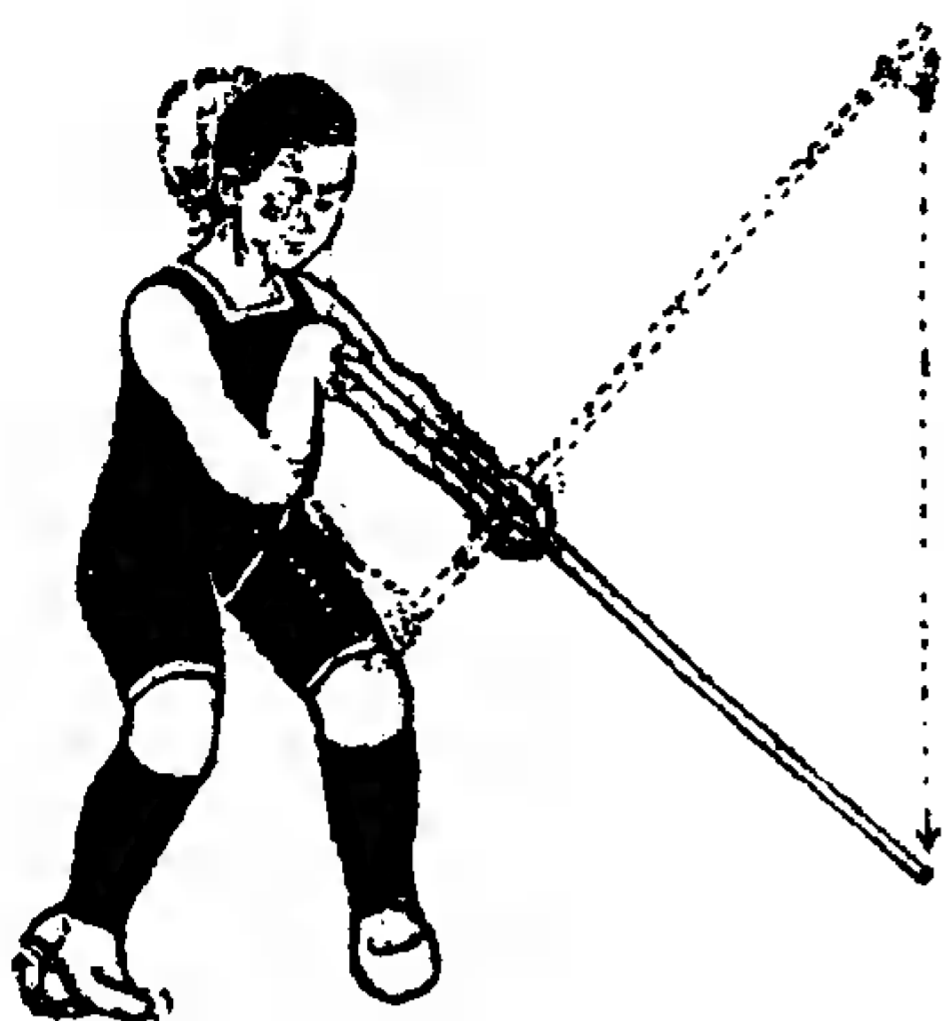
(8)『註』此圖係承第七圖吞棍之勢。盡手吐出。即爲吐棍。直符送書推接繫皆由此棍化出。



(9)(10)『註』此兩圖爲單獨習揭棍之動作及姿勢。揭不進步。則須轉敵小門。第十圖所示。卽由大門轉入小門之意也。揭殺與沉起不同之點。就在轉小門與否。沉起直上直下。不偏不倚。揭棍用力之處。在前手方面五寸以內。滾攔諸棍。皆從此棍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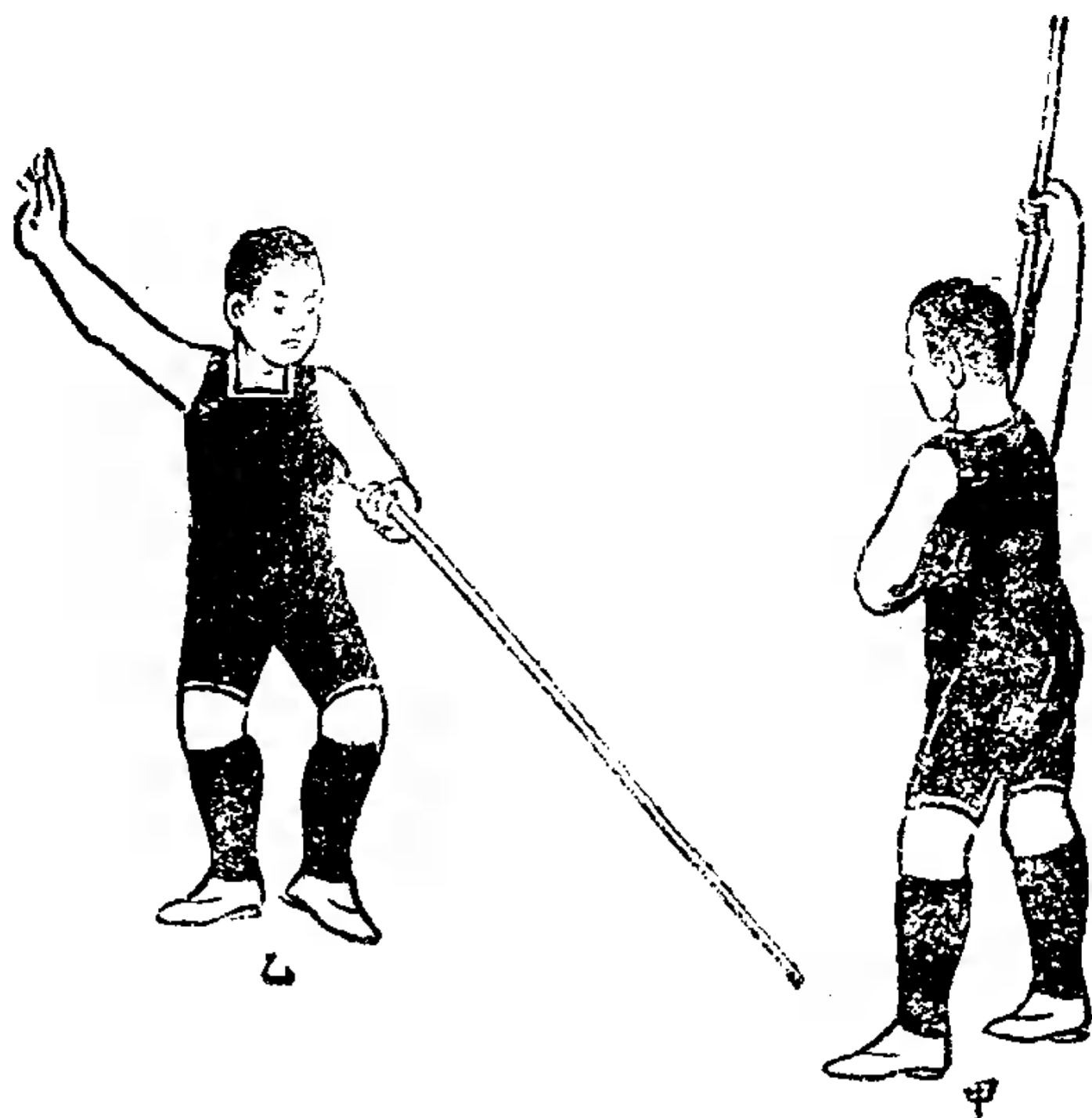


(11)『註』此圖爲殺棍之正面。有揭然後有殺。故圖中虛線。卽上圖揭棍之姿勢。由揭或前脚上一步。或後脚橫移一步。照揭時棍顛射線殺下。用力之法。詳以下條文註解中。



(12)『註』此是單獨習沉起之姿勢。圖中虛線爲起。實線爲沉。沉起之身法。與揭殺同。沉時脚跟提起。頭宜微俯。沉下方有勢。起時臀宜坐下。頭宜微仰。起上方得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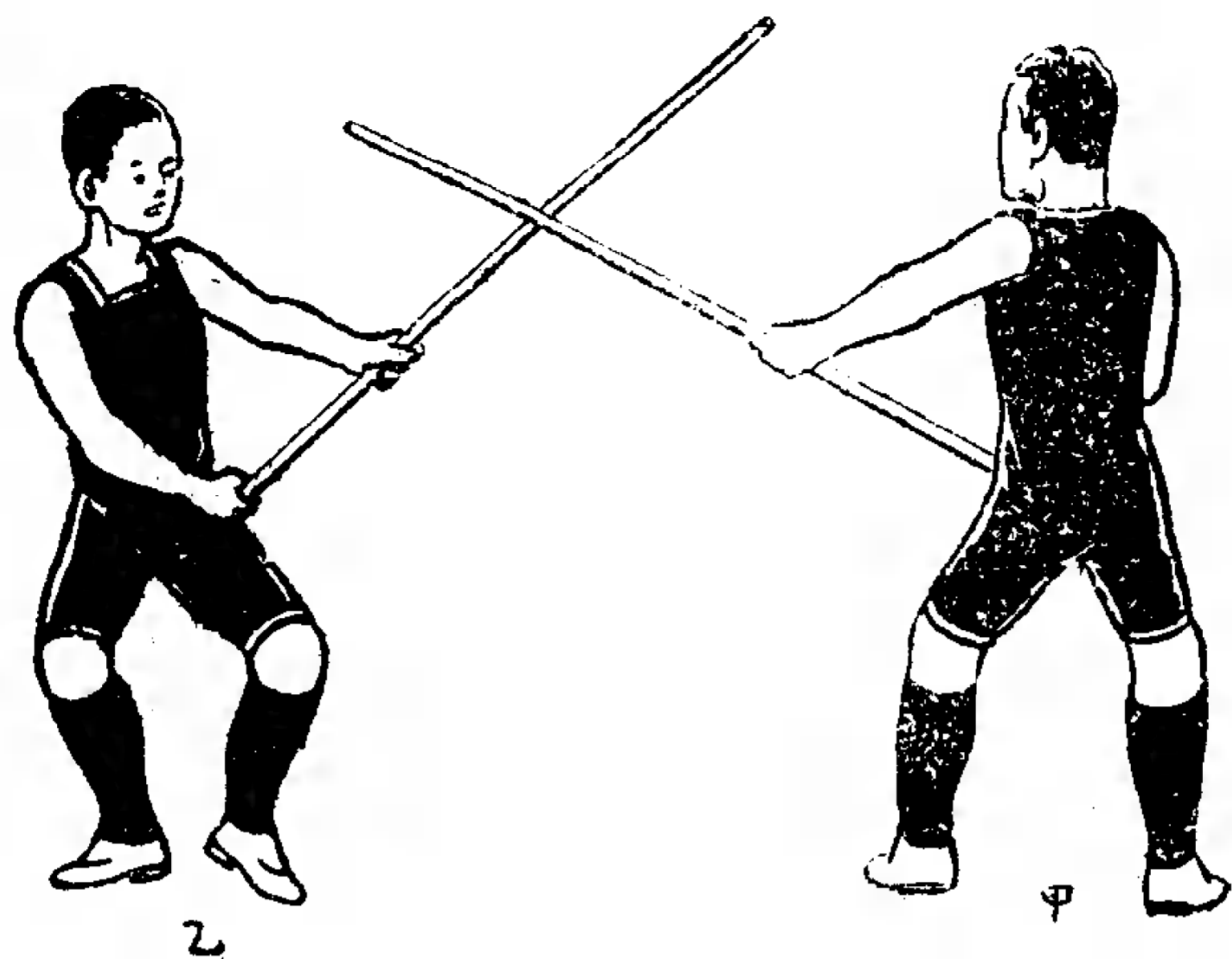
對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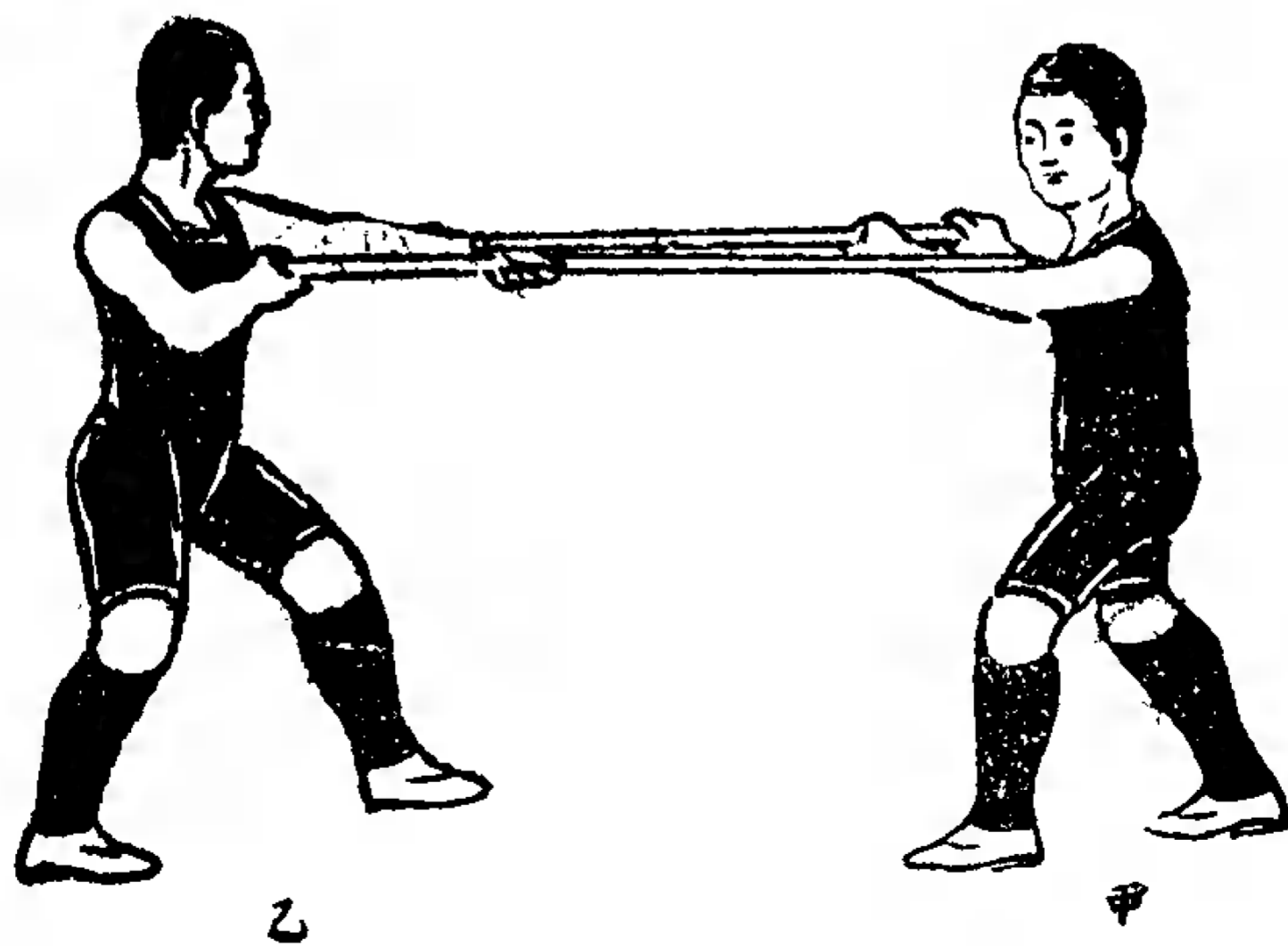
(1)『說明』此爲總步目中二人對習之起首姿勢。甲爲

習者。乙爲引者。甲卽獨習法中第一圖之姿勢。乙面甲而立丁字步。以棍顛置地。棍兜當胸。前臂向後直揚。其所以必須如此姿勢者。因對習雖非對敵。然而拳棍無情。每有少年氣盛之徒。及存心陰毒之輩。利用對習戒備不嚴。猛然一擊。以圖勝人者。故對習起首時。多用此法。以防微杜漸。甲專守不攻。不妨雙手握棍。然亦須高舉。以示不能卒然乘人。習者後手握棍兜當胸。棍顛置地。前手復向後揚直。更所立爲丁字步。既成如此姿勢。縱其人與習者。有深仇舊恨。欲卒然乘習者不備。在勢不能不先有數動作。然後能進而擊人。故日本劍術家擊劍。於未表示進擊之前。無論對立若干時。雙方不許以後手沾劍柄。此方後手一沾劍柄。彼方卽已先機劈下矣。因此等違規舉動。卽受重傷。亦是咎由自取。並得受相當懲處。其法固至善也。此圖動作。詳總步目中第一則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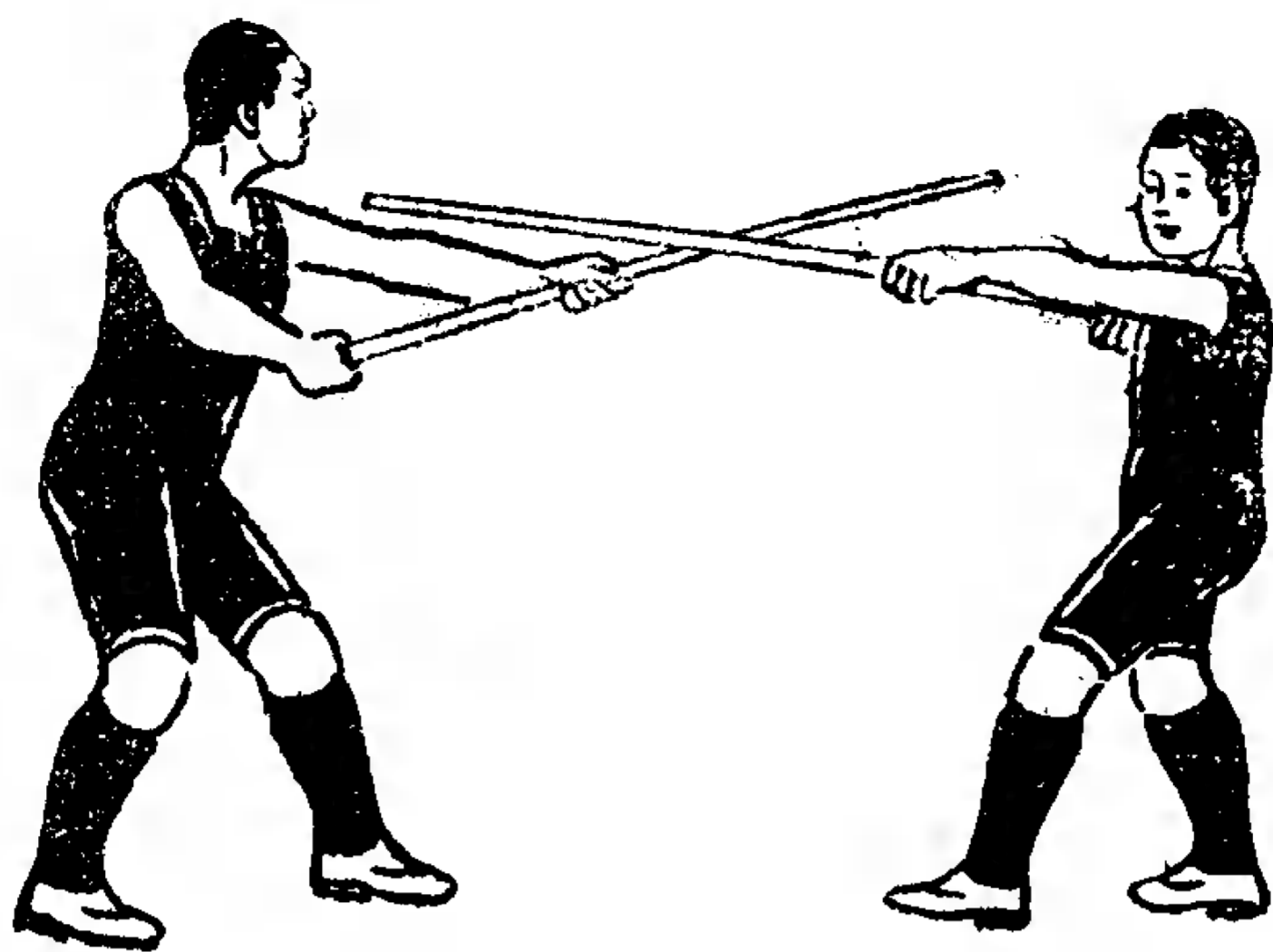
(4)『說明』刺是挨來棍刺下。甲目標在乙前手。



(5)『說明』動作詳大剪註。目標亦在乙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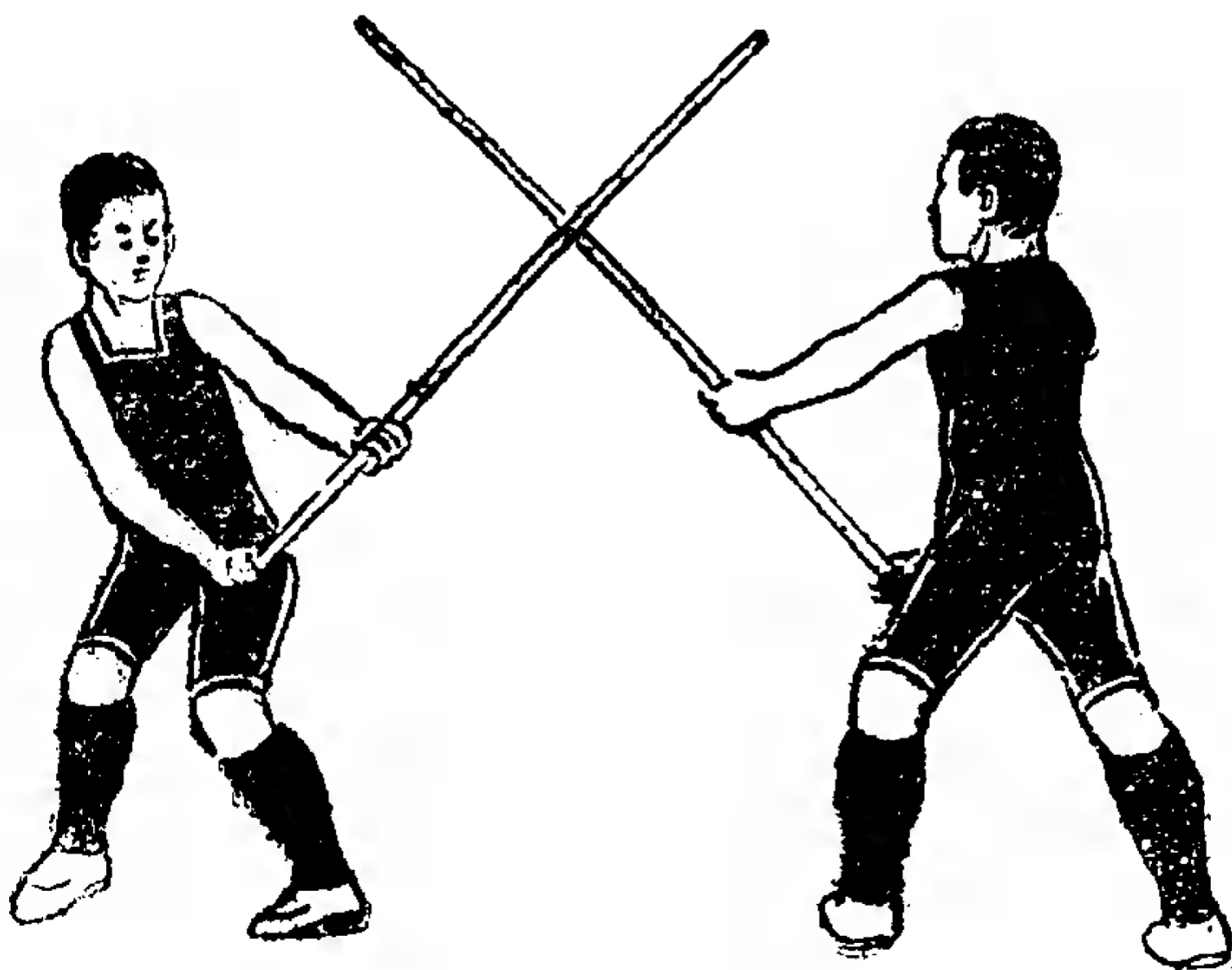
(6)『說明』小剪變化最靈看圖



難明瞭。須細觀小剪註。

(7)『說明』揭不坐馬。不仰身。故曰用手。謂第用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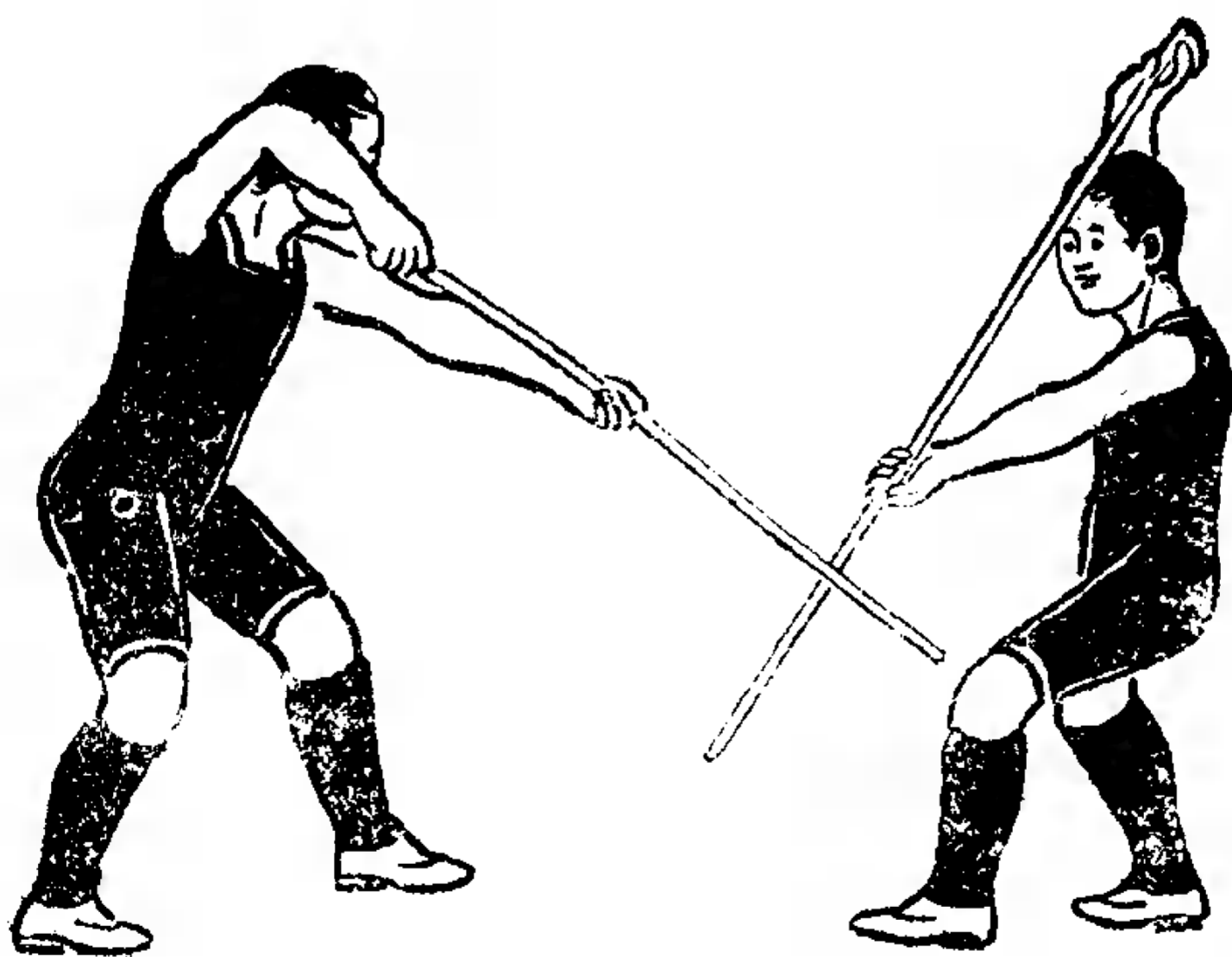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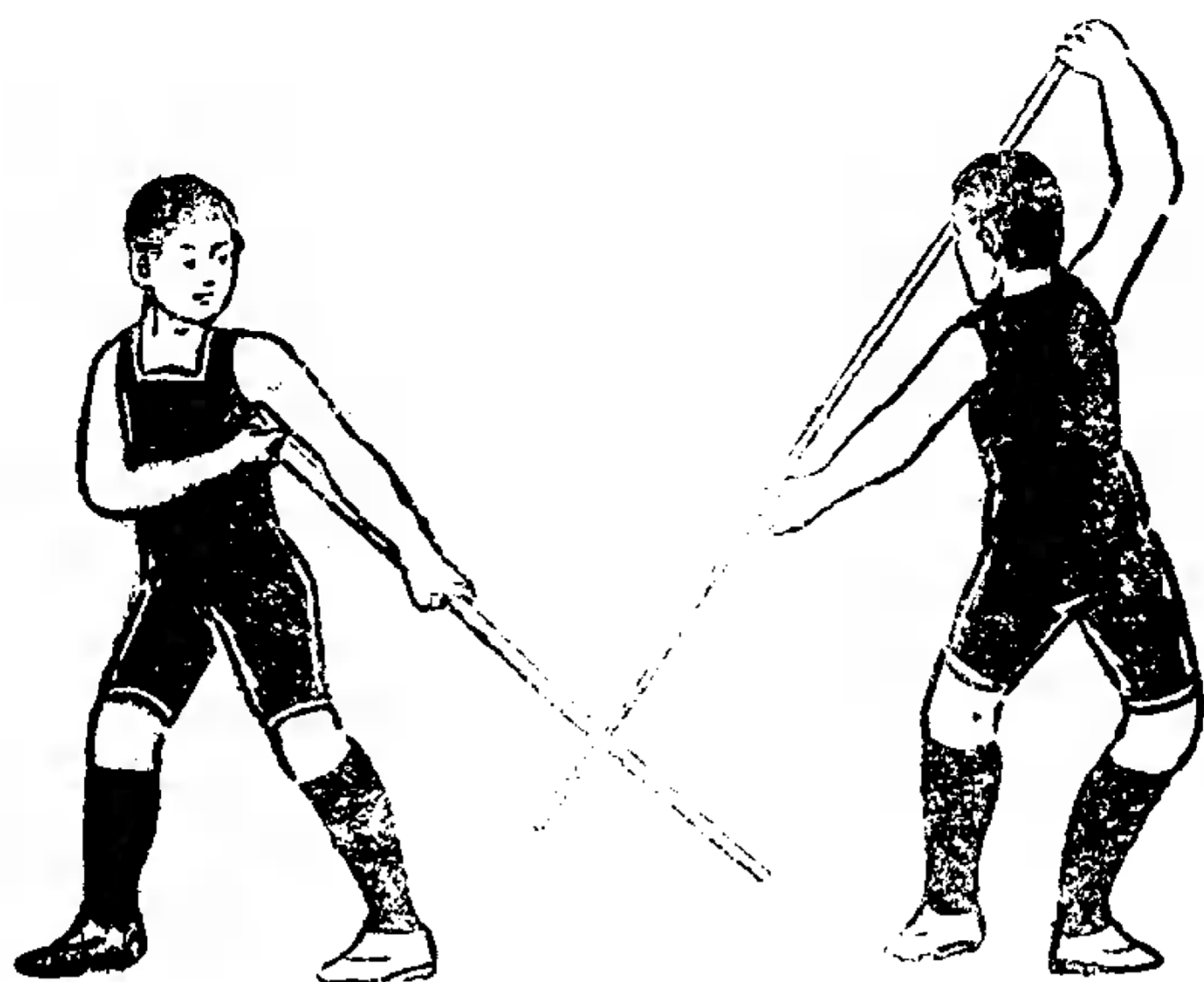
也。但此非揭棍正法。其所以然者。以在對習時。因形



頭。扁身進殺。參觀第八圖說自明。

勢的關係。目的固不在揭。而在因揭以圖第八手力上扁身之順利。故微揭使彼趁勢跳我側門。點入我前手方肋下。我亦趁一揭之勢。換步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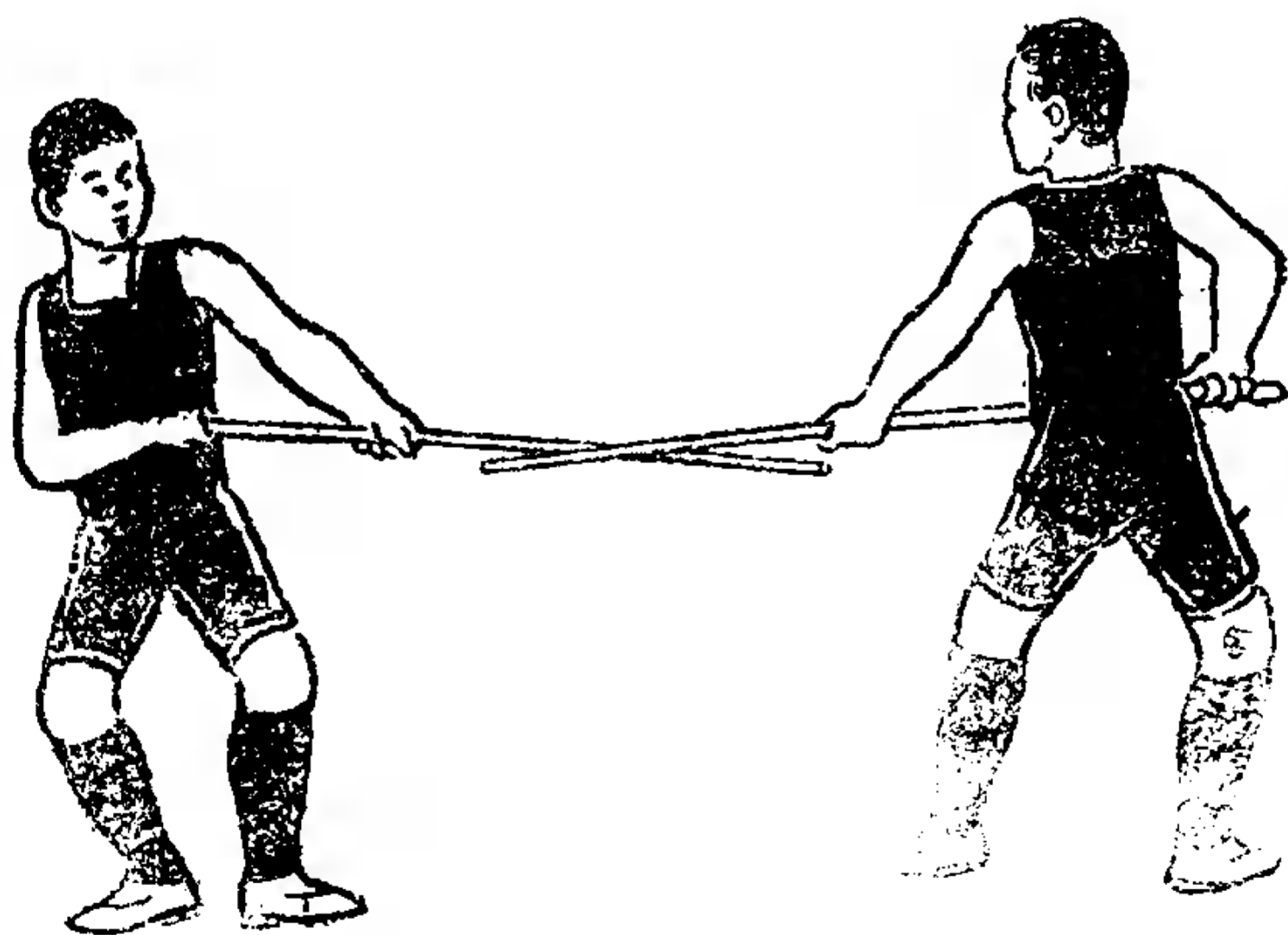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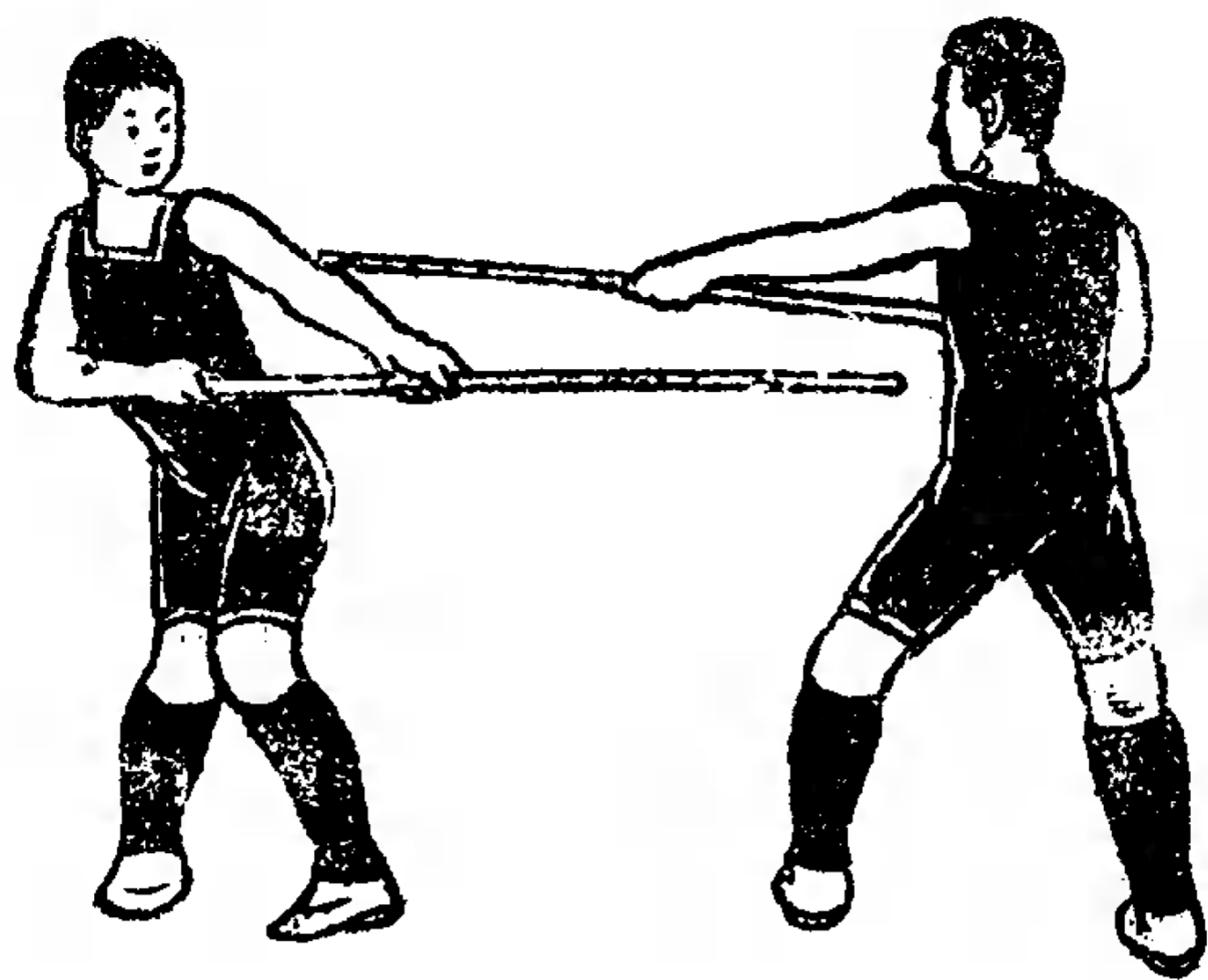
(9)(10)『說明』二圖皆滴水獻花棍法。(一)乙從小門點入。(二)乙從大門點入。此類棍法。最要在後手翻救得快。經中所謂



纏定他棍腰。卽是翻救得快。蓋拳棍皆重驚下取上。乙對準甲下部點進。而不深入。其意乃在使甲防下。卽翻穿攻上。甲棍若翻救不及。則是自虛上部。與開門揖盜無異。學者須知滴水獻花是守手。不

是攻手。然在棍法中。亦佔重要地位。由吞棍化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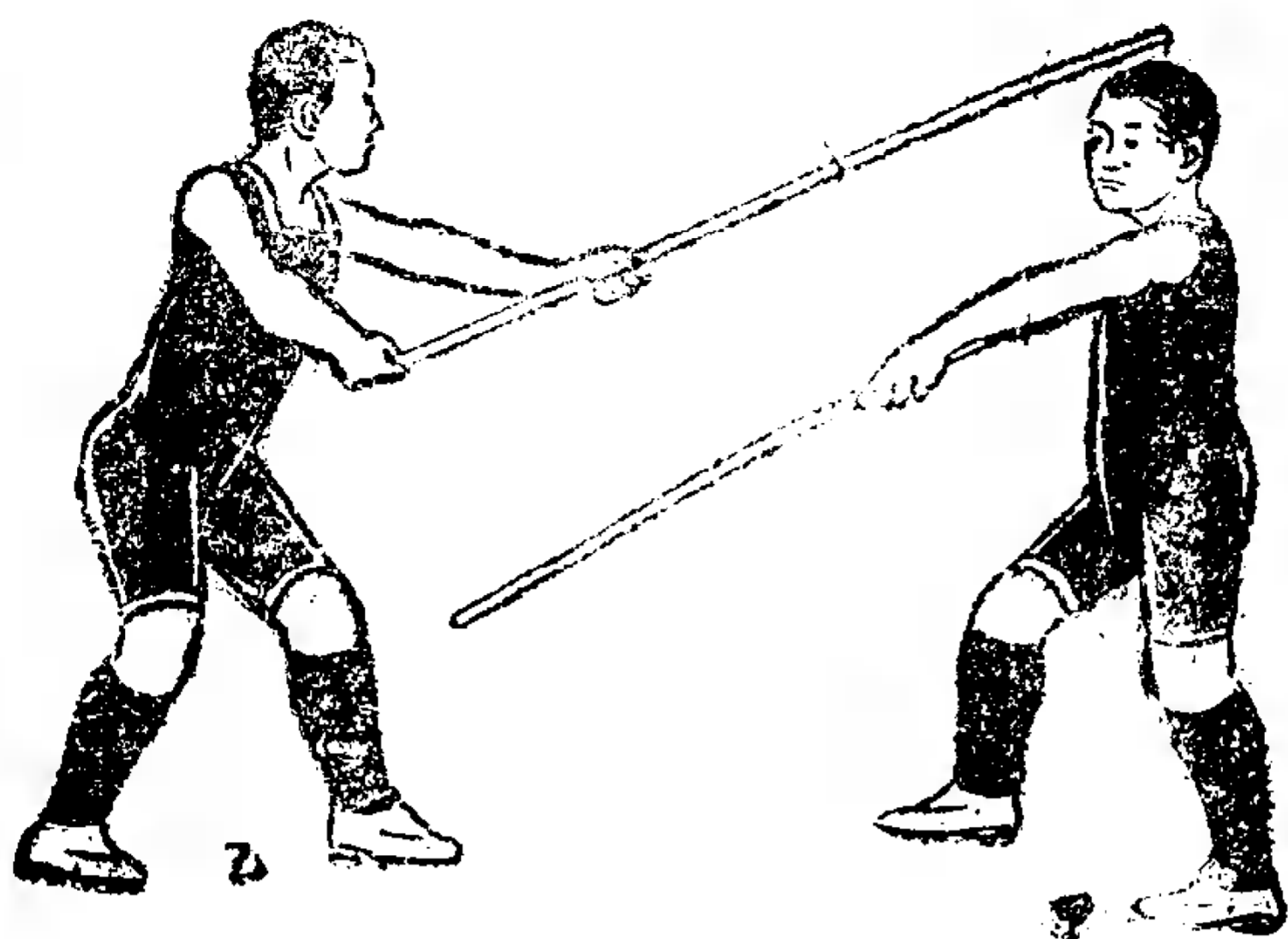
(11)(12)『說明』二圖即是一手並非有二種弔法。由(一)至(二)棍用力之處。在(二)兩棍交叉之點。甲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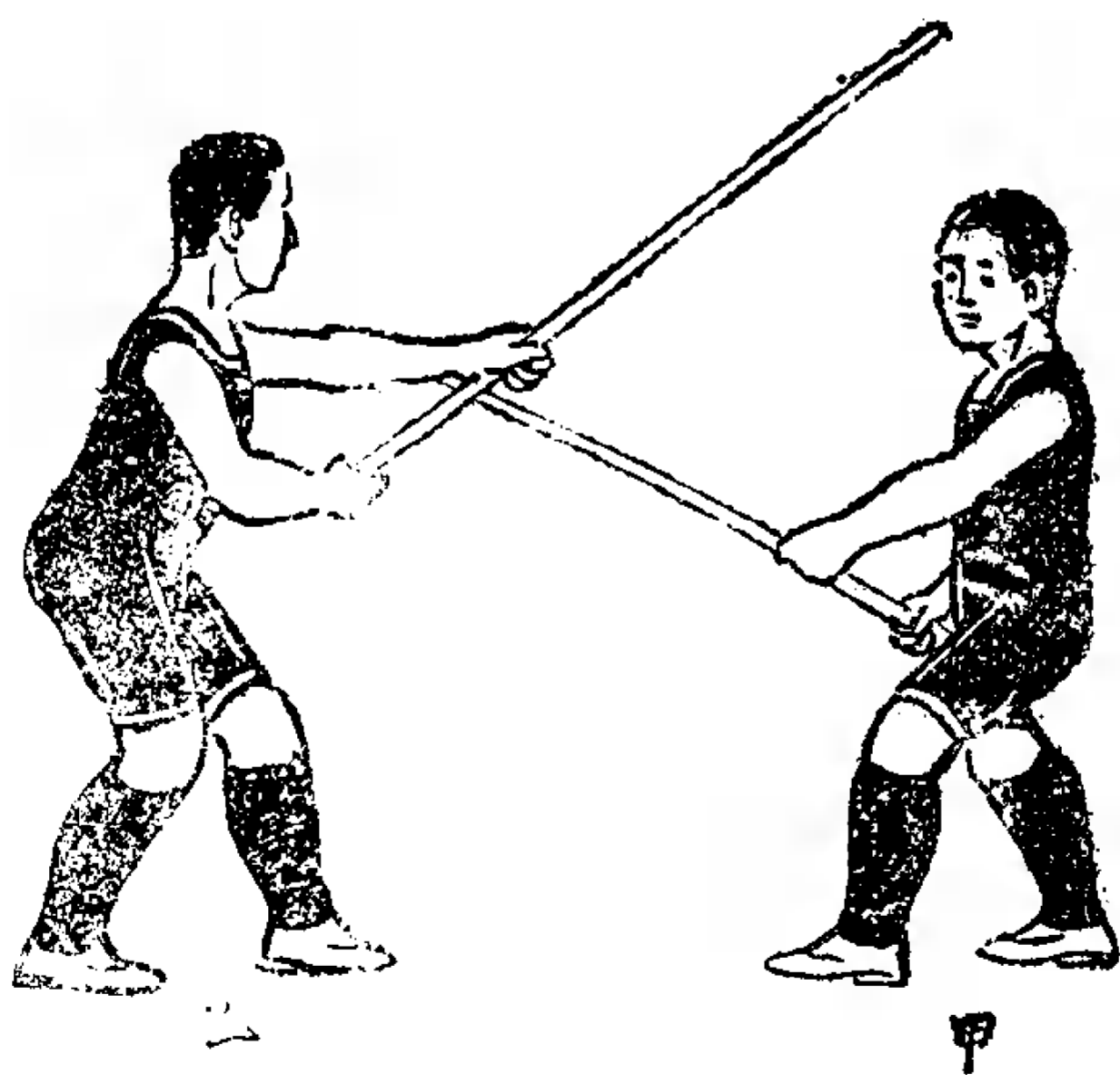
略有向後抽退之意。精神全在兩膀下沉。故能將乙棍弔住。與採磕不同。連貫第九第十滴水獻花式。乙抽棍過小門。甲隨同翻起。不使乙得穿入上部。乙即從中部刺入。甲棍佔生門。得後發先至形勢。可不顧乙刺入之棍。而竟對乙前膀點出。乙刺不入。祇得抽退。避開甲棍。甲乃趁

勢弔下。細觀二圖姿勢。自能瞭然。

(13)(14)『說明』細玩二圖姿勢。自能解悟下起接用法。(一)甲棍顛向下。故身上浮。(二)甲因乙棍從上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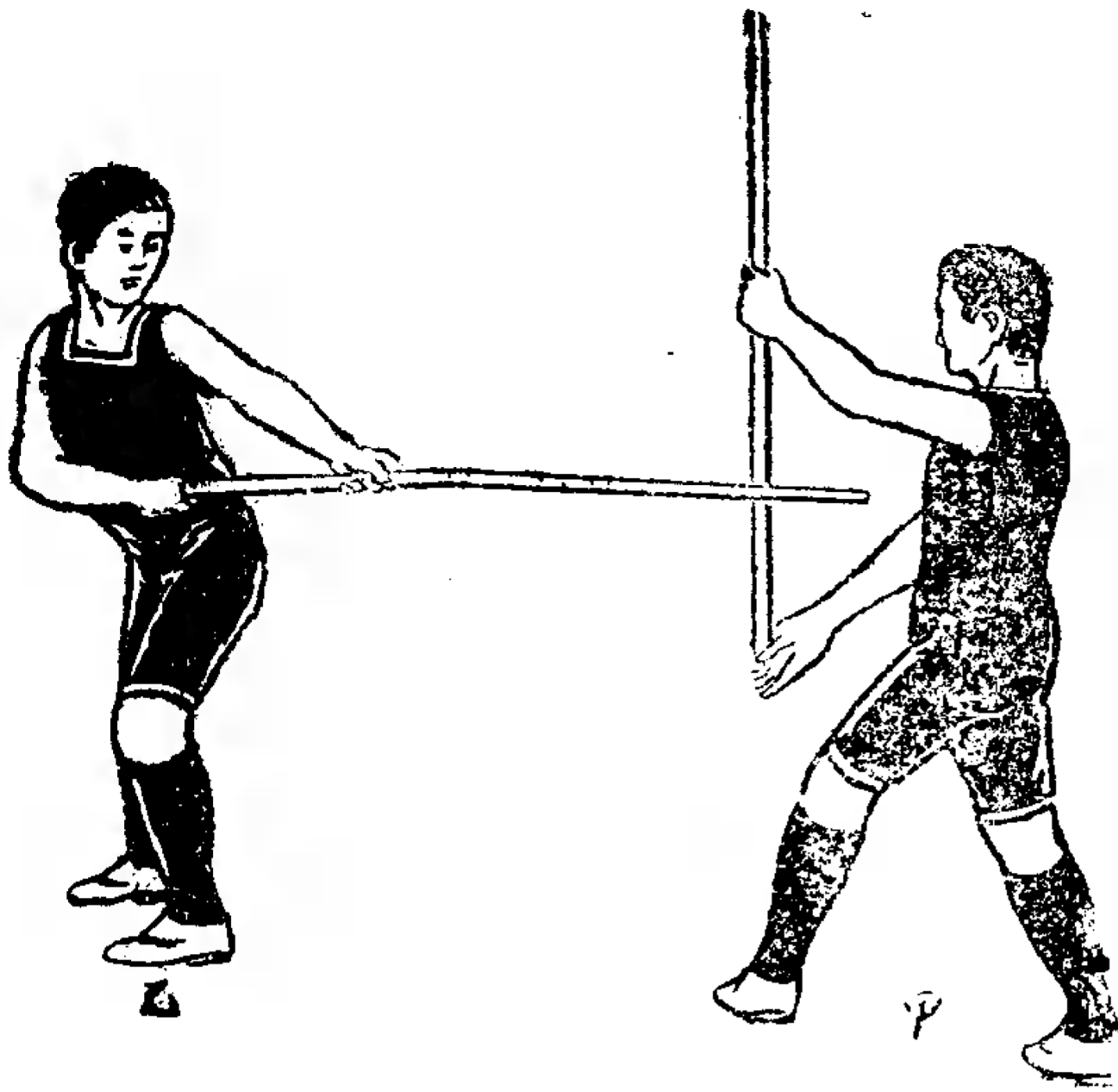
用力之處自知。



來。坐馬以避其鋒。而乘坐馬之勢。將棍顛一起。穿乙前手之下。後手之上。參觀以下條例『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註動作之法。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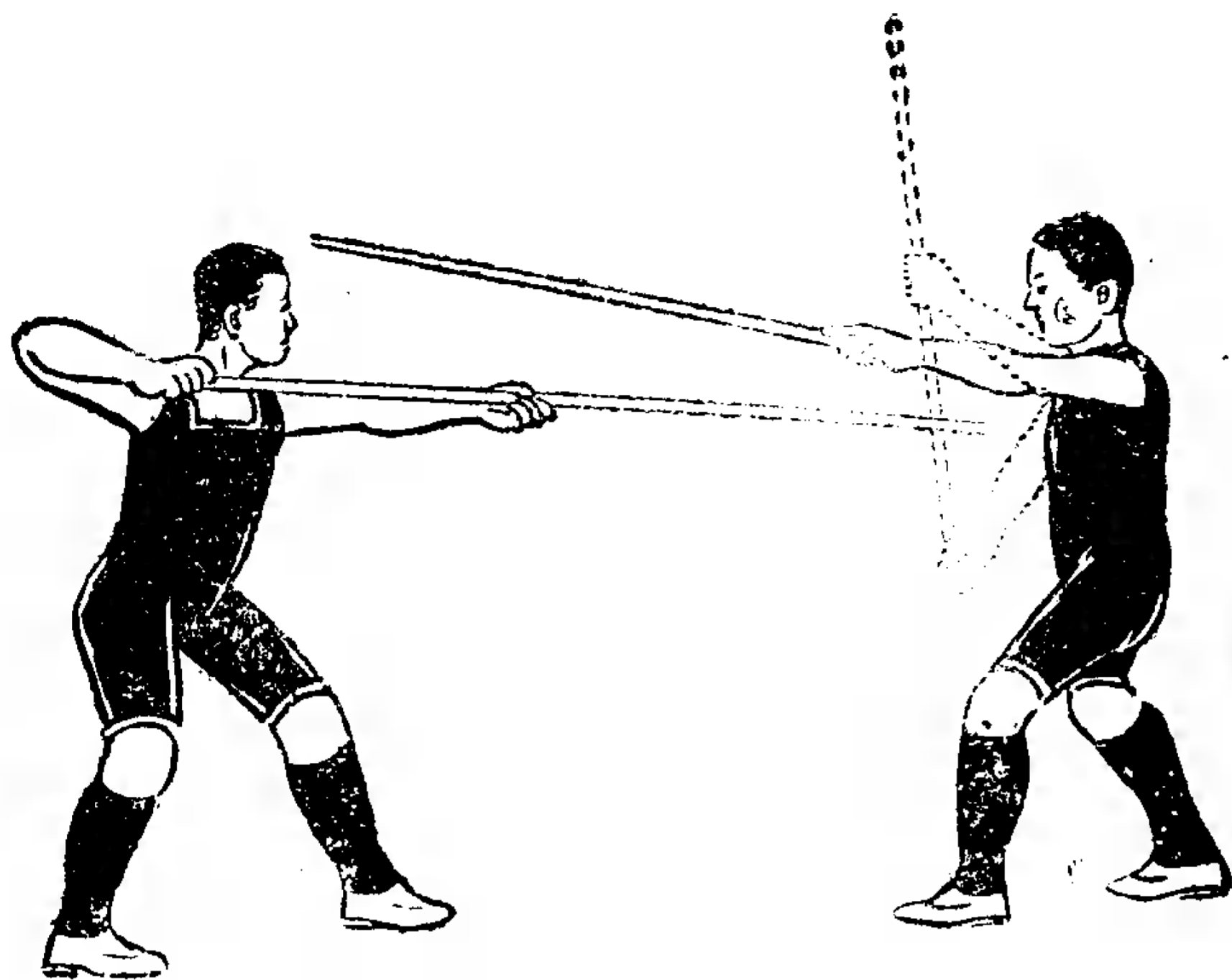
以上十四圖。於對習總步目中。習者引者身法棍法。皆已詳盡。惟圖中引者姿勢。多有刺謬之處。因注重在習者。故不多事說明。

擇條例中緊要者。繫以圖與說。俾學者易得其用力之處。



(1)『說明』以上獨習第一圖。卽此圖之甲。此圖所以表示用法者也。惟在獨習時。則有此種手法。對習爲臨陣。非不可用。較此便捷之法尙多。苟非故意誘敵。決無取乎此也。

(2)「說明」 圖中虛線。即第一圖姿勢。乙直符既被甲
蕩開勢不能不抽回以圖再進甲則乘其抽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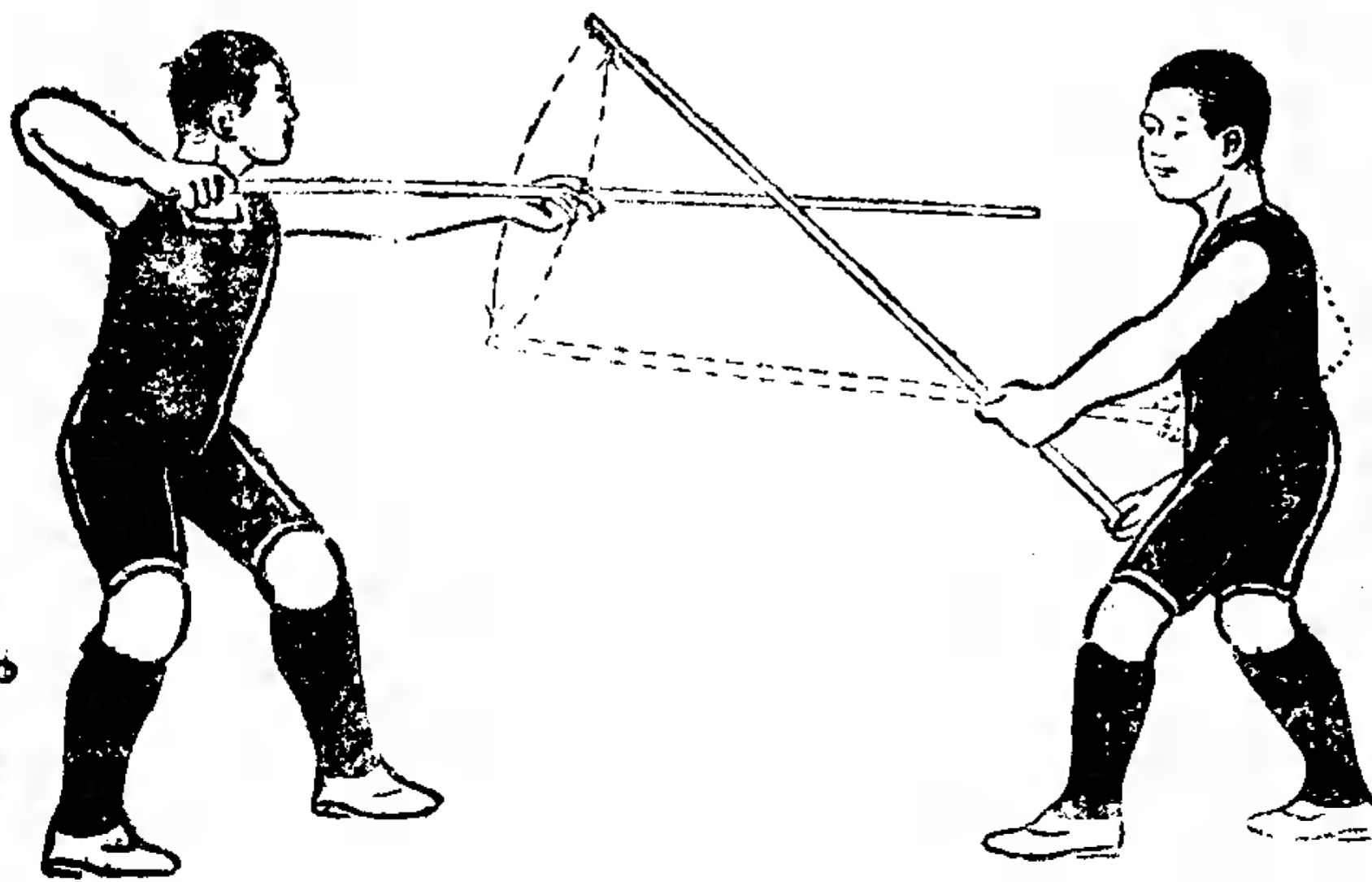


際順 勢將 後手 一拔。棍即 直劈 而下。目標 在乙 前手。不在 乙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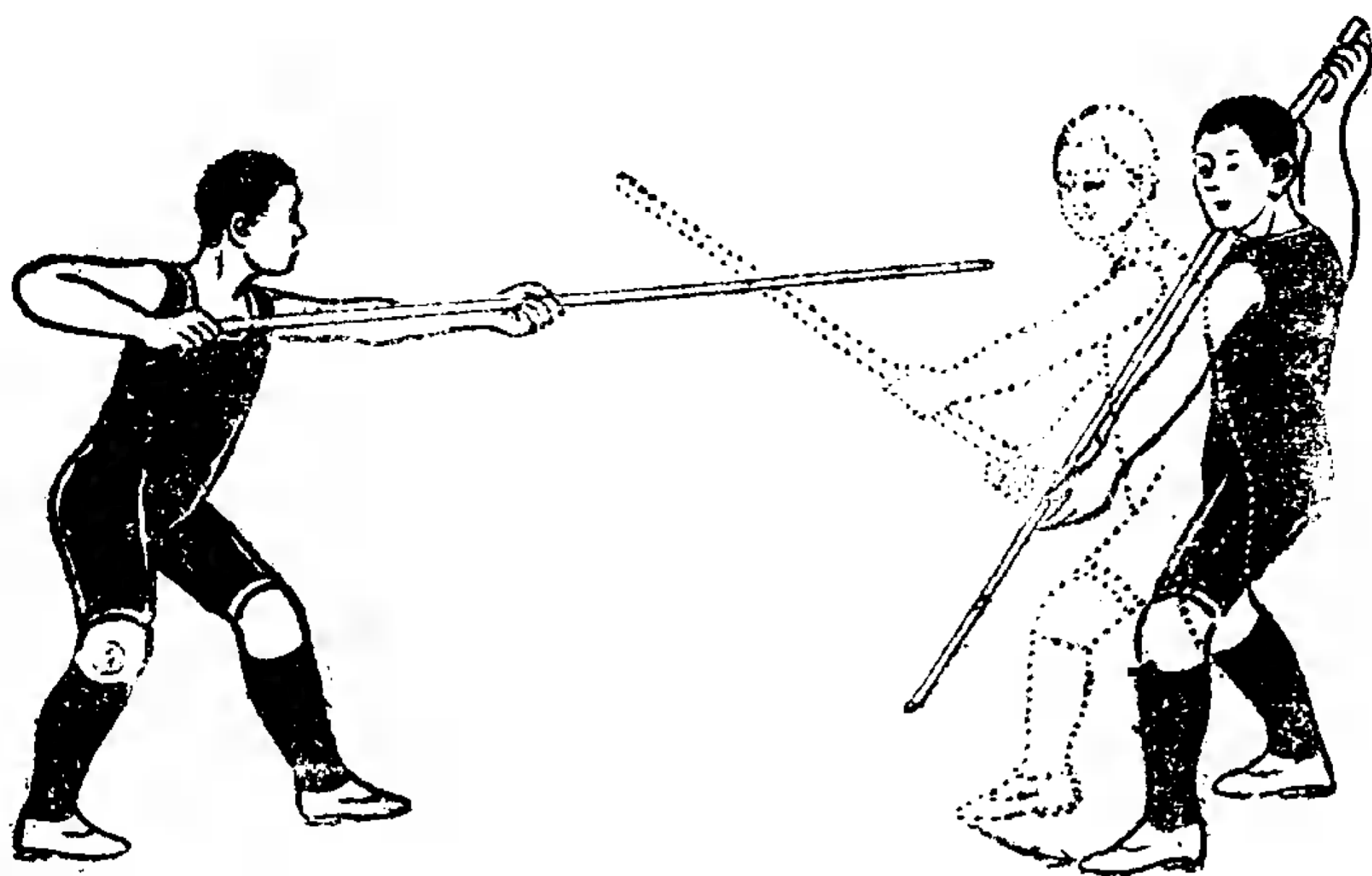
部。圖為將劈而未劈下之勢。

國技大觀 子母三十六棍 圖之說明

(3)「說明」 此圖係解釋條例中「他直殺
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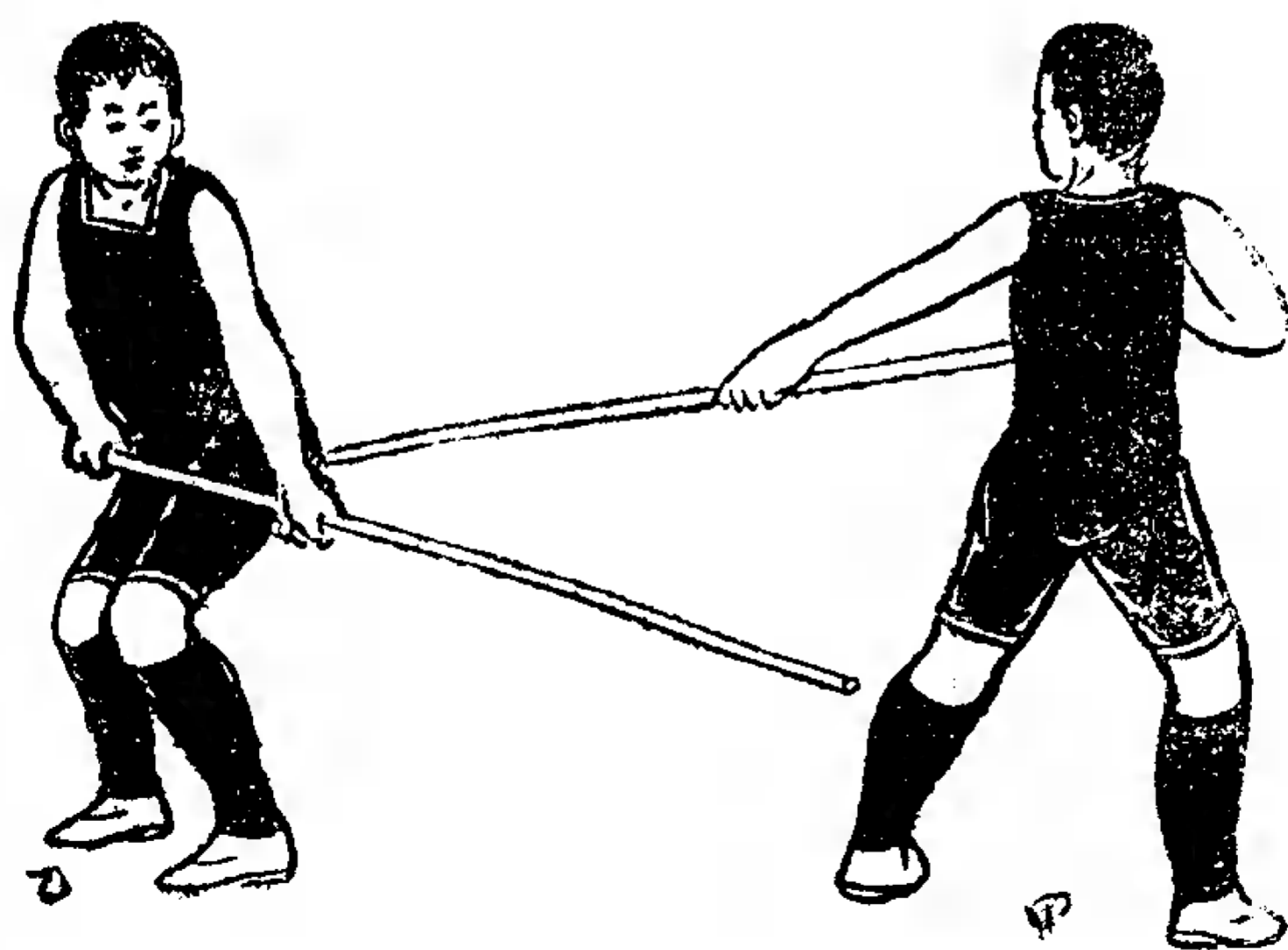


陰陽蓋殺去」意義。細觀條例註自知



(4)『說明』條例『喜鵲過枝有四。他直高打來。我將 (5)『說明』條例『治伏棍。須用小剪。離他手前一

棍抽過大
門。讓他下。
隨用大剪。
一也。』此
圖即是抽
過大門讓
他下身法。
虛線乃隨
用大剪之
起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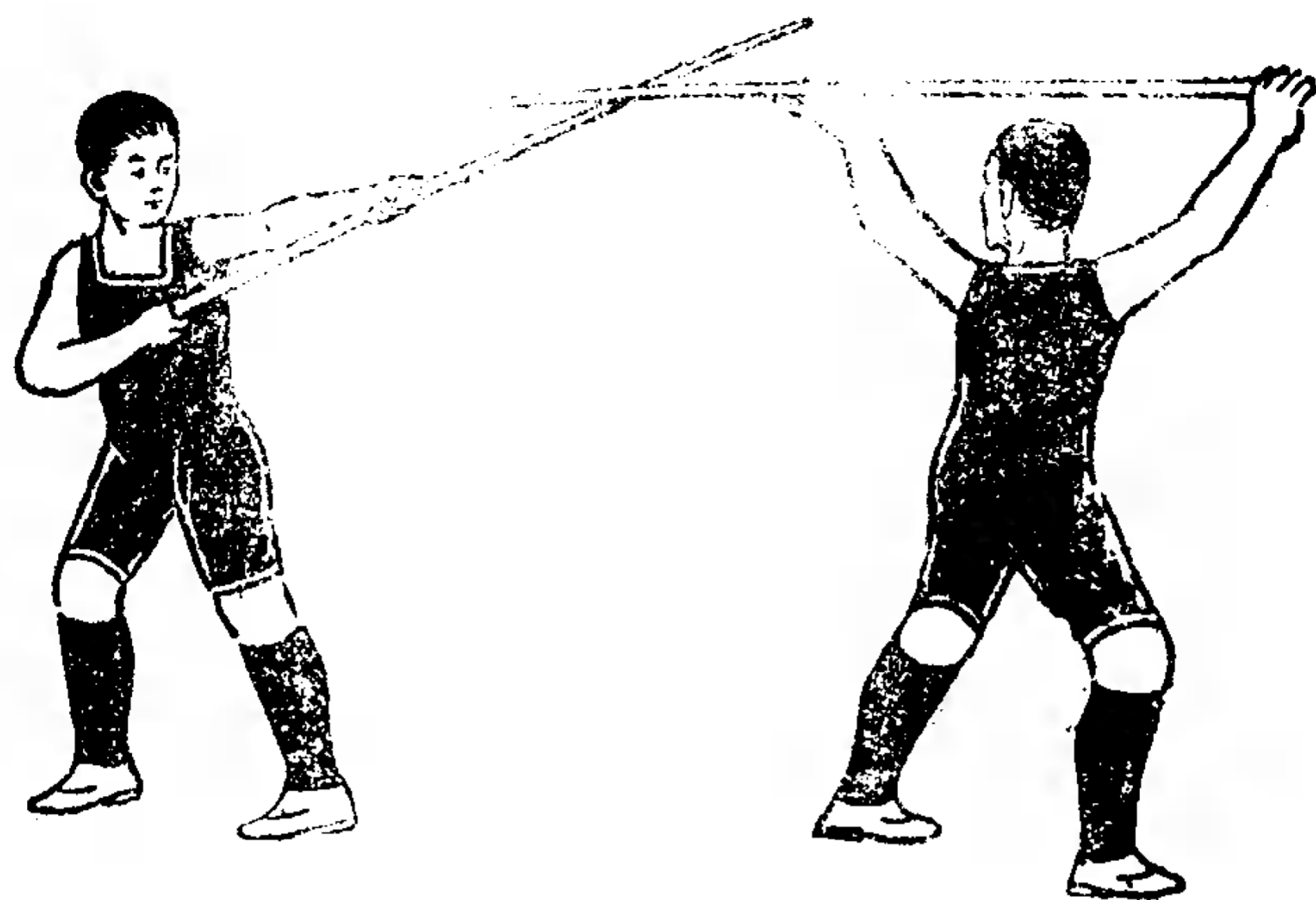


尺之間。他急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圖中

之乙。因甲
用小剪。將
急過大門。
甲或用揭。
或用飛風
剪。皆可緣
經中所示
棍法。僅交
手一二合。
注重在破
乙來棍。不

重來棍破後之變化。故圖祇能表明其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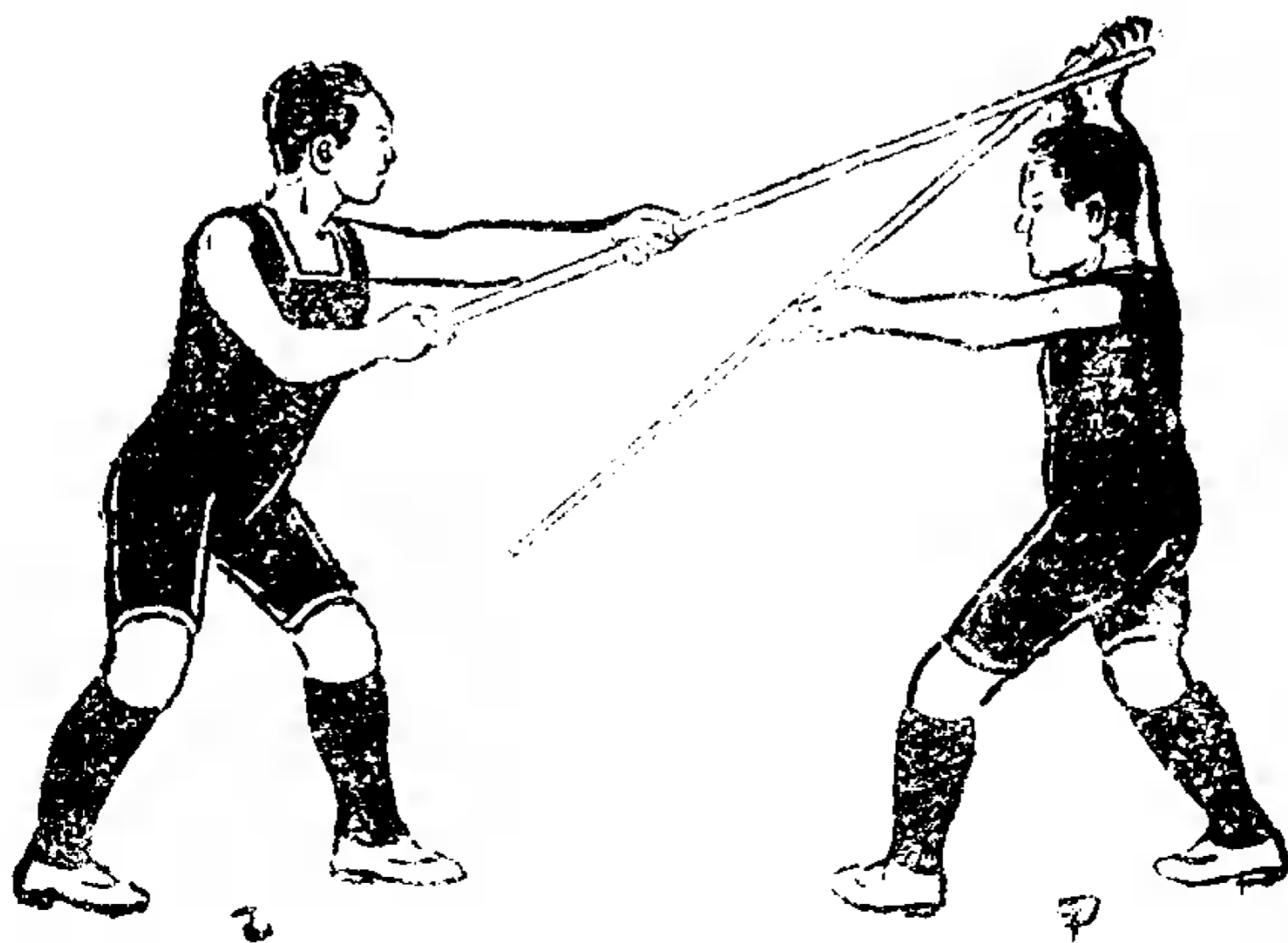
(6)『說明』條例『大門接兇棍有五扁身中攔接一



接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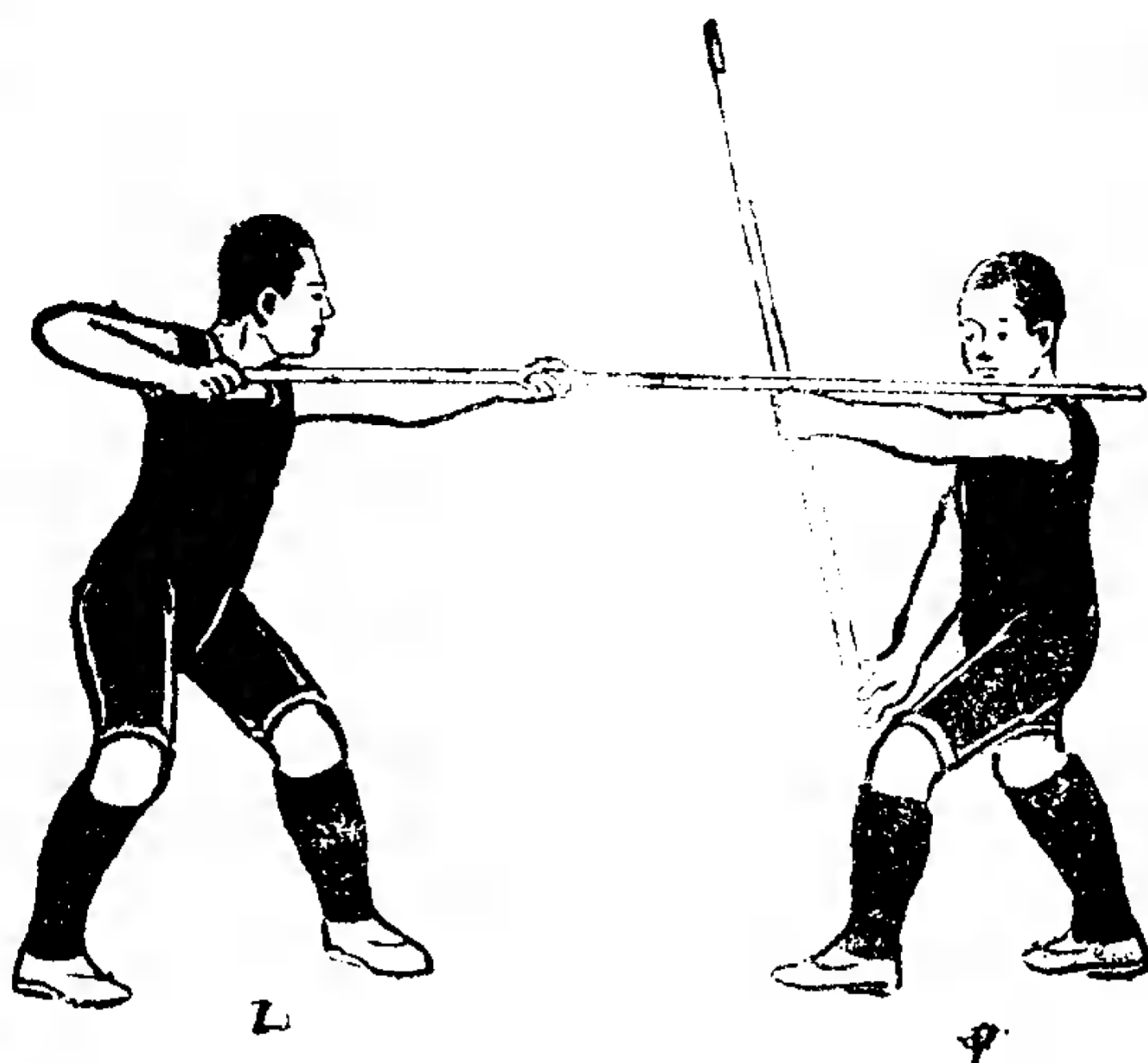
也。高棒
接二也
『扁身
中攔觀
對習第
八圖說
明。即能
領悟其
用力之
處。此圖
為高棒

(7)『說明』此亦高棒接之一。二者皆為棍中最
笨之手法。若翻救不及。必不受乙創。經中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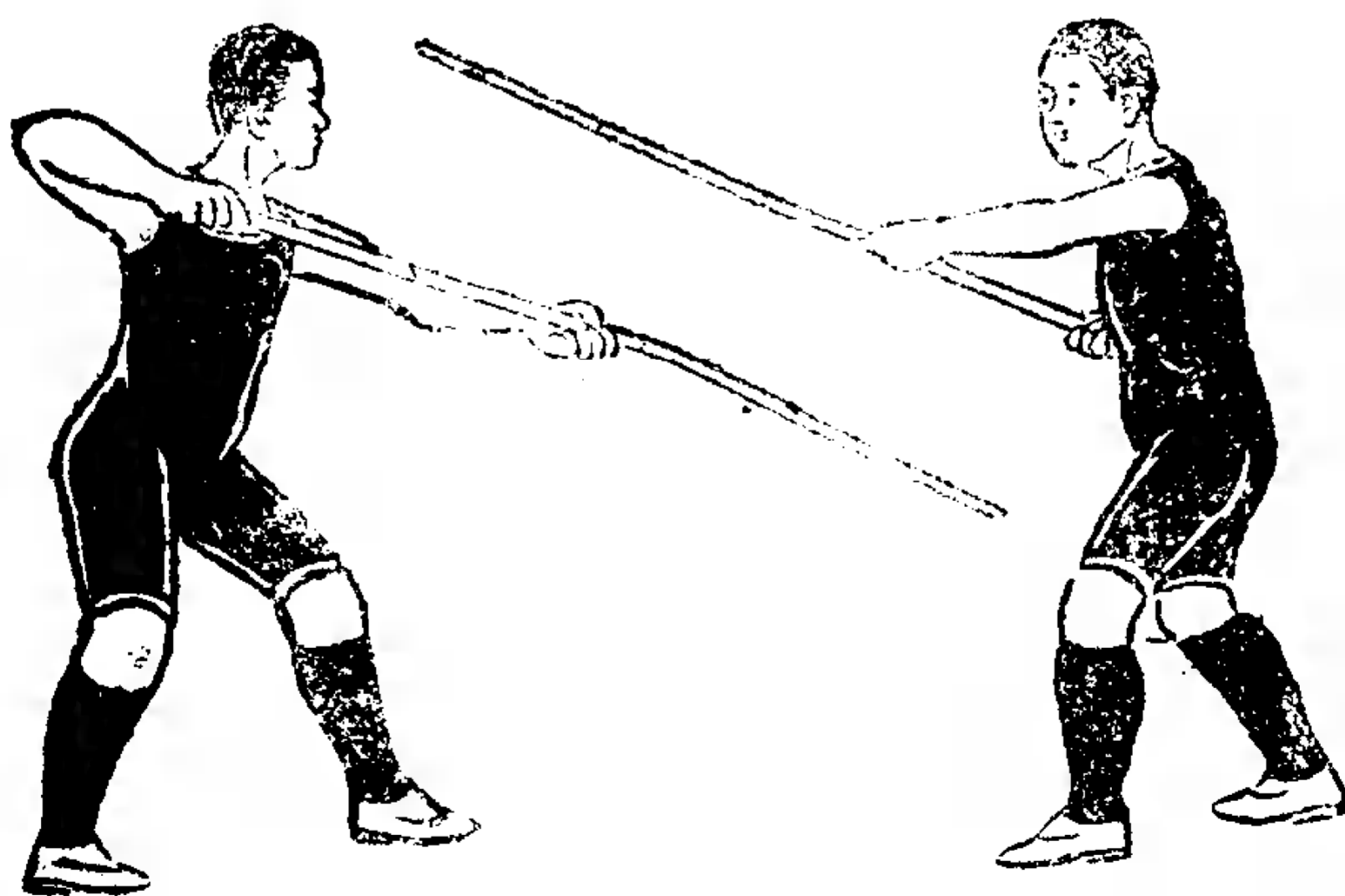
重在招架。故以為法。棍術精到之士。非意存
誘敵。絕少用此法。

(8)『說明』條例『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趁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圖中乙棍已臨身在小門、甲趁棍走一打、圖中之甲、乃將打未打下之姿勢、甲後脚宜偏右些些、乙棍並不在甲之前手上、圖之陰



陽不明、卒然看去、似甲以前手承乙棍、而乙棍之頭、已觸在甲肘上、世寧有此種棍法耶、學者但一措思圖中之甲、為直來橫受之姿勢、則自能明白圖中之誤點矣、

(9)『說明』條例『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務對他手直起直落』此圖即是前



獨習圖沉起兩棍亦即沉起破沉起之法也。甲乙雙方子午正對。須知不粘他棍亦不離他棍。離棍即乖子午。故經云。即離亦須即直。子午最要。

緊。不但此棍為然。諸棍莫不皆然。切記切記。

國技大觀

著者 賴

●子母三十六棍原名劍經

明俞虛江先生著

平江向愷然註釋

紀效新書中。載俞虛江先生所著劍經。以棍爲基。而通其法於各器。其以劍經名篇者。蓋以劍實爲諸器之祖。而茲篇棍法之所自出也。篇中實用之道甚詳。惜其圖過拙。姿勢乖謬。無以啓發學者。卽其條列。亦因圖不備具。初學者讀之。鮮能領悟其作用。愷然不揣謏陋。輒爲註釋。是否有當。俟質高明。

經中所示棍法。已顯然於條列中者。可分八母棍。二十六子棍。其未明示變化者。自尙無窮。然經中不舉其名。姑不贅及。學者苟能貫通其法。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固無須瑣屑言之。且言之亦千言萬語所不能盡。茲但就八母棍。二十六子棍。列舉於下。學者先明白棍路。然後能讀以下之條列。

(母棍)

(子棍)

穿托盤山托
仙人捧盤挑

壓打磕弔喝

滾攔高中下手捧

劈刺大小剪
鐵門錢扼經中作
肌字敲

牽倒頭
抽回滴水洗

推接直符

過枝經中所謂折脚大門轉小門
小門轉大門必用之步法拔

採鷄啄馬前
撇撇

二十六子棍。從八母棍化出。攔、穿、壓、打、磕、弔、喝、挑、滾、攔、劈、刺、剪、扼、敲、牽、滴水、洗、推、接、直、符、過、枝、採、鷄、啄。雖運用各有不同。然就其母棍。可略得其用力之處。以下再逐條詳註其用法。自能一目了然矣。

子母三十六棍

明俞虛江先生著

平江向愷然注釋

總訣歌

經中所示棍皆右手向前故註
以右手棍爲標準閱者注意

(中直八剛十二柔)、『註』中直、爲棍路之主、中平正直之謂、無論大門小門、身與器、(不僅棍也)皆須成一直線、即所謂子午也、總訣中重要語、故劈頭提出、八剛十二柔者、乃經中所示棍法之精義、當於以一條列註釋、讀者自能通曉、

(上刺下滾分左右)、『註』從裏上削者爲刺、反是則謂之滾、故曰分左右、即上來用刺、下來用滾之意也、法詳條列中、

(打殺高低左右接)、『註』打字疑揭字之誤、蓋打與殺、皆從高至低、亦不能作左右接、揭則由下而上、由左而右、殺則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接字不作承受解、當作進接解、一揭即進、一殺即進、從吐棍化出之接棍也

(手動足進參互就)、『註』動手即須進足、本爲武術中定例、不僅棍法爲然也 惟經中所示棍路、如咱、(一同喝)剗剪諸法、有腳進手不進、及手脚俱進之別、故曰參互就也、

解曰

剛在他力前

『註』無論爲拳爲器械、與人較時、第一要義、在扼人勁路、經中條列、頻頻言之、所謂力前云者、即經中所指新力未發之意、吾師王志羣曰、彼未動時

我不動、彼欲動時我先動、亦是剛在他力前之旨、此語釋八剛之連動、雋妙不可言、

柔乘他力後

『註』彼舊力略過、不必更扼其勁路、當以柔乘之也、勝敗全繫前後幾微之界、故剛曰在、而柔曰乘、此二字確切之至、學者細心領悟、自能得其妙用、

彼忙我靜待

『註』喜哉此解、一忙一靜、不必交手、勝敗已分矣、彼不忙、我當以計誘其忙、彼知靜、我當以計亂之、使不能靜、我則常在靜中、不受誘、不受亂、

沈機觀變、伺隙而動、靡不濟矣、無數妙訣、皆從靜字生出、惟靜然後能待、待字亦極妙、不知靜之義、不能與人較、不知待之義、亦不能與人較、蓋較時無所不用其待也、剛在柔乘、胥寓待義、

知拍任君鬥

『註』樂之節奏曰拍、高下疾徐不易之度、皆於拍上示之、此拍字、即作是解、蓋能知與人較時、高下疾徐不易之度、即任君來關、不慮不勝也、此語總

結上文、拍字亦確切不能移易、

總訣歌

陰陽要轉

『註』陰陽示兩手棍之式、掌心向下者爲陰、向上者爲陽、轉者、陰陽互換之謂、何以要轉、理實中庸、參透頗不易易、蓋拳棍皆倚彈力、不倚直力、手之陰陽

轉、棍之陰陽、亦隨之而轉、惟陰陽轉、乃能變直力爲彈力、惟陰陽轉、乃能使棍有浪、敵械觸浪自披靡、此語極緊要、不能漫然看過、又出手爲陽、入手爲陰、出入須轉動、亦即使成彈力之意、

兩手要直

『註』綜觀經中所示條列、於兩手要直四字、無所取義、果兩手俱直、將立窮於運用、若以直字、作子午解、則不應限以兩手、且專就兩手言、亦無在非子午也、

愚意兩字、疑是前字之誤、蓋經中棍法、前手未有不直者、此棍法之妙、全在直前手當敵、而以後手運用之、說詳後註、若於兩手要直句後、加後手加拔四字、則義自通矣、姑存兩說、以俟後賢、

前脚要曲

『註』曲前脚、則身之重量、於前脚有十分之七、即弓箭步也、取其部下易穩、

後脚要直

『註』任全身重量、分之三、斜直據地、用力在後、用意在前、步法中最老、而最易收穩實之效者、然進退靈巧、實遠遜丁八步、經中棍法、有丁字步、而無丁八

步、蓋當時爲訓練步卒之用、期其速效、而弓箭步、或亦爲當時最流行之步也、

一打一揭遍身着力

『註』由上而下、由右而左、謂之打、由下而上、由左而右、謂之揭、打時身宜起、揭時身宜沈、打者、以己棍壓人棍而進、

身起則壓重、揭者、以己棍撥人棍而進、身沈、則棍自起而有力、所謂一打一揭、遍身着力者、着遍身之力、於一打一揭之棍也、着字當作附字解、

步步前進天下無敵

『註』克敵祇在前進、進固是進、退亦是進、非退無以進、則退而後進、是爲進而退也、真退則敗矣、學者能瞭然棍法、較時

又能步步而不忘前進之旨、自無敵於天下矣、

總訣歌

視不能如能

『註』青年習技、鮮不輕敵、輕敵則無不致敗、故一語道破、視不能如能、

生疏莫臨敵

『註』然視人過高、己或不免生怯之念、恒怯亦致敗之由也、故繼之以生疎、生疎二字、下得切當之至、生則自疎、疎則虛隙多、何能臨敵也、

後手須用功

『註』經中棍法、運用全在後手、直前手當敵、上下左右、祇須後手略動、棍顛卽如法上下左右矣、故云後手須用功也、

遍身俱着力

『註』遍身着力四字、乃習技要訣、不特拳棍爲然、武技莫不然也、棍中不特一打一揭爲然、棍棍皆然也、所謂遍身着力、學者不可誤解爲着力於遍身、

乃着遍身之於棍顛也、此點最要看清、細心領悟、

動時把得固

『註』此語眉目清楚、把得固三字上、必冠以動時二字。可知固把、必在動時。而末動時、則不用固把也、此理即是有鬆有緊、有未動時之不固把、然後動時之把乃得固、若一味固把、其把轉不得固矣、

一發未深入

『註』此一發、指對敵時第一發而言、起手決不宜深入、深入必轉為敵所乘、敵亦不動、豈不相持至於終日哉、故祇以一發即止、不即深入、敵見我已動、必疾起乘隙、則我固未深入、正好因其乘隙、而乘其隙也、虛實變幻之妙、於此可得運用之端、此語宜與彼忙我靜待語、參互領解、

總訣歌

打剪急進鑿

『註』習技者、往往言先手、無後手、敵有隙不能疾乘、為習技不老到者之普通毛病、故訣曰打剪急進鑿、打剪非招架之棍、乃攻擊之棍、非打擊於敵棍未動前之棍、乃攻擊於敵棍已近身之棍、則是打與剪、皆在敵棍上、不在敵身上、若不急進鑿、敵且抽棍回擊、已則祇有招架之功、永無攻擊之日矣、不特打剪為然、茲第舉一例耳、響棍即已進殺、至當不易之理、經中言之綦詳、

後發勝先實

『註』明乎一發未深入之理、即能解此訣、一發未深入、是發者為虛、為奇、為誘忙、為亂靜、非實先發也、先實發、即是授敵以可乘之隙、故曰後發勝先實也、

步步俱要進時時俱取直

『註』此詳前註、取直、即是子午相對、無一根可以不對子午、子午不對、遍身之力、決不能傳達棍頭、人

還人、棍還棍、兩不相屬、以發不入、以守不固、人與棍時時能打成一直線、受攻之隨歸少、而人在棍後、敵不能破我棍即無由及我之身、若人與棍不成直線、則周身上下、皆受攻之的、有棍與無棍等耳、攻人攻其不直、受攻亦在不直、動則子午先破、子午破、即授人以進攻之隙、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便是俟其自破子午、而疾起直攻之也、時時俱取直極妙、

更有陰陽訣請君要熟識

『註』已詳前註、頻頻言之、示重要也、按以上訣歌、無語不中肯要、真可質之鬼神而無、百世以後聖人

而不惑、學者誠能細心領會、力行不惑、於此求之、有餘師矣、

習步法

經中所示為單頭棍、右手向先者、

起中平

『法』側身並足立、左手向內、握封棍兜、左手向外、握棍腰、與左手相距、從右掌心至右脅下之遠近、（起手時、不妨舉右臂、納棍兜於脅下量之、以定兩手距離之標準、）兩手俱直、此起手之第一步、諸勢可變、名中平、乃中平棍之機點、非謂此即為中平棍也、

推牽

『法』右足向前開一步、成弓箭步、棍隨步向前一推一牽、推時、棍與右臂成一直線、右臂與後脚、成一直線、推出右掌心向下、左手至右脅下、左掌心向上、陰陽自、子午自對、右手萬不可曲、不可移位、此手最好、非揭殺洗刷所能破也、牽、非殺、非壓、而其意又實向下、蓋順勢下牽其手、以復於推出前之形式耳、手不移位、則陰陽亦自轉、子午亦自對、

扁身殺

『法』後脚略向右折、就牽棍向左殺下、則身自扁矣、此為走小門之棍、亦名殿脚殺、右手仍要直、此棍初殺不易着力、棍殺下時、身宜隨左手略起、右手直沈、不動不屈、久漸有力、凡棍向左殺、後脚即須向右折、棍向右揭、後脚即須向左折、子午能方相對、總之步與身、身與腰、腰與手、手與棍、宜打成一片、如生鐵鑄成、方是到家、學者切記切記、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丁字回殺

『法』此以退爲進之棍也、法由扁身殺變此式、手不移位、暨棍向天、右手與左足

丁字步、面不易向、再以左足退後半步、足尖着力、起右足回身向左轉、轉成前棍扁身殺式、以棍殺下、此棍妙處、在兩手舉棍向天、擊身便退、而兩脚一定、即回身殺下、敵人見退、十九趕進、故用扁身殺以當之、何以不用弔、不用剪、不用磕壓、即此可見古人立法之妥善、不肯放鬆絲毫、以行險徼倖、而又深合乎物理之情也、弔剪磕壓、皆棍中之小手、用力區別、祇在分寸之間、訣中所示十二柔中之手也、於此若用小手、無論當敵不能準、即是眼明手快、不慮弔不着、剪不着、磕壓不着、而擊身向後、復回身向前、如此大起大落、亦豈弔剪磕壓諸小手、所能盡其勢、勢不盡、則收煞不住、收煞不住、則下部將因上部而牽動、自己且立脚不牢、將以何者弔剪磕壓敵人之棍耶

旋手

『法』就上丁字回殺棍式、右手仍直前不動、左手向自身一旋轉、棍顛自起碗口大旋花、今

加、從大門過小門、從小門過大門、胥賴有此旋手、乃十二柔手中、第一緊要之手、即過技手之所從出也、學者於練習時、宜以後手作左右旋、旋花不能過大、大則無力、直同畫圓而已、旋至棍顛如蛇吐信、但見閃閃而動、斯爲得之、棍不如矛之易着力、矛長而軟、棍短而硬、初習時、手與棍必不相屬、漸久漸能如意、敵棍粘之即靡矣、

進五步殺

『法』凡進皆用拗步、坐前脚、提後脚、坐後脚、提前脚、進時須靈活穩實、足尖

有不同、因舉棍不能如前之高也、

跳退三步原位

『法』此退亦用拗步、不過進時先提後脚、退時先提前脚、其法一也、退勢易遠、以五步進者、三步即能退至原位、跳步不開進近、一則其退

二其棍頭有沈起之勢、故過時無不用跳者、

直打直挑進五步殺

『法』此手最利與長兵接戰、手法略似雞啄穀、又似流水點、而實沉、範圍較沉小、挑似揭、而實起、範圍亦較起小、

間、搶長兵小門之妙法也、此手則大打大挑、並大門直入、故曰直打直挑、學者須認清二直字、不屬於挑打、乃從大門直進之意、打似殺、而實沉、範圍較沉小、挑似揭、而實起、範圍亦較起小、挑打祇在一尺之內、棍着力處、亦在棍頭下一尺、若誤用揭殺、則不成棍矣、揭殺上至眉、下一膝、起落於二尺之外、進五步、必至手慌脚亂、世無此棍法也、挑打進五步、以殺收傾進之勢、既得力、復穩實、斯爲妙棍矣、進仍拗步、最忌輕浮、騰步進法、騰步亦先提後脚、但不提過前脚、恰至前脚踵後、卽坐實、而以前脚騰進、再騰亦如之、

腰刀挑打

刀處也、

『法』就上手進五步殺、換步一挑一打、挑打時、後手握棍兜、以肘緊貼腰眼、其

滴水獻花步殺

『法』手勢略近仙人捧盤式、然其用力與致用之道、皆絕不相類、仙人捧盤是正面以胸當敵、因來棍太凶、不及退避、或有意權敵棍之輕重、雙

手舉棍於頂、警以當之、其棍平橫、力在棍腰、棍法中之最笨而無理者、滴水獻花則不然、用力仍在棍頭、在敵棍已入吾下部時、抽棍剪洗、皆來不及、遂用此棍、用法、就前手腰刀挑打步、後脚橫開一步、前脚隨橫開後脚之後、以膝納腿彎下、身往下頓、同時前手不屈、後手舉棍兜於頂、棍斜立如滴水、此手之難、最難於使後手之力、貫澈棍頭、力不能貫、則棍頭無花、無花卽不能驚開敵棍、此棍前手忌全握、祇能握棍之半於棍下、掌心向上、後手則必固握、一獻卽起、納腿彎下之脚、退原位作後脚、翻棍殺下、滴水必繼之以殺、且其殺必急、緣此手既不易着力、而後手高、

變化尤難、故不能不以急殺自救、此等手法、用處絕少、惟不可不知之耳、

跳退三步原位進打

『法』前手進五步、不挑不打、進後始殺、以三步跳退原位、亦不進打、此回換直挑直打、進五步殺、三步跳退原位、即須進

打、此種式最利於臨陣、進退靈警、變幻尤妙、此進打、並非進步打、乃換步向敵大門打、亦與挑打之打有別、挑打之打、用力同殺、而範圍較小、此打用力同沈、範圍亦較小、區別之點極微、學者但依式連貫演之、自能領悟其不同之點、非註者所能面壁虛造也、

穿後手馬前鷄啄進三步殺

『法』此非一棍、連數棍為一氣也、穿後手為一棍、馬前為一棍、鷄啄為一棍、殺為一棍、穿後手

、即下穿棍、彷彿挑棍、向敵人前手、後手上、直穿入挑起之棍也、演時承上手、後脚用喜鵲過枝法、向前橫開一步、前脚隨之、變為後脚、就前手進打之棍、順勢向上一穿、此為一棍、即承此式、復以後脚向前橫開、如下穿棍步法、由過枝步、變滴水獻花步、後膝前脚腿彎下、身往下頓、棍顛點地作響、即是馬前斬草棍法、今人多以棍撲地、謂為馬前斬草、失之千里矣、棍顛點下後、急翻前手於棍下、後手隨握棍兜、一擺至前手肩窩下、略似滴水式、兩手陰陽一轉移間、作用極大、此手不屬於馬前、亦不屬於雞啄、而為馬前雞啄兩手連貫之必經手法、轉後、陰陽復一變換、前手轉上、後手翻下、舉不移向、後手着力、一起一落、棍顛如鷄啄殺、前手要直要穩、後手不可左右擺、後手擺一寸、棍顛差一尺矣、鷄啄棍最忌偏顛、偏顛則成揭殺、更忌浮泛、浮泛則成流水、又忌過火、過火則成挑打、手手區別、祇在分寸之間、足見古人立法之妙、真無微不至也、雞啄畢、直前拗進三步、與前進五步殺同、此為式中連進棍、最好最好、

馬前斬草進三步殺

『法』與上馬前同、惟換一步、使左右均著也、換步法即前過枝步、無雞啄、前後手不用轉換陰陽、以棍顛點地進第一步、二

步提平、三步提起、腳踏實地、同時殺下、

跳退原位

『法』此不需步數、但必跳退原位、因前已明進六步、增進兩步、一馬前一步、難

三步退、退本易遠、而又多為敵進過猛之故、倘退與進之速率相等、將無以逃敵人之猛攻、故退皆用跳、第求其速、不慮其輕也、五步作三步、蓋至多之數、能作一步二步跳退、固更佳也、此退不言數、至多當以五步、退至原位、

打沉讓他先起穿後手

『法』就跳退原位時棍顛向下、右腳向右橫開一步、左腳隨

他先起穿後手者、乃釋明此手之作用、謂已棍被打沉、己身跳退後、不宜急進、他必追來、儘管讓他先起、我過一步穿其後手、即無不克、此後手、不作執棍之前手後手解、趕進之手、皆為後手、與前穿後手同、故皆在跳退原位之後、即前之直打直挑、亦是接人後手、

抽回

『法』從吞棍化出、惟此手右手須屈、而左手要直、就上下穿手、將棍抽回、與肩平行、右肘緊貼胸際、掌心在左乳之上、一掌許、面不易向、

弔前抽回

『法』就上手抽回之式、向前挨身沉下兩手沉直、即是弔棍、其作用能將敵人之棍

、打殺剝離諸棍、前手皆揚起幾與肩平、後手在前手之肋下、此則前後手皆下垂也、弔後仍如上抽回、（前字疑翳字誤）

三腳並進五步

『法』即以抽回之式、以三腳並進五步、手中棍無動作、故不妨並進、

殺進

『法』即抽回式為殺進棍、

大門趁棍走

『法』以旋手棍過大門、同時上半步、所謂趁棍走者、偷出敵棍下、趁棍破其大門也、

小門趁棍走進直符殺

『法』用過枝步轉入小門、仍以旋手偷轉、趁棍以直符送書大門為虛、門為實、二手連環、最易破敵、故於小門加以直符、直符即中平搶也、

洗

『法』形勢略似滴水獻花式、而精神作用各別、以之承直符式後、實連屬妙不可言、極起沉吞吐之能事矣、法當坐實後脚、身隨向後微仰、後手直舉向上、前手直向下沉、身在棍下、棍着力處、祇在棍頭以下尺許、

倒頭

『法』此亦因勢利導之棍法也、後脚向前進一步、後手變前手、以棍兜順勢壓下、兩手俱握棍腰、兜順所餘相等、後手貼緊腰眼、壓下始有勢、

直打

『法』退回上手所進之步、順轉倒頭之棍、劈中打下、右手仍作前手、

直起磕

『法』承直打、作直起、乃沉起大兩棍演、時兩脚立平步、身當隨之一沉一起、棍頭始易上力、棍上下成一直線、有絲毫偏倚、臨敵即不準矣、沉棍帶牽為磕、磕時左脚踏退半步、即如法、

打殺擺腰

『法』右脚亦退半步、與前退左脚仍成平步、再劈中一打、打後左脚再退半步、擺腰向左一殺棍、此破人大小門連進之棍也、神妙不可言、

進三步剪殺

『法』因上手有腰殺、敵大小連進被破、復遇擺腰殺、勢必跳退、故追進三步、先剪後殺、剪與擺相類、用力在顛下尺許、亦略類揭、然精神與擺揭

俱異、擺之力在橫、揭之力向上、剪在不橫不上之間、祇略飄敵棍、使驚開一線之路、即放手殺進、此處不用揭、不用擺、蓋承上手之勢、敵已敗退、有剪即足、且較快也、

跳退原位

同式、可隨學者隨意翻新、無關緊要、以精神完滿爲歸、惟棍不宜倒豎、普通多用丁字步收。此式以中平起、則以中平結爲最好。

愷然按 此棍迎貫演習、其轉折承接之處、經中未曾說明、學者縱善領悟、亦不過得數散棍之用、於演習時既感不便、而棍顧着力尤難、蓋無論拳棍、演式過少者、其身手步法 必不能連屬一氣、與人較時、後手必遲鈍不靈捷、勉強求快、亦輕浮不能入木、因專習散手、心目中必存一敵如何來、我如何應之念、此念一生、必偏重手法、於肩腰及中下部、轉忽忽習過、不知中下部不實在、無論手法如何靈捷、用時徒自障其目也、演式雖亦不免有如何來如何應之念、但式中有一定進退左右高下疾徐之度、又有若干手法、變化玄妙、就式中不能遽別其致用之方者、祇能依式習之、習之既久、心手相應、向之不能遽別其致用之方者、亦一旦豁然貫通矣、然後手手提出、一一散演、致用時、庶不致有上無下、亦無輕浮不入木之病、此演式之所以爲最要也、經中所載棍式、僅存其名、理與法皆不可得、習者將何以融會於心、而傳之於手哉、余註其法、并及其理、習者或可借爲迷津之筏、然註中頗有與以下條列不符者、如直起磕、滴水、馬前、雞啄等手、則在習者演練既熟後、自能得其拆散之法、拆之即相符矣、即式中第一兩手起中平、亦有兩法、茲但註其易習而易明其作用者、法當於下圖說中詳言之、

總步目

此從式中提出、與學者以拆練之棍路也、可單練、可對習、並連貫演習之棍式、亦非江湖上賣藝者所演之對子、對習時、引者按路入引、習者依法架

格、久之出手自有分寸、兩眼着路、亦自明晰、茲註對習之法

直破打刺大剪

「法」習者與引者對角立、二人所持之棍、大小長短輕重如一、引者專攻、習者專守不攻、故此中無一進殺之棍、因習久手眼敏活、於實地臨敵時、有隙自能急進、對演時、出手尙無分寸、若進殺必至傷人、將無人願居引者之任矣、須記、對演時、習者祇有半步進退、引者則或左或右、按此中所列棍目之路、棍棍引之、例如直破、打、刺、大剪四棍、二人對角相距伸手一根遠近、習者不步起、張胸對引者、左手握棍兜當胸、棍頭置地、亦揚起右臂、二右手握棍腰、揚臂上豎、以示空虛、引者起丁字步、左手握棍兜當胸、習者對來棍正中劈下、以劈人同時一聲喝、引者右手下、如法握棍、踏進半步、向習者胸中則去、習者對來棍正中劈下、以劈響爲度、引者急將棍抽回、跳過習者右邊、從小門放手刺入、習者變弓剪步、後脚略向右折、（以與己棍成一直線爲度）就這纔劈下之棍、向來棍握手前一尺處打下、一響即鬆、引者見響急退、過左小門、直對習者頭頂劈下、即快無妨、因習者換步、較引者容易也、習者前脚不動、後脚向後折、對準來棍頭下尺許之處、挨棍刺下、亦須挨着使響、引者不待刺下、即抽退、過右小門、向習者肋下刺入、因肋下空虛、即示引者以進擊之隙也、習者俟來棍離肋五寸之際、右脚略向後折、就上手刺下之棍、翻手對準來棍前手上二三寸、往右一剪、兩棍交叉、棍頭皆向下、此大剪最難着力、因前手揚直、後手左右脅下、遍身之力、殊不易使貫澈棍頭、中小剪、則後手一當胸、一在左肋下、棍兜有所依傍、棍頭上力、自較容易也、凡對習時、習者須念正習何手、即虛何部分、明示引路、使引者得乘隙進擊、因以應習之手架格、方得合拍、習之既久、手眼俱有分寸、臨敵自把把握矣、習者引者、宜隨時互換、始能發生興趣、勞逸亦得平均、始終未嘗對習之人、獨練雖久、一旦臨敵、兩眼必認棍不準、敵棍之力路、必不能恰恰扼着、且式中棍法、於臨敵時皆有變化、不但進退左右、高下疾徐、有所差異、即兩手之陰陽轉換、與用力之深淺、皆非實地練習、不能領會、且對

敵無不響棍、經驗富足、胸有成竹者、聞響能大助氣力、而未嘗對習之人、則聞響心驚、眼閃手亂矣、經中所提出對習之手、皆直截利用之手、非花架子、

小剪

「法」剪與攔殺不同、攔之力在橫、殺之力在直、剪之力、則由橫而直、略與刺彷彿、然刺

不剪棍而剪手、限用于中部以下之來棍、若以高殺來、則小剪無所用之也、引者就上手之勢、再過右小門、逼進一步、用流水點、向習者前脚脛骨點下、習者不閃不讓、急將棍往後手吞一尺許、坐頓下步、對準引者前手二三寸剪下、因是對習、不能對手下剪、恐習者手重、引者手慢、致傷指也、若二人對習已久、疾徐合拍、則不妨對手剪下、引者攔半手、以棍當之、更嚴緊矣、

揭

「法」用手揭、不俯身、不進步、故曰用手、此亦爲對習說法也、前手須揚得起、不與肩平行、須知高低不在手而在脚、步不能頓下、手低無益也、與人較時、遇同邊棍、（我以右手爲先

、彼以左手爲先、相對同邊、故謂同邊、）步尤宜頓得下、前手尤宜揚得高、小門方得嚴緊、對習時、若用俯身、則終身前平支不住、後手亦無工夫矣、揭殺爲棍中極適用之手、故于對習時、認真研練、務使力上棍顛、揭棍對習、引者偷棍過大門殺下、習者將吞尺許之棍吐出、坐頓後脚、對準來棍手前尺以上揭起、過低則棍重難揭、過高則易揭空、而來棍亦容易脫橋、容易偷過、所謂扼力路也、如此一殺一揭、最易上力、殺起後脚、逼身之力、漸久自漸着于棍、較獨習事半功倍也、

力上扁身

「法」此扁身中攔棍也、前脚踏進半步、後脚右折半步、棍吞退尺許、後手緊貼腰

、故扁身避開敵棍、急吞棍、急進步、而發胸一擊也、引者因上手殺棍被揭起、急跳退一步、抽棍從左小門、猛烈刺入、刺時隨進一步、故扁身加力上二字、在真對敵時、此爲性命相撲之棍法、已入棍內、但認敵身、脚踏處、山岳搖動、雙眉一豎、牙關一緊、全身氣力、都在兩膀、兩膀氣力、

齊貫棍顛、一聲斷喝、肩腰俱進、那怕鐵金剛、銅羅漢、不死亦重傷矣、然對習時、祇能而引者棍上盤下、此時引者抽棍不宜過急、必俟響後方退、因對習之目的、在習者、不在引者、引者抽退過快、習者時無以自覘其出手之分寸、對習棍棍須響、即此理也

滴水獻花

【法】前式中已詳言其法、引者俟棍已響、亦吞棍尺許、坐退半步、對者小門下部點入、因上手習者已入棍內、引棍伸出習者之後、非吞退不能過小門、然多吞非

法、故再坐退半步、恰能偷過小門、習者于此、已成閉門之勢、危險極矣、因上手既是扁身、而棍又吞退尺許、換步已來不及、弔剪沉磕諸手、復格於前脚、皆用不着、惟有滴水獻花一手、用之恰如題分、于此益見古人心思之妙、雖此寥寥數手、實蘊藏無限精義、真令人不能不五體投地也、猶憶余十年前、學棍于長沙范慶禧君、范君引至扁身殺一棍、范君忽跳過小門、向余前脛點來、余不知所措、范君笑曰、曷思所以解危者、余思之至一晝夜、寢食俱輟、屢得屢破、竟無以解、范君一語道破、余不禁喜至巨躍、急詢師傅抑自悟、范曰、吾師亦曾以此相難、亦若子之竟無以解也、嗚呼、古今人不相及、有如是哉、一經道破、似亦尋常、當其一聞未達時、偶得領悟一解、世間快意之事、宜無逾此者矣、此法較式中不同之點、在坐實後脚、收回前脚、以膝納前脚腿彎、身腰直豎、不能偏倚、收脚時、同時後手舉棍至頂、前手對準來棍顛尺內橫截、即解脫裕如矣、大凡極毒辣之手、自己必立於極危險之地位、一擊不中、則險象環生、於施展毒辣手法後、不能克敵、十九必為敵傷、解脫裕如、實非容易、不特此棍為然也、語曰棍打開、拳打攏、謂棍過攏、則無施展之餘地、而力大者、雖無工夫、於此時轉得施其蠻力、以求最後之勝利、故善棍者、決不肯輕易逼緊、一至逼緊、則敵無可逃矣、

弔剪

【法】弔為弔、剪為剪、非一手也、承上手滴水式、引者抽棍對習者前胸刺下、因滴水式、胸前為天然之空隙、習者當隨引棍而起、後脚（即前腿彎之脚）退後半步、伸直成弓箭步、

隨時前手起、後手落、起落至兩手平時、直向來棍尺以內弔下、棍勢須較來棍略橫、方不至弔不切實、弔不切實、真對敵時、爲禍不小矣、此爲大門棍破大門棍之法、若橫至十字交叉、則不成棍、恰當在橫過一寸、弔後進殺、仍不失爲大門、乃棍法中最利用之棍、亦爲最難有把握之棍、但偏倚少許、卽具全身本領、亦無所施用矣、所謂失之分寸間、此不堪設想也、欲求臨敵不亂、對習卽是第一要着、引棍既被弔着、急用旋手、偷棍顛過右小門、同時後脚一折、向習者前手點下、習者之棍、不宜令引棍粘着、粘着則引棍在上、習棍被壓、不能用剪矣、引棍過小門時、習棍同時轉換前後陰陽、後手點向在折、後手當在手脅下、用大剪法、對引者前手前剪去、下剪時身往上浮、棍顛有向下之意、方能剪得切實、因引棍係點前手、其棍顛亦有向下之意、我後脚向左折而身浮、已失其點之目的物、我棍縱剪不着他手、亦必剪在手前二三寸處、但得剪成響聲、卽是勝手矣、

下起接

「法」棍法之妙至出人意外、當無有過於此下起接者、簡單、極直截、極出人下意、凡是上中兩路殺來之棍、無論大小門、幾無不可以此棍出奇制勝、言其方法、卽一起

棍也、毫無巧妙之可言、殊不知苟能用之得當、殆妙不可言、余嘗見范慶禧君、一日勝七棍師、皆是用此一棍、因此棍絕無裝形作色之勢、人無有注意及之者、角時隨意置棍顛於地、棍師略引不動、遂踏步進攻、及其舉棍下時、後脚稍向右折、隨手棍顛與其前手一起、無不正着者、沉剪弔磕、均無所施、前手既着一下、更安能後角、連勝七人、未嘗用第二手、所謂攻其無備也、此手對習時、引者就被剪之棍、翻手從上殺下、以習者之頭爲目標、習者亦就剪下之棍、後脚略向右折、前手不動、後手往下一沉、棍顛自向引者前手起着矣、

愷然按 前式中有進三步、有進五步者、且進退皆直線、此便於陣練之法也、故橫上之步極少、吾人演習、有時因演場狹小、進退不能盡其勢、則不必拘其步趨、因地制宜、固無礙於棍式之

原理也、此對習之法、不言進退、注意乃在轉側、理法極為完足、蓋二人對較、勝負本在分寸之間、敵來無論如何凶猛、祇就其目的之處、轉側少許、彼之兇猛、即抵於空處、而我可乘其舊力以過、新力未發之際、施其攻擊、彼縱善進退、亦無及矣、此為拳棍中切要之訣、習者毋謂進退矯捷、演時壯觀、遂專致力於躡進跳出、以圖博無識者之采、而轉忘實在工夫也、

左李良卿之傳此當字如曲中之
拍位妙不可言故贊之曰我扼他
旁前手直當後手加拔有神在中



學到此一貫乎萬矣千千萬萬步俱有拍位、此當字、初觀之似平平無奇、經中謂為妙不可言、實是至妙至妙、當字之意、即是定點、即是截擊其勁路、所謂如曲中之拍位者、即是不先不後之意、此其用力之遲早上下、在纖微之界、而確有一定之點、能神明乎用力之道、武技之能事畢矣、贊之皆句因我扼他旁、學者但細玩扼字之意、即能了然於當字之神理、若易以伺字乘字、意非不透、而不復有截擊勁路之神彩矣、
旁字含直來橫受之意、無論拳棍、皆以從旁截擊之法為多也、前手直當四學、為經中所稱橫法特別

異人之點、學者切宜注意、他種棍法、多前手有曲有直、此則前手無不直者、運用之妙、全在後手、直字下當字、宜注意、與上圖中之當字不同、乃前手當敵之意、無論應用棍法中任何一手、莫不以前手當敵、學者但須牢記、無論何時、棍顛與後脚、必成一直線、前脚如磨心、棍顛向左、則後顛右折、棍顛向右、則後脚左折、前手貴直貴穩、不穩則易偏搖、不能中正當敵矣、後手加拔、拔者對直而言、蓋初時後手亦直、抵隙而後加拔之謂也、後手上拔、則棍顛下落矣、經中棍法過人之處、全在此點、又靈捷、又簡便、通體手法、皆是以逸待勞、制以靜動、浮沈揭殺、以及剪刺滾吊諸法、祇在後手一直一拔之內、大門小門之變、祇在後脚一坐一折之內、神乎無逾於此者矣、



右劉邦協之傳中間亦有拍位不用
剃洗落祇撒手殺則又緊矣但無困
死人棍之法大抵以用拔剃爲是小

門亦然

「註」各家棍法不同、故拍位亦因之而異、其理則一也、

右在偏頭關時得之教師林琰者其詩曰壯士執金鎗



只用九寸長日日打一轉好漢見閻王

『註』九寸

者、謂鎗尖九寸也

兩人大門對打不進前脚不折後脚不能

勝

須有順勢折脚知是逃閃之法

『註』進前脚折後脚、即是由紅門轉側門、經中棍法、運用全在後手、轉折全在後脚、後脚轉左、則棍顛轉右、後脚轉右、則棍顛轉左、子午相對故也、敵從大門即門進打、我後脚祇須略折、即能讓過來棍、我身既讓過來棍、我棍自己入彼小門、因平昔練時、子午已牢牢相對、臨敵不至慌亂、後脚既折、則棍顛無不已轉入敵小門之理、此為敵先發、我後乘之法、故先折脚讓過、而後進殺、若在兩人正都從大門對打時、則我須先進前脚半步、折後脚、我棍已深入、方不為敵棍揭着、一為敵棍所揭、則萬法皆、都來不及矣、此手不用偷棍轉、直進直折而已。因彼此皆係大門、我棍不為彼棍所壓、彼此亦都揭不着、若於此時用偷棍、則轉為彼殺進矣、因我偷時路遠、彼殺時路近也、凡臨敵彼我同勢、總以急轉變為時、惟轉變時、有須脫橋者、有不能脫橋者、是在臨時機變、不可執一、生門死門之說、萬不可拘泥、經中棍法、靈活異常、無所謂死門也、且敵祇在機變、

敗中尚可求勝、安見相背之勢、即爲死門、我無實在工夫、生門皆成死門、我工夫能勝敵數倍、則雖以無道行之可也、安有死門之忌也、

兩人大門對打棍尾在地下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

『原注』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註』此句是後發先至之理、亦即是直來橫受之理、此條不明言進步、然穿人小門、非進步不可也、棍尾在地下、下接起穿字樣、起在他、穿在我、可知兩人大門對打、他我之棍尾、俱在地下、然後可讓他先起、我向他小門橫過半步、偷棍穿進也、原註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是在已穿過他小門之時、兩手捧得高、則他雖急轉小門、亦打不下、故平日演習揭殺、前手切宜揚得起、不但穿人小門時、得益不小、棍顛着力、亦較低者容易也、

兩人大門對打他弱我用強他強我用弱兩在高讓他

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接連打

殺李欽師父每每用此一步

『註』強弱、非謂彼我工夫之強弱、乃指所用手法性質之強弱、如直從紅門殺進、與硬起硬壓、皆

手法中之用強者、穿偷折脚等手、則因強用弱矣、質言之、仍不外彼走紅門、我用側門棍接殺、彼走側門、我急轉紅門壓進也、紅門不轉、側門不穿、兩人對打對揭、永無取勝之時、總之同勢則變、異勢則攻、不特棍爲然、凡武藝莫不然也、經中所謂接救得急、即是變換得急、武藝有何巧妙、祇在熟中生巧、盡變換之能事、即盡武藝之能事矣、兩在高、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接連打殺、即是使彼生動生隙、而我好抵隙進攻也、理法極平庸易解、然初學

者與人角、沿用此理法、即至絕頂者與人角、亦不能逃出此理法也、

兩人大門對打我讓他先起就揭他小門用小剪變大剪殺若他小門來壓我急就下面過大門剪殺

『註』臨敵祇是讓人先動、人若不

動、我當以計誘之使動、動則隙生、我始能因其隙爲制人之手、而不至受制於人也、千千萬萬手、皆不外此一着、兩人同走大門、我必轉小門在他之先、我轉小門進殺、用剃用剪、可因時制宜、不可拘執、但剃剪不實、必亦急轉小門、則我棍在敵棍之下、形勢頓變矣、於此不用驚慌、祇須後脚一折、我棍即已從敵棍下面、偷過大門、敵棍顛落空、而我棍可當胸剪殺、賓主之形、又不同矣、總之直拳受、不外以小門迎擊大門、以大門迎擊小門、理至易明、法至易得、所難在得心應手、於虛實之道、恆能示人以不測耳、

喜鵲過枝有四

『註』喜鵲過枝、限於中上兩路打來之棍、即從敵棍下偷穿、同時前脚或向右橫開半步、後脚隨之、如喜鵲之從此枝躍過彼枝者然、大門轉小門

小門轉大門所必用之手法也、下路打來之棍、不能更從敵棍下穿過、故惟有折後脚、進前脚、或小門、或大門、直取敵中上部、若能直沈直壓、破敵大門、則更緊切矣、但此等直沈直壓之手、極難憑準、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故練棍術者、多先練揭殺、後練沈起、揭殺練至手穩、始可練沈起、沈起時棍顛、上下必使成直線、吾師長沙范慶禧、從棍師周三練棍、一年後、周令於一寸寬之窗格中、一沈一起、棍顛不能觸格作響、後復以兩鐵釘釘壁間、上下距離二尺、棍顛亦納一丁、沈起時、丁丁相觸、能達百度、後更捕小鼠數十頭、范持棍立廣場中、周以次放鼠、或遲或速、或連放數頭、范能一一以沈棍數斃之、無或免者、周三所用之棍、垂三十年、與人角以千計、而棍顛數尺、

無一擊痕、常言有能者吾棍者、其技即可出而一世、言雖近誇、然其棍法之靈捷、可想而知矣、周之棍法、與經中所示絕似、以余所見各種棍、理法之精、實無善於此經者矣

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隨用大剪一也

「註」此手極便用、遇敵不強弱、凡中上兩路打來之棍、皆可以此手接應、惟過大門、我穿小門、則依當時我棍顛所在爲轉移、不能熟、彼棍已下、則可用剪用揭、或刺磕皆可、亦以當時彼己之形勢而定、如他從中上兩路打來、見我已將棍抽過大門、或已穿過小門、便不打下、或竟隨我棍、轉入小門、則我之刺磕、皆嫌不實、不若直用直符送書、爲比較的靠得住也、經中所謂隨用大剪、係指敵棍已下而言、萬一敵棍垂臂、於此不肯打下、則我大剪落空、颺棍過遠、敵亦以喜鵲過枝步、穿入我小門、我決救應不及、受傷必矣、且喜鵲過枝步、應敵最靈、變化隨心所欲、不可窮極、經中僅言有四、特舉其效用顯著者也、學者於此等處、能多實練、即能多發明、不必盡拘陳法也、

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小門讓他下對胸殺去一也

「註」變換之法、已於上句詳釋之矣、大門小門、因勢變易、我棍顛本在他小門、則他直高打來、我自然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我棍顛在他大門、則用喜鵲過枝步、勢不能不走小門也、學者須知喜鵲過枝是步法、非手法、且是直來橫受之步法、

他直平打來我坐腳過枝進步小門殺他三也

「註」學者既知喜鵲過枝、爲直來

橫受之步法、自能領悟他直平打來、我非坐後腳、讓過凶鋒不可、後脚一坐、避開他棍、同時前脚

過枝進步、我棍卽已穿過小門、相隔已近、我棍至少也侵入兩尺、弔剪磕壓、俱用不着、故經中祇言小門殺他也、

直平殺或打來我打後脚卽順勢大門剪殺四也〔註〕我打後脚句、打字

疑折字之誤、此處用打。無所取義也、他直平殺、或直平打來、我折後脚讓過、與上句坐脚、同一意義、上句是坐脚後、過枝進步、殺小門、此則但折後脚、順勢先用剪、以傷他手、他若揭、我固用殺、他卽不揭、我亦可用殺、經中雖僅言折後脚、未明言進前脚、然前脚無不進者、不進前脚、則不得爲喜鵲過枝矣、順勢大門剪殺句、其中尙有動作、經中雖未明言、學者可想像而得、蓋直平殺、或直平打來、是他攻我大門也、我既折後脚、則已在他小門、更何能剪殺大門耶、可知我折後脚、他亦折後脚、故大門剪殺上、加順勢二字、

以上過枝俱在下面過入他棍二尺卽過〔註〕過枝因在敵棍下面穿過、故惟限於中上兩路打

來之棍、若敵棍從下部殺來、步法未始不可仍用喜鵲過枝、但用不着偷穿也、經中僅舉用偷穿之法、於變換之道、尤略而不詳、善悟者、自不難舉一反三、而資質魯鈍者、見經中但舉四例、則將謂喜鵲過枝、祇有此四種用法、故註中旁及其他用法、於喜鵲過枝之運用變化、雖仍未能盡、然學者可因此明瞭喜鵲過枝、不僅四種用法也、凡棍搭橋、皆須侵入敵棍二尺以內、使敵抽回偷轉、都不容易、而我棍六尺、除去兩手所持處一尺七八、尙餘四尺有零、（雙頭棍有長至八尺者、單頭棍則至長不過六尺、過長過重、運用不靈、反不如輕而短者之能出神入化也、器械不貴能用長、貴能短與長用、二尺劍與丈八蛇矛者、勝負之數、未必以短分也、）非侵入二尺、則敵退後或橫關半

步、即已脫棍、我棍雖已在敵棍之上、仍不能攻入也、

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趁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馬回

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又一大剪扁身中攔殺

註此條不過

分舉接應大小門臨身之棍、無甚精義、且可用之棍、亦不止此、大概此經成於隨手記錄、故所舉無層次、而多重複、學者但明其理、可不拘其用也、他在小門打來、我前脚橫開半步、後脚隨之、即已在彼大門矣、故可用趁棍走一打、然起揭剪喝、皆可接應小門臨身之棍、即後脚一折、挨棍削下、亦是破逼近小門之棍、百打百破、一打百破、言一可破百、百亦可破一也、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在棍法中、笨拙等於仙人捧盤、雖可以之避讓逼近大門打來之棍、然究嫌波浪太大、每每弄巧反拙、一遇進攻神速之勁敵、即無可挽救、順棍上一殺、用意與折後脚、挨棍削下同、大剪亦須折脚、扁身中攔殺、自是接應逼近大門棍之正道、因無折脚上步之勞、祇將身軀一扁、即已讓過敵鋒、較之走馬回頭等法、簡捷穩妥多多矣、

治伏棍低棍須用小剪離他手前一尺之間他急過大

門我或揭進打亦可

飛風箭亦可

急變大剪殺亦可

原註又我小剪他、他抽走、我急進步起

高棍打、

須在他手上小門

註伏棍低棍、皆係從我下部攻入之棍、亦為驚下取上之棍、故祇能用小剪、在他前手之前一尺剪去、他目的既不全在攻我下部、我

若以全力防下、則中他勢下取上之計、小剪恰能防止其攻入、而故虛大門、引他趁勢急過、我就小剪用揭、不折脚、不擺腰、仍是大門相對、揭即進打、形勢極為便利、原註謂飛風箭亦可、因他由伏棍低棍過大門時、必未動步、先抬身、尤必將棍稍抽回、然後能過、我就小剪之棍、無須移步、亦不揭不殺、趁他抬身抽棍之際、即從他棍抽退之路、直向他前胸刺去、亦甚緊切、惟不能困住他棍、故經中以揭後進打為主、其特表而出之者、以明有此用法也、他急過大門、我由小剪急變大剪然後殺、亦是以大剪困住他棍、與揭後進打、同一用法、原註我小剪他、他抽走、我急進步起高棍打、須在他手上小門、亦是防他驚下取上、伏棍低棍、而遇小剪即抽走、其非退敗可知、法以不進步追擊為是、進步則須急切、尤須攻他小門、起高棍打、自在向前手之上、手上句無餘義、

大門接兇棍有五

『註』兩人大門對打、先動手者、多不肯深入、舉棍略引、誘敵進步殺來、我則以後手接殺、所謂兇棍者、起棍直從大門殺進、大抵出

於輕敵者為多、已慈無把握、遇大門直殺入之兇棍、莫不張皇失措、或拖棍退走、或舉棍架格、則一敗不可收拾矣、經中舉示五法、而以高棒接居第二、此在當日為教練步卒之用、成行列伍、已身左右、皆有掩護之人、而步卒中之棍法高妙者、自不多觀、又敵既從大門直殺入、則其勢疏魯莽可知、故不妨雙手舉棍、橫以當之、一響即換手掉或頭打下、在我輩此時練棍、此類手法、絕非所宜、笨拙無理、莫甚於此、

扁身中攔接一也

『註』扁身中攔殺一手、法已於總步目中註明、此處用扁身中攔接、接後始殺、手法用意皆同、接大門兇棍用此手、本無須先接後殺、

蓋既以扁身讓敵棍、乘虛直殺、豈不緊切、然經中於此等處、每以先接後殺、為能困死人棍、學者臨敵既多、熟中生巧、自能以經驗證明此一接之有無必要也、

高捧接二也

不可

總步目中亦已詳其手法、學者但知有此一種接應之法、則可、實施應敵則因其變化太不靈巧、且下部太空虛、復以前胸當敵、一敗即不可救藥

下起磕三也

『註』此手乃爲大門接兇棍之絕妙手法、雖經中仍主接後須急用大翻、繼之以殺、則起磕乃在敵棍、不在敵手、故磕後非剪殺不能結尾、然敵棍從大門直

打而下、我棍顛在地、方能用此手接應、法亦曾於總步目中註明、不折腳、不進步、但對準敵前手、猛起磕之、磕時身宜略沈、即能避去兇棍、前手對準、後手着力、敵手被此一磕、斷不復有抵抗、若磕在敵棍上、敵未受創、而我棍在下、敵棍在上、我棍一定被壓、敵弱者、則擊抽回、我棍剪殺不着、已失一良好機會、敵強者、乘機用大翻、我棍雖靈捷、亦已犯了招架、當此吾師范慶禧、於立談不間、破名棍師數人、即是用此一手、因此手極安詳、極靈巧、不折腳、不進步、故每能出人不意、其難處祇在前手能準、後手有力、練沈起棍有工夫者、乃能磕去不爽毫髮、

我棍略橫離前手一尺受他打一下四也

『註』此手較高捧接、尤爲笨拙無理、何不折腳讓過

敵棍、直用剪殺、或用喜鵲過枝步、偷棍過小門殺他、而必橫棍受他打此一下也、然今之棍師、亦多用此法、以接人凶棍、用此棍術不高之敵人、亦每能致勝、然雖勝不足爲法也、

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

『註』此條更不可解、既是大門打來兇棍、

面我能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則是步棍反在上、而敵棍反在下也、二人較棍、豈有如此形勢耶、茲姑不具論必無此形勢、即就此條解剖、從大門打來兇棍、而待他打將到身、則我不橫開半步、必抽退半步、始能用手前一尺、磕他之棍、則何不運用剪殺、直去了當、而必多費一番手續、爲此極

無意識之一磕也、經中所示臨敵棍法、率與此相類、其用意以爲非接（如扁身中欄接高棒接）磕（如棍起磕手前一尺磕）後、方急用剪殺、則不能困住人棍、鄙意則謂臨敵不貴能困住人棍、貴在己棍不爲人困住、以己棍困人棍、是己棍亦同在困住之中、正如角拳者之以手接手也、困人未可必、先已自困其手、甚非所宜也、

各接後須急用大剪繼之以殺

『註』前註已詳言之、此數語一望能了、別無精義、

他鷄啄我須起兇棍入剪他前手二尺之間

『註』此條即是證明他

弱之意、他難啄連起、向我中下部打來、故我棍須起得高、直走大門對準來棍劈下、經中主用剪、且須在他手前一尺之間者、因直起劈下、恐他換步穿我小門、則我棍反在他下也、然我用剪、他亦必換步穿我小門、或抽棍退回半步、待我打入、他若穿小門、我棍既剪在他手前二尺、祇須略折後脚、即可壓他棍、使不能穿過、此時兩棍交叉、皆在二尺以上、他退固可急進、他揭亦可急進、因棍已深入、我棍顛指他前胸、他棍顛在我肩處之空際、他揭不着我、反揭起我棍、傷其自身也、若是平常會專練揭殺或沈起、有十分把握之人、遇雞啄、則不妨直走大門、對準來棍之前手劈下、謂之以大沈起、破小沈起、蓋雞啄乃沈起之最小化身也、

他連起我連剪我鷄啄他起兇棍我讓他先起穿他小

門手上

『註』連起、我連剪、他轉我小門、我即折後脚壓進、他抽退、我亦急進、他若恃力硬揭、則不妨讓他揭起、急偷穿過他大門、惟隨穿進步要緊、不進步等於不穿、

他仍舊壓我棍、使不得進、能隨穿進步、他用欄、必傷其左肩、他用壓與磕、必傷其右膝、其

又情思不及、此亦因難用弱之道、他棍起、故隨他條起、我棍方穿過、我亦硬殺、大小門皆如此、勢必他我之棍、皆因佳不能取勝、此等時最宜注意者、偷穿不可太急、非在彼盡力一揭之時、用條必適當其衝、無可挽救、因穿不橫前脚、必斬後脚、彼不用硬揭、棍頭揚起不高、我棍在上、尚可壓進、兩人棍顛、皆未離子午、而他所以不急進者、因有我棍在上故也、我於他棍未離子午之時、還爾翻下、穿他大門、是不雷自撒藩籬、開門揖盜也、最好於他未硬揭之前、略加磕壓、以待他盡力揭起、他棍來勢甚硬、我棍自有知覺、虛讓一下、他棍發不可收、必離子午、我隨穿隨進步、他棍不成廢物、更待何時、經云、我雞啄、他起凶棍、我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亦即是此理、雞啄不待他剪下、是以雞啄誘他起兇棍也、他棍已起、未剪下而將剪下之際、我急換步穿他小門、他棍在剪下進行之中、其勢亦抽退不及、與前註讓他揭起、急偷穿過大門、同一虛實互變、剛柔（即強弱）迭乘之理、學者於此等處、果能神而明之、濟之以研鍊之功、臨敵自無窮於運用之時、

他直殺來須進脚向小門剪或向他棍尾小門起變大

剪『註』直來橫受之理、前註中已屢言之、此條即足爲之證明、他直殺來、我前脚而他小門、踏進一步、或剪或殺皆可、不必定用剪也、但進脚須在他正舉棍殺來之時、我急從小門迎擊退去、若待他棍已經殺下、則萬分來不及矣、臨敵祇在遲一寸之間、他棍已經殺下、我方從小門進步、亦如前註適當其衝也、果能練到眼尖手快、他直殺來、我祇須略折後脚、對準來棍前手、亦直殺下去、惟亦須正在舉棍殺來之時、至向他棍尾小門起、變大剪、不過棍法中、有此一種應接之法、殊甚緩不能救急、因直殺來之棍、勢不能即應以大剪、故向他棍尾小門一起、再踏進一步、急變大剪

、此在善用大剪者、不消委曲以求其熟手之能實用、遇非勁敵、亦每能以之取勝、故武術家嘗有一手可以破百手之語、而善武術家之應用最靈手法、不生不出、五手、其臨敵時、亦皆不能出此委曲以求其熟手之實用之範圍、不足爲訓也、

凡小門一揭一打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必須乘揭用小剪過大門結尾或將身抽退他打來我就大門下起接剪他殺結尾

註此條明白透澈之至、學者宜認明乘揭用小剪、過大門句、蓋小門對揭對殺、皆不敢先偷棍過大門、因由小門過大門、勢必橫開一步、若

我不乘揭小剪、因住他棍、則敵於我橫開一步時、祇將後脚折、即可在我大門殺下、亦是開門揖盜之手法也、故第二法不用小剪、即當將身抽退、然身既抽退、則以之打法、全是另起爐灶、與初交手時無異、他打來、我如何接應皆可、不必定就大門下起剪而殺也、且即如此接應、亦未必能結尾、經中如是云云、仍定就小門揭殺無結尾說法、學者萬不可拘執其說、

凡起手要打要殺俱要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未可將手勢發盡待他趕來傷我他手勢已盡此時或大或小或揭或剪或自大下起接各將他棍死了然後進步扁身中攔結尾無不勝也

註前總訣歌中、有一發求深入之語、此條即是此語註解、臨敵應實變幻之道、全在發棍深淺之間、所謂在他門內一尺之間

者、即是在他棍顛相交一尺之間也、過近則嫌深入、變換不及、過遠則脫橋、與不打不殺等、他趕來、我即用揭用剪、而出手太嫩、亦決不能死他棍、因彼此棍顛、都離身太遠、進一步猶不能及也、不將手勢盡、取其易於換式、可知起手之或打或殺、目的祇在引動敵人步馬、不在傷他、如我遇此等誘敵之棍、不妨舉棍直向來棍劈下、去勢儘管兇猛、但不可進步、棍顛亦祇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敵弱者遇兇棍、必抽退錯愕、我改用雞啄趕進、他壓我翻、他揭我穿、他棍不離子午、我棍顛祇是如蛇吐信、在他周身上下二尺、左右一尺之間、纏定他棍腰、指定他要害、翻飛閃閃、祇待他棍一離子午、即是進殺良機、不可留情不進、故經中棍法、主要在兩手要直、後手須用功二語、前手能直能穩、則己身子午、不至相離、後手有功、則穿翻揭殺、靈巧而有力、不至一着敵棍、即驚開一條空隙、無復有抵抗之餘力也、扁身中攔、係逼近敵身之棍法、大小門皆可用、敵棍在我小門、我隨揭逼進、在我大門、我隨殺逼進、若遇敵逼近我身、我急將棍兜、吞後二尺、亦以扁身攔破之、總之不到緊急時、鮮用此手、彼此皆無騰挪餘地、用者不能制勝、則敗不可收拾矣、然在他手勢已盡之後、又困死他棍而用之、則焉有不勝者也、但我輩文人學技、假想敵不妨極強、敵棍能爲我困死、此敵之技、爲弱於我者可知、如此設想研練、終其身不能遇勁敵矣、經中各條、所假設之敵、類不出三五平常之手、蓋當時用之訓練步卒、無取乎高深、陳理過高、反使學者馳驚遠、不切實用矣、後之學者、以此爲入門之階、能舉一反三、神明乎規矩之外、固是善學善悟者、即謹守條例、由熟而巧、亦不失爲法度謹嚴之棍術家、經中於棍法之變化、雖多不能盡、而於理則賅舉無餘矣、

法曰後人發先人至知此決不可一發便要傷人徒使

自勢發將盡反爲他人傷戒之戒之

『註』此節乃爲前節作註釋、其理已於前節註明、別無深義、學者不難

就字句中求之

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

『註』兩棍初交、我棍在下、則大

門小門、任便穿起、無有障礙、不爲人制、因敵棍雖在上、而交叉之處不深、他磕壓剪弔、都不得力、儘可不顧、棍在上者、翻下不易、而攻人中上部、己之下部必虛、敵棍頗既指在下方、最易爲敵所乘、且臨敵不落馬、則下部不穩、進退轉折不靈、落馬則前脚伸出、無論丁八步弓箭步、下部必較中上部、離敵近一尺左右、先易爲敵棍點着膝蓋、是己在上之棍未發、敵人在下之棍、已乘虛攻入也、故經中所示臨敵法、至不能取勝時、每主抽退、待敵追進、乃從下起接、此非臨敵有經驗者、不能道出也、棍既深入、則在下者、揭不起、穿不過、雖拿棍、直同赤手、若遇此等時、惟有急抽棍跳退、否則寧棄己棍、堅持敵棍、尙不至受創也

我單鞭壓他變馬前斬草我且大進一步硬用手力他

棍自輸

『註』此條不啻爲前條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之句、作一淺淺變換之註解、此條是言棍初交時、我棍在上、用單鞭壓、他棍在下、順勢變馬前斬草

、乘虛向我下部點進、是形勢已爲他所佔、我若不進步、即盡力壓下、仍是困他不住、他根本在低、而又變馬前斬草、我棍變翻、都用不着、惟有大進一步、使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形勢在我矣、若我用馬前斬草、他大進一步、硬壓我棍、我須不待他壓下、急折脚穿他小門、但仍不深入、使他用揭、我隨揭翻下、再從下部殺他、亦是驚上取下之道、因他棍既向低壓、我棍仍從下部殺進、格於形勢、必不能得手、急折脚穿他小門、我棍頗指他中上部、他經驗富足、遇此等棍、必不用揭

從大門取下部、故我棍不深入、他揭我用翻、不揭我用洗用磕、洗磕雖未必能傷他、然得保全下部也、拳棍臨敵、都如奕棋、每於形勢險惡之時、一子變易全局、惟奕棋有從容構思餘暇、拳棍臨敵、則勝負瞬息之中、存亡呼吸之內、故平日研練之功、與對習之法、不可忽也、訣云、視不能如能、又疏云臨敵、實以臨敵非等閒事也、湘中拳棍家有恆言曰、一要學、二要練、三要打人心不善、又曰動手不容情、容情不動手、蓋亦視臨敵爲性命相撲之事矣、

凡棍動時須要把握得極堅固方有力

『註』前總訣歌中、動時把得固

須把握得固、齒牙亦須緊合、軟腰墊下、肛門上提、十脚指如虎爪爬地、周身骨節、皆當緊湊不懈、出手方有警策之勁、以上所舉、有一鬆懈、手即握固無益也、故動時把得固句上、有遍身俱着力句、蓋打人雖用棍顛、但不着全身之勁、於三寸之顛、不能創人也、但有動時、即有不動時、動時須把握得固、可知不動時、把握即不須固也、若一味固握、則無鬆緊、兩手轉不得固矣、進擊即固、一擊即鬆、有鬆有緊、則久角亦無氣喘力竭之虞、鬆緊之間、關係武術、至爲重大也、

小剪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註』棍法中多輕靈使用之手、不但小剪、小

脚反殺、大小門趁棍走、牽揭、反削、折脚偷穿、飛風箭等、皆極輕靈使用、至於人所不疑、是出人不意之謂、夫出人不意、在運用者、虛實實實、使人不測、於虛實變換之道、果能神而明之、則無一手不超神入化、豈小剪一手爲然哉、經中特舉而出之者、爲初學者臨敵說法也、

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黏他棍不黏他棍務對他手直

起直落

『註』拳術臨敵、兩眼凝注敵肩、棍術臨敵、兩眼須認定敵手、不問他是刀是槍、我棍祇認他手前、向他身殺去、（此殺字是廣義的、劈磕吊壓、揭打穿探、皆是殺他、非

狹義的揭殺之殺）他從大門或小門打來我不認他棍、祇認他手、我棍不與他棍相接觸、不論大小門、祇看棍入門深淺、他棍若深入、我不須進前脚、但略折後脚、祇求避開他棍一寸、（藝高者成不及寸）他起我起、他落我落、他棍棍落空、我棍棍着實、他棍入我門不深、則我毋庸折脚讓過、祇前脚向他偏大小門一寸之處踏進、（如他從大門、則我偏他大門一寸、他從小門、則偏他小門一寸、）我棍即不粘着他棍、學者須認明直起直落、是沈起、不是揭殺、若用揭殺、則萬無不粘着他棍之理、此種簡捷應敵之法、於前註中已頻頻言之、實是最妙手法也、平日練習此手、個人則習沈起、兩人則習對劈、對劈者、以劈破劈也、彼舉棍迎頭劈來、我亦迎頭劈去、亦須略折後脚、使彼劈落空、我劈乃在他前手上、他不待我棍劈近手、急折脚翻棍上壓、用小剪、我亦不待他翹近手、急抽棍他大門、他亦抽退、復如前迎頭劈下、如此周而復始、習之既久、臨敵自能得心應手、不愁後手解救不及也、

凡小門殺須在他手上方無後患大門亦然

『註』此條是言出手不可太嫩、我棍殺在他

手上、則他不能用揭用穿、他若抽退、或折脚用反削、我可直用手力、硬壓進去、使他棍困死、但此理稍有棍術知識者、莫不能知、然實行則殊不易也、彼此手前之棍、各餘四五尺、兩棍交叉點、非深入至四尺以外、安能殺在他手上、果能在他手上、自無後患可言、何者、前條已明言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也、凡用殺、我棍必在上方、學者於此條、可參透前註認手不認棍之理、我用殺、目標在他手上、可知非折後脚、或前脚橫開一步、變成直來橫受之式、我棍萬無由在彼手上也、知此

、即知此條即是以被破殺、非我動手即能殺在他手上也、如動手即向他手上殺去、是自犯先實之弊、而授人以後發先至之資、豈但不免後患、即此一殺、亦必落空而受制於人、此等處、不可專從字面上看去、腦中必須設置一敵、潛心思索、此一殺也、必連類而及殺之前、殺之後、與夫前之前、後之後、彼我相距之遠近、交點之深淺、手勁之強弱、立馬之高下、以及角場之寬仄曲凹、皆當一一旋迴於腦中、如是練習既久、心手相應、臨敵自不待措思、應接裕如、手手若遵照陳法、與同學者套對子相似、安有不勝之理、故前註中主張假想敵不妨極強也、每有習拳棍者、二三年後、演式與對子、皆極可觀、棍顛亦已上勁、四肢之勁、都會過三、（臂、肘、手、爲手三關、跨、膝、足、爲足三關、勁不過三、則尙陷於肩腰、謂之力、不得謂之勁、攻人不入木也、）然一旦實與人角、不必其人果爲勁敵、但以兇猛之手法臨之、即惶急不知所措、平昔研練之法、竟若忘懷、論工夫、誠勝敵倍蓰、而實施乃如此其艱澀也、此無他、即平昔研練時、腦中未嘗設置一敵也、

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離他身五寸即離亦

須即直

『註』前註中不已言之乎、他棍不離子午、我棍祇是如蛇吐信、在他周身上下二尺、左右一尺之間、翻飛閃閃、此條中所謂不離他身五寸者、指他身左右而言、人身寬約一

尺、不離他身五寸、即是前註纏定他棍腰、指定他要害之意、對敵祇看誰先離子午、即是誰先失敗、即離亦須即直、棍離他身、直是離了子午、直者、棍顛與後脚成一直線、如羅針之子午相對也、

凡日間將棍一打一揭自習打揭俱要有聲久則自有

力高不過目低不過膝

『註』訣云、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打揭與沈起用力不同、沈起是直起直落、打揭是自左而右、自右而左、此條是言

單練、不是對習、所謂俱要有聲者、是棍顛激空氣成聲、非兩棍相觸之聲也、凡練棍時、棍顛破空氣必呼呼作響、但響聲不能大、大者從棍腰發出、勁未到尖也、必練成僅棍顛三數寸之處、發細而銳之聲、本人非習靜聽不着、近棍顛旁觀之人、則聽之若吹唇作響、棍乃上勁矣、若習者發出如以竹竿撲空之聲、音響雖大、棍顛全未着勁、一遇敵棍、即自離子午、終其身用不着一手也、高不過眉、低不過膝、亦是前註祇在他上下二尺之意、我之棍顛、上至眉、下至膝、攻守即已足用、過高過低、不但生隙與敵以可乘之機、且亦虛費氣力、自陷於接救不及之境、

腰力爲上後手力次之前手力又次之

『註』腰爲人身上下之樞紐、承

爲手力、承於胯、達於膝、以傳於足、是爲足力、故腰力者、手足力之所由發源也、腰力勝者、每臨敵遇來棍逼近、能不折脚、不讓步、祇將腰墊下、或左右倚側、或前後俯仰、讓開寸許、即已避過兇鋒、或揭或殺、免騰步之勞、收徑截之效、故腰力之可貴如此也、雙頭棍主要在前手、後手爲之輔、此係單頭棍、祇在前手直當、後手須用功、九字之訣、凡百動作、皆以後手爲主體、故其力次於腰、而緊要於前手也、兩手握棍之方、與用力之道、皆曾於前註中詳言、茲不復贅、

彼抽退勿急追彼急進勿遽離

『註』此條可語於初學、不足語於經驗富足之武也、兵法所忌、有此二者、因恐不明敵

人虛實之情、故有所謂視其旗靡輒亂、而後追之者、拳棍臨敵、不必盡同於戰陣、彼我相對、不逾尋丈、無設伏包圍之足慮、雖有佯敗誘敵、及兇劈猛攻、以亂人耳目之手法、然在臨敵有經驗者、

於虛實進退之道、動手即能瞭然、其故有二、拳棍中手法、雖變幻無窮、難於未動手前預測、但理無二致、左肩向後、必出右手、右肩向後、必出左手、將用脚、身必下頓、將攻人下部、頭必先仰後俯、身忽頓而偏、則掃腿必至、肘上揚而虛晃、則腰脅宜防、凡此種種表示、幾成公例、無所逃於有經驗者之目也、至於用棍、表示尤多、防範尤易、拳有刻持不可解之時、棍無是也、拳有擒衣、拔足、釣、挂、等法、棍無是也、拳有指、掌、肘、肩、足、膝、臀、及頭鋒等攻摧之具、棍僅用得着三寸之顛也、（棍兜棍腰、雖亦有用着之時、然重在守的方面、不重在攻的方面、單頭棍攻人、十九用顛、）故善拳者學棍、祇愁上勁、不愁應用、我棍在高、敵棍必走低、我棍在低、敵棍必走高、穿翻必拆脚、磕壓必抬身、高起於進脚之先、目的在我中下、抽退而子午不亂、意在誘我進追、凡此表示、亦成公例、然第就形式上之言耳、

接高攔有三一扼磕一拔後手一尺剌一進殺接低打

來亦然

「註」此條與前大門接凶棍有五、善鷗過枝有四兩法、同一略舉或法、爲初學者入門之階、前註中已說明經中所舉、不足以卷之、接高攔用磕、須側身讓過他棍、向他前手

磕去、此不過示初學者、有一此種接應高攔之法、善於此者尙多也、被用高攔、我棍顛必在低、是欲扼磕他、不讓過他棍、則低能自下起接與拔剌、向他棍迎擊、無由得扼磕他也、然既經讓過他棍、我棍在下、進殺之法、不亦多乎、尙何取夫此一磕也、拔後手之尺剌、自是正當接高攔之法、然不論着不着、拔剌後、仍當繼之以殺、更當去得緊切、務使彼換手不得、拔剌方不應用、至於進殺、更屬虛泛、非特不限於高攔、且不盡屬於接應方面、不拘何種棍法、臨敵皆不能少此一手也、總之某手破某手之說、爲不聰穎之學徒、啓一條招架敵人之路則可、認爲武術中之不二法門則不可、

前註中亦曾經屢言之矣、

打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卽急再

直當去則他自敗也

〔註〕經中一條、十九是示學者以虛實變幻之道、而舉例以證明之也、所舉之例不必爲事勢所有、要爲理想所不可無、學者但

心知其意推而及於其他、可也、兩人對敵、其機祇在以動攻動、不能以動攻靜也、故曰後發、曰橫受、曰柔乘、無非俟他因動生隙、而我則乘隙進攻也、此理平庸、容易識得、然在研練欠工、經驗缺乏者、一但臨敵、莫不手慌脚亂、動與人以可乘之隙、而敵人有隙當前、轉不知其可乘也、此其弊不在心思之不靈、與手眼之不捷、全在研練與經驗之不足也、武術家之於身手、務派成爲機械的、但一啓其機扭、卽不煩司機者運用腦力、自能按其程序、爲極靈活之轉動、武術中虛實變幻之道、猶機械轉動之程序也、臨敵本無措思餘暇、非使身手如機械、將何以接應裕如哉、余爲是說或有疑者、敵勢變幻不測、安能由我一方面、爲有程序之轉動哉、余曰、唯敵勢變幻不測、我無措思餘暇、乃不能不使身手如機械也、若能如弈棋者之從容構思、則亦安所用其矯捷也哉、條文庸淺易識、可就字面觀省、毋庸贅註也、

他起高欄我經趕上迫他如殺狀若打下卽接隨時用

揭亦可抽讓亦可

〔原註〕言抽讓、有不抽讓、亦須知之、

急折脚順勢剪若迫近就對胸喉殺去俱妙

〔註〕前註他棍在高、我從低殺入、二人交

手、彼此之棍、非侵入四尺以外、皆不能到身、然動手卽深入、卽實打實殺、徒爲後起者之藉口、

犯武術家之忌也、故他起高欄、我不妨趕上迫他、第不能着實殺下、實殺下、則是自死其棍、以先着讓人也、何則、兩棍初交不能一步侵入四尺、雖實殺下、亦難創敵、而況他棍在上、我棍在下乎、是又犯深入上壓取贏之忌、祇能勢若用殺而不實殺、待他打下、我方接殺、打下句須着眼、他打而不實下、即接殺、亦是看虛實不明、與趕上即殺、其弊惟均、用揭即當繼之以剪或殺、一揭不能、有結局、抽讓當在我迫近、他折脚穿我小門之時、故抽讓後、亦須急折脚、方能順勢用剪、他不能折脚、我已入之棍、安肯抽讓、故條文末句、若迫近、就對胸喉殺去、二語對不抽讓而言也、若是雙眸凝注態度從容、進鑿如愈跼之針、下有定穴、則動手即知為勁敵、已藝無把握者、以罷門為佳、不必為城下之盟、貽終身之戚也、若虛驕氣溢於外、猛兇之法出於手、盛氣臨人、若一擊即能辟易人者、甚與者也、其退不妨急追、其進不妨迎擊、觀敵虛實進退之道、此其一、二、對敵與羣鬥不同、羣鬥必受三方面之攻擊、於人之虛實進退、不能盡觀遍察、故羣鬥至要之點、在衝出重圍、旋奔旋迴身相角、則捷足者先追及、仍與對敵等耳、對敵雖亦有三方面、可受人攻擊、然受則祇一方面也、驚上能取下、驚下能收上、而驚左不能取右、驚右不能取左、即小門可過大門、大門可過小門、小門不能過小門也、彼急進、我棍未被壓安有退理、既被壓、則不遽退、將等死耶、彼真退勿迫、不過失一進擊機會、再接再鬪、我固未嘗受損、故無妨礙、拳棍雖小技、而運用之妙、可通乎神明、學者經驗既多、每有應敵手法、出乎本人意想之外、又豈經中區區條列之理法、所能盡其神化哉、

棍提起手陽殺去及打去俱手陰陰陽要識

「註」意義已詳釋於總訣中、陰陽要轉、及

更有陰陽訣、請君要熟識句、別無他義、茲不復贅、

凡小門殺來待來將到手丁字回一揭折進殺則中矣

『註』此手用處最多、以其靈巧利於應敵也、初學者、勁未能貫至棍頭、硬揭殊不易着實、交叉太深、則揭他棍不起、甚至自棍、反被他沈下、險之至也、丁字回一揭、即是讓過彼舊力、然後折脚進殺、此其一起一頓、祇在須微之間、縱彼來勢兇猛、如泰山般壓下、我能將身讓過、棍亦不與彼相接觸、彼他勢已用盡。始以全力乘之、彼不敗何待、此條最緊要之句、在『待來將到手』五字、不但棍法爲然、尤不但此條爲然、凡百武技、臨敵時、莫不皆然、第此理知之甚易、實驗甚難、非平昔於獨習對習之工夫、純熟達於極點、加之以臨陣有素、實難收得心應手之效者、臨敵一遇兇棍、則無不驚慌失措者矣、

下哄待他剪向上直符送書殺上大門哄『原註』或打他手折脚伏下小

門殺或伏下待他來一揭殺更妙『註』驚下取上、驚上取下、爲一凡百武技臨陣之不二法門、條列中之哄字、即是驚字之義、下哄云者安意似直取彼下部、而棍不深入、務使彼疑我實係直取、不待深入、將棍向我前手翦下、不知我棍之不深入、即是待彼將棍翦下、自虛空其上部、我棍乃得乘虛直刺、直符

誤書一手、在南方棍法中、謂之打針、在槍法中、謂之中平槍、老手勁已貫顛者、鮮用此手、然一遇能用此手之機會、則敵之受創、爲無可解免、不能揭、不能沈、至於翦吊諸小手、尤不能近、故下哄待他用翦、彼上部既虛、我用直符、理無不中、因彼棍方向我前手翦下、我同時直符、彼抽退與左右避讓、皆形禁勢格、萬分來不及也、大門哄、伏下小門殺、乃是驚左取右、驚右取左之理、與下哄待他翦、同一理法、原註中、或打他手折脚、亦是此理、蓋打他手後、即折脚過小門、或過大門、仍是虛實相乘、奇正相倚、法無二法、理無二理也、伏下待他來、一揭殺、自較大門哄、伏

下小門、縱使攔、縱伏下小門殺、須用過枝步、遇敵敏捷者、於我過枝時、祇須略墊後腳、一反手殺、我前手受創、即無可逃、縱令我棍能硬起、使彼反傷不下、然已不能再伏下、從小門殺他、不過枝、不折脚、僅略略抽退、伏下待彼追進、我一揭一殺、在勢順而便、手脚乾淨、殊不吃力、故曰更妙、

我將棍畧高畧侵入他來接我即丁字步滾下殺

註我接他

着、他接我棍、務使他接不着、我接不着他棍、須急抽退、換步換手再進、他接不着我棍、須趁他接不着、將抽退時、直趕殺上去、不許他有換步換手之餘閑、如此一連幾棍、縱彼以善退善避兇棍得名者、亦必手慌脚亂、臨敵而至於手慌脚亂、安有不失敗者、條中所畧高畧侵入、非真畧高、真畧侵入也、意若從高侵入、而實不高不侵入、又是用一哄字、故曰略、若真侵入、若真侵入、則距敵若干尺、侵入若干尺、何可言略、他來接由上、雖不着待字、實含有待字之義、因我棍在高、又已略侵入、他來接、則他棍顛必向上、故我棍之下、滾而後殺、滾是陰陽轉換、使棍發生彈力、緊靠他棍而下、他棍遇彈力、自不免辟易、但得他離開子午一寸、我棍即可自由殺入、如入無人之境、其所以須用丁字步、乃就初學者說法、誠慮接棍兇猛、我棍在高、滾下若失之軟弱、則不但前此之略高畧侵入、皆成虛設、反爲關門揖盜矣、用丁字步、稍避兇鋒、然後趁勢滾殺、方是萬無一失之法、祇是丁字步與滾殺、雖有先後、非同時並舉、然須十分靈捷、亦宜不使彼有換步換手之餘閑、否亦滾殺不着也、學者於用此類手法時、但能存一祇等他來、我即下手之心、自不至有緩不濟急之弊、條中即字、最是要緊、蓋不即、則不能滾下殺也、用兵祇在善於設伏、凡百武技、皆等於用兵、而尤難於用兵、伏貴不令敵人知、故曰伏、若敵已知我之略高畧侵入、乃爲丁字滾傷地步、却不來接、而逕以兇劈、或直打直挑、亂我步法、乘我亂時、棍離子午、直殺入來、則我爲設伏

來成、轉敗於伏矣、古人謂兵不厭詐、武技亦不厭詐也、此中消息、惟精明幹練者、能以詐力勝人、且能頻頻用詐、而人不覺其詐、亦不能直認爲詐、故曰、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奇正相倚、如環無端、若在資質魯鈍者、論理而宜令習武技、如必習之、則凡技中成法、如此經所條列各端、皆須

網練至百分火候、務使其四肢百骸、如機械然、有觸即發、不令不止、而後可語臨敵、

他起高攔打我折進大門將他棍尾或半棍敲下進齊

眉殺『原註』須知有順勢、

『註』此係是言高來高接之法、前此所示、多乘虛不接觸他棍、彼棍敲時切不可沈自棍、在高、我棍自低殺入、彼棍在低、我棍從高殺入、即間有接觸、亦

是虛接、或引彼棍走高、我棍急翻下、以攻其低、或引彼棍走低、我急穿上、以攻其高、無如此條之高來高接、而仍攻其高者、彼我棍尾、都在小門、必須折進大門、方有變換、方有施展、此理大小門皆然、故前條有凡小門一打一揭、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之語、所謂必須乘小虧過大門、或將身抽退、他打來、我就大門下起接、剪他殺結尾云云者、與此條我折進他大門、同一求有變換、求有施展之理、敲他棍尾、與敲他半棍、原無分別、同爲使彼棍讓路、我棍好由此路殺進、不過應用之道、其特殊處、厥有二端、一屬於勢者、一屬於藝者、屬於勢者、如彼我之棍、交叉點在棍尾二尺以內、欲敲其半棍、則非大進一步不可、勢不能不敲彼棍尾、若交叉已深、豈有退一步而敲其棍尾之理、棍尾難上勁、故敲人棍尾、易於敲動、然因其難上勁、易敲動、敲時自棍亦易沈下、半棍難敲動、而敲不動、自棍亦不得沈、兩兩相較、仍無軒輊、第視己藝之造詣爲何如耳、己藝足有把握、自以敲其棍尾爲靈活、不必拘泥困死人棍之語、然此乃就儘敲人棍尾、與敲人半棍而泛言之也、至如此條、則不論在勢與藝、皆以敲棍尾爲宜、因敲後繼之以齊眉殺、若敲在半棍、自棍縱不沈下、順勢殺去、亦在彼咽喉與胸部之間、欲用齊眉殺、轉覺不便、余於此條、曾與人對演數回、不

折脚進大門、則敵彼半棍、便而有力、一用折進、便非敵棍尾不可、海內明達、幸有以正之、

凡進殺須急回頭丁字退方穩

『註』條列中所舉理解、大抵爲初學者說法、苟其人之技、能神明乎規矩之外、則凡百理

解、皆不足以拘泥之、臨敵時、左右進退之道、皆應有其確切不移之點、非漫然爲左右進退之周旋也、其人之技藝、至於何等、但觀其臨敵時之左右進退、能處處不失之分寸、則其技藝之純熟老到可知、兩人技藝相等、角時勝負之數、全繫於左右進退之中、無可絲毫任意之處、然非初學者、可以語此、初學者之左右進退、如幾何三角之有公式然、按照公式、研習既久、巧自熟生、某手之後、勢必繼之以進或退、或左右、不容腦中措思、進退左右、卽已如式、進殺急回頭丁字退、不問進殺之虛實、皆應急作丁字退、其理在不將己勢用盡、手手留第二發之餘地、虛進殺、固須急退、蓄勢以待其追來、卽實殺、亦不能有一殺、便可使敵無復能抵抗之自信力、敵既尙有回手抵抗之可能、則我進殺、勢已用盡無餘、苟不急退、不等於束手以待敵之反攻乎、所謂方穩、非僅方穩、直不如此不可也、

大門高哄殺去四五尺他來抵壓我回頭牽進殺小

門亦然

『註』他持棍立馬不動、以逸待勞、祇等我棍殺進、看我空虛、在何部分、卽向我何部分、乘虛直入、絕不招架我棍、此之謂以攻爲守、拳棍臨敵時、最使用之手法也、魯

莽滅裂之夫、當之無不受創而退、經中頻頻以哄殺教人者、卽是爲此、他不動、我務爲千方百計、哄之使動、若我受他哄、惟有立變其主客之勢、亦以哄報之、難處在虛實相乘得快、與看人虛實分明、認虛作實、病在誤退、認實作虛、病在誤進、所患相等也、哄殺切不可自離子午、他棍來時、我方能用牽、牽離他棍子午、我棍乃有天然之路徑可進、此條是大門哄、大門殺、小門哄、小門殺

、進退從直線、不左右折脚、

梗直大門哄殺去四五尺待他來抵剪就剪他大進殺

小門亦然、「原註」須知有順勢、丁字回亦可、

「註」上條哄殺他上部、故待他來抵壓、我用回頭牽進、此條是言哄殺他中部、故待他來抵剪、就他剪大進用殺、理法皆同前條、惟就剪他大進殺、疑應作就他剪大進殺、大門剪雖可用以破剪、然哄殺既去四五尺、他剪來、我棍在低、勢不能以剪破之、且將大進殺、乃用剪自行就誤、於理於勢、似不可通、況無回頭折脚之明文、而又有大進之語、則是硬憑實力可知、已哄得他來抵剪、我何須更去剪他、大進殺之、豈不直截痛快、依原註丁字回頭、則剪他無礙、然亦是多此一剪、終以就他剪爲、

侵他三四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大進趁棍進

殺「註」低打低揭最妙、若於此等處、用大挑大劈、則未及敵人忙亂、已已氣吁氣喘、不復有待人餘力、連連揭打、全用手力、身體不起不頓、前手直向敵方交住、後手一拔一按、棍尾上下在二尺以內、務成直線、偏左或右、即是離了子午、他棍可對準我棍劈下、傷我前手、因我棍已侵入三四尺、他但路進半步、棍尾即可達我前手、儘管我低打低揭、他祇靠棍劈下、我決無可逃、我棍上下成直線、身在棍後、他不誘我離開子午、便靠棍劈下、棍尾亦劈在空處、非但傷不着我手、且不能近我之身、不過我連連揭打時、須、趕步、旋揭打、旋趕進、惟每趕步、至遠在五寸以內、揭打愈急、趕進亦愈急、方能使他慌亂、若立馬不動、僅以棍尾上下揭打、與他不相干、他安所用其

慌亂故、待他忙時句下、有大進之語、可見他未忙時、我已步步小進、祇等他忙、便大踏步殺進、所謂趁棍、乃靠緊他棍殺去、因兩棍相交、在一條線上、我不折脚穿翻、他棍縱離開半寸、我不靠緊他棍殺下、創他亦不能深、趁棍進殺、我棍纏定他棍、他即欲穿翻、我可因勢改、反殺、他棍抽退不可、急進不能、此之謂困死、彼此一脫橋、則主客之形勢頓易矣、此種手法、亦是棍法中之公式、不可移易者也、若我遇人低打低揭時、手脚不可忙亂、固是當然、但破低打揭、照例利用大劈、與直挑直打、前注中有小沈起破大沈起、此處亦可用大沈起、破小沈起、然折脚進打、與墊步進殺、皆可破低打低揭、惟不可因他趕步進、我即節節後退、一行退後、即不可收拾矣、

梗直哄殺去四五尺任他打或揭我就尋他處處大進

殺去「註」此條是臨敵時、最普通手法、即是哄他動、動則有隙、乃乘隙一擊、其或揭或打、皆與我進擊無關、理法殊平庸易識、初學者亦能道之、然充類至盡、童年學藝、皓首不能盡之、拳棍之法、愈是平庸、愈是難能可貴、此條重要、在哄殺去四五尺、哄殺而至侵入四五尺、則去殺實不遠矣、故不妨任他揭打、祇要他動、即爲我踏進殺去之機、所謂尋他處處、其處處並不待尋也、

凡他棍來我避他抽退我急隨殺極妙不急不可去「註」避他抽退

、便是不讓他抽退、非避他來棍、而我抽退之也、既不讓抽他退、自當趕急迎殺、不招不架、祇是
一下、即是此類應敵法、亦不問他來棍虛實、兩人舉步動手時間、與同時並舉、相間不容髮、遲則
無及、或且轉爲所乘、故曰、不急不可去、惟是以此類手法應敵、最要是眼明手快、來棍虛實、雖
可不問、然高低不能不辨也、既彼我動手、與同時並舉、間不容髮、則非但無構思餘暇、且無審辨

來棍高低之餘地、是在臨敵有素、能於敵人神色目光中、得其出手高低之表示、而爲之備、而迎擊之、乃能以此類手法應敵、若胸中毫無成竹、見彼棍打來、漫然同時打去、直是不解武技之人、蠻爭觸門之打法耳、何妙之有、余同學中、有解我避他抽退句、爲他棍打來、我將棍抽退避開者、並謂我急隨殺、爲抽退後、急隨殺、去儘就字句、未嘗不可作如此解法、然果如此應敵、豈非極尋常之打法、且將何以解於不急不可去之句哉、他棍打來、我或限於勢、或限於力、不能應、自當抽退、祇是他打來、我抽退、他始終佔我先着、我如何能急隨殺去、豈他一打之後、卽立住不動、任我自由搏擊乎、此於理不可通、於勢不可能者也、讀前條凡進殺、須急退回丁字步、方穩、之句、可知一棍打去、不問虛實、不問着否、皆須急退回、故此條從反面重申之、不讓他抽退、急隨殺去、許爲極妙、

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牽伏下他趕來我一牽揭進鑿

『註』千條萬條

、總是教人用詐、此條更是詐而又詐、高進入、丁字退、牽棍退、伏下、一牽、一揭、種種舉動、皆是爲進鑿地步、屬於他一方面之動作、雖祇他趕來三字、然就我一方面之種種動作觀之、他應我之手、決不止此、讀此書者、貴在逐字逐句、設身處地、一一思量其來蹤去跡、然後能領神會其作用、若僅就字面、忽忽讀過、則是他持棍不動、一由我從高進入、丁字回頭一牽、牽後伏下、他見我伏下、始行趕來、而趕來後、又立住不動、由我一牽一揭、牽後揭後、繼之以鑿、世豈有如此角勝之棍法耶、且我從高進入、他若無應敵之手、我抽退伏下待之足矣、安所用丁字與牽、而後能伏下也、他應敵之手、可由我一方面之動作、而推測得之、且其手法、簡捷殊甚、彼我工力、正爾相當、惟其工力相當、始得逼出此一鑿之妙着、我大門從高進入、他若舉棍架格、或抽退、或避讓

懸、笨拙論矣、我又焉有用丁字牽伏下之必也、觀高進入後、繼之以丁字牽伏下、可知我棍從高進入、他棍即已向我胸、或下部點進、並未退讓架格、我棍在高、攻人未着、而人已從低點進、在勢不能不以丁字退回些須、避其兇鋒、然拳棍陸敵、貴在虛實相倚、因避人兇鋒而退、退本是實、能順勢一牽、則退爲虛矣、牽本是實、牽後即伏下、則牽又爲虛、而伏爲實矣、但伏安得實、他趕來用殺、我伏在低、勢必能後發先至、亦可不招不架、直起迎擊之、便捷穩妥、牽揭爲多事矣、惟兩方工力相當、他雖趕來、却不用殺、竟用低打低揭、或雞啄向我顛手點進、且不即深入、我起則深入、他棍尾下指、我若直起迎擊、勢必爲他棍所格、而前手正當其棍尾一尺之間、險之至也、故於此時、不能不將伏下之身、略向後仰、隨手將棍一牽、然我用牽、他必不令我牽着、換步穿我小門殺下、於是我之牽後用揭、乃能收勢、一揭即擊、憑伏下暴起之勢、他雖欲抽退、或用穿翻沈碰、皆來不及矣、此之謂逼出一妙着也、

我打棍後繼以殺殺後大門即當採洗洗而後殺小門

須小牽

「註」此條無甚深義、書中重困死人棍、所謂打後繼以殺、洗而後殺、皆是此義、然余非主張必困死人棍者、故不多及、

兩棍相交他抽回伏地開小門我直棒慢慢指去待他

發殺然後揭牽或剪進殺他

「註」此條不啻爲前條「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牽伏下、他趕來、我一牽揭進擊、」作一反面解釋、

他抽回伏地、我若直趕上去、勢必遭他一擊、惟有棍尾向下、指定他前手、他用牽、我用揭、他在低、任換何種手法、我祇認定他前手剪下、一剪即進步殺他、

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陰陽蓋

殺去

「註」最妙最妙、此之謂墊脚殺、亦名反殺、前註中已屢屢言之、敵人從小門穿我大門、或從大門穿我小門、此種反殺、最為適用、真有後發先至之妙、將脚折過分分句、是後脚、

不是前脚、蓋殺時、後手握棍兜、在前手脇下、用力略類大剪、而實是反殺、但有時折後脚、不用反殺、看敵人所主地位如何、反正因之變易、如敵人棍尾、在我右方、（以右手在前之棍為標準、）我折後脚殺下、即非反殺矣、兩人大門對打、他忽然抽棍過我小門、我用此反殺法、百不失一、因他走弓、我走弦、勢必能後發先至、學者但須記取此手、不論正殺反殺、當折後脚時、身宜向上略浮、我棍殺下時、後脚宜墊起、祇脚尖着地、殺下方能得勢、緣前手直指敵方、低則不能蓋殺、高即難於得力、身一浮、脚一墊、殺下之棍、自不患不重矣、若他直殺來、我直殺去、他折脚在我之先、我折脚已無及、則惟有急坐後脚、將身略向後仰、偷穿過橋、靠他棍反削下去、不過穿時、挽花不可太大、最好換棍穿過、平日練習旋手、確有火候者、於翻穿極能討巧、反削時、兩手陰陽亦須反、手法略類反殺、惟用力有區別、反殺身宜上浮、後脚宜墊起、棍顛從上而下、殺下時、頭須隨棍向前一俯、反削身宜後仰、後脚宜坐下、棍顛從裏至外、前手陽、後手陰、兩手橫平削去、凡此類手法、難處祇在使全身之勁、貫到棍顛、初學勁未上棍之人、雖明知此種手法、亦決不可用、因偷穿已不容易、穿後更用反削、十九用不靈活、棍顛已上勁者、縱削人不着、而一削之後、即已回復原狀、後手確能救急、故不慮敵棍之換式接連打來、且此類手法、即其人勁已上棍、苟未嘗將此手提出、單獨研練、一旦卒然用去、猶時有過火與不及之患、況初學勁未上棍者乎、故初學者於種種手法、須一一提出、單獨研練、既能手手窮其變化、復可引活動路、不至臨時牽扯、周身如膠骨不靈、惟單獨研練時、不可着意使力、一着意則仍陷於肩背、不能引活、不能傳到棍顛矣、

他將棍打下丁字回頭伏我就移脚去就他棍尾連打連揭待他忙直進殺「註」此亦是前條我大門高進入之反面註釋學者可於此注中推求之、不復贅釋、

凡兇棍打來我順勢敲一下就扁身中攔兼大僻連連

疊革進去破雞啄亦是如此「註」前「大門接兇棍有五」一條已可作此條註釋、我順勢敲一下即是「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

尺、磕他一下、」此手不足爲訓、前註中已詳言之、且兇棍打來、我用扁身中攔、何必於中攔之前、敲他一下、無意識極矣、兼大劈、更是疊床架屋、况加以連連疊革進去、兇棍之兇、安便兇至此乎、破雞啄亦是如此、是指連連疊革進去而言、非指「敲」「攔」「劈」也、與前以剪破雞啄之法同、僻是劈字之誤、

兩人大門對打連幾下待他忙時急抽回讓弔大進步

打「註」兩人大門對打之時最多、故書中屢屢言之、此條之意、重在趁他忙時抽回、他條皆待他忙時進殺、而此獨言忙時抽回者、因對打連幾下、彼此相逼已近、進殺殊不得勢、故抽回後、繼之以大進步打、此不但大門對打爲然、凡換步換式、皆須抽回、然後大進、余意愈虛江先生著此書時、必是隨時隨地、偶有所得、即秉筆記錄、故條文絕少秩序、而毫無精義及笨拙無理之手法、尤屬見疊出、蓋當時用以訓練步卒、臨敵不僅是個人生死關頭、故出手必先求能保守自己門戶、次之則將他棍困死、有餘力方進殺、雙方皆係羣鬥、立我左右者、能出手助我、則我苟能將他棍困死、使他無回手抵抗之力、我手即同時被困、而賴有左右能助我之人、亦無妨礙、前清光緒年間、行伍

中盛行南洋器械、其手法蓋較此書中之無精義者、笨拙無理者爲尤甚、

大門起高棍打移步盤山托

『註』此條手法、惟行市中能用、因處左右無空闊可避讓、他高棍劈面打來、我既不能左右避讓、

惟有雙手舉棍腰以當之、任他敲打一下、隨響聲起棍、乘他棍來路、亦高劈而下、一處祇在移步兩字、然笨拙已至無以復加、蓋接應大門起高棍、靈捷穩妥之方法極多、何必用此盤山托也、洋器械中、亦多用此法、不足爲訓、

我扁身入此時不顧性命了只兩目認他胸前棍上空

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下

『註』此條確是至理、確是不易之言、我既扁身入、彼此逼近、正是性命相撲之時、諺所謂不是魚死、便是網破、此

時若稍稍留手不出、必敗至不可收拾、兩目認人不認棍、亦正是此等時候、

滾是他平直殺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
與他棍尾相遇順滾至他手殺他身刺是他高打來或
高殺來或他雖把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抵尾
量一尺之處與他棍尾或棍中相遇刺下至他手殺他
身此滾刺之不同也然下起磕彈何以不滾刺曰磕既

響一聲恐他棍開或沉無橋可乘故必打剪然後殺

『註』前總歌訣

上剃下滾分、左右句中、已註其手法、此類手法、應用之道、本極易明、在會研練有素者讀之、無所用其註釋、門外漢雖讀註釋、亦莫能明其所以然、此書坊本乖誤、每多字句脫落、及前後顛倒之處、一若當時全無校讎者、即如此條、原文爲「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全是手法、前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琰父所謂尾相遇、順滾至他手、殺他身、剃是他高打來、或高殺來、或他雖把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棍尾、量一尺之處、與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大小門皆有滾剃、順至他手、殺他身、此滾剃之不同也、下起磕彈、何以不用滾剃、磕既響一聲、恐他棍開或沉、無橋可乘、故不打剪然後殺、」云云、乖誤處、在混合前後兩條爲一條、而脫落「滾是他平直打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二十四字、及末句「故必打剪然後殺、」必誤不、又多出「大小門皆有滾剃順」八字、至二龍爭珠殺一條、脫落之句更多、關係更大、當於下條詳言之、照原文忽忽讀去、亦似可通、祇一按書對習、或逐字逐句、設身處地研究之、其乖謬無理之處自見矣、此條從防風茅氏武備志教藝中錄出、足證坊本之誤、有武備志所未載、而乖謬與此條相等者、余識淺不足以糾正之、則概存其原文、不加注、

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妙全是手法上前
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琰父所謂臨時取力也我扼他
旁亦是臨時取力須因悟他臨時取力口訣

『註』此亦是從教藝中錄出、原文『此妙全

是手法上『脫妙字上字、而正教師童琰父所謂以下數句俱脫落、臨時取力四字、確是凡百武藝之重要口訣、善武藝者、莫不能知之、而鮮能道之、南拳中所謂寸勁、所謂警勁、皆是臨時取力之勁也、不僅初交手時、臨時取力、手手是臨時取力、前註中所謂鬆緊、亦正是臨時取力之意、因是臨時用得着時方取力、用時之前之後、乃不取力、故謂之有鬆有緊、此在平日單獨練習時、不可不注意、若一味使勁、一路拳棍之式、從頭至尾、自以爲未嘗懈鬆半點、實則愈演愈笨拙不靈、故此數語之關係甚大、

但凡打敲採洗俱用後手功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提起不高打不重蓋祇是有前手之力無後手之功故耳

『註』豈僅打敲採洗、須用後手功夫、茲不過舉其一端也、單頭棍之妙用、全在後手、前手祇是直前當敵、

不偏倚、不曲屈、種種作用、皆從後手發生、故單頭棍以左手在前者爲佳、人之右手、莫不較左手靈活而多力、單頭棍既重在後手、安可以笨滯無力者充之、至於打人不能重、雖與後手之功夫有關、然所患尙不盡在後手、乃因全身之勁、未能由肩背傳達於棍顛也、練拳者所患、亦何獨不然、知臨時取力之重要、時時注意此點、其勁乃能過三、勁未過三者、臨敵雖知後手用功之法、打人仍是不得重、欲棍顛上勁、非手手折練時、順用自然之勢不可、一着意使力、則終身不能上勁矣、

把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即急再直當去則他是敗也

『註』理是說得過去、但於事勢、似不可通、臨敵用詐、須用得手手皆若生成、譬如此手、本是實意打法、因未嘗打着、遂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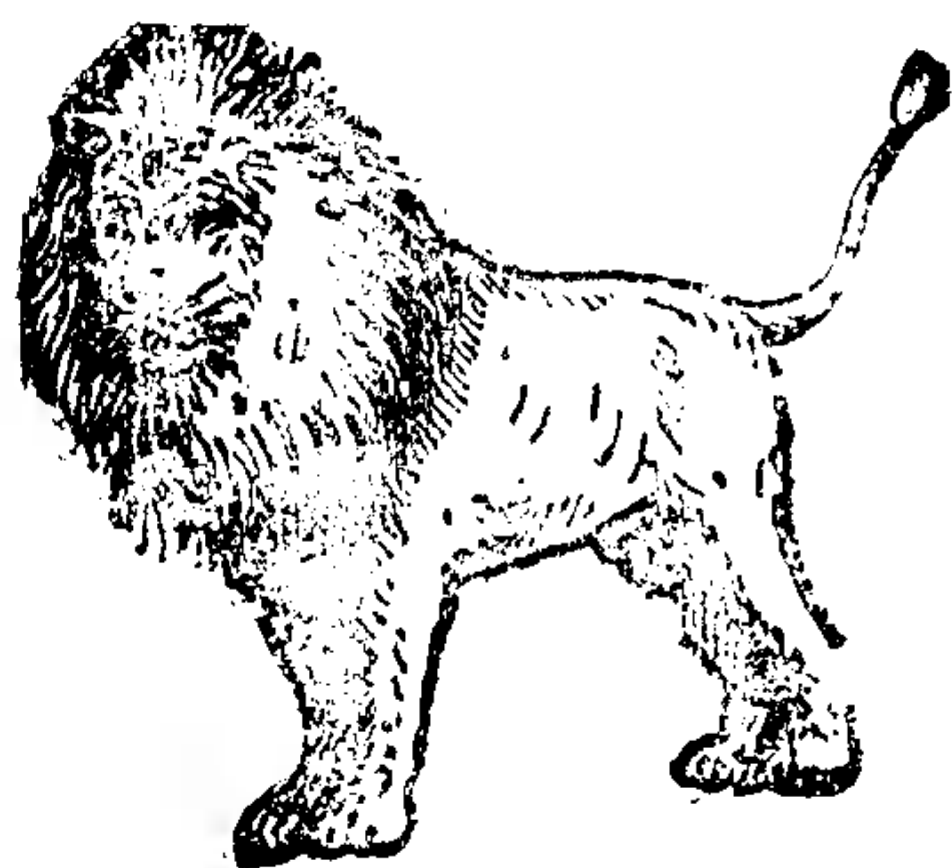
以後手（非前後手、乃後繼之手、）接應、而前此實意打去之手、須使人疑是用詐、有意引其招架式、濫接、如此方是奇正相生、虛實相倚、豈有安排等待、在數回合以前、即預備打到中間、他打來、我接起而不打下、以待他再起、我再打下之理、此或是當時愈虛江先生、見諸教師相角、偶然有此一種打法、而收勝利之效、遂援以爲例、書中如此類者、頗不少、學者略師其意可耳、

我打他接我須不與他接着即轉挑起進打或埋下引

他打下我起接則爲後發先至

『註』此真是臨敵要訣、所謂轉挑起進打者、即是急急翻下、從他棍底打進也、我棍打去、

、他來接、我棍本在上、他棍在下、我若用磕用壓、勢已不能、何也、棍既打去、力亦隨之過去、他來接之力方新、磕壓必不得當、他棍之勢向上、我磕壓不住、他乘勢進擊、我胸部必受創、於此時用旋手、將棍翻下、繞他棍底偷過、我棍仍在他棍之上、若以生死門論、則我棍在生門、他棍在死門矣、不過將棍翻下時、須坐實後脚、上身微向後仰、並非怕他棍傷我、因兩棍交點已深、棍尾都侵入有三四尺、非身體向後微仰、恐翻下時、礙着他棍、而翻過之後、進打必須身向前俯、有仰在先、則俯易於得勢、此又理之最顯明者也、凡伏下待人來而反攻之、皆較易得手、然亦是當先審敵之強弱、若敵非魯莽、把棍指定我前手不動、俟我起則急擊、豈非自困之道乎、果能以伏引他打下、則我更何須起接、直暴起擊之、亦是能走弓、我走弦、乃真後發先至也、



國技大觀 專著類

●拳術傳薪錄

平江向愷然著述

古堇姜俠魂校訂

吾年十七渡日本。與吾師王志羣先生居密邇。湘人湯松何陶等慕吾師拳技。約壯健而熱心研鍊者七八輩。賃屋於市外大久保。每於星期三六及星期日。抨擊其中。吾師苦道遠。車行岑寂。每強吾與偕。其時吾不喜技。且體魄荏弱。殊無研習之意。然日染漸久。依樣葫蘆。亦頗能模仿其手足之來去。吾師欣然曰。若輩意志雖強。而體魄苦限於天賦。皆不及汝敏捷也。曷從事焉。少年喜譽。聞師言。意少動。課餘輒於室後小院中。騰擊少許時。一月後。漸生研鍊之興味。遂於早夜專習之。又三月。興味更濃。行旅坐臥。皆不忘研鍊矣。而湯松何陶輩。早已輟鍊。師乃得以技一意授吾。茲篇所記。悉出吾師口授。惜當時未嘗筆記。迄今追憶。已遺忘十之三四。然卽此已足爲研鍊拳技者之借鏡。第隨憶隨錄。因難次序。幸閱者諒焉。

王師曰。習技者。每喜戲較。此是習技家大毛病。久而久之。出手必不老辣。臨敵祇在抵隙。敵雖有隙可乘。而出手太嫩。不能創之。則敵已抵吾隙矣。故曰一硬不破。一快不破。硬在快先。即含出手須老辣之意。

對打非戲較也。習技不可不習對打。對打首在鍊眼。眼不經練。非特看敵人勁路不明。臨陣失敗。全壞在眼上。手足不對鍊。弊祇在進退無標準。出手無把握。果能獨鍊功深。此弊自然無有。惟眼則非單純的獨鍊。所能竟功。

對打時眼光易準。因有一定之手法。如何攻。如何守。不能移易。臨敵與對打之手法。完全不同。對打有接手。且出手多留頓不收。臨敵則接手留手。俱爲敗着。故對打之意。專在練眼。手足不過能借此引活動路而已。

現今練拳術者。絕少真功夫。即享大名之老拳師。計其平生苦練不間斷之時期。至多不過三年。動以數十年功夫眩於人者。欺人之談也。果能苦練三年五載。在拳術範圍中。無藝不臻絕頂。

練拳尙工勁。搬石掇担（一名仙人担。以二石餅貫竹兩端。）能增加氣力。非勁也。力愈

大勁愈少。去拳術功夫愈遠。

空氣之抵抗力無窮。故工勁以空氣爲練具。

練勁須知一催字。上部以肩催肘。以肘催手。下部以腿催膝。以膝催足。知此卽知手足之勁路。

世人言拳術派別。動謂南拳北腿。一若南人皆不善用腿者。此殊不然。南拳中用腿者極多。惟用明尖者少。踢腿過頭額者爲明尖。用暗釧。蹀躞子脚。連環拐。鴛鴦拐者多。北人雖善用明尖。然與善南拳者角。每以明尖失敗。蓋明尖之難用。幾成爲拳術中之敗手。凡能以明尖制勝者。卽不用明尖。亦能取勝人。而至爲人明尖所中。則其眼光身手。必並逃躲而不之知者。明尖之用。便於羣鬥。因羣鬥必多笨漢。若一一揮拳擊之。則其跌不遠。其創不深。退而復集。必爲所窘。腿之勁。較拳必倍。笨漢旣不知躲閃。而羣鬥尤妨礙。其騰挪。故擊無不中。中無不創深跌遠。無復戰鬥之力。其未受擊者見之。亦必股栗而退。

手足吞吐之勁必同等。例如以五十磅之勁打出。亦以五十磅之勁收回。吞吐勁不相

等病在遲緩。故敵人得接其手而還擊之。

快由於有勁。無勁必不能快。吞吐之勁相等。則無留頓不收之弊。敵非但不能接。且有時受傷。尙不知手之來路。故對打有接手。臨敵萬不可接人手也。

臨敵全恃兩眼。兩眼惟注敵人之肩。不可他瞬。敵左肩向後動。必出右手。右肩動。必出左手。用腿時。肩必下沉。或後仰。此爲不可移易之表示。惟個人練習時。兩目須注視自己出手之的。疾徐高下隨之。手眼不合。是大毛病。

鍊拳式（即整胸之拳）與折鍊散手不同。拳式中之手法。不必手手能致用。故鍊時心中毋庸假想一敵。折鍊散手。則非有假想敵不可。

鍊拳式之目的有四。一在調勻氣分。二在活動身手。三在習慣持久。四在發舒筋肉。而致用不與焉。

致用非拆鍊散手不可。拆鍊之散手。雖從拳式中化出。然不拆鍊。則終年打拳。亦不過於熟中生巧。心領神會。其一二手之運用而已。決不能得全式中之變化也。

拳式中。掌則明示其爲掌。拳則明示其爲拳。及攻守之部位。皆表露於外。無一手不能

一望而知其來去者。必非高妙之拳式。

我輩生當武器發達至極點之今日。練拳決無專練一部份之理。前人多有鐵頭鐵臂鐵腿之稱。皆是專練一部份者。違反生理。不足爲訓。卽其成功。亦甚容易。金鐘罩鐵布衫諸藝。雖不專練一部份。然其閉塞周身毛孔。改換腸胃。使四肢百骸。成爲機械的作。用。尤有妨害生理。且與拳術無涉也。

湖南辰永郴桂各州。皆崇尚氣工。（俗稱蔽桶子。湘人俗呼身體爲桶子。）其成功亦與金鐘罩鐵布衫相等。同一無關於拳術也。但能受人擊而不能擊人。則亦何取於拳術哉。

拳術有五合。無論南北派。陰陽勁。內外家。胥不出此範圍。五合是由心與眼合。眼與手合。肩與腰合。肘與膝合。手與足合。手進足不進。不可也。足進手不進。亦不可也。其弊在嫩肘膝不對。則勁路反戾。肩腰不合。則勁不過三。（肩肘手爲三關。勁由肩條達於手。必過三關。始能及於敵人之身。）不過三。則手雖及敵。不能創之。拳術家有送肩之說。卽肩腰相合。以腰送肩。以肩送手也。五合有謂心與意合。眼與心合。手與眼合。肩與腰

合腰與腿合者。大旨略同。惟強分心意。殊屬無謂。而不言肘膝。亦是缺點。

拳術中亦有氣工。但非蔽桶子之氣工。蔽桶子之氣工。亦名蝦蟆工。亦名蝦蟆勁。拳術中之氣工。專在調勻氣分。有嘯唏咳三種。微類道家之吐納。及日人北里博士川合春充等之呼吸。與拳術有密切之關係者也。

鍊拳不鍊工勁。終身無大成之望。工勁之種類甚多。惟閉氣不呼吸者。萬不可用。

人身之關鍵。上部在齒。下部在穀道。故上部用勁。非牙關緊閉不可。下部用勁。非穀道緊閉不可。兩關不緊。則百骸鬆懈。體魄強健。性質堅毅之人。行走坐臥。齒牙無不湊合。怠情者。則隨時隨地。張口若待哺然。

對打最好與所從學之師行之。進步較與同學者倍蓰。但對打之手。亦非臨敵之手。其效用已於前言之矣。

赤手與持刀之人角。多用腿飛擊敵腕。使其刀脫手飛去。此法極險而極笨。萬不可嘗試。苟能自信飛腿擊之。確有把握。則非敵爲無能之輩。必己之藝已臻絕頂。然彼己之藝。既相去懸遠。則亦安用踢去其刀。而後能之勝哉。

不善用械者。不如徒手。不拘何種手法。皆足破之。卽技藝同等。赤手與持械者角。亦不必持械者佔優勢。但視雙方之進退便捷如何耳。世無以械擋械之手法。故赤手與持械之分別。祇在長短之間。所謂拳打開。棍打攏。卽是截長補短之意。

己藝無把握者。見敵持白光射目之利刃。己自胆怯。又見其閃閃連劈而進。心益慌亂。不知所措。勝負之數。乃不待交綏矣。

藝高人胆大。胆生於藝。固爲不易之言。然養氣亦爲拳術家要着。氣盛可抵五成藝。能養氣。自沉着。其人藝卽絕佳。苟其氣不盛。置之萬人集視之場。或王侯莊嚴之地。令其奏演平生技藝。必手慌足亂。非復平昔從容之態。故秦人武陽平日睚眦殺人。非不有藝。非不有胆。而一至秦廷。睹宮殿之嵯峨。朝儀之嚴整。卽戰栗變色。不能自支。

理直者氣壯。故鴻門之宴。噲能瞧羽。羽自慚理屈也。竄羽之氣。不盛於噲哉。

拳術家臨敵。有發聲大喝者。亦以氣懾人之意。與練習時聲喝不同。鍊時之喝。有兩用。一舒肺氣。一送勁過三。然祇陽勁拳中有之。陰勁拳不取此法。陰勁拳與人角及練習。皆絕無聲息。故輕妙可喜也。

陽勁喜響脚。陰勁喜猴胸。皆有妨生理。但亦多係鍊者過火。一若非此不足表示其派別。而引人注意者。表示愈甚。弊害愈多。故治陰勁者。十九僂僂消瘦。形若病夫。其肺氣不舒。四肢卷曲故也。治陽勁者。則多患腦病。思想記憶力。漸生障礙。因響脚震傷腦海也。

陰勁猴胸之用。在不以胸當敵。而臨陣時。每利用猴胸。以創敵劈胸打來之掌腕。且陰勁手法。多走小門。猴胸則轉折較便。避敵較捷。故習陰勁。有不能不用猴胸者。至於陽勁。則響脚除自壯聲威而外。絕無用意。學者多不明理解。但務虛表。每以不響脚者。爲無精采。教者爲迎合學者心理。遂強自頓地作聲。可笑也已。吾鄉有拳師王春林者。習江西派字門拳。造詣頗深。祇以吾鄉俗尚陽勁。從習者少。王迫於衣食。乃以意改字門拳爲響脚挺胸之法。現吾鄉尙有此種不陰不陽之拳術。

鄔家拳至湘潭。未三年。而湘潭原有龍門家之麒麟八卦等拳。全受淘汰。鄔家拳亦陰勁中之一種。與江西字門拳。無優劣之可言也。龍門家拳流行於湘潭。年代雖不可攷。然已有百數十年之歷史。則信而有徵。湘潭之老幼男女。無不知拳術。有所謂龍門家

者。其勢力可知矣。鄔把勢竟能以猴胸短肋之陰勁拳。取而代之。未及十年。湘潭之人有不練。練必爲鄔家拳矣。王春林技不及鄔。故遂同化。但鄔家拳萬不可學。學久必成廢人。因鄔得名於其足既斷之後。（龍門家忌鄔授徒。而無力以創之。遂設宴招鄔。鄔居隔河。宴畢。龍門家父子五人。自操舟送之。及中流。羣起撲鄔。舟隘不能轉側。又不善泅。遂爲所窘。斷其一足。鄔哀求昇至家。龍門家父子。謂其足既廢。當不復有爲。許之才及陸。鄔兩手俱發。昇手二人立倒地斃。昇足之一人亦重傷。餘二人疾逃始免。鄔足雖廢。而授徒自若。所授技。轉較前毒辣。）由靠丁步變喜鵲步。靠丁步已無益於體育。况無變換之喜鵲步哉。（昔年軍隊中用藤牌者。必善鵲喜步。以左右足疊躍而前。故有變換。）鄔家拳之用靠丁步者。爲初至湘時所傳。許八十一手。陰勁中不可多得之拳式也。

嘗有少年。於未習拳術時。與人鬪輒勝。習拳數月。轉敗於前此鬪敗之人。因咎其師傳之妄。而爲其師者。亦無辭以自解。王志羣曰。卽此可證拳術之尙養氣也。其人未習拳時。正如初生之犢。不知虎之可畏。一往直前之勇氣。每足懾人。既習拳數月。新步未得。

故步已失。情知尋常手法。破綻過多。而欲求一必勝人之手。又卒不可得。故反覺無手可用。又未習拳時。勝負無關於聲譽。既習拳。則求勝之心必切。得失之念亂於中。運用之法窮於外。欲其不敗得乎。

練拳須一手是一手。吞吐要快。連續不妨略緩。不能如寫草字之牽連不斷也。

不論陰陽勁內外家。皆尚自然之勁。不可作意安排。作意安排。非但力盡陷於肩背。拳術亦無成功之望。且漸久必成肺病。浸爲廢人。

臨敵全賴後手來得快。後手者。卽接連而進之第二手第三手。以至於無窮之手也。來得快。則救得急。雖有敗手。亦一閃而過。敵無可乘也。

普通拳術家。不問其技之至於何等。必有二三手慣用之手法。其慣用者。爲何種手法。最易窺探。蓋拳術家與人言技。多喜舉手作勢。而所舉之勢。必其平生慣用者。屢試不爽。

形意太極八卦等拳。在北方盛行一時。北方之拳術家。無不言形意太極者。然能得其三昧者絕少。練形意太極。不到成功之候。與人角。幾無一手可用。單邊長手之拳。非至

爐火純青。矜平燥釋之度。不能言與人角也。

雙拳雙掌。在拳術中爲極笨極無用之手法。南方之練步拳中多用之。（練步拳有大練小練等名）不但因其以胸當敵。爲不可用也。兩手同出。最違反勁路。不如單拳單手多多矣。

拳式中。皆有其主要之手法。學者不可不知。其主要者。必其應用最靈。變化爲多者也。陽勁勝陰勁處。在走紅門。直截了當。獨來獨往。氣已辟易千人。陰勁主旨。雖在以柔克剛。然每以氣力不勝。（平聲）能避鋒而不能克敵。故習陰勁者。多專練一部份毒辣之手。如釘錐（卽屈食指戳栗暴）蜂針（戟食指戳人）虎爪（亦名五爪勁）鐵扇帚（用掌背擊）等。專走小門。攻人要害。有不着。着卽戕賊人肢體。使人不復有抵抗之力。北方拳術家角技。每有角至二三百手。不分勝負者。若南方之拳術家相角。少則一二手。多亦不過五六手。勢均力敵者。不互中要害。卽相揪相扭。同時力竭罷角。或重整旗鼓。相與復角。曾未有角至若干手。尙不分勝負者。此其分別之點。在北拳尙氣勁。南拳尙技巧。北拳相角時。多一立東南隅。一立西北隅。彼此一聲喊。各施展門戶。或一步二

步互相逼近。及手足既交。一兩手後。復各驚退數步。或各向右方斜走。一至東北。一至西南。再同時析身逼近。手足相交後。亦祇一兩手即各驚退。此一交即爲一合。如此或數十合。或數百合。但視角者工力如何爲差。苟非相去懸絕。則無不經數十合。始分勝負者。此尙是槍砲未發明以前。以長戈大戟決勝疆場之鬪法。蓋上陣必貫甲。出手較鈍。又多係騎馬。究不能如步行便捷。故一擊或一刺不中。必催馬斜走。伺機復擊復刺。不能立住死鬪。因此有數十合數百合不分勝負者。南拳則不然。純以技巧勝。功夫不到者。無論矣。有工夫者。其氣勁不必驚人。然出手必能創敵。角時多不施展門戶。臨時落馬。意到手隨。每有勝負之分。非特旁觀者。不知所以致勝之道。即被創之人。亦多不明敵手來去之路。

易筋經八段錦等工夫。持之有恆。能長無窮之力。但此種力。非拳術家所需要。達摩非拳術家。今之言武術者。動稱少林。而少林又尊奉達摩。一若摩達於武術。無所不精。無技非其所創造者。少林拳術。少林棍法。皆久已有人著爲專書。其假託與穿鑿附會之跡。令閱者膚粟三日。近年復有所謂達摩劍者。亦成專書。刊行於世。是達摩又

多一門本領矣。

湖南鳳凰廳。民俗强悍。善武術者相遇。每以技決生死。其決鬥之法。憑地紳立死不責償之約。擇廣場列襯於旁。初以徒手相角。任人觀覽。死者即納襯中。隨時埋掩。而羣致賀於角勝者之家。勝者出酒食相饗。樂乃無藝。死者家族無怨言。無怨色。但自咎死者之無能而已。若徒手不能決勝負。則各持利刃。對立互砍。一遞一刀。不能閃讓。血流被體不顧也。弱者經數刀。即倒地不能復砍。强者每互砍至五六十刀。遍體皆爲刀裂。猶揮刀不已。有寇某者。曾與人決鬪至十四次。多至互砍七十刀。但其人血流過多。年未四十。已衰萎而死。民國成立後。此種野蠻風習。已經官廳禁止。

秦鶴奇先生。上海人。知者無不稱其拳藝絕倫。余恨無識荆之緣。未得一聆偉論。有友告余曰。秦先生與霍大力士俊卿友善。嘗語霍曰。君右手右足之工力。誠不可當。但君不宜多怒。尤不可以全力擊人。防自傷內部也。霍極以爲然。而側聞者不解所謂。先生曰。霍君手足之功。因其好勝一念。成之過速。右手實勁過八百斤。右足更在千斤以外。而內勁不及其半。安可以全力擊人也。聞者仍不省。王志羣曰。是真知技者之言也。譬

之戰艦。噸量小者。必不能載口。經過大之礮。謂體小不勝震也。今之練拳者。每多專練一部份。即成功如霍公。猶有自傷之懼。況不可期耶。是足資治技者憬悟矣。

拳式中每有手足齊出之手法。南拳中尙少。北拳中則數見不鮮。甚至雙拳或雙掌。加以明尖。而習者猶自詡爲絕妙之手法。以爲三者齊出。敵無招架之方。殊不知此種手法在拳術中。爲絕無意識之動作。於理法實用三者。胥無所取義。乃全無拳術知識者所意造。拳式中有此種動作。屢雜其間。則全式無一顧之價值。可斷言也。或者曰。拳式之構造。其意不在手。手能打人。不過爲引活動路。煨練手足而已。此種手法。練習既久。能使一足獨立不搖。而予何詆誣之甚也。志羣笑曰。拳術中那一手不是引活動路。煨練手足。但勁路既云引活。則違反勁路之手。自不能用。此種手法。乃是牽掣勁路。使不得條達於四肢。與力學生理。皆相背馳。安望其能煨練手足也。且下部之穩實與否。全視其足勁如何。以爲比例。兩足有勁。氣能納注丹田。則下部未有不穩實者。一足矗立。不提肛（即閉穀道）不疊肚（即氣注丹田）下部決無穩實之可能。明尖之不可用。亦即此理。蓋用明尖時。立地之一足。不能屈曲。不屈曲。則肛不提。肚不疊。故用明尖必於

敵退步或轉小門時。乘其步馬動亂。奮足一擊。敵乃無騰挪或接擊之餘地。從未有決門伊始。或敵步未動時。即以明尖擊人者。蹀子脚暗剷等之能百無一失。即在落馬先穩下部而發出之脚。又去勢不遠。發以全力。收以全力。故中能創敵。不中亦已反客為主。早留第二發之地步。然用脚則脚。用手則手。雖已落馬。亦無手足俱發之理。况一脚矗立不落馬者耶。其無用之程度。尙不得稱爲敗手。直一無意識之動作耳。萬不可用。萬不可用。

拳式中凡有丁字步者。皆可用足。蓋丁字步本爲半步。蹀子脚暗剷溜步趕步等等。無不從丁字步化出。靠丁步亦可用蹀子脚連環拐暗剷。但須坐前脚。發後脚。於敵穿小門時。百發不失一。惟溜步趕步。則不能用之也。

敵來勢過猛。卽退讓一步。坐實前脚。發後脚迎擊。每能反客爲主。此種關頭所用之脚。多係從靠丁步化出。

江西派字門拳中。有所謂圓字者。理法實用俱妙。與陽勁拳中之穿連手略相似。而靈巧過之。惜近時學者。於穿時多不帶胳膊。不轉胸祇穿手腕一節。是大毛病。由大門轉

小門固用穿。由小門轉大門亦可用穿。不帶胳膊不轉胸。則敵手祇須略硬。或略沉。或略起。或後足向空方稍移。皆能頓易主客之勢。而穿者反授胸於敵。以供其衝擊也。蓋穿者轉一尺。當者祇須轉一寸。故以紅門手（即大門）擊轉側門（即小門）者。無不後發先至。其勢然也。若穿者帶胳膊轉胸。則不至脫橋。而主客同一形勢矣。主客形勢既同。不必硬者佔勝。勝利當屬之識鬆緊者。來手無論硬至何等。若自度不能勝（平聲）祇須略鬆手勢。將鋒頭避過。隨將脚跟一定。牙關一緊。以全力乘其舊力已過。新力未發。無不克敵制勝者。此即謂之借力打力。

練拳氣喘色變。其故即在不識鬆緊。從首至尾。握固不肯放鬆半點。自以為孔武多力。其實拳愈練而力愈陷。氣喘色變。特其顯於外之徵候也。凝神集氣。一手是一手。全身之勁。但注於一擊之中。手既打出。立須鬆放。則雖連演數十百次。亦必行所無事。安有喘氣變色之患哉。

拳術中有所謂重拳法者。湖南人練者頗多。能碎數寸厚石板。見者多疑為邪術。實非邪術也。其練習之法。於午夜趺坐井畔。燃香於前。念清心咒一句。運臂揮拳向井中一

擊念百遍。揮擊千餘拳。如是者不輟月餘。拳下自能激井中。殷殷成聲。又月餘。水深丈許者。隨拳蕩動。更月餘而功成矣。此非邪術。乃漸進之功也。然其成功祇在一部份。故非內功先成者。雖成功亦不免有自傷內部之懼。

紅砂手亦非邪術。是練成之藥砂。亦暗器之類也。與人角時。必搶上風。否則不能施放。與拳術毫無關涉。鄉村拳師多用之者。因已無實力。慮角時不能勝人。又不善用其他暗器。故以此藥。因風迷人雙眼。而一任其攻擊也。此爲極不道德之舉。不足效法。

拳術中最平庸者爲單掌。而最適用者亦爲單掌。惟單掌能跌人於數步之外。能破人一切手。單掌之變化極多。敵來手低。則沈而後掌。高則託而後掌。左則閉而後掌。右則分而後掌。凡中上部之手。無不可以掌接擊之也。

龍頭手。獅子大張口（亦名虛實手）皆從雙掌化出。極適於用。因虛實相倚。奇正相生也。惟未經變化之雙掌。萬不可用。無虛實。無奇正。弊害百出。以單掌破之。絕無變化抵抗之餘力。

拳術必須口授。圖說雖詳。祇足供學者參考。不能恃爲入手之圭臬也。拳術非柔軟體

操可比。柔軟體操無變化。拳術之妙。全在變化。運用動路。祇在分寸之間。口授。猶時有辭不能達之處。筆墨所能盡之。至於點穴。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豈草率不備具之圖所能標舉。而使讀者運用無訛乎。人身要害之處。有最簡單而最明瞭之觀驗法。以己之母指從心窩量起。上下左右與中指距離之處。皆爲要害。復從中指起量。與母指距離之處。亦皆爲要害。但此限於頭部及前胸後背四肢無死穴也。僅能阻遏血脉。使人麻木。失其神經作用。至言以一二指點人四肢之一部。即能使人立死。非魔術則欺人之談矣。

村拳師祕藏之人身穴道圖說。所標舉即不謬妄。學者亦不能對本實施。而行之有效。書中雖有注明某穴用陽手。某穴用陰手。及用一指鑢或二指鑢或三四指鑢者。然學者內功未成。安能附勁於一指之顛。透人筋絡。至於傷科藥方。尤乖醫理。每有一方多至五六十味者。而其中性質相反之藥。時相並列。且傷科藥方中。無不喜用極毒烈不常用之藥劑。以人命爲兒戲。莫甚於此。

點穴之術。非深明生理學者。所言類多謬妄。今之拳術家。輒言能點穴。此欺世駭俗之

談也。世人舉數。多喜言三十六七十二。合之爲一百零八。而言穴道者。亦遂謂人身有三十六死穴。七十二活穴。合之周身有一百零八穴。此種絕無根據之談。稍有知識者。聞之冷齒。村拳師授徒。無不祕藏二鈔本。以欺罔學者。二鈔本爲何。一人身穴道圖說。一傷科藥方。雖人各異其傳。然自誇得之某某名人。或傳自某某異人。則皆同其詞也。余初得從村拳師許。賭此類鈔本。殊自驚爲異數。以爲如此不傳之祕訣。非拳師雅重余者。安肯推誠相示。因其中文句。多不可通。不能強記。遂殷勤乞得。謄錄一過。亦祕而藏之。不輕以示人也。是後每值其他村拳師。必以言探其有無祕藏此類鈔本。始皆笑不肯承。以利欣動之。則故躊躇作態。強而後可。及其出以相示。類多德色。內容或詳或略。而其文句之不可通。標舉之絕無根據。藥方之全無理由。千篇一律。以意義還叩之。村拳師或不能答。或答以玄虛不切事理之言。非吝不肯告。實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

拳術家每侈言。某手非某手不能破。此欺人之談。絕無其事也。惟硬不破。惟快不破。硬中須有軟。既快貴能穩。則真不破耳。出手如風馳電掣。勝負分乎瞬息之間。寧有絲毫

播思餘暇。敵手未動。我無由預測其將出何手。而預爲破之之手以待。敵手已動。則我縱眼明手快。亦不能立判其爲某手。而我非某手不能破之也。且凡手法之佳者。其變化必多。世未有施用某手不能創敵。猶頻頻施用之也。尤未有出手不收。以待敵人之接擊也。村拳師授徒。不明理解。每好爲似是而實非之言。以聳人聽。以取多資。故有此類說法。爲其徒者。安有判別虛誣之識。如是某手不能破某手之說。幾成爲拳術家之公例。其眯目無識爲可笑矣。

動手先落馬。出手必送肩。落馬則肛自上提。氣自下注。下部一穩。則全身之勁。自能貫注於肩背。由肩背達之打出之肘腕。故曰出必送肩也。

善拳術者。不必善蹤跳。善蹤跳者。亦不必善拳術。蹤跳本另是一途工夫。與拳術全無關涉。今人論拳。每混合二者而言。以爲善蹤跳者。卽拳術家。而拳術家亦無不善蹤跳者。霍元甲拳名滿天下。絕不能蹤跳。趙玉堂能一躍登三丈高屋梁。亦絕不能拳。此其明證也。蹤跳祇在身輕。身輕由於脚有力。其用功之道。不與練拳者同其蹊徑。謂蹤跳與拳藝同屬於武術則可。謂蹤跳屬於拳藝則不可也。

拳式中有所謂九滾十八跌。及林冲下山。貴妃醉酒諸式。全用撲跌躓滾。說者爲此類拳式。善能敗中求勝。爲練拳者不可不知。不可不能之身手。嗚呼。爲斯言者。殆不知拳術爲何物者也。拳術家以技與人角。其敗中轉勝之手法。每出於意外。有一不可有二。卽其本人。亦不能以此手法爲第二次之施用。如棍術中之鐵牛耕地。全爲敗中轉勝之棍法。然學棍者。雖與人角至百次。敗至百次。亦決無施用鐵牛耕地之時也。借以上所舉拳式。爲練習使身體敏活之用。未嘗不可。然在拳術中已落下乘。至欲用其手法以臨敵。則恐終其身與人角。日在敗中而無求勝之機也。

人之右手。每較左手便捷。如是練拳者。多專練左手。以圖補救此天然之缺憾。但左手練硬後。右手之便捷復遜。世無兩手完全同等者。此實無關於拳術之程度。卽能練至兩手完全同等。用時亦無兩手同施之理。雙手不如單手。與雙刀不如單刀。雙劍不如單劍之理正同。學者殊不必以左手硬遜右手爲病也。

低馬拳式與高馬拳式之比較。低馬拳式。利於實力不足之人。短手容易上勁。又出手多走小門。故練低馬拳式者。半年三五月後。卽能應用。高馬拳式。則非實力充足之人。

加以一二年之苦練。幾無一手可用。然及其成功。高馬拳較低馬拳簡捷多多矣。

沉託勁在陽勁拳中。用處極多。以其利於搶紅門也。陰勁拳則多喜用分開勁。若字門拳中之內圓外圓。則又沈託而兼分開者矣。江西有某老拳師者。善字門拳。由圓字變化一手。名爲蝴蝶手。極運用之神化。敵手一爲其手所著。即如膠粘不可脫。敵進則退。敵退則進。其柔殆類蛛網。終其身無能破之者。安徽有饒某者。業審人。遂稱爲審師傅。喜治技。善側掌中人。因其所業。恆須以掌範泥也。雄視一鄉村。拳師憚其勇。莫敢與較。然皆惡其慢也。會有鳳陽女子。鬻技於其地。雖纖弱而矯捷如飛鳥。村拳師謂其能在饒上。設詞激饒往角。實欲因以創饒。饒負氣往。女騰一足。饒側掌擊之。斷其踝。女遂傾撲。狼狽遁去。饒聲譽益振。無何。復一鳳陽女。訪饒於其居室。適饒他往。饒家飼雞十餘頭。女盡繫之以去。行時。顧饒家人曰。此去里許有雷祖殿者。余將遲饒于彼。一日不至。則宰食一雞。饒歸聞語。將往。懼不勝。不往。則損名且失雞。不得已。陽爲力人往。至則見有女年可二十。姿容娟好。跌坐階際。連雞置於左右。饒逡前語曰。吾審師傅之力人也。彼適不得閒。命吾且將雞去。言已。趨攫雞。但覺有物中股際。即撲跌尋丈外。饒茫然不

知致撲之由。知不敵。踉蹌而歸。焦急無可爲計。饒有長年雇工名張老者。年已六十餘矣。以力傭於饒。且二十年。饒固以尋常力人遇之者。至是張老見饒環室而行。若重有憂者。乃謂曰。君得毋慮鳳陽女難勝。而雞不得返乎。饒曰然。因言跌時情狀。張老笑曰。吾將爲君往索雞。得則君居其名。不得於君無與也。饒恚曰。奈何誑我。吾且見敗。若奚往焉。張老曰。吾固言不得於子無與也。饒終疑之。然計無所出。姑允偕往。女仍跌坐如前。張不語。突前取雞。女自裙底飛一足出。張提而投之。女駭請姓氏。張自指其面曰。吾密師傅也。女拜手謝教去。饒伏地不起曰。與公同寢饋近二十年。竟不知公身懷絕世之藝。謹請屬爲弟子。張欣然受之。授以技術。越三載。而前鬻技之鳳陽女至。指名索饒。饒與角。三數合後。女復騰足。饒以左手把持之。女立地之足亦發。饒以右手接之。女身中懸不偏頗。饒知爲勁敵。作勢遠投。女着地大笑而去。饒歸面張陳述。張驚曰。汝傷重矣。久且不治。饒曰。弟子未嘗敗。胡言傷重。張命饒袖示其胸。則兩乳旁各有黑點如錢大。始駭服。泣請醫治。張曰。汝投時不應縮手作勢。彼足距汝胸僅及寸。縮手卽爲所中。其勢然也。彼等之烏頭。皆附以鐵。一着卽傷。無可幸免。幸傷處非要害。若上下寸許。則

無可爲矣。

觀饒某之受傷於不自覺。可以知拳術之難矣。使當日其師不在側。則饒某將至死不悟其死於藝之疏也。拳術家以技與人角。因傷致死。而不知所以殺身之故者。不知凡幾。故俞大猷曰。視不能如能。生疏莫臨敵。凡百藝術。皆有競爭角勝之時。惟以武術與人角勝。則動輒孤注性命。真有能耐者。不輕與人言技。卽懼因名而招致來角者也。長沙陳雅田。善技享重名。來訪者嘗不遠數千里。晚年益甚。陳患之。每辭以他出。而陰瞰其人。藝皆出已上者。因益自韜匿。遂得終其身不敗於人。

拳師與人角技。每喜於數步外。兩手上下連環旋舞而進。來勢一若極兇猛之致。工夫不純熟者遇之。無不辟易。其實破之極易。自己手硬者。直走紅門衝擊之。彼旋舞之手。着手無不披靡者。若自料不能硬進。祇後脚略橫半步。卽是直來橫受之道。彼旋舞之手。亦無所施矣。須知兩手上下旋舞。着人必不入木。無避讓之必要也。

余於長沙組織國技學會時。延聘各地武術家。前後以百計。雖藝有高下。然其談論技術時。莫不神色飛舞。有不可一世之概。若第就其外表觀之。皆萬夫之雄也。湘潭曾陰

甫年四十餘。以拳術享重名。凡觀技於湘潭者。無敢不先投謁其門。非然者。卽真有能亦無可得貲。因是曾之聲譽益隆。而究無有知其技至何等者。余以六十金招致之。居會中將一月。與他拳術師言。恆傲岸不爲禮。人多啣之。屢欲與角。余慮俱傷。力爲排解。曾知不見容於衆。亦興辭去。

曾行之前一夕。余治食祖之。曾半醉。欣然語余曰。吾有妙手。當於再會時出以相示。此次雖聚首一月。實未得盡吾長也。余時亦被酒。乃笑曰。君手皆妙。復何手之能獨妙也。曾曰。妙在能倒人。余曰。君手皆能倒人。此何手而特妙也。尙勁者乎。尙快者乎。曾曰。尙勁與快。始能倒人。則不得云妙矣。余曰。是則神術也。曾曰。否。余推案而起曰。不勁不快。亦非神術。余敢必其無此妙手。曷請相示。但得倒余無所忤。他拳師從而和之。曾色撓。志羣師力止余。曾慚慙卽夕遁去。拳師以此術弋貲者。十人而八九。不曰有祕密之傳。卽謂有神妙之手。學者求藝心切。無不入其術中。其實皆詐欺取財者也。拳理旣通。安有所謂祕密。安有所謂神妙。拳理不通。何手不能謂之祕密。何手不能謂之神妙。且學技者。貴得其道而力持之。工夫旣深。神化自出。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傳之弟。寧可貨

武術的研究序言一

余研究武術二十餘年矣。顧探其本而明其義。揭其實而抉其微。與余賡爲同調。聯爲同志者。千百人不一遇焉。此無他。因人成事。剽說襲取。近世之通病也。辛酉春。爲直魯災民帶同武士四十餘人赴滬籌賑。其間相助爲理者。唐君范生之力居多。賑務畢。范生以所著武術的研究屬作序言。余始而喜。繼而驚。喜者何。喜其與余爲同調。且有同志也。驚者何。驚其探本明義。揭實抉微。剖晰武術。辨別武術。比較武術。使數千年淹沒弗彰者。一旦而顯豁呈露。合之人身之天性、德性、生理、衛生、呼吸運動諸大端。皆息息相關。並行不背。則技也而通乎道矣。微歷代豪俠崇尚武功。各擅專門。而武不得以術名。微范生天才卓越。參透玄微。而武術之妙用弗明。抑余竊不自揣。更有進一層之研究焉。自創編中華新武術以來。耗盡無數心血。費盡無數金錢。始於親身經歷之中。微有心得。然猶不敢自信。不敢自封。苟有能如范生之別開生面者。則將聯合新體育家。舊武術家。各竭所能。各盡所長。會參而融化之。編輯一種武術專書。既不舍舊而圖新。

武術的研究序言二

我國之武術。門外者恆詆爲不合生理。無裨健康。是亦提倡進行之阻力也。民國十二年四月。保陽馬子貞先生。發起全國武術運動大會於上海公共體育場。全國武術名宿。蒞滬獻藝者數百輩。中如何玉山君。年在八十歲以上。楊德卿翟殿臣二君。年在七十歲以上。李蔚亭高鳳嶺余斐堂張鳳岩吳鑑泉諸君。皆耄耋之年。登臺一顯其好身手。精神矍鑠。舉動矯捷。觀者咸爲咋舌。鼓掌如雷。且其狀貌壯健。不知者幾疑爲四五十許人。則健身延年。亦武術之絕大價值也。所謂無裨康健之說。不待辨而自明矣。同時唐子范生。出其所著武術研究一書示余。莊誦再四。覺其根據生物學、生理學、哲學。以證明武術之價值。頗能抉其玄微。所謂不合生理云者。亦可不待辨而自明矣。此書付梓後。行見我國武術。將得國人大多數之信仰。而提倡進行。或可一日而千里焉。因喜而爲弁言其端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壯飛王鵬序

國技大觀 專著類

● 武術的研究

范生唐豪著

姜俠魂謹校

我爲甚要作這篇武術的研究。就因武術是

(一) 玄秘的。

(二) 沒有學理的。

我因爲上面兩個原因。所以把個人的心得。貢獻於海內教育家和專攻武術者之前。我很希望有深刻的批評和討論。

(一) 人類的天性和武術

我們要研究武術和人類天性的關係。先要着眼在生存競爭這一點上。荒古時代的人類。和毒蛇猛獸混在一起。有時候彼此不幸遇見了。這毒蛇猛獸。便張牙舞爪要吞噬人類。那時候腿跑得快的。或是跳得高的。或是善於攀藤附葛的。就把這危險避

過了。到後來人類的智力漸漸發展。毒蛇猛獸被人類智力鏟滅。或是征服了。這種搏擊奮鬥的天然能力。經了若干年月。變成了潛在的天性。然而這種潛在的天性。還在適當時期發現出來。所以歐美教育家。從生物進化程序上。研究種種運動方法。如「跳高」「跳遠」「跳欄」「賽跑」等種種運動。把他來發揮人類的天性。但是我更有一種推想。荒古時代的人類。假定他是渾渾噩噩。不識不知。逢着毒蛇猛獸來攻擊的時候。難道只知用跳跑等方法去避他嗎。況且毒蛇猛獸跳跑的高度和速度。恐怕比人類還要高些快些。若是除了跳跑之外。不用智力去攻擊。照着生存競爭的原則。恐怕人類早就滅絕了。但智力的攻擊是什麼呢。我立個分類表在下面。作為立說的根據。

(一) 利用肢體……………荒古時代

(二) 利用器械

- 甲……………石器時代
- 乙……………鐵器時代

看了上列這兩個表。就可知道人類的生存競爭。可以分做三個時期。跑跳這等技能。

應在第一個時期。所以遊戲運動中又有一「擲鐵餅」「擲鐵槍」和球類等種種方法。包含着人類第二第三兩個時期的生存活動。這種活動在教育上極佔價值。我寫到這裏。有人問我道。你這般信口開河。和武術與人類天性這個問題有甚關係。我道。我引據這一大篇話。就是將他來說明武術的原理。你看武術中不是也有一「奔跑」「跳躍」「撲擊」「蹴踢」「投擲」「掙扎」許多天性活動在內麼。麥克樂講。凡是一種運動。包含人類天性活動愈多。他的價值愈高。我不敢說武術的價值高到如何地位。只希望提倡武術者下一番深切的研究功夫。多發表些武術學理上的著作。作品出來。使一般崇拜舶來體育。批評國粹武術不值一錢的人。中心也有折服的一天。

(二) 武術中天性活動的舉例

武術中的撲擊蹴踢。是無論何種拳術都具備的。但是他的方法。却有許多。我把他分別寫在後面。

(頭擊(頭擊頗碍生理。不過武術中原有此法。故列之。)

投擲……打鑢等

相撲和掙扎……率角(攢交)

上舉種種。就是武術中的天性活動。但蹴踢中的足尖足踵足邊踢等。又各分「低踢」「平踢」「高踢」「躍踢」四種。跳躍中的箭步殿步是跳遠。一起腿旋風腿是躍高。

(三) 武術和徑賽

有許多練習徑賽的同志。也曾嘗試過武術。時常同我講道。練了武術。跑起來總比較差些。所以不敢再去練習。我道。這個問題。很引起現在研究體育者的懷疑。我要解釋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提出一個要點。請同志們注意。若說練了武術。跑的程度不過比較上遲些。那麼一種運動。總有一種特點。專練徑賽有專練徑賽的好處。專練武術有專練武術的好處。不要因為徑賽是舶來品。便去崇拜偶像。況且練了武術。並不是兩腿不能跑了。我現在舉幾位事實。證明這武術並不妨礙跳跑。去年體育研究會開大會的時期。有一位先生。很反對武術。他所持的理由。因為肌肉關係。練了武術。使徑賽

的速度減遲了好些。後來三師附屬體育教員魏君子銘。和這位先生同跑。不料跑的成績。却趕不上這位研究武術的魏君。又我的弟弟越石。在吳淞中華體育學校求學時代。他的武術程度。已有二三年以上。然而他比賽百碼賽跳。總不出十一秒左右。上海公學國技部部長陳豪。他練武術快近三年了。他的高跳有八尺左右。可見這種懷疑。對於武術完全是嘗試未深。或是遇不着高明的教師。鄉村間的武術教師。專教人插沙打椿舉石担拋石鎖。練得肌肉同鐵一般。久而久之。竟練成一個思想簡單。蠢同鹿豕的人。這種下乘功夫。不要說研究新體育的人反對。高明的武術家也反對他們。（少林拳術秘訣。是部名作。論此點很詳。）當初到中國來提倡體育的美人麥克樂。很懷疑這武術。後來練了陳子正先生幾種手法。便把懷疑的態度改為贊成的態度了。若肯把他研究數年。我知道必以我所說的爲是了。再有一說。荒古時代的人類。他用跑跳的方法。避毒蛇猛獸的攻擊。假如毒蛇猛獸趕得快。追近身旁。請問還是跑跳。還是利用肢體奮鬥。死中求生的較善。這不是個明顯的比例嗎。況且人類本有此種潛在天性。不用固有的武術去發揮他的本能。天天在學校中販賣舶來體育討生活中。

國的體育。還稱得是甚麼呢。

(四) 武術爲何要每天練習

肢體的動作。都受大腦使命。初習拳術的人。往往動作不能如意。並且出手很遲。因爲肌肉的神經。先要傳達到大腦。然後大腦令這神經使拳腳動作。所以出手就遲了。動作就不能如意了。若是每天練習。顯在神經成了潛在精神。他的動作。不必直達大腦。出手自然的快了。動作自然的如意了。這與拳腳的應用法很有重要關係。例如逢着危險。我要發揮我自衛的本能。要是不常練習的人。他腦海中必定要想上一想。就在這一轉眼間。分出他的遲速來了。武術應用法上有句『有着即應』的話。若不每天練習。如何能達到這個程度。(我們提倡武術。雖說專爲體育。但應用法却不可不知。)因爲應用法是武術體育的特點。並且與教學興趣。有甚深的關係。無論何項運動。初練的時候。肌肉總要變化。這變化的結果。就是酸痛。常見學校中教授武術。每週只二小時。或三小時練了一次。隔幾天再練。學生但覺練一次。酸痛一次。這明明使學生受刑。那裏有趣發生。若每天練習。肌肉運動成了習慣。酸痛也逐次減少了。趣味自然增添。

據我個人的經驗。在一個月內。天天練習。以後就可免去酸痛。所以我主張學校中不列武術一科便罷。若要教授學生。非每天練習不可。（教授其他體育。我也是這個主張。學校體育。將來希望有好成績。根本在養成學生運動習慣。）

（五） 武術和呼吸

呼吸在武術上是件極應注意的事。我常見鄉村間的武術教師。對於呼吸這件事。很不注意。並且教人閉住呼吸。或用口呼吸。這並不是我過甚其辭。凡是研究武術的同志。遇見這類人物。恐怕不在少數。但注意呼吸的武術。也分兩派。一派是胸呼吸。一派是腹呼吸。然不論是胸式或腹式呼吸。出納氣息。總是用鼻腔。決沒有用口的。現在我先把口鼻呼吸的利害。說明一下。再分別討論胸腹呼吸。

空氣中的塵埃和微菌。不知有多少。咽喉和口的距離近。和鼻的距離遠。空氣從鼻孔吸入。凹凸迴轉。把塵埃微菌。用鼻毛濾清了。然後輸入肺臟。自然可以免去意外疾病。逢着天氣亢旱。空氣中所含的水蒸氣很少。若用口呼吸。咽喉和氣管的粘膜。給他侵犯了。必定紅腫起來。這是肺病的起原。若用口呼吸。因空氣與粘膜接觸的緣故。可以

稍變他的性質。又如嚴冬冰雪的時候。空氣很寒冷。若用口呼吸。容易傷咽喉氣管。用鼻呼吸。可以調和空氣的溫度。不致受病。況且寒冷乾燥的空氣。容易減少口腔中的水分。水分減少了。消化的作用必然要受影響。所以消化不良的病症。大半是這個原因。且口的開閉。從心理上研究起來。不但精神氣力。有莫大關係。就是智愚也可判別。愚蠢的人。他的口往往張而不合的。

我既把口鼻出納氣息的利害說明了。現在我要把鼻呼吸應該注意的要點說明。呼吸的時候。只要將舌尖抵住牙齦。不但可以永久保持鼻呼吸的狀態。就是出納氣息。也可勻靜。無論用胸式呼吸。或是腹式呼吸。多該如此。講到這裏。我要討論胸腹呼吸了。

A 胸式呼吸 呼吸的時候。使胸部開張。橫擴肺量。縮引下腹部。這種呼吸。武術中除去太極八卦形意等外。差不多多用胸式呼吸法。

B 腹式呼吸 八卦形意太極等武術的腹呼吸。就是運動橫膈膜。因為關於這種武術的著作。有五行生剋。兩儀相生。陰陽消長種種玄之又玄神秘的理論。一般自命

新體育的人物。便竭力攻擊。也不去嘗試嘗試。作學理上的研究。真是武術前途的悲觀。我現在把劉仁航身心調和法的一節。節錄下來。借他說明腹式呼吸的真義。

「橫膈膜者。胸與腹中間一大膜也。厥狀如傘如笠。腹內筋肉。則如傘骨。居於傘蓋之內。傘骨縮時。則傘蓋向下。故筋肉緊縮。則橫膈膜向下。橫膈膜向下。則胸部寬廣。胸廣則肺廣。是時腹部窄狹而向前突出。則腹中所有胃腸等物。皆從上壓下。爲此作用已。又用與此反對之法。使橫膈膜向上。則胸狹而肺縮。是時腹部寬廣。內臟引向後方。腹皮下凹。如此上下反復爲之。此卽所謂腹呼吸也。」

按胸腹兩種呼吸。在武術中都可調養身心。不必目此爲短。目彼爲長。宜於胸呼吸的武術。必不宜用腹呼吸。宜於腹呼吸的武術。必不宜用胸呼吸。但體質虛弱的人。多用肺尖呼吸。又稱肩血。教授時却宜注意。

(六) 武術和肌肉

武術爲一種全身運動。各部分的肌肉。都能自然發達。我把武術中臂腿胸背腰腹和呼吸等動作的肌肉。概括寫在後面。

(十三) 肘節前肌

(十四) 肱骹肌

(十五) 覆圓肌

(十六) 手和指底屈肌

B 動胸背腰腹的肌肉

(一) 腹直肌

(二) 腹淺斜肌

(三) 腹深斜肌

(四) 骶上肌

(五) 鋸下後肌

(六) 鋸上後肌

(七) 提骶肌

(八) 舉脊肌

-
- (九) 脊轉輾肌
- (十) 脊衆分肌
- (十一) 脊後峯間肌
- (十二) 背長肌
- (十三) 髂骹背肌
- (十四) 髂骹腰肌
- (十五) 腰胸後峯肌
- (十六) 胸橫後峯肌
- (十七) 胸三角肌
- (十八) 胸小腹肌
- (十九) 骹間內肌
- (二十) 骹間外肌
- (二十一) 腰方肌

(三二) 腰廣肌

(三三) 胸大肌

(三四) 胸小肌

C
動腿的肌肉

(一) 腰骶肌

(二) 骶骶肌

(三) 骶骶肌

(四) 骶骶肌

(五) 骶骶肌

(六) 骶骶肌

(七) 骶骶肌

(八) 闊長肌

(九) 闊短肌

(十)	闊大肌
(十一)	闊小肌
(十二)	三個闊肌
(十三)	股直肌
(十四)	臀大肌
(十五)	臀小肌
(十六)	臀中肌
(十七)	盆內肌
(十八)	盆外肌
(十九)	孖上肌
(二十)	孖下肌
(二十一)	骶前肌
(二十二)	骶後肌

(三六) 股雙頭肌

外

(三七) 髓中肌

內

D 呼吸的肌肉

(一) 餅間外肌

二 餅間內肌

(三) 提餅肌

(四) 餅項肌

(五) 髂餅背肌

(六) 膈肌

(七) 骶髂肌

(八) 骶髂肌

(九) 骶髂肌

(十) 髂下肌

(十一) 鋸下肌

(十二) 胸大肌

(十三) 胸小肌

(十四) 胸三角肌

(十五) 腹直肌

(十六) 腹深斜肌

(十七) 腹淺斜肌

(十八) 腹橫肌

(十九) 腰方肌

(二十) 背長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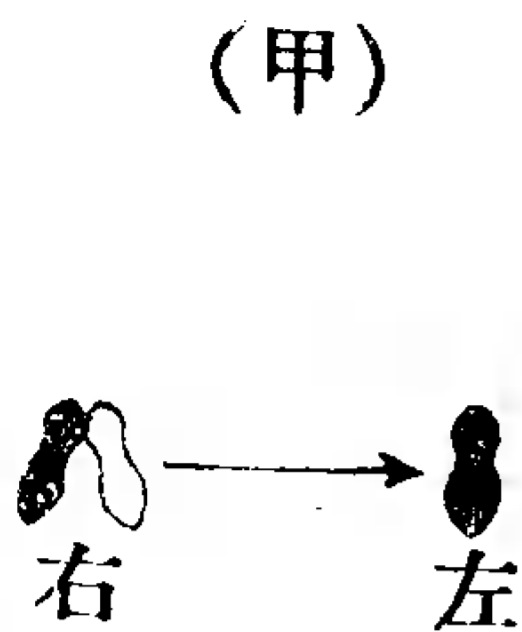
以上關於武術運動的肌肉。不過舉其大略。掛漏很多。若要說明那一個動作發達那

幾種肌肉。因爲這篇文字。是研究武術的大體。只好日後再與同志們討論了。至於武術究竟合否生理。我拿本身作個實例。證明這武術是萬萬不背生理的。並且和瑞典療病體操。有同樣的功能。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因貪食西瓜。得了痢疾。誤服含巴豆的瀉藥。瀉了三天。每天約有七八十次。三天之後。痢疾完全好了。又食了些魚肉等物。過了幾天。兩腿漸漸地發腫。絲毫力氣都沒有。足趾和小腿完全先去。知覺行走起來。要扶牆摸壁。弄得生趣一些都沒有。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足足過了一年的地獄生涯。行動雖不比先前艱難。但是服藥總不見效。後來和劉震南先生同席。我喫了一碗飯。便把筷子放下。他見我這般瘦弱模樣。同我說道。你們青年人。精神死放在書籍上。弄得這樣沒用。我今年六十餘歲了。不要講食量比你大幾倍。就講精神。你也差遠呢。我聽了這番話。心中很慚愧。就發憤從劉先生練習。並將每天三餐。改爲二食。起初時候。不但身體內虛。眼黑耳鳴。（第一個星期。滑精四次。）學一個動作。艱難萬分。時常被同學們竊笑。我也由着他們。兩年之內。腳腫病到了秋季。必要發一次。到第三年上。却霍然而愈了。身體也長了三四吋。肌肉也發達說許多。先前好靜不好動的習性。也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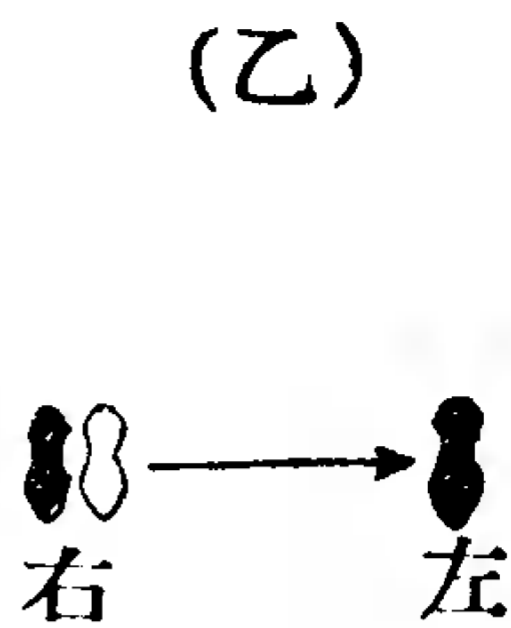
全改變了。要是武術不合生理。就能有這樣效果嗎。不過歐美的柔軟體操。是分部運動。那一個動作。發達那一部分肌肉。是有一定的。武術是活潑的全身運動。不能像柔軟體操有一定的程序罷了。再有一個生理上的問題。要特別提出。知同志們討論。我國普通的人。到了六七十歲上。或竟死了。或是頹唐不堪。行動都要扶着拐杖。據生理學家研究。說是血壁管硬的緣故。武術中有許多動作。可以使血壁管柔軟。如馬子貞先生所著中華新武術拳腳科的基本教練。俯仰運動。單插反背運動。和各派武術中的下腰。溜腿勢等。我日見許多拳術家。到了七八十歲。尚且精神矍鑠。都是練這種柔軟運動的效果。（時報上曾有段很有趣味的記載。大致云。蘇州某巷。有個老叟。他每天早晨起身。必要踢飛腳『按即溜腿勢』數十次。所以他雖有七八十歲。身體比少年人還要壯健多呢。又盧君煒昌。他是提倡武術最先的一個人。他在未練武術之前。差不多時常伴着藥爐茶灶。後來鍛練了數年。便和先前截然變成兩個人。這是商務印書館武術叢書潭腿後面附錄盧君的筆記。）講到各國柔軟體操。動作上也有這種方法。這不是很有研究的價值嗎。

(七) 武術的基本姿勢

立正姿勢就是武術中的基本。不過武術中的立正姿勢有兩種。一種與柔軟體操同。一種畧與柔軟體操不同。柔軟體操的立正姿勢。兩足尖向外。離開六十度。成等邊三角形。武術中不同的一種。是兩足尖相并。其他如兩足跟在一線上靠攏。並齊。兩腿伸直。膝向後挺。上體正。微向前傾。體重平落在腰上。兩肩稍向後張。兩臂自然下垂。頭正。頸直。兩掌向內。五指並攏微屈。中指附着袴縫等。無不相同。但兩足尖相并。物理學重心上研究的結果。對於身體的穩立。不能保持。然因有若干派武術。爲了姿勢變動的關係。所以兩足尖須相并。例如由兩足尖撇開的立正姿勢。變成騎馬勢。此時兩足的姿勢如甲圖。



兩足尖相并的立正姿勢變成騎馬勢。此時兩足的姿勢如乙圖。



上面兩個圖。前圖因右足尖向外撇。步位不正確。後圖兩足尖俱向前方。這是正確的步位。武術中有若干派的立正姿勢。兩足尖所以并合的緣故。看了上面兩個圖。便可明白了。

以上所講。是屬於形式上的。另有屬於精神上的。這立正姿勢。又名不動姿勢。武術應用法上最要的條件。只「不動心」三字。立正就是預先準備。把心氣平靜。要「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敵人用某種方法來攻擊我。我待機而動。對方面的動靜。看得清清楚楚。然後一擊即中。這就是兵家所說「以逸待勞」。

的方法。這許多話都屬於專家的研究。在我這篇武術研究上。不過連類說明罷了。

(八) 武術和德性

武術和人類的德性。也有密切關係。這不是我要說武術的好處。把他硬牽在裏邊。都是從實驗和觀察上得來。我且把他逐條的寫在後面。

A 滅除性慾

B 養成早眠早起習慣

C 忍耐

D 有恆

E 強制

F 耐苦

G 勇敢

H 好勝

I 自信

J 果決

K 進取

L 冒險

M 精神貫注

N 思想敏捷

O 隨機應變

P 爽直

除以上十六條外。如反抗體力的疲倦。發展腦部各種聯合腦系。和吾人思想。也有多少關係。

(九) 練習武術適宜的年齡

我教授學校武術。快近五六年了。就拿我教授最久的上海公學國技部作個統計。中學部練習國技。能夠始終如一的。只百分之十。高小部三年級百分之二十。二年級百分之五十。一年級百分之八十。以上雖不能說準確。但查歷年志願練習者。和半途輟

學者。大致不差什麼。我們要攷察這個原因。當在學生天性及生理上研究。中學部的學生。他正當發育時期。肌肉最易疲勞。這種運動。肌肉易於酸痛。強制力耐苦力。又不如高小學生。所以畏難中輟的很多。然而從根本上說。我國學生。假使小學校裏頭。便養成他們的運動習慣。便沒有這種現象了。高小學生。他的年齡從生物學演進程序上考究起來。正歷到「荒古」——「石器」——「鐵器」三個時代。他的天性。正在盡力發達。教授這種武術。最合他們的嗜好。

(十) 武術革新的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平時體育研究會會員。常同我討論。一般的主張。因中國武術派別太多。無所適從。另編一種武術。教授學生。方有系統。後來細細考量。覺得事實很有困難。我且把他寫出來。供有志革新武術的人參攷。

(一) 另編一種新武術。自然要採取各派的長處。舍棄他的短處了。但中國武術。南北至少有百餘派。要會集這許多人才。經濟能力上是一個問題。

(二) 武術中的名稱。如「燕青拳」啦。「血濺鴛鴦刀」啦。醉「劉唐」啦。「武

松脫桎」啦。同志們。這不都是梁山泊上的英雄好漢麼。把這些強盜頭目。的大名。灌輸到學生腦海中去。難免不有一種聯想。這種聯想發生。究竟有甚影響。還要請諸同志研究。諸位同志。遇見舊式的武術家。想也不少了。他的頭腦如何。影響於社會又如何。

(十一) 武術和遊戲運動

武術在教育上的價值。比較柔軟體操爲高。比較遊戲爲次。例如學生踢足球。今天第一次上場。踢得兩腿很酸痛。明天行路很不方便。如再到操場上。見同學們踢球。他的興味又提起了。酸痛完全忘去。脫了衣服。也和在一起踢。武術除了「對手」「率角」以外。單人練的。這種興趣。比較上差些。但單人練的武術。也有一種特點。例如猴拳。兒童最喜練習。因兒童在高小科讀書的時期。摹倣性最發達。尤喜摹倣動物的模樣。這也是很有教育上的價值。

(十二)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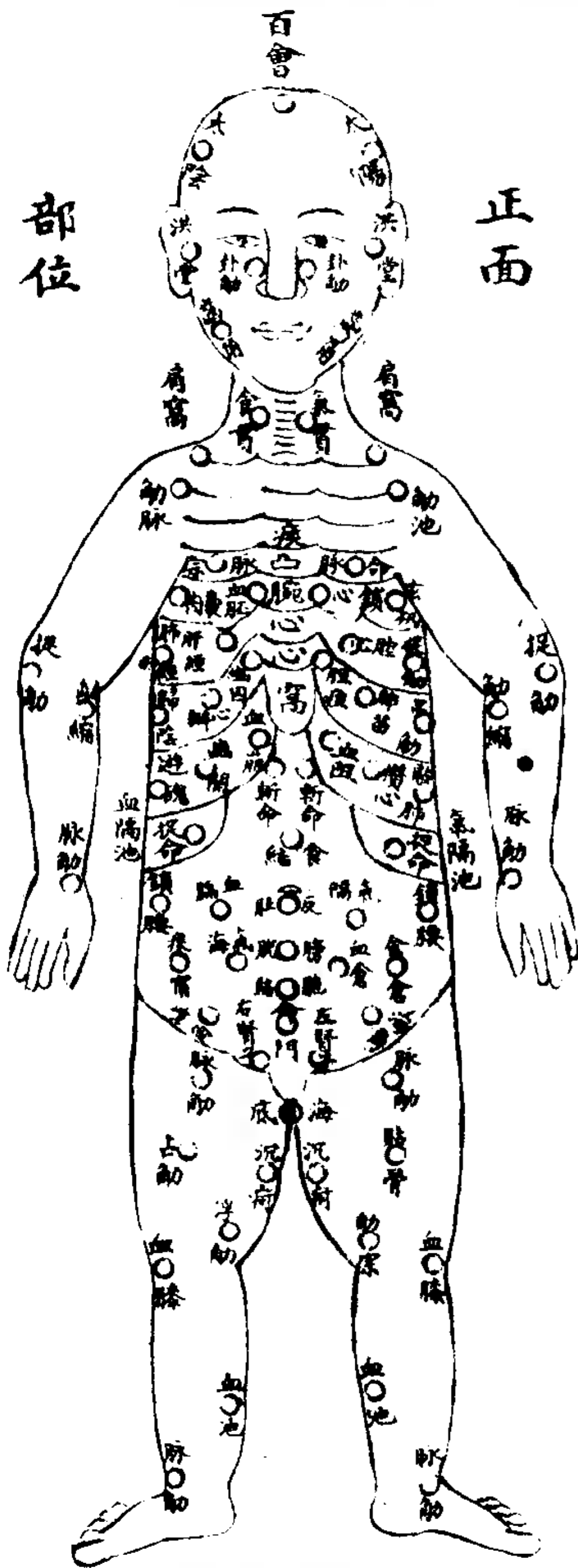
我關於武術上重要的科學。如「生理學」「生物學」「哲學」等。都沒有深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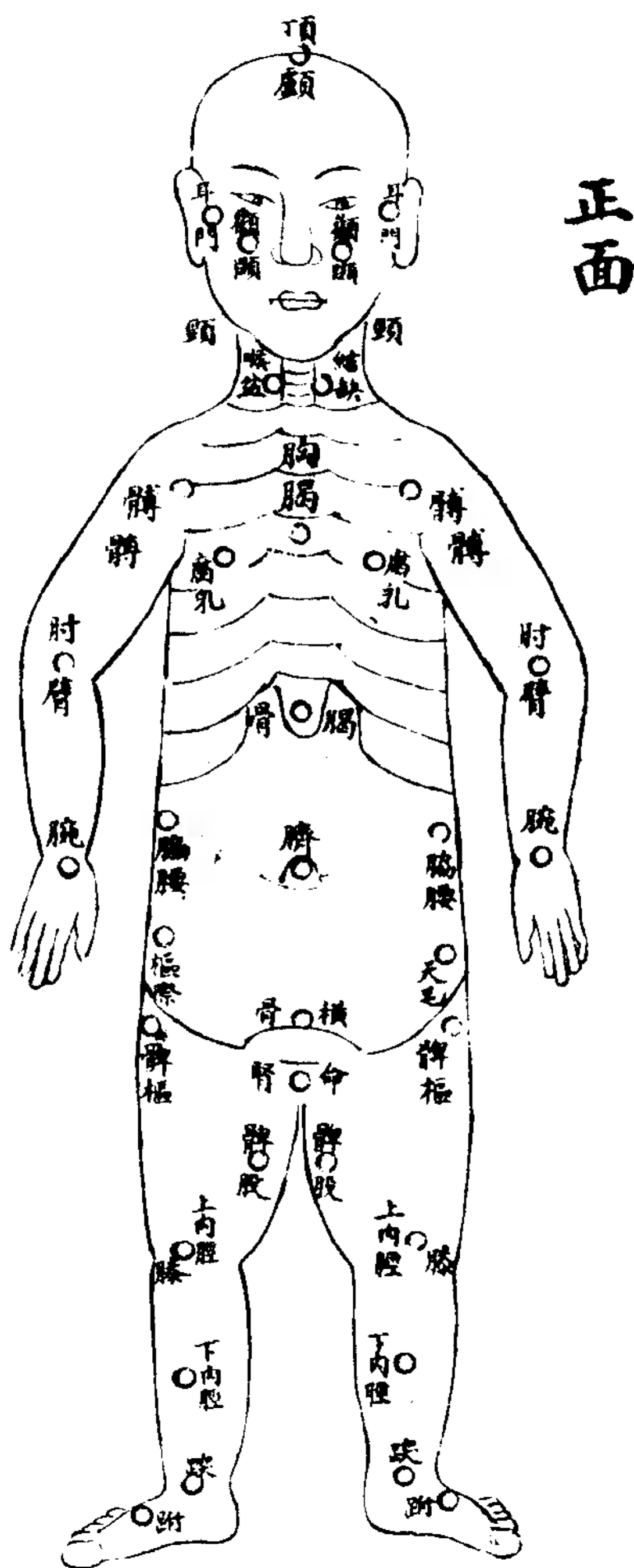
研究過。所以我的主張。差誤一定很多。若是同志們發見了謬誤。不妨直捷痛快的指駁。因爲無論何種科學。辨難愈多。真理方能顯出。同志們啊。千萬不要吝教。國粹體育的發揚。還要諸位同志們負責呢。我再有一句緊要的話。要鄭重說明。我們提倡這國粹體育。並不含着一種侵略主義。我不是因爲侵略主義。不合世界潮流。所以借這句話文飾。其實武術的本能。除了發達體格。和自衛以外。更牽不到侵略上面去。況且主義兩字。是人類抱的思想。譬如日本人提倡武士道。他的思想。是借着武士道滿足他們侵略的野心。我們提倡武術。只在發展兒童天性。和人類的自衛。這種主義。與日本大有涇渭之別。我這幾句話。就算結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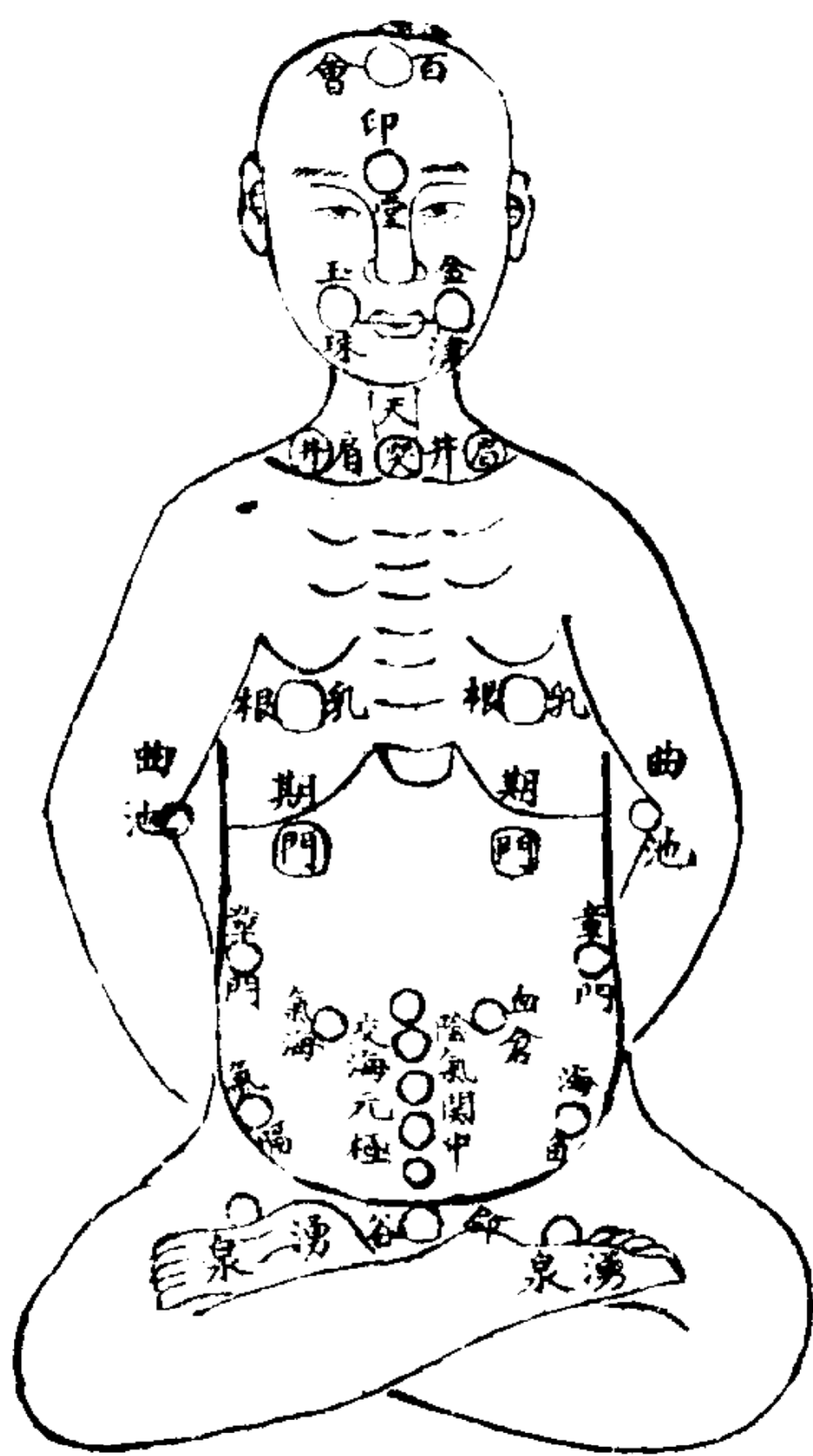
人身穴道 並治療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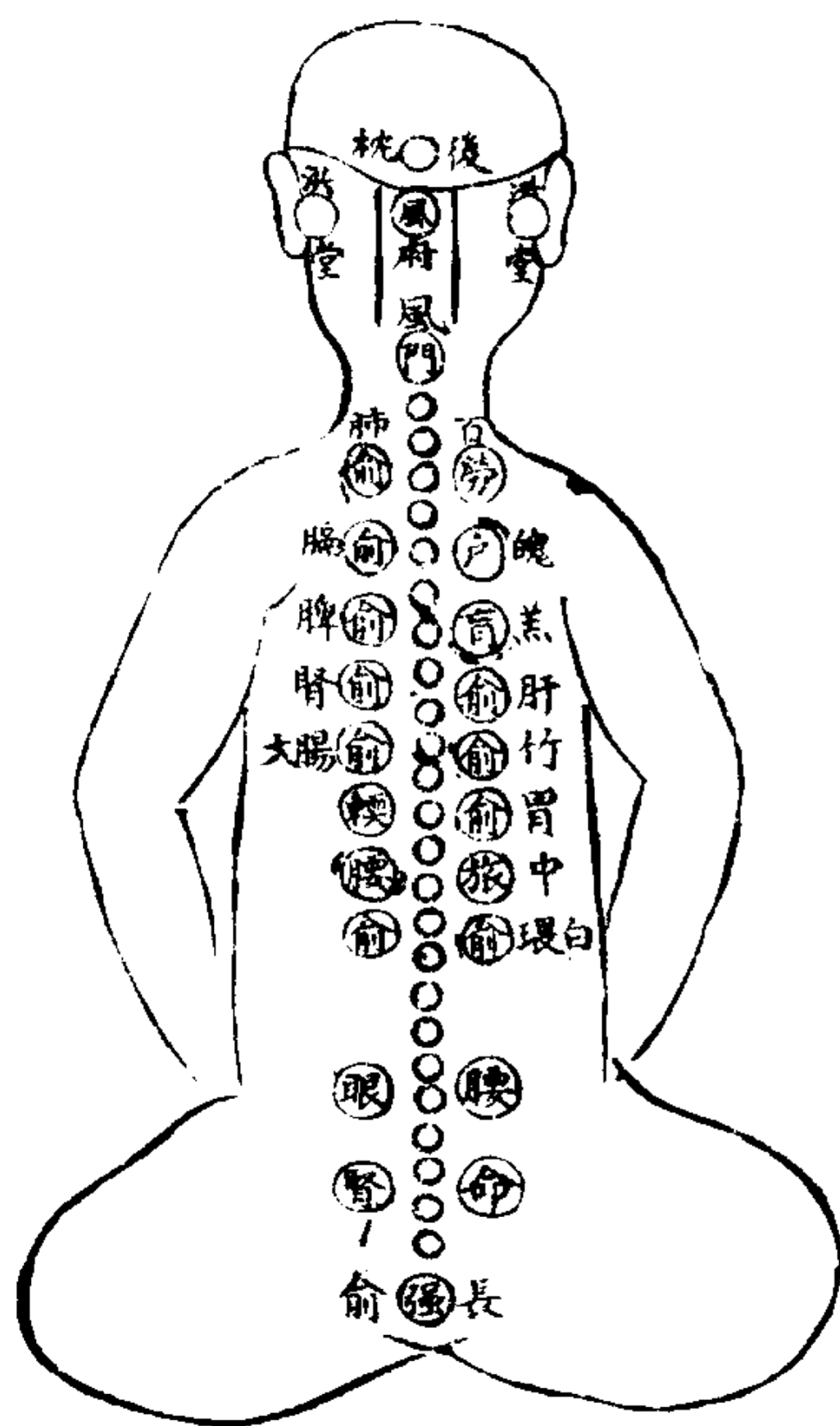
吳江 唐 家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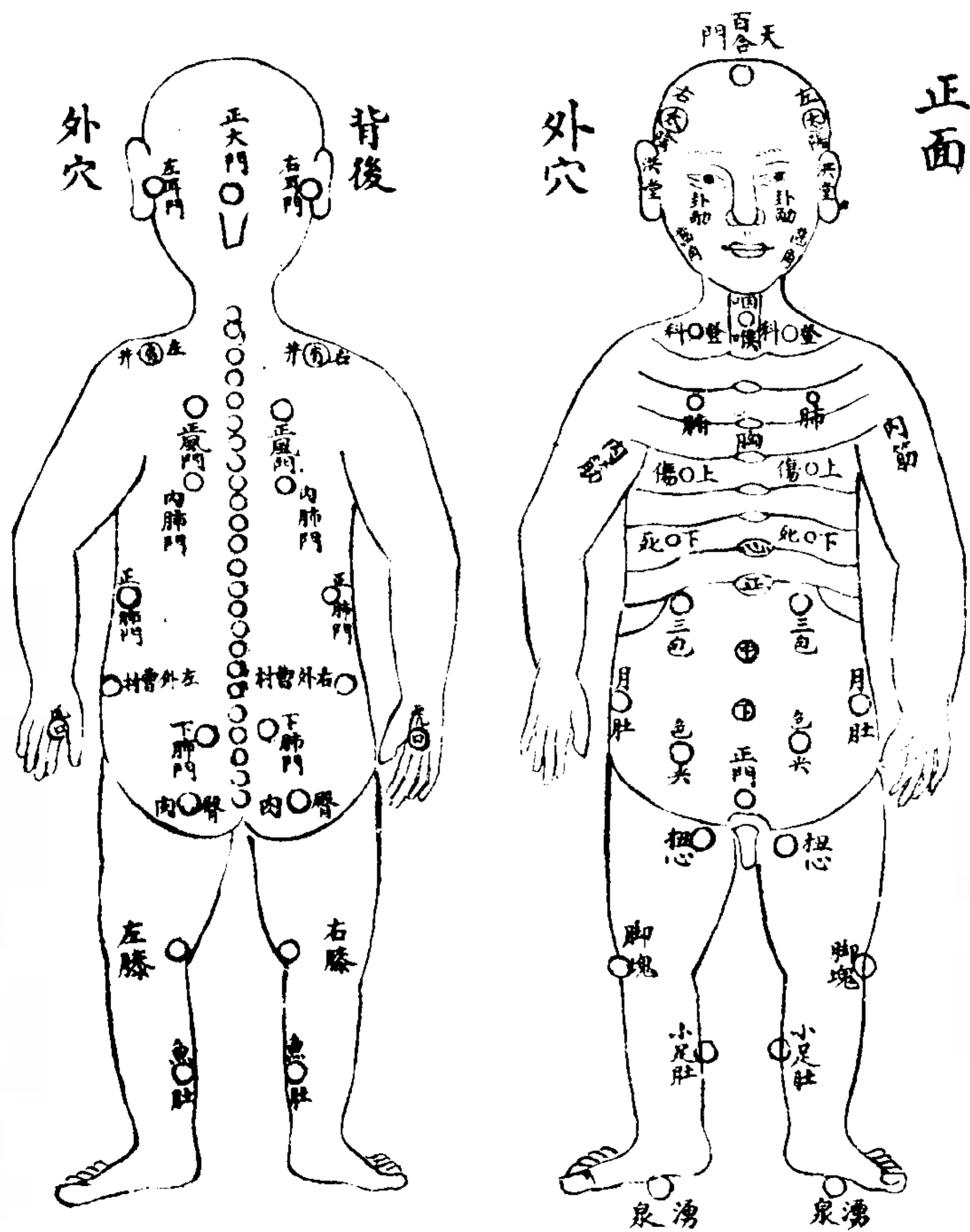
古董 姜俠魂校











人身穴道 並治療法

吳江 唐 豪編

古董 姜俠魂校

諸穴看法

人頭頂心名百會穴，兩額角為太陽，太陰兩耳背為洪堂，兩腴腮為掛角，牙角喉結左右為氣食二貫，肩下為肩窩，窩下側旁相連為筋池，乳上騎縫一根筋是命脉，乳下一根筋為玄機，乳下第二膈脇肋下為鎖心，鎖心下提臂控心，控心穴下為提命，提命穴下是肺苗，肺苗穴下為弔筋，弔筋穴下為攢心，攢心穴下是貼肺穴，心窩上為痰凸，心窩下左旁為胆疽，胆疽穴下是血阻，血阻穴下是提命，提命穴下是斬命穴，右邊肩窩下側旁相連為筋脉，左邊同，右邊乳上為脉宗，乳下為囊肉穴，囊肉下為血胚穴，血胚下是肺經，肺經穴連肝經，肝經穴下是心辦，心辦穴下為歸陰穴，歸陰穴下是游魂穴，心窩下胆疽穴下偏右旁下為幽囚穴，幽囚穴下為血崩，血崩穴下是幽關，臍頂上為食結，臍下為反肚，臍偏左為氣隔，臍偏右為血隔，氣隔下是血倉，血隔下是氣海，右如痰窠，左如食倉，左右肚角為海角，陰子腎囊下為海底，左脚腿為貼骨筋宗，右腿為貼筋浮筋，沉疴左右同，脚魁為血膝，左右小脚膀肚為血池。

足面為脉筋。食倉疲甯穴在小肚兩角。畧上三分為空堂。為鎖腰。左腴脇下為氣隔池。右腴脇下為血隔池。手股曲窩為筋縮。捉筋正面背面俱酌。看法明堂各大穴道俱列。查各穴道惟捉命一穴與圖內部位不合。俟考。

跌打損傷穴道緊要醫法

腦門骨髓打出不治。兩眼對處截梁。即鼻梁打斷不治。兩太陽打重傷不治。突骨即結喉打斷不治。塞即氣管。結喉下橫骨空斷處打傷不治。胸前塞下橫骨一直至人字骨。每懸一寸三分為一節。人字骨上第一節受傷一年死。第二節傷二年死。第三節傷三年死。心坎即人字骨打傷立時暈悶。久後必成血症。食膈在心坎下一寸打傷恐成反胃絕症。丹田穴。臍下一寸三分。丹田穴下一寸三分為氣海穴。內即膀胱倒插拳打重傷者。如不醫治一月而亡。以上前穴部位定數。後部穴道。頭上腦後骨打碎與腦前同。此乃絕症不治。天柱骨。照突骨看。百勞穴與塞對看。二腎在背脊左右。與臍相平對之處打傷點傷。必定發笑或哭不治。屁股穴（屁股穴即長強穴）打重傷。當時尿出。後成脾泄。海底穴大小便兩分之處打重傷不治。以上背部穴道。左乳上脉動處為氣門。打傷當時氣塞。不過三時急救無妨。遲則不治。疲門右乳上屬疲。

血海右乳下軟脇處屬血。右傷發嗽。在傷發呢。小脚肚打傷。主黃胖病。四肢無力。後必作嗽。先服紫金丹。助以勝金丹。次服六味地黃丸。加止嗽藥。右乳上下傷。先服奪命丹。助以蠱蟲散。再煎臍內引經藥味。左右傷加柴胡二錢。胸前背後加桔梗青皮。兩手加桂枝。落得打煎洗。再服。兩腿骨傷。用角尖膏敷。腰脊傷。用麋皮運。服腰痛之貼。若痛落海底傷。血必上沖。當時頭大震。耳鳴目暈昏。心內悶絕。先服護心丸止痛。傷雖在下。其疼患在上。可服活血湯方。如便閉急灸臍法。治外腎傷與上全。治外腎受重傷。恐其上升。須一人靠其背後。將兩手跟從小肚兩旁。從上搬下。先用喜子艸。鹹酸艸煎湯待冷洗之。尾閥傷。服車前子七錢。米湯送服。或先用熨運服表汗藥。小肚旁傷。先服紫金丹。又服煎劑茵陳等藥。與黃病全治。痰門傷口必噤。目反上。身強。五絕之症。有二三症不犯。七日內先服奪命丹。煎劑下之。若傷在上行不得。可服紫金丹。趕出痰血。次服行血藥煎劑。如五絕之症。有可治者。畧有微氣。不絕。嘴唇不黑。一也。中心溫暖。指爪不黑。二也。鼻無微氣。面無烟波。三也。筋骨軟寬。目不絕輪。四也。海底不傷。腎子不碎。五也。血海傷久則成痞。用朴硝熨法。不必用末藥。宜服核桃酒。數帖。外用干槌膏貼之。血痞自然消散。先服奪命丹。後貼干槌膏。次服蠱蟲一二分。

為度治上部等症用散血為主用奪命丹一日一服喫不得紅花當歸等藥凡少幼人以淨為主藥次之盛壯力大藥宜加重如老弱之人藥宜減小凡服藥切忌豬羊雞鴨鵝魚蛋糟油煎麥食等物戒房勞惱怒服藥更妙重者忌百廿日凡去宿血蟲蟲散吐血紫金丹危急奪命丹發表東瓜散重傷調理邊成十三味方牙關緊閉先用吹鼻散用鵝管吹入男左女右無嚏再吹兩鼻再無嚏用燈心道之口中有痰吐出為妙如無嚏只凶症不可用藥氣門受傷為塞氣必口噤身直如死此症過不得三個時更用急救遲則氣從下降大便洩出則無治矣亦不可慌張耳且近病人口鼻候其氣息有無如有氣者必是側插拳打傷須一人揪其髮伏膝上背中須輕敲挪運之法使氣從中出復甦左右部受傷暈悶俱不可服表汗之藥左服紫金丹右服奪命丹至三日身熱不涼者可服表汗藥去其風邪凡治新傷血未歸經只可服七厘散如七日以後再服行泄之藥骨折先貼鼠屎膏壯骨之藥上用運法斷骨如接不得故意用刮藥如南星半夏艸烏等毒不得過三時藥毒自解不必用解藥治傷四法運燠灸倒最輕用冬瓜皮散次用運法內有宿血在皮內膜外面皮浮腫服瓜皮散不得用行藥為先然後用燠法如宿傷可燠凡新傷血未歸經切不可燠洗

恐其血攻心竅如久症重傷可用灸治法能消久瘀宿血非但服藥可療凡骨節酸疼行走不得者定有瘀血風濕如不治後恐發毒先服東瓜皮散次用灸法再重傷人噤口不語飲藥不下先灌硫射散然後用倒法吐其惡物次服蝨蟲散一二劑法用倒訣將病人卧棉被上以盛壯人牽四角滾使左右十數翻身使其必吐惡物方可治如不吐不治矣亦有仙丹一味名十八返九服諸般毒藥灌下五分即解重者一錢即吐毒物神效

第一百會穴打傷腦髓不破只肉有疼痛頭暈不能行走者照方治效

第二太陽太陰二穴打傷雖不入肉終有後患瘀血行于兩傍難以救治七日內須

進活血丹為妙

第三洪堂兩穴若然動傷筋可用寬筋活血湯為主

第四氣食貫二穴若打傷不出鼻血不用調治七日自然平服若傷重可服金磚五

分川芎湯送下即愈

第五肩窩筋池二穴若打傷不治恐筋縮不能復直可用活血膏一張內服沒藥服三

第六命脉本通心竅而能走痛七日內可治宜服奪命丹

第七脉宗一穴若點傷轉手難以調治是二七之症三日內可用散血安魂湯為妙

第八瘦凸二穴打傷其氣必急可用寬筋活血利氣為主

第九玄機一穴打傷時恐血衝心速飲五虎散後服煎藥

第十鎖心一穴通心竅若傷重七日內可服山羊血五虎散發之遲不能愈

第十一肺苗一穴若傷痛三日身上微熱不時發嗽過三七日不治

第十二腕心一穴若傷須要瀉出不可內消

第十三弔筋一穴若傷遍身筋縮不能伸直只在七日之症不得亂治急用寬筋活血湯為君

血湯為君

第十四攢心一穴與心脉相通傷則血迷心先服金磚五分後服煎藥

第十五貼肺一穴與血倉相通週年之症不嗽血不出一嗽血即出人定黃瘦枯乾則去須用順肺生血為主

第十六食倉一穴若撓傷反胃其食可上行下隔切忌油煎等物

第十七血倉一穴心肺五臟相關由此養心而活命若傷此穴則咳嗽不得一嗽即吐速進山羊血五分然後服煎藥外用雷火針灸之無有不效此症七七之期不

第三十一血胚一穴若傷與鎮心穴同治外用雷火針灸之即愈

第三十二脉宗一穴若點傷與命脉穴同治先服末藥五味煎藥同方

第三十三食結一穴若傷則血裏食而不能消漸漸能大週年之症

第三十四海角一穴若傷多只百日若轉二手七七之期不可亂打亂治不知者作

反賭癰治之則誤矣

第三十五貼骨穴共三穴打傷筋宗穴血膝穴三處同方治 虎骨二錢 川斷二

錢 牛膝二錢 木瓜二錢 歸尾錢五 桂枝一錢 碎補二錢 杜仲二錢

第三十六筋宗穴與三十七血膝穴打傷湯方 桂枝一錢 歸尾錢五 紅花一

錢 川芎二錢五 陳皮一錢 赤芍錢五 四五劑酒水各半煎服

第三十七血池穴受傷三年之症 牛膝錢五 歸尾錢五 肉桂錢三 川芎錢

三 銀花一錢 陳皮一錢 石斛一錢 虎骨錢五 川斷錢五 碎補錢五

酒水各半煎十劑

第三十八鎖腰二穴受傷一時發笑難以調治不過一日即亡過三日可治

第三十九海底一穴為一身總筋若着斬腿傷之小便不通胞肚發漲難以醫治

第四十脚面脉筋受傷不破皮與筋宗穴湧泉穴同方如果皮肉破者方見后

各穴要方

腦頂百會穴方 川芎 當歸各二錢 赤芍 升麻 防風各八分 紅花 乳

香油各四分 陳皮五分 甘草二分 二劑酒水各一碗煎半碗溫服

治太陽太陰二穴方 當歸錢二 紅花 黃芪 白芷 升麻 橘紅各五分

荊芥 肉桂 川芎各八分 甘草二分 加重便如製陳酒煎服

治洪堂二穴方 大黃八分 毛竹節炭 松淨炭各五分 金磚一錢 加陳酒

送服此名五虎散後治煎藥 靈仙 桂枝 川芎 川斷 桃仁各一錢 陳

皮八分 甘草三分 當歸錢五 水煎酒沖溫服

治氣食二貫若傷重可服 金磚五分 川芎二錢 煎湯送下外傷膏藥貼之效

治肩窩筋池 蘇木心 木耳炭 毛竹節炭 歸身各一錢五 升麻 川芎各

一錢 酒吞下外用膏藥貼之

治命脉穴 歸尾 紫草 蘇木 紅花各錢五 肉桂 陳皮 只壳各一錢

石斛 甘草各五分 童便製陳酒煎服三劑

治脉宗穴 歸尾 桃仁 川斷 寄奴 紅藍花各一錢 尺壳錢三 甘草二

分 骨碎補 藕節錢五 山羊血三分 酒水各半煎好山羊血沖服

治痰凸二穴 當歸 川芎 紅花 大腹皮 骨碎補各一錢 荊芥 杏仁

紫草 蘇葉各八分 木耳炭錢五 燈心一丸酒水各半煎好木耳炭沖

治玄機穴 胡孫竹根用偏根 錦營樹根 連根獅子頭草 槿添樹根去心 天翹

麥根去皮各五分 陳酒煎服若翻吐加姜汁一匙沖溫服忌油煎生冷食七日不妨

治鎖心穴 大黃錢五 毛竹節炭一錢 金磚四分 千年丁灰八分 松樟炭

一錢 酒吞下然後服湯藥 桃仁七粒 紅花八分 白芥子一錢 陳皮

尺壳 羌活 歸尾各錢二 肉桂錢五 蘇木錢五 赤芍五分 甘草二分

酒水各半煎服

治肺苗穴 歸尾錢三 紅花 陳皮 杏仁各八分 白芥子一錢 沒藥油去四

分 獨活 石斛 蘇葉 甘草各五分 加燈心一丸陳酒煎服

治腕心穴 歸尾 陳皮 川斷 白芥子各一錢 大黃三錢 枳壳八分 紅

花 羌活各五分 黑丑錢五 大甘草四分 小薊錢五 加燈心一丸酒水煎

治吊筋穴 威靈仙錢二 川斷 狗脊 當歸各一錢 虎骨錢五 桃仁二分

淡竹葉四分 蘇葉 防風 干姜各五分 酒水各半煎服四劑

治攢心穴 大黃 歸尾各一錢 川芎 赤芍各八分 羌活 柴胡 紅花各

五分 陳皮 桔梗各六分 甘艸二分 照前法服

治貼肺穴 杏仁 陳皮各八分 降香 蘇葉 當歸 碎補 白芥子各一錢

升麻五分 甘草二分 加燈心一丸 酒水各半重便一盞煎服三劑

治食倉穴 山羊血三分 歸尾 紫草 碎補 芥子 大黃各一錢 川羌活

枳壳 石斛各五分 乳香油八分 甘草三分 加燈心一丸 酒水各半煎服

治血倉穴 當歸 生地 續斷 石斛各一錢 紅花 陳皮 芥子各五分

羌活 赤芍各八分 甘草二分 酒水各半重便煎服

斬命穴 受重傷不治

治胆疽穴 可先喫金絲吊蟹一個搗碎絞汁灌之渣放酒板一匙調敷效 再用

金磚一錢 陳酒沖服 當歸一錢 桃仁十粒 橘紅五分 甘草二分 燈

心丸一枚煎湯溫服

活血丹二錢

俗名紅丹即茜草

共陳酒糟搗爛敷之若破傷筋

大黃

山芋各

錢五

研末敷患處次用白玉膏貼之神效

白占

黃占各一兩

兒茶

乳

香油

沒藥油去各三錢

銀珠三錢

生猪油二兩熬去渣加葱白共煎煎如灰

形取油滴水成珠入白占化過收入碗內投入藥和勻存性三日可用

鶴口穴方

薏苡三錢

木瓜二錢

川斷二錢

碎補去毛三錢

紅花錢五

虎

骨四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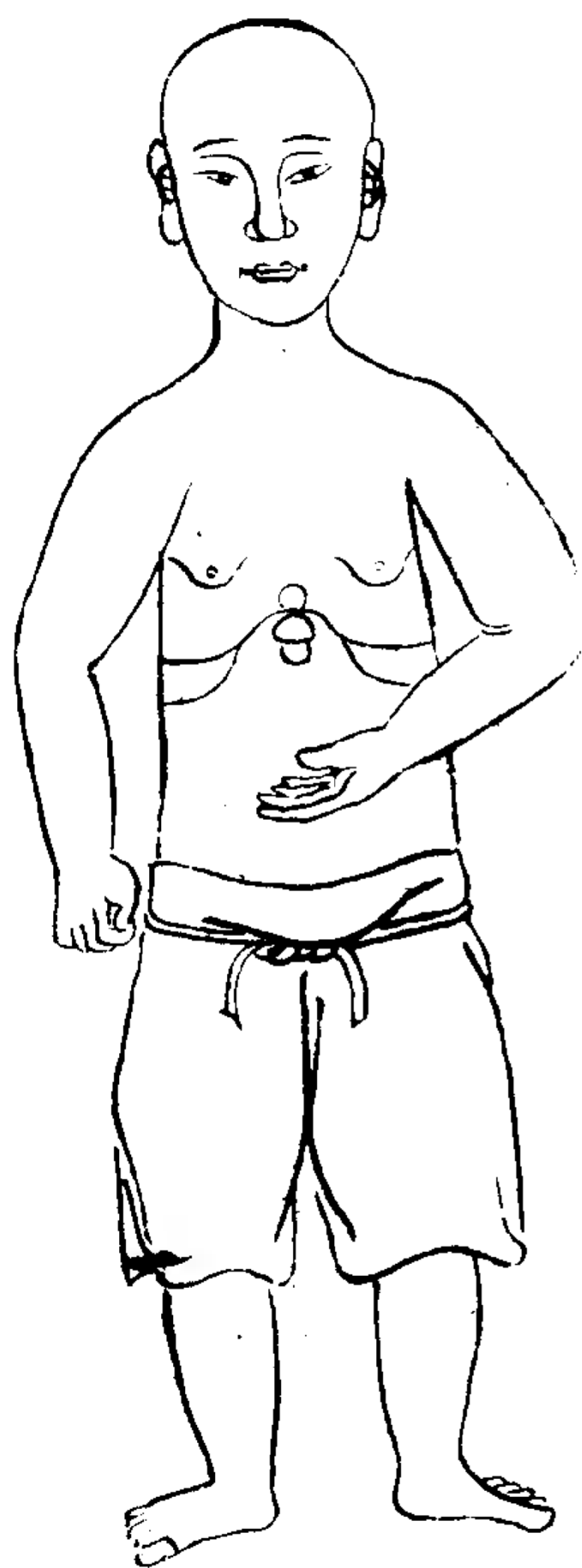
杜仲二錢

肉桂八分沖

歸尾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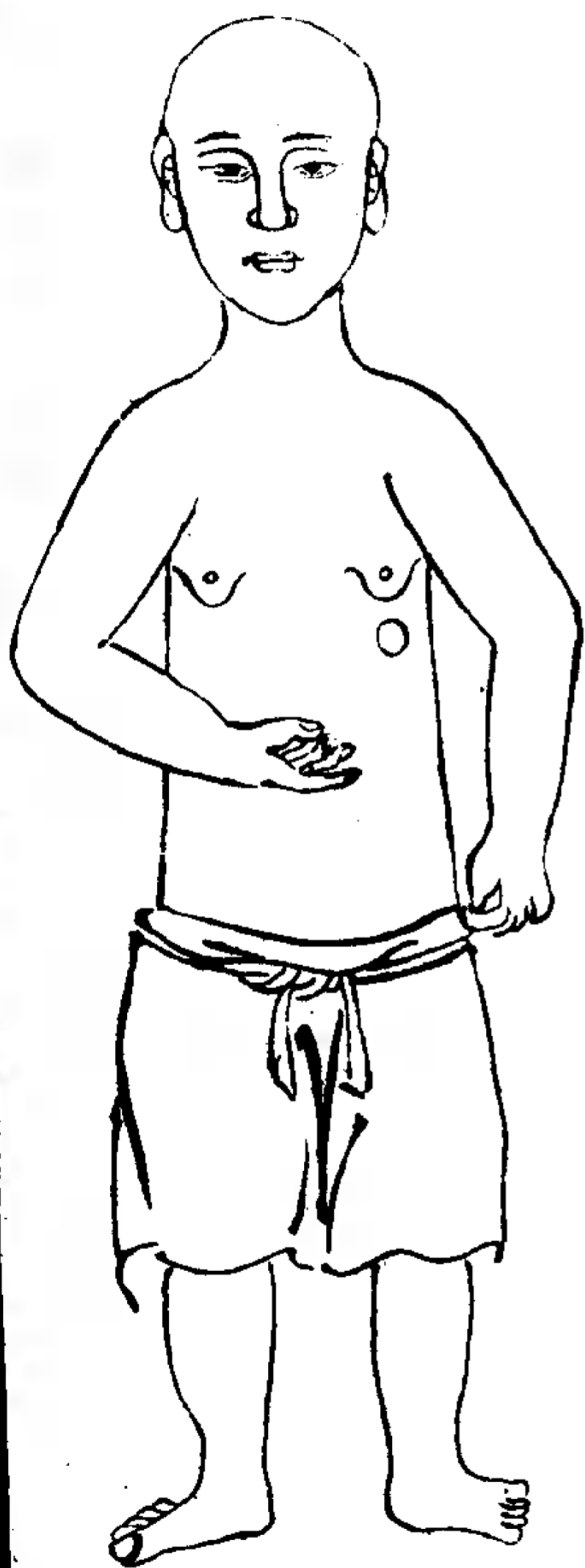
加皮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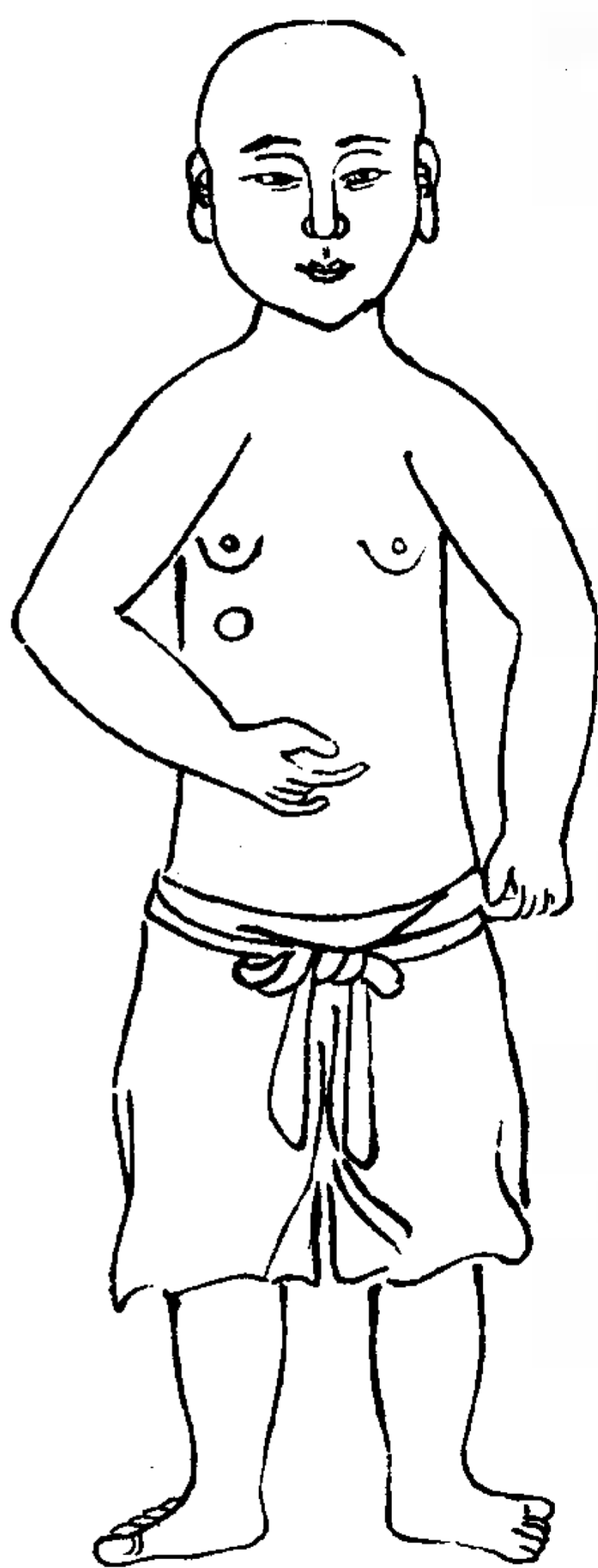
酒水各半四帖



此處名華蓋穴在心上屬肺經受傷重血迷心竅必定昏暈而死急用藥發散為妙

左偏乳上一寸三分名正氣穴屬肝經冲拳打重者十二日死引藥 乳香二錢
青皮二錢 全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三分次服奪命丹三服如傷輕不服藥四
十八日發病主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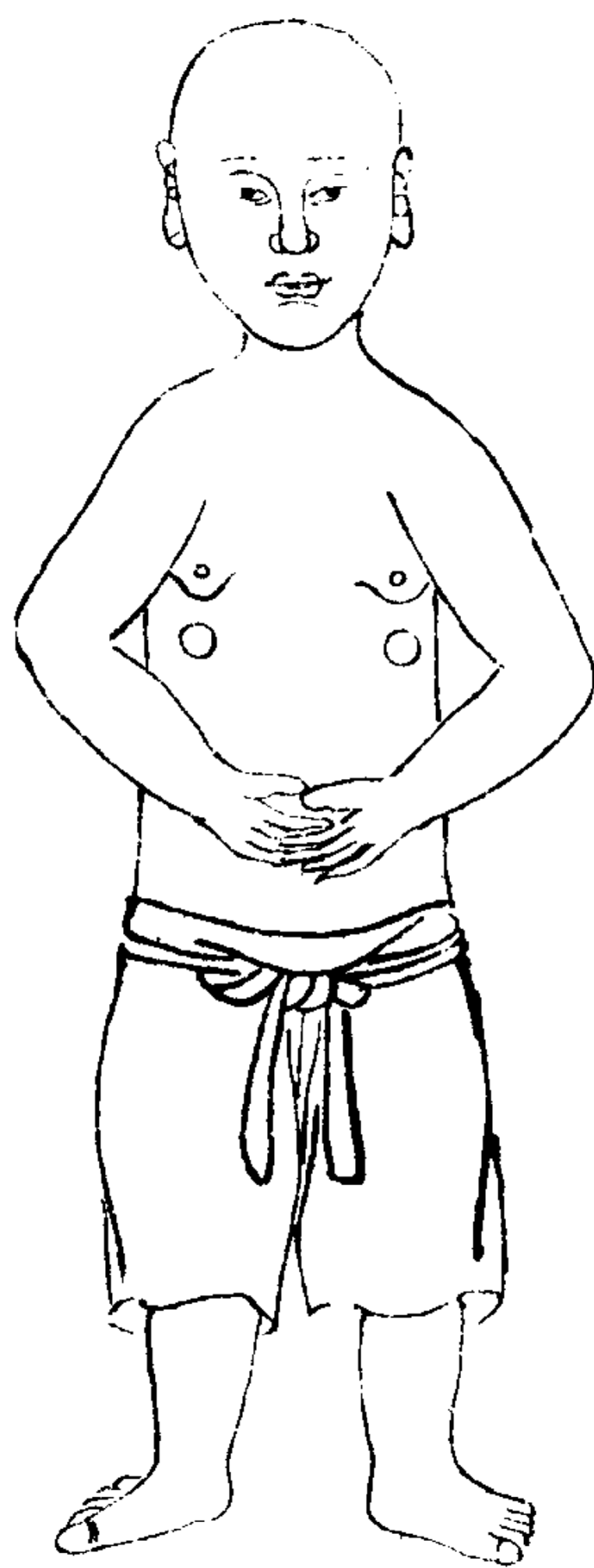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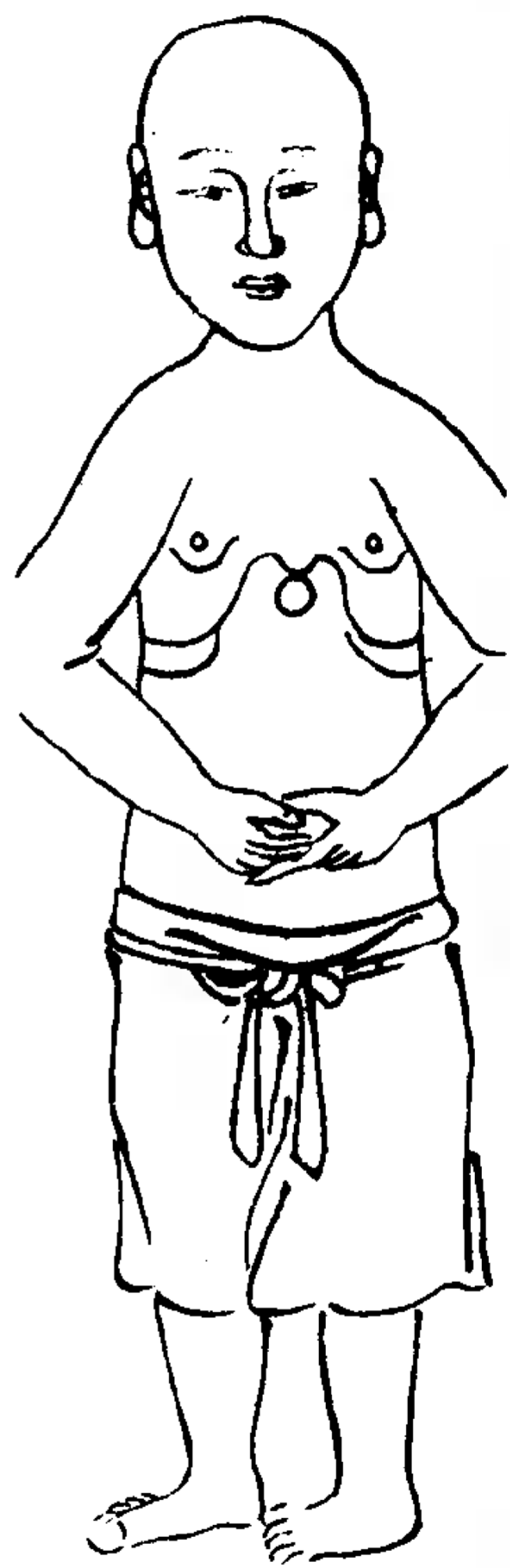
此處右乳下一寸三分為正血海穴屬肺經臂拳打重者吐血而死急治為君加
藥劉寄奴二錢 桑黃二錢 全十三味湯藥煎服又七厘散二分半次飲奪
命丹一服如不治全愈六十四日主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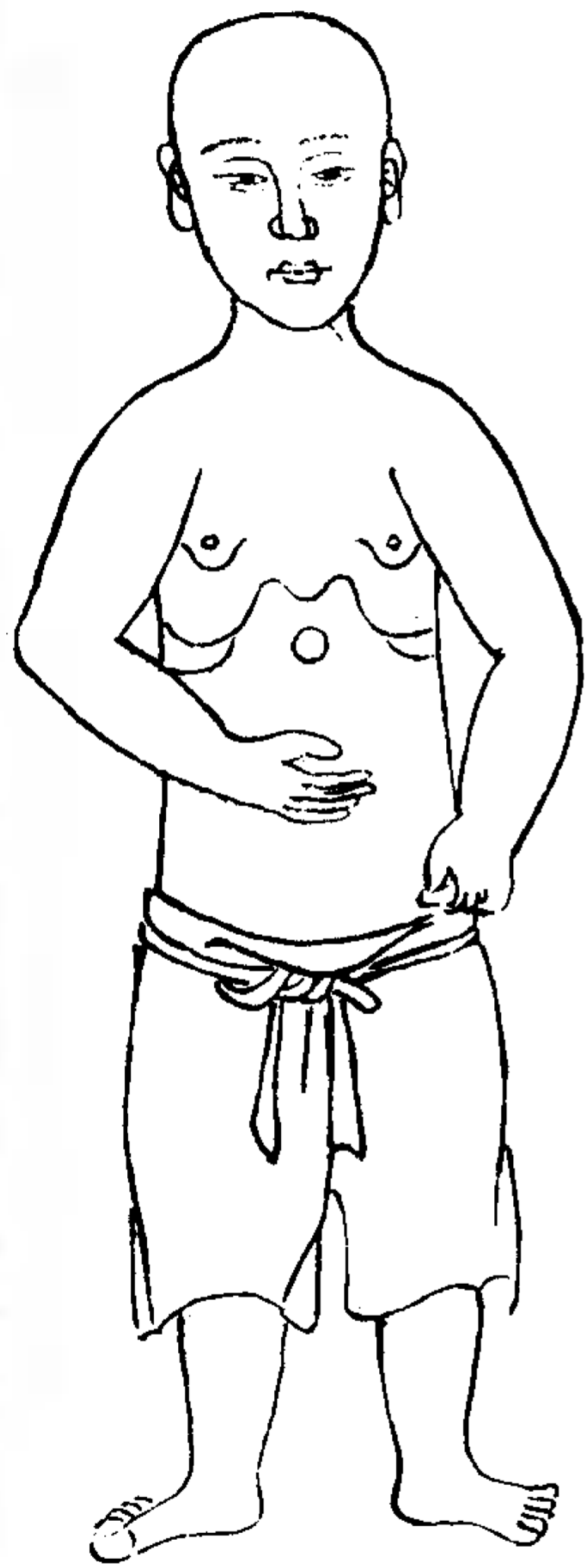
右乳下一寸四分下血海穴屬肺經直拳打重者六六日瀉血而死急治十三味加引靈脂錢五蒲黃錢五共煎服又七厘散二分半次奪命丹三服愈如不醫全五十四日定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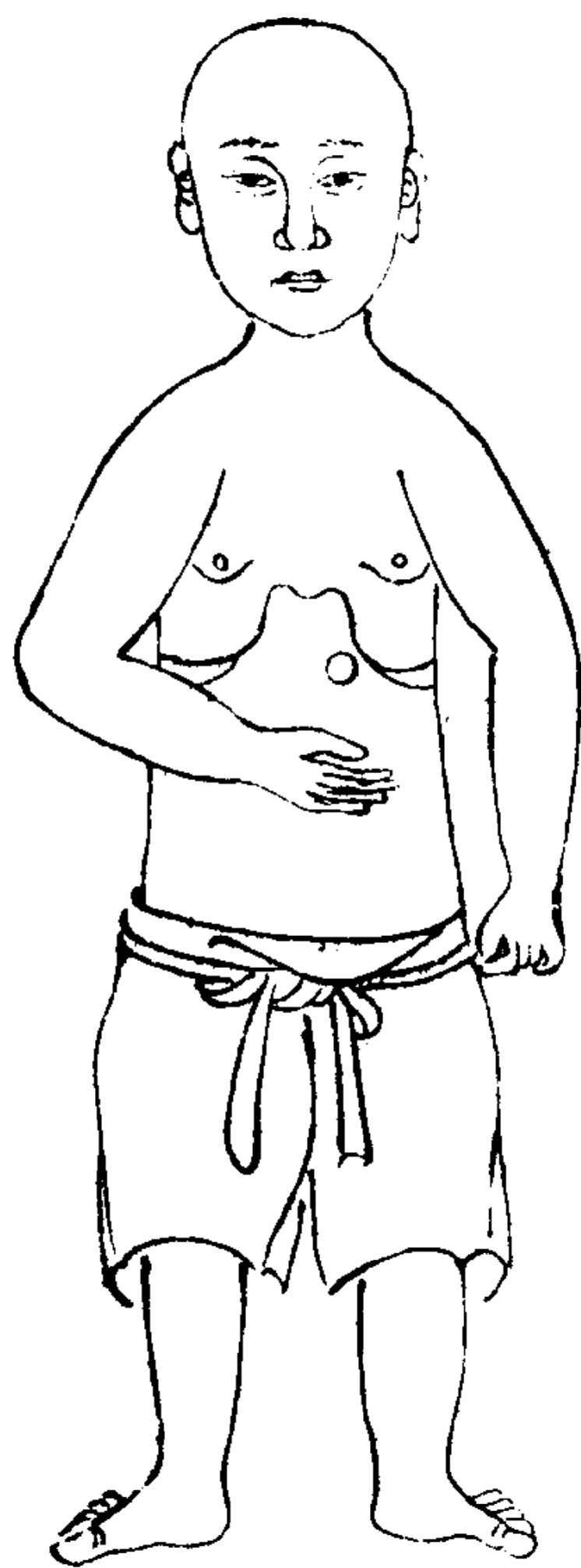
左右傍乳下一寸三分氣血二海屬心肝肺此乃一拳害三賢三俠全傷七日主死急治十三味加引木香錢五枳殼錢五全煎服又奪命丹三服七厘散三分如不服藥愈五十六日必死無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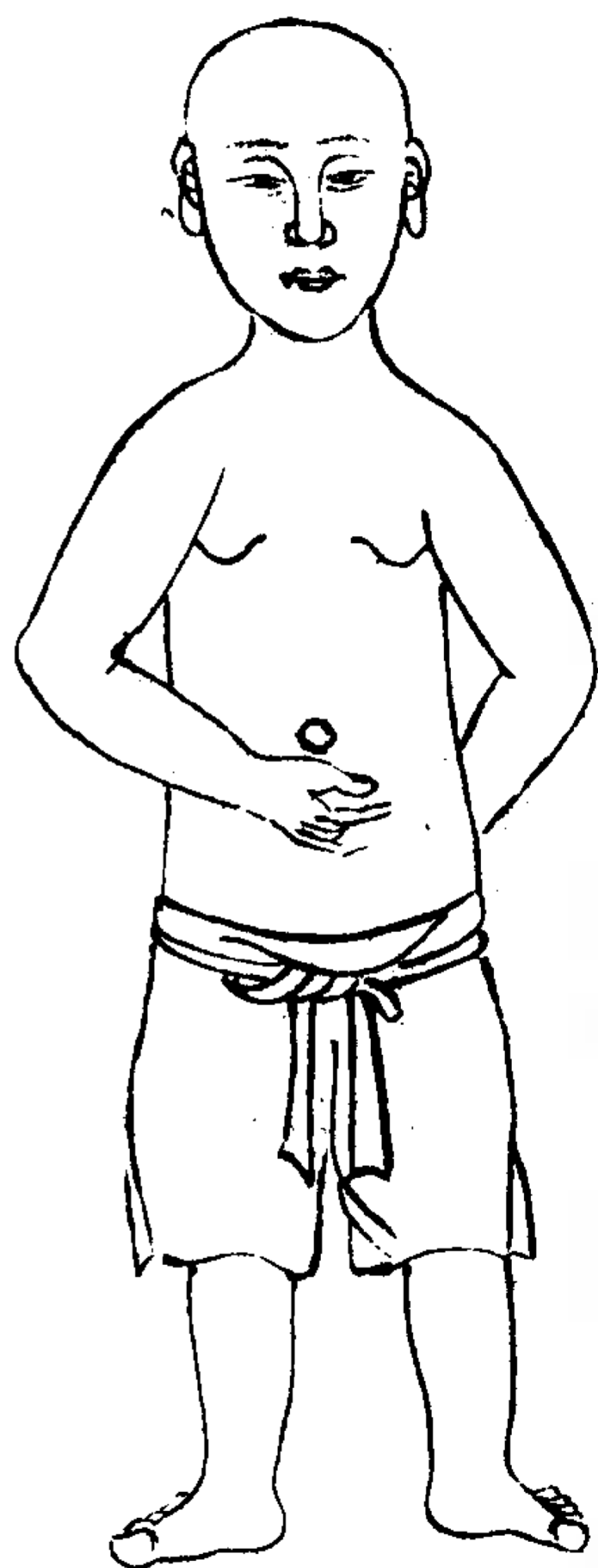
心口軟骨中名黑虎心穴番插拳打傷立刻眩暈不醒急用十三味加引 肉桂一錢
炒紫丁香六分 全煎服又七厘散一服次奪命丹三服再地盤紫金丹四五服有效如
不服藥愈百日主死此穴若虎爪拳打重者拳回即亡無救拈傷十二日主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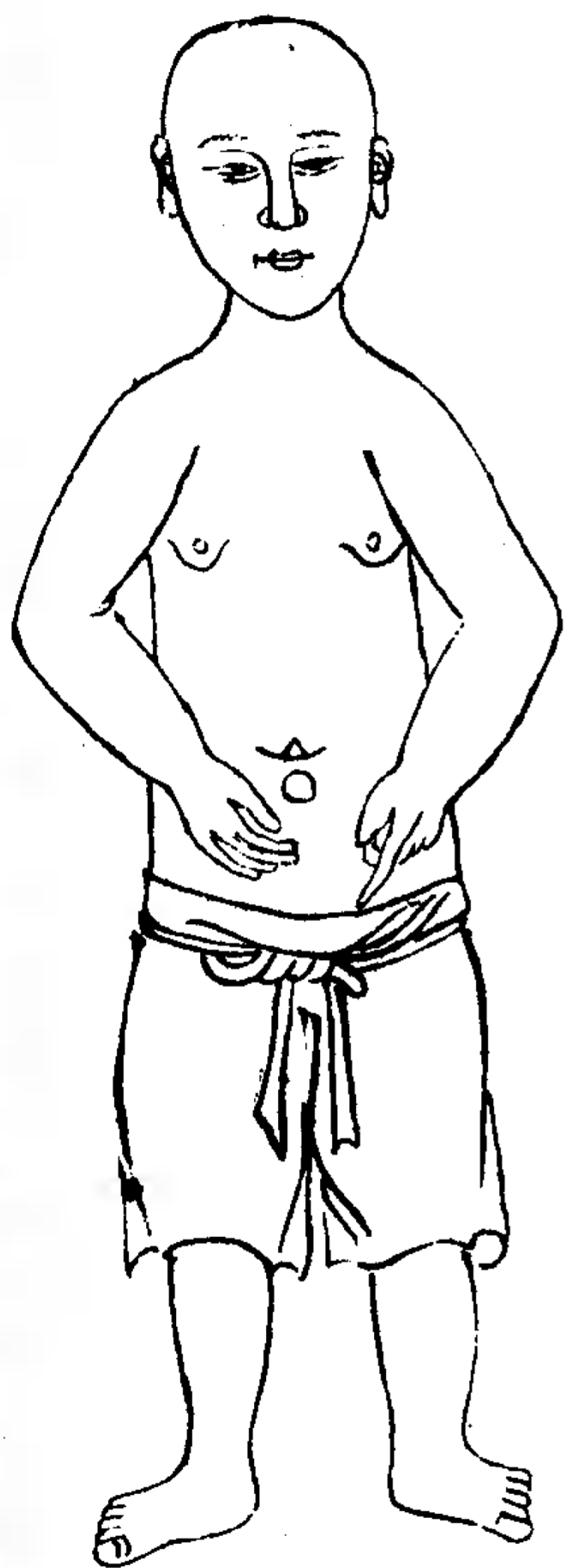
心口中下一寸三分為霍肺穴屬心經文武拳打重者立刻昏暗不醒再用打右傍肺底穴
 下半分隨舉臂掌一挪擦就還醒此名回魂穴受傷引藥 桔梗一錢 川貝錢五 全十三
 味煎服二劑又奪命丹三服次七厘散二分半再紫金丹三服如不治全可百廿日發病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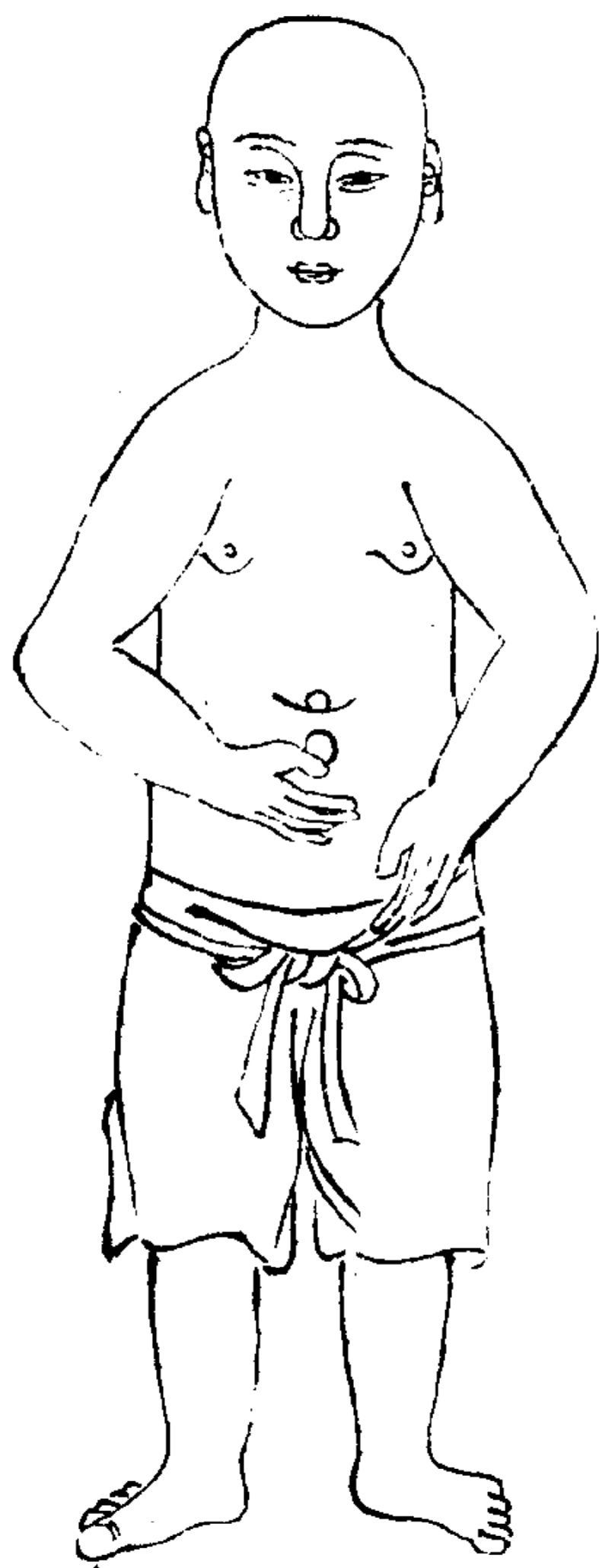
心口中偏左一寸三分名為翻肚穴屬肝經冲天插拳打重者一日即死加引 草豆
 蔻一錢 木香一錢 巴豆霜八分 全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三分次飲奪命
 丹三服又加減十三味湯藥二劑再用地盤紫金丹三服外用吊藥敷之如不治
 全者百廿日主死不治



腹臍內屬小腸脾二經戰拳打重者二十八日定死加引 桃仁錢五 元胡索錢五 全
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三分奪命丹三服全愈如不服藥愈一月發病主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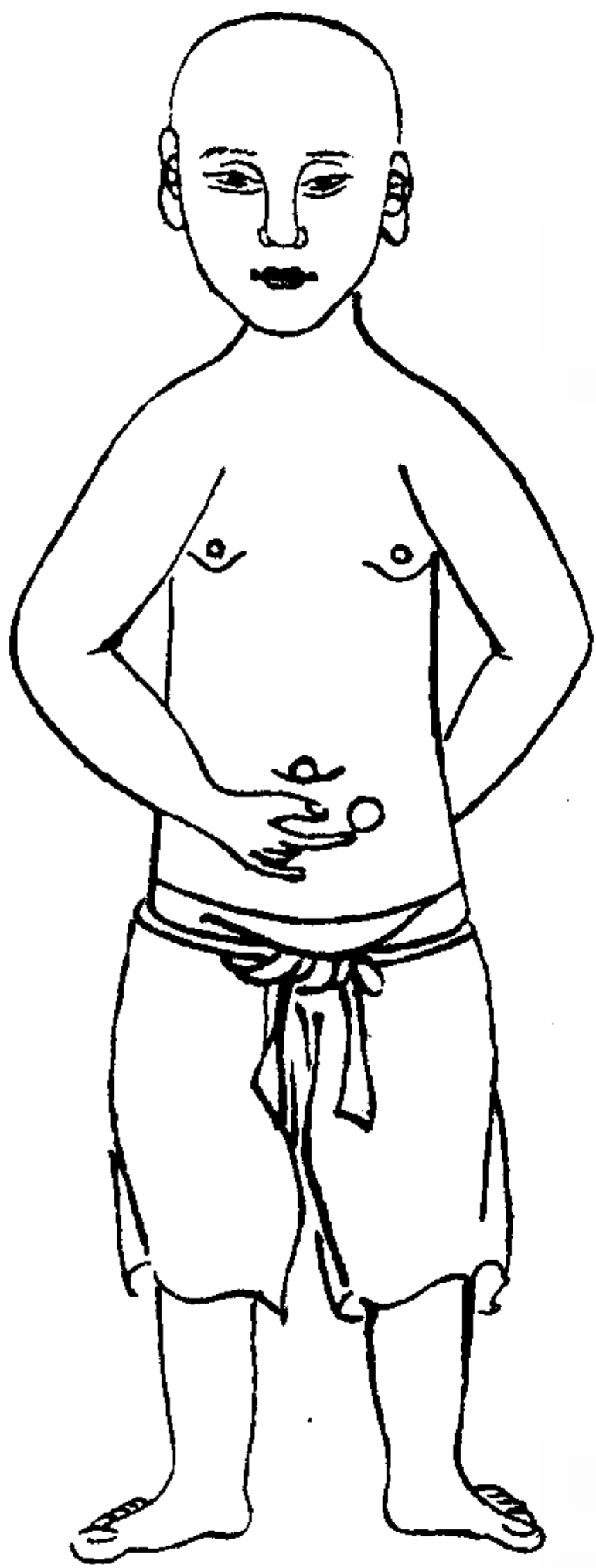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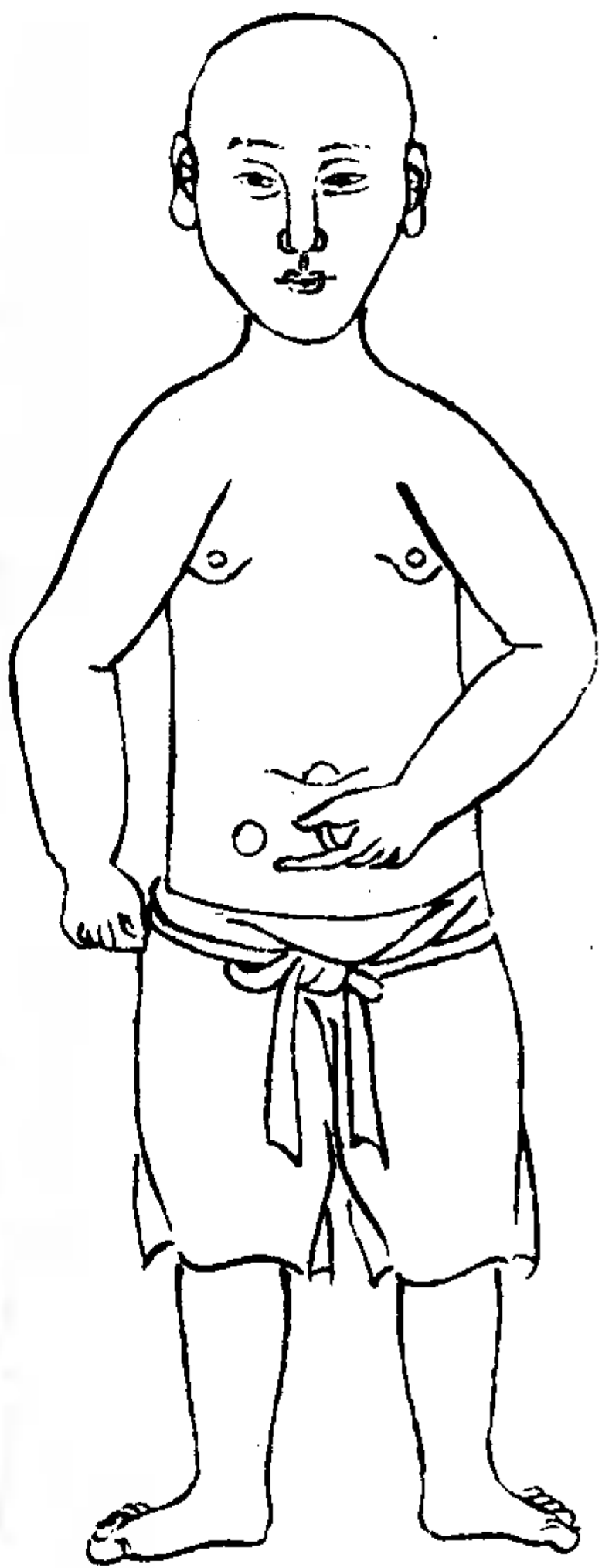


臍下一寸三分為丹田穴亦名分水精海二處相連屬小腸腎經直拳打重九日即死加引 山稜 木通各錢五 全十三味煎服又七厘散一分半次加減十三味二劑如不服藥愈四十九日定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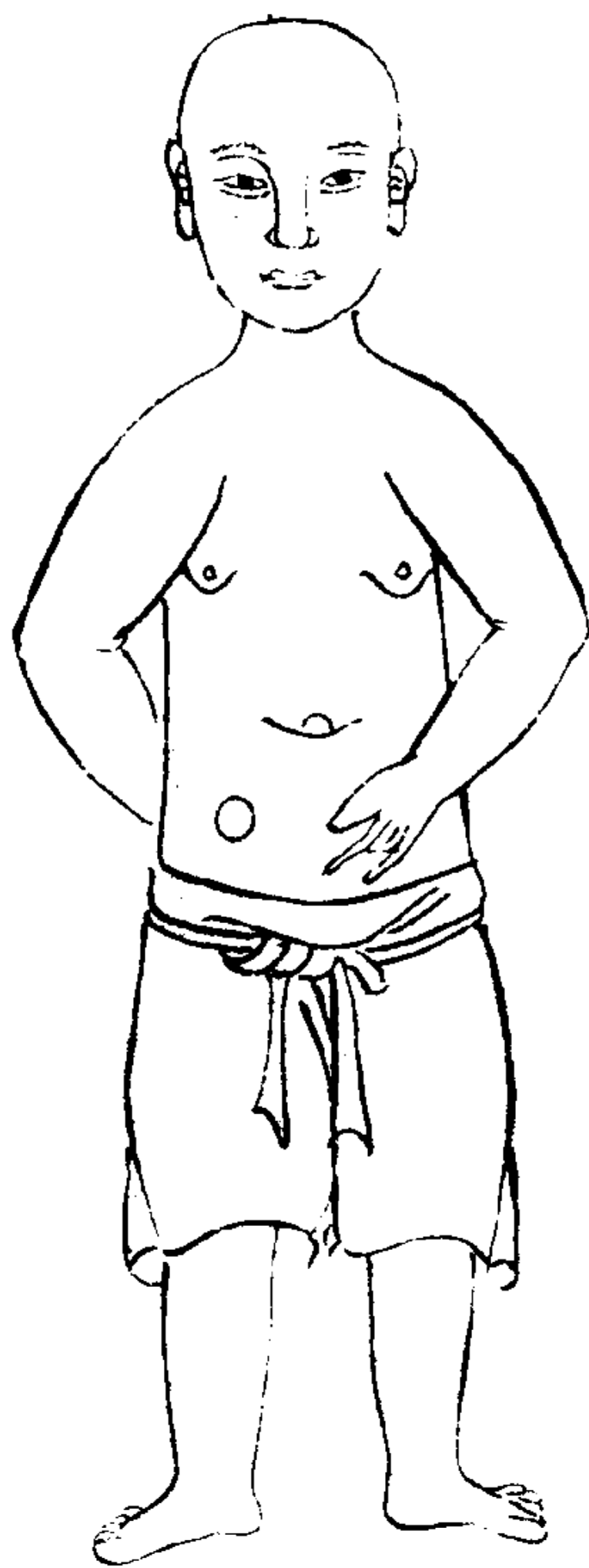


臍下一寸四分為正分水穴屬膀胱經此處是大小腸二氣相滙之穴如若下插拳打重者大小二便不通十四日死急服十三味加引全煎 蓬朮 三稜 生軍各錢五 又服七厘散分半次紫金丹二服如不醫全愈百八十四日死不治

臍下二寸偏左肚為氣隔穴番拋拳打重者百八十日死加引 五加皮 川羌活
各錢五 全十三味煎二劑又服七厘散二分半再服奪命丹三服如不治全一
年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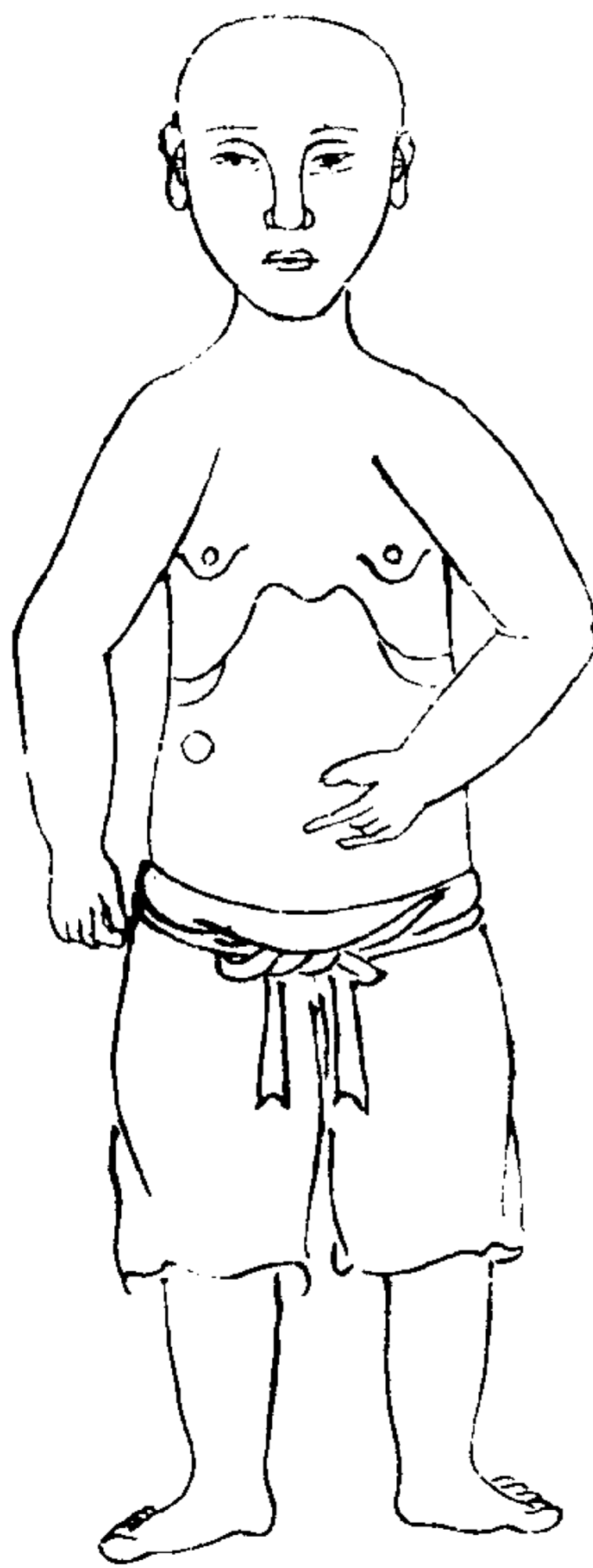


臍下一寸三分偏右五分為關元穴用拋拳打重者五日必亡急治十三味加引
 小青皮 車前子各二錢 全煎又七厘散三分奪命丹三服全愈如不服斷根
 二十四日發漲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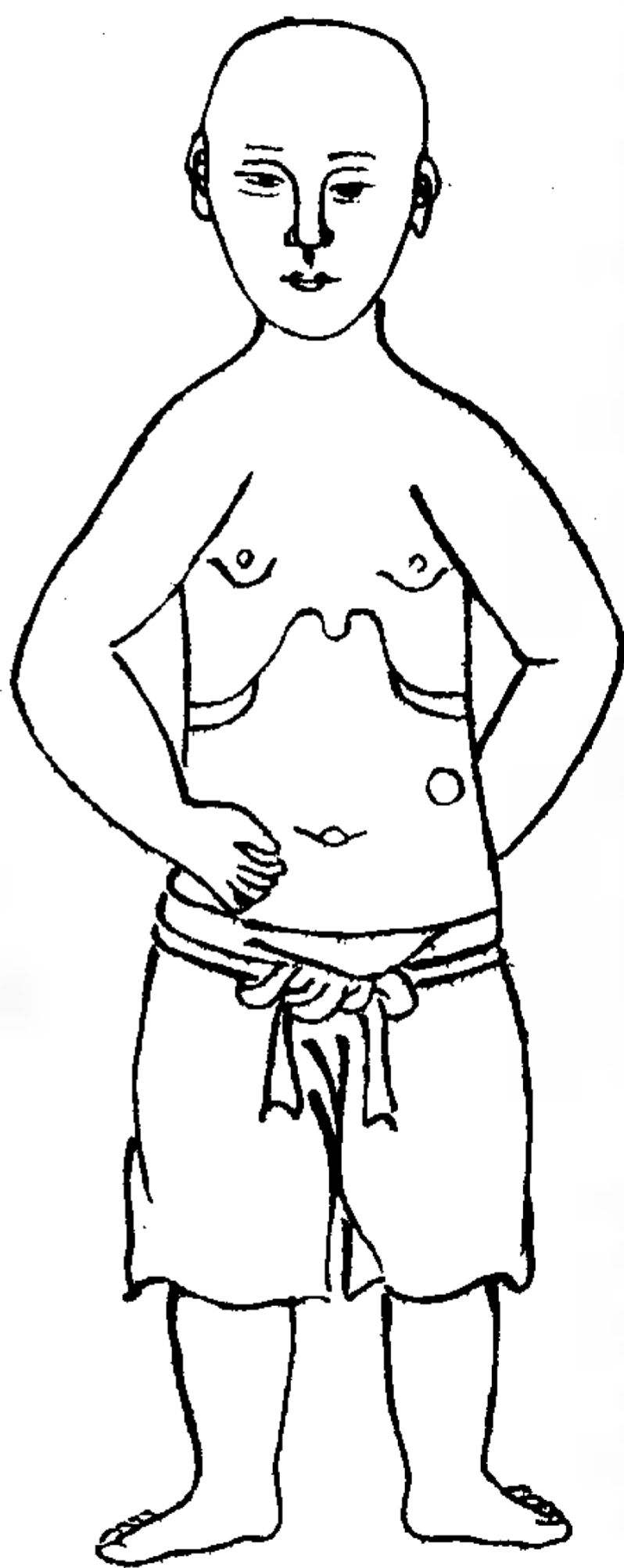


右脇臍下二寸並橫血海門穴戟插拳打重者百四十七日主亡加引藥 柴胡
 當歸各錢五 全煎湯方煎服又七厘散二分半次飲奪命丹三服如不治者百
 廿日之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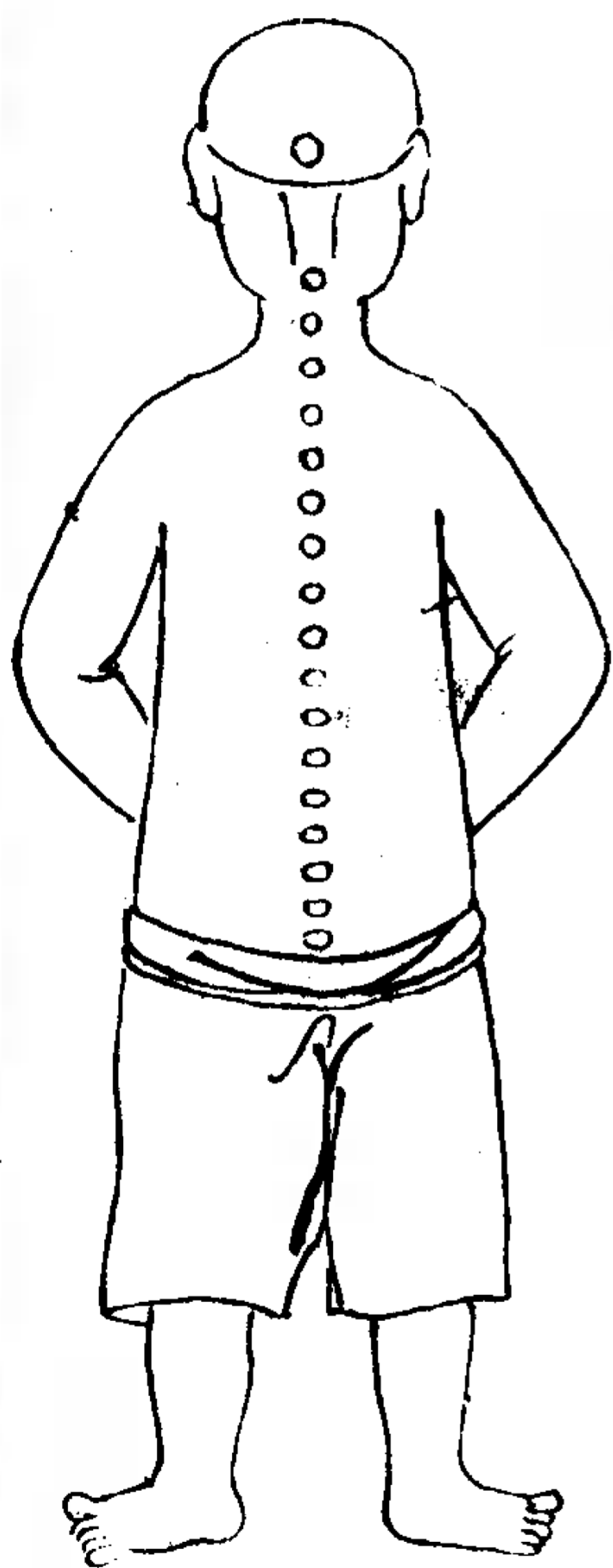
右脇軟骨下二分爲血囊穴并氣囊二處全追拳打重者四十二日主死加引藥
歸尾 蘇木各錢五 與前法服又地鱉紫金丹四五服全愈如不服愈者十二
箇月死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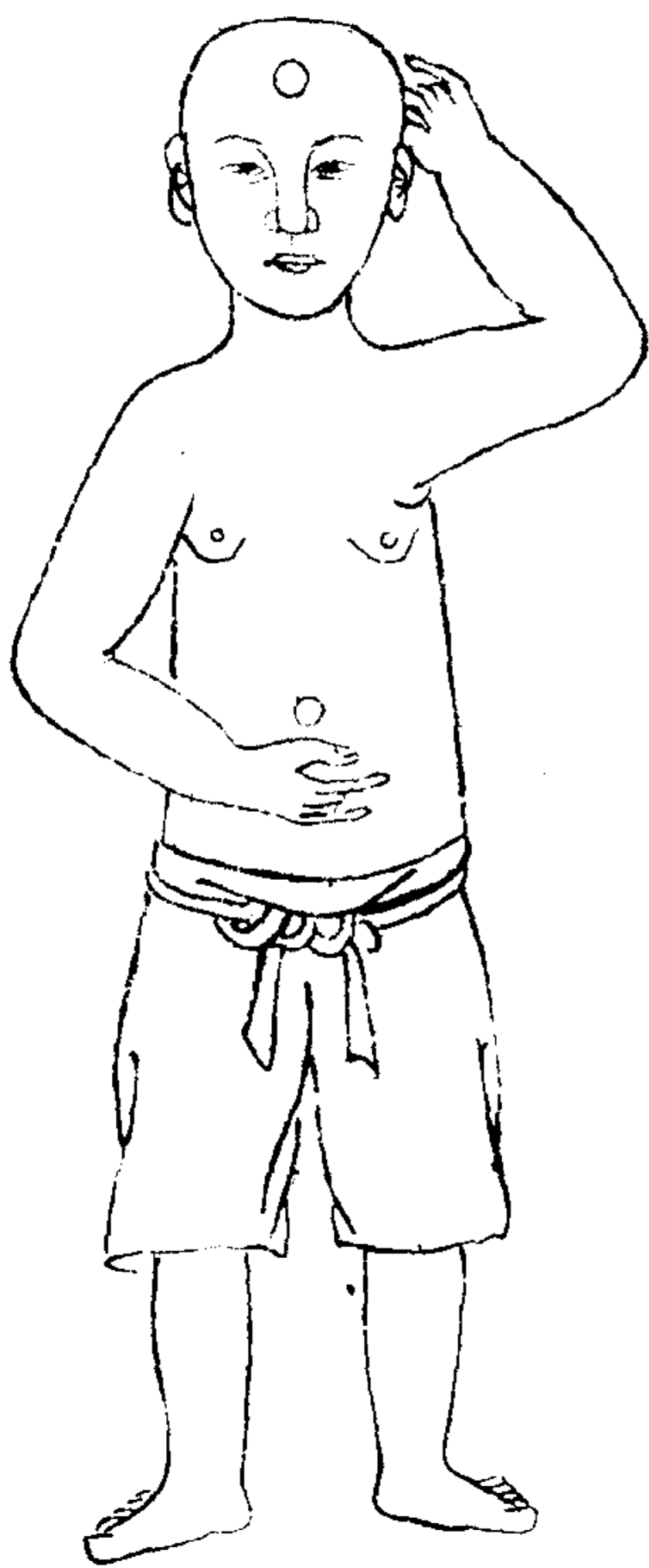
右脇膈骨下八分軟肉之處爲血倉期門穴虎爪拳拈傷六十日亡加引 丹皮
紅花各錢五 全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如不服藥全可一年發症而死



左傍筋腠骨下一分此處氣血相交名為氣血囊合穴戰拳打傷重四十二日死加
引蒲黃二錢 韭菜子錢五沖 十三味同煎服加陳酒一盃沖飲更效如不
服愈三月定發症無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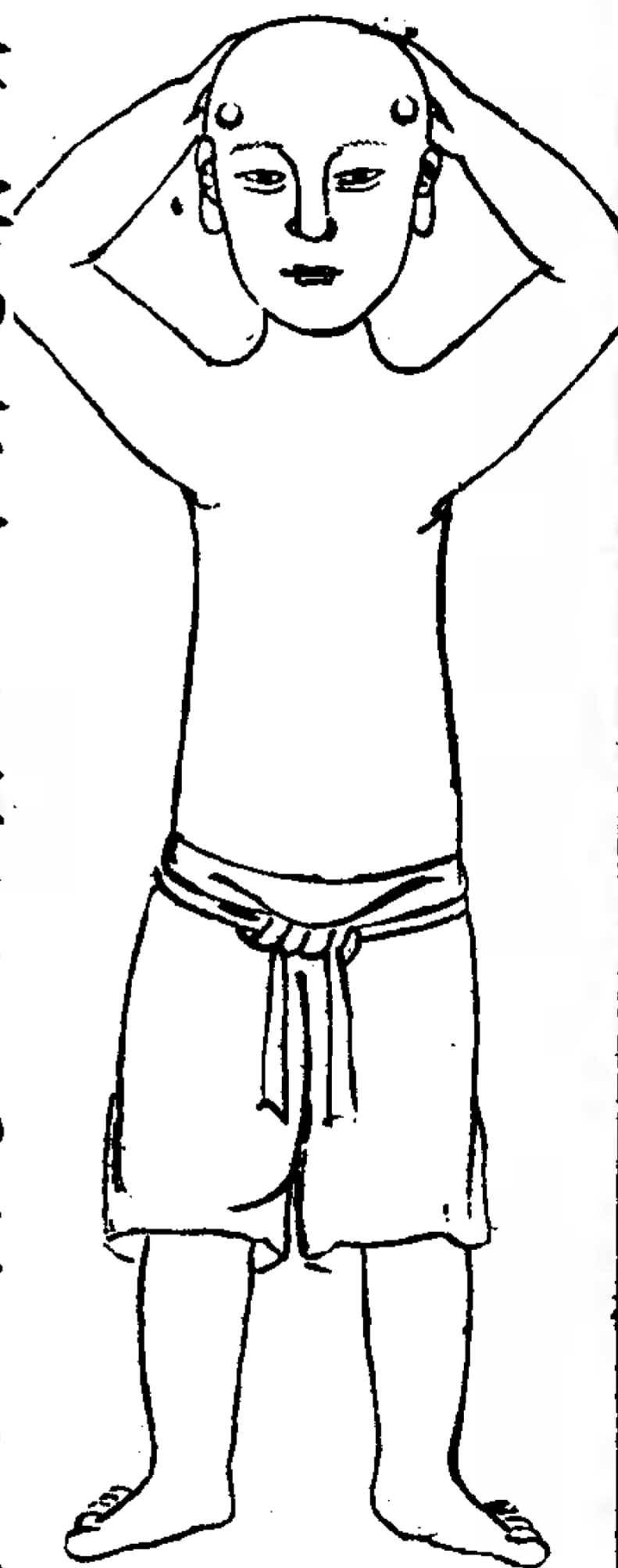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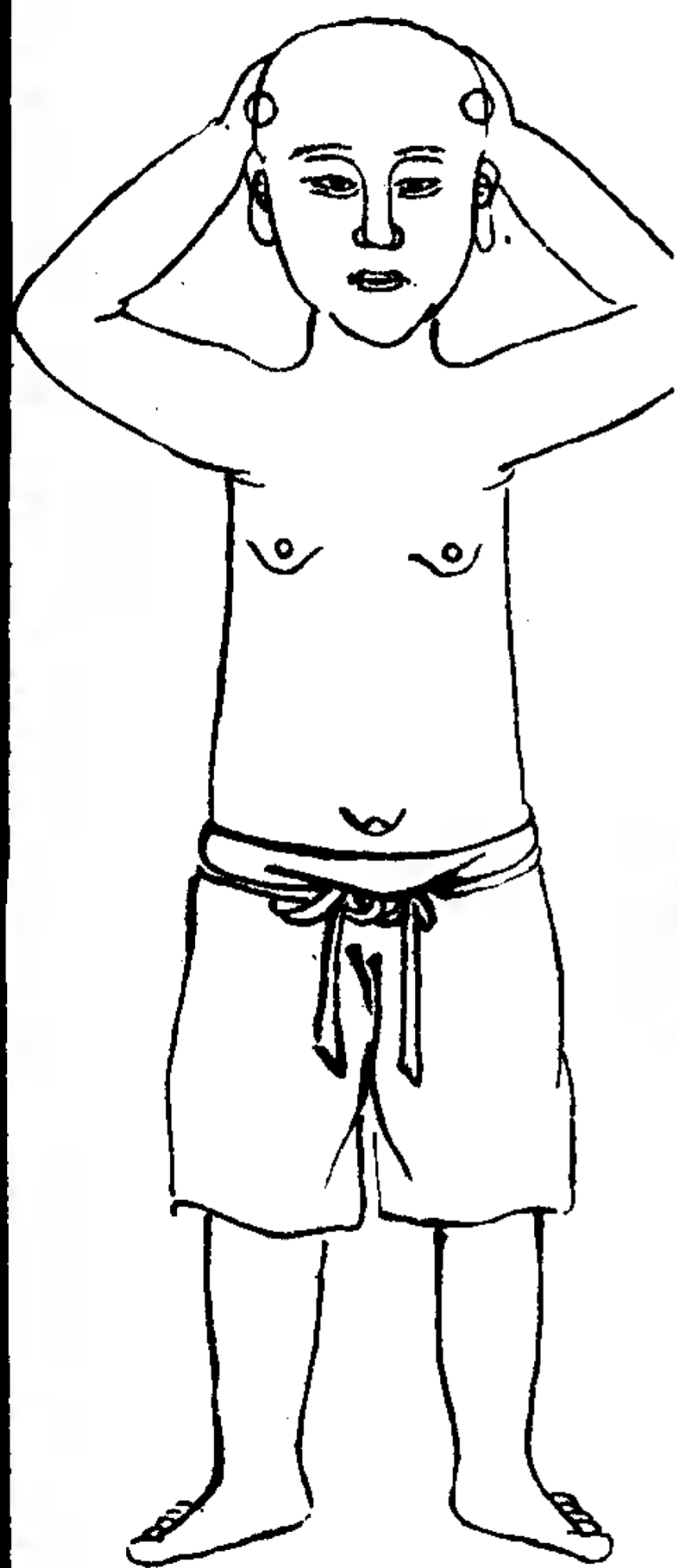


頭腦後枕骨中受傷者此處為督脉穴能通三經一身之主如果骨碎立死或五日
七日死急用 川芎二錢 當歸一錢為引全前煎服又七厘散三分次用奪命
丹四五服如不治全後腦疼不止週身窄痛無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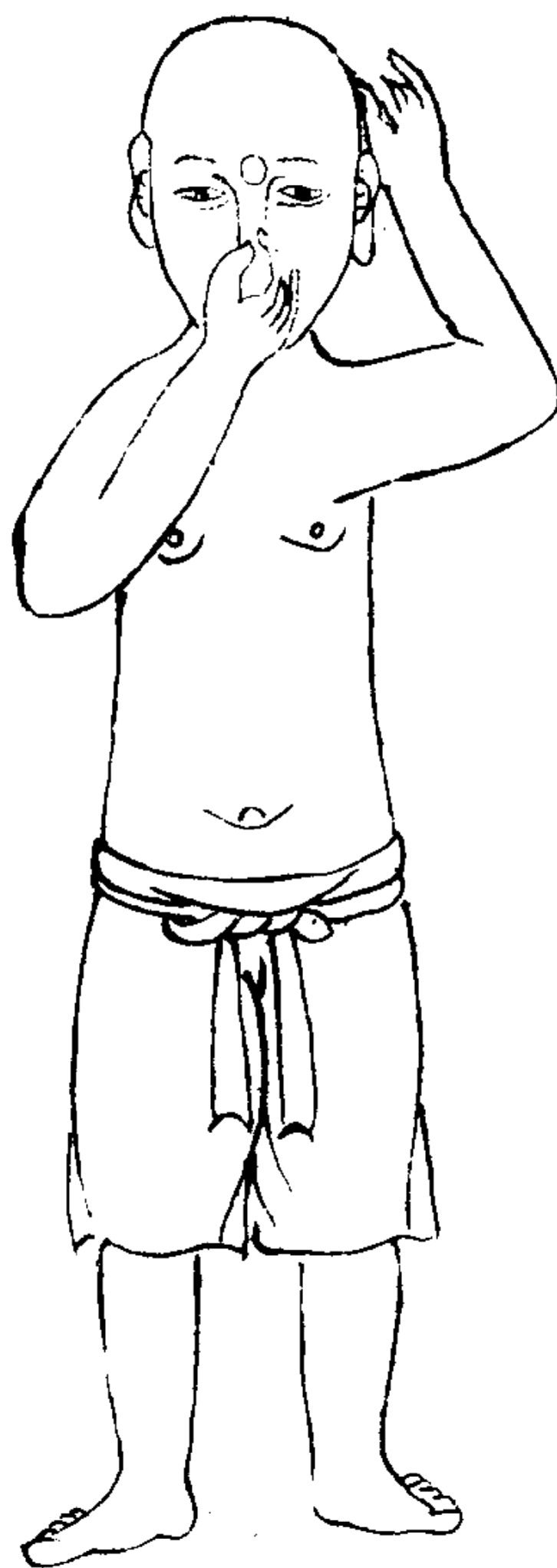


頭額正中屬心經如損傷皮破出血不止傷風發腫者三日主死如重傷皮肉不破
瘀血迷心竅六七日而死急用引經藥全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全愈 羌活
防風 川芎各錢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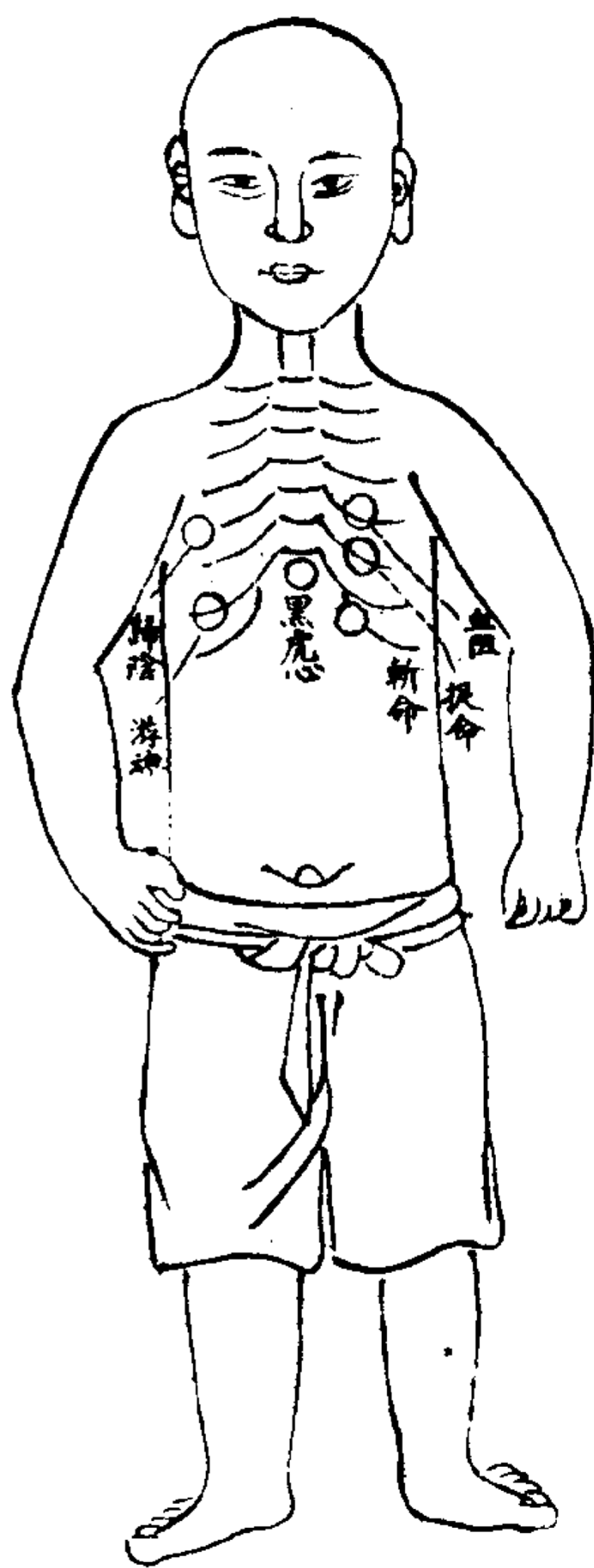
頭角兩邊屬太陽太陰勑大腸命門穴受傷重七日死輕傷十五日死如損傷耳目
瘀血化膿不死如傷風漲腫者亦主死急用引 川芎 羌活各一錢煎前服又
七厘散二分次奪命丹二服外用八寶丹粉藥敷之立效如不治全十八死九



頭兩邊耳尖上名臟血穴亦云少陰經屬肝經厥陰經二府損傷重者血走肝腎悶
 絕立死如傷破出血見風損氣者必定浮腫在四十日內死用引經藥 當歸一
 錢 生地二錢 川芎一錢 照前法服又七厘散三分次奪命丹三服外用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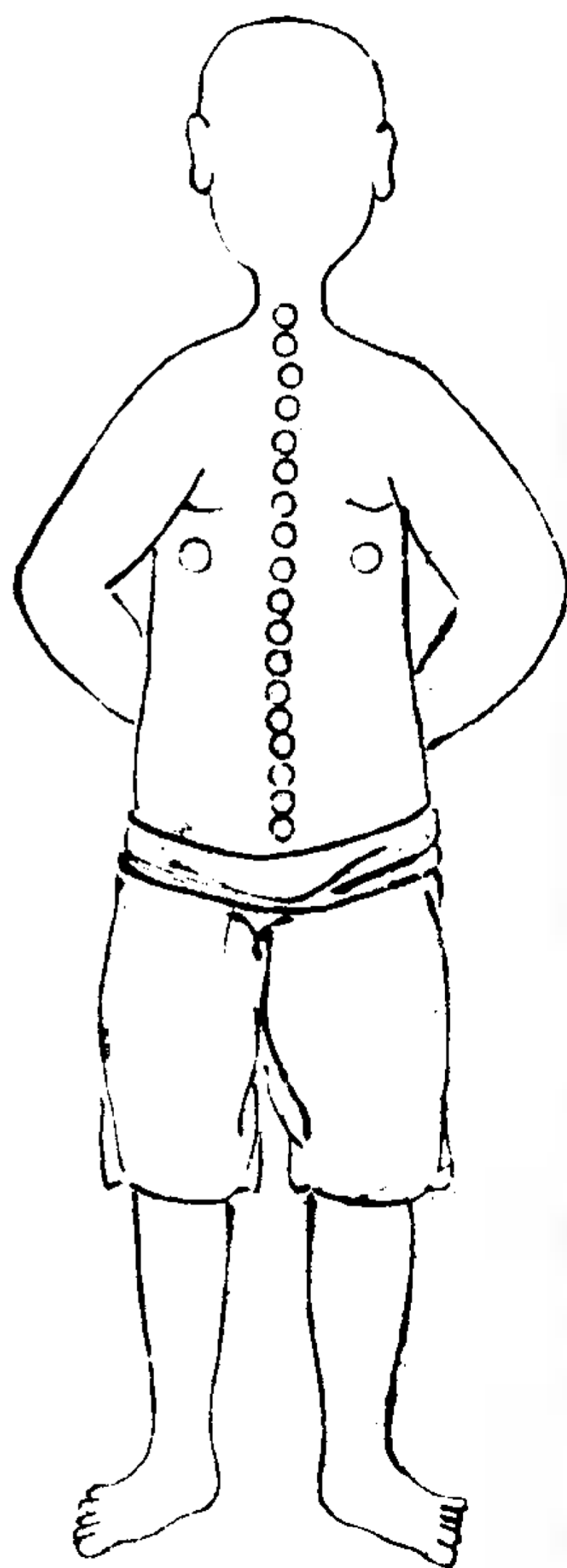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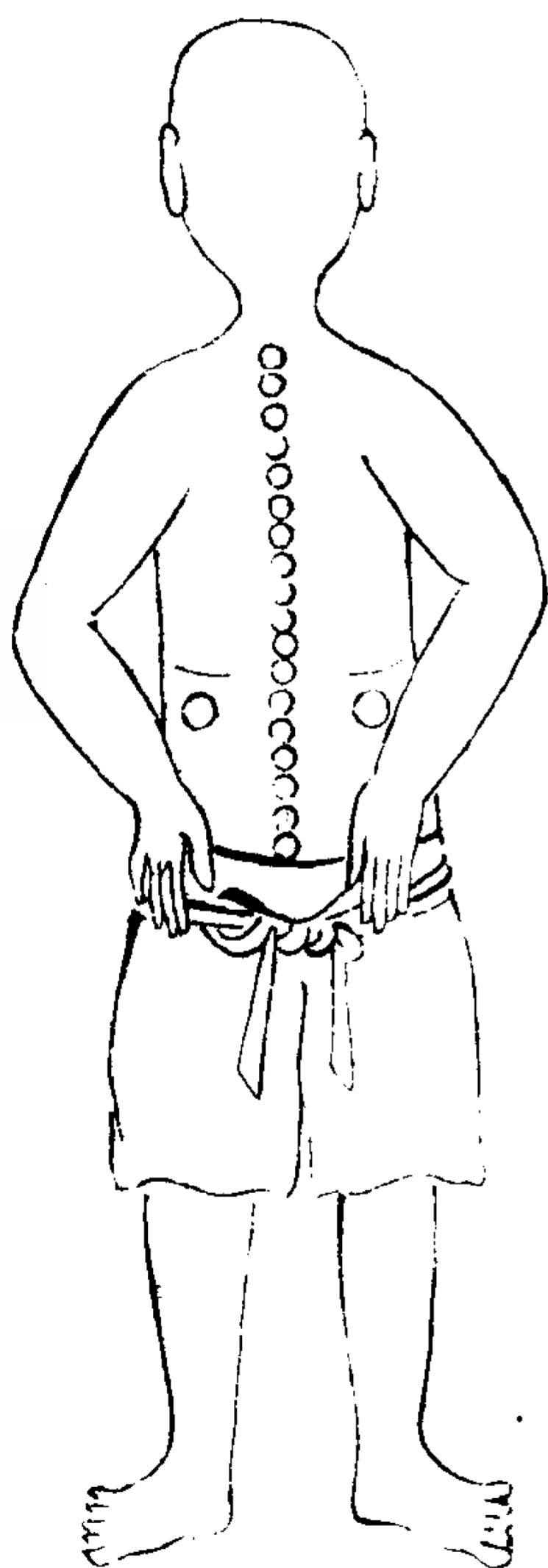


頭中額下一寸為印堂眉心穴屬陽星神受傷重者頭發腫如斗六三日內主死急服
藥加引經 防風 羌活 荊芥 川芎各錢五 照前法服又七厘散三分
 次奪命丹三服全愈如若皮破出血不腫者無妨如悶傷滿腫出血主死不治
 絕命之穴看其偏正救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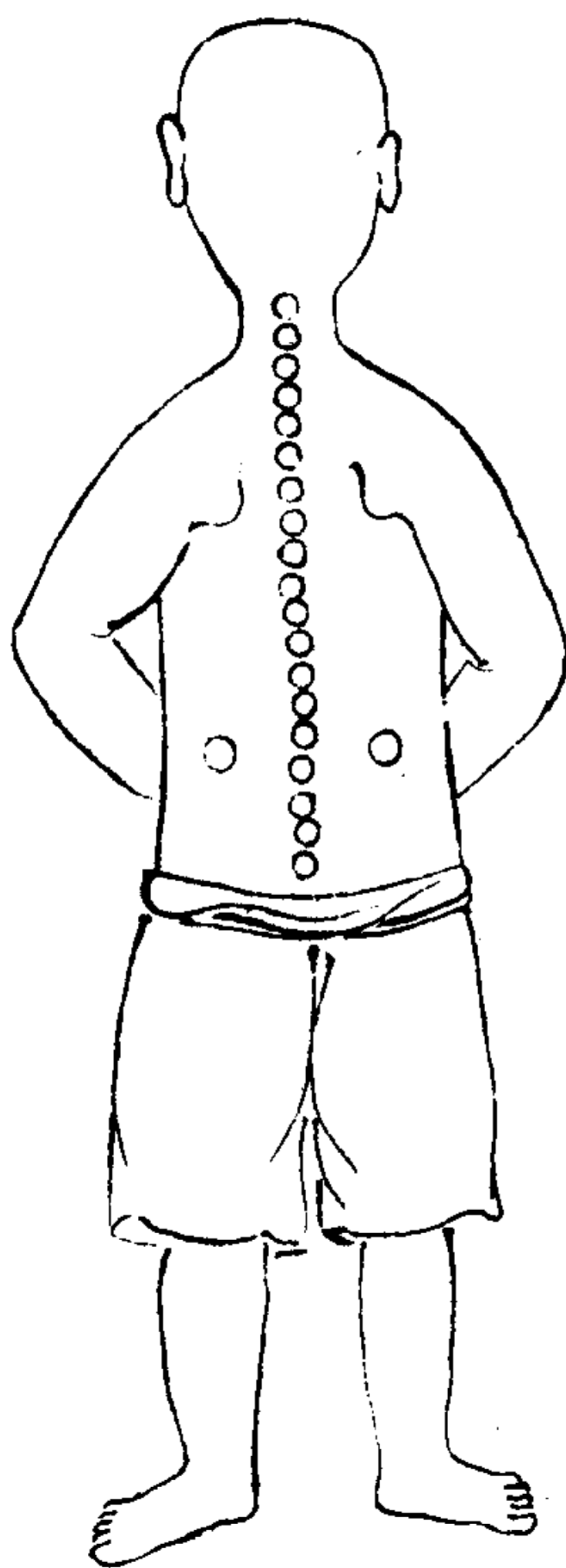


此六穴受傷重者必死不救如輕傷可治切莫輕意治方見前註治訣如果腸脇骨斷碎者雖非正穴如無祖傳神方十有九死須此妙方神效無比名曰重生膏又名喝骨丹用法須口訣相傳也取重秋糯稻艸生穀者可用鮮者四兩陳者二兩炒灰以童便製七次存性再用續隨子葉去刺二兩搗千餘槌以艸灰和勻再搗糊加飛小麥粉一鍾搗成膏陳酒製好敷患處立止痛神效再服七厘散重一分輕半分酒吞服又地鱉紫金丹一錢奪命丹三服再十三味方臨症加減

凡人身背部穴道生死之位屬腎命背心第七節骨兩傍偏下一分軟肉之處打重者必吐血痰一年主亡用引藥 補骨脂 杜仲二錢 照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如治不全愈十四箇月必死無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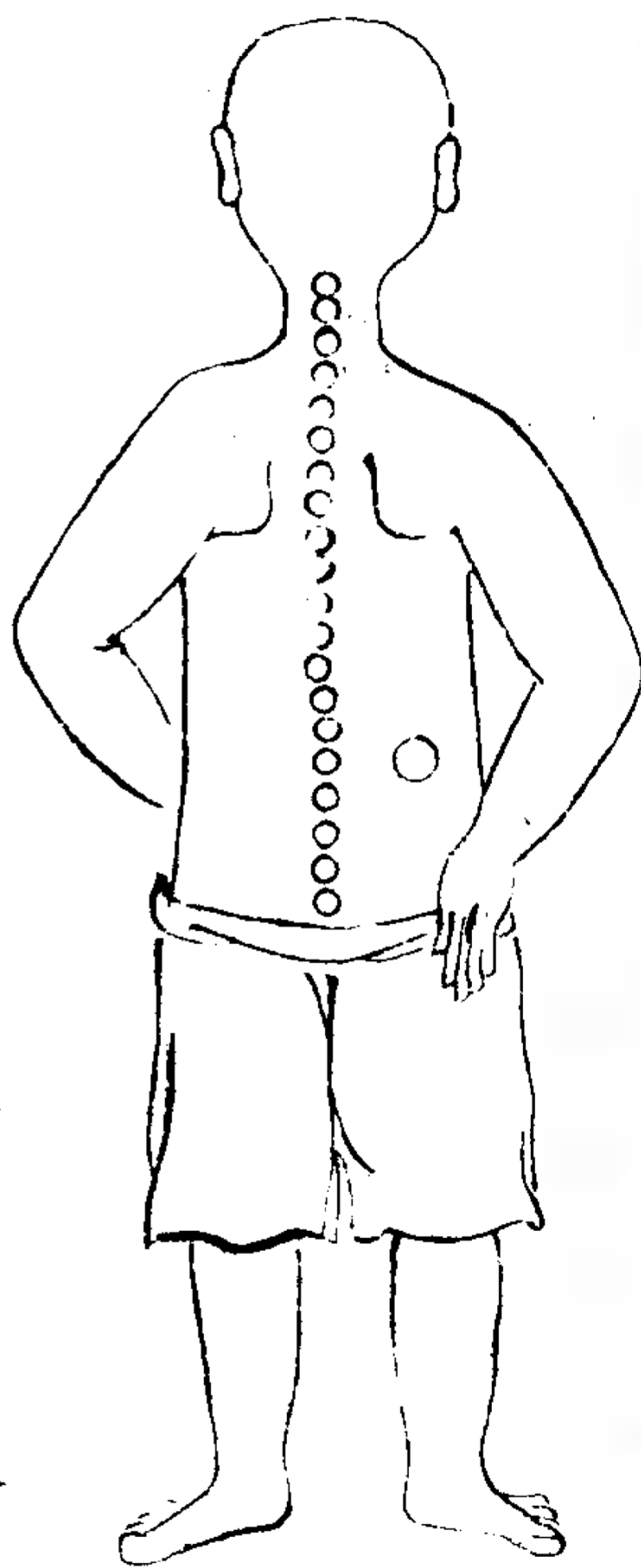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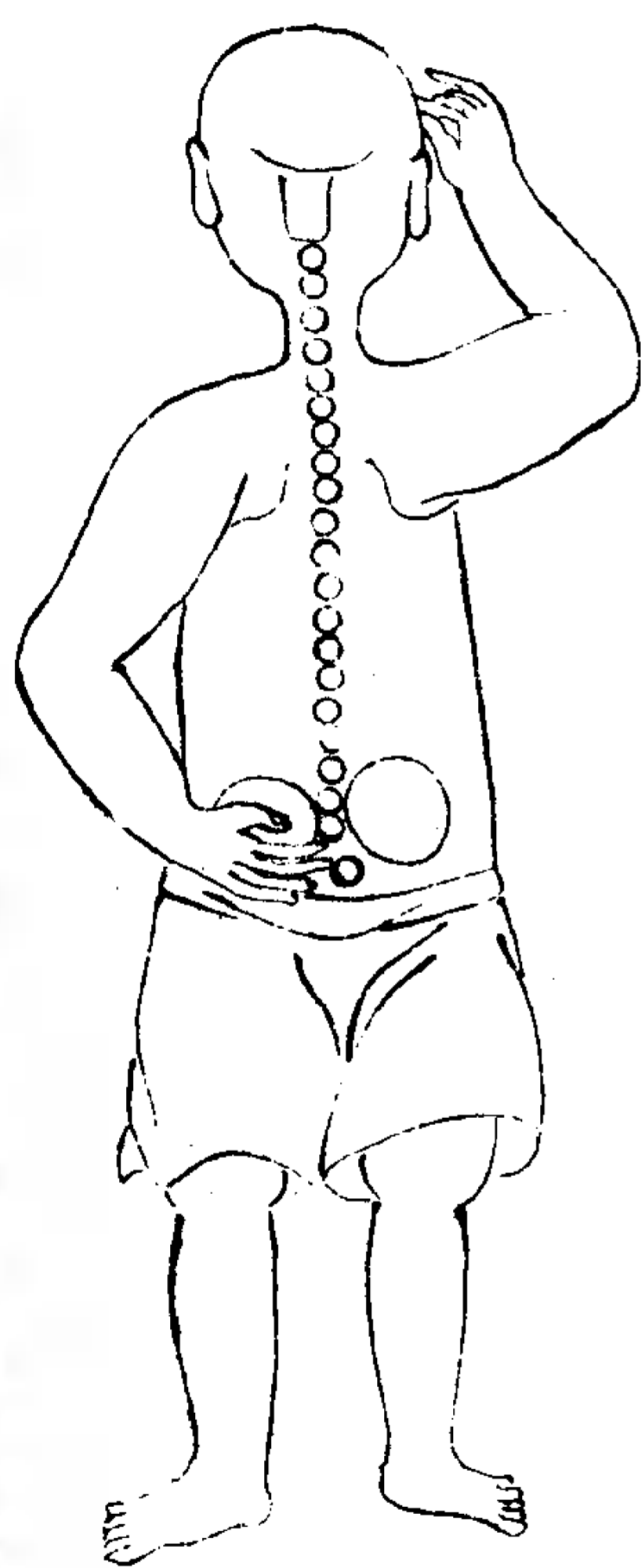


腎命穴下偏兩傍並橫下一寸八分為後海穴打重者三十三日死如引藥 補骨
脂錢五 烏藥二錢 照前法服又紫金丹三服又加減十三味再服全愈如不
治全可六十四日發症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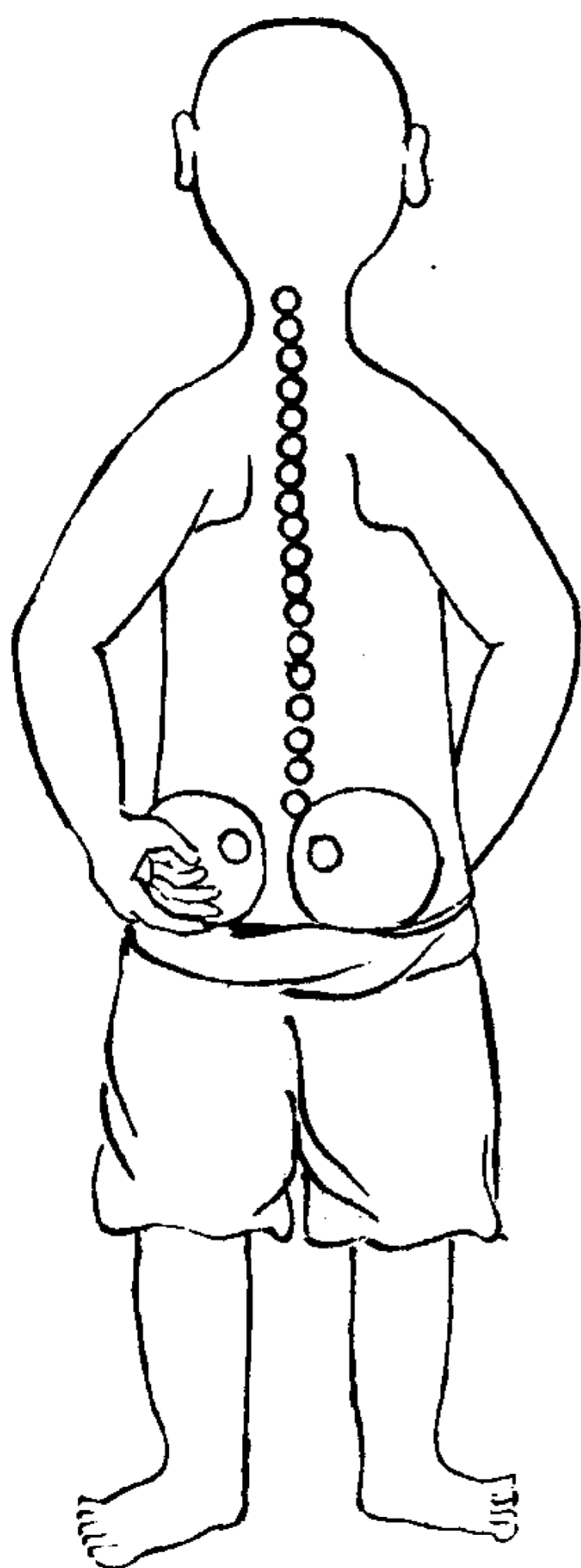


後海下一寸三分兩腰眼中左屬腎右屬命虎爪拳打重者發笑三日主死如引經
藥 桃仁 續隨子各錢五 照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次服藥酒全愈如不服
斷根後發症而死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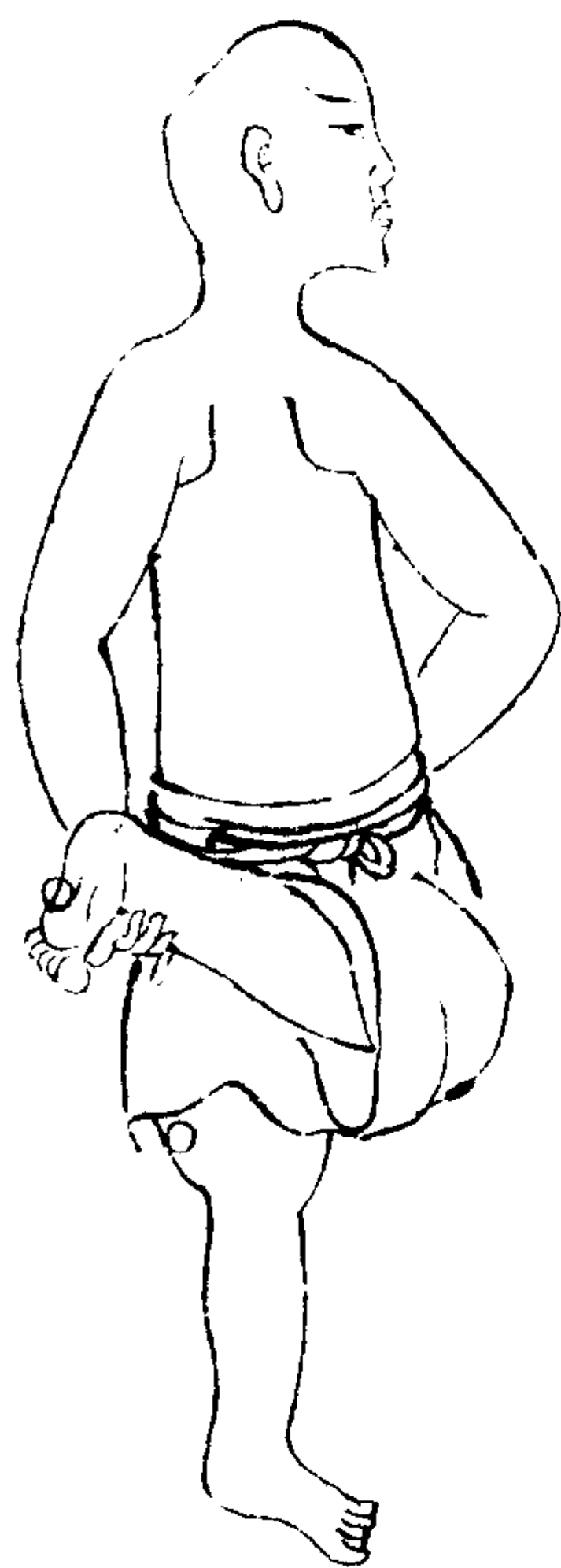
腰腎右邊傍中為命門穴文武拳番插重者昏沉不醒十四個時辰必死宜急治加
 引藥 桃仁 前胡各錢五 照前法服又奪命丹三服次用藥酒全愈如不治
 斷根後發症服藥不效可服前治之方再加 丹參二錢 全愈服有效



臀股尾脬骨下二分為後海底穴打重者七日主亡加引經藥 大黃 月石 木
瓜各二錢 前方全煎又奪命丹三服如尾脬骨尖重傷不治全愈一年發黃胖
而死不治



兩腿骨盡處為鶴口穴打重者一年而亡加引藥 薏苡 木瓜各二錢 牛膝錢
五 照前服又地鱉紫金丹四服如不治愈後發瘋疾不治



脚底心為湧泉穴打重傷者十四日主死不救急治無妨加引經 甘木瓜 川牛
膝二錢 照前法服若腎子傷者用 參三七二錢 益智仁二錢
以上三十六穴受傷重者立死輕傷可救輕者當時不知其痛後日發病而亡
只道病多服藥不效有內傷故也凡鬪打時切不可輕意他須當服藥為主各穴
道受傷者先用發散為主十三味總煎方為君加減十三味為佐九藥藥散臨症
用之凡施藥切勿誤人慎之慎之

人身穴道終

自序

余編人身穴道既竟。姜子俠魂。知余有治傷藥方。請付囊梨。且曰。武術殺人之技也。陳獨秀反對拳技。想即就此立論。惜余未見原文。不能與陳君作嚴密之討論。姜君斯言。蓋亦僅從拳技之應用言耳。知有殺而不知有救。是大背人道矣。子其毋秘是緒。余曰。秘非我所願也。但問合否。國技大觀材料耳。子以爲合。請公諸世。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唐豪序

國技大觀專著類

◎傷科秘傳目錄

▲湯藥類▼

總煎十三味方

加減十三味方

又方

又方

通治發散方

發散上部方

發散中部方

發散下部方

看症加減通經引藥

受傷發癲症方

受傷恍惚急治方

吳江唐 豪編

受傷眩暈言語恍惚是臟腑損者急治方

破傷風方

大成湯

二成湯

上三穴頭肩胸受傷用藥

中三穴脾脅肚受傷用藥

下三穴臀腿足受傷用藥

內傷湯方

內外肚傷方

跌打反肚方

骨節斷方

腰痛方

又方

瓜皮散

又方

跌打閃傷

驚風方

邊成十三味方調理

行藥方(即劈藥)

損傷不破皮方

跌打皮肉破方

統身受傷洗治方

跌打傷煎藥方

跌打方

又方

又方

重傷方

重傷方

又方

跌打損傷

跌打損傷吐血方

胡桃散兼酒方

洗瘡方

三烏一點黃

三烏一點紅

吃素人受傷不用葷藥

喉管割斷方

草藥方

上部方

上部活血方

中部草藥方

中部瘀血不消方

下部草藥方

下部傷筋損骨草藥加方

上中下部草藥方

五虎散

▲末藥類▼

飛龍奪命丹

地鱉紫金丹

七厘散

紫金丹

奪命接骨散

末藥方

父方

治跌打方

鄭天文祖保命丹

保命丹

接骨丹

又方

治跌打傷風散藥方

▲丸藥類▼

接骨丸

接筋丸

治傷奪命丸

扶身丸

六味地黃丸

三花丸

三木香丸

三香丸

▲敷藥類▼

跌打搽藥方

封藥方

傷科秘傳

唐豪編

湯藥類

總煎十三味方 通治跌打損傷

川芎錢二 歸尾錢三 玄胡錢二 木香錢二 青皮錢二 烏藥錢二 桃仁錢二 遠志錢二

三稜錢五 蓬朮錢二 碎補錢二 赤芍錢二 蘇水錢二 如大便不通加生軍錢二 小便

不通加車前子錢三 胃口不開加厚朴錢二 砂仁錢二 水二碗煎半碗陳酒服

加減十三味方

紅志錢去油五 寄奴錢二 肉桂錢五 廣皮錢二 香附錢二 杜仲錢二 當歸錢三 玄胡錢二

砂仁錢二 五加皮錢三 五靈脂錢二 生蒲黃錢二 枳壳錢五 水煎酒冲服

又方

赤芍 烏藥 枳壳 青皮 木香 香附 桃仁 玄胡 三稜 蓬朮 寄奴

砂仁 蘇木 危急者去寄奴加 葱白三枚 如吐血加 荊芥三錢 藕節一兩

陳酒煎服

又方

廣皮五錢 青皮錢一 五靈脂錢三 生蒲黃錢二 赤芍錢二 歸尾錢三 桃仁錢二 香附

錢一 五加皮錢二 紅花錢五 枳壳錢二 烏藥錢二 砂仁錢二 元胡錢五 陳煎酒服

通治發散方 凡損傷先須發散瘀血不遇重症宜通用一二劑

川芎錢二 歸尾錢二 防風錢二 羌活錢二 荊芥錢二 澤蘭錢二 枳壳錢二 獨

活錢二 猴姜錢二 加天葱豆枚三 水煎酒冲服神效

發散上部方

防風錢二 白芷錢一 紅木香錢一 川芎錢二 歸尾錢二 赤芍錢二 陳皮錢二 羌活錢二

法夏錢二 獨活錢半 碎補錢半 甘尾錢一 生姜片三 水煎酒冲服

發散中部方

杜仲 川斷 貝母 桃仁 寄奴 蔓荊子錢各二 當歸 赤芍 自然銅煅各

三錢 肉桂分八 茜草錢一 細辛錢一 水煎酒冲姜汁服

發散下部方

尤消痰化氣 肌皮熱 黃芩_{三錢} 去胃痰 製半夏 消風痰 製南星 上焦

濕腫 防己 龍胆草_{二錢} 中焦濕熱 黃連 下焦濕熱 黃柏 惱渴者加白

茯苓 葛根 虛嗽者 五味子 嗽無痰 杏仁 防己 生姜 嗽有痰 製

半夏 枳壳 防風_{各二錢} 治泄瀉 白朮 白芍 痰哮喘 阿膠 天門冬

麥門冬 水瀉 白朮 茯苓 澤瀉 痢疾 當歸 白芍 上部見血 防

風 中部見血 黃連 下部見血 地榆 眼暴發 當歸 防風 黃連 目

昏暗 熟地 當歸 細辛 破傷風 防風爲君、白朮 甘草爲佐 傷寒

甘草爲君 防風 白朮爲佐 諸風痛 明天麻 防風爲主 諸瘡毒 黃柏

知母爲君 連翹 黃芩爲佐 小便不利 黃柏 知母 茯苓 澤瀉爲佐

以上諸藥悉按經絡部位主治凡損傷人略帶內病服藥不效臨症時須將前項何病何藥治之無不見效看病之要訣也

受傷發顛症方

烏藥 天竺黃_{一錢} 砂仁 麻黃 陳皮 寄奴 肉桂 紫丁香_{各五分} 胆星

硃砂六分 川羌活 升麻 金箔各錢五 水煎服神效

受傷恍惚急治方

人參二錢 辰砂八分 遠志半錢 金箔一錢 水煎服 胃寒者加 厚朴 桂心 橘

紅二錢 熱者加 條芩二錢 嫩柴胡一錢 前胡五錢 身發冷加 人參二錢 白芍三錢

麻黃半錢 欒金半錢 熱不涼加 連翹二錢 三稜 薄荷各錢五 大腹皮二錢 小便

自出加 紫丁香五錢 荔枝核七個 小便不出 車前子二錢 木通半錢 麥冬二錢

滑石五錢 瞿麥二錢 又用白朮二錢 敷臍中立通尿 發寒噤加 防風二錢 細辛一錢

製南星八分 旋覆花 白菊花一錢 荊芥穗五錢 煎服

受傷眩暈言語恍惚是臟腑損者急治方

辰砂八分 琥珀一錢 廣木香五錢 川練子五錢 白茯苓二錢 杜仲二錢 枸杞子二錢

當歸五錢 如翻肚有痰者 製半夏五錢 赤丁香一錢 酒炒砂仁二錢 製附子二錢 旋

覆花五錢 如嘔吐不止飲食不安 紫丁香 草果 製南星 法夏 砂仁 赤

檀香 生姜汁各錢五 煎服三次如不效必是腸斷七日內死

破傷風方

防風錢三 羌活錢三 荊芥錢三 製南星錢一 生地錢二 白芷錢二 歸尾錢三 紅花錢二

寄奴錢二 明天麻錢五 煨錢五 煎服效

大成湯 重傷昏暈不醒二便不通定防臟腑瘀血宜服此方

陳皮錢一 當歸錢二 蘇木錢二 木通錢半 紅花錢二 厚朴錢五 枳壳錢五 大黃錢二

朴硝錢一 甘草錢五 水煎加蜜三匙冲服效

二成湯

陳皮錢一 法夏錢二 茯苓錢三 枳壳錢二 紅花 當歸 川芎 白芷各一錢 枳榔

八黃芪錢二 桔梗 青皮 烏藥錢五 枳實 黃芩分六 蘇木錢一 加紫蘇錢三 姜

三片 紅棗五枚 全煎服

上三穴頭肩胸 凡上中下三處受傷看明用藥更妙

川芎 當歸 紅花錢二 野地黃錢四 木耳炭錢二 麥麻錢炒二 研末酒下吞立效

中三穴脾脅肚

狗脊灰錢五 大腹皮錢三 車前子錢二 建杏仁錢五 木通錢二 砂仁錢三 童便製研

末酒吞下神效

下三穴臀腿足

木瓜 米仁 赤芍 紅花 寄奴各二錢 川牛膝三錢 研末酒冲服

內傷湯方

赤芍 乳香 沒藥 藿香 鬱金 防風各三錢 加葱白三枚煎服

內外肚傷方

紅花 寄奴 香附 白芷 桃仁各三錢 葱葉 生姜五錢 全煎服

跌打反肚方

當歸六錢 枳壳 桃仁去衣 錦紋三錢 赤芍五錢 紅花五錢 韭子去壳二錢 生蒲黃二錢

酒水各一碗煎好冲蒲黃服立效

骨節斷方

白地龍五條 酒洗去腸泥焙干 川烏去皮 松節 沒藥 乳香去油三錢 陳酒煎服

酒法製南星 防風 指甲灰 冲藥服神效

邊成十三味方調理

明天麻錢二 小麥粉包裹外以濕紙包煨 川芎炒二兩 研末蜜煉丸如圓眼大每

服一丸熱酒送下如不飲酒湯亦可

行藥方 即劈藥 崙治瘀滯

巴霜錢一 滑石錢一 大黃錢二 研末用端午粽角尖爲丸如菉豆大每服酒七丸下

損傷不破皮方

當歸錢三 羌活錢二 獨活錢五 白芷錢一 碎補錢二 地鱉錢三 桃仁錢二 地骨皮錢二

生甘草錢二 紅花錢四 陳酒冲服

跌打皮肉破方

五加皮錢五 土貝錢五 紅花錢二 當歸錢三 生地錢五 獨活錢二 甘艸錢二 頭上加

川芎錢三 胸脅加 乳香 沒藥錢二 脾肚加 赤芍 白朮錢二 手膀加桂枝錢二

足腿加 薏苡 木瓜錢二 每用製治地鱉十個 水煎好酒冲服

歸尾 錢二 防風 錢二 不香 錢一 丹參 五錢 酒煎服

又方

獨活 錢二 川斷 半錢 沒藥 半錢 防風 半錢 紅花 分八 丹參 五錢 歸尾 錢二 牛膝 錢二

烏藥 赤芍 乳香 各錢 靈仙 錢一 酒煎服忌葱豆醋又加荔子花冲服若破傷

亦忌

重傷方

紅花 錢一 防風 錢二 碎補 生地 各三 川芎 連翹 各二 歸當 錢三 靈仙 錢二

乳香 分五 桃仁 錢一 五加皮 沒藥 各一 川烏 分三 加蜂窩油核桃酒煎服此藥

口吐白痰冷濃茶汁解之

重傷方

乳香 砂仁 各一 沒藥 半錢 木香 桃仁 各一 羌活 錢二 紅花 分八 靈仙 錢二

歸尾 川斷 各二 丹參 五錢 陳酒煎服

又方

獨活

三錢

乳香

去油二錢半

沒藥

去油

防風

歸尾

牛膝

赤芍

丹參

川斷

靈仙

各二錢

烏藥

五錢

紅花

一錢

加荔枝花先沖酒服

跌打損傷

有草藥名七里香

重二錢

輕錢五

陳酒吞服葉可敷無名腫毒

跌打損傷吐血服此方神效

金銀花根搗碎取汁含口加童便熱酒沖服渣敷痛處即愈

胡桃散兼酒方 血海穴受傷久則成痞

核桃

一個

一歲捶損陳酒浸每個加朴硝二分入鍋內煎酒乾爲度吃桃肉酒立效

洗瘡方

葱頭花根

煎湯洗加酒尤妙

三烏一點黃

烏藥

櫻樹

烏米飯根

即老鴨米

黃皮香

名五香散

三烏一點紅

下部傷筋損骨草藥加方

倒掛金鐘 活血草 夜合珠即赤首烏 健筋草 同煎

上中下部草藥方

洞裏仙 七星劍 鳳尾草 九龍尾 驚爪刺 天喬麥即喬麥 金不換即三七根似竹

鞭 亂紮細葉是草 岩姜 陳酒煎服

五虎散

開楊花根 獨將擒王 錦添樹根 倒掛金鐘各二錢 陳酒煎服加燈心丸搏實

如圓眼大和藥煎

末藥類

飛龍奪命丹 凡用胎骨以猴骨代之

川芎三錢酒炒 五靈脂三錢醋炒 前胡三錢炒 青皮三錢醋炒 五加皮童便製一兩 川貝四錢

枳壳小麥皮炒三錢 韭子三錢炒 蒲黃三錢生熟各半 元胡四錢醋炒 月石一兩 自然銅八錢醋煨

三稜四錢醋炒 飛硃砂三錢 桑寄生三錢炒 陳香團三錢 血竭八錢 秦艽三錢酒炒 桃仁

去皮五錢 蓬朮五錢 羌活三錢 地鱉八錢 酒洗炙 木香六錢 生晒 廣皮四錢 炒 烏藥三錢 炒
錢 當歸六錢 炙 破故紙四錢 鹽水製 製胎骨五錢 炒 葛根三錢 射香五錢 杜仲四錢 鹽炒
橘紅三錢 肉桂三錢 去皮 砂仁二錢 去壳 土狗三錢 炙 去腸 醋 蘇木四錢 共三十六味各製好
再加牛乳一碗拌和焙燥貯瓶內如重傷每服二錢輕者一錢五分陳酒送下

地鱉紫金丹

血竭八錢 月石八錢 川斷三錢 鹽炒 五加皮五錢 童便製 川牛膝五錢 酒炙 射香四分 自然
銅八錢 醋炙 製胎骨三錢 地鱉五錢 酒製 土狗五錢 製 貝母三錢 蘇木三錢 烏藥五錢 炒
元胡五錢 醋炒 香附四錢 製 青木香四錢 當歸五錢 酒炒 桃仁五錢 廣皮三錢 靈仙五錢 酒炒
澤蘭三錢 續隨子五錢 去油二 五靈脂三錢 米醋炒 共二十三味研末如重傷每服三錢
輕傷一錢五分陳酒送下

七厘散

盆硝八錢 廣皮五錢 蓬朮五錢 大黃六錢 赤川芎五錢 砂仁四錢 去壳 烏藥三錢 地
鱉八錢 酒洗 枳壳三錢 麥麩炒 當歸六錢 酒浸 續隨子五錢 去油 三稜三錢 醋炒 青皮三錢 木香

去皮六錢 血竭八錢 土狗六錢 肉桂四錢 五加皮八錢 巴豆霜二錢 五靈
 脂六錢 生蒲黃六錢 射香五錢 胎骨粉五錢 右藥二十三味研末如重傷二分半
 輕傷一分半再輕者一分陳酒吞服神效

紫金丹

乳香 沒藥五錢 木耳炭六錢 大黃四錢 地鱉干火酒醉用瓦炙六錢 血竭五分 射
 三分 碎補五錢 烏藥六錢 歸尾五錢 麻皮四錢 自然銅醋炙七錢 盆硝一兩 共

研細末每服三分陳酒送下如吐血二分婦人血崩一分五厘童便和酒下骨折八
 分酒下看病輕重三四服爲止每日一服不可多服如婦人經水不通八厘加

射七厘酒調服即通

奪命接骨 損傷略有微氣內有三四穴絕命處不傷用之即效

地鱉製五錢 自然銅煨二錢 乳香 沒藥五錢 血竭透明二錢 古錢醋炙七錢 紅
 花二錢 碎補炙二錢 麻皮根二錢 歸尾二錢 蜜二兩 右藥共研細末每服
 一分二厘火酒送下

鄭天文祖保命丹 治一切跌打損傷筋斷骨碎皮破血迷心竅悶絕將死飲食不

進攪齒灌下三分待寸香時便得還甦神效

落得打 滴乳香去油 桃仁去皮 上官桂 晒 血見愁 地鱉二兩醋炙酒洗 元胡索酒炒

沒藥去油 琥珀全燈心研細末 自然銅醋煨七次 鮮紅花微炒 廣木香 晒 無名異水飛

全當歸酒炒 眞降香 晒 紅志肉帶包趕去油淨 半兩錢七個 核桃肉酒洗七個 全搗糊以

上藥各一兩共研細末每服三分陳酒吞下不飲酒用當歸蘇木二錢煎湯送下吃

酒一盃及重傷臨危者服之立效

保命丹

乳香 沒藥去油三錢 雄精二錢 飛硃砂一錢 射香 冰片各五分 血竭三錢 紅花二錢

自然銅煨四錢 當歸酒炙四錢 赤芍三錢便炙 白芷鹽炒二錢五 紅曲三錢 地鱉酒洗炙四錢

碎補去毛四錢 白木耳炭一兩 共研末凡遇傷者先服三錢後治傷藥加胡椒五錢

接骨丹

當歸酒炒二兩 乳香 沒藥去油各八錢 澤蘭 碎補酒炒各二兩 續隨子生二兩 地鱉製五錢

錢 桂枝五錢 參三七三錢 自然銅二兩 血竭五錢 煨龍骨五錢 共十二味製研
細末陳酒沖服二錢

又方

製地鱉一錢 乳香一錢 沒藥一錢 去油各 煅龍骨一錢 真血竭一錢 歸尾一酒錢 紅花一錢
巴豆霜一錢 去油淨 製半夏一錢 共九味研末每服一分酒送

治跌打傷風散藥方

地朮四兩 去皮 石斛一兩 川烏一兩 草烏一兩 去皮 羌活 麻黃 蟬蛻 明天麻 細辛
防風 甘草各一兩 荊芥二兩 雄黃三錢 共研末每服四錢加葱白紫蘇生姜煎
湯沖服神效如損傷瘀血阻滯遍成毒係風火結毒服之亦效

丸藥類

接骨丸

地鱉五錢 法夏 巴豆霜二錢 乳香 沒藥三錢 去油 歸尾四錢 盆硝三錢 血竭二錢
共研末燒酒爲丸陳酒沖二分立效

接筋丸

巴豆霜去油淨 當歸錢五 桃仁 青皮分八 赤芍 枳壳 桔梗 麥芽 木通各一

紅花錢五 山藥錢五 丹皮分五 乳香 沒藥去油三分 川甲炒火酒 白檀香錢各三

酒爲丸紅糖火酒吞下神效

治傷奪命丸

木耳炭 紫金藤兩二 桃仁 當歸兩一 紅花錢五 五加皮兩二 靈仙 還魂草兩一

白蚯蚓 地鱉各四十製 煎汁 狗胎骨個一 滾酒沖洗去毛腸腦爪火煨燥研

末丸圓眼大金箔爲衣每一丸陳酒吞服

扶身丸

血見愁錢五 落得打兩三 蛟蛄針兩三 眞辰砂錢五 沒藥去油淨三兩 眞射香錢一 白

木耳炭兩三 共七味研細末大棗肉爲丸圓眼大金箔爲衣凡遇干戈時口含一丸

嚼咽有神效

六味地黃丸

茯苓乳浸 生地 杏仁 山萸 山藥各四兩 砂仁五錢 前胡三兩去皮蒸晒七次 陳皮

澤瀉各三兩 丹皮 肉桂各二兩 共研末蜜丸梧桐子大清湯空心服

三花丸 鬧楊花 對開花 雪裏開花

三木香丸 青木香 白木香 紅木香

三香丸 七里香 遍地香 絳地香

敷藥類

跌打搽藥方

乳香 沒藥去油二錢 煨龍骨五錢 無名異炒二錢 共研末磁器收貯如骨折者外聽

用

封藥方 治刀斧破傷疼痛出血不止或腐爛敷之立效

乳香 沒藥去油二錢 輕粉二錢半 雄精五錢 共研細末貯瓶用時菜油調敷破傷

若有膿血用甘草湯洗淨以綿絮揩燥封藥敷之外用舊黑傘紙貼再藍縛止痛神效

生半夏粉錢五 蜈蚣骨錢五 熱血即止

又方

千年藤錢二 木瓜灰錢一 石塘灰兩三 花蕊石錢五 共研細末韭菜汁調陰干再研

細用敷立止血神效

立效散 治破傷出血

煨龍骨 赤石脂 胎髮灰 燈心灰 眞白占錢各三 冰片分一 兒茶錢三 生半

夏二錢 血竭錢一 乳香 沒藥去油淨各二錢 海螵蛸錢一 射分五 共研細末貯瓶聽

用不令出氣

膏藥類

跌打傷閃挫膏

蒼朮兩四 川椒錢三 赤芍錢四 元參錢三 莪朮錢二 碎補錢三 川貝錢三 木瓜錢三

連翹錢四 苦參錢三 板榔個七 升麻錢二 白朮錢三 地丁錢三 麻黃錢二 枳壳錢二

薏苡錢三 秦艽錢五 陳皮錢三 大黃錢三 黃柏錢二 白芷錢二 元胡錢三 紅花錢二

治損傷膏藥方

至滴水成珠加黃丹炒七次水飛

去渣加葱白个十梅干个十酒盞三山黃草一兩蜈蚣條十再熬數沸去渣煎熬

真麻油七斤二兩夏浸藥十日春秋十五日冬一月入鍋內以文武火煎至藥化炭

至滴水成珠加黃丹炒七次水飛

鉛粉三斤炒篩松香斤一文火下之收貯埋地存性

十數日可貼另加滲藥

歸尾 桃仁 紅花 川斷 五加皮 碎補 靈仙錢各五 肉桂 赤芍 防風

柴胡錢三 大茴錢三 細辛錢二 川甲錢五 赤芍錢四 花粉錢二 杏仁錢三 杜仲錢四

黃芪錢二 阿膠錢四 烏藥錢三 良姜錢五 紫蘇錢四 熟地錢五 知母錢二 當歸錢三

澤瀉錢二 牛膝錢四 黃連錢二 黃苓錢二 滑石錢三 三稜錢二 桃仁錢五 川斷錢四

香附錢三 厚朴錢四 桔梗錢三 青皮錢五 薄荷錢五 羌活錢四 獨活錢四 木香錢三

赤芍錢二 前胡錢四 天冬錢二 麥冬錢二 姜虫錢三 丹皮錢五 猪苓錢二 官桂錢三

木通錢四 桂枝錢二 巴豆粒十 川芎錢三 生地錢六 查肉錢五 寄奴錢四 阿魏錢二

靈仙錢三 白斂錢二 加皮錢五 荊芥錢三 蘇木錢五 桑皮錢三 共七十八味

歸尾 桃仁 紅花 川斷 五加皮 碎補 靈仙錢各五 肉桂 赤芍 防風

傷科秘傳 膏藥類

二五

羌活 荊芥 淮藥 各四錢 白芷 二錢 甘草 二錢 虎骨 一兩 金銀花 三錢 松香 五兩

水粉 四兩 炒黃 黃丹 四錢 鉛粉 四兩 炒四 麻油 三十斤 藥浸油內春秋五日夏三日冬

七日宜天醫生氣吉日放入鍋內煎至枯焦去渣再煎油滴水成珠方入松香水粉

鉛粉黃丹等加阿魏 四兩 血竭 四兩 射 一錢 除火投入和勻

凡煎膏丹須用桑枝楊柳條共攪煎好收起須存性

又方

五加皮 三兩 紫丁香 三錢 荊芥 八錢 知母 厚朴 二兩 虎骨 二兩 血竭 一兩 松香 五兩

老姜 四兩 大蒜 四兩 葱頭 四兩 桑白皮 二兩 麻油 二斤半煎成膏加鉛粉 半斤 射

香 一錢 輕粉 五錢 除火取起存性貼神效

治久年損傷翻覆骨脊疼痛濕漏肩風等症膏

鶴合 五斤 油 五斤 煎好用 鉛粉 一斤十兩 收之爲生膏藥存性效再加 肉桂 三錢

射 八分 麻油 四兩 木香 一錢 香附 一兩 當歸 一兩 紅花 一兩 靈仙 一兩 寄奴 一兩

黃丹 黑油 炒 血竭 五加皮 二兩 酒炒 各 乳香 油去 沒藥 二錢 去油 各 共研末煎貼患處

無不全愈

千槌膏 治跌打損傷兼無名腫毒頑瘡瘰癧神效

銅綠

二兩

杏仁

六錢

輕粉

一錢

松香

錢五分

黃占

二錢

草麻子

錢八分

沒藥

三錢去油淨

龍骨

三錢

右藥水浸去毒共搗千餘槌磁器收貼用時溫湯化軟紅布

油紙攤貼加松香調化放銅綠若爛瘡加龍骨輕粉

洗瘡膏

麻油

三兩

黃蠟

二兩

揀丹

錢一

乳香

三錢

先將油煎滾次入蠟一滾又下揀丹

乳香除火和勻聽用

敷藥膏

乳香

沒藥

去油一錢

龍骨

三錢

大黃

地榆

血竭

三錢

桃仁

紅花

陳皮

川斷

五加皮

靈仙

碎補

赤芍

丹皮

參三七

當歸

川芎

白芷

各

二

兩

共研末

麻油一斤

煎至滴水成珠不散入黃丹十兩

調勻末藥收膏

性

貼

之

金瘡長肉膏

赤石脂

醋煨五錢

乳香

沒藥

去油三錢

龍骨

醋煨三錢

硃砂

二錢

川連

二錢

胎骨

三錢

貝

母五錢

文蛤

焙五錢

黃柏

三錢

角黃

童便煨二錢

兒茶

二錢

鹿角

煨炭二錢

生石

羔二兩一塊

用黃泥童便調爛將石羔一味入泥內火煨燥取出存性共研細末同加麻油煎成

膏看傷輕重二三錢四五錢貼患處立效

接骨膏 一名豆尖膏 又名鼠菴膏

用鼠糞

兩頭尖者槌晒干研末

菴豆粉

炒黃色

飛羅麵粉亦可生豬油去筋膜搥搗成膏略炒

微熱用綿絮做成膏貼患處小杉樹皮夾之或桑樹皮亦可夾之

損傷接骨膏

五加皮

一兩

乳香

沒藥

各三錢

葱頭

四個

大蒜

四個

糯米飯一匙

紅曲

三錢

白

藥

一個

共搗糊貼患處三日一換二服其骨自接第七日用膏貼全愈

白玉膏

白占

黃占各一兩

兒茶

乳香

去油

沒藥

去油三錢

銀硃

三錢

生豬油

二兩

熬去渣

加葱白共煎煎如灰色取油滴下成珠入白占化過收入碗內投入藥和勻存性三日可用

治損傷遠年不愈內有瘀血疼痛偏爲風風雨雨時偏身酸漲者是也發疼漲時從何起處即將穴內灸一火針神效用雷火針須忌血運行至諸大穴道切記云

欲知氣血注何經 子胆丑肝肺主寅 大腸胃主卯辰真 脾巳心午未小腸

若問膀胱腎絡焦 申酉戌亥是本根 又血行止十二時各大穴道訣云 子踝

丑腰寅在目 卯面辰頭巳手足 午胸未腹申心中 酉脾戌頭亥踝續此是內外血運

又定四季八神血運切忌云 春左脅 夏膝足 秋右脇 冬腰腎 又十天干

神甲氣血順行 甲頭乙喉 丙肩丁心 戊腹己背 庚辛膝 壬胸癸足 凡

內外血運行至切須看明不可悞人血運即人一身之命根也點時當不知死穴後發症而亡故云凡灸火更不可亂治慎之慎之

雷火神針方 此方針灸必須看明穴道格外效驗或灸痛處亦可

乳香

沒藥去油三錢

川烏

草烏去皮一錢

天竺黃

雄黃

甘松

山柰

蘇子

白芷 蒼朮 香草 腦冰 各二錢
檀香 川羌 防風 各三錢
鵝鴝糞 干四錢
蜈蚣 三條
蕪艾 二兩 減分一兩 真射一錢
共研細末用火紙包捲外用荆川紙同捲緊再用雞蛋青烏金紙封定不可令其出氣用時以紅布四五層替人身上又用大蒜一片貼肉點正穴道更妙或灸痛處亦效

又方

射香 八分 甘松 五分 山柰 一個 蒼朮 三個 白芷 三錢 細辛 一錢 川羌 二錢 蕪艾 一兩
薄荷 二錢 五加皮 三錢 獨活 二錢 附子 四錢 草烏 一個 去皮尖
共研極細末紙捲筒照前法灸之神效

凡雷火針百病皆可灸治大忌氣色兩月以及新鮮油膩煎炒一切發風動氣等物要忌一月十日內忌茶葉以燈心廣皮代之凡養病者一切心事諸般放寬培養精神

艾炙法 治膀胱胞肚打傷小便閉急

先用射香一分入臍內又用白礬錢五水飛鹽一撮蓋之用艾火灸三次爲度其便

即通立效

葱煨法 治跌打損傷

天蔥頭搗爛煨熱敷患處退腫止痛跌打垂危用活膳雞（疑灶鷄）數个打碎加童便入鍋目下即愈

吹鼻散

煨猪牙皂

錢三

皂角

焙干
錢二

白芷

炒二
錢五

射香

分三

淡砂

錢一

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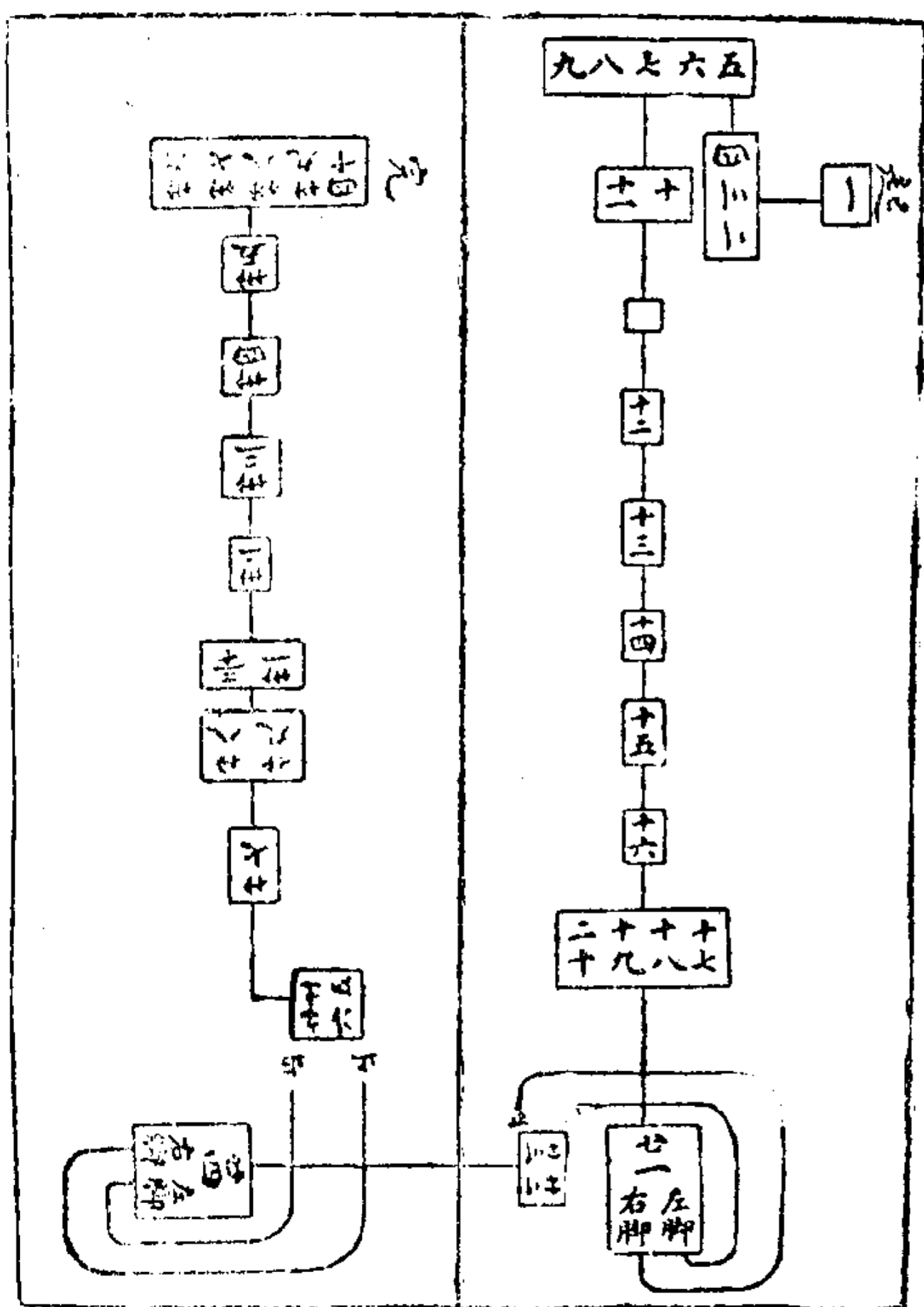
錢五

半夏

錢二

共研細末磁器收貯不令出氣無論壓死縊死溺死魘死產後血暈死加梁上塵一分胸中稍暖氣者將藥吹入鼻內即甦

十 字 戰 之 拳 譜



國技大觀專著類

◎十字戰

精武有五戰拳（合戰、大戰、短戰、脫戰、十字戰）（合戰爲對手拳）（已出版）少林拳術中之精華也五戰拳手法最多短拳法門包括殆盡矣廣東新會陳鐵生卓枚識

中央精武

技文書主任新會陳鐵生
擊教員景縣趙連和
授

第一圖 渾元手（子）



第二圖 渾元手（丑）



○渾元手（圖二、三）

國技大觀 十字戰

專著類

國技大觀 十字戰

二

專著類

面南直立兩足靠攏兩拳切脇部兩掌心朝天（如第一圖）左足先向前進一步右足亦向前進一步再舉左足更向前一步斯時兩足復靠攏而直立當舉步時將兩拳各向兩旁外方起高復落下各向外側平畫一圓然後垂直於腿前（如第二圖）

（自註）圖之正面爲南背面爲北左爲東右爲西此兩圖是開門式惟須手足協同動作隨舉步隨用手向兩旁畫圈足步已停而手亦到定點方合兩手起動時先須略向兩旁伸張然後起高方能畫成功一個圓圈第一圖兩拳靠腰本是掌心向天及至畫了一圓之後其兩拳則掌心內向矣蓋順肢體自然之勢也

第三圖 怒猊抉石

第四圖 刮衝捶



○怒貌抉石（圖三）
 在原地將左手由前方高舉（掌心向南、虎口向西）
 （自註）此用掀高之力、恍如將重物當前掀翻之、由高處拋之、往後之意。用掀揭力、其肱與臂、須作一直線、勿曲肘、且須用肩膊發力（膊為發力之總機關）此式雖不曲膝、不彎腰、而仍是用全體之力、催助左手。上式本是掌背向前、茲式起手時、仍是掌背向前、暨將手當面舉高、即變為掌心向前。凡握拳之時、其大指與第二指之間、必成一圓、此稱虎口、或曰眼兒、或曰拳眼。

第五圖 插腿



第六圖 刮衝捶（子）



○刮衝捶（圖四）
右足橫向西方開一步成面向西方之右前弓式。拳先由面前探往右方落下從腹部斜橫過反肘垂於左外方當左拳初起時即將右拳先轉掌心向上蓄勢以俟暨左拳落下橫過腹部時即用右拳旋轉衝向西方（至定點時掌心向南虎口在上）

（自註）左拳用刮法而右拳用衝捶故曰刮衝捶。敵人以拳自右方襲我故我左拳刮而去之即以右拳同時反攻敵人。我之左拳當探過右方落下時即已轉為掌心向下故至左外方時是反肘斜垂。左拳才刮去敵拳同時即以

第七圖

刮衝捶（丑）

第八圖

劈捶



右拳反攻、一瞬間而攻守同施、術語所謂連消帶打也。此係單練之拳、故依式講演、若語實用、則我可以左手執住敵拳、而以右拳捶敵胸。善學猶貴善悟。一足曲膝如弓形、一足斜挺如箭形、此等步法名曰弓箭步。簡稱曰弓式。弓箭步以弓形之足在先頭、故有左前弓式、右前弓式之稱謂。弓足曲度勿太低、宜挺腰以眼垂顧、能見鞋頭為度。箭足之足尖須向弓足、而作左右向、勿橫置、且箭足踵與蹠之外沿、尤勿使離地。

○插腿（圖五）

右足勿動、左足存右足之後、向西插進一步、成交叉、腰形左拳沉下、轉掌心向天、用力彎迴、襠前右拳舉置、當頭、掌心仍向

第九圖 擺拳

第十圖 寸腿



南而虎口在下。

(自註)此全是守法、其左足之插腿、是因敵人取吾下部、故縮一步以避之、其左拳之彎迴擋前、是因敵人取吾中下部、故以左肱沉下抵抗而格去之、其轉掌心而彎迴之法、是用旋轉力以抗敵人也、且用肱抗人宜用肱之近小指一邊、插腿之用途最多、不特可避敵且便於轉身取敵、右拳之置當頭、是爲下式計、然此等處、謂之爲用以挑托敵人之上、擊亦無不可。

第十一圖 衝捶



第十二圖 虛式通天砲



○刮衝捶(圖六七)

右足在原處一蹀地左足向東橫開一步先作騎馬式（如第六圖）右拳探過左肩外落下從腹部斜橫過反肘垂於右外方當右拳探左而落下時即將左拳旋轉衝出向東方（至定點時掌心向南虎口在上）同時在原地轉為左前弓式催助左拳之勢（如第七圖）

（白註）此用意與上文之刮衝捶同惟來源之上式有異故動作亦不同耳 蹀足是練習以足踹敵人也騎馬式是兩足皆曲膝而立如騎馬然故稱騎馬式惟曲度不可過低低則無力倘為敵人推或拉即有傾倒之虞 當左拳衝出時由騎馬式而變為左弓式是手足協同動作其力自厚

第十三圖 拖步衝捶

第十四圖 貫耳



○劈捶（圖八）
不○動○步○將○左○拳○往○上○方○一○挑○即○乘○勢○由○左○外○方○往○後○而○反○肘○斜○垂○於○後○同○時○將○右○拳○由○原○位○起○高○自○上○方○往○前○劈○下○捶○擊○敵○

顯（至定點時虎口在上掌心向北）
（自註）左拳往上一挑是將敵人上擊之拳挑去既挑去即將左拳迴後同時即以右拳自後而前由上擊下蓋凡兩手協同動作其勢自厚且兩手同動作一迴後一向前則身體自拗動而發力其勢更厚惟劈下之右拳須以肩膊發力肱臂皆直切勿曲肘

第十五圖 拖步通天破

第十六圖 護檔拳



○搖拳（圖九）
 右手曲肘沉下（右臂離脇約寸許）將右拳作一小圓全肱下壓
 （白註）意謂敵人以拳擊我所以我將右拳從敵手之下圈繞入敵肱而壓擊之也、作小圓之右拳起於此點宜止於此點勿使其肘後出、右拳壓下之時掌心向上虎口向南搖拳法詳潭腿中

第十七圖 蝎子肚

第十八圖 大勾手（子）



○寸腿（圖十）
 將在後之右足向前踢出

(自註)用腿之法最多、若撩陰腿、旋風腿、兜領腿、摘鈴腿、連環腿、掃腿、撥臉腿、穿心腿、剋氣腿、掃腔腿等、然以實力言、凡用腿高逾前陰、即難收效、故撩陰與寸腿為最適用、寸腿之稱、以其高不逾尺也、惟用腿之法、須以大腿發力、且直踢之、腿吾足趾必緊斂向下、大概空手入白刃法、多用高腿、以踢去敵人武器、高腿及旋風腿、最能長氣、吾國技擊之冠、絕世界者、因能使血氣力量同時繼長增高也、

第十九圖 大勾手 (丑)



第二十圖 腰步捶 (寅)



右足着地、作面對東北之右前弓式、伸右拳、擊正東。

(自註)此所謂因利乘便也、上式起脚踢人、則彼必退避、我即趁勢上前、用右拳擊之、衝捶之法、必是虎口在上方、

○虛式通天礮(圖十二)

左足先向東上一步、曲膝站立、右足再上一步、斜挺在前頭、成右虛式、同時將右拳收回、曲肘切右脅(虎口向北、掌心朝天)、將左拳用通天礮勢向前打出、

(自註)此式兩手足須協同動作、手到腳到、方合、凡虛式、其在前之足、大小腿同作一直線而斜挺立、此足不可牢踏、而輕置於地、故曰虛式、其在後之足、則曲膝站立也、右足在前頭、則稱右虛式、左足在前頭、則稱左虛式、通天礮自下而

第二十一圖 寸腿

第二十二圖 磨盤肘窩肚拳



上、多用以擊人下頷、有時亦可上擊至面部、其法以拳鋒向上、掌心朝裏、今此式用左手通天礮、是掌心向身、而虎口向北、外方、通天礮之手、其勢彎形而向上、然彎形頗小、且不許曲肘、此式兩手皆須用力、不特通天礮之手須用勁、即收回切脅之右手、亦須用勁拉回、凡用拳必兩手協力、其勢始猛、虛式容易進步、此用虛式爲下文計、

○拖步衝捶（圖十三）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向前打一衝捶、左拳向下反肘斜拋往後方、同時並將左足拖進半步、（自註）此式之兩拳與上式衝捶同、惟須注意於兩足、先將右足向前進一大步、然後將左足拖進半步、試觀圖中之步、

第二十三圖 腰步捶

第二十四圖 寸腿



距離最小、即拖步之故也。拖步云者、將此足不提離地面、而拖擦向前也。蓋用拳宜手足同動、其勢始張。且此式拖前半步、即深入敵境一尺、全身衝前、銳不可當。左手之拋往後方、亦有用意。蓋上式通天礮、吾左手在上方、則下部空虛、敵當由此乘虛而入。吾即沉下左手、拋往後方、以格去之。此式兩手一前一後、頗似剪形、而左右擺動、故得勁也。

第二十五圖

磨盤肘窩肚拳

第二十六圖

腰步捶



○貫耳（圖十四）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伸左拳斜上。以拳之平部擊敵人右耳部。同時並將左足拖進半步。

(自註)貫耳者、以拳之平部撞擊敵人之耳也、組拳時、手指第三節、即拳之平部、貫耳之左拳、虎口向下、反肘而掌心向左外方、拖步之法如前式、右拳之往後方、意亦用以格敵、

○拖步通天礮(圖十五)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通天礮勢、上同時並將左足拖前半步、(自註)此用右手通天礮、其虎口向右外方、掌心向內、

第二十七圖 聲東擊西(子) 第二十八圖 聲東擊西(丑)



○護檔拳(圖十六)

先○右○舉○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彎○向○檔○前○而○直○垂○（虎口在上、掌心向內、）伸左拳斜上用拳之平部掃敵右耳同時並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右拳沉下彎向檔前此稱講檔因吾舉步向前之時敵人取吾前陰故以右拳格之也左拳是貫耳法

○蝎子肚（圖十七）

先舉右足向東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蝎子肚勢曲肘彎向上擊同時並將左足拖前半步（自註）蝎子肚與通天礮之分別者只曲肘與不曲肘耳通天礮可以打到面部蝎子肚則曲肘故止能打至下頷

第二十九圖 獅子大張口（子） 第三十圖 獅子大張口（丑）



右拳虎口向右外方、掌心向內而曲肘、

○大勾手腰步搥（圖十八、十九、二十）

不動步。先將右拳沉下轉掌。心向地。虎口暫朝左。（斯時在後方之左拳亦須先轉掌。心向下。而暫使虎口朝左。）兩拳皆彎垂。兩手皆作弓形。用勁將腰拗轉。而身向南。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東前方。而右拳往西後方。（斯時兩手仍如弓形。下垂。兩掌心遙相對。兩虎口皆向南方。）（如十八圖）復在原地用勁將腰拗轉。而身向北。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西後方。右拳回東前方。兩足成向北方之馬式。兩虎口皆對北。兩掌心遙相對。（如十九圖）乘勢在原地轉回右前弓式。將右拳

第三十一圖 衝捶（子）

第三十二圖 衝拳（丑）



當面挑高畫一圓引回右脅用左拳平捶向正東打出（如二十圖）
 （自註）起手之兩式用兩手作垂弓形左右平擺動者是左右抵抗敵人之由中部擊來也。末式是腰步搥法其右手之
 當面高挑是格去從上方而來之敵手腰步捶用平拳而打出之法須旋轉而出如以螺旋釘入木然由騎馬式復
 回右前弓式是以步法助手法左右抵抗一得勢便反攻一捶

第三十三圖 貫耳

第三十四圖 施步通天礮



○寸腿（圖二十一）
 乘勢用左足向東踢寸腿

(自註)乘上式之勢、同時踢一腳、此式之後、其左腳未點地、勿忘記、

○磨盤肘窩肚拳 (圖二二)

(注意)磨盤肘無圖、此圖係磨盤肘之後一窩肚拳耳、
乘左足未點地時、將左足懸空、由左外方旋轉至西、暫點地、(此時面暫向西、左趾亦暫向西、)
詳解、(此無圖)乘勢再舉右足、由西方轉至正南、此時左趾當同旋轉、成兩趾對東、而面對南方、胸對東方、之騎馬式、同時左拳當面挑高、畫一圓、引置左脅、右手打窩肚拳、向南

第三十五圖 護拳檔

第三十六圖 蝎子肚



（自註）此磨盤肘，在旋轉之中，故不能攝影。然此式之精華則在是，當左足懸空向左外方旋轉時，苟遇敵在此處，即以左肘撞之，故曰磨盤肘。其意蓋謂吾左足之旋轉無一定之止步處，但旋至某處遇敵，吾即止步而以肘撞之也。然單練之拳，以意爲之，故當有悟性。其窩肚拳另一問題，蓋用了磨盤肘後之另外一式也。其左足至西點地，是用磨盤肘，過此即算磨盤肘用完了。再舉方足向南時，左拳向上高挑，是格去敵手也。窩肚拳用平捶，掌心向下，惟打出之時，須旋轉而出，方得勁，且兩手如張弓然，須同用勁也。拳取敵腹，故曰窩肚。

第三十七圖 大勾手（子）



第三十八圖 大勾手（丑）



○腰步捶（圖二三）

國技大觀 十字戰

將右拳當面挑高畫一圓引回帶右脅用左拳平捶向西南打出同時轉爲對西南之右前弓式

(日註)此拳意如二十圖惟方向不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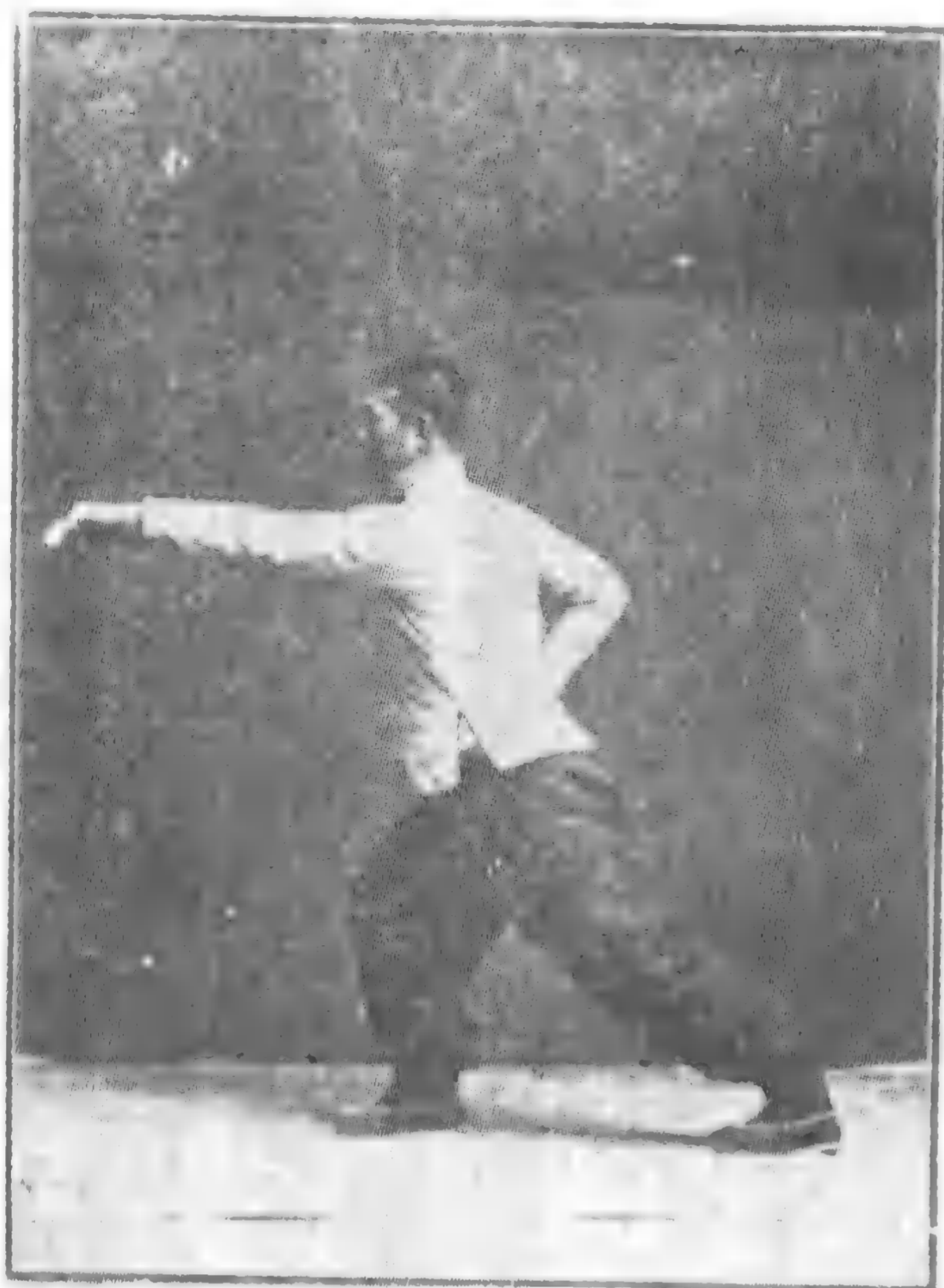
○寸腿 (圖二四)

用左足向西南踢寸腿

(自註)意如二十一圖 此圖之末左足未點地

○磨盤肘窩肚拳 (圖二五)

第三十九圖 捶腰步 (寅)



第四十圖 旋乾轉坤



乘左足未點地時將左足懸空由左外方旋轉至東暫點地（此時面暫向東、左趾亦暫向東）（此無圖）乘勢再舉右足由東方轉至正北（此時左趾當同旋轉）成兩趾對西而面向北方胸對西方之騎馬式同時左拳當面挑高畫一圓引置左脅右手打窩肚拳向北

（自註）此意同二十二圖

○腰步捶（圖二六）

將右拳當面挑高畫一圓引回置右脅用左拳平捶向北方打出同時兩足轉為對北方之右前弓式

（自註）意與二十三圖同惟方向有異

○聲東擊西（圖二七、二八）

在原地轉身向西方先變為左前弓式將左拳隨身斜轉高舉當頭（反肘掌心向前虎口在下）（如二十七圖）隨舉右足向正西進一步成面西之右前弓式左拳斜下反肘置後方用右拳向西打一平捶

（自註）二十七圖是過門其左拳之轉向西而高舉是抵當高來之敵手隨如二十八圖上步打一平捶

○獅子大張口（圖二九、三十）

用右拳向下垂直置檔前掌心向左虎口向前（如二十九圖）左足上半步舉右踵離地以右趾支立成右蹬式高舉右手置之當頭而右拳略彎垂虎口向南掌心向下將左手同時由後往前下方置腹前左拳之掌心向上虎口向南斯時兩拳上下相對（如三十圖）

（自註）二十九圖是過門其右拳向下直垂於檔前因敵人取吾前陰故以右拳抵去之三十圖之右拳高舉是挑托敵手左拳之往前而略作仰形可云取敵前陰左足上半步成右蹬式因當時右拳已托住敵手上半步即已逼近敵身也吾左拳意取敵前陰故用蹬式之矮步較為得勢 蹬式云者以在前之足得名此式右足在前稱右蹬式 蹬式之

前足、以趾支於地上、鞋底直垂、而踵向天、兩足之前後距離、只數寸、蹬式之後足作勾股形、此式左足一上步、右踵即須同時離地、成蹬式、且手到足到、不容先後、

○衝捶 (圖三二、三三)

先將左拳反肘舉置當頭、(掌心向前、虎口在下)收回右拳、切右脅、(掌心向上、虎口向左右外) (如三十一圖) 隨舉右足向西上一步、成右前弓式、將左拳斜下反肘置後方、用右拳向西打衝捶 (如三十二圖)

(自註) 左拳是挑托 (指三十一圖言)

○貫耳 (圖三三)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伸左拳以拳之平部擊敵右耳、同時並將左足拖進半步、(自註) 意與十四圖同、惟易向拖步之法詳上

○拖步通天礮 (圖三四)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通天礮勢擊上、同時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 此與十五圖意同

○護檔拳 (圖三五)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右拳沉下、轉向檔前而直垂、(虎口在上、掌心內向) 伸左拳斜上、以拳之平部撞敵右耳、同時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 與十六圖同意、左拳是貫耳法

○蝎子肚 (圖三六)

先舉右足向西前方進一大步、將左拳沉下反肘拋往後方、右拳用蝎子肚勢、向上擊、同時將左足拖前半步

(自註)與十七圖意同

○大勾手腰步捶 (圖三七、三八、三九)

不動步。先將右拳沉下。轉掌心向地。虎口暫朝左。(斯時在後方之左拳亦須先轉掌心向下。而暫使虎口朝左)兩拳皆彎垂。兩手皆作弓形。用勁將腰拘轉。使身向北方。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西前方。而右拳往東後方。(斯時兩手仍如弓形。下垂。兩掌心遙對。兩虎口皆向右) (如三十七圖)復在原地用勁將腰拘轉。而身向南。平車轉。兩手使左拳往東方。右拳回西方。兩足成向南方之騎馬式。兩虎口對南。兩掌心遙相對。(如三十八圖)乘勢在原地轉回右前弓式。將右拳當面挑高。畫一圓引回右脅。用左拳平捶向西打出。(如三十九圖)

(自註)此與十八、十九、二十圖意同

○旋乾轉坤 (圖四十)

不動步。將腰拘轉。使身向北方。左拳先向高一挑托。然後隨腰身之拘勢下落。而向左外方旋轉。往西。右拳則同時先起高。復隨腰身之拘動勢旋轉。捶下往東。兩拳遙相對。兩手成下垂之弓形。

(自註)左拳先一高挑托之時。是暫用反肘。而以近小指之一方面在先頭。惟旋轉至西。則已變為順肘矣。其勢使然也。右拳先起高。約似劈捶方法。用順肘。而以拳之平面在先頭。惟劈捶之下落時。用近小指沿之一方面先下而擊人。此則用拳之平面(即手指之第三節也)壓下耳。兩虎口皆向北。而兩掌心向內遙對。潭腿之通天礮與此略異。此殆傳法各有不同。然蝎子肚也。通天礮也。用意一貫。不必斤斤計較。陳鐵生識。

國技大觀 專著類

●少林宗法

新會陳鐵生編訂

香山盧偉昌藏本

▲氣功闡微

柔術之派別。習尙甚繁。而要以氣功爲始終之則。神功爲造詣之精。究其極致所歸。終以參貫禪機。超脫於生死恐怖之域。而後大敵在前。槍戟當後。心不爲之動搖。氣始可以壯往。此所謂泰山倒吾側。東海傾吾右。心君本泰然。處之若平素也。雖然是豈易言哉。每見沈心求道之士。平日養氣之言。不離於口。靜悟之旨。懷之在心。苟一旦臨之以可賊之事。則面目改觀。手足失措。甚至神魂撼蕩失舍。歸於無何有之鄉。如是而求其能靜以禦敵。真有憂憂其難之勢。夫高尚者且若是。至於一般浮動輕躁者。其氣之易搖。心之易亂。乃成芸芸衆生之固有性質。故試舉目而望氣功之微妙變化。空谷中幾無跫然嗣響之音。吾道之所以日益衰也。

氣功之說有二。一養氣。一練氣。養氣而後氣不動。氣不動而後神清。神清而後操縱進退得其宜。如是始可言命中制敵之方。顧養氣之學。乃聖學之緊要關鍵。豈僅此邈爾柔術所能範圍乎。不過柔術之功用。多在於取敵制勝之中。故於養氣爲尤不可緩者。正以此也。

練氣與養氣。雖同出於一氣之源。然有虛實動靜及有形無形之別。養氣之學。以道爲歸。以集義爲宗法。練氣之學。以運使爲效。以呼吸爲功。以柔而剛爲主旨。以剛而柔爲極致。及其妙用。則時剛時柔。半剛半柔。遇虛則柔。臨實則剛。柔退而剛進。剛左而柔右。所謂剛柔相濟。虛實同進也。

註曰。以上練氣之說。中有玄妙。不可思議。若泛觀之。幾如贅語重疊。無關要旨。不審此間有亟須詮釋者。而後精微乃見。否則以文字而墮入玩弄光景之障。則宜嫌詞費耳。今釋之如左。

(一)運使 既云練氣。則宜勤於運使。運使之法。以馬步爲先。(又名站跔)以身之上下伸縮爲次。(如是則腰腎堅強。起落靈捷。將來練習拳法。無腰酸腿戰之病。

（以足掌前後踏地。能站立於危狹之處。而推挽不墜爲究竟。練成功時。雖立足懸崖。而堅立不虞顛仆。）（足掌前後踏地。須練習既久。始能如是。平常人之足。則前後不相應。故一推挽卽傾跌。）以上乃練足之法。若尋常未經練習之人。則多虛浮。上重下輕。足踵又鮮實力。倘一經他人推挽。則如無根之槁木。應手卽去。此未曾練氣所致也。故運使之入手法門。卽以馬步爲第一著。諺云。未習打。先練站。卽此意也。苟能精練馬步。則氣貫丹田。強立不倒。而後一切柔術。單行手法。及宗門拳術。可以日月漸進矣。初練馬步時。如不常乘馬之人。忽而乘馬終日。腿足腰腎必酸痛異常。其力必較未練以前反覺減退。此名換力。蓋從前之浮力虛氣。必須全行改換。到此不可畏難。宜猛向前進。如初莊站數十分鐘。次則加增數分。總以逐漸而進。爲最緊要。又站時若腿酸難忍。可以稍爲休息。總以兩腿久站不痛。覺氣貫丹田。足踵堅強。斯爲有得矣。

足既堅強。則練手尙焉。（手法詳後）練手之法。以運使腋力。令其氣由肩窩腋下。運至指尖。如是而後全身之力。得以貫注於手。久之則手足兩心相應。筋骨之血氣。

逐活潑凝聚。一任練者之施用而無碍也。

(二)呼吸。肺爲氣之府。氣乃力之君。故言力萬不能離氣。此古今一定之理。大凡肺強之人。其力必強。肺弱之人。其力必弱。何則。其呼吸之力微也。北派之柔術。數十年前。有專習練呼吸。以增益其氣力者。其成功頗覺可驚。其先本爲寡力之人。十年吸呼練習之功。已增至兩手能舉千斤重物。南派則練運使之法多。練呼吸之法少。蓋以呼吸之功。雖能擴張血氣。有時不慎。反至傷身。後因慧猛禪師移錫南來。始傳呼吸之妙訣。於是南派亦有練習此術者。但未盛行耳。錄慧猛禪師口傳秘訣如左。

呼吸之四忌

『甲』忌初進時太猛。初時以呼吸四十九度爲定。後乃從緩增加。然亦不可一次呼吸至百度外也。

『乙』忌塵烟污雜之地。宜於清晨在曠寂幽靜之區行之。晚間練習。宜在庭外。不可緊閉於室中。

『丙』忌呼吸時以口出氣。初呼時不妨以口吐出肺胃之惡氣。以三度爲止。稍

久。則呼吸須使之氣從鼻孔出入。方免濁氣侵入肺部之害。又呼吸時宜用力。一氣到底。然後肺袋之漲縮。得以盡吐舊納新之用。以生氣力。

『丁』忌呼吸時胡思亂想。大凡人身之氣血。行於虛而滯於實。如思想散弛。則必氣凝結障害。久之必成氣痞之病。學者慎之。

以上四忌。須謹避之。自無後患。迨至成功時。則周身之筋脈靈活。骨肉堅實。血氣行動。可以隨呼吸以爲貫注。如欲運氣於指尖臂膊。及胸肋腰腎之間。之意所動。氣卽隨之。倘與人搏。則手足到處。傷及膚理而制人。氣之功用神矣哉。

洪惠禪師曰。呼吸之功。可令氣貫全身。故有鼓氣於胸肋腹首。令人用堅木鐵棍。猛擊而不覺其痛苦者。氣之鼓注包羅故也。第有一處。爲氣之所不能到者。卽面部之兩頰處是也。

呼吸之術。北派最盛。而江西河南兩派。則以長呼短吸爲不傳之秘訣。河南派則名爲丹田提氣術。江西派則名爲提桶子勁。『勁卽氣力之俗稱也。』究之名稱雖異。而實則無甚差別。其法直身兩足平立。先呼出濁氣三口。然後曲腰以兩手直下。而握固提

上。其意以爲若携千斤者然。使氣貫注丹田。臂指間。迨腰直時。急將左右手次第向前衝出。而氣卽隨手而出。不可遲緩。惟手衝出時。須發聲喊放。方免意外之病。自此以後。則手或向上衝。或左右分提。仍須腰曲與前同。總以氣血能貫注流通爲要。又向上衝時。覺得氣滿腋肋之間。左右分提時。仍伸出而握拳歸。儼如千萬斤在手。則丹田之氣。不期貫而自貫矣。但提氣時。須漸漸而進。有恆不斷。學者須靜以求之。勿視爲小道可也。

(三)剛柔。技擊雖小道。精而言之。亦有上中下三乘之別。三乘爲何。卽剛與柔變化與呆板二者而已。其宗派法門。千差萬別。雖各有其專家獨造之功。而剛柔各別差等。乃於是判焉。

▲上乘。運柔而成剛。及其至也。不剛不柔。亦剛亦柔。猝然臨敵。隨機而動。變化無窮。指似甚柔。遇之則剛若鑛鐵。身似呆板。變之則捷若狡兔。敵人遇此。其受傷也。亦不知其何以傷。其傾跌也。亦不知其何以傾跌。神龍天矯。莫測端倪。然此種上乘工夫。非朝夕所能奏効也。

▲中乘。剛多柔少。其原因以學者初入手時。走入左道旁門。不得名師傳授指點。流於強使氣力。剛柔無相濟互用之效。或用藥力。或猛力。強練手掌臂腿之專技。不辭痛楚。朝夕蠻習。遂致一部分之筋肉氣血。由活動而變爲堅凝死壞。後雖遇名師補救。亦未能全改其所偏也。

▲下乘。術以柔爲貴。至於專使氣力。蠻野粗動。出手不知師法。舉步全無規則。既昧於呼吸運使之精。復不解剛柔虛實之妙。乃以兩臂血氣之力。習於一拳半腿之方。遂自命個中專家。此下乘之拳技。不得混以柔術稱之。學者所宜明辨也。

中乘之術。不過偏於剛多柔少。尙有師法。猶可補救。惟下乘者。日從事於插沙。『鄉鄙之拳師。教人用木桶盛沙使緊。以手指頻頻插之。使指尖硬如鐵石。』打椿。『打椿者。卽用圓木一段。釘入地中。用足左右踢之。由淺而深。謂如能打翻入地二三尺之椿。則足力所至。遇之必傷。此潮州派也。』拔釘。『拔釘者。敲釘於板壁中。每日用手指拔之。以能拔出最深之釘爲究竟。據謂與人相鬥。指力到處。皮膚爲之破裂。此江西派也。』磨掌。『磨掌者。每日將掌邊向棹沿几側。頻頻磨擦。至皮外凝結。堅硬時。再以沙石勤

磨。並以桐油等物塗之。總以掌沿堅皮高起。剛硬似鐵爲止。』等事。縱能精練。然遇柔術名家。鮮有不敗者也。

▲五要說

術既有剛柔之判。利害亦隨剛柔而相生。學者須辨之於始。慎之於初。而後可無傷身意外之患。故剛柔之術有五要焉。

(一)漸進。平日未經練習之人。或昔曾練習而因故輟棄太久者。其全身之脈絡筋骨。不甚靈活。倘遽爾用力過猛。輕則筋脈有張弛之痛。若重則臟腑起震裂之大患。數十年來。士大夫家。皆以練習柔術爲戒。蓋因少年愛習此道者。多罹殘疾與夭折之害。推求其故。實由於不知漸進之方。而又好逞血氣。且不遇名師。從事於下乘拳技。其受害曷可勝嘆。定性禪師謂此爲長生術。今練習者竟與斯相背戾。此之謂操術不良。豈斯道之咎哉。

(二)恆心。既得方術。當以恆心赴之。勤敏持之。不可中道停輟。萬事皆須有恆。柔術尤要。吾見與人談及此道。愛之者十常八九。惟能始終不懈。達成功之境者。千百中僅

得一二人。皆以無恆之故也。三年小成。十年大成。獲畢生之益。無一朝之患。既保一身。又可扶危救弱。而長生猶其餘事耳。

(三)節慾。人身氣血未煅煉。則虛浮而無力。既煅煉則靈活而易動。倘於斯時。不知節制慎守。則全副精華。必有如決江河。一潰而不可復收之害。反不若不練之爲愈也。然此乃人生之大防。不僅此道宜爾也。

(四)愛國。吾宗之練習此術。乃有愛國思想存乎其間。誠懼筋肉廢弛。不能報國。東海可移。此志莫易。磨筋練骨。留以有待。故吾人夙夜孜孜。以俟機會。宜默識此意。不可懷一毫凌侮同族之心。爲吾宗之罪人也。戒之戒之。

(五)守戒。吾宗之術法。雖創始於達摩禪師。而推闡變化。以臻厥大成者。以圓性禪師。『生於二百七十年前。別創擊劍術及十戒約規』爲首屈一指。及諸故老南來。更欲以此爲磨礱筋骨之具。斯道乃重放一大光明。其開始第一式。以左手握拳。右手拊其背。意最深遠。不知者祇以爲開手作禮式也。地盆則以踏入中宮。亦爲不忘祖國之意。凡遇敵欲搏時。先退三步。再進一步半。此名踏入中宮。再舉手如第一式。若敵人係

同宗派。則停手不交。此爲少林最要之宗法。違之則犯大不敬。同人必有以懲創之。十戒之約。始於圓性禪師。後經痛禪上人。稍爲增易矣。

痛禪上人。卽朱德疇薙度後之名也。上人爲勝國懿親之桂之臺。皆不得意。至淡水死焉。聞上人柔術最精。當其在梧州時。捕者數十人。悉被拋置道旁。上人乃得潛逃。出險云。

▲技擊入門次第法

(甲)地盆 南派曰地盆。北派曰馬步。河南派及蜀黔楚等處曰站踞。名異而實同也。地盆之法。爲初入門時所必要。藉此練氣下行。不獨增長足力。且可免血氣上浮。致身幹上重下輕。稍一動作。卽覺喘呼足顫。有不打自跌之患。故地盆宜於初時痛下站立之功也。地盆有三。茲記之如左。

(一)八字地盆 足如八字形。兩腿蹬下。與跨馬無異。

(二)一字地盆 此式如一字形。祇須如八字式將脚跟向前稍移。使兩足平排一字。但此較八字式少難學者。須將八字式先練旬日。再進此可也。

（三）二字地盆。又名三字地盆。其法不過較八字式將兩足尖朝內收進。即成此但此式須將膝向前作跪式。令後脚跟少起。而足尖落地。蓋練習足尖之意也。

四忌說

『甲』忌兩脚蹬下。不能平正。不平則不能得力。

『乙』忌站立時腰背彎曲。腰曲則氣不能下。

『丙』忌一站即起。使兩腿全不受痛苦。則進功必緩而無成。

『丁』忌肩聳首斜。眼光亂視。凡練習時。肩窩欲平。頭頸欲正直。眼光欲平正。

練習時兩手高插肋間。使氣下行。腿力方能堅實。至酸痛難忍時。不妨少息。總以站立時刻。逐漸加增。以至兩腿久站而無痛苦。方能有效。

（乙）手法。手法雖有各家之別。其淵源要不出岳氏之雙推。（武穆少年時善技擊。倡雙推手法。後世多宗之。）北派尚長手。南派尚短手。長手貴力足。短手能自顧。平時練習。非長手不能達氣。與人相搏。非短手不能自保。故長短互用。剛柔相濟。爲此道之正宗。南北派各大家之通行手法如左。

▲牽緣手。此即雙推手之變化法。左右手作廻環之勢。其兩手指端至練熟時。必作連環式如相貫之圓圈。能練圓時。則指臂靈活。一切手法。不難迎刃而解。爲初學步時。所當經心練習者也。此手之用法。如敵人以手或木棍擊來。則以左右隨勢緣格。敵手與物遂落空而不能中我。我於是逼進一步。隨機以取敵之要害。此手又名猿手。蓋以猿之遇擊。手必若是。故靈捷異常。

▲纏手。此手與前手稍有不同。前者陰陽互用。此則純用陰手。（即掌下覆之式。）前手作正面勢。此手作側勢。（或右側。或左側。）譬如手朝前纏。右手則從腋下。（乃左手腋下。）盡力格出。如是循環練習。自有進步。此手又名蛇纏手。蓋取與蛇之纏繞樹枝相同。以故純用覆掌陰手出之。或謂此名牽緣陰手。此手之用法有與牽緣相異者。牽緣乃取正面之格攔勢。此則取側面。乘勢以揮擊敵人之腋窩。且並作廻護鈎格。以備下部遇敵之用。演練時手向內纏。非向外纏。觀鈎格二字自明。

▲分龍手。北派最喜練此。名師鉅子。其演練手法。即開始於是。法用手左右分排。如左長則右短。右長則左短。故又名排闥手。或曰開門手。以前肘及掌緣向外翻滾。兩掌

心必須相應。練時立子午跬步。（詳後）下半馬。（即身稍蹬下之意）力自肩窩腋裏吐去。此手亦爲分格之用。到熟練時。即格即打即格。無須重行換手。換手即遲矣。

▲剪手。此手陰關陽關相又如剪。故曰剪手。以掌緣及兩肘發力。但有一最宜注意者。兩手又剪時。身宜稍側。而胸向內吞。必如是。然後與敵遇。方不至被逼。且不失其寬綽進退之勢。此法可以格壓敵人之手。並可推倒敵人。惟取勢身宜稍側。左手在前。用右手盡力砍入。以右手又壓在左手之肘灣爲止。右手指端祇可又過左手肘灣外一寸餘。否則恐被敵人封逼。此大忌也。（右剪時同）剪又時。無論左右側。前後手宜平。倘前手過於灣曲高起。其弊害不可勝言。此手變化。又合時兩掌向上。名爲陽手。開則變爲陰手。其式如骨牌中之長三形。可以乘勢而點擊敵人之咽喉及目部要害處。高練園先生云。剪手最靈快。取敵亦甚得力。能精鍊則受用無窮。惟一事須謹記。無論何手。如係使掌時。其拇指須緊貼掌緣。微帶曲勢。切勿放開。平常練習。經心記之。久則習慣自然。自無拇指分開之弊。前四指亦須合攏平直。方能無弊。

▲斫挑手。又名切手。如刀之切物也。此手有雙斫與單斫之別。單斫則一手挑撥一手斫擊敵人之胸間及脈根耳部或腿部。雙斫則兩手長短齊出。帶挑帶斫。爲最捷之法。此手卽從剪手稍爲變化。雖名爲切手。但出手時。總宜側身排掌。斜斫而出。方能得力。

▲托手。黔派名天托手。操練時亦宜左右分演。如左手托上。右手則向身側鈎拔而下。右托則左手亦如之。故又名前托而後鈎。托用掌心力向上托起。若端長木盤然。鈎用腕力指力。此手以托開敵人之臂。乘機拊擊其胸。使其立身不穩。而力無所用。故取側勢。

▲插手。又名點手。此手有掌插、指插、駢指插、三指插、二指插、一指插之別。然非於氣功習熟。不易學步。且用掌稍易。用指較難。南北各大家。以此著名者。僅寥寥數人。是爲柔術中上乘法。非淺嘗輒止者所能收效。昔黔中胡某。練一指之功。用五十年之力。且破產交遊。足跡遍南北。遇名手多。故觀其出手一步一趨。皆有師法。爲吾人平生所僅見。在黔業保鏢。年七十餘。有暴徒疾視之。糾數十人。各執長柄鐵矛。圍攻於茶肆。胡某

聲色不少動。鐵矛至。以指敲之。紛紛墮地。技亦神矣哉。

而外手法之名目尤多。其要總不出於數種之變化。爲學者所最宜注意。然初入門時。則不妨廣爲練習。以堅筋骨而別門戶。操之純熟。則宜擇一二種手法。專求精到。如士人讀書。貴先博而後約。斯道何莫不然。總之手法愈簡。功夫愈精。到以恆心敏捷赴之。自臻神化之境。若祇貪多急進。而無獨到之技。終屬下乘耳。

（丙）掌法 掌法爲北派擅長之術。少林則以駢中食兩指爲宗法。至般慧禪師起。亦曾創習掌力。惟與北派有異者。北派多四指緊排。拇指曲貼掌緣。此則曲四指如鷹爪。北派謂之柳葉掌。南派謂之虎爪掌。要之形式名稱雖不同。而用力則一也。其一爲何。卽指向外翻。注力掌心是矣。掌法之練習。以岳武穆之雙推手爲宗。總須由肩窩吐力。貫至掌心。此最注意者也。掌之制敵。以按入胸肋心穴爲度。他處不能施之。且有雙掌齊出及單掌獨進之別。學者神而明之。隨時變化可也。般慧禪師習此二十餘年。遂能別立宗法。其用掌之歌訣曰。氣自丹田吐。全力注掌心。按實始用力。吐氣須發聲。推宜向上起。『掌須向上用。始易使敵仆。』緊逼短馬蹬。（緊逼而後出掌。短馬而後可。

自願。三字注按吐。都用小天星。（小天星即掌尺脈上之銳骨。）

鐵齋氏曰。掌法先用指點入敵之咽喉部。再平掌按下。覺掌心正及敵人之心窩。而後放全力吐出。但吐出時。須發聲一喊。令敵心房猝然受驚。則掌力始到妙處也。

鐵腥按。用掌究不如用指。因脇骨平排。其隙祇容一指。凡稍涉醫學者。當能知之。

（丁）腕力與肘拐之練習 指掌之法。已述於前矣。腕力與肘拐。亦宜練習。誠以全體必須訓練。始稱完璧。若專主於一。雖為求精之道。久之則血氣偏枯。不能無害。故博宜能約。偏宜求全。方成大家也。腕與肘骨之練習。即用剪手變化。如剪手陰開時。即肘骨用力處。剪手則平掌而出。此則手作鈎拔勢足矣。仍宜左右前後。橫拐縱拐。使腋裏之力平分。惟此有二忌焉。學者最當注意。

（一）用拐須迅速如風。防敵人之挑折。故忌遲。

（二）用拐須短馬。放拐時變為半長馬。以免拐高。易被敵人乘虛入腋下之患。故又忌高。

拐之制人。多在稠人廣衆中。少則不可輕用。用時更須取側勢。如發後拐。則收回宜捷。

否則後防斫擊。前防挑托。慎之慎之。

（戊）橫直虛實力之辨別 鐵齋氏曰。未嘗練習者。虛力多而實力少。有直力而無橫力。此誠哉閱歷有得之言也。橫力之練習。以分龍及剪手。習之久則橫力生焉。直力則由於吐自腋裏爲實直。否則虛直而已。其根源以氣功之深淺厚薄爲辨。能於吾宗所傳之龍虎豹蛇鶴五形拳法精熟有得。（詳後）則此又其淺焉者矣。

秋月禪師曰。練到骨節靈通處。周身龍虎（即血氣之稱）任橫行。掌心力從足心印一指霹靂萬人驚。真得此中之三昧也。

▲裁解手法

（一）▲挑手 ▲斫手 ▲攔手 ▲切手

挑即上挑敵人之手。斫即順斫。下攔即將敵人之手或物攔開。切即乘挑而直下。此爲黔湘楚諸柔術家之通行裁解手法。但不過初入門者不可不知。迨到精熟時。則應變無方。行所無事。所謂不期挑而自挑。不期攔而自攔。不必切而自切矣。涇原有高某以精於猴拳聲聞關內外。嘗謂遇敵時出手當如飄風迅雷。使其聞風而倒。無可捉摸。誠

哉是言也。

(二)▲封手▲逼手▲擒手▲拿手

封手者。卽封閉敵人之手。使不能活潑變化也。逼卽乘勢緊逼。進馬一步。作吐放之勢。使敵立足不牢也。擒拿本爲一手。卽擒按敵人之手。或要害之處。使敵不克強動也。故就次第言之。先逼而後封。乘機取勢。擒拿則又屬單行手法。與封逼不同。此爲初學而言。亦係一種制敵取勝法門。若至於熟練精到時。此等手法。皆不可用。蓋一舉手撲足之下。敵已失其手足活潑之力。不必封而自封矣。大凡技擊家之逢敵手。總以先用探手。觀其宗派家法。與其深淺。而後可以變化應敵。相機進取。若浪肆封逼之術。假一旦而逢名手。不能封人。先已自封。且逼之既緊。退步無地。不徒取敗。亦且見笑於大方家矣。江西派熊劍南先生之秘傳遺語。謂擒拿實係專門手法。且有秘術。在深悉人身氣血通行之時刻與脈絡。穴道之部位。若按時按穴而擒拿之。可以隨輕重而致其性命之死生。平日練習之手法。約有七十餘種。而擒拿則其總稱也。又曰擒拿手。學之難。傳之亦不易。先輩精此者祇數人。江西一二人。餘皆湘楚黔蜀。後以此道傳非其人。常

有濫用傷人之事。以故相戒不輕傳授。百年來。此道幾不復留在人間。絕技幾失薪傳。殊堪浩歎。數年前在荊襄。遇一道人。頗精此術。惟未見其施用。故不知造詣何似。想此道尙未至絕跡也。

▲裁解手法之真訣

上所論之手法。不過爲入門者略而言之。其實敵人之手。可被裁解。裁者。斷非上乘。若名家鉅子。變化無方。瞬息卽異。豈容對家裁解乎。兩家相逢。力量平等。則觀變化。變化同矣。則觀矯捷。矯捷同矣。則觀機巧。機巧同矣。則觀平日獨到之技之深淺與精粗。而優劣勝負判焉。倘智均力敵。則兩雄一舉手卽知。必不致妄相水火也。或曰。如先生言。則裁解法。可以不必學矣。曰。否。不然。此道有虛實常變之別。明乎此而後可以言裁解。何則。現名爲裁解。必須敵人出實手。而後可以解之。裁之。虛則不解與裁也。故可解可裁者。法之常。隨機生巧者。法之變。常則有跡可尋。變則神明莫測。倘屬外家出手。卽露四相。此等敵手。凡入門半年者。卽能裁之解之。而有餘矣。四相爲何。

『一』揮拳高舉。劈頭而下。拳既高。則腋下必空。其病一。

『二』或長拳冲入。手臂伸直無餘。且拳之收入遲緩停滯。手直必鈍。不傷則折。其病二。

『三』既無馬步跔法。長身直立。如僵立之碑。直立則後虛。一動卽跌。其病三。

『四』怒氣騰漲。進退甚猛。血氣上昇。手足無主。怒則心昏。自動不知。何能勝人。其病四。

既現此四相。可以不言而知爲外家。此等出手。挑之斫之攔之切之。或封逼之。可以隨意毫無碍事。蓋手既高舉直出。全身之空虛甚多。自由解裁。左右逢源。此特爲學之未精者而言耳。儻名手觀此。直如玩弄小兒。又何裁解之足言。至於名家相遇。則出手無隙可乘。手本虛也。不拒則實。手本實也。接之則虛。觀其進也而實。退勢若緩也而實捷。聲東擊西。欲虛反實。矯若神龍遊空。猛如虎兕出柙。爭勝負於毫末變化之微。乘機勢於黍米疎密之際。又豈一挑一撥。半封半逼之手法。所能裁解見功乎。吾故曰裁解非斯道之精者也。

▲裁解通行法

(一)高來則挑托。

(二)平來則攔格。

(三)低來則斫切。

『注』以上三項。本文自明。

(四)勢猛則乘其勢以猛還之。

(五)力强則借力而順制之。

(六)敵力勝於我。則取側鋒而入。

(七)敵力弱於我。則踏洪門而進。

『注』凡來勢猛。必上重而下輕。先避其勢。後乘其虛。以取側勢而擊之。無不應手而倒。所謂以猛還猛。是在精熟方可。下條借力之法。亦與此同。術語所謂借他千斤力。不費四兩功。卽此意也。

『注』敵力强。若踏洪門而進。則易於被敵制。而不能進退取機與變化。術語通稱正入爲踏洪門。吾宗則名上中宮。觀圖式自明。(此總釋四五六七法)

(八)欲防敵人之足。須注意肩窩。蓋用長腿飛擊時其肩窩必先聳起。此定式也。

(九)有時偶爾不備。被敵從後突然圍抱。可急下半馬。先以頭向後撞擊敵人之面鼻。因被抱時彼此之頭部正對準。倘一擊不中。再乘勢以足向後提去。以取敵人之前陰。無不鬆解者。倘二擊不中。則吞一口氣。鼓力周身。猛起肘拐。以冲擊敵人之胸肋腹部等處。而敵雖勇。亦難支架不退也。然此特初學之裁解法。倘屬名家。有聽聲術者。雖在暗夜中。尙能有以自衛。不易輕爲人制。卽被制。亦應變化無方。使敵自斃。蓋以用手暗中乘其不備而圍抱人者。乃駭特愚人再之所爲。

(十)凡與人搏。切不可用手沾實敵人之手或物。蓋不實則虛。虛則易於變化。此初學者不可不知之術。若於吾宗拳術精習有得。則陰陽虛實。神變無方。而此等裁解法。又不足道矣。

以上十法。均通行之裁解術。惟尤有兩大端。須學者精心求之。(甲)爲求名家巨手之確有宗法者。悉心學之。先練其常。後精其變。氣力兼修。手足俱練。不安小就。苦求大成。(乙)須自己有悟性。始能進步。人之手足。同具於天。此往彼來。無甚殊異。習之既久。自

能隨機生巧。凡一切有形之手術。皆成筌蹄矣。學者勉之。

▲身法示要

學者既於地盆手掌法。裁解手法等。已知其用功之道。練習之方。則於此術已獲十之五六。不可不進而講求身法。蓋以身法爲斯道之中權關鍵。須於手足之動作。靈通一氣。進退有方。趨避得機。起落『卽長短馬步』如式。變化不失其趨捷。如是而後法術完備。應用得力。至吾宗之身法。詳言於龍虎豹蛇鶴各拳式圖中。故不雜入。先以南北各派所通行者。記之如左。

(一)進退法

身之進退。其機與勢。千差萬別。祇爭黍米杪忽之間。有一步進與蹤躍尋丈之進。又有左進右進與左退右退之別。或陽退而陰進。虛進而實退。或以進爲退。以退爲進。更有猛進猛退之方。長馬進短馬退之法。種種矩矱。不可以一端盡。要在學者窺取機勢。自由進退而已。吾宗之尋常進法。決用短馬。緊取側勢。蓋必如是而後能逼。能逼則兩臂之力。可以擊中要害。此爲最有關係者。退則多因未能得手。故退一步而再乘機以進。

也。尋常進退法歌訣曰。進取捷若風。失機退宜快。乘勢側鋒入。身少向前邁。（即身之上段微向前撲。）掌實即須吐。發聲使驚怪。變化如神龍。敏鈍決勝敗。

凡身未退而胸向裏折則曰吞。如敵以拳或物等平胸刺擊。倘其物短則稍折。則敵之物即落空。再乘機攔格。或取側勢以進。此爲吞身法。其用甚廣。須熟習之。

鐵齋氏曰。人當正面而立。如敵以拳與器平胸突至。則右足稍退一步。即成側勢。再用左手格避。而右足前進一步。即取擊勢。惟退步時。手既起。而身變化作半馬。身法之一端在快耳。又曰。前所謂右足前進一步。即取擊勢者。乃拘守規則之語。究之進右足不若進左足之爲迅速。且較進右足尤爲得勢。鐵齋爲少林派之鉅子。康熙中隱居潮州。遊其門者數百人。少林家法。賴以不墜。每於尋常一進退之微。必求精到無弊而後已。由是觀之。斯道之妙。又豈粗心者所能升堂入室乎。

（二）左右趨避法

進退藉勢。趨避須乘機。兵法所謂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即與此道息息相通。不過彼爲羣與羣鬥。此爲個人與個人鬥而已。無論如何技精力足。總不能不有所趨避。故有所

避而後有所趨。此爲一定之理。趨左則避右。聲東則擊西。隨敵之動以爲方。觀敵之機以爲用。明於術而不拘於術。擊其要而不見其跡。此所謂變化無方。心手相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趨避歌訣曰。趨避須眼快。左右見機行。趨從避中取。實自虛處生。山重身難壓。『諺語所謂泰山雖重其如壓不著我何』。隙開進莫停。勢狡君休懼。四兩撥千金。『術語所謂借他千金力。不費四兩功』。平日練習之法。以精熟爲要。馬穩身靈。轉側機巧。進退闔闢（卽左右避讓）。穩靜起落得勢。斯爲名家。至於變化莫測。出人所不能防。不能制者。是又在乎苦心獨造。不可以常法繩之耳。

▲拳法歷史與真傳

此依世俗之稱謂。故名之爲拳法。其實凡名家鉅子。俱少有用拳者。況吾少林。爲南派開山之祖乎。試觀少林所練習之手法。百七十餘式。用拳者不得十分之一。卽用拳矣。亦不過握如虎爪。從未有五指全握者。蓋以平拳一出。見笑方家。卽以實用言。平拳之制勝。力分而不能中要害。又何裨於用乎。少林之拳法如下左。

（一）五拳之發源

少林技擊。以五拳爲上乘。至精至神之術。非於此道有所領悟。或工夫欠缺。氣力未純者。皆不輕易傳授。固非吝惜隱秘。蓋此中三昧。不易通曉。卽朝夕從事於斯。若不悟其用精用力之微。亦不過襲其皮毛。終無是處。此少林精技所以鮮傳人也。

五拳之法。傳自梁時之達摩禪師。達摩師由北南來。徒從日衆。類皆精神萎靡。筋肉衰憊。每一說法入坐。則徒衆卽有昏鈍不振者。達摩師乃訓示徒衆曰。佛法雖不重軀殼。然不了解此性。終不能先令靈魂軀殼相離。是欲見性。必先強身。蓋軀殼強而後靈魂易悟。果皆如諸生之志靡神昏。一入蒲團。睡魔卽侵。則明心見性之功。俟諸何日。吾今爲諸生先立一強身術。每日晨光熹微。卽起而習之。始能日進而有功。於是乃爲徒衆示一練習法。其前後左右。都十八式。先排步直立。呼濁吸清。挺腰鼓肘。（此乃足肘）凝神靜氣。正體努目。此爲入手之內功。

▲朝天直舉。（解）卽以手朝上伸舉。氣貫三焦。左上則右下。兩掌須平。掌心相印。名爲朝天踏地。此爲二手。

▲排山運動。（解）上式演畢。卽將足排開一尺餘距離。用柳葉掌向前推排。左右前

後次第推運。仍須力貫掌心。氣發丹田。有猛虎下山之勢。此爲四手。按此與岳武穆雙推手法相類。不過岳是雙掌齊出。此是單掌前推後應。似稍異耳。

▲黑虎伸腰。（解）前式畢。收足正立。再開短馬。兩手仍作上式。左右分推。由短馬變爲高馬。必須以腰用力。兩手齊出。且伸滿時。兩掌心與後足心更須相印。如是左右前後起落伸推。久之則腰膝堅強。收效甚速。此爲四手。

▲雁翼舒展。（解）伸推畢。收馬排足。略事休息。再吸氣一口。下貫丹田。用手緊貼腿部。運腕力由下漸起。以平肩爲度。如舒雁翼。且兩手起時。足根隨起。落則隨落。腰須硬實。足尖得力。兩手起時。隱覺氣貫胸開。肱漲指熱。方爲得益。此爲一手。

▲揖肘鈎胸。（解）先排正兩足。再以右足或左足踏進一步。以陽掌平排揖下至膝爲止。『先曲掌至膝變爲平掌』收轉時。以漸次作鈎曲勢。緊貼至胸。腰稍向後翻。使氣注丹田。力鼓兩肘拐。但揖下時。身須低伏。後足根不可離地。此爲氣功手法。河南西江派及川黔楚湘等處之拳技家。多如此法練習。亦少林宗法之衣鉢也。此爲一手。

▲挽弓開胸。（解）此與世俗所傳之八段錦中。左右開弓如射鵬。正復相類。其少有

不同者。此係短馬。彼係正立。其效遂相去甚遠。如練習時可依乘馬射球之式。腰須後翻。一字地盆。卽爲合法。此爲一手。

▲金豹露爪。（解）以上均掌式。此乃變爲豹拳式也。（豹拳式手指之前中二節作鈎勒形。大節與掌背平。拇指亦作曲形。緊貼掌邊。）練習時如左手握護。則用左手作豹爪拳。盡力推出。兩手循環練習。惟必須開聲吐氣。（氣出之時。必須與拳力相應。）兩足仍作半馬。用力與前無異。（卽腋力是。）此爲一手。

▲腿力跌蕩。（解）前式用手。此乃用足。其法有四。

（一）足尖直踢。此踢足須稍低。高則無力而有弊。

（二）橫腿掃擊。此出橫腿。其勢如掃。身須側。收腿宜速。

（三）長腿高舉。此腿法不可輕用。因舉起既高。身法虛空。在在堪慮。若遇名家。易爲人制。須練習精到。出落如風。方免意外之虞。演時左右前後習之。必須力貫足尖爲要。

（四）鈎腿盤旋。此其法脚尖由外而向內鈎盤。練習時兩脚如畫大圈。身法仍以

今之專門名家。猶莫能出此範圍也。

▲龍拳練神 (解)練習時周身無須用力。暗聽氣注丹田。遍體活潑。兩臂沈靜。五心相印。『即手心足心與中心。』如神龍遊空。天矯不測。

▲虎拳練骨 (解)練時須鼓全身之氣。臂堅腰實。腋力充沛。一氣相貫。始終不懈。起落有勢。努目強項。有怒虎出穴。兩爪拔山之勢。

▲豹拳練力 (解)豹之威不及虎。而力較虎爲巨。蓋以豹喜跳躍。腰腎不若虎之弱也。練習時必須短馬起落。全身鼓力。兩拳緊握。五指如鈎。銅屈鐵。故豹式多握拳。又名爲白豹拳。正以此也。

▲蛇拳練氣 (解)氣之吞吐抑揚。以沈靜柔實爲主。如蛇之氣。節節靈通。其未著物也。若甚無力者。一遇物過。則氣之收斂。勝於勇夫。有經驗者。自能知之。練氣柔身而出。臂活腰靈。駢兩指而推按起落。若蛇之有舌。且游蕩曲折。有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意。所謂百練鋼。成繞指柔者。卽爲此寫照也。

▲鶴拳練精 (解)此拳以緩急適中爲得宜。蓋取象於鶴之精足神靜。故練習時須

凝精鑄神。舒臂運氣。所謂神氣自若。心手相應。獨立華表。高懸千仞。瞑心孤往。久練精熟。自能於言外得之。非倉卒所能領悟也。

五拳學之能精。則身堅氣壯。手靈足穩。眼銳胆壯。倘與人搏。出一指半足之功。便可壓倒庸流。是在學者。苦心孤詣。求之而已。

▲（四）附述

『甲』用力暗訣

覺遠上人曰。力以能柔而剛。氣以善運而充。力從氣出。氣隱顯力。無氣則力何自而生乎。外家之力。其來也猛。猛則多浮而鮮沈。內家之力。其來也若在有意無意之間。必抵隙沾實。而後全力一吐。沈重如山。可以氣透膚裏。此其故。蓋由外家之力剛。內家之力柔。剛則虛浮。柔則沈實。習之既久。自能覺悟。蓋一掌一拳之打出。手一著力。則氣有三停。一停於肩穴。二停於拐肘。三停於掌根。如是而後力能貫透指顛或掌心也。至於柔運（即純粹之氣功）之力。則與此不同。一舉手則全身奔赴於氣之所運。所謂意到氣隨。捷於聲響。精粗之別。學者於此可悟矣。

『乙』地盆與跬步之別

少林謂之地盆。而他家則名曰跬步。地盆者。短馬也。跬步者。半馬也。地盆爲練習時之用。跬步爲臨敵時之用。故有一字八字二字之別。跬步則有子午丁字之字之分。子午之式。如長三形。而後足稍平。丁字式。則用之者少。子午跬法。南北無異也。

『丙』眼法與聽功

柔術以眼爲第一要著。故眼力鈍視之人。萬勿習此。眼光不足。易於受制。斯道無他巧妙。在眼尖手快。胆穩步堅。力實五者而已。此雖爲淺近之語。然能於此五者無所欠缺。則切實受用不少。學者可先於此五者加意焉。

各家眼法。常有參差不齊之處。關中派謂與敵遇。宜先用眼光注敵肩窩。洛派則謂先以眼視敵胸膛。北派則謂注觀敵之手尖。或器物之端。川黔湘楚等技家。則謂須以己之眼光。注視敵之眼光。各有精妙自得之處。不能妄評其優劣。總以融會諸家之長。而以銳利爲最要。故少林之法。高出於各家之上者。在平素之內功耳。內功爲何。卽解脫生死。心定神清。眼力到處。威如猛獅。銳若鷹準。注射之點。以敵之眼光爲標幟。指尖物

尖。不注自注矣。

聽法乃防敵之匏背。或從暗裏襲擊。能聽則倉卒有以抵避。不致受制也。然聽法以禪功深者爲易。禪定之人。聽及毫毛。達摩師面壁九年。聽階下羣蟻響若牛鳴。斯誠聽功之極軌矣。

▲技擊術釋名

一法必有一特別之名稱。及其遺傳習慣之名詞。苟不爲之詳細解釋。當有顧名而不知義者。則釋名尙焉。

至名詞之同異。有爲少林之獨稱者。有爲各家所通稱者。雅俗各別。稱謂殊異。取其尋常通行稱謂者。略記之如左。

按江湖賣技者。流拳同上冲。爲朝天一注香。兩手上下排列。爲獅子大張口。駢指而出。則稱爲雙龍出洞。如是等等。亦難盡述。以其鄙俚。故不雜入。

(一)地盆 少林之名稱。列於首方。各派之稱。附之於下。後卽仿此。 通稱馬步。又稱跔步。有八字川字一字之別。

(二)呼吸。少林名練息法。北派稱提氣。湘黔稱提桶子勁。

(三)指法。一指。少林稱金剛指。通稱金針指。二指。稱金剪指。三指。稱三陰指。又稱鼎足指。四指齊出。稱金剷指。

(四)掌法。五指緊排。稱柳葉掌。又稱般禪掌。出掌時指尖向下。(即翻掌)稱托葉掌。五指鈎曲。稱虎爪掌。又稱金豹掌。

(五)陽手。即手掌朝上之式。陰手即手背朝上之式。

(六)撻緣手。又名陰陽迴環手。剪手。又名金叉手。通稱雙陽踏手。

(七)吞吐法。馬不動而身稍折爲吞法。手從外推爲吐法。

(八)灌手點拳。右手三指平握。食指大節銳出。稱灌手。外四指平握。中指突出。稱點拳。

(九)洪門邊門。與人搏鬪。正中直進。稱踩洪門。左右取勢。稱側鋒。又稱踩邊門。

(十)英雄獨立。左足直立。右足曲而高起。兩手作鶴嘴式。平膀合抱。相距五六寸。努目直視。稱英雄獨立。

(十一)烏龍擺尾。左手前照作攔勢。右手排掌。向後一掃。稱烏龍擺尾。

(十二)黑虎推山。前足曲而後足直。步大開。身向前撲。兩手作虎爪掌。前推。稱黑虎

推山手。

(十三)白虎望路。足如上式。兩掌作欲推勢。稱白虎望路。

(十四)白虎翻沙。矮馬。右足伸長。頭向上望。兩手朝後照拂。稱白虎翻沙手。

(十五)踩八卦。演拳時。踏東西南北及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等方。爲踩八卦。

(十六)半馬。身稍蹬下。兩足分開。如長丁式。稱子午趾。

(十七)探穴。擊肩窩之合縫凹處。稱探穴。

(十八)斫虎斬蛟。用雙掌斫敵人之手膀肉。稱雙刀斫虎法。擊尺脈後之脈根。稱斬

蛟手。

(十九)踢燈。踢敵人之腰腎穴。稱爲踢燈。

(二十)擣金錢穴。擊兩太陽穴。稱擣金錢穴。

(二十一)倒樹法。相搏先用足踏敵人之足尖。稱倒樹法。

(二十二)鐵帚手 以掌刷擊敵人之目。稱鐵帚手。

(二十三)換枕手 閃至敵後拍擊。或斫擊敵之腦 穴。稱換枕手。

(二十四)探海托陰 擊敵之尾脊穴。稱探海手。擊前陰稱托陰手。

(二十五)照風手 灌擊敵之耳根。稱照風手。

(二十六)踩太極 踏丹田氣海穴。稱踩太極。

(二十七)大撞碑手 胸膛直入稱大撞碑手。

(二十八)破瓜手 擊人中稱破瓜手。

(二十九)毒蛇探穴 插咽喉稱毒蛇尋穴手。

(三十)貫窩搗邊 灌腋窩稱貫窩手。擊肘下空處。稱搗邊手。

洛陽李鑑堂曰。以上不過略就尋常稱謂。稍爲釋之。其餘從闕。或問此中之名稱。有近似者。亦確有至理存焉者。至於踏丹田氣海。稱踩太極。未免名不副實。此何意也。余曰。以名實而論。其中不副者甚多。不僅此一端爲然。但以個中人多以此稱謂。已成習慣。沿襲既久。未能更易也。是編乃數百年前之舊抄本。魯魚豕亥。訛誤甚多。當

是僅識之無之僧徒所抄謄者也。

斯本爲霍元甲先生入室弟子。吾友盧子煒昌得之於山西友人者。囑爲點定。公之海內。其中少有倒置及零亂處。稍加整飾。然關於手法。未敢輕易一字。所以傳其真也。古岡州陳鐵腥識。

錢化佛先生

(主撰)

海內外
名人
題
巨
字
作

●美術界之結晶品●

●中國名人畫史 每部兩元

●佛光集 每部三角

●化妝明信片 每組一角

發行所
上海
重慶
路慶
餘里
二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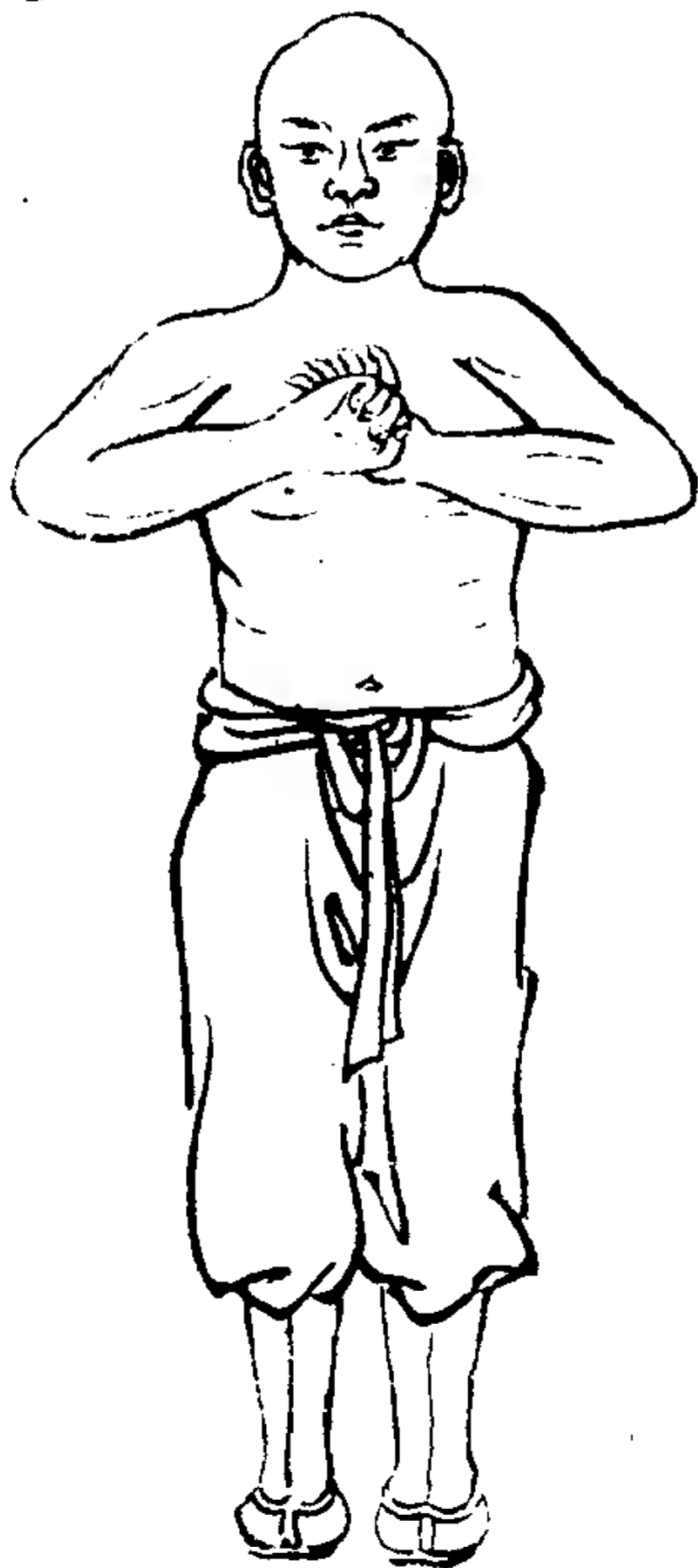
戲劇文藝社

少林拳術圖說弁言

姜俠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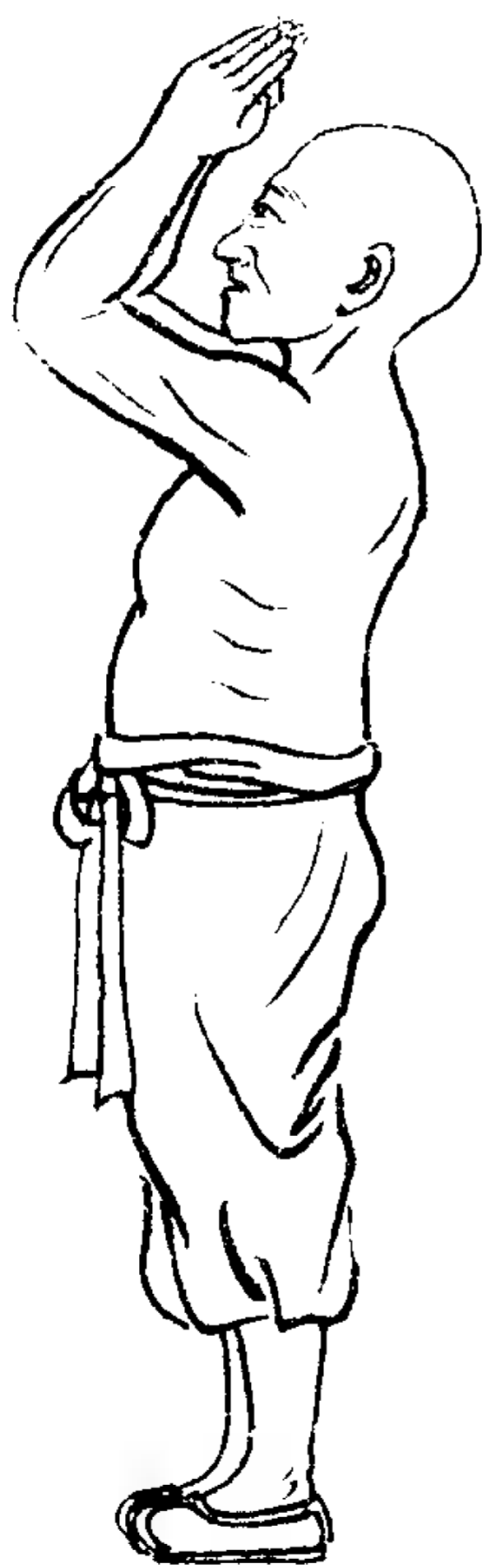
少林拳爲外家拳術之宗。衍流於浙、閩、粵、桂諸省。是書爲盧煒昌先生得之於山西友人。鈔本略有訛誤遺漏。蒙劉辰臣先生熱心。加以修訂。據云純爲洪派。其地益多中四平馬。乃少林拳中最完備之譜。無如急於赴廈。未克假以時日。細心銓釋爲憾。俠魂叩以洪拳之源流。劉先生因述廣東拳派有五。如洪、劉、蔡、莫、李。四家不可考。惟洪派乃洪熙官所創。蓋清初有少林弟子方世學等。與武當派及同宗比武。互相戕殺。兩敗俱傷。方等皆遭害。時熙官爲少林派中後起之秀。因復仇心切。發奮再入少林寺。學藝三年。離少林。偶遇鐵頭僧。爲所擊敗。三入少林寺。師錮於樓。命其坐中四平馬。解繩結一百另八。繩粗如臂。爲細麻組成。年餘將麻摧裂後。結始解。其十指堅韌非常。任觸鐵石。亦如拉枯摧朽矣。師又命其練習跳躍之術。攜飲食滿簋。蹤躍上下而不用梯。點滴不傾溢於簋器外。始可。年餘既成。既出寺。訪鐵頭僧。僧以頭擊洪。洪以十指捻之。鐵頭碎。斃焉。洪遂成名。因創斯譜以傳世。俠魂爰記所言。藉弁諸端云爾。

起首一字地並為五
形五形者即龍虎豹
蛇鶴是也蓋龍以鍊
神虎以鍊骨豹以鍊
力蛇以鍊氣鶴以鍊
精岳武穆云運用之
別在乎一心惟學者
細心領會方得其妙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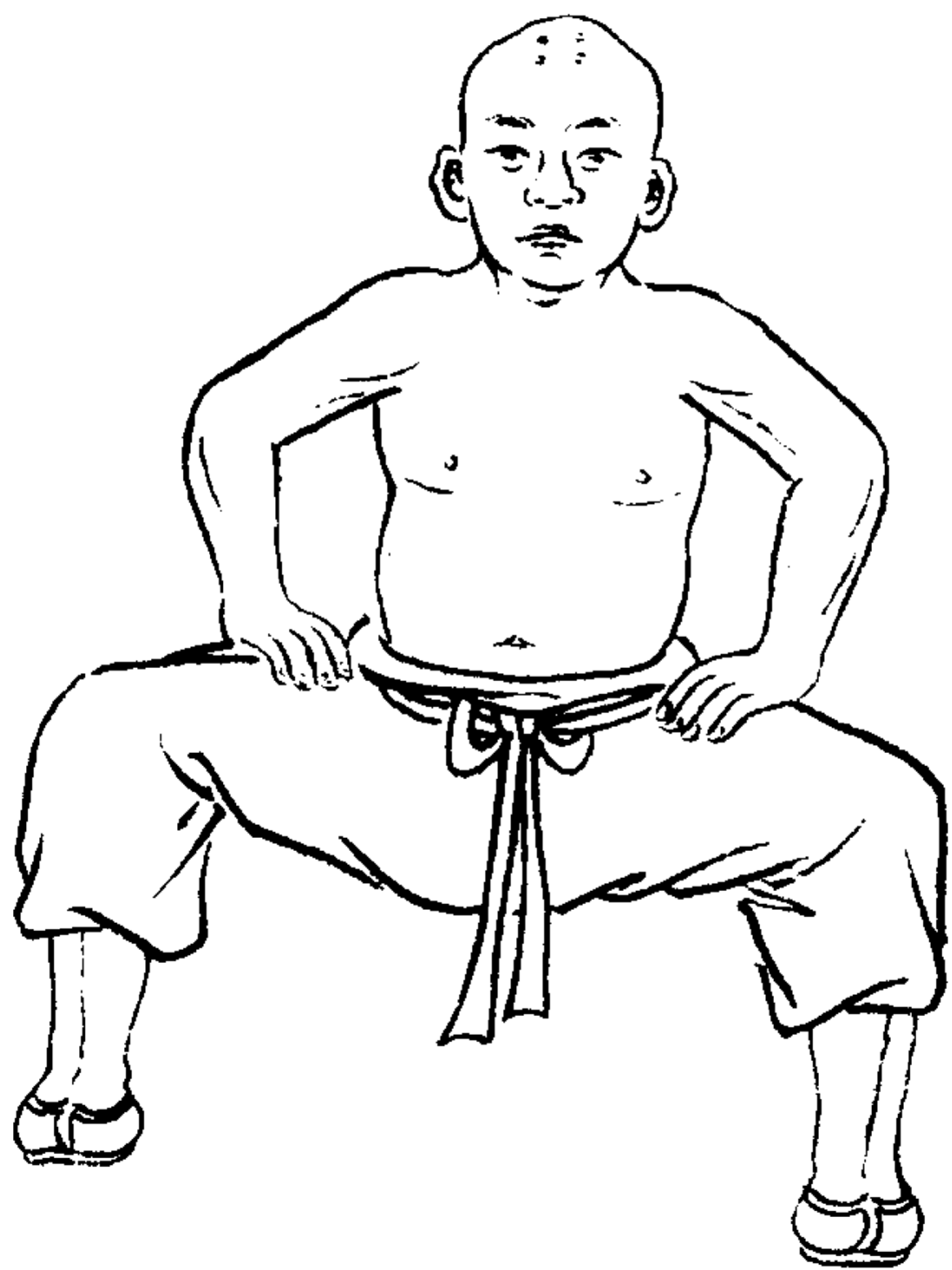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乃少林
宗派故兩
手合十向
上捧名
為昂頭獨
立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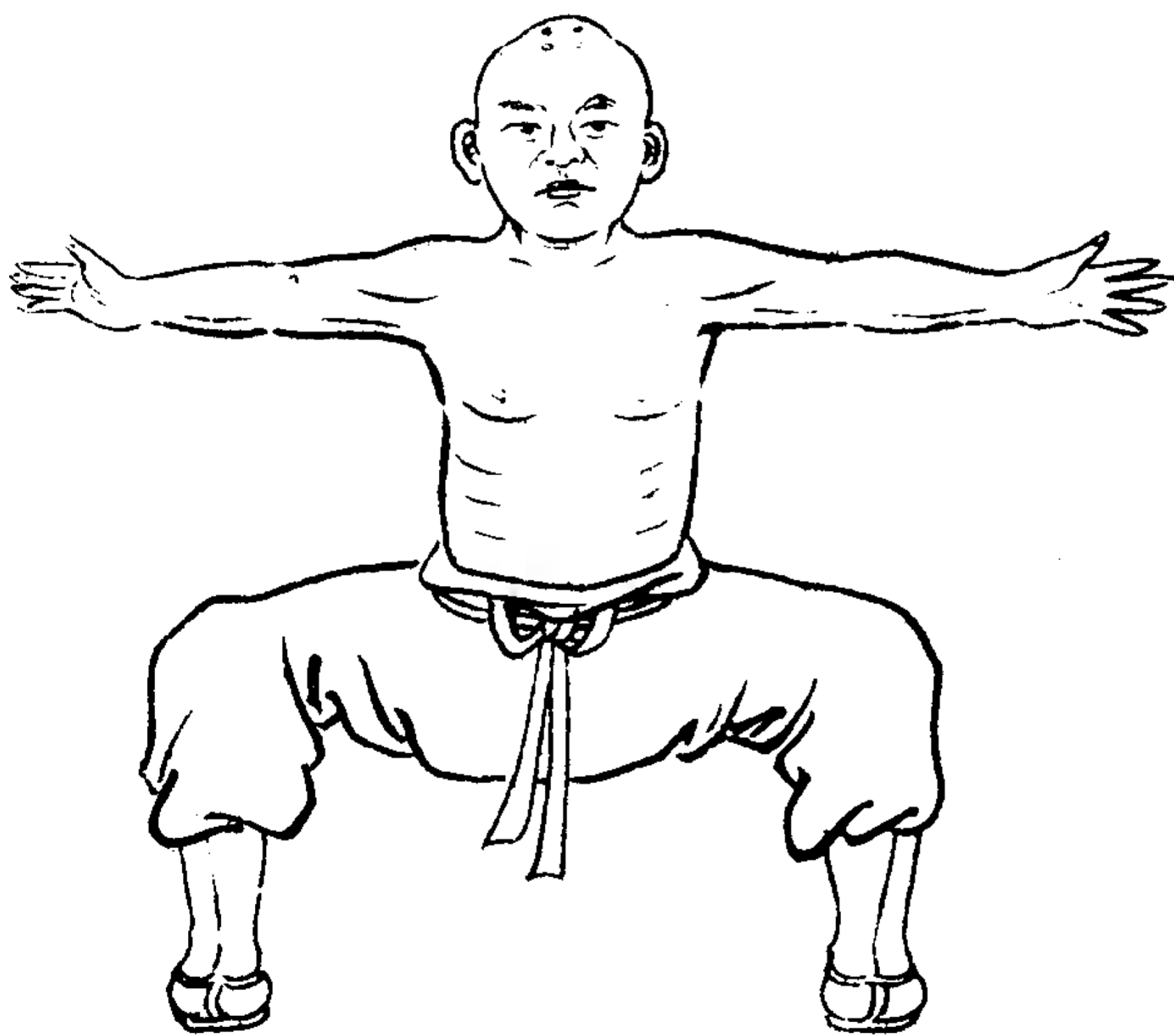


此是落地生
根之勢以氣
貫丹田為主
方能使骨節
靈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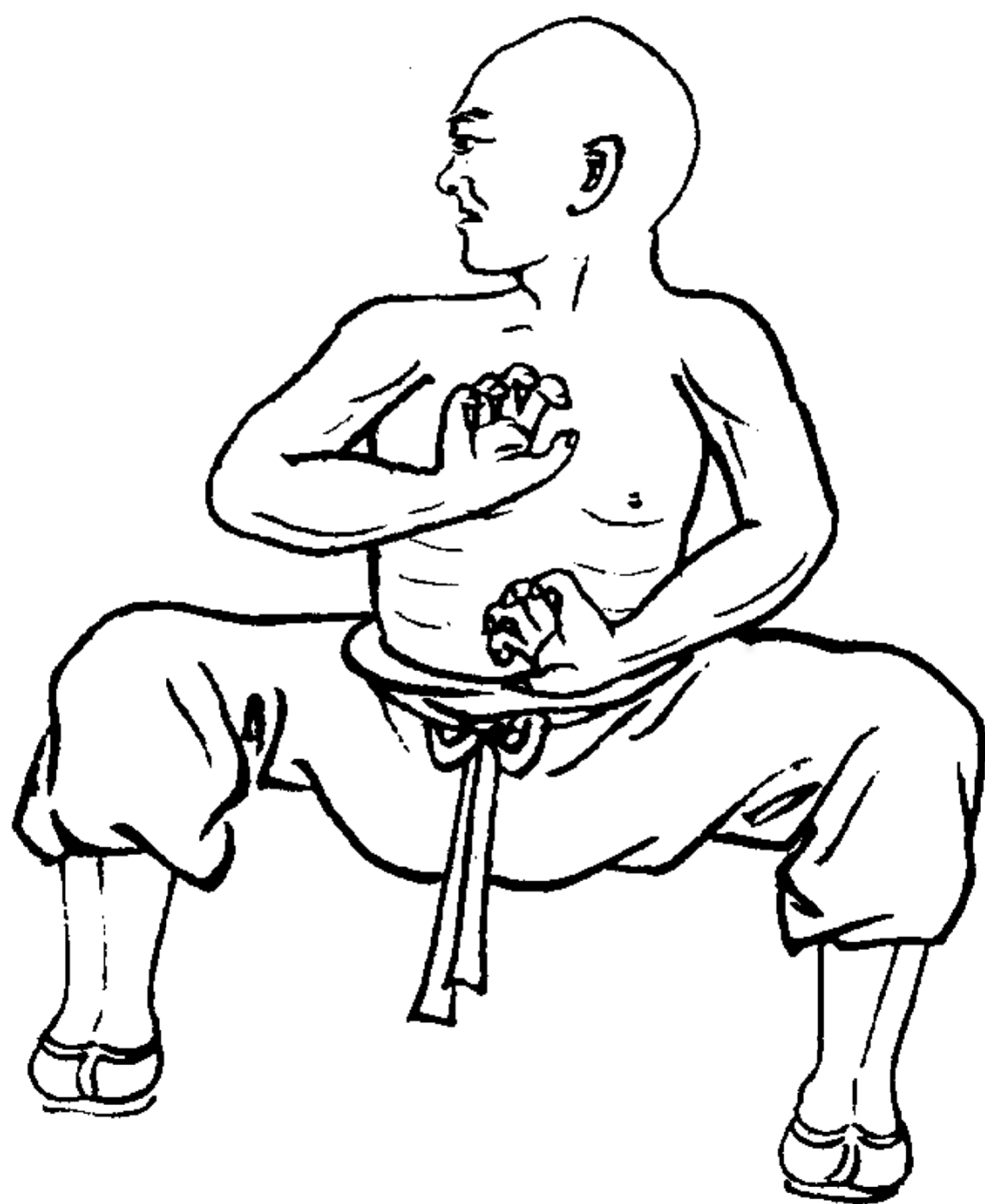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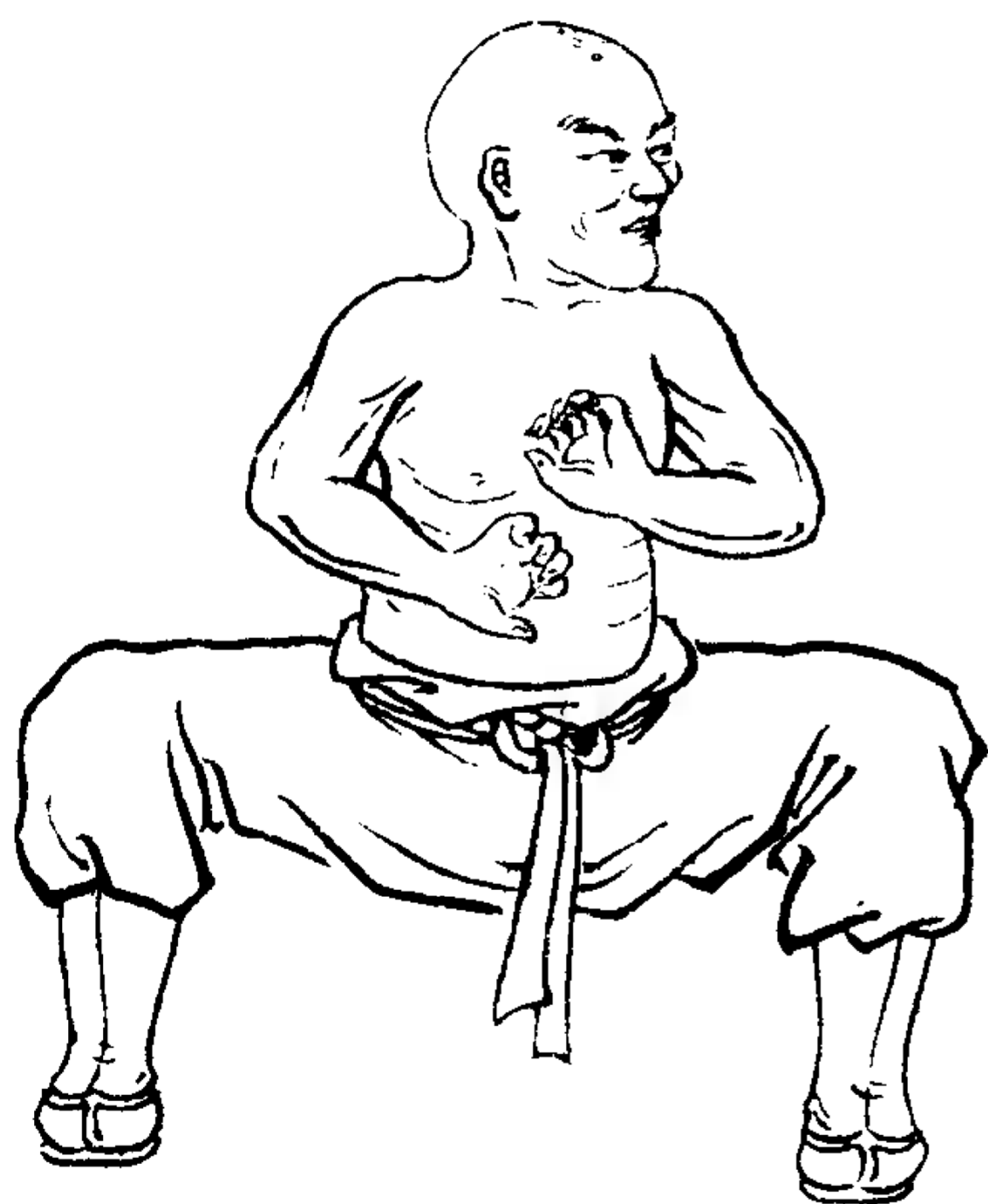
由上形向前將
兩手出直然後
再變為一字形
使肋胸開張氣
走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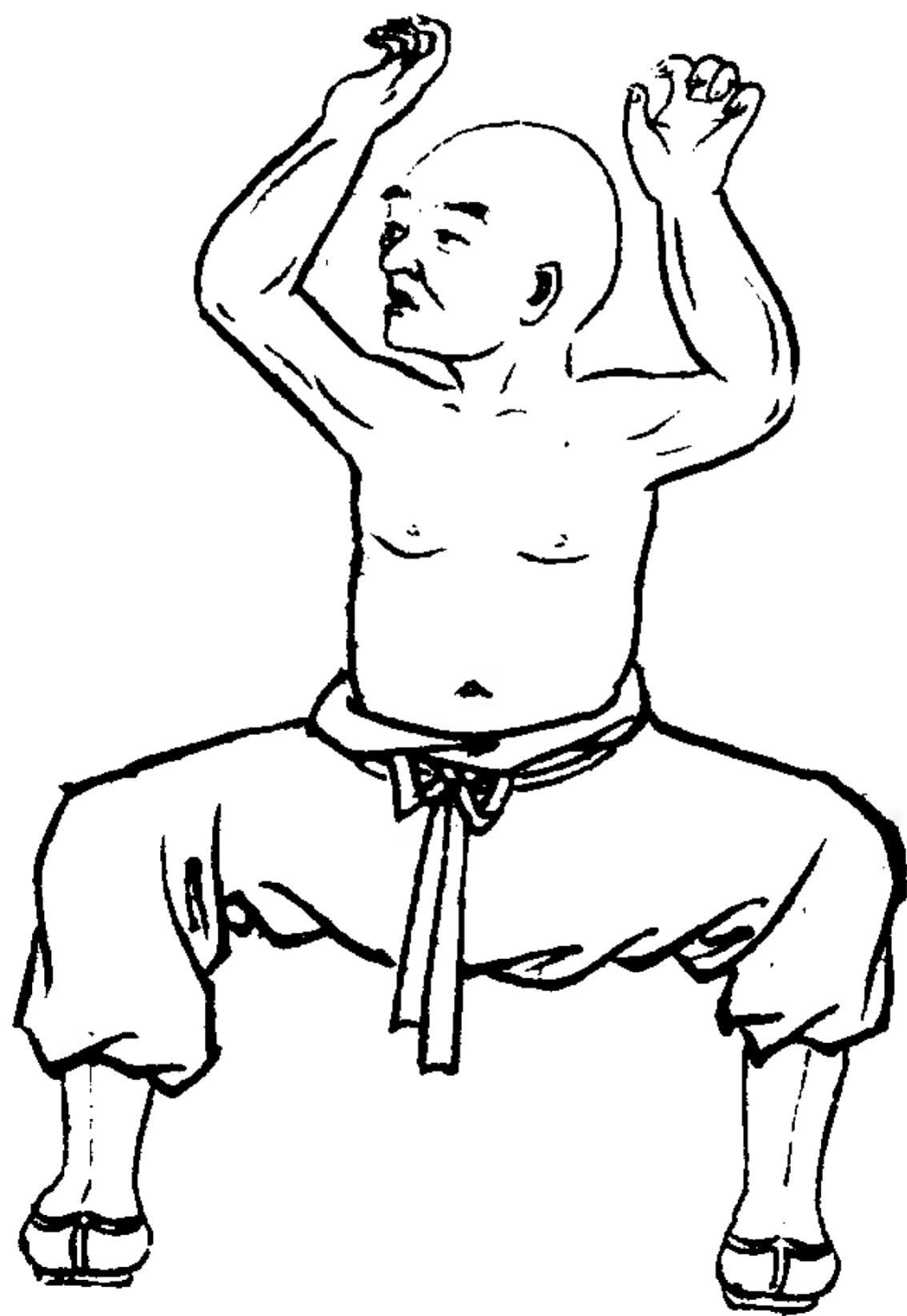
初一字地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名為五
形八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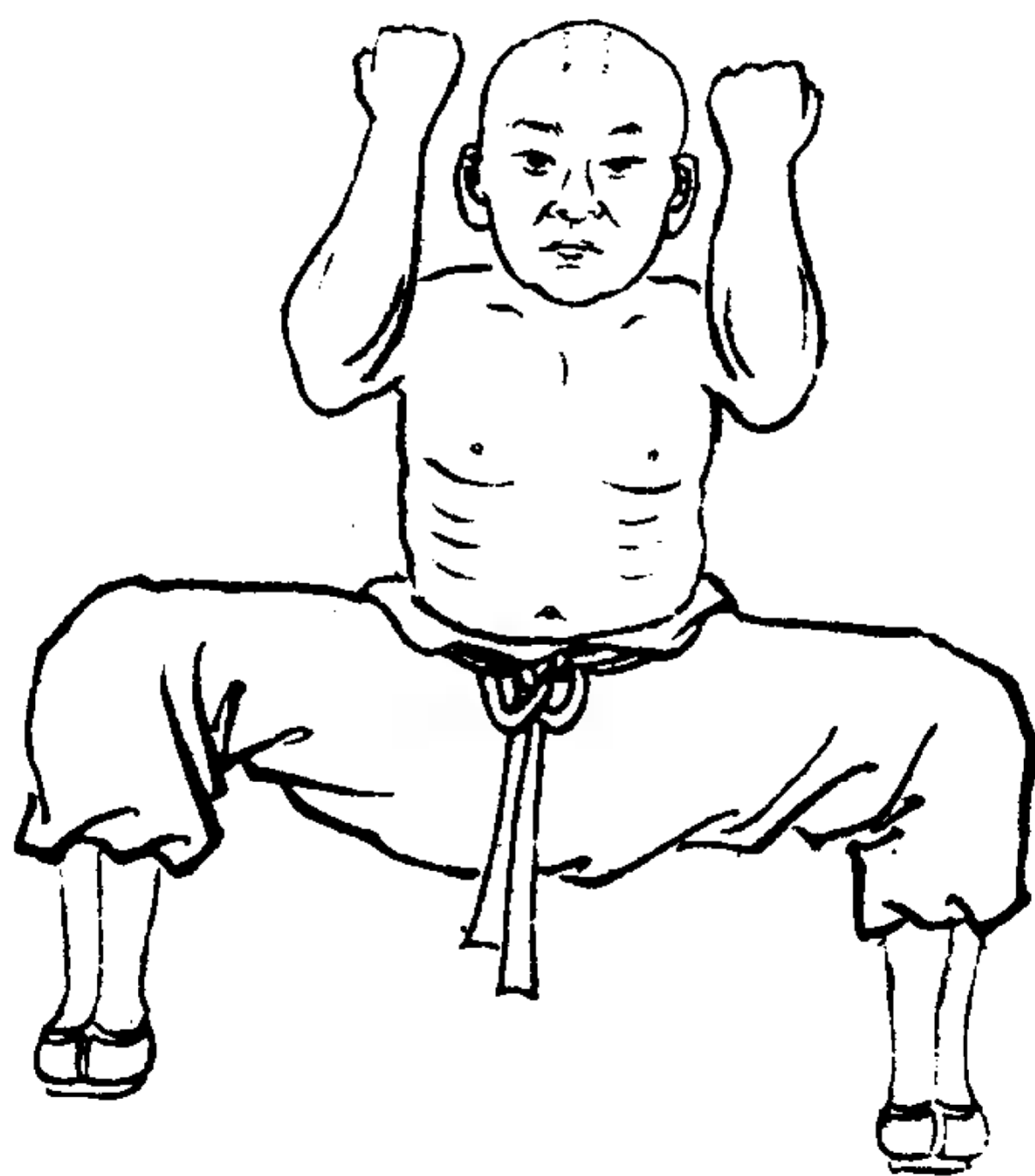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初一字地
用双虎爪
頭一照以
至肩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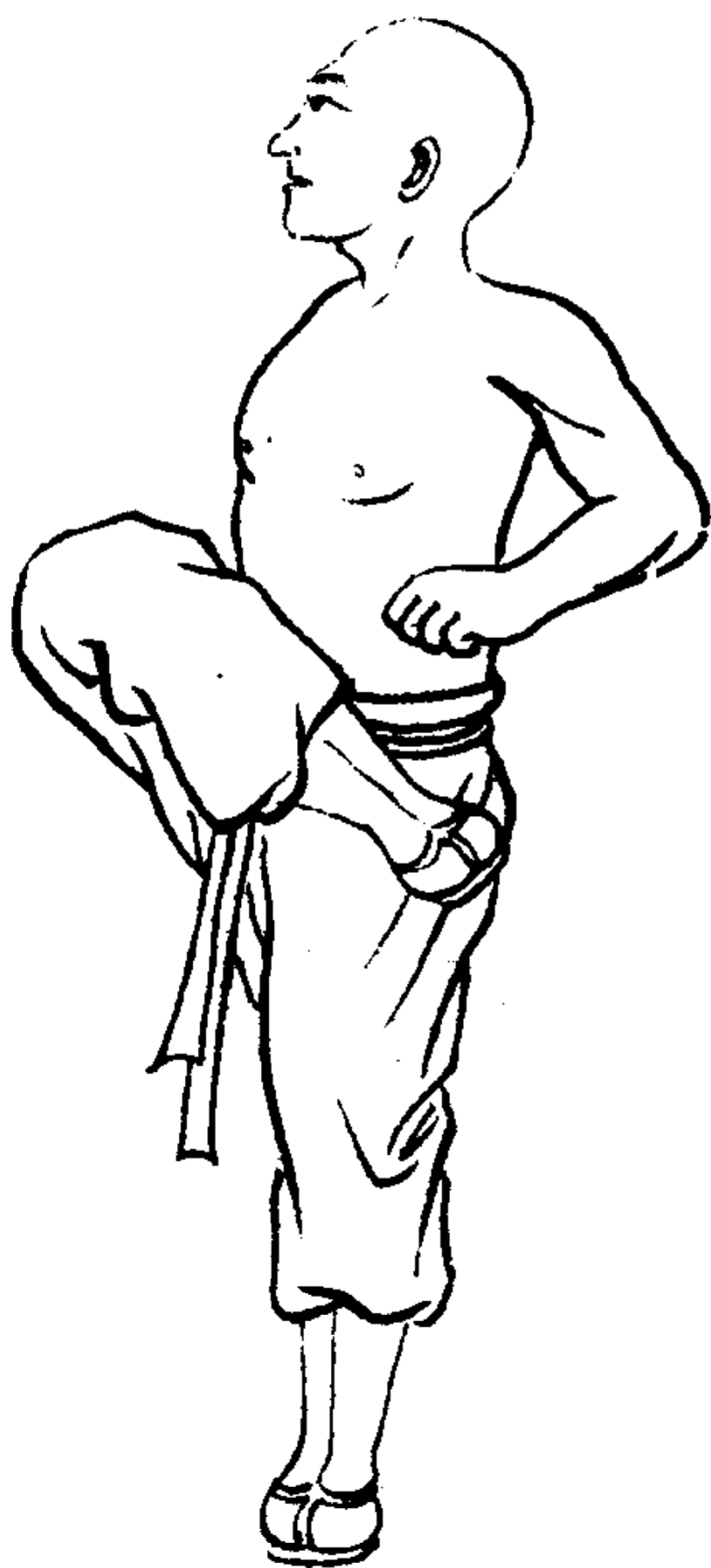
初一字地盆
双虎掌既
撞入收回再
将拳向高
一舉使氣復
貫入丹田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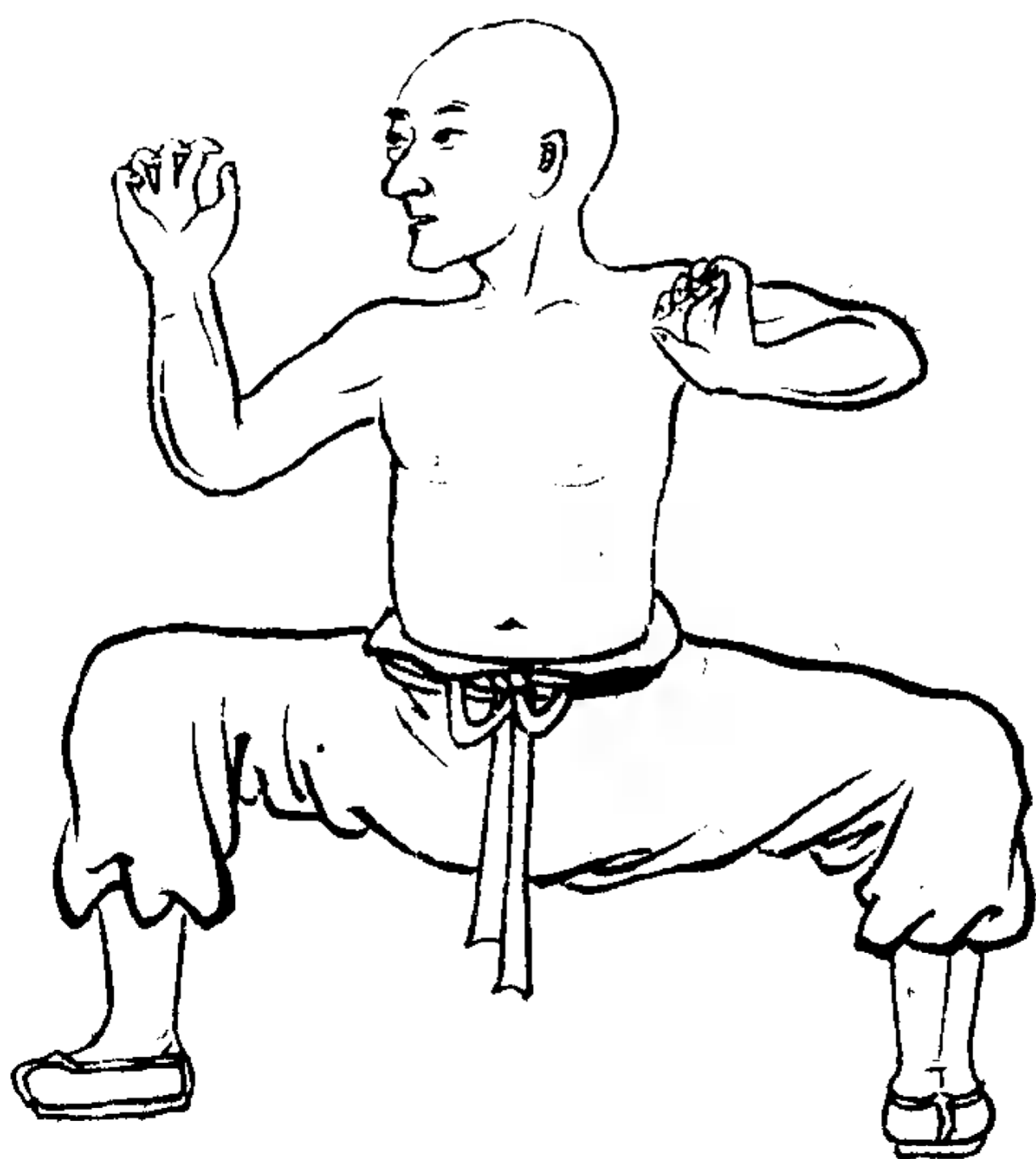
前馬步
既收回
立定再
起右腳
踏一字
地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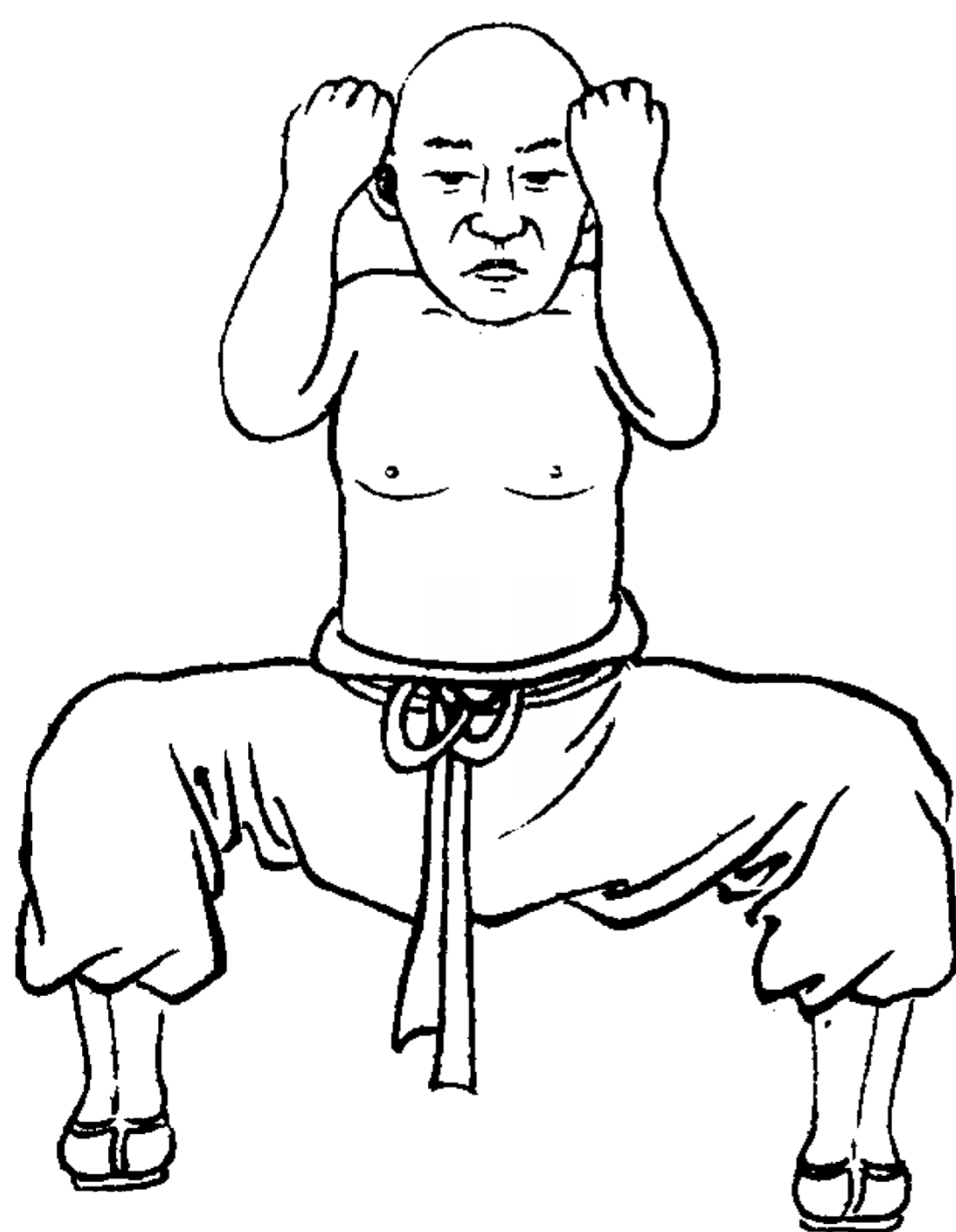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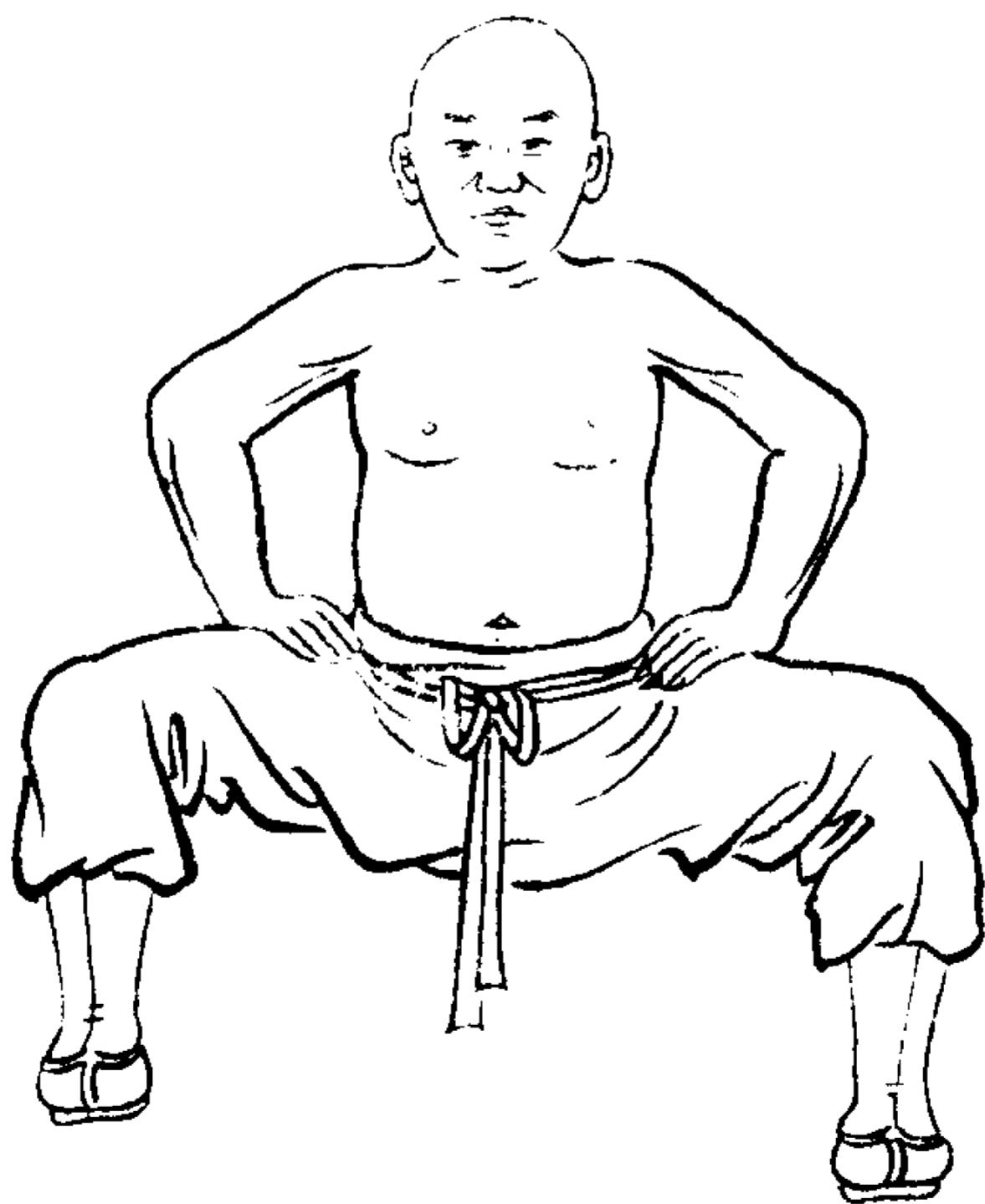
由上形將右手
向前一推即捨
拳收回復將左
手又一推亦捨
拳收回至腰將
身慢移正如
下圖名撕折手



由上形轉手
插掌復變朝
天虎爪手由
上撞下收至
眉頭為止



前既双手齊
額再用高舉
向下一墜有
一落千斤之
勢至此左右
撕折手已一
律完畢再收
回馬步合脚
立定再起下
勢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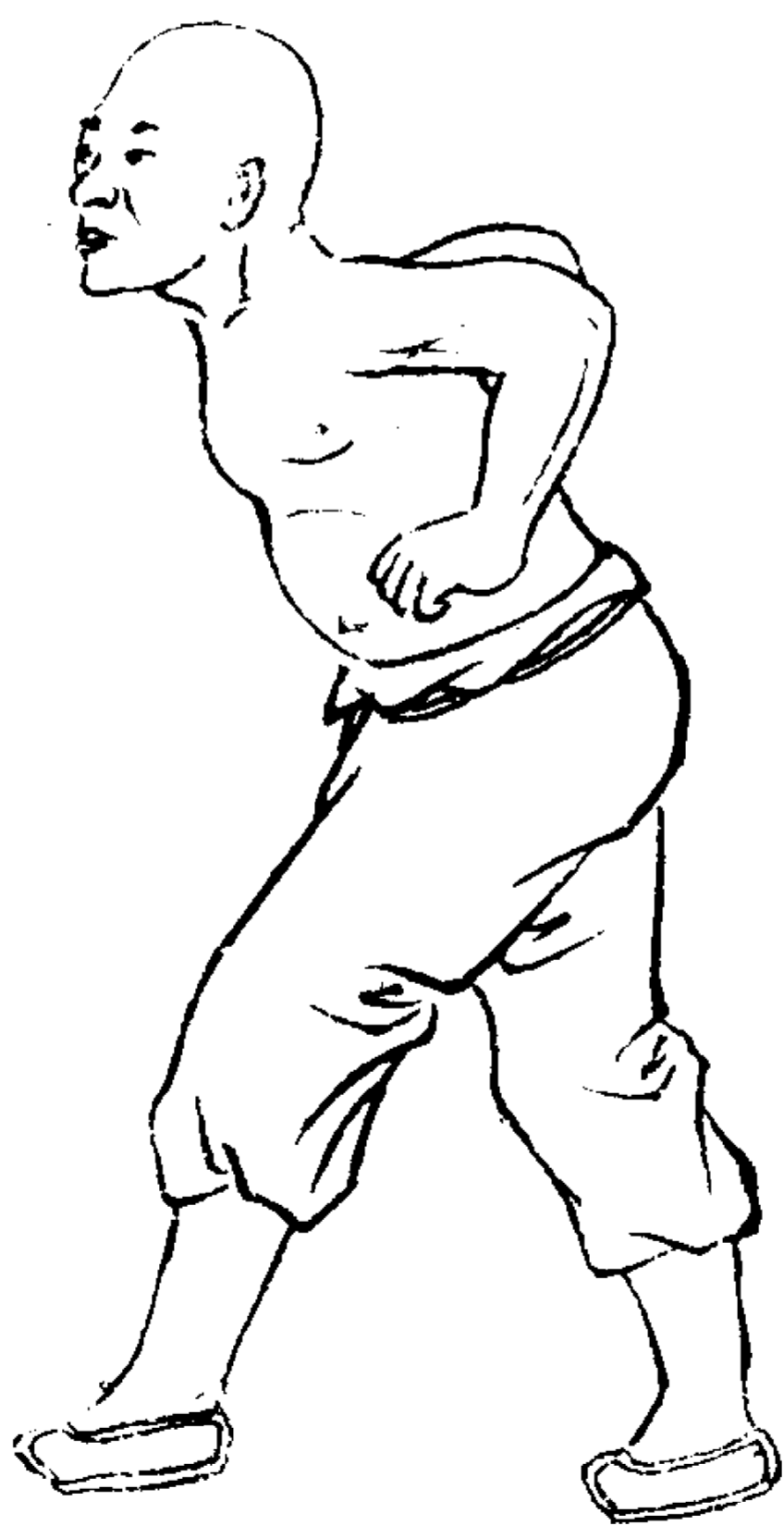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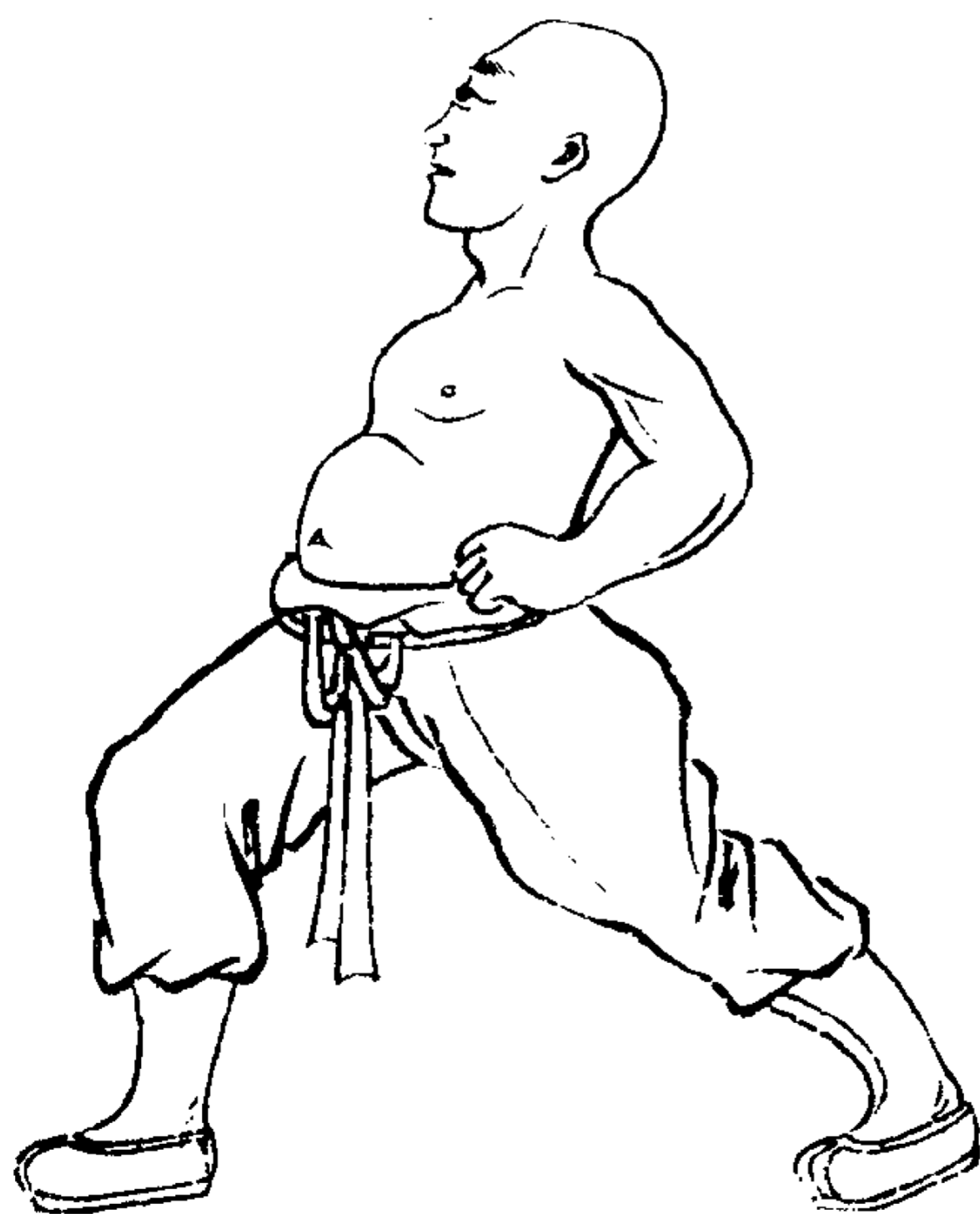
此左脚先起
放下用脚踏
落地脚根離
地再起右脚
共三步名麒麟步



此左脚落
地再起右
脚之形



此是子午
身馬步前
曲而後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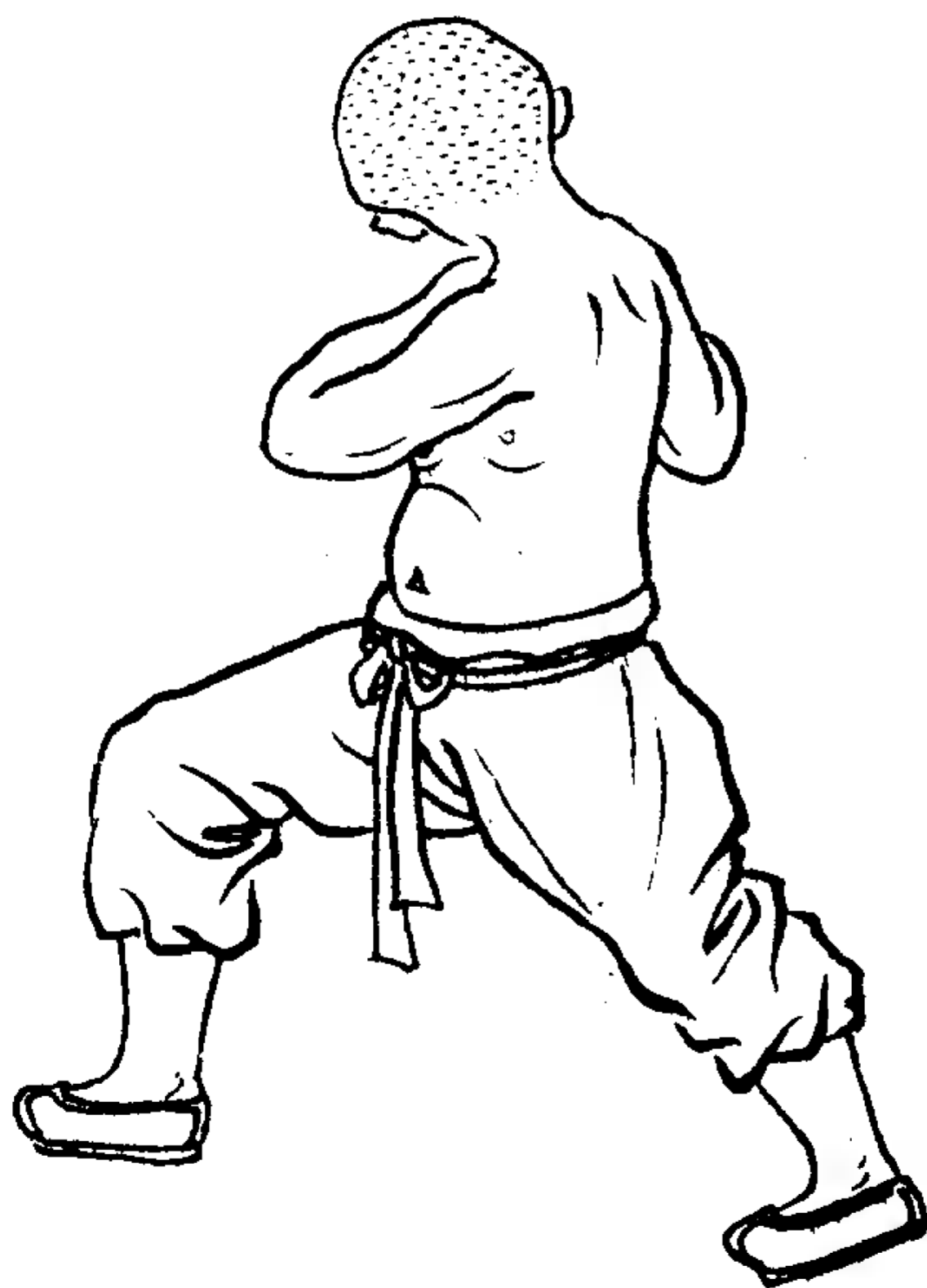
既翻身向
右復將身
轉上一冲
變為此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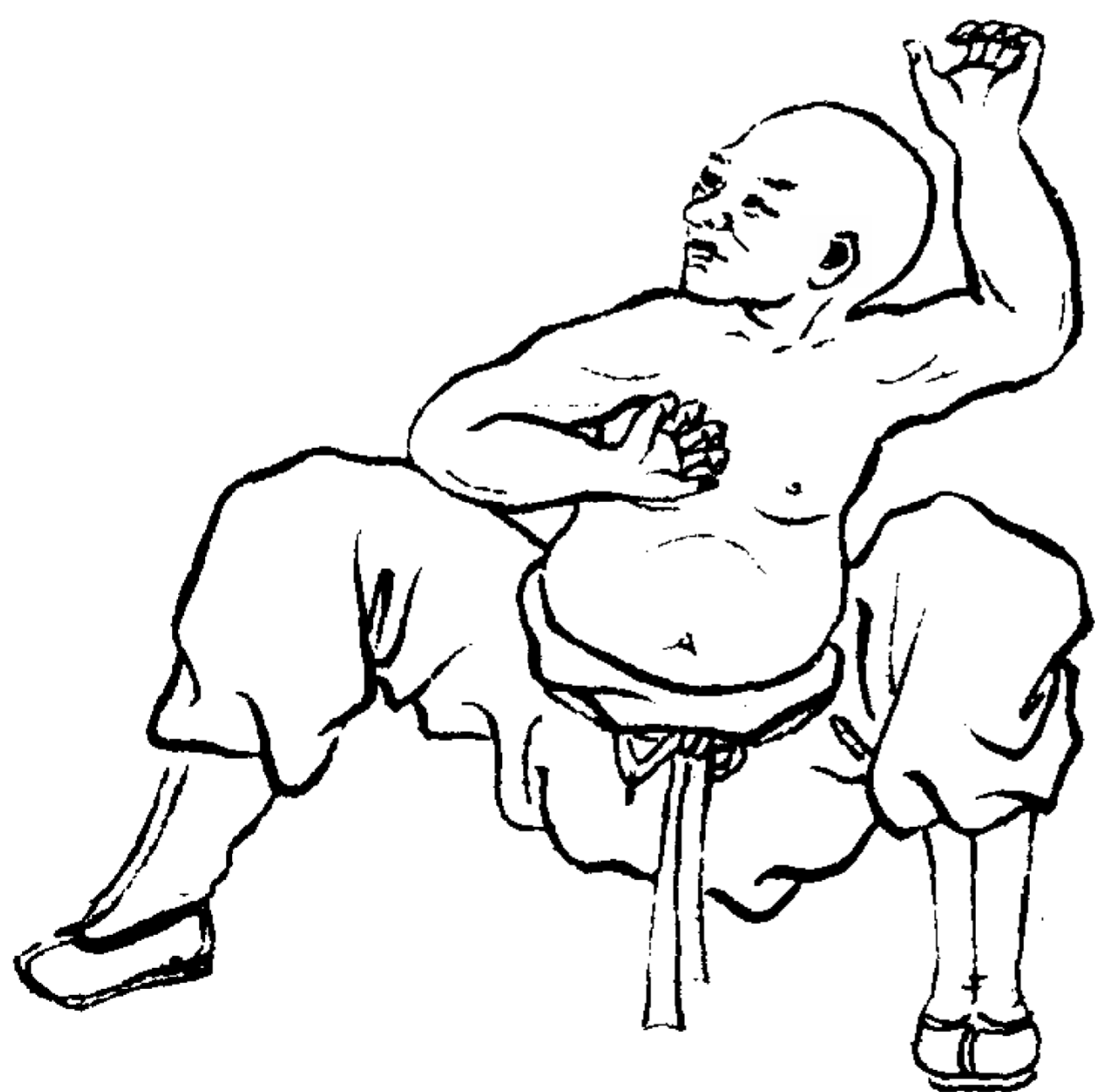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三二

此立在此
字地盆上
專用肘膀
力不宜停
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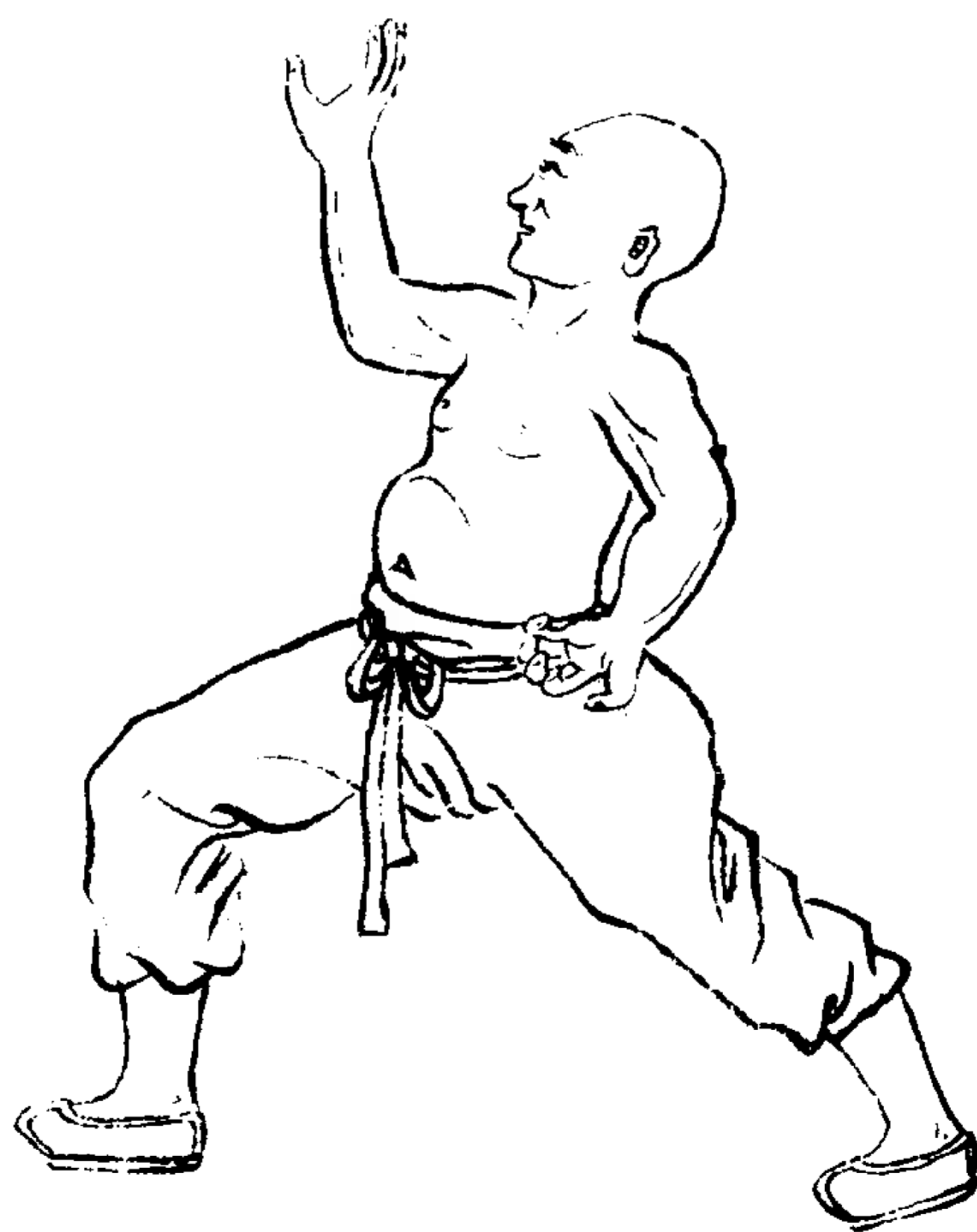


由上形將身
往左一坐變
為此式名黑
虎轉身法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由上形將
身轉上起
以手腕用
力名曰虎
獻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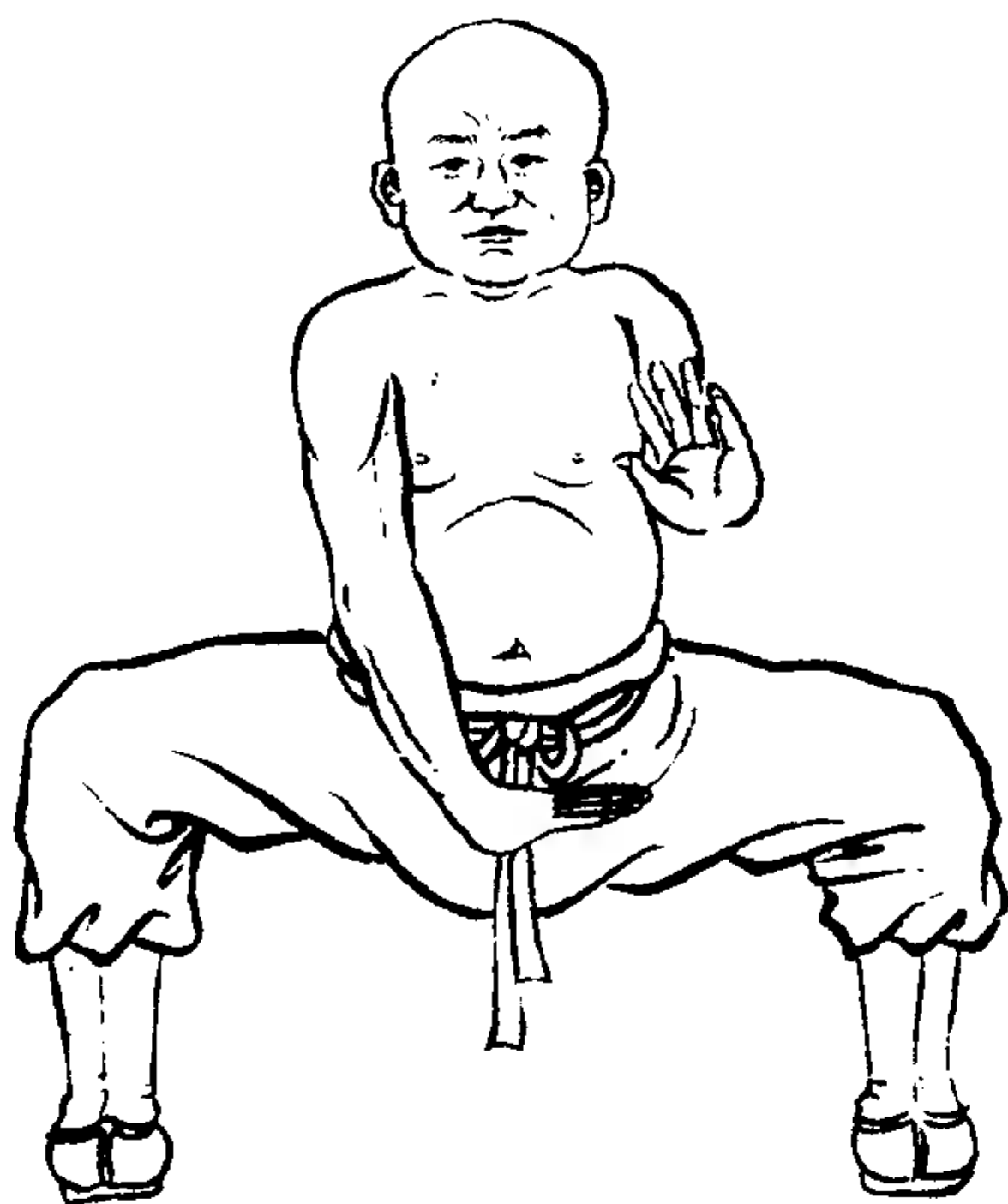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將身一旋
變為坐馬
用右手出
直使力貫
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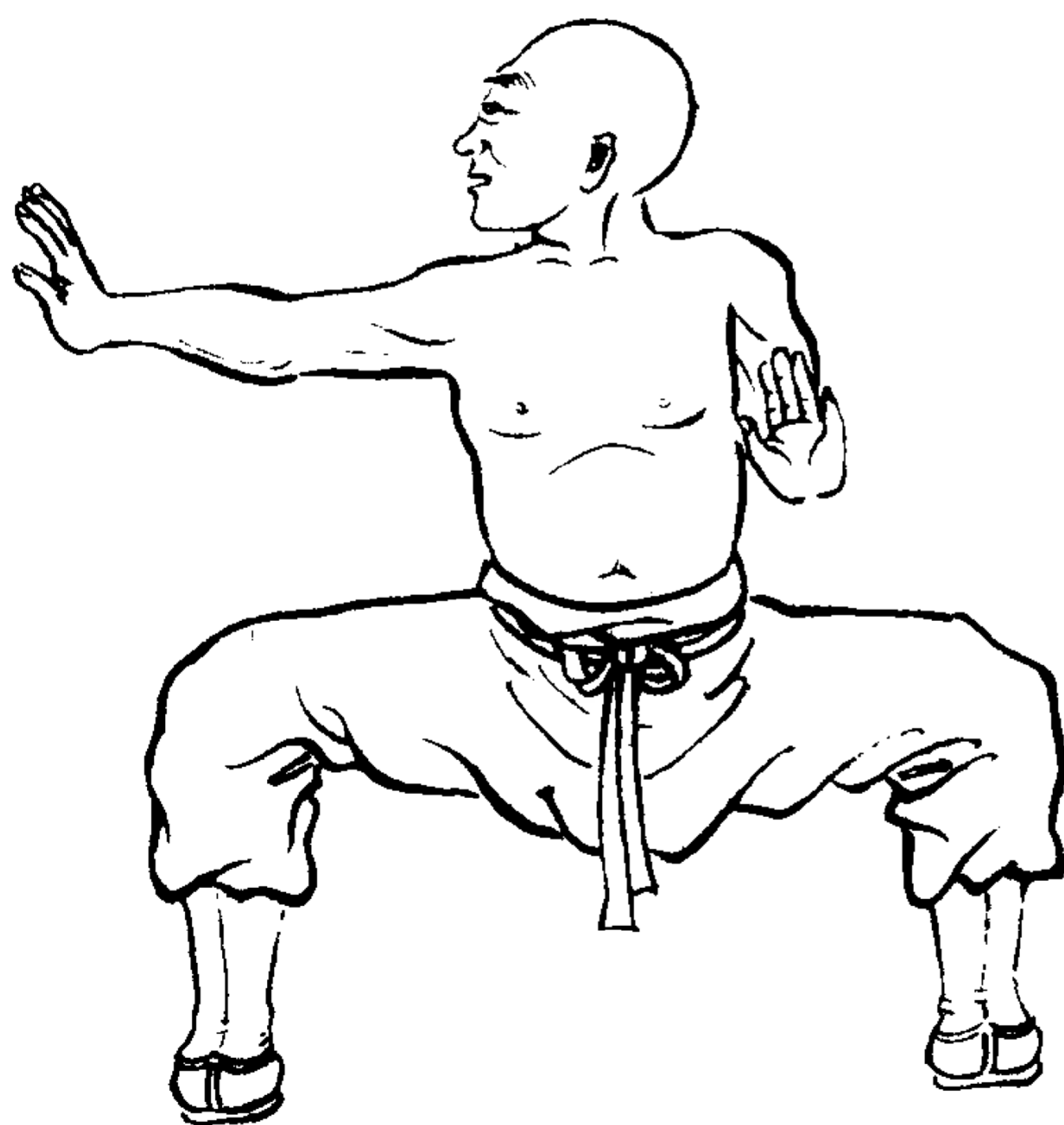


從上音
轉正身
用右手
一沈名
天踏手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右手往下
運至肩為
止使力貫
掌心胸膈
開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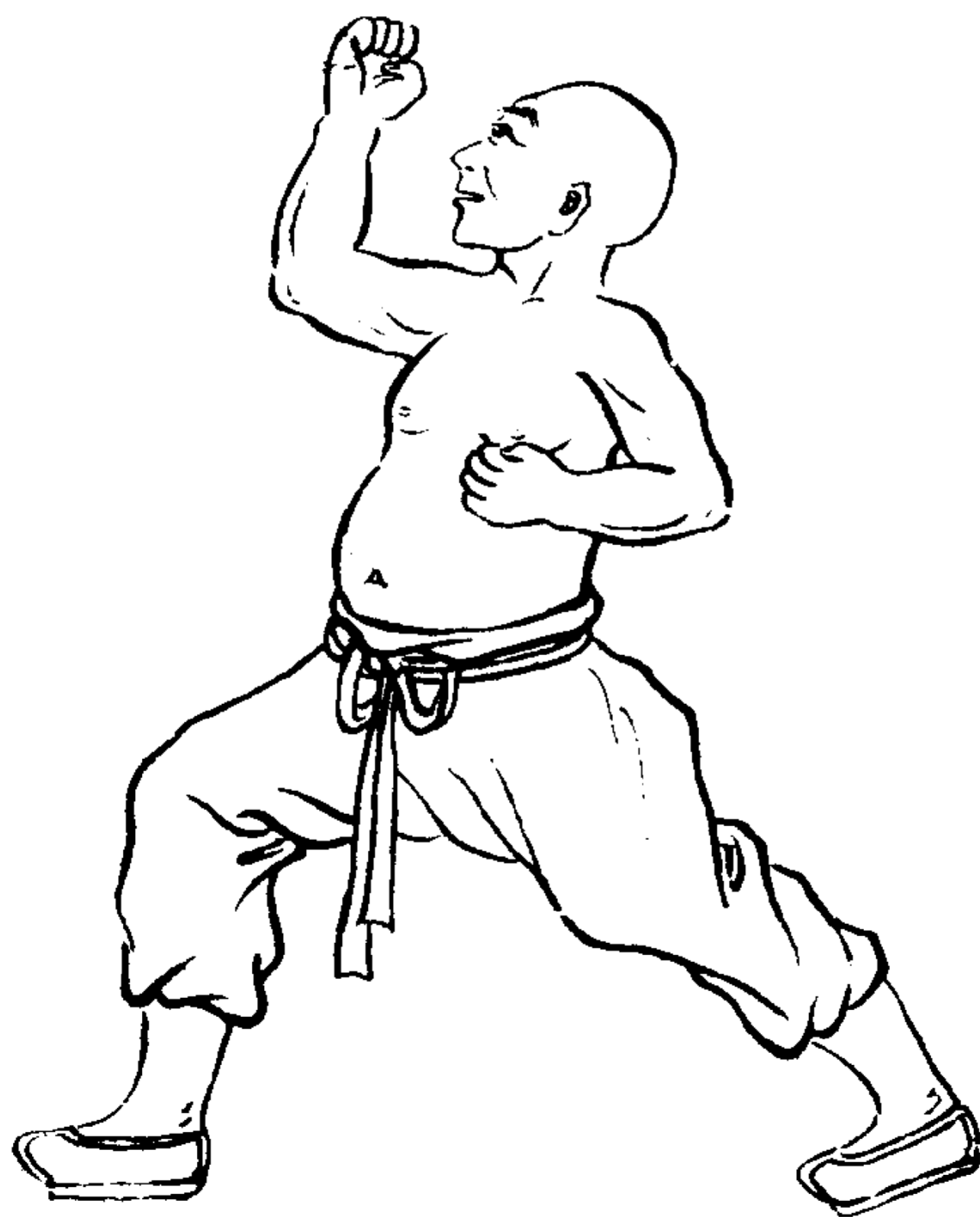


此拳由白
虎獻爪法
出時須極
力兩手相
應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首因撞
拳後將手
一收直力
打出以運
全身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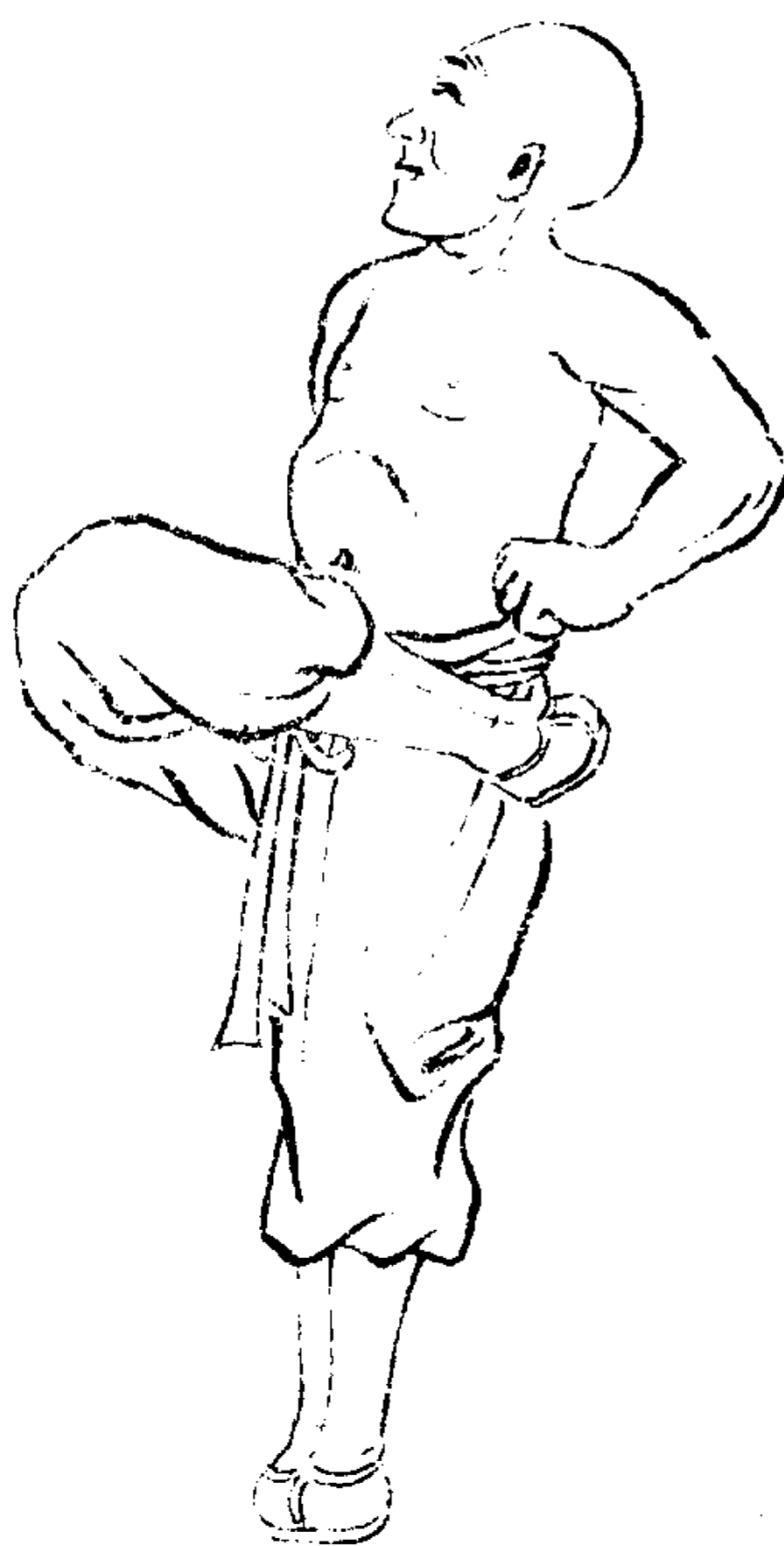
左手黑
虎已畢
收回左
脚合足
立定此
豹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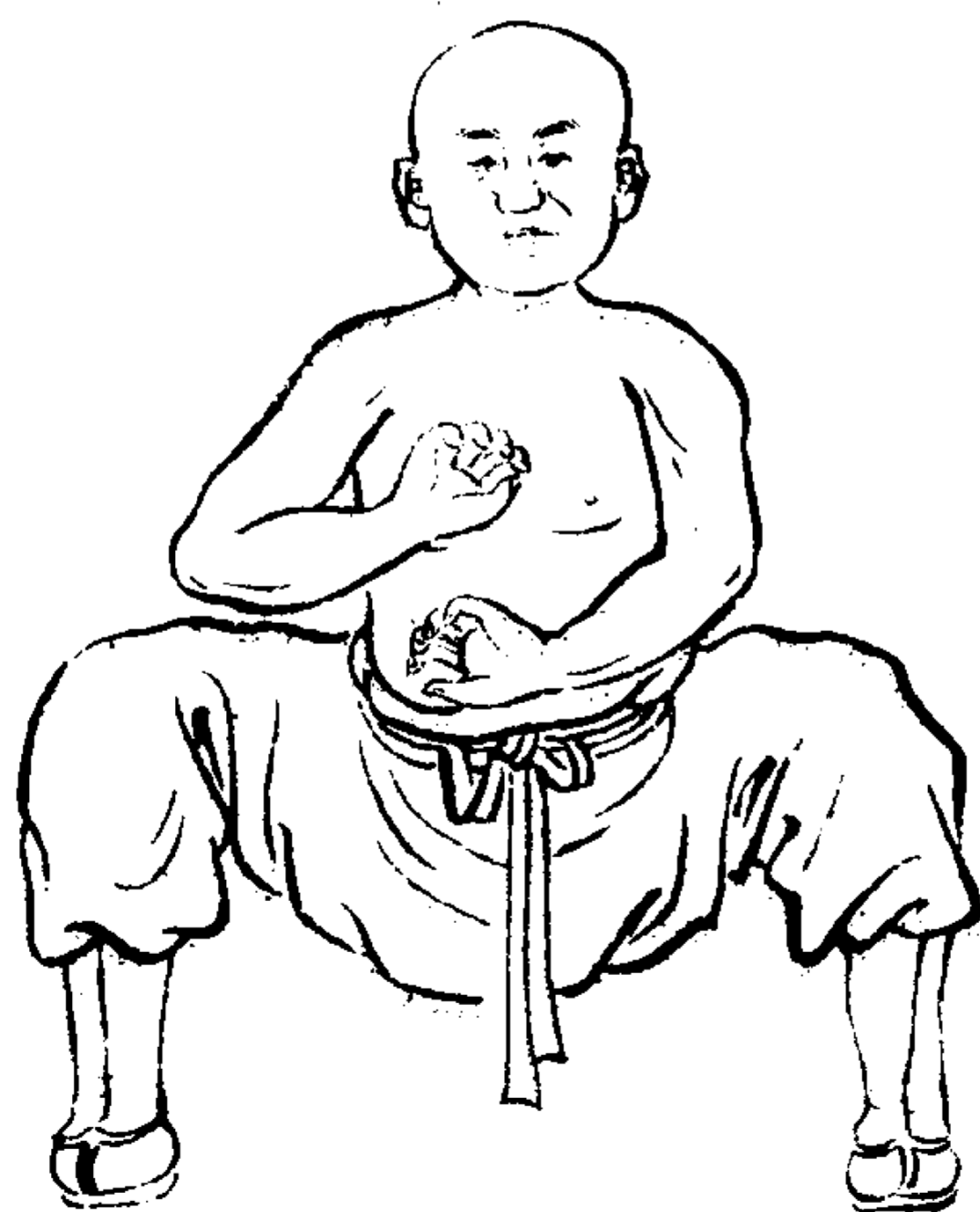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五二

用慢力收
回双手再
起右脚踏
子午地盆
仍用麒麟
步



由上式將
身入八字
馬步上邊
用八卦手
仍名金豹
形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跟上八字
馬步轉入
之字用快
力出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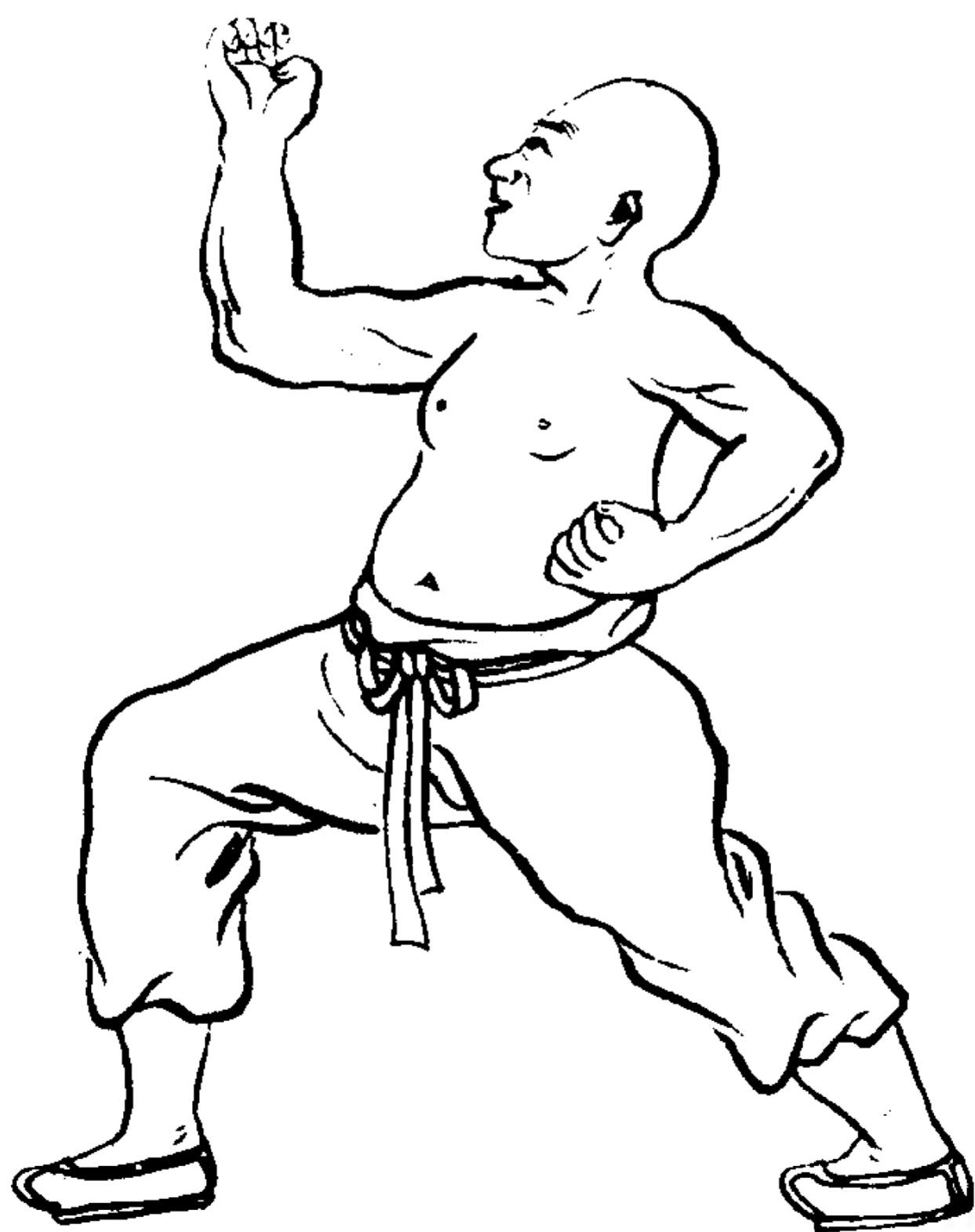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五六

從之字地
盆轉上右
邊以拳用
快力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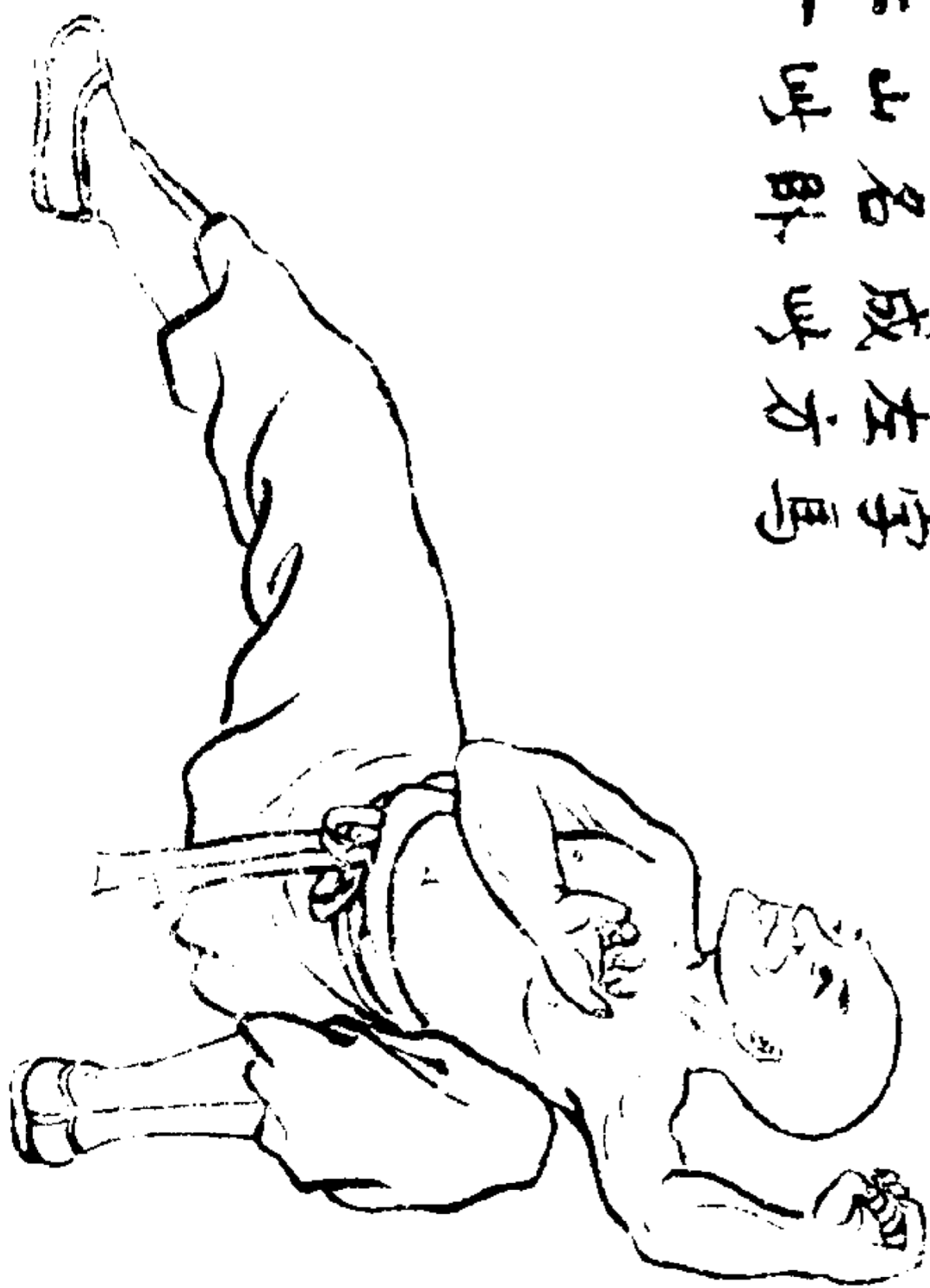
此拳仍用
快力打出
惟須手步
一齊向
右邊標上可
也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六〇

經之字馬
往後左方
一坐成步
式仍名卧
虎離山步
手由上
一
揚用肘
力落下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拳貼身
打去其力
急如炮火
其手步仍
一齊由下
標上名為
金乳直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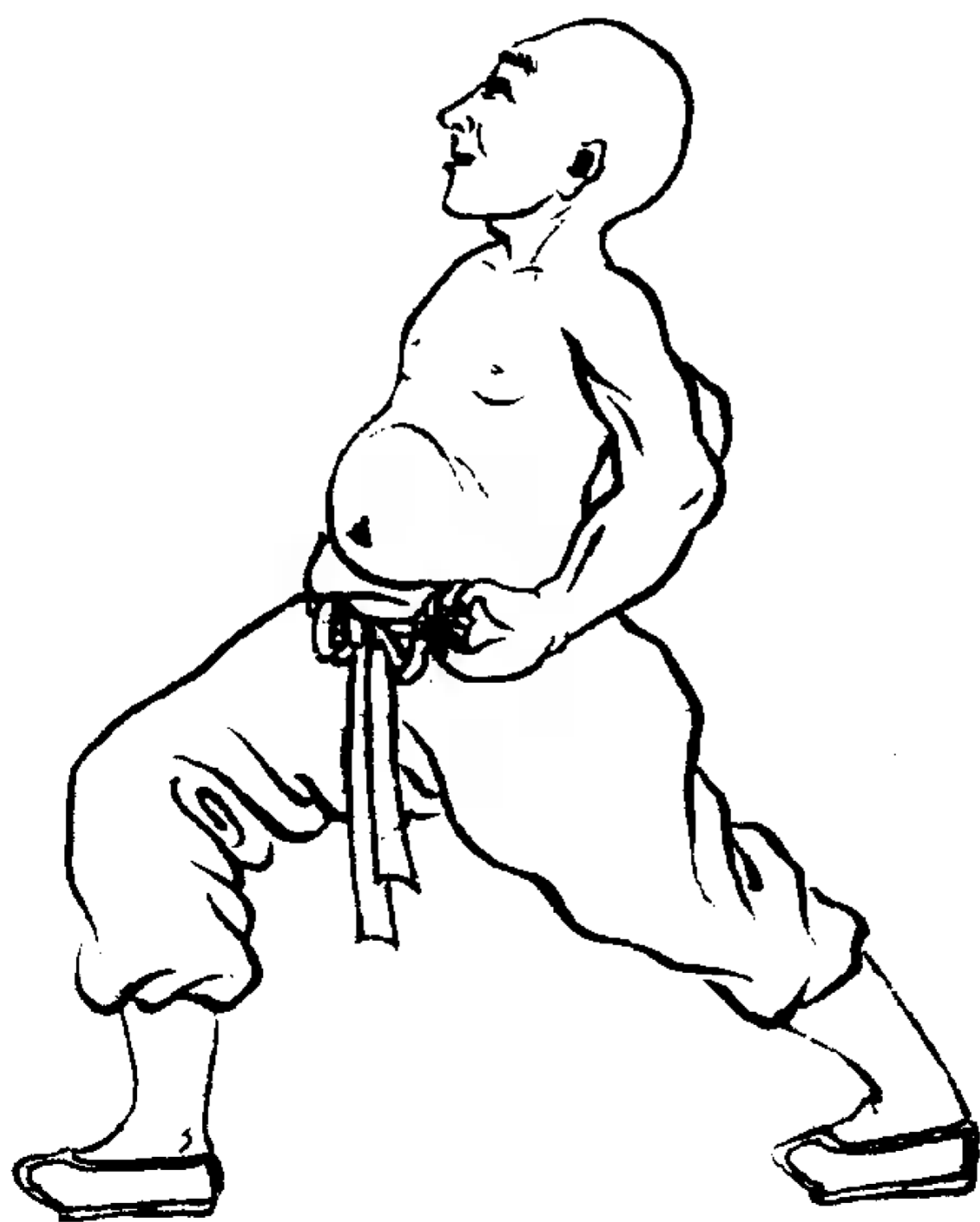
此手由直
拳變爲豹
拳力出抽
回則用肘
肱全力可
也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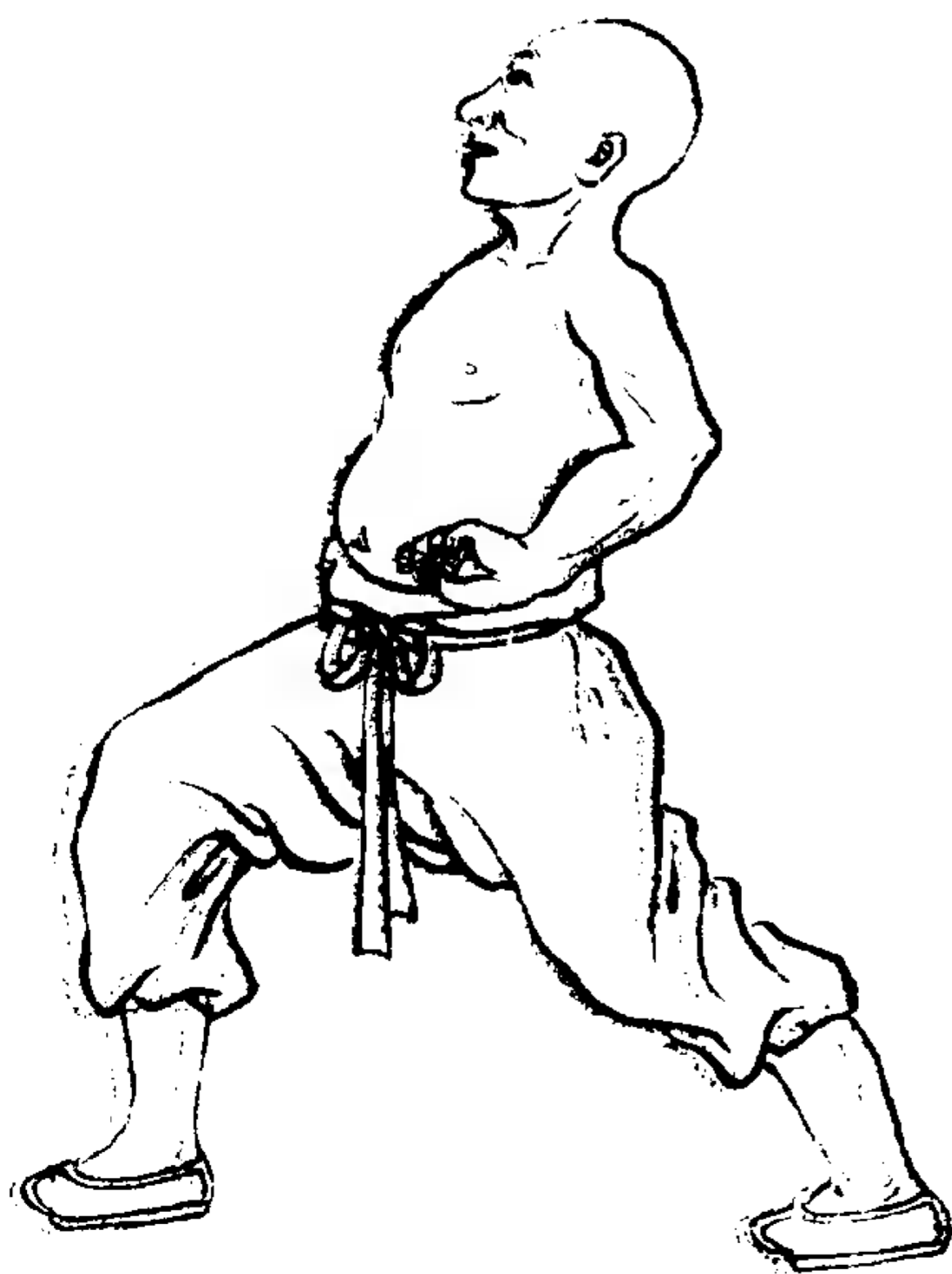
此仍是子
午生根力
形勢上之
工夫始一
律學者須
細心攷察
也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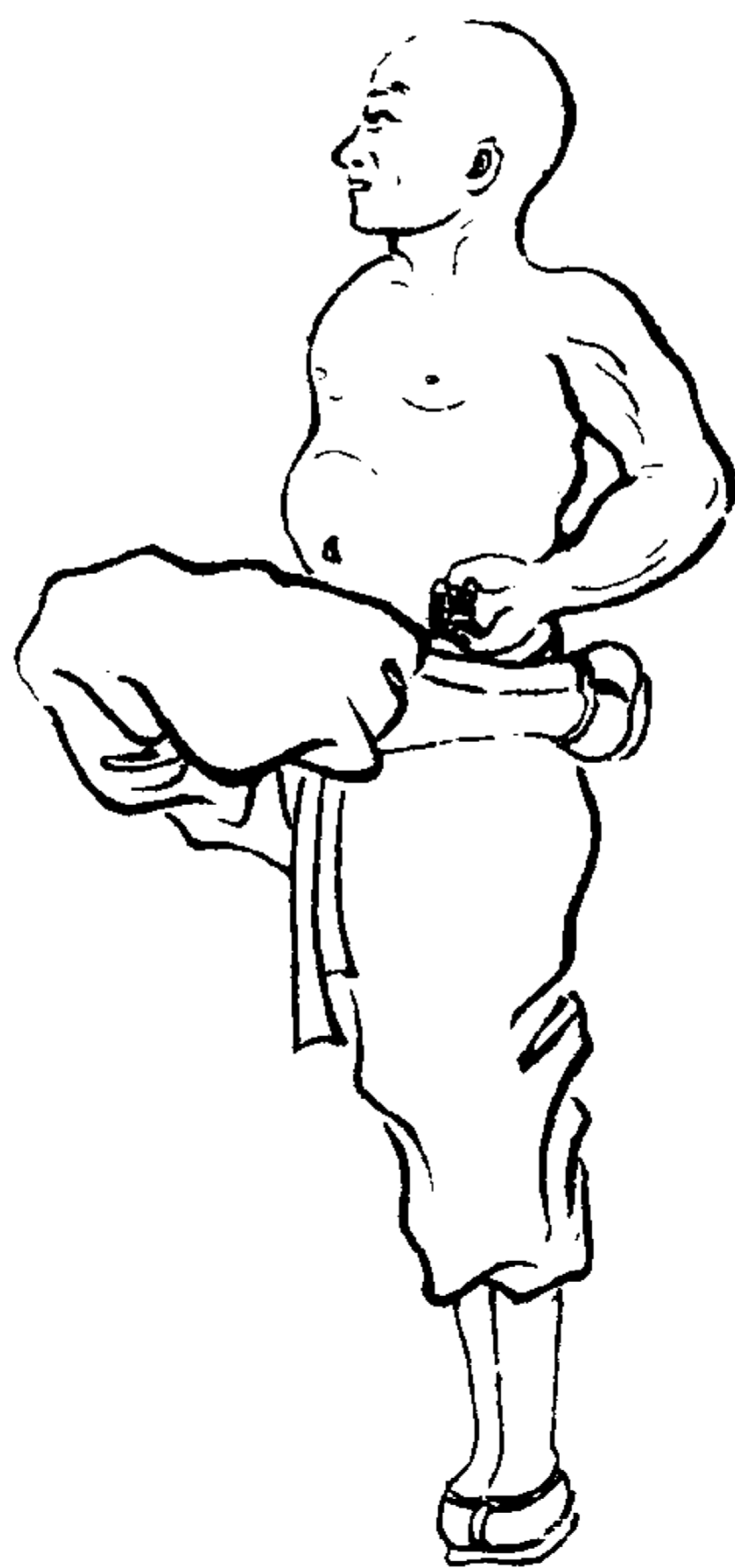
由上形双
手用力往
下一墜怒
目握爪週
身力到此
仍是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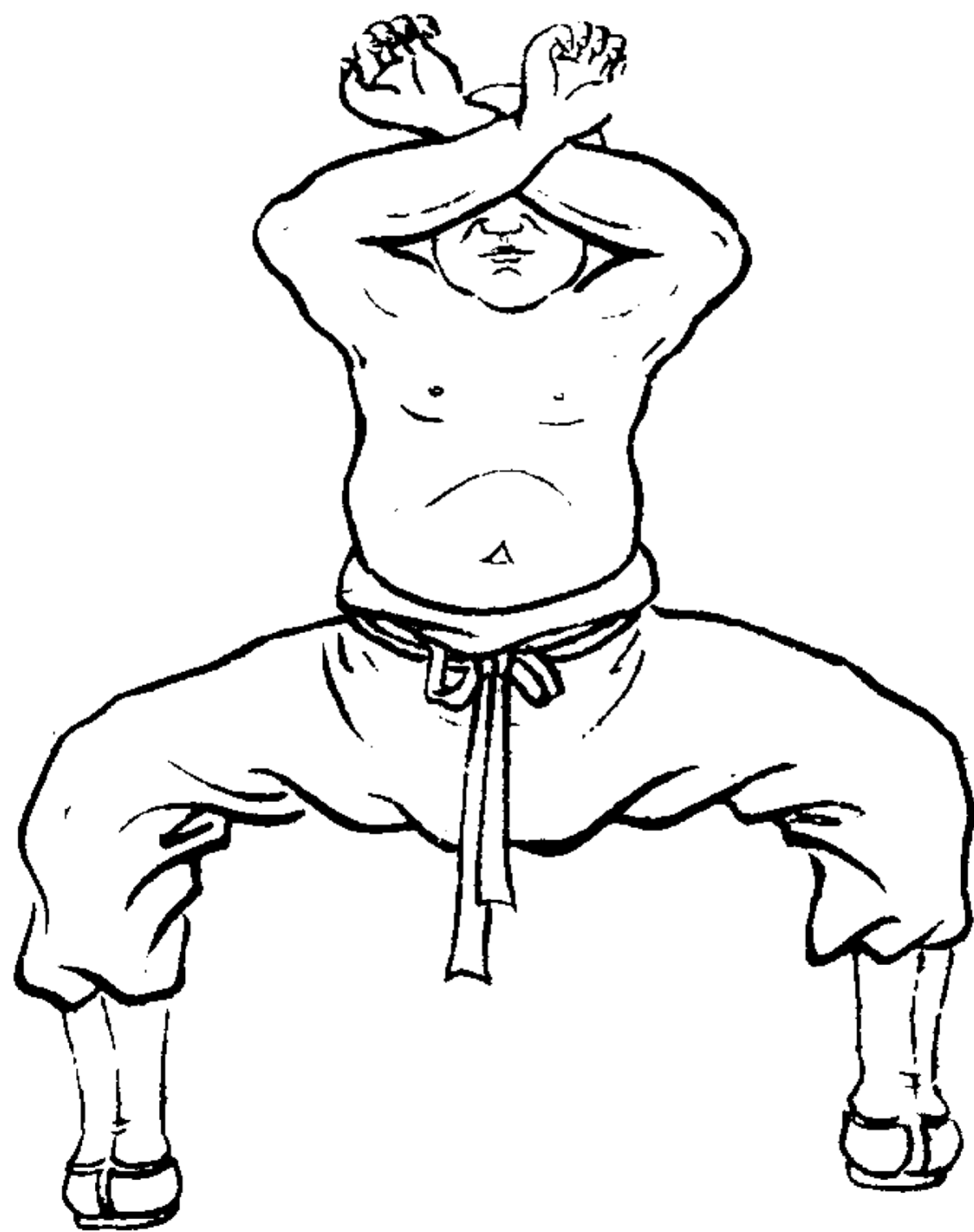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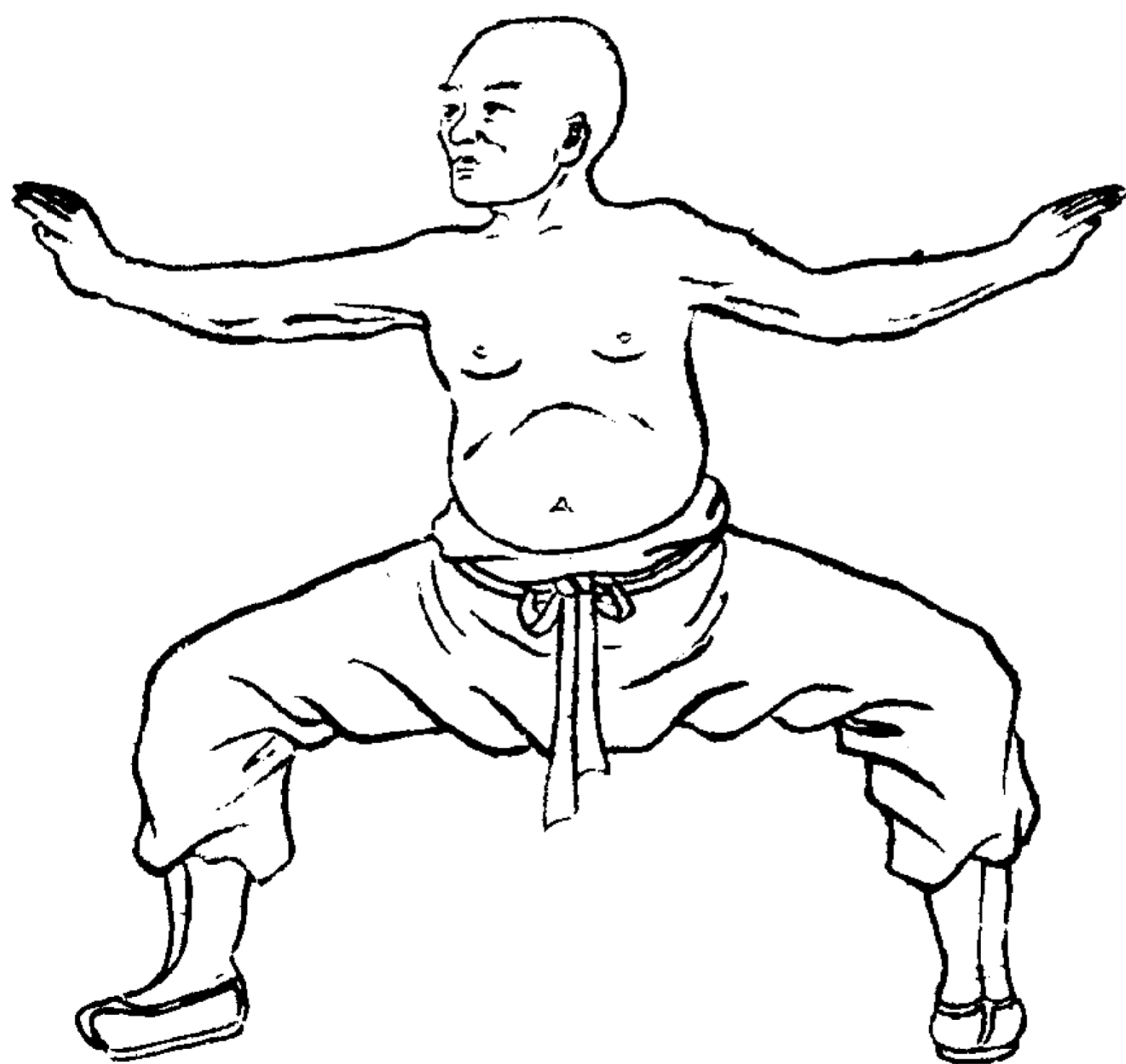
此音開八
字地盤踏
右馬步上
右邊



是為龍
形手以
五指用
力



双手龍
形用之
指出以
肩窩吐
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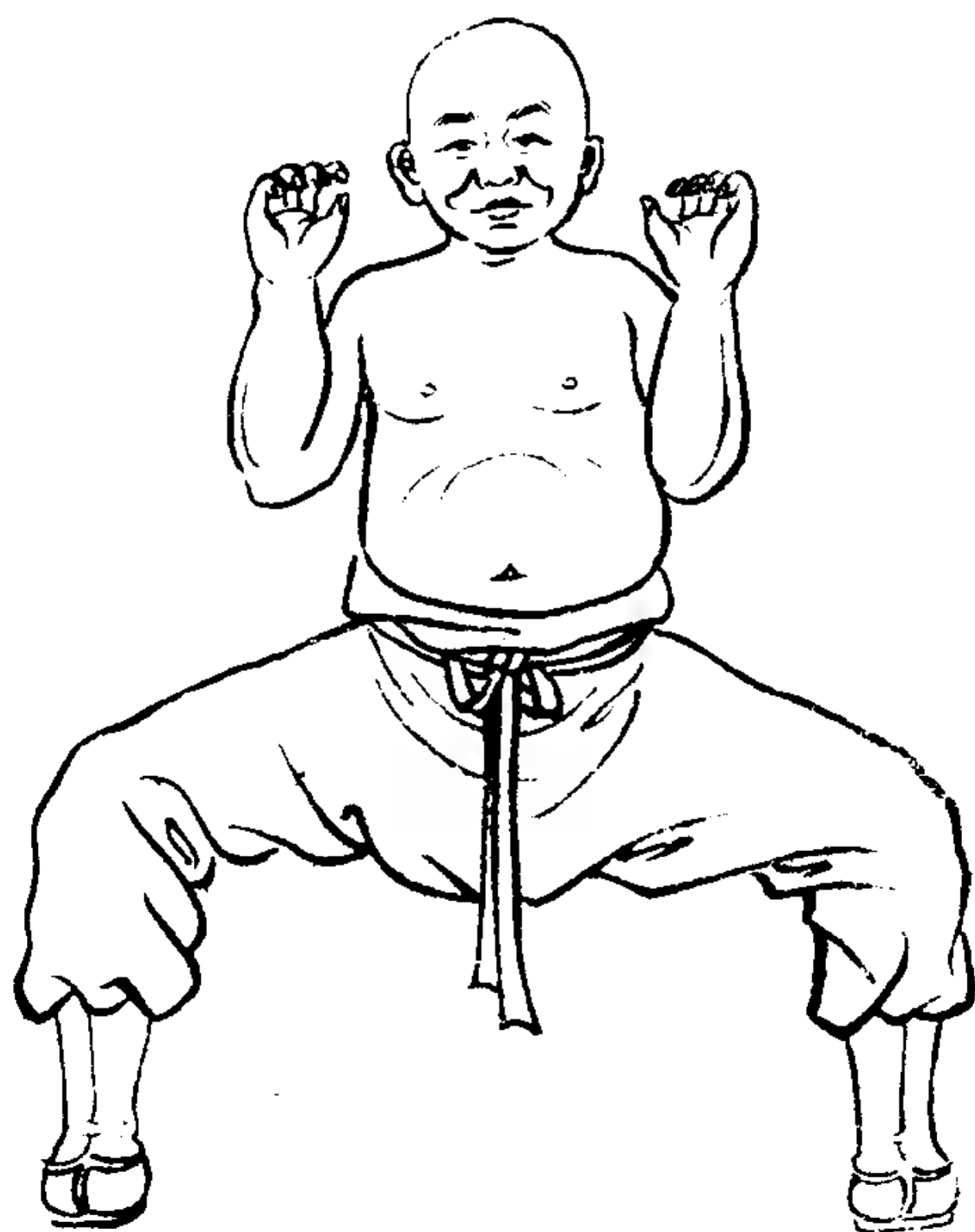
坐馬步用
慢力收回
双手至正
心再由慢
力對肩一
出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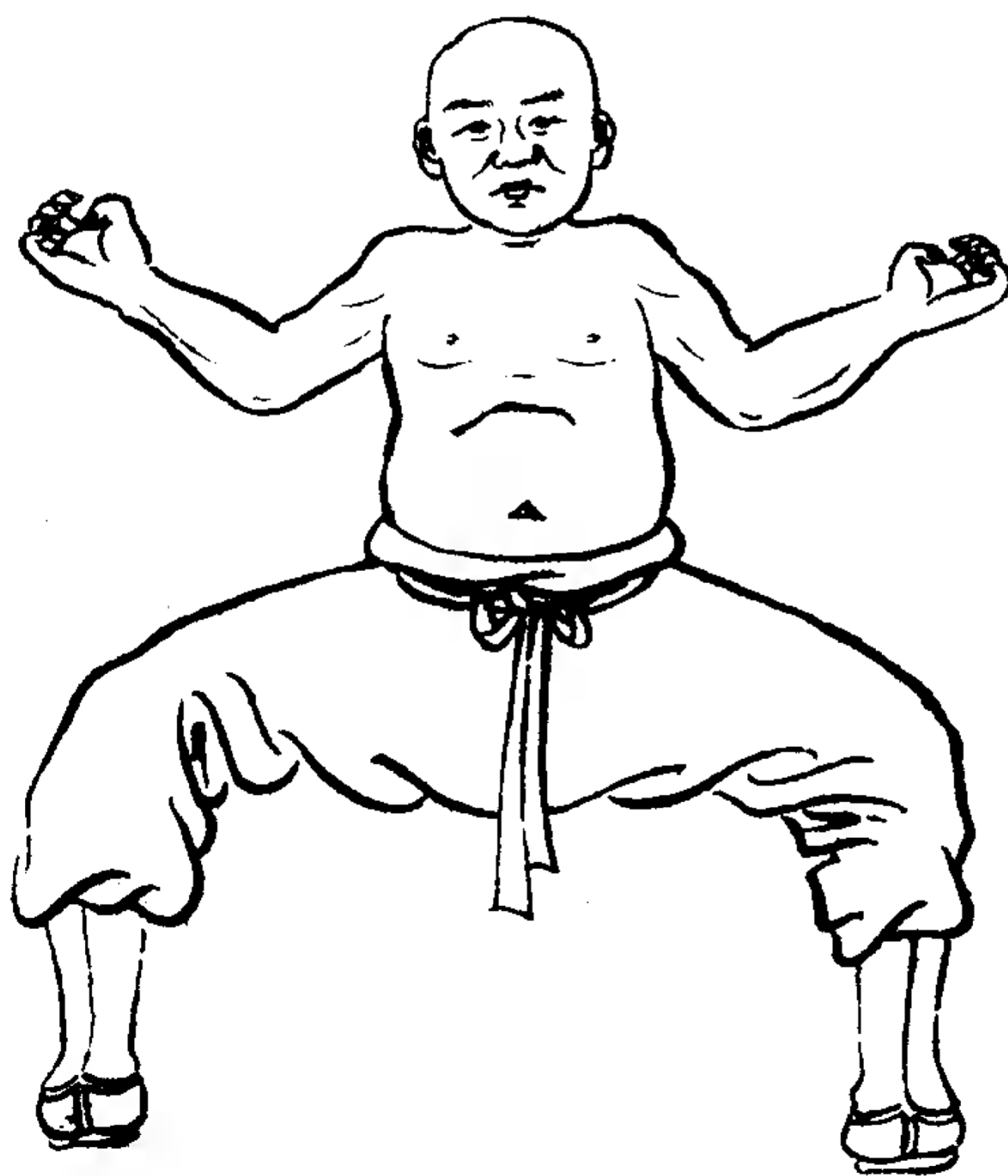
由上式對
肩一出用
十指力向
左右一分
乃運氣柔
手



兩手既分
再以慢力
收回至肩
其指力與
肩穴力相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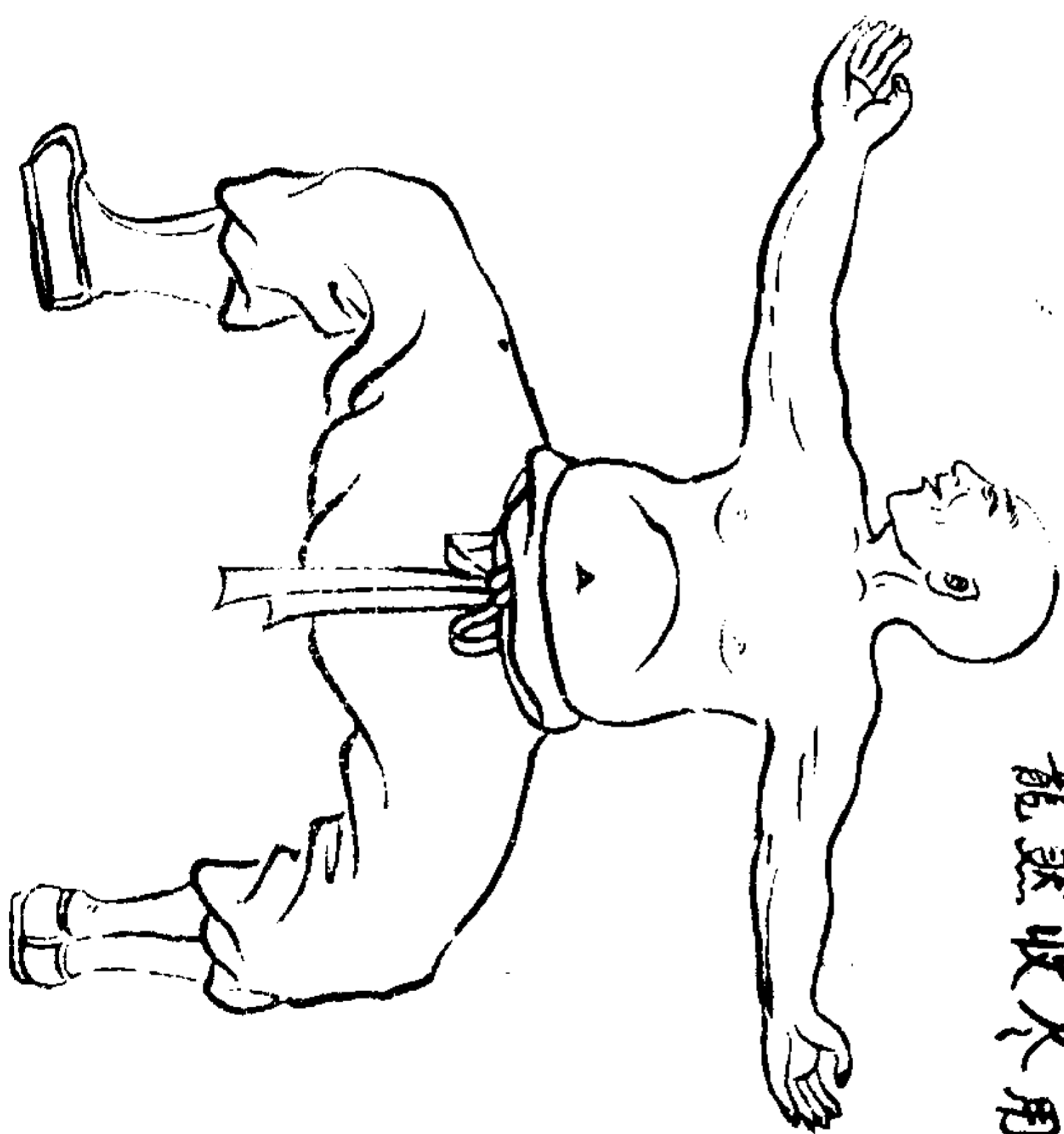
由上式將
兩手向左
右一分宜
用慢力一
出不可出
盡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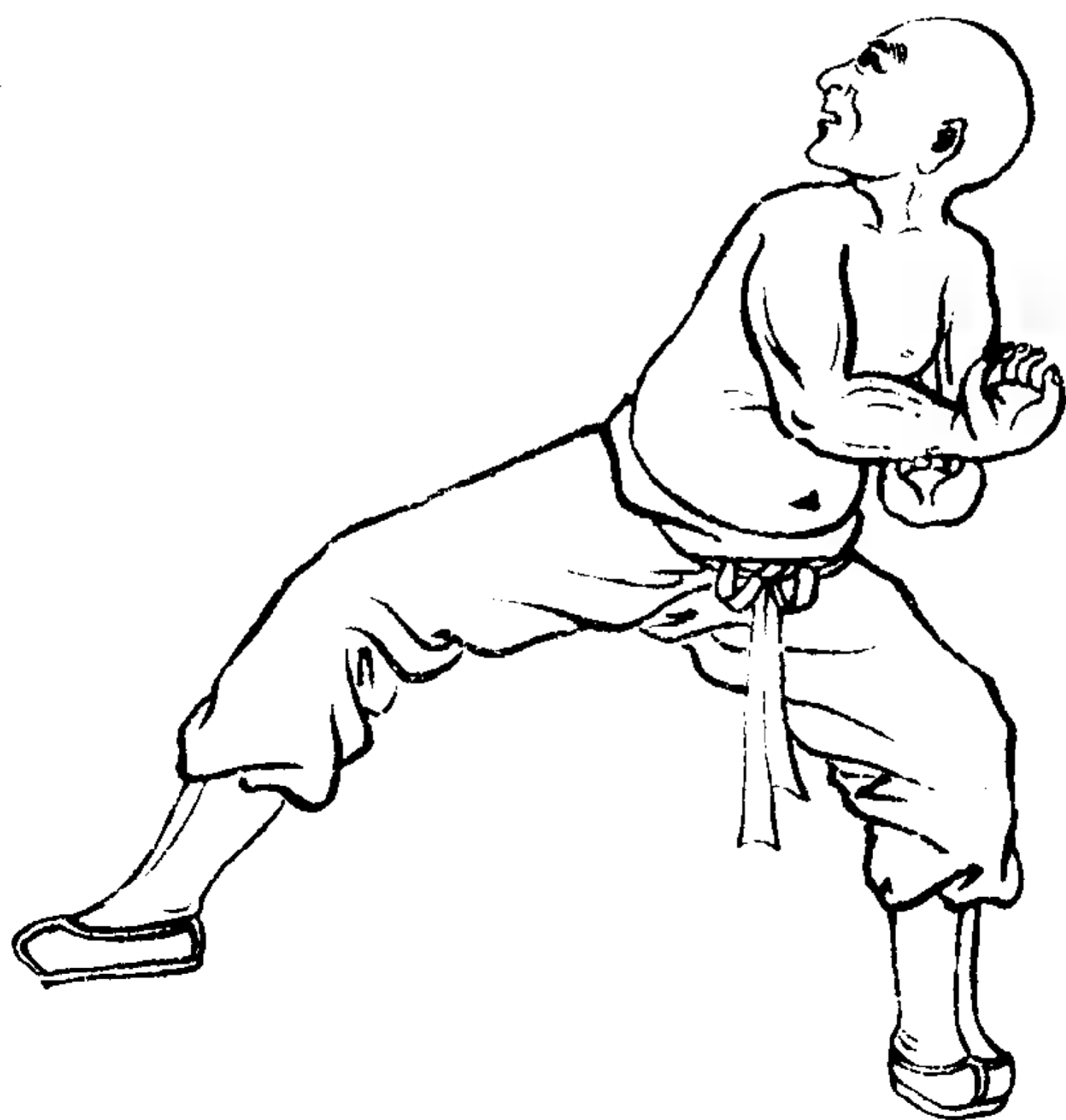
此是龍形
手由肩用
慢力出尽
一出收
共六次然
後化出龍
湧手



兩肩用步力
兩步用力
蹬力上身
用步力下
身用蹬力
一自步一
自蹬上下
相應力不
外散力得
其竅



此形乃
飛龍回
頭之式



照上式
將肘往
後一沈
以慢力
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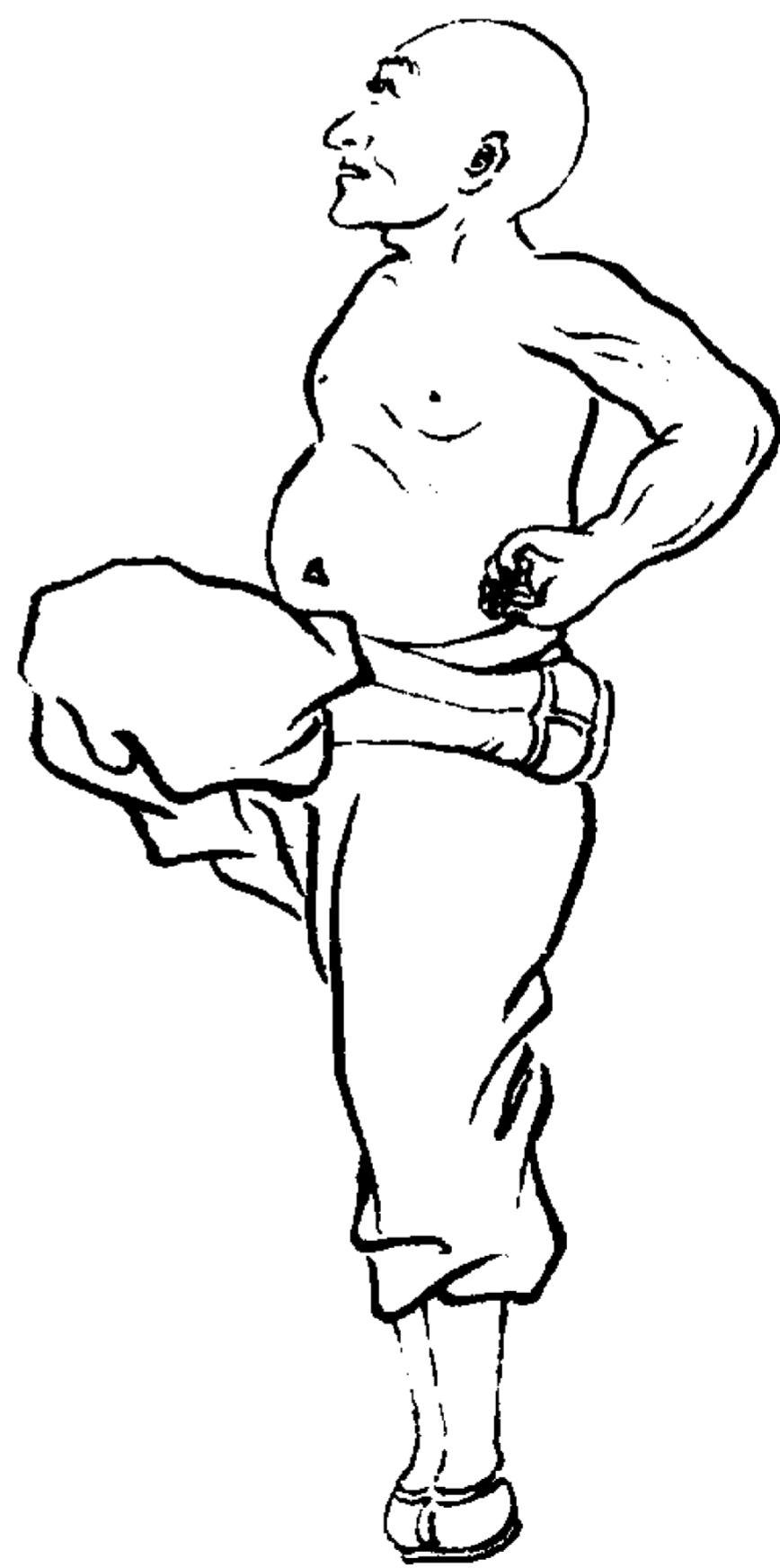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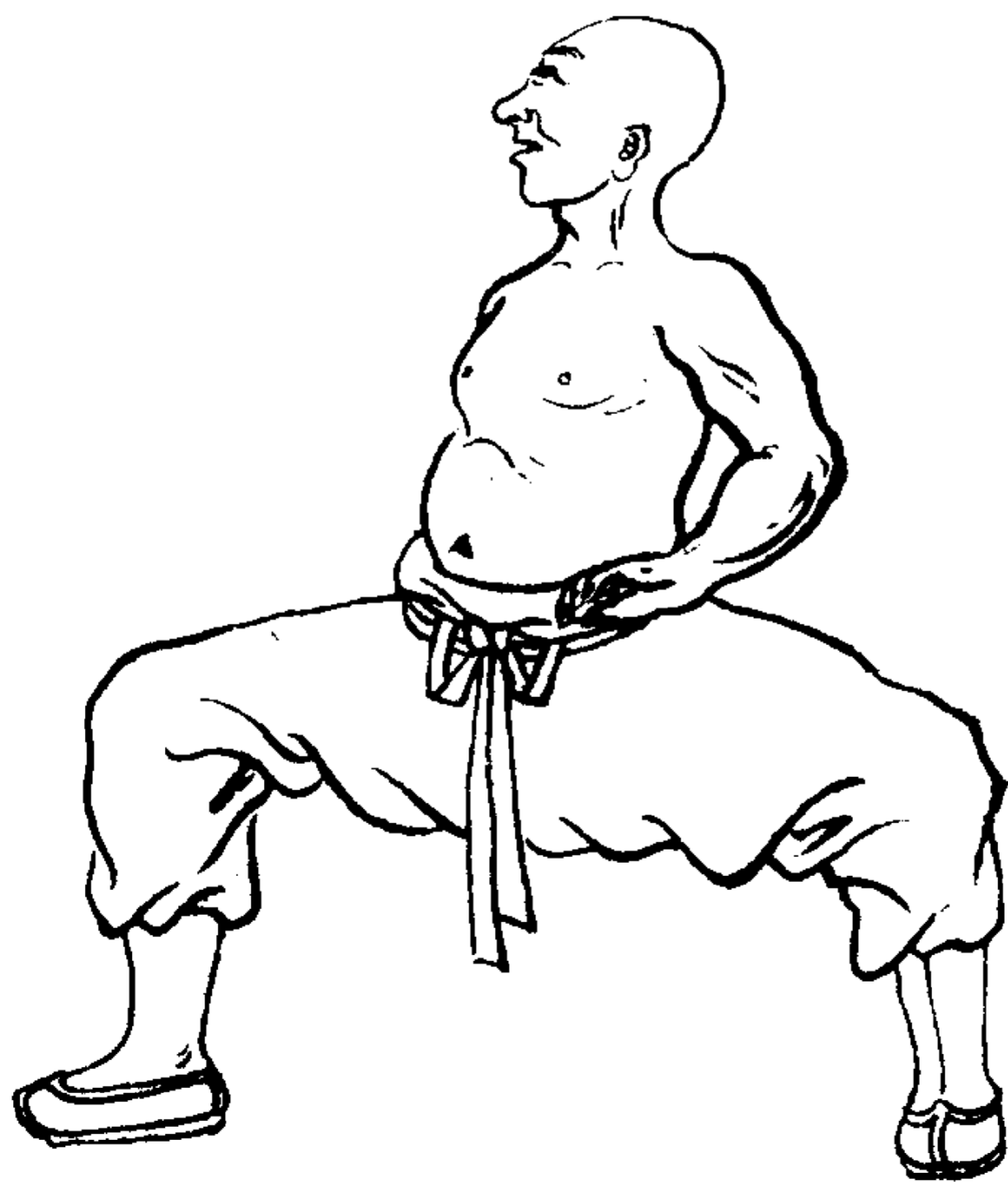
既收拳後
將兩拳高
舉名通天
蛇



提起右
腳踏八
字地盆
惟足到
地時須
子午馬
步



八字地盤
上右邊連
身落下如
墜千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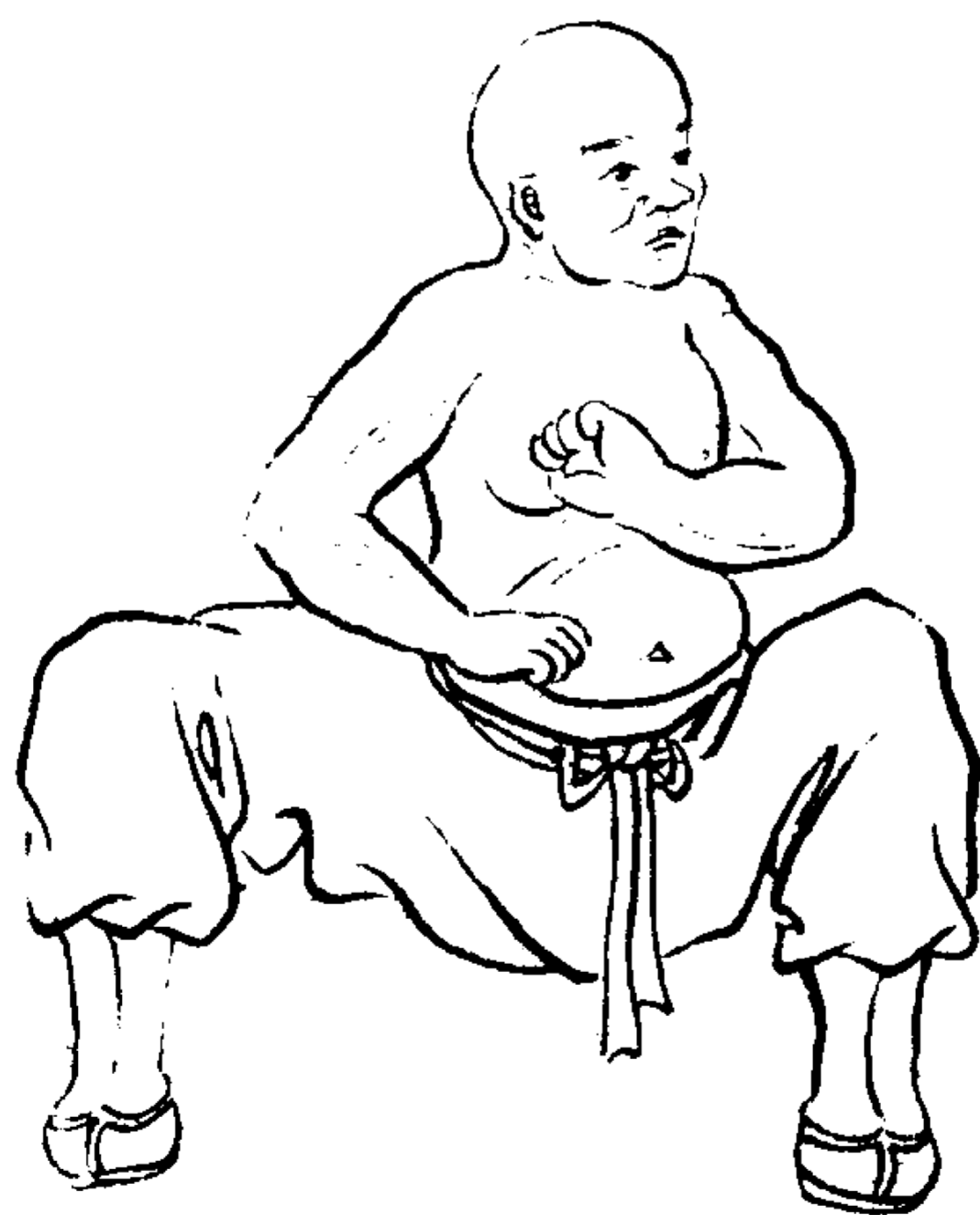
從上形急
力將左足
用力申直
變為此形
乃由八字
地盤入子
午馬步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九〇

此八字地
盆上左邊
是為八卦
蛇形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由上形用
左足一蹬
急力向上
一轉變為
此形名為
獨蛇歸林
勢



此與上
同一用
力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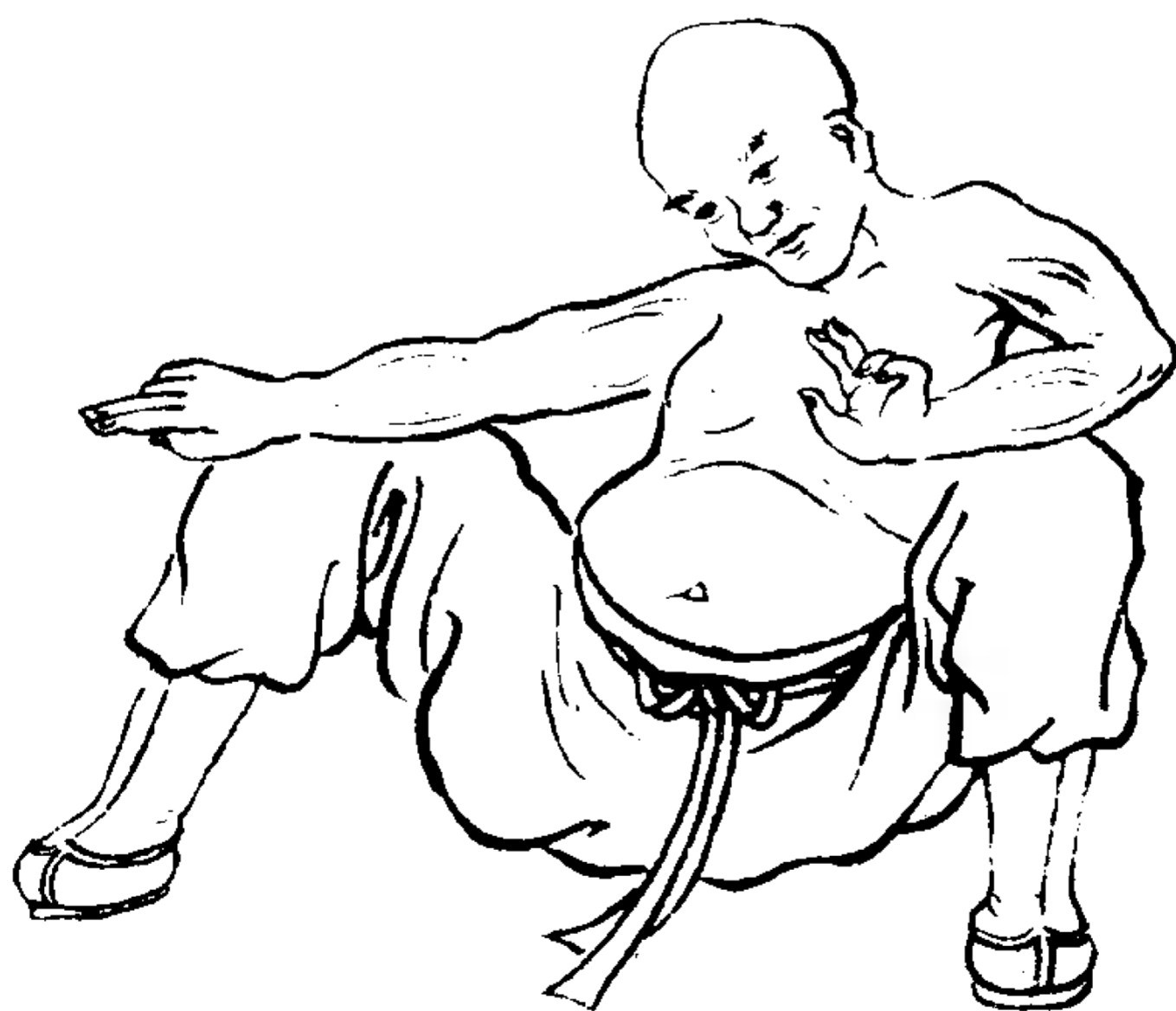
此勢亦
與上同
用力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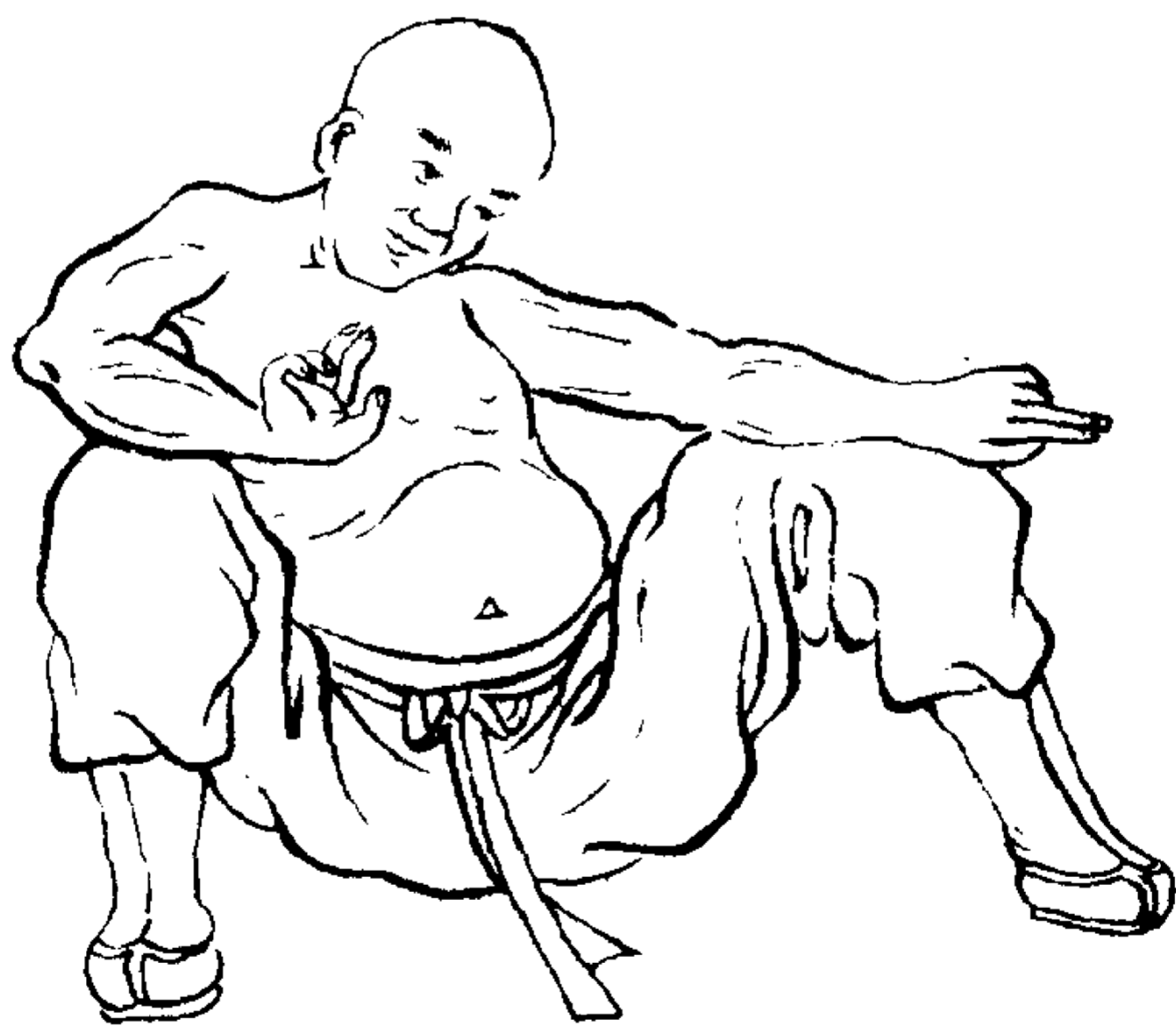
九六

由蛇手
變為龍
手全以
右手用
力以左
手掌心
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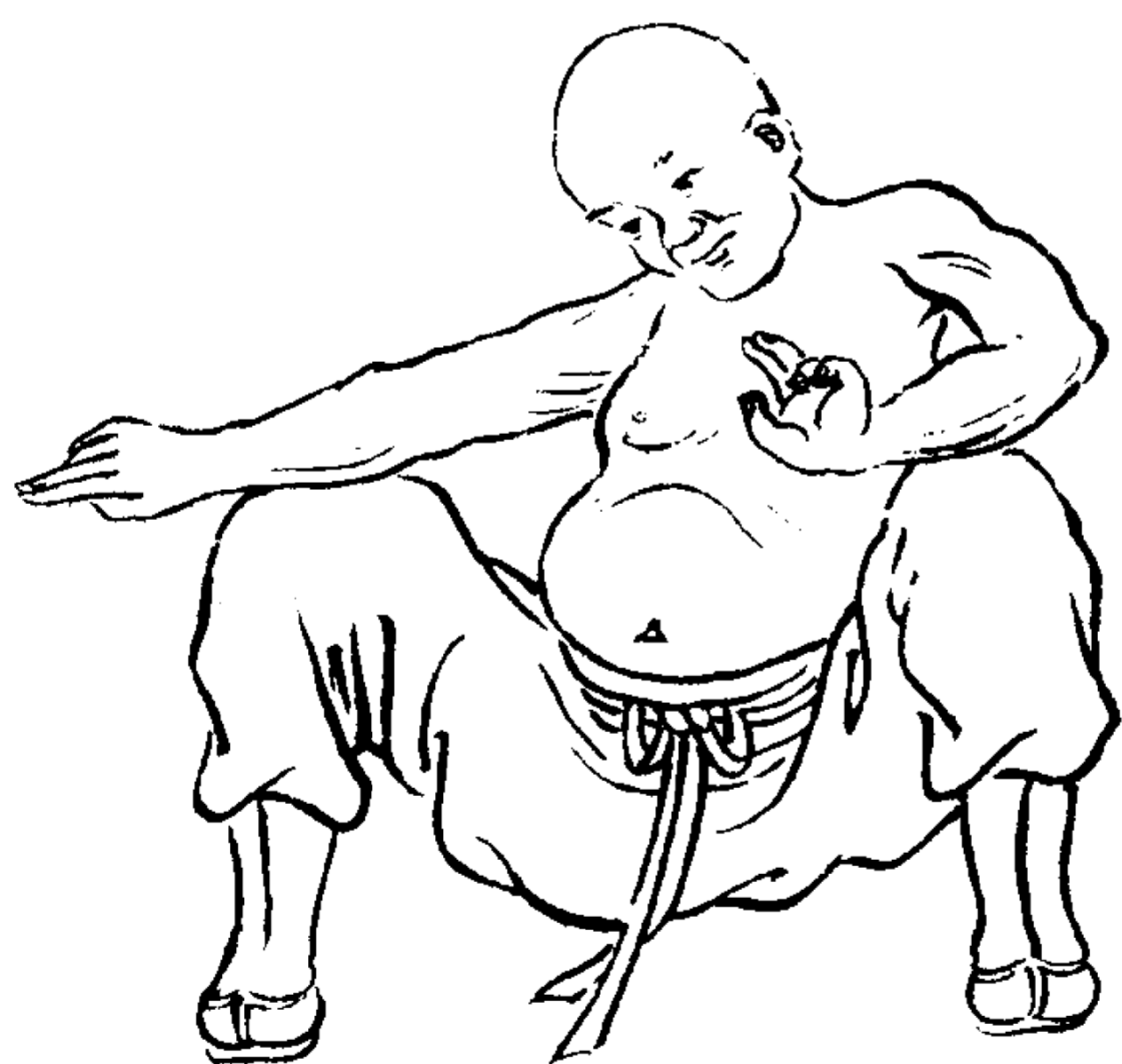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用力
左左手
而以右
手掌心
力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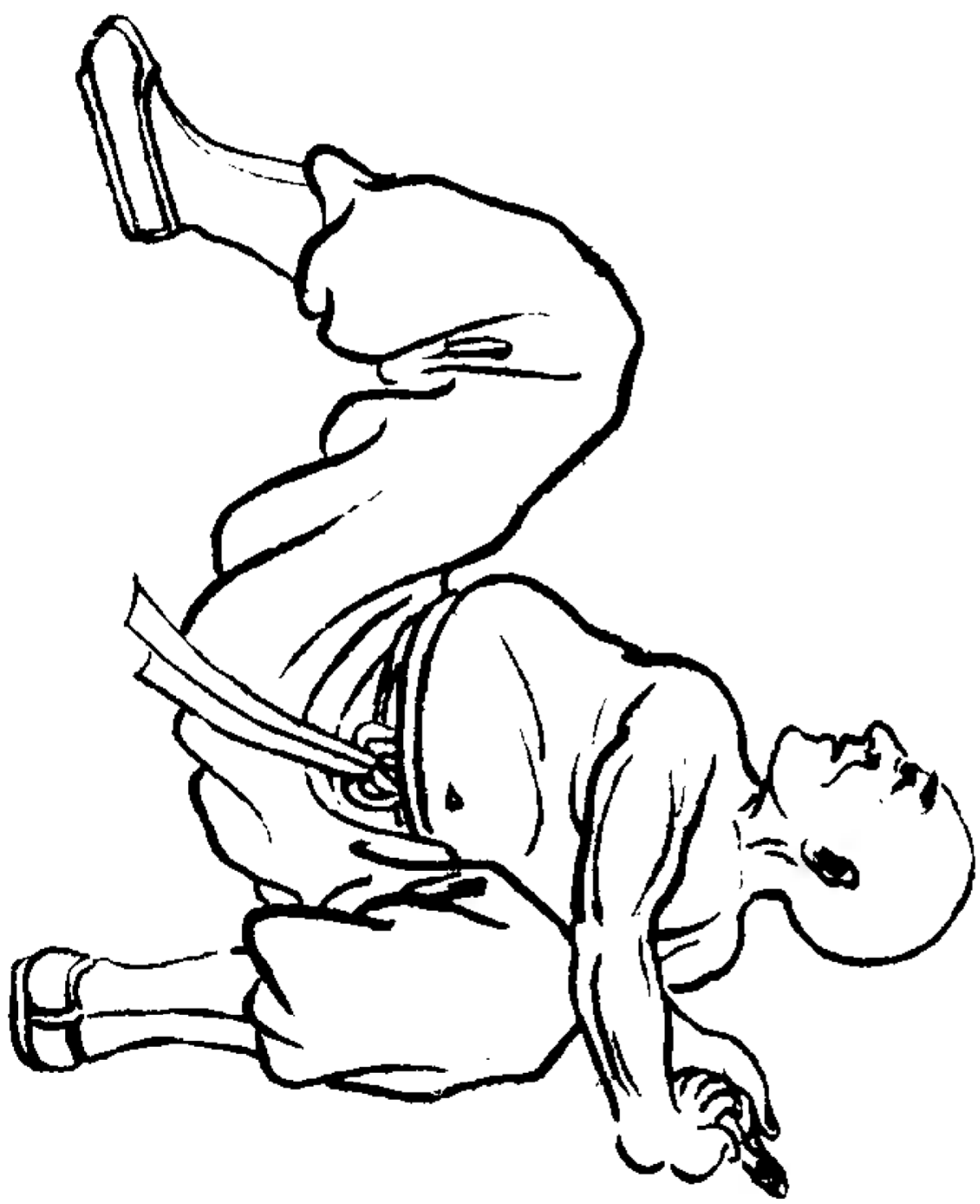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與上
不同者
全在以
週身用
力



蛇名毒
蛇橫路
手用力
一朝左方
一吞吐
足下勢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名兩蛇
分路法互
以脇刀出
之使氣貫
指顛為妙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在八字
地並右邊
右手用急
力一拳打
出打至直
為止是蛇
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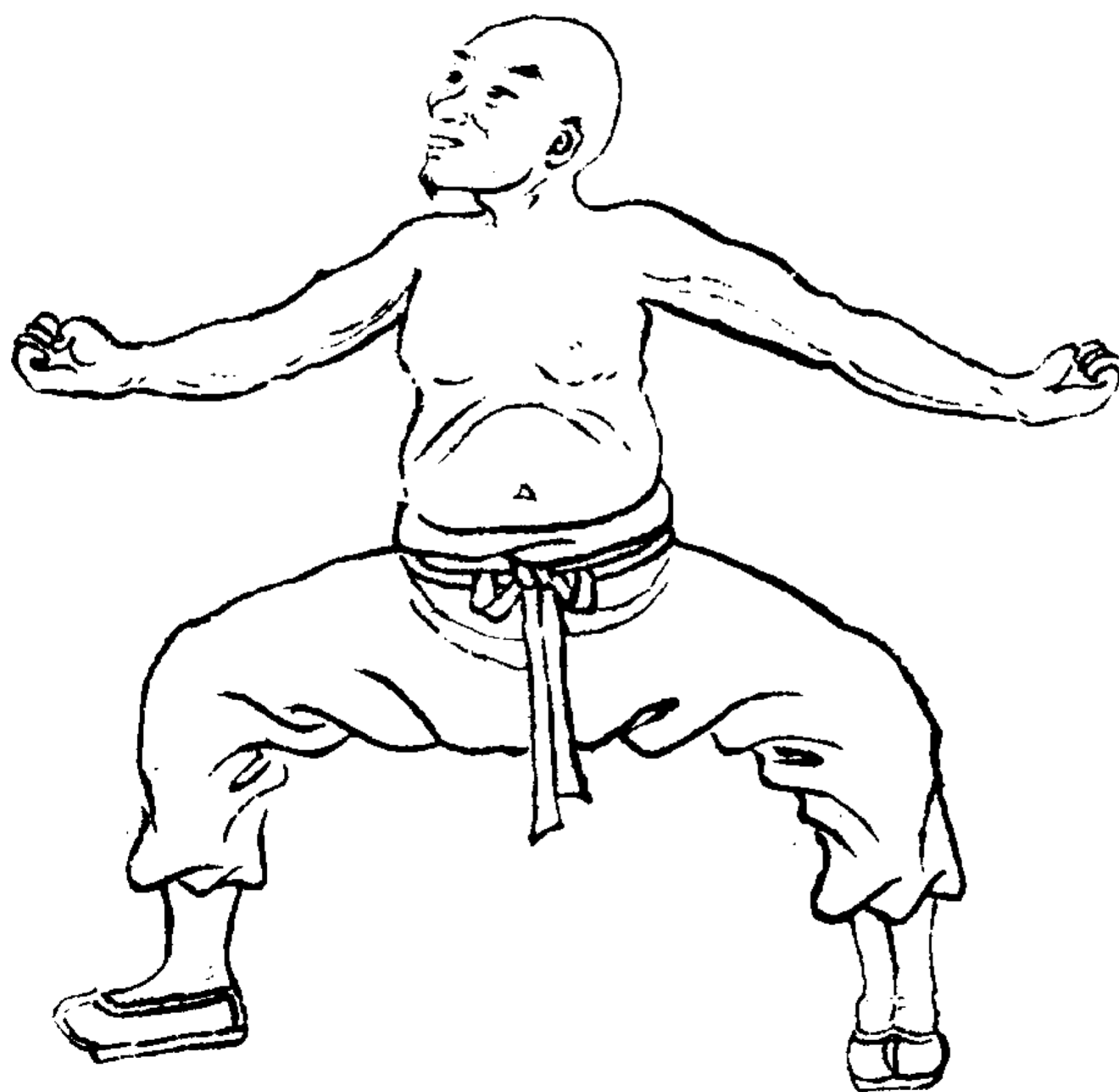


左八字
地盆右
邊此手
用慢力
收回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乾拳至震
乃一氣呵
成至此宜
稍停息再
發聲打下
四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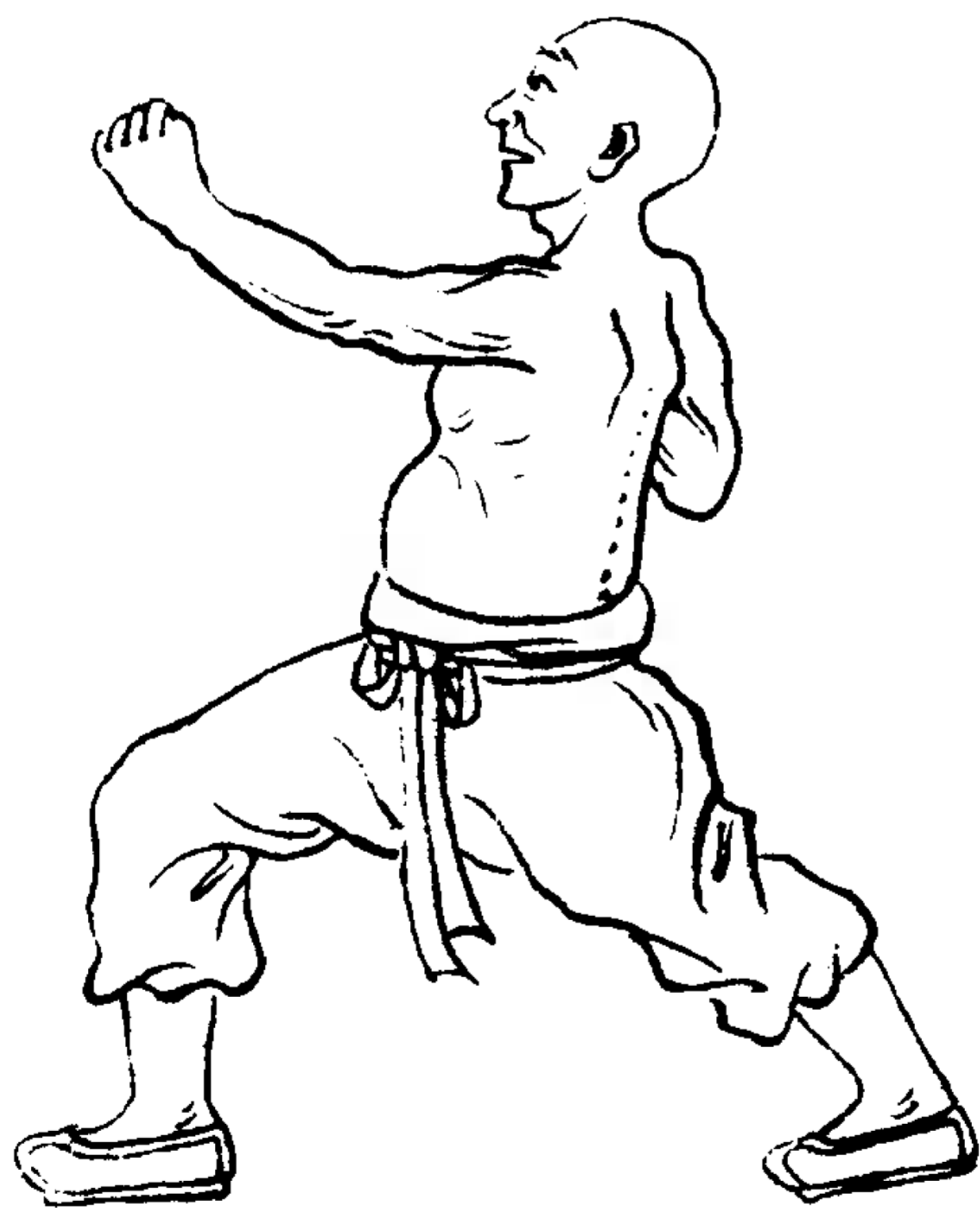


此在正中
宮地並之
尖是離拳
為坤象坤
即陰也柔
也所以柔
為地也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在中宮地
 盆之央是兌
 拳兌為陰
 即柔柔即陰
 象是也八卦
 拳完了用慢
 力收回合脚
 立定可也巽
 拳至兌拳用
 氣一度宜稍
 停息然後慢
 力收回此拳



上式慢力
收回此式
双拳坐馬
冲上為合



此式立至正
中宮地並八
卦拳已畢收
回手步合脚
立定起右脚
子午奇龍馬
向正中宮地
並上可也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三六

此在正中宮
地盆是鶴形
手右手用快
力一轉身發
出鶴膀手以
要用腰力為
主鶴膀手者
為弓形也用
眼睜力馬左
右相應也



此從鶴
膀手變
出純用
兜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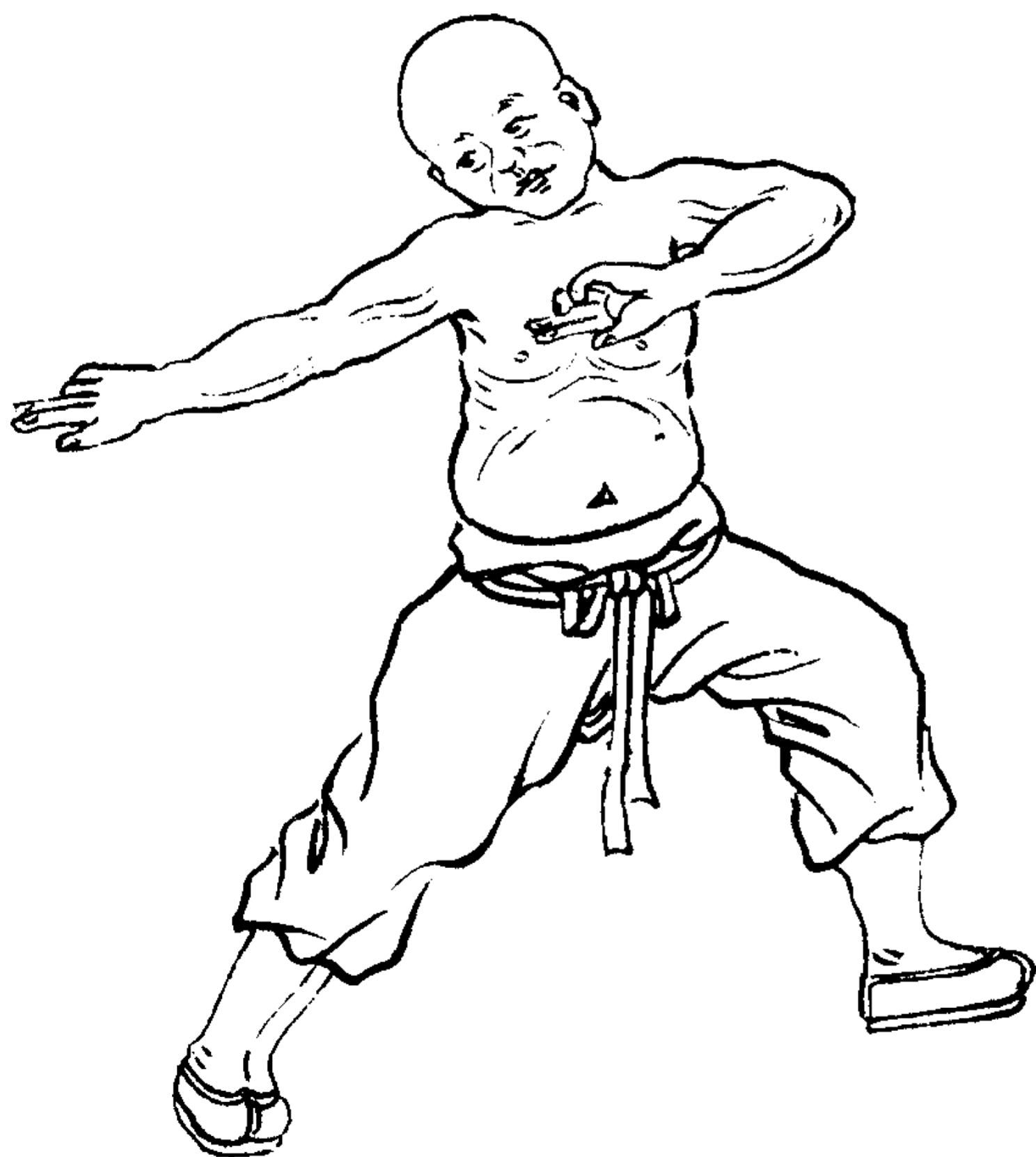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三〇

左正中
宮地五
是雄鶴
展翅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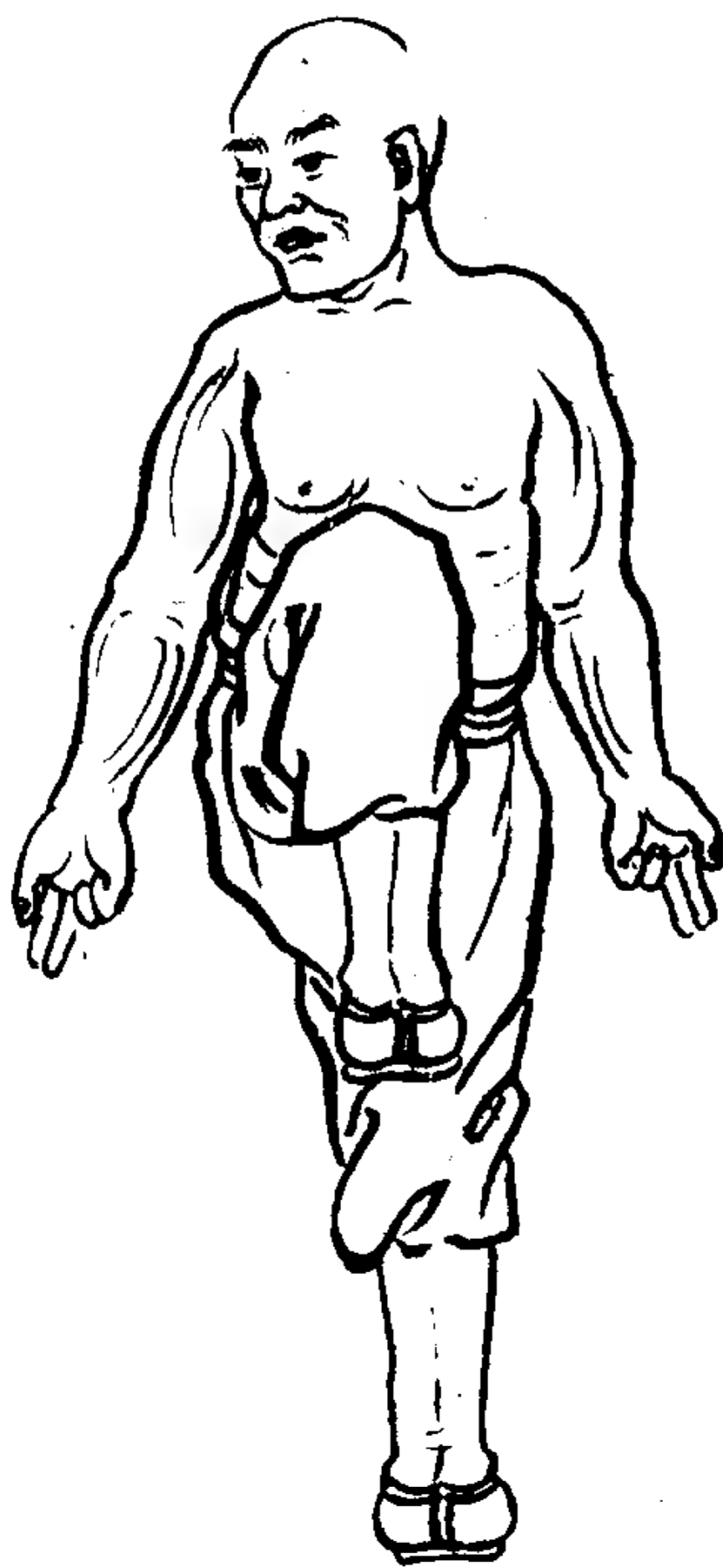
右手鶴
形正中
宮地盆
完了收
回手馬
合腳立
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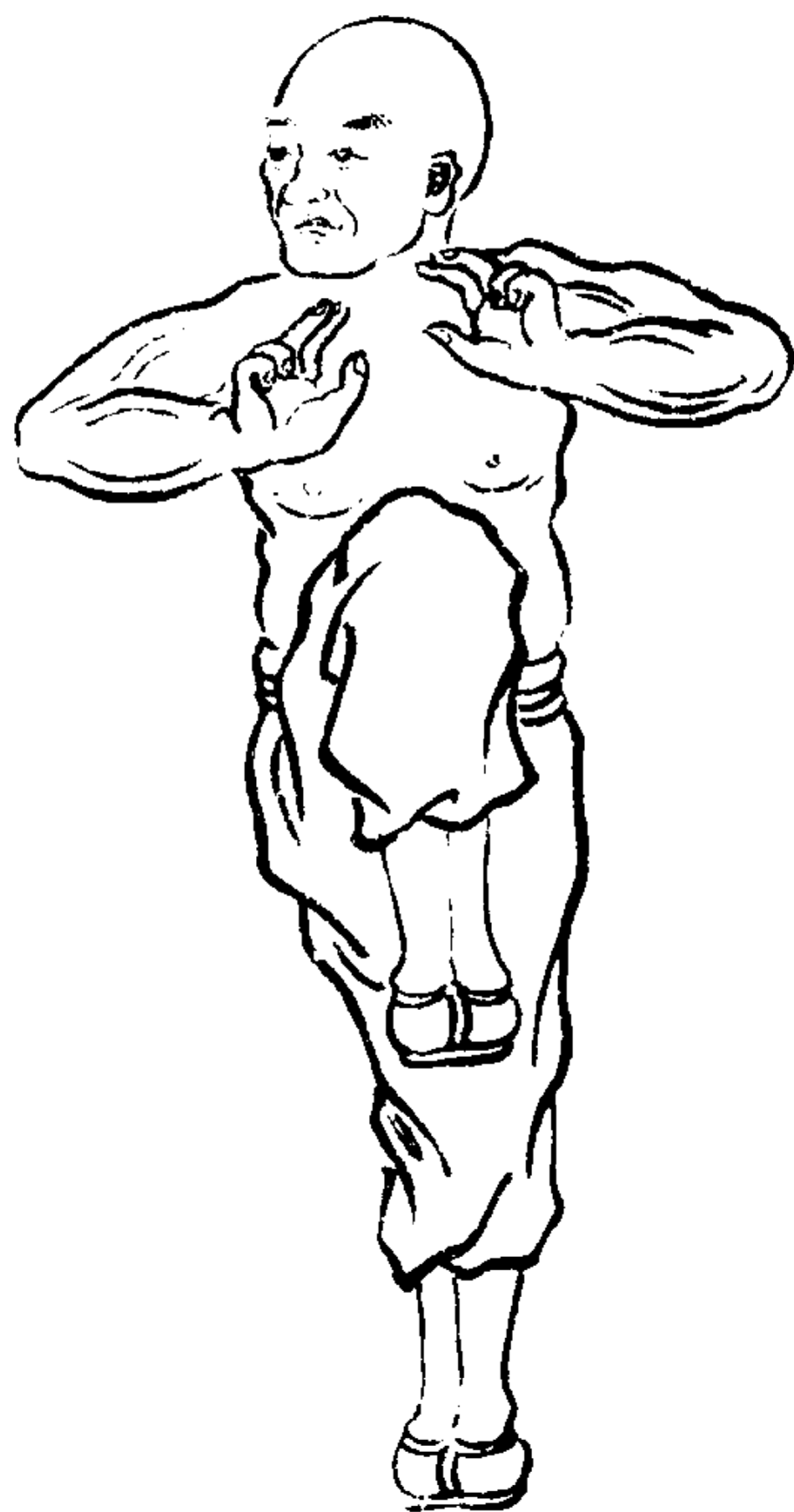
練習者注意

自一百三十二圖式為止練習者應再照一百二十一圖式之法其身手脚步變右向為左向練畢後再接練一百三十三圖式譬如一百二十一圖式以「此式立在正中宮地盆八卦拳已畢收回手步合脚立定起右脚子午奇龍馬向正中宮地盆上可也」其「右脚」應改左脚餘可倣此

此在上橫
一字地盆
由交加手
拳交出此
手開指一
落快力乃
可



立上中宮
橫一字地
盆是英雄
獨立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三八

此是鶴形
鶴嘴手由
正心用不
快不慢力
出至不曲
不直止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此形用左
脚一起不
過踏左馬
左脚為兌
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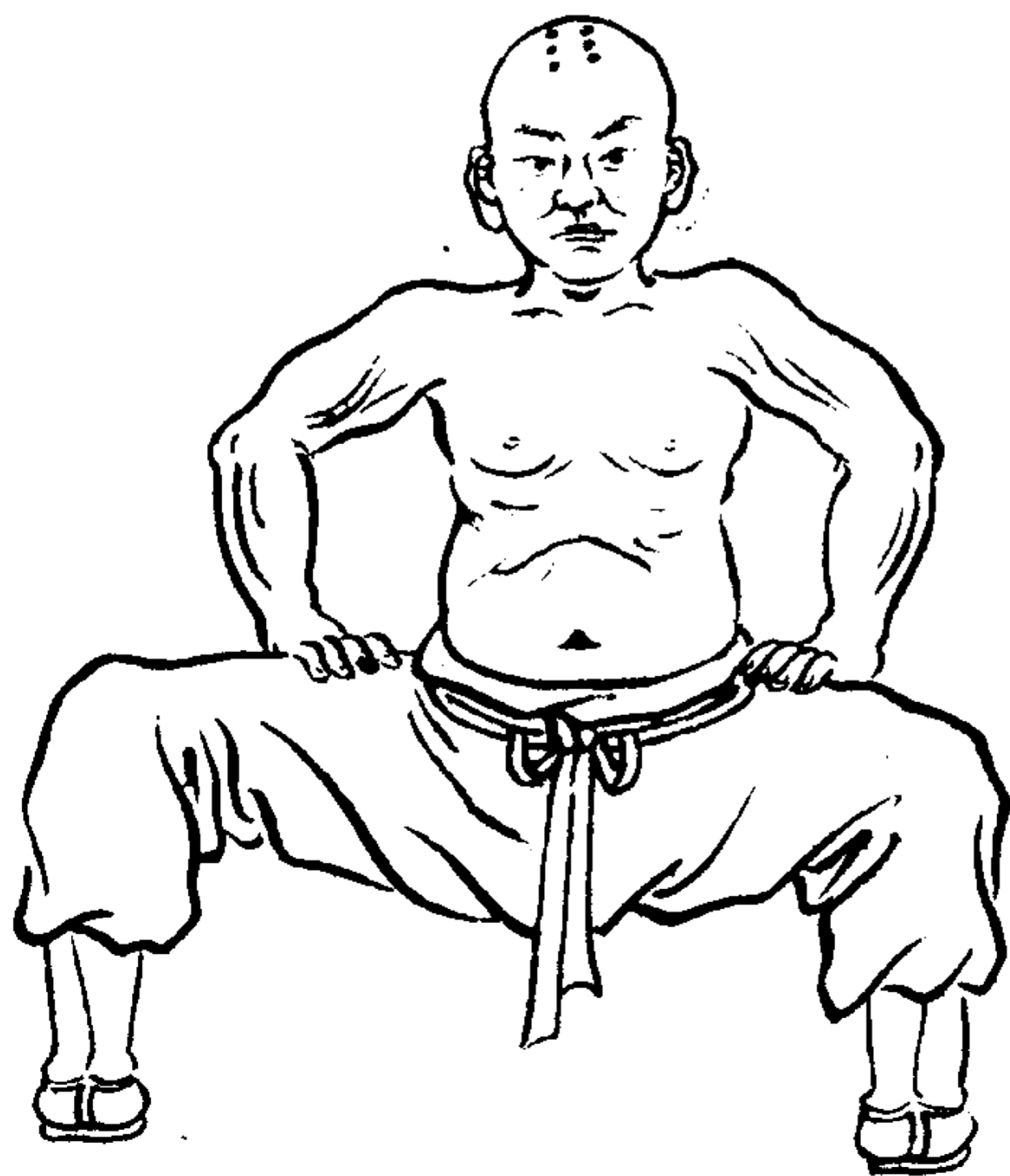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四四

此鶴爪
由心口
用慢和
力出至
此



打一字
地猛虎
形一墜
落地生
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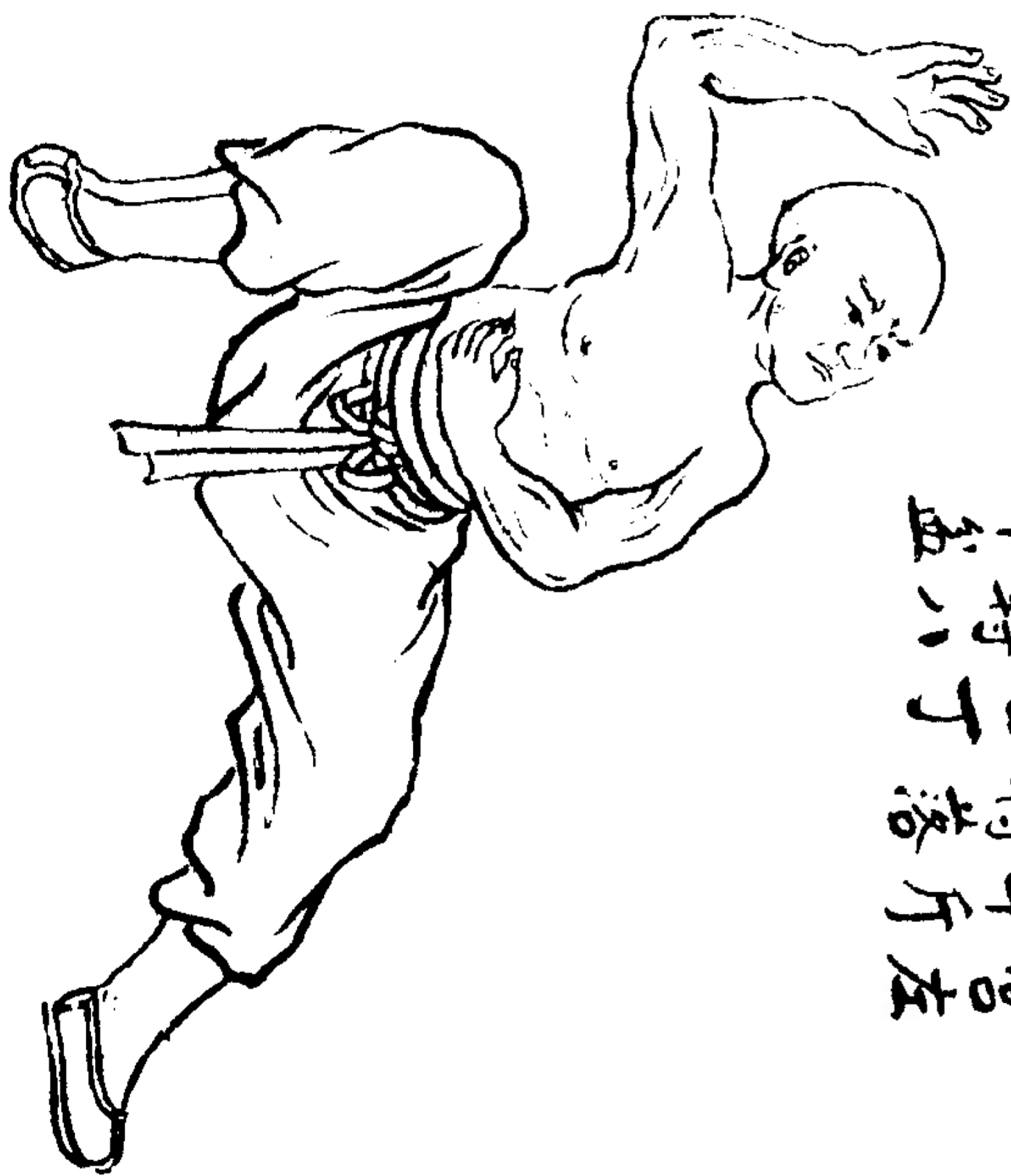
落中
宮左
脚為
先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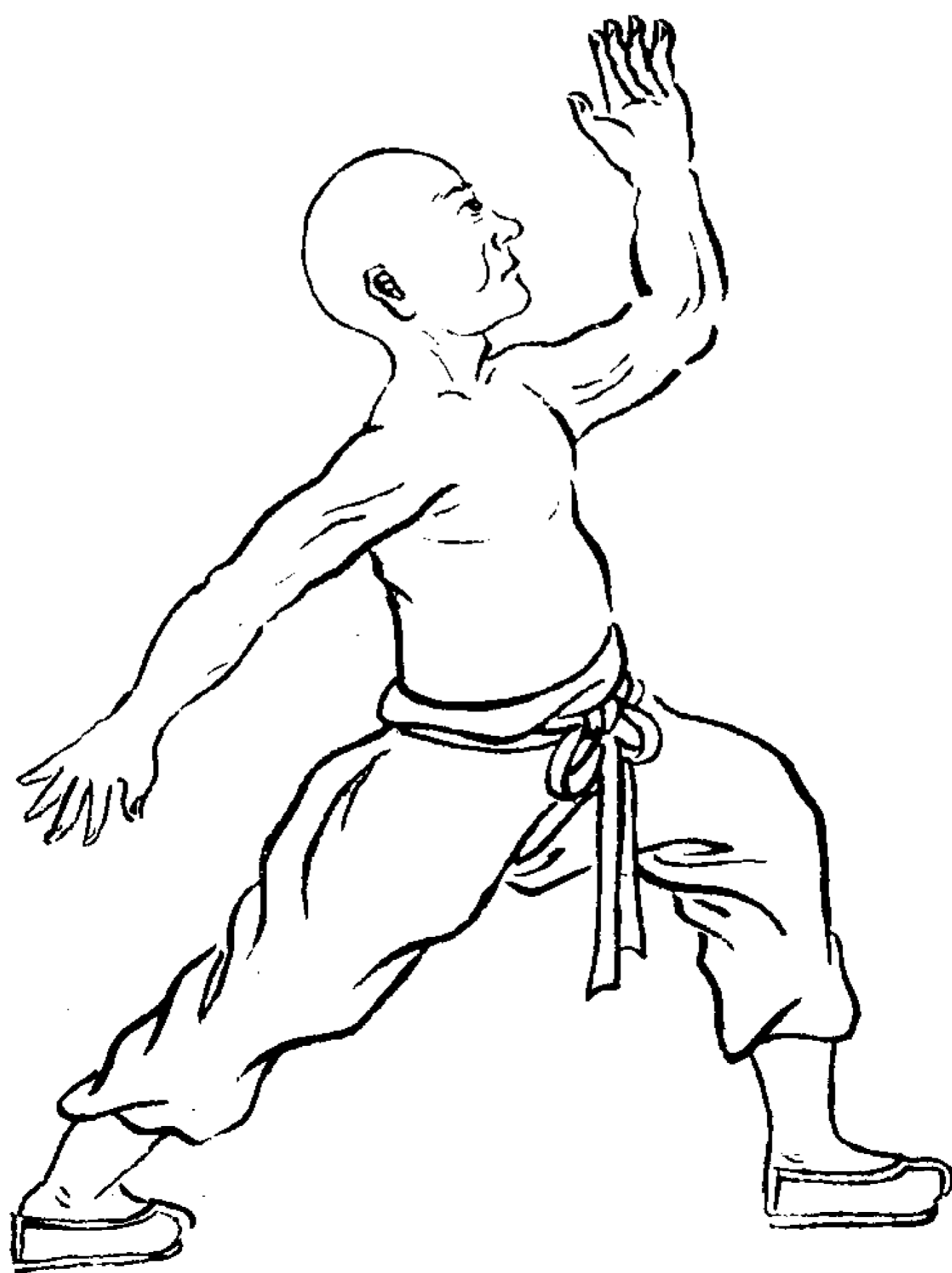
活中約左
 手用千斤
 力一轉落
 可也由丁
 字身轉、
 字身下重
 馬步



落中宮 右偏 左壓 法



落中宮用
左手上由
八字身馬
轉之字身
馬此法橫
直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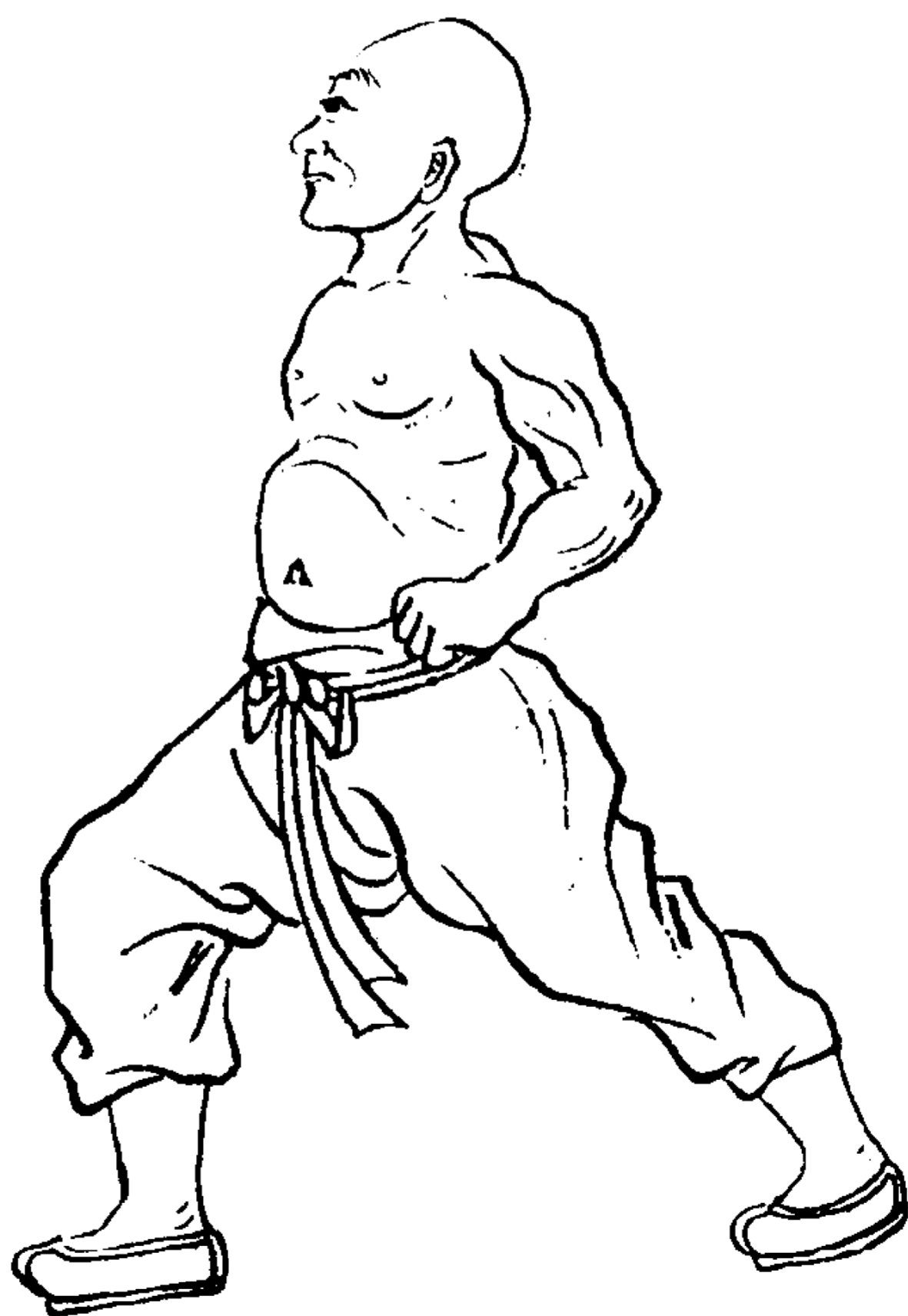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五六

初一字
地盆



初一字
地盆



此為黑
虎擒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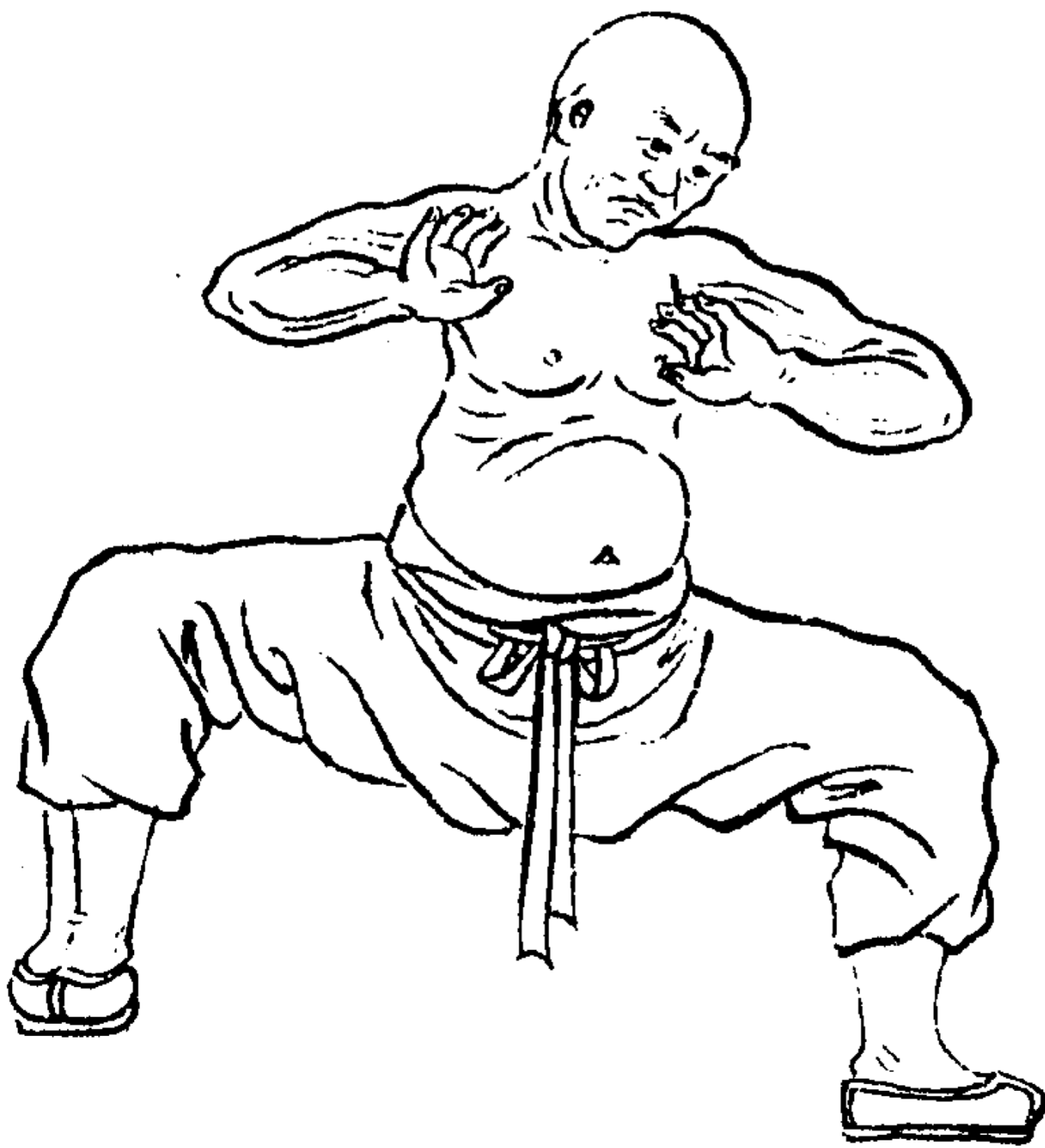
虎反沙
並名曰白
位一字地
回初立之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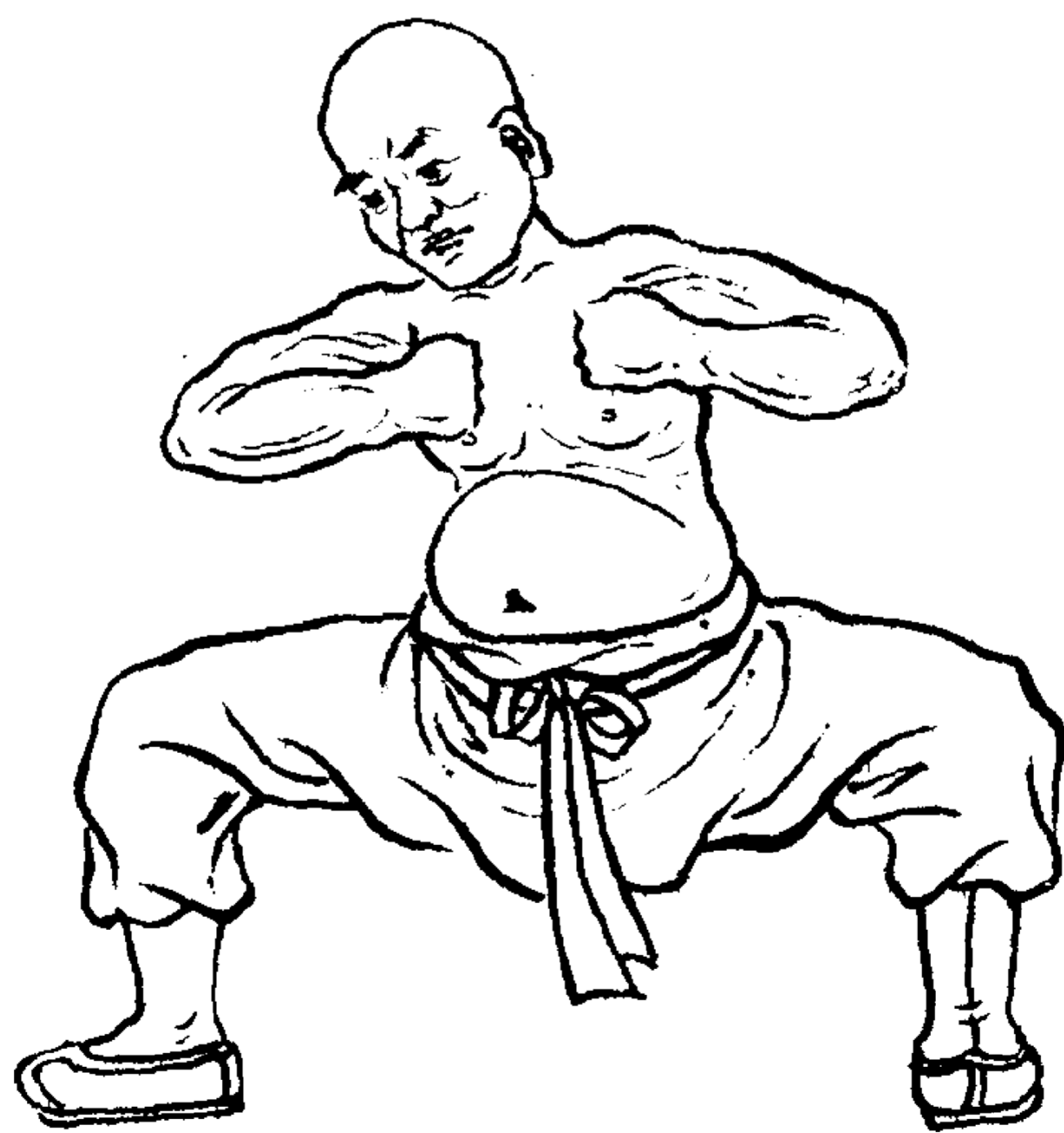
一七六

此名黑
虎形勢
初定之
位一字
地盤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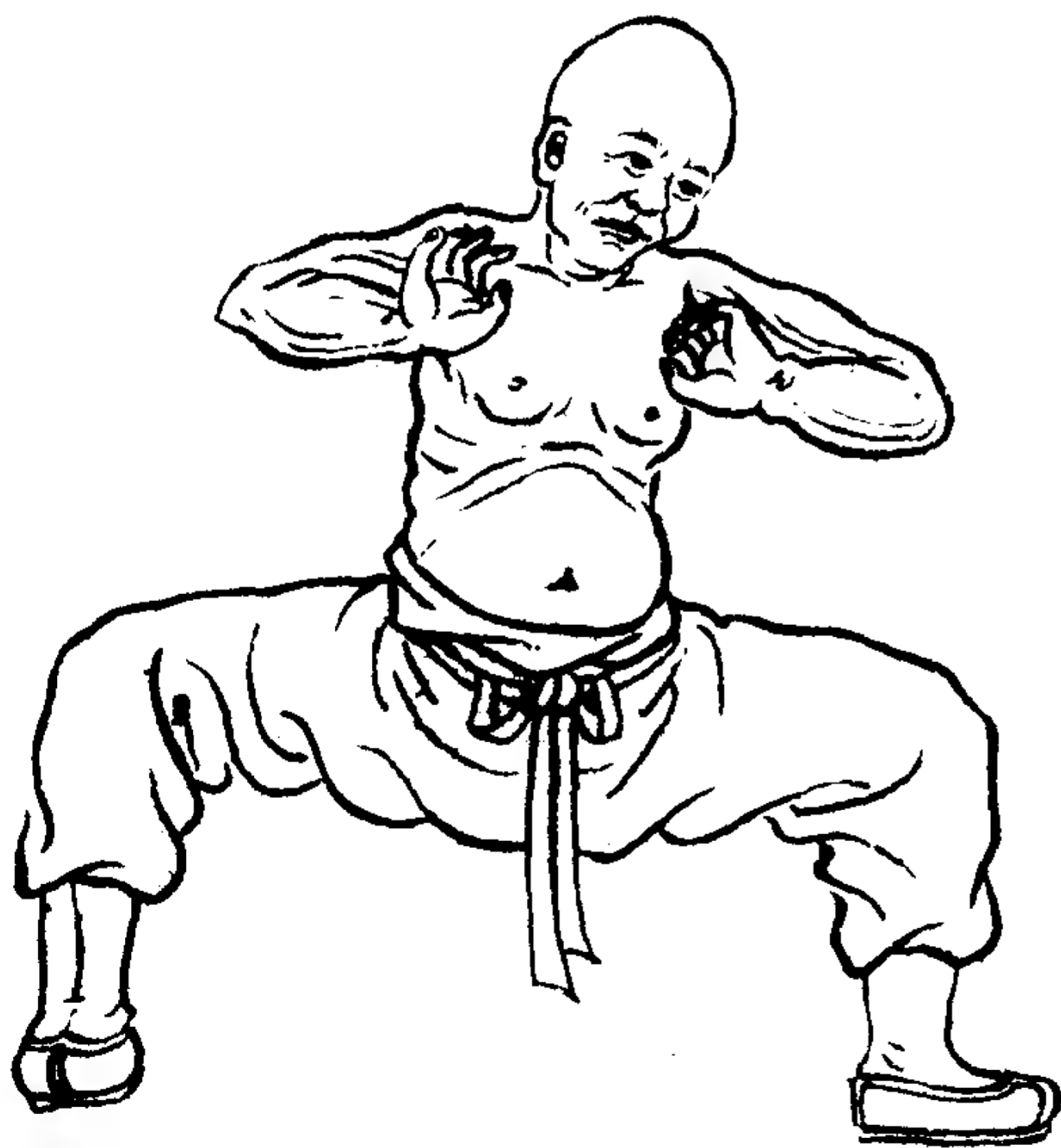
名金豹
形勢回
初一字
地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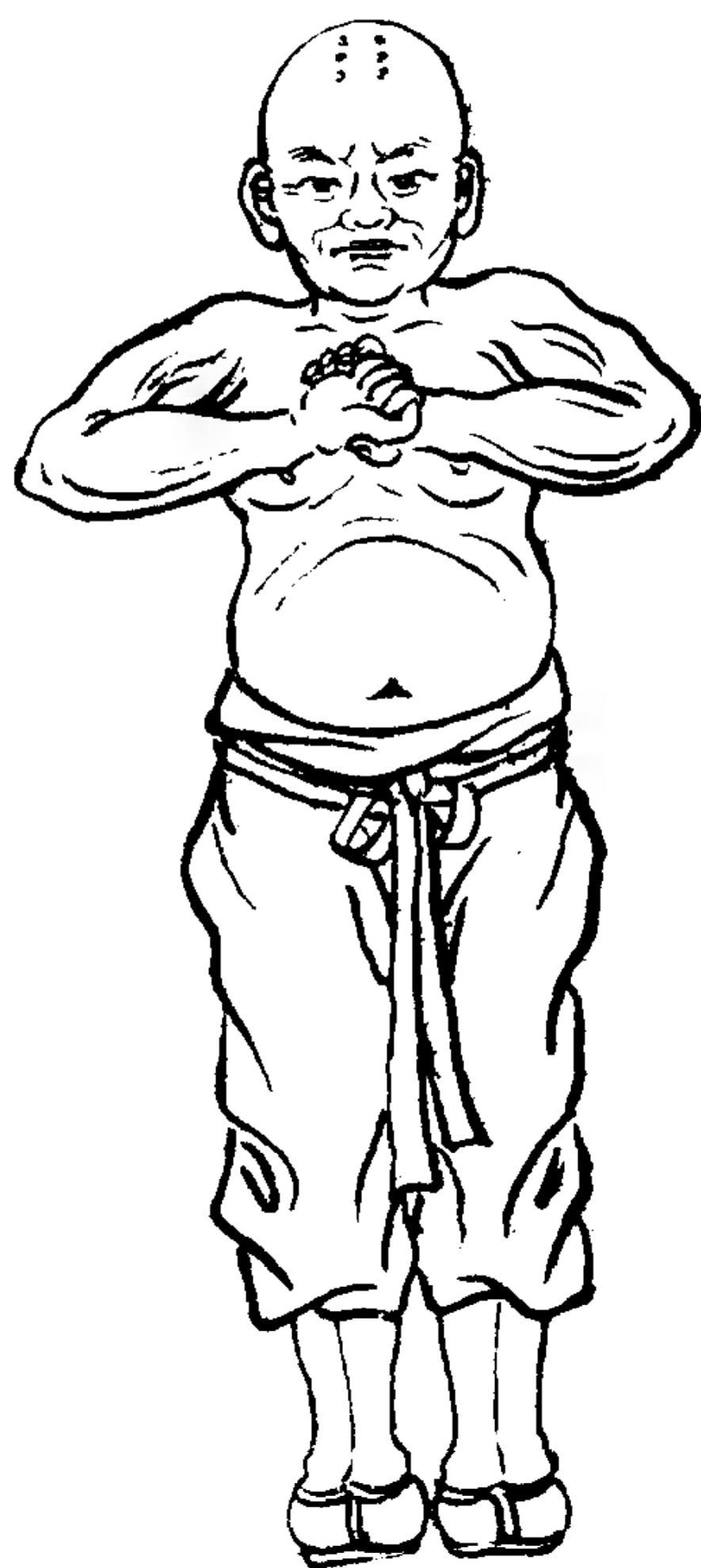
國技大觀 少林拳術圖說

一七八

回初起
之位一
字地盆
名為龍
形勢



回初起之
位一字地
盆正形已
畢收回身
馬合脚立
定可也



國技大觀 專著類

●潭腿精義

香山盧煒昌著述

古墓姜俠魂校訂

潭腿爲基本教練。自以多習爲宜。苟得其變化之妙用。則一拳半腿已足令人懾服而有餘。但爲鍛鍊體質計。則當移其興味於筋肉之發展。故每一動作。全神注之。常覺渾身血液。都跟動作運行。令人愈練而愈覺愉快。練者到此地步。進藝之道不遠矣。初練時缺點最多。最足阻人進步。特摘出之。俾資注意。而利進行。

- (一)組掌不堅。兩手之細微筋肉不發展。
- (二)出掌不豎。指肘上之肌肉不緊張。
- (三)衝拳無后弓步之催助。故衝力不大。
- (四)弓式轉騎馬式。氣力不統一。故腰力不振。騎馬式轉弓式亦然。
- (五)擦拳只注意前手。而忽略后手。故失其平均之力。

(六) 撩拳高低不一。不能得定點之效力。

(七) 播拳之圈。常失之太大。或太小。或動作完而手之前段不下壓。或下壓而高低不一。致失防衛之效力。

(八) 寸腿踢時不伸直。或立足不牢。或踢時失其固有之身手姿勢。足趾上豎。亦爲寸腿之錯點。須一併注意。

■潭腿第一路筋肉之發展

立正預備組拳用力時。前後手腕之細微肌肉均緊張。所以發展其腕筋。

(一) 衝拳發展其三角筋。及後膊筋。同時首向衝拳拗轉。及發展其前後頸筋兩腿之二頭與四頭筋。因前弓後箭關係亦同時發展。

(二) 騎馬式發展其上腿四頭筋與下脊筋。同時以手屈曲發展其上膊二頭筋。

(三) 撩拳發展後膊與三角筋。身體拗轉。亦發展其下脊筋。

(四) 播拳發展前後腕筋與三角筋。

(五) 寸腿之踢脚。發展上腿四頭筋。立地之脚。發展小腿筋並四頭筋。

潭腿練習初學時。最忌發力。因斯時氣力不勻。頗難支配其全體之平均用力者。徒自受苦。輕於姿勢有碍。不如絕不用力。以求姿勢之正確。再謀發力之自然。練至身手活潑時。略一指點。則力由腋下吐出。絕無勉強之表示。自不覺用力而力轉較故意發力爲猛。且肢體不至十分酸楚。而令人起厭畏練藝之心。斯時進藝之捷徑。除「姿勢正確」以外。幸勿另存別念。

潭腿第二路

潭腿第二路動作雖不多。然能發展筋肉之最重要部分。由騎馬式轉弓式再由弓式轉騎馬式。非但發展腿部二頭筋及四頭筋。其身體方向之拗轉勢。足以引起腰部之彈性力。練拳者發力以腰部爲中樞。藉以催助上下肢之運用。然腰力最難發展。苟能注意此路潭腿之第一及第二動作。聚全力於身體拗轉之時。久之自能於無形間得其妙用。而藝術之道思過半矣。此路潭腿之第一動作。右手須向面前落下。向右用力。曲肘如拉弓然。騎馬式須兩腿略平。身體挺直。眼向左拳。此動作發展（上臂二頭筋）（前後三角筋）（後脊筋）（上腿二頭筋）第二動作。發展（後膊筋）（斜腹筋）（前脛

筋)(小腿筋)(大胸筋)第三動作除(踵趾細微筋肉)外。餘同上。初練者最忽略之點如下。

第一動作右手不用力向右拉。眼不看左拳。身不挺直。第二動作右足不向後撐。左右手之平反面顛倒。第三動作眼不平視。兩拳交換時兩膊高聳。胸部下陷。立脚不牢。上列弱點。教授時須特別注意。免學者浸成習慣。將來不易矯正。第二路潭腿動作名稱下：

(一)窩肚拳。

(二)腰步槌。

(三)十字腿。

■潭腿第三路

第三路潭腿動作凡五。一如第一路第一四五動作。與第一路潭腿之一四五動作。絲毫無異。唯第二三動作不同。上文已詳述一四五動作之功用。茲不復贅。祇述其二三動作之運用。俾練者咸知兩膀發力之相稱。與夫腰部拗轉之氣勢。藉以保持其肢體。

筋肉發展之平均。第二動作之通天礮。拳向上衝。最難達適當之定點。練者第一當知拳應至高度。如何始爲適合。其手肘之屈曲至如何度數爲止。則發力不致浮泛。而無歸宿。通天礮上衝至頭額爲止。不甚難記。唯屈肘至四十五度。練者頗覺困難。故前腕每成直線。易授人以可乘之隙。（肘過屈則轉動不易之故）第二動作之左手下撥拳。練者尤易忽略。予每觀其左手與左脅之距離太近。即知其左手毫未發力。此時不其令特別注意。將來必成偏跛之姿勢。而同時兩腿之由左弓式轉右弓式。與夫腰部之拗轉。其氣力能與兩膀同時并發。則獲心手相應之效果尤速。此節發展之肌肉。（前後三角筋）（大胸筋）（後膊筋）（斜腹筋）（上腿二頭及四頭筋）（踵趾之細微筋）第三動作。左手由面前圈上不難。唯再由上向後沉下作半圓形爲最難。因手肘之變動不靈。拳眼（即虎口）不朝上而朝下。致令肩膊高聳。氣力即滯於是間。而不能直達拳末。其難一。就令手肘知所轉動。而拳之回復未至適可之水平線。致令胸曲而不直。其難二。練者苟能免此弊。則其筋肉之發展。除上列各部分外。其三角筋與後脊筋與上腿筋之效能。尤有特殊之增進。練者不可不以縝密之心思。而抉出其精華也。

潭腿第四路

潭腿以第四路爲最複雜。苟非認真研究。雖得良好之姿勢。亦莫明其運用與發力之奧妙。常見有習此經年。毫未獲益者。此無他。發力未斟酌其剛柔之性質而已。人第知剛力有定點。鮮有知柔力亦有定點。使非教者示以定點之風聲。（力到定點勁有所掣。即發聲响）學者將不自信此柔勁之妙用也。第一動作之偷步橫垂（手旁）手眼身步。須一齊動作。若有些須先後。則失其運用之形勢。並且失其實力矣。此動作發展（頸筋）（上膊二頭筋）（後膊筋）與（右前腕筋）第二動作之撐剝。左手之撐。容易發力。右手之剝。純用柔力。且力分兩段。初練者多莫明其妙。因上膊純用後三角筋之力。而同時指向上勾。則用腕筋之力。一定點在膊頭。一定點在手腕。故云分兩段。用力也。此動作發展（大胸筋）（三角筋）（後膊筋）（前後腕筋）與（上腿二頭及四頭筋）第三動作之穿掌。無甚蘊蓄。可勿贅。第四動作之仆腿。最爲複雜。謹分別言之。或易領會。右手從膝外斫下。須全用後膊之力。使手由下彈起。方得其運用之好處。右手彈起後。即略停頓。左手向前由下上挑。純術柔勁。俟掌與肩膊恰成平水線時。發力之定點。

卽駐於是。斯時右手向後。撥左手向前。挑身向上湧。左足前屈。右足後撐。均須一齊動作。俾氣力統一。藉宏效用。其發展筋肉。幾及人體之全部。余最喜單獨運用此手法。因肢體之定點震動時。身心愉快異常。而腰部之動作。非但可催助身手之氣力。且可發展正腹筋。（注意拳術發展正腹筋之手法。無幾余正擬另訂手法以彌此憾。）仆腿之法既完。其姿勢已變。卽各爲齊眉掌。此掌略成鐸形。指尖與眉齊。後撥之。右手成勾形。須反拗提高。唯注意勿使肩膊高聳。手肘屈曲。（初學最易犯此弊。）第五動作之寸腿。功用與上路之寸腿無異。唯須保存其固有之姿勢。勿使有所變更。（卽左手之齊眉掌及右手之勾形踢時。切勿改變。）眼勿注地。須向前平視。初學者又易犯此弊。學者與教者不可不互相留神也。

■潭腿第五路

余草潭腿至第四路。卽有人詢余。因何不從手法順序解釋。使閱者均可就此自行練習。此殆誤會此篇爲潭腿教授法。而未知除此以外。尙有技擊叢刊中之潭腿專書也。此篇所言乃教授餘義。非熟諳潭腿之後。不能了解。且非詳細玩味而力行之。亦莫能

得其好處。又有詳言各部筋肉之發展。未免令人心有所分。茫無頭緒云云。不知此篇只能就多數心理而言。未便遽徇少數人之請也。蓋吾國練藝者。多有未明其所以。然毫無生理的意味。致令輾轉教人時。不能作透闢之解釋。而堅他人之信仰。此篇兼論筋肉。正所以起其研究生理之興味。而增其裨益身心之效能。若能對鏡露體行拳。注全神於渾身筋肉之動作。尤能去其厭惡心。而不至時練時輟。或竟半途中止也。茲請言第五路潭腿。此路本平平無奇。第一動作之窩肚拳。與第二路之第一動作。絲毫無異。可無贅。第二動作之蒙頭穿心拳。左手曲肘橫肱。舉置頭上。須特別注意。用力上託。以發展（大胸筋）與（後膊筋）第三動作之播拳。亦只如上路潭腿之播拳。保持其四十五度之曲肘。與身樣大小（播拳防衛身體中部故圈之大小。適如身體之度量）。之圈形。曲肱下厭。勿過爲高低。則勁有所縛。而自臻定點矣。右手之螺旋式穿心拳。勿旋轉太速。俟拳將達定點時。迅即旋轉。同時將肩膊下厭。若高聳則力滯是間。而永無透注拳末之望矣。學者其慎旃。第四動作之蒙頭播拳寸腿。最難使姿勢完美。因學者此時須保存其固有左蒙頭右播拳與右寸腿之姿勢。同時又須特別注意其站地之

右足。勿使踵趾有絲毫之移動。更須注意於身體與眼光。勿使其屈曲與下注。總而言之。眼光前視。胸部伸張。右足踢直。左足站實。左蒙頭。右播拳。絲毫勿動而已。由此動作而轉右窩肚拳時。切忌改變方向太快。如身體向東。須俟左右手恰發力時。始拗轉腰部。而轉其方向朝北。使渾身氣力有統一。有收束。左肢與右肢互助。腰部與左右足互助。其氣力始得環迴貫注。而有以神其作用時。得用力既猛。練者尤當注意。其踵趾間站立功夫。務使十足趾緊向下壓。踵趾互相策應。身體方無搖動之虞。此即南派所謂站踭（粵人謂之馬步）凡行拳無論變換方向。或蹻一足。或湧全身。均須留神踵趾間之互相策應。勿使有些須離地。致貽笑方家。十二路潭腿之關鍵在此。即拳術之着重處。亦莫不在此。願與學者勉爲其難。於此處痛下功夫也。

潭腿第六路

第六路潭腿之第一動作。各衝拳與第一路及第三路之衝拳無絲毫異。可不贅。第二動作之仆腿。左手曲肘橫肱。一如第一路之第二動作。肱曲臂不曲。此動作非盡人皆能。仆腿神直不難。而難於足蹠外沿不離地。初學者十九犯此。足沿離地之弊。就令腿

直而足沿貼地矣。而下蹲之右足。每每後踣上蹺。身體欹斜。致令此動作精神全失。（按此姿勢不能勉強而成。未成年之孩童。爲此毫不費力。成而則否。精武會員憤而習此。以繩吊足。每晨行之。遇伏天則進行尤力。然十人中成功者僅一二人。余亦曾熬苦經年。迄無良果。半因會務離滬日多。致時作時輟。卒貽硬腳會長之譏。此恨綿綿。未審何時可得而剷除也。）此動作發展。（上膊二頭筋）（後脊筋）（上腿四頭筋）（小腿筋）（前脛筋）第三動作之雙環拳。左右手同時下斫上劈。左足前拱。右足後撐。其功用不亞於第四路潭腿之第四動作。渾身肌肉無不震動。各定點至恰到好處時。其愉快真不可言狀也。右手上劈之定點。藏於播拳之中。學者每易忽略。非但失其發力之方。而且減其實用之效。余教授至此。嘗分其動作爲二。而使學者注意此點。冀無負古人作法之苦心。然因是不免有破碎之憾。苟學者能神而明之。當不難融會而貫通之也。第四動作之左蒙頭寸腿。須特別注意。其左足之用力站立。以免右足用力踢出。而身體搖搖如懸旌。斯時眼向前看。左蒙頭與右播拳切弗移動。胸向前挺。右足踢出後略停些時。若甫踢即連隨而下。即失其站踞之功用矣。此動作只發展左右腿之各

部份。肌肉上身無與焉。轉身右手衝拳。須兩手靠隴。由騎馬式轉弓式。左腿用勁。向後撐。惟手眼身步一齊動作。始不失其猛驚之氣勢也。

■潭腿第六路之價值

余草上六路潭腿畢。停頓些時。方欲買餘勇以完下六路。乃急性者往往催逼。均以速窺全豹爲快。然略覘其造詣。非但未臻第二三階級。（余嘗謂練拳蹊蹻。略分四階級。第一階級。身手轉動艱澀。費氣力而兼耗腦力。爲學者最難堪之境。第二階級。無須用腦。身手運用。異常純熟。唯姿勢均未能到恰好處。此時若故意使慢。詳細斟酌。其運力與效用之要點。勿使手法隨意所知。勿使肌肉常至懈弛。則一手一足之出發。每呈一種穩練之態度。而第三階級成矣。然猶嫌其過於板滯。則本此第三級根底。日日磋磨。罔或少輟。不貪多。不矜奇。雖一指之微。一瞥之力。似經千錘百練而成。弗肯任其有一毫之忽略。藝術之能事盡。階級之數完矣。）即開宗明義第一路之預備。亦多有未十分明瞭者。不甯惟是。細察之餘。且獲見多數尙未明握拳與組拳之法者。於此而欲他人絞腦汁耗血汗以從事於無謂之週旋。幾見其有裨於藝術之毫末耶。余尙憶幼時。

業師諭我曰。寫字筆法如何如何。始得遒勁。以寥寥不過十數之筆劃。塗鴉至今。竟未成體。而謂技術手法之繁雜。詎可一蹴而幾耶。惟其然。則下六路潭腿之成。重有待於學者之研練。冀其或有些須之心得也。明甚。精武系學者以勤勵不息聞。竊敢以潭腿無價值之言進。潭腿爲啓發各藝之關鍵。（文藝武藝暨凡百工藝均包括其中。精武會臨池部主任。曾察出練好拳者。必寫好字。又拳術部主任。察出各學校學生。練好拳者。其考分與積分必加人一等。包括各藝之語。非杜撰也。）蘊蓄精義。不知凡幾。造詣深淺。是在吾人嚮往之熱誠如何耳。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吾人其勉之。慎無買櫝還珠。致貽笑方家也。

潭腿都十二路。今祇云六路之價值。其餘六路豈無價值乎。吾知閱者必有是心理。而囁嚅欲問者屢矣。余惟欲保存下六路潭腿之價值。故草至第六路時。遂款然停頓。不憚贅詞。重與學者作深一層之研究。潭腿運用法。經精武會書記陳鐵生氏闡發無遺。余之所以嘵嘵不已。亦冀學者於轉換姿勢時。不致有所誤會。而失其動作之精神耳。潭腿每路僅寥寥三五手法。學者苟不詳細斟酌。其運用之方與乎致力之點。則毫無

價值可言。何以言之。同一挑掌也。學力到者運用時。必若然有聲。否則徒具形式。於體力與實用無當也。又同是一寸腿也。其站地之足有屹立不動者。有隨體力搖曳者。余常默察習藝者數年。亦不免有此搖動劣點者。不寧惟是。組拳不緊握其四指者有之。出掌不疊指。且掌沿不外露者。亦有之。即最重要之弓式與騎馬式之轉換。動關腰部之發展。亦鮮有注意及之者。淺而易見者。且疎忽如是。授者將何從喚起其精益求精之興味耶。回溯提倡拳術十年來。社會只知其有存在之價值。而不知其關係於國家種族道德與生命四大端。固如是其重要也。人類無不重生命。余請暫撤去國家種族道德三問題。而單言生命。余今日弗克瘁其全力於社會公共事業。未始非吾戚鄰之生命不能保全有以致之。余妹倩兩肩平聳。胸部內陷。余曾苦勸其注意體操。彼漫應之心弗善也。不半年即以辭世聞。又余內弟昆仲三人。不五年間。先後去世。后死二人。余均勸其致力於體操。卒無結果而死。瀕死猶力囑其母。勿令余知。今多數重担。緊壓余肩。余不得不鎮日作牛馬走。以應付一切。於此而知體育關係生命與事業之重。然尤有令人感觸者。余摯友某君。以舊歲廣幫略生風潮故。力却人之勸其入精武者。情

愈摯勸愈力。而彼固執亦愈甚。卒至易簣時。使人購一潭腿掛圖向之而泣。余聞之亦爲泣數行下。嗚呼。潭腿之價值。豈僅如斯而已乎。余將使其橫撐五洲。豎蹤八極。而爲我神州一掃其荼靡之烏煙瘴氣也。

第余所言者。乃潭腿有形之價值。其無形之價值。幾罄竹難書。非徒區區關係於人類康健問題。其影響所屆。竟能涵蓋古人種種之優美德性。而養成人類種種純粹犧牲的性靈。（注意國家之興替。須視其人民富有有此種性靈與否以爲衡）以爲社會凡百事業之後盾。人類而解決此問題。則行動間自具一種高尚之風度。而非如吾國人之肥者太肥。瘦者太瘦。無論其處若何之莊嚴地位。終流露其一種猥瑣行爲於不知不覺間。已完全失却其天然之人格。此種檢舉。恆見於西人雜誌中。如評論張勳輩然。第彼西人筆鋒所及。豈僅論及政客。他如議院。與夫所謂名流輩。無不一一列入嬉笑怒罵間。令吾輩見而毛戴。（閱者注意。吾國社會好敷衍。只見人向富貴者拍馬。從未見有持理衡人。不爲威刦者。此忸忸倪倪輩。積惡成善。戕賊人類性靈於顛倒是非中。令國家染無形之癆瘵以死。其毒殆有甚於矮賊吮吾膏。吸吾髓也。）當此魑魅橫

行之日。將何法使之廓清一切積習。而爲我神州一吐其抑鬱之氣耶。從治標計。則非徧興教育不爲功。若從根本解決。則非在體育上痛下功夫。使人人增具有一種純粹的犧牲性靈。而救濟社會一切事業之缺點。則縱日日言道德。日日言救國。而道德終墮落。救國成畫餅。可敢斷言也。同志青年乎。而今而后吾國存亡之責任。亦既緊壓而肩矣。吾人而鼎力扛負耶。抑取巧放棄耶。橫覽五洲人類中可資觀感者。唯肺腑中之一口氣耳。國之存亡。惟問有無此氣。然苟非有體育的修養。則人類僅存者。惟不絕如縷之暮氣耳。暮氣只有聲色貨利之作用。於國家社會絲毫無裨也。蓋古人所謂浩然之氣。非極端之修養不爲功。修養如何。注意其潭腿一端也。吾請續言潭腿第七路。

潭腿第七路

第七路潭腿之局勢。最足啓發學者之悟性。行拳而無變化。是無異普通柔軟體操耳。何謂變化。卽一拳之出一腿之踢。均能領悟其上中下之作用。與夫前後左右之布局。俟盡脫初學時之呆滯動作。而後能表示一種純粹的拳藝姿勢。今學堂所習拳術。造詣既淺。當事者又未積極提倡所學。徒具一種膚淺形式。歐美派之體育家。復從而排

擠之益令學者心灰意沮。此藝負人歟。抑人負藝歟。中國人無犀利眼光。唯獨具委靡天性。故余十數年來。提倡拳術。自謂不遺餘力。而僅討好於一般歐美人士。不能不自認人實負藝。藝確無負於人。閱者而疑言乎。試一覽歐美體育界各種雜誌。而覘彼一般人士習拳之成績。當自認明吾人負藝之弱點。而數十年來政體改革。復改革。卒無成績可觀。重陷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中。而莫容自拔。都緣此弱點之爲累。乃卒無一人於此根本問題。而施以相當之解決。徒自紛擾。而維歐美糟粕之是驚。此余不憚斤斤耗辭。日聒於閱者之前。而罔或小懈也。七路潭腿之結構。余於練習之餘。悉窺古人運心之巧。全路動作。均用作自衛者。然亦均是進攻者。寓攻於守。絲毫無着跡處。而雙轆拳發力不同。各有獨到處。尤令人百練不厭。苟欲自衛。或欲進攻。動作間只一伸縮其臂膊。即可如願以償。雙擊者縱百十其手。亦不能少近吾身。此練藝之所貴通變。而入藝之所以貴透關也。第一動作之窩肚拳。閱者縱善忘。亦不難記憶。及第二路潭腿之第一動作。此所謂二而一者也。第二動作之雙轆拳。左手沿右膊向外滾出。聚全力於向後收束之時。一着人身。無不立倒。其發展三角筋。與後膊筋之力爲最偉。右手

同時下劈。劈力愈大。則第三動作之彈拳。反動力亦愈大。其發力全用手肘之彈性柔勁。初習時似自覺毫無氣力。行之既順。力有收束。則至定點時。砉然有聲。始知其彈性力之妙用。但雙拳輾運用。全係膊筋與三角筋之力。若彈拳而用此種氣力。則效力全失矣。練習彈拳時。須全將肩膊之氣力放鬆。注力之重點於彈出之拳。初學時覺其無力。乃氣力未順之故。切勿灰心。忍耐研求。自得效力於不知不覺間矣。惟練習不宜過於猛進。免成一種矯揉造作之習慣。致碍拳術之美觀。且初學不善用力。勉強而行。或急求速效。嘗至筋骨扭傷。甚或破其細微血管。以至咯血。是亦以人負藝之流。不可不慎也。七路潭腿除雙輾拳。及彈拳以外。其餘動作均與第二路潭腿而異。學者逕自參考可也。然尚有可注意者。雙輾拳之環形須大。左右手均須過頭。否則無與於後膊筋之作用。僅略發展其前後三角筋而已。劃大環形時。身體切忌前后搖擺。是舉雖關係甚微。要亦不無影響美術的作用也。

潭腿第八路

第八路潭腿動作凡七。在前之五動作。與第一路潭腿無絲毫異。可置勿論。其第六七

兩動作。異常複雜。初學者非但莫明其實用。且多數未了解其形式。常見有左右手之環形錯亂。及穿心腿之用力仍在脚尖者。即足表示其確未明瞭形式之證據也。第六動作之蹬式。其精神全在左右手之運用。右手由播拳而變成第五路潭腿第二動作之蒙頭式。左手同時引肱曲肘向胸部前插下。由三角式變成直線。斜逼敵拳於脅外。尤不失固壘自衛之本能。左右手一轉移間。極盡其縱橫裨闔之妙用。於以知古人造藝。不僅斤斤注意於氣力之發展。且寓速率算學於其間。而有以促吾人智育之增進也。蹬足時先將脚屈曲提高而後下蹬。則無身體搖曳之弊。此動作發展（後膊筋）（三角筋）（大腿二頭筋）（小腿筋）及（前脛筋）第七動作之穿心腿。由蹬式上湧時。即踢趾向上鈎踵向前衝。同時左右手如拉弓式。然一引肱向右。一衝拳向左。如能身體不敬。踢脚能平。兩肩不聳。入藝之道過半矣。初學時祇求其踢腿能直而平。便是好身手。余每勸初學者。先畫一高與腰平之標記於牆。每晨左右腿互易。以十踢爲度。暫不用手。只求足踵漸臻高度。至標記爲止。用此法者。進步頗速。且於練習第十路潭腿時。常收事半功倍之效。穿心腿踢出時。初學者因踢腿未平。每每以手俯就之。致倍

增其姿勢之劣點。甚無謂也。無論脚之高低。出手須平。蓋手無碰脚之必要。不必過拘形式。轉累實際。穿心腿踢後落地時。須大踏步向前。步小即失其活潑精神矣。此動作發展（上腿四頭筋）（二頭筋）（三角筋）（前脛筋）（大胸筋）（後膊筋）與（二頭筋）

■潭腿第九路

第九路潭腿之第一第四第五動作。均與第一路潭腿無異。無須再詳。至第二動作之碰鎖拳。則須特別注意。其效用與第七路潭腿之第三動作相彷彿。兩手愈向左脅用力劈下。則第三動作之分掌反動力亦愈大。此碰鎖拳用以斜擊敵拳之襲吾脅部者。故僅用一左手之腕力恐不足。而益以後掌下壓之助力也。兩手運至左脅時。身體須同時向左拗轉。使敵拳無襲擊之時機。初學有詢余身體既拗轉以卸去敵拳。又何必以碰鎖拳斜擊之。此法不嫌其冗贅乎。余曰誠焉。唯敵拳而僅僅卸側。難保其不別生攻擊之舉動。不若用斜擊之法。以全殺其出發力。令彼於未恢復餘力時。即受分掌之抨擊。爲更萬全也。此動作發展（三角筋）（後膊筋）（大胸筋）（斜腹筋）（上膊三頭筋）（手腕筋）第三動作之分掌。須將兩膊之力放鬆。聚全力於兩掌。以便搥擊敵

人耳部或太陽穴。兩手前后出發時。如覺腰部不能完全拗轉。致兩手不能成前後直綫形。則可將后足向右略挪過二三寸。切記不可挪移太過。太過則雖鍛鍊惟勤。腰力將永無發展之機會矣。初學習此多有膝蓋未前衝。致弓式未到恰可處者。或弓式已對。而兩足距離太近。仍失其發展肌肉之作用者。每逢弓式須視膝蓋前衝。與鞋頭成直線。而兩腿又須成平水線。略見偏斜。則失其正當之姿勢也。騎馬式亦然。身體成直線形。而左右腿須成平水線。此兩式不明瞭。不足以言拳術。學者不可不稍耐痛苦。而築成此入藝之基礎也。此動作發展肌肉與第二動作無異。概從略。

潭腿第十路

第十路潭腿。動作都八紀。第一至第五動作。與等一路潭腿無絲毫異。概從略。第六動作之挑撥拳。（原名箭鐔。以字義不大明瞭。教授時暫改之。）本由播拳寸腿改變。勿忘先將播拳引置左胸。然后向右擊出。左手須先沉下。然后向右上挑。同時以身下坐。即成騎馬式。此三動作。（左手。右手。及兩足。）能一致。其發勁力乃可聚而不散。其肌肉發展為（三角筋）（後腰筋）（大胸筋）（後脊筋）與（上腿四頭筋）第七動作之側

身掌。須先引左手至左脅（注意以掌沿貼左脅）出發。乃有疾勁。同時將右拳向後拉。以催助左掌之出發力。但右拳須緊貼右脅。否則非但姿勢不佳。日失三角筋之作用。即失催助力之作用。蓋右肘之力不至盡頭。其力不克移至左膊而催助左掌之氣力也。此動作若能使右手之肘。左手之掌。及左足之箭部出發無絲毫快慢。則力可增數倍。而發展腰部之力爲尤大。其餘如（三角筋）（上臂二頭筋）（二頭筋）（大胸筋）及（腿脛等筋）均得發展之功用。第八動作之連環腿。又名雙撞腿。余於草第八路潭腿時。已言其有連帶之功用。因此兩種腿法。均須用足後跟之力。而最後懸空之撞腿。尤須注意。毋使出腿不直。及身體彎曲。或兩肩高聳。初學幾無人不犯此弊。苟能隨時留意。而加以矯正。方不致浸成習慣也。迨兩足落地成右弓式時。一如第六路潭腿之第一動作。兩肘先靠攏。然後左右衝出。左足亦同時向後撐。藉以催助右衝拳之力。此動作因抽身懸空之作用。可發展渾身之肌肉。學者幸勿以其難於練習而忽之。須知抽身之法。雖以極懶之人。亦不能不用力。正可藉此以暢其動機。免長爲懶筋所窘也。

潭腿第十一路

第十一路潭腿。最足表示活潑身手。余每用以試驗初學者之用心與否。其放驗殆百不失一。蓋第二路潭腿之十字腿雖難練。尙有手足上下。稱倉卒間亦可不費力。而蒙混過去。十一路潭腿則不然。其後躺腿之左足。由左後方向右斜角踢出。其力足以搖蕩上身而有餘。兩手左右成平直線。又不能平衡上下之力。初學者於此動作。苟能兩手不搖動。右足能站穩。左足踢至定點後。而能挪步回復左弓式者。尙有進步可言。否則可決其毫未致力於姿勢也。此路潭腿第二動作之前躺腿。初學者多犯退步不正之弊。非偏於左。則偏於右。或右弓式之腿不向前拱。致全失實用上之效力。眼光注左面。右手不向下垂。或左右搖動。精神始覺充足。此動作發展（大胸筋）（前腕筋）（上臂二頭筋）及（上腿四頭筋）第三動作之後躺腿。其后撥之左掌。不可太過。太過則難臻定點。發力必散而不聚。非但無當於姿勢。抑且無裨於實用也。踢向右斜角之左腿。足趾須上豎。以符躺腿之作用。且令前脛筋突起。以掩護其脛骨。不致因蹴人而受痛楚。學者試一捫其前脛。苟足趾下壓。則脛骨較脛筋略高。足趾上豎。則脛筋較高於脛骨也。此動作肌肉之發展如（三角筋）（前腕筋）（上臂二頭筋）（后膊筋）及

（上腿四頭筋）第四動作之折頸。右手須提高。然後跟步上前下壓。騎馬式身體須挺直。目光須注右面。此動作發展（前后頸筋）（三角筋）（上腿四頭筋）及（下脊筋）第五動作之貫耳拳。頗有調劑左右手發力之作用。因前動作祇運用右手。其發展三角筋。亦僅限於右膊。此貫耳拳乃專注力於左手。且知左手每較右手爲弱。更利用騎馬式轉弓式之衝勢。以半身及腰部拗轉之力。催助左手。彌增其發展（后膊筋）（三角筋）及（大胸筋）之效力。至上腿筋與小腿筋。因箭步后撐之勢。當然得連帶發展之功用。此路潭腿之動作。太有異於以上所詳者。且無不重有賴於腰腿兩部之力。故以之試學者之勤惰。無不驗。即學者欲自試其造詣之深淺。亦可於此中揣摩之也。

潭腿第十二路

潭腿至十二路已告結束。第連日據觀察各方面所得。覺學者多未明瞭潭腿真相。試就淺近一方面而言。最普通之搗拳動作。多有未能合乎正當姿勢者。若長此不喻。不幾令述者起強聒無益之感乎。余明知所言終弗敵各種言情小說之悅人目而沁人脾。第以體育關夫種族甚大。故不憚贅言若此。閱者其亦稍分暇晷以研究之乎。則述

者數月工夫不爲虛用矣。第十二路潭腿之第一二動作（即衝拳與撩陰腿）上文均已詳述無遺。唯第三動作之迴馬勢及第四動作之橫播拳頗耐人尋味。得其窺者。覺其興味濃郁。莫與比倫。若未明其作用者。覺其味同嚼蠟。且無絲毫力量可言。蓋迴馬勢橫播拳時。必得三定點一齊動作。始有效力。左箭足后撐之定點。催助腰部之氣力。腰部拗轉之定點。又催助右上膊之氣力。集全體之力於右橫播拳之定點。其精神與氣勢之雄厚可知。此三定點若有絲毫快慢。則效力全失。學者不可不特別注意之也。綜觀各路潭腿。自以第十二路爲最簡單。亦似最易學習。不知只此迴馬勢轉橫播拳。便耗去吾人無量血汗。始克明瞭其真確之作用。至若現時學校各生之練此連形式。亦未到恰可處。遑論其精神與氣勢也。更有耗去數年練習光陰。而亦不明此動作之運用者。雖云以人負藝。然任教授者不可不引爲己過也。此路潭腿發展上膊大腿及腰部之力居多。更可利用撩陰腿以穩健其步武。但踢時須保持其站地之足。不少移動。否則是後踢之力不長。仍無益於步武也。

潭腿十二路終